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⑥9 耶鲁文献(上)

张生 编
舒建中 龚洪烈 钱彩琴 等译
张生 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耶鲁文献/张生编;舒建中等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2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ISBN 978-7-214-06820-0

I. ①耶… II. ①张…②舒… III. ①南京大屠杀—史料 IV. ①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19691 号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张宪文 主编

第六十九至七十册 耶鲁文献

张 生 编

责任编辑 孙 立 张惠玲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30.875 插页 8
字 数 86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820-0
定 价 97.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名 誉 顾 问 李源潮 梁保华

顾 问 孙志军 洪银兴

学术指导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尹玉兰 叶 皓 朱步楼 刘健屏

孙宅巍 杨永建 李恩涵 步 平

吴 源 张异宾 张伯兴 张海鹏

周世康 荣维木 章开沅 笠原十九司[日本]

蒋晓星 谭汝谦

编 纂 委 员 会

主 编 张宪文

副 主 编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振犊 王 正 王 崑 王卫星

杨夏鸣 张 生 张连红 陈沈张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菡 杨 斌 吴 斌 吴 静

余 翔 张建宁 陈宝珠 陈谦平

林伯耀 松冈环 彼萨洛夫[俄国]

周 红	孟国祥	经盛鸿	胡菊蓉
姜良芹	段月萍	夏 蓓	高晓星
郭必强	曹大臣	曹必宏	
萨马拉尼	[意大利]	潘 涛	

翻 译 委 员 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叶 琳	刘 军	吴世民	吴立新
何慈毅	谷肖梅	陈世华	罗萃萃
郑寿康	侯 锐	秦文华	雷国山

主 要 编 译 者

张宪文	南京大学教授
吴世民	南京大学教授
叶 琳	南京大学教授
张 生	南京大学教授
陈谦平	南京大学教授
刘金源	南京大学教授
何慈毅	南京大学教授
郑寿康	南京大学教授
姜良芹	南京大学副教授
曹大臣	南京大学副教授
雷国山	南京大学副教授
舒建中	南京大学副教授
郑安光	南京大学副教授
龚洪烈	南京大学副教授
张 红	南京大学副教授
李茉莉	南京大学副教授
王弈红	南京大学副教授

- | | |
|-----|----------------|
| 汪 平 | 南京大学副教授 |
| 李 斌 | 南京大学讲师 |
| 汪丽影 | 南京大学讲师 |
| 仇蓓玲 | 南京大学讲师 |
| 朱 适 | 南京大学讲师 |
| 沈 琳 | 南京大学讲师 |
| 吕 斌 | 南京大学讲师 |
| 朱圆圆 | 南京大学讲师 |
| 庄 倩 | 南京大学讲师 |
| 吕 晶 | 南京大学讲师 |
| 张连红 |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
| 经盛鸿 |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
| 秦文华 | 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
| 季爱琴 | 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
| 刘 灿 | 南京师范大学讲师 |
| 罗 锋 | 南京师范大学讲师 |
| 马振牖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胡菊蓉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曹必宏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郭必强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杨 斌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张开森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林宇梅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
| 陈宝珠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
| 文俊雄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
| 王 正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 |

心研究员

- 孙宅巍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卫星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崔巍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杨夏鸣 江苏省行政学院教授
 章开沅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萨马拉尼 意大利威尼斯大学教授
 彼萨洛夫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教授
 张建宁 南京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夏蓓 南京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周红 南京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高晓星 南京海军指挥学院教授
 王述坤 东南大学教授
 谷肖梅 东南大学副教授
 罗萃萃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
 王鹏飞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
 魏高修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讲师
 侯锐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副教授
 孙继强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副教授
 吴立新 南京工业大学教授
 陈世华 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
 刘军 上海海洋大学副教授
 李红 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
 严楨 南京农业大学讲师
 朱敏 南京农业大学讲师
 丁晓伟 南京工程学院讲师

- 潘秋风 南京财经大学副教授
沈 俊 三江学院讲师
钱彩琴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费仲兴 解放军炮兵学院南京分院教授
罗文文 连云港市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张志刚 江苏亚欧区域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谈礼英 爱德基金会前秘书长助理
戴袁支 《中国青年报》主任记者

总 论

张宪文

—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东北沈阳地区挑起事变,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这场战争由局部地区蔓延到全国,先后经历了14年。中国人民虽然经过艰苦卓绝的武装反抗斗争,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但是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它不仅对中国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也给广大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各地制造了许多大规模暴行,其中以南京大屠杀最为严重、最为残酷,它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法西斯大屠杀、广岛原子弹爆炸,同为世界近代历史上著名的三大惨案。

1937年11月12日,日本侵略军在攻占中国上海之后,迅速沿京沪铁路、京杭公路,向中国首都南京推进,并计划绕行高淳、芜湖一线,以截断南京守军退路。中国军队由于沪战新败,在苏南地区未能组织有效抵抗,故南京保卫战处于军事上极端不利的地位,未能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在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活动。在差不多六个星期的时间中,古城南京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主要表现在:

说明:2007年10月,《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9—55册出版时,“总论”内容作了部分修改。2010年11月,第56—72册出版时,再次作了订正。

第一,日军大量屠杀南京的和平居民及放下武器的或被俘的中国军人。他们采取集体屠杀和分散屠杀的形式,在南京城区和近郊制造了许多大规模屠杀活动。其中,最惨烈的有燕子矶、草鞋峡、煤炭港、鱼雷营和宝塔桥、中山码头、江东门、凤台乡、花神庙、汉中门等处的屠杀。这些屠杀行动,多者杀害数万人,少者也有两三千人。更多的是到处滥杀无辜。屠杀的对象,不仅有青壮年,连老人、学生、儿童、妇女,也不放过。屠杀的方式也是形形色色,有枪杀、砍杀、刺杀、活埋、焚烧、溺水等,甚至进行杀人比赛、杀人取乐。当时,南京的许多慈善机构留下了大量的埋尸记录。日军官兵的日记和西方媒体,都有大量记载和报道。

第二,日本侵略者采用各种方式奸淫中国妇女。被其强暴的中国妇女,不仅数量多,而且连古稀妇女、未成年的幼女和孕妇,也惨遭污辱。日军还在南京设立多处慰安所,强征中国妇女,供其蹂躏。

第三,对南京城市的破坏和财产的抢劫。日军占领南京后,到处焚烧、掠夺,市民的房屋、家具、粮食、牲畜等财产,受到重大的损失。全城满目断壁残垣、瓦砾废墟,一片凄惨景象。

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制造的这一大规模屠杀事件,给南京人民造成了长期的心灵创伤,受到中国人民、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也包括日本人民的强烈谴责。

二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菲律宾等 11 个国家,在东京组织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东条英机等重要战犯进行了审理。同时,在南京也组织了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谷寿夫等人进行了审讯。这些审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大的国际事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政治影响。这些审判都以大量的、确凿无疑的犯罪事实为依据,对日本战争罪犯作出了正义的判决。如东京审判,自 1946 年 5 月 3 日至 1948 年 11 月 12 日,历时两年半。开庭 818 次,419 名证人出庭作证,779 人作了书面证言,受理证据 4336 件,英文审判记录共 48412 页,判决书长达 1213 页。

东京和南京两个法庭,严格地依照国际法,对日本战犯的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作出了正义的判决,受到了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称赞。日本政府作为战争挑起者,理应深刻地反省战争罪行,总结教训,以史为鉴,与曾被其侵略践踏过的国家开创新的国家关系,共同面向未来,维护世界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和平。

可是,战后六十多年来,日本政府在对待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问题上,基本采取暧昧或含糊其词或躲躲闪闪的态度,助长了右翼势力的发展。他们否认自19世纪以来侵略中国的历史,否认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美化侵略战争,美化殖民统治,散布歪曲南京大屠杀的言论,把南京大屠杀说成是中国人“虚构”的,是“谎言”、“捏造”。他们对战争不反省,对被侵略国家不道歉。每年的8月15日,都有许多官员包括内阁大臣等,去靖国神社参拜。前任首相小泉纯一郎,更是连续几年坚持参拜活动,而那里除了供奉着一般战死者的亡灵外,还供奉着东条英机等战争罪犯的亡灵,这无疑严重地伤害了亚洲被侵害国家人民的感情。1996年8月,日本公开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这部书。说什么要对“大东亚战争”进行总结,实际上是对侵略战争包括南京大屠杀全面翻案。该书是日本自民党及与靖国神社有关的三个协议会(“回报英灵的议员协议会”、“遗族议员协议会”、“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协议会”)组织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对国会议员所作的20次报告的记录。出席报告会的议员达到1116人次。这些报告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全面翻案。

日本右翼的活动越来越频繁。2005年5月,日本厚生劳动省政务官森冈正宏更进一步妄称“甲级战犯在日本国内已经不是罪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任意以反和平罪和反人道罪进行单方面审判的”。这种为战争罪犯正名,否定东京审判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美化侵略战争,更是为日本政府官员继续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制造根据。日方一连串的翻案言行,导致中日关系、日本与亚洲各国的关系日趋紧张。

为什么战后日本某些人始终坚持侵略史观,我们认为有极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美国执行新的远东政策,导致日本

一些人不能正确对待战争责任,更不肯承认战争罪行。

战后,美国的主要目标是对付前苏联和共产主义。美国从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格局出发,极力扶植日本,企图利用日本的力量对付共产主义,为此采取独占日本的政策,不认真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侵华战争的重要罪犯冈村宁次,逃脱了法律的制裁;1950年11月,在美国操纵下,重光葵刑期未滿即被非法释放,并再次担任了日本外相。美国更错误地赦免了侵略战争的主要责任者天皇裕仁的罪行,不仅未给予批判,而且使天皇制度继续保存下来。这是导致日本不能深刻反省的重要国际因素。

第二,日本不能正确对待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者所犯罪行的宽容政策。

14年的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惨重灾难,中国人民完全有权利、有理由向日本讨回战争损失。中国政府和人民为了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以无比宽大的胸怀,主动放弃了日本对华的战争赔偿。可是,日本的某些人却“以怨报德”,不能正确认识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沉重灾难,反而将自己打扮成战争的受害者。民意调查显示,相当多的日本普通民众认为日本是战争的受害者。一年一度的广岛原子弹爆炸事件纪念活动也给日本民众造成了错觉。同时,中国海峡两岸国共两党早年对抗日战争的认识差异和对日本政策的分歧,也增加了日本政府认罪的难度。当今,台湾民进党执政当局,试图利用日本牵制中国,也使中日关系增加了变数。

第三,被日本传统文化扭曲的道德观念,成为日本不能承认侵略罪行的精神枷锁。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是创造日本国家的天照大神之子孙,是神权之化身。日本人民长期受皇道主义、国家主义教育,培养了一种盲目服从的观念意识。日本广泛鼓吹武士道精神,主张献身。20世纪20年代以后,这种精神与法西斯主义结合,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并誓死效忠天皇的精神支柱。在这种观念的诱导下,许多年轻的日本军人以能为军国主义牺牲生命、入靖国神社成为“护国神”而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那些曾因发动侵

略战争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处死的战争罪犯,都被美化为“护国神”,并在战后被某些人视为民族英雄。基于这种认识,日本右翼势力不肯承认战争罪行,亦不可能批判军国主义的危害。

日本历史上甚少与外界沟通和往来,形成了单一的大和民族结构,存在着狭隘的民族观念,他们不能以宽大的胸怀面对世界,面对各国人民。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人口众多,因而一些人认为,要生存就必须向海外扩张,并把发动对外战争视为国家发展的关键。日本根深蒂固的扩张主义观念,是其不愿意承认侵略战争的思想根源。

第四,日本不愿采取明确、深刻的认罪态度,还有复杂的现实原因。

日本是世界经济大国,虽然近十年来经济不景气,但其经济实力仍居世界第二位。日本不仅要以经济大国身份,影响亚洲乃至世界经济,而且在积极谋求成为世界军事大国、政治大国,并想获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日本的兵力不足,但有强大的军事装备。它通过提升军事自卫队的地位,谋求向海外发展军事力量。日本担心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对中国的军事潜力极为忧虑,认为中国在未来是它的最大的竞争对手。在对华政策上,日本政界存在明显分歧,有人友好,有人敌视,也有人怀疑。在对华贷款问题上,日本政界有人提出不能再给中国以支持,否则将使中国“如虎添翼”。在对台湾问题上,日本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不仅将日美安保条约的范围扩大到台湾,而且把对台湾关系的表态,限定在1972年中日建交声明的框架内,不明确表示不支持或反对台独。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同日本右翼的分歧在短期内是难以逆转的,要日本右翼和某些官方人士转变侵略史观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

由于日本政府的政策误导和不恰当宣传,使日本一些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中日历史问题漠然无知,甚至有人对日方曾经有过的反省也采取不理解的态度,对历史问题的解决产生抵触情绪。故加强中日关系史的宣传和密切两国友好往来,使广大日本人民了解历史真相,正确认识历史,理解受害者中国和亚洲人民的感情是十分重要的。

战后,许多中西方人士开始关注南京大屠杀这一残暴的历史惨案。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者已经开始从事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他们从大量的历史事实出发,坚持正义立场,写出了一批有说服力的著作。一些当年曾参加南京战役并直接屠杀南京人民的日本老兵,在多年后公布了他们的日记或回顾了那段惨痛的历史,如《东史郎日记》等。许多欧美传教士、新闻记者、学者、医生,曾亲眼目睹日军在南京的各种残暴行为,他们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日记、新闻报道,如《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等。但是,更多的南京大屠杀史料散落在海内外各地的档案馆、图书馆及一些文化部门,也还有些材料保存在私人手中。为了加强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研究,严正驳斥日本右翼否定或歪曲南京大屠杀的谬论,把大量的有关史料搜集、整理、汇集起来,是一项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工作。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提出课题,建议并支持南京地区历史学界的专家、教授,联合海内外的学者、朋友,合作编辑一部《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十年来,本课题编委会成员曾分赴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意大利、俄罗斯及台湾等地档案馆、图书馆和有关史料保存机构,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档案和各种历史文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和设在台北县新店市的国史馆,都提供了一批未曾公布过的史料。我们先后从海内外搜集到近四千万字的原始材料。如此浩繁的史料将为历史研究工作提供更多的科学根据,也强有力地印证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否认不了的历史大惨案和人类悲剧。日本右翼千方百计地抹煞它的存在终将是徒劳的。正义的、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完全可以从做出正确的判断。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分若干专题,汇集了来自各方面的史料。

本史料集收集了日军连续不断轰炸南京和中国军队为保卫首都南京与来犯日军进行顽强作战的档案材料。其中,包括中方有关作战计划、战斗方案、作战命令及执行情况,蒋介石与南京战役指挥官唐生智等人的往来文电,各参战部队的战斗详报、战况报告、战斗序列,中方参战部队的撤退与损失情况报告、战役总结,以及参战人员的回忆资料等。

本史料集收集了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尸体掩埋情况的大批资料。其中,集中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中国、日本及西方国家有关南京大屠

杀中尸体掩埋和处理的原始档案和回忆资料；集中了各慈善团体、市民团体、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伪政权掩埋尸体的资料，以及日军处理遇难者尸体的材料。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新的慈善团体和伪政权机构埋尸的原始档案。埋尸记录材料是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最有力的证据。

本史料集收集了大量的侵华日军官兵的日记、书信、回忆和证言。作为加害者，日军华中方面军所属部队的官兵是南京攻击战和南京大屠杀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战争期间，他们中间的一些官兵曾将自己在战场上的亲身经历、所作所为、内心感受以及某些见闻，以日记形式记载下来，或在书信中较多地流露出来。战后，这些日记、书信陆续被披露或出版。它是日军在南京实施暴行的真实记录。

本史料集收集了一大批西方人士和美英德外交机构及驻华使领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字史料。众所周知，日军攻陷南京后，一批英、美、德等国的新闻记者、传教士、教师、医生、企业机构和使领馆人员，以其中立的身份，得以留在南京。他们是日军在南京实施各种暴行和破坏活动的目睹者，亲历了古城南京的这场浩劫。新闻记者以其良知真实地报道了南京屠城的情景，众多的报道发表在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及前苏联、意大利、中国等国的报刊上。在南京的外国传教士、教师等，在积极建立国际安全区救助受难南京市民的同时，写下了许多日记、书信和各种文字材料，详尽、真实地记载了南京人民的那段苦难历程。大批第三者的亲历史料是日本右翼无法推翻的铁证。

本史料集收集了一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其中，重要的如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负责人程瑞芳女士的日记，她逐日记载了日军的暴行。也还有幸存者在南京事件后撰写的大量回忆，如《陷京血泪录》、《陷京三月记》等。本史料集还收录了一批幸存官兵、幸存难民的回忆等。这些材料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本史料集收集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史料。其中选录了东京审判的相关法律文件。在有关南京大屠杀起诉证据方面，首次翻译出版了大量经法庭确认的有关证据，如审问松井石根记录、审问武藤章记录及证人的书面证词等。也完整地介绍了东京审判的过程，介绍了控辩双方对证人的质证等，读者阅后完全可以对

日军的罪行作出正确的判断。1953年,中国曾翻译出版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再次就英文原件作了新的翻译,希望译文更准确、更符合原意。本史料集还介绍了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有关审判战犯的国际法、中国刑法等法律依据,介绍了法庭的组成、审判条例、量刑标准及审判的全过程。

本史料集收集了战后国民政府所做的大量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调查统计材料。国民政府还都后,从1945年底到1947年初,首都警察厅、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和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先后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社会调查。前期调查内容的重点为战争损失和民众受害情形,后期重点则为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事实。其中由南京市临时参议会主持的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是为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而成立的,其调查表对被害人、证人和调查者均有较为详细的记录,调查方法具有相当的专业性质。其调查程序、表格设计、证人证词等均具有法律意义。1946年11月9日,国民政府内政部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改称行政院赔偿委员会。本史料集主要收录其存档中大批关于南京沦陷初期的人口伤亡与财产损失的统计材料。这些都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珍贵史料。

本史料集还编纂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名录,这是一项困难细致的工作。经过努力,我们从大量原始档案中,并通过向幸存者调查,搜集到大批遇难者名单及其受害简况。这批名单,均注明资料来源和原始出处,它为研究者提供科学依据。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是一项大型学术工程,史料的搜集、整理及英、日、德、意、俄等文献的翻译和编辑出版,是十分复杂艰巨的工作,因而只能分批陆续出版。相近的史料内容,安排在不同卷次先后出版,也是迫不得已的,敬请读者原谅。我们希望这套史料集能为海内外广大的历史研究者和众多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内容丰富全面的历史资料。但是,由于材料来源广泛,有加害方、受害方、第三方的亲身经历、亲见亲闻材料,也有回忆材料、各种档案文献材料、报刊材料等,其对南京大屠杀的记述有不一致的地方,甚至受记述者立场、观察角度或认识上的局限,记

述有矛盾之处,也有一些错误的或不正确的观点,这并不奇怪。对这么一件震惊世界的大惨案,声音不可能完全一致。保存史料原貌,是历史工作者应具有的职业道德和学术规范。因此,我们对史料均照原样收录,不加任何更动,提供给历史研究者,由他们在使用时加以考辨、解析,得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科学结论。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南京大屠杀这段惨痛的历史已经过去 70 余年,我们期盼正义的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一道,深刻地总结历史教训,为维护东亚和世界和平,为两国人民世代代的友好而共同奋斗。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续编 第 56—72 册说明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张宪文教授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1—55 册,于 2005 年至 2007 年先后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凤凰出版社顺利出版。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1—55 册,共约 3000 万字。它的资料,来源于国内外档案馆、图书馆和有关史料机构。它涵盖着加害方日本、受害方中国和第三方欧美国家的大批重要历史文献、亲历者的原始记录和口述回忆等;绝大部分是原始文本、第一手的历史资料,在海内外首次公开出版或第一次译成中文出版。它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学术上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所收录的史料,从不同的角度厘清了历史事实,揭示了历史真相,最详细、最全面地鉴证了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制造的反人类文明和基本道义的惨剧,使日本右翼散布的种种谬论和谎言不攻自破。它对于教育广大青少年,促进人类的理性反思,实现和坚持中日友好,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而它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工程。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出版后,受到了海内外各方面的关注,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国内外各类媒体做了大量报道,反响强烈。

鉴于仍有一些南京大屠杀的原始材料散落在海内外有关部门,近几年编委会成员再次赴海外深入搜集资料。除英文、日文等方面史料外,还在意大利、俄罗斯学者的帮助下,获得了当年日军南京大屠杀在意大利、前苏联一些重要报刊上的报道材料,从而进一步佐证了日军在南京

的大屠杀罪行。

我们将这批新获得的英文、日文、俄文、意大利文的原始资料,经过认真的整理、翻译、检阅,编辑成《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56—72册,继续交付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批史料,有美国政府外交文件、耶律大学收藏的欧美在华传教士日记和书信、日本侵华军军事文献、日军军官日记及回忆录、日本媒体报道、东京审判检方和辩护方资料,以及一批中方档案如南京市民向伪政府的呈文和当年中方出版物对日军暴行的报道等。这些材料都进一步佐证了南京大屠杀是日军制造的惨无人道的大惨案。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56—72册的编撰工作,仍由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主持。参加这项工作的有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行政学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等单位的学者。南京大学历史系、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及南京师范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财经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上海海洋大学、南京三江学院以及台湾淡江大学的学者,承担了日语、英语、俄语、意大利语的翻译和校阅工作。

这批史料的搜集、编纂、出版等工作,得到了有关方面、海内外朋友及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深切敬意及感谢。

出版凡例

一、本史料集按不同专题分册出版,一般情况下,一个专题一册,亦有少数为两个或三个专题一册,或一个专题因内容太多而分成数册。

二、史料集所选中文资料,个别行文中有人名、地名、别字、错字及用词不规范者,为尊重历史、保存原貌,均原文照录。但在别字、错字后面注明正字。原文文字不清之处,以“□”表示。其中内容重复或与主题无关部分,编者则略加删节。史料集所编译外文史料中原有对中国人民的污蔑之词和对日本侵华的溢美之词,不作改动。

三、所选史料一般以一件为一题,凡同属一事彼此间又有直接联系的成组材料,以一事为一题。

四、所选史料一般不作注解。如确有需要时,则在页下作注。

五、所选史料均在文后注明史料来源。如外文史料属首次翻译刊出,则注明译校者。

六、由于收录的资料形成时间不一,因此,不同时期所涉及的人名翻译差异较大,有的外国人的译名甚至多达五六种,为了保持史料的完整性,我们一般未作改动,而是在相关册里附加外国人名(包括简称、别名、中国名等)译名对照表。

本 册 说 明

《耶鲁文献》由耶鲁神学院图节馆所藏美国传教士相关文献翻译而来,该文献英文电子光盘系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赠送给南京大学的。

在中国,章开沅先生是最早发现并使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所藏相关文献的,并在1999年出版《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一书,推动了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该书后收入《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4册《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本册中,凡内容与《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所收文件重复的,均作存目处理。耶鲁文献中,原有魏特琳日记,因已在《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专门结集出版,不再存目。

耶鲁文献包罗万象,其主要内容为南京大屠杀期间美国在宁人士贝德士、米尔士、威尔逊、史迈士、马吉、福斯特等与其家人、朋友的通信,日军占领南京前后的屠杀、淫掠实况和社会状态,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国际救济委员会救助中国人民的记录,战前和战后西方人士对南京及周边地区的调查,他们对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形势的研判,西方人士与日本外交官员及日本军方的交涉过程,福斯特等人拍摄于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照片,等等,是全面研究南京大屠杀史不可或缺的第三方资料,其中有些内容,我们曾根据日文转译,收录在《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中,现根据英文原档重译;有些内容与拉贝日记有共通之处,亦可见南京大屠杀史料的传播范围,我们有节制地加以保存,以便读者更全面地了解耶鲁文献的内涵。

本 册 编 者: 张 生

本 册 译 者: 刘金源 舒建中 张 红 郑安光

龚洪烈 张 生 钱彩琴 张志刚

本册校阅者: 张 生 杨夏鸣

十八、中日冲突中的南京 1938 年 2 月

183. 大学主要建筑中的难民班级和课程

(上午):			
8:00—9:00	男子体能训练	每天	出席人数:10 人(一般情况下)
9:00—10:00	高级日语	每天	20 人
10:00—11:00	高级英语	6 天	10 人
	基础英语	6 天	40 人
	基础日语	6 天	20 人
	礼拜天服务日	星期天	150 人
11:00—12:00	女子体能训练	每天	10 人
(下午):			
1:00—2:00	高级汉语	每天	60 人
	基础汉语	每天	60 人
2:00—3:00	高级汉语	每天	60 人
	基础汉语	每天	60 人
3:00—4:00	女子卫生学	5 天	20 人
	圣经课程	2 天	120 人
4:00—5:00	唱赞美诗课程	3 天	60 人
	基础科学	3 天	20 人
7:00—9:00	圣经学习	每天	60 人

(由陈嵘和齐兆昌来组织这些课程)

目 录

本册说明.....	1
-----------	---

第一部分 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档案

一、学院文献 金陵大学通信:

罗伯特·威尔逊 1936—1938	3
-------------------------	---

1. 罗伯特·威尔逊夫人致 B. A 加西德明信片	3
2. B. A 加西德致罗伯特·威尔逊夫人	4
3. 加西德致威尔逊夫人	5
4. 加西德致威尔逊夫人	6
5. 加西德致威尔逊夫人	7
6. 威尔逊夫人致加西德	8
7. 威尔逊夫人致加西德	93
8. 威尔逊夫人致加西德	95
9. 威尔逊夫人致加西德	96
10. 加西德致威尔逊夫人	97
11. 伊文思致威尔逊夫人	98

二、学院文献 金陵大学通信:罗伯特·威尔逊 1937

12. 威尔逊医生致朋友们(1937 年 8 月 15 日—9 月 3 日,略)	99
13. 加西德致威尔逊医生	99
14. 威尔逊致朋友们(1937 年 9 月 24 日—12 月 14 日,略)	101

2 耶鲁文献

15. 雷吉纳德·惠勒致威尔逊..... 101
16. 威尔逊致家人函(1937年12月15日—
1938年1月9日,略) 102

三、学院文献 金陵大学通信:

- 罗伯特·威尔逊 1938—1941 103
17. 威尔逊致家人函(1938年1月28—31日,略) 103

第二部分 史德蔚和夫人文件

- 一、南京——中日战争期间的形势(略) 107
1. 关于魏特琳旅程的信札 107
- 二、金陵大学信札 1937—1946 119
2. 惠勒编辑的南京信札 119
3. 惠勒编辑的信札 127

第三部分 贝德士文件

- 一、贝德士及其妻儿 1937年1—8月 135
1. 贝德士致妻子 135
2. 贝德士致妻子 137
- 二、贝德士及其妻儿 1937年9—10月 138
3. 莫顿·贝德士致莉丽娅·贝德士 138
4. 贝德士致妻子 138
5. 贝德士致妻子 141
6. 贝德士致妻子 145

7. 莫顿·贝德士致贝德士(1937年10月28日,略)	146
三、贝德士及其妻儿 1937年11—12月	147
8. 贝德士致妻子	147
9. 贝德士致妻子	149
10. 贝德士致妻子	151
11. 贝德士致妻子	153
12. 魏特琳致贝德士	154
13. 贝德士致妻子的明信片	156
14. 贝德士致妻子	157
四、贝德士及其妻儿 1938年1—5月	158
15. 贝德士致妻子(1938年1月1日,略)	158
16. 贝德士致妻子	158
17. 贝德士致妻子	161
18. 贝德士致妻子	164
19. 贝德士致妻子	165
20. 贝德士致妻子	169
21. 贝德士致妻子	171
22. 贝德士致莫顿和鲍比	173
23. 贝德士致妻子	176
24. 贝德士致妻子	178
25. 贝德士致妻子	181
26. 贝德士致妻子	183
27. 贝德士致妻子	185
28. 贝德士致妻子	187
29. 贝德士致妻子	188
30. 贝德士致妻子	189
31. 贝德士致妻子	191
32. 贝德士致妻子明信片(1938年3月21日,略)	193

4 耶鲁文献

33. 贝德士致妻子.....	193
34. 贝德士致妻子.....	195
35. 贝德士致妻子明信片.....	196
36. 贝德士致妻子.....	197
37. 贝德士致妻子.....	198
38. 贝德士致妻子.....	199
39. 贝德士致妻子.....	201
40. 贝德士致鲍比.....	202
41. 贝德士致妻子.....	203
42. 贝德士致妻子(1938年5月11日,略)	204
43. 贝德士致妻子.....	204

五、日本大使馆,南京 1937—1939 日本大使馆,

上海 1938	206
---------------	-----

44. 金陵大学紧急状态委员会主席致日本官员 (1937年12月16日,略)	206
45. 金陵大学紧急状态委员会主席致日本官员 (1937年12月17日,略)	206
46. 米尔士致日本大使馆(1937年12月17日,略)	206
47. 金陵大学紧急状态委员会主席致日本官员 (1937年12月18日,略)	206
48. 威尔逊致日本官员	207
49. 致福田笃泰先生(1937年12月21日,略)	208
50. 致日本官员(1937年12月22日,略)	208
51. 致田中先生(1937年12月25日,略)	208
52. 致日本官员(1937年12月27日,略)	208
53. 致日本使馆	208
54. 致日本使馆	210
55. 致日本官员	212
56. 贝德士致日本官员	213

57. 贝德士致爱利生·····	215
58. 致日本官员(1938年1月10日,略)·····	218
59. 致日本官员(1938年1月11日,略)·····	218
60. 致鲍引登·····	218
61. 致日本领事警察·····	220
62. 致日本领事警察·····	221
63. 致田中(1938年5月11日,略)·····	222
64. 致日高信六郎·····	222
65. 致日本总领事·····	223
六、来自南京的消息 ·····	224
66. 中日紧张局势——满洲·····	224
七、贝德士致麦金姆 ·····	229
67. 关于《纽约时报》南京暴行的报道(1938年4月2日,略)·····	229
八、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 1941;金陵大学;创始人会	
1937—1938;全国基督教理事会,上海 1938 ·····	230
68. 贝德士致全国基督教理事会·····	230
69. 金陵大学董事会法律文件·····	232
70. 伊文思致贝德士·····	234
71. 加西德转发美国国务卿赫尔电报·····	235
72.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致贝德士·····	236
九、天国的朋友们 ·····	237
73. 史迈士夫妇致基督会朋友(1938年3月8日,略)·····	237
十、田伯烈 1936—1938 ·····	238
74. 田伯烈致贝德士函·····	238
75. 田伯烈致浩恩伯克·····	240

6 耶鲁文献

76. 田伯烈致贝德士.....	242
77. 田伯烈致贝德士(1938年2月17日,略)	245
78. 田伯烈致贝德士(1938年2月4日,略)	245
79. 贝德士致田伯烈(1938年3月3日,略)	245
80. 贝德士致田伯烈函.....	245
81. 田伯烈致贝德士.....	249
82. 田伯烈致贝德士.....	254
83. 贝德士致田伯烈.....	257
84. 田伯烈致贝德士.....	261
85. 田伯烈致贝德士.....	263

十一、中国报告和备忘录 1935、1936年..... 266

86. 对日政策备忘录.....	266
87. 关于当前日本状况的报告.....	272
88. 对日政策建议.....	286
89. 关于外交形势的笔记.....	295
90. 对日政策备忘录注释.....	297

十二、中国报告和备忘录 1937—1938 305

91. 谨慎的总结报告.....	305
92. 贝德士笔记(1937年平安夜,略)	307
93. 忠告和一些情报(1937年,略)	307
94. 访日总结报告(1937年,略)	307
95. 贝德士关于日军劫掠的声明(1938年1月,略)	307
96. 南京暴行(1938年1月10日,略)	307
97. 日军的战争宣传(1938年1月,略)	307
98. 来自南京的消息(1938年3月10日,略)	307
99. 译文一则:关于计划返乡的虹口居民的规定	308
100. 关于金陵大学要求事项的材料(1938年3月26日,略).....	310
101. 来自南京的伪经济笔记(1938年3月31日,略)	310

102. 南京笔记(大多关于经济)(1938年7月1日,略)	310
103. 公开信:关于麻醉品问题(1938年11月22日,略)	310
104. 关于基督徒在南京工作的初步报告	311
105. 药片:贝德士关于毒品形势的报告	314
十三、中日冲突中的南京 1937年11月	319
106. 关于日本政府秘密的笔记(1936年11月12日,略)	319
107. 贝德士致南京市市长	319
108. 关于创建国际安全区的备忘录	322
109. 国际委员会致上海日本当局的电报 (1937年11月30日,略)	323
110. 1937年11月23日在南京的美国公民名单(略)	323
十四、中日冲突中的南京 1937年12月2—15日	324
111. 南京市市长配给国际委员会但遭日军扣押的米、面清单(略)	324
112. 上海美国大使致安全区电报(1937年12月2日,略)	324
113. 艾奇逊致南京美国公民	325
114. 拉贝致雅坎诺神父(1937年12月2日,略)	326
115. 雅坎诺致南京安全区	326
116. 南京安全区致唐纳德	327
117. 美国大使馆致准备疏散的南京美国居民	329
118. 美国大使馆催促美国公民离开南京	330
119. 安全区致美国大使馆	331
120. 美国大使馆致滞留南京的美国人	333
121. 给南京美国人的传阅函	334
122. 关于南京安全区边界的报告	335
123.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关于前南京市市长所配给之米面的 立场,这批米面自1937年12月13日被日本军事当局所 控制	336
124. 日本人侵入时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名单	339

8 耶鲁文献

125. 芜湖医院护士克莉致保罗(“发自汉口的西方人士信件”)	341
126. 威尔金森致马克思	349
127. 麦克伦致保罗	350
128. 南京周边西方人士信件一组	351
129. 拉贝致南京日军司令官	358
130. 贝德士关于日军初进南京城的形势的笔记 (1937年12月5日,略)	359
131. 拉贝致福田笃泰	360
132. 伍德致艾尔文	361
133. 日军士兵在安全区施暴案例	366
十五、中日冲突中的南京 1937年12月16—20日	372
134. 日本士兵在安全区内造成无秩序状态的案例	372
135. 南京的西方人士	375
136. 姜正云致费吴生	376
137. 安全区委员会就安全区居民致日本大使馆 (1937年12月18日,略)	378
138. 美国驻上海领事致南京日本使馆 (1937年12月20日,略)	378
139. 安全区成员致美国驻上海总领事	378
140. 和宪兵部队长官会谈之备忘录	379
141. 史迈士致福田笃泰	380
142. 米尔士致日本大使馆	382
143. 拉贝致日本帝国大使馆(1937年12月17日,略)	383
144. 拉贝致日本帝国大使馆(1937年12月18日,略)	383
145. 安全区委员会致日本帝国大使馆信件一组	383
146. 拉贝致日本帝国大使馆	396
147. 贝德士致日本大使馆信件一组	397
148. 贝德士致美国大使馆信件一组	400

149. 对于 1937 年 12 月 16—27 日金陵大学和日本大使馆 之间往来信件之副本的说明	408
十六、中日冲突中的南京 1937 年 12 月 21—31 日	410
150. 关于日军占领南京期间美国方面的函件	410
151. 关于日军滥施暴力登记案例的说明	414
152. 南京外国人社团致日本大使馆	415
153. 致贝德士	416
154. 致美国总领事	418
155. 宋煦伯致日本大使馆	419
156. 史迈士致日本大使馆	421
157. 致贝德士	423
158. 史迈士致日本大使馆	424
159. 安全区致日本大使馆信件一组	427
160. 拉贝致日本大使馆	431
161. 新申报文章翻译	433
162. 王兴龙事件备忘录	434
十七、中日冲突中的南京 1938 年 1 月	435
163. 新年贺卡	435
164. 日军占领期间:南京安全区文件目录	436
165. 贝德士致纽约和印第安纳波利斯电报	441
166. 国际委员会的地位	442
167. 燃煤存放之备忘录,第二号	443
168. 《新申报》译文一则	444
169. 拉贝致日军供应部	446
170. 史迈士致美国大使馆	447
171. 拉贝致日军供应部	449
172. 迈克致朋友们	450
173. 新申报译文一则	452

10 耶鲁文献

174. 当前局势对金陵大学影响的记录	454
175. 对于搜查,抓捕和恫吓建议应采取的立场.....	457
176. 拉贝致福田	458
177. 贝德士致牧师	461
178. 拉贝致日本大使馆	462
179. 拉贝致日本大使馆	463
180. 拉贝致鲍引登	464
181. 目前形势记录和难民致国际委员会的信	467
182. 对目前形势所做的记录	469

十八、中日冲突中的南京 1938 年 2 月

183. 大学主要建筑中的难民班级和课程	482
184. 拉贝致德国驻上海总领事	483
185. 拉贝致鲍引登	484
186. 拉贝致日高信六郎	486
187. 目前形势的报告	487
188. 国务卿赫尔致贝德士	496
189. 拉贝致爱利生	497
190. 《中国新闻》报道一则	498
191. J. T. 小姐致莉丽娅的信件摘录	499
192. 迫切需要日本当局合作以解决南京救济问题	500
193. 南京救济形势	503
194. 拉贝致上海南京救济委员会	515
195. 拉贝在南京安全区成员举办的告别晚会上的演讲 (1938 年 2 月 21 日,略)	516
196. 拉贝对美、德、日、英大使馆代表的感谢词 (1938 年 2 月 21 日,略)	516
197. 南京救济问题备忘录	517
198. 关于南京基督教工作的初步报告	520
199. 《新申报》译文一则	523

十九、中日冲突中的南京 1938 年 3 月	524
200. 经济调查的方法与程序概述	524
201. 经济调查草案	526
202. 目前形势概述	528
203. 米尔士致本乡	530
204. 《南京公报》译文一则	531
205. 当前形势概述	533
206. 南京经济记录概述	535
207. 史迈士致中国国际赈济委员会	538
208. 南京民报译文一则	540
209. 南京今日	543
210. 当前形势概述	545
211. 德国在比利时的暴行概述	549
212. 贝德士夫人致贝德士	551
213. 新重建精神	552
214. 田中领事与贝德士的谈话	553
215. 3 月份申请救济的 13 530 个家庭调查结果	555
216.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秩序恢复委员会报告 (1938 年 2—3 月)	556
二十、中日冲突中的南京 1938 年 4—11 月	565
217. 南京市市长分配给国际救济委员会但日本军事 当局占有的大米、面粉的文件目录	565
218. 米尔士致花轮	567
219. 新重建精神	569
220.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报告	570
221. 史迈士致今井	571
222. 史迈士致今井	572
223. 史迈士致贝克	574
224. 史迈士致罗森、杰弗里和爱利生	583

225. 南京战争救济报告	585
226. 国际救济委员会关于决定项目的考量	589
227.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对 1938 年 2—5 月申请 救济的 52 539 个家庭的调查结果	591
228. 费吴生致史迈士	592
229. 经济信息片断	594
230. 国际委员会致日高	597
231.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工作及规划	598
232.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报告(略)	602
二十一、中日冲突中的南京 1939 年	603
233. 南京战祸写真(节略)	603
二十二、中日冲突中的南京 1940—1941	605
234. 日本宣传传单(1938—1939,略).....	605
235. 南京救济工作笔记	605
236. 关于家庭资料调查的建议方案	607
237. 1940 年冬春季接受救济的家庭情况调查报告摘要	612
238.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1940—1941 年项目摘要	613
239. 致豪尔	615
240.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报告(增补)	617
241. 南京平均零售物价资料(1941)	622
242. 按比例计算的物价变化	624
二十三、中日冲突中的南京 (无日期)	626
243. 日本《晚邮报(the Eve Post)》宣传照片(略)	626
244. 国际救济委员会相关文件副本	626
二十四、政治和宗教情形 1937—1938	641
245. 日本在华北的秘密新闻法	641
246. 马克思致保罗	645

247. 马克思致保罗及附件	646
二十五、政治和宗教情形 1939 年	652
248. 日本军队口号汇编	652
249. 华中被占领地区的政治经济状况	660
250. 国际委员会致英美中国救济总会	670
251. 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	671
252. 事变镜像中的日本宣传	681
二十六、A. J	685
253. 日本的大冒险	685
二十七、A. L	693
254. 贝德士致《字林西报》(North-China Daily News) 编辑	693
二十八、中国差会信札中的国家、公众、社会事务 1935—1950 (无日期).....	696
255. 国内事务	696
256. 国内事务	698
257. 国内事务	700
258. 国内事务	703
259. 国内事务	705
260. 国内事务	707
261. 国内事务	710
262. 国内事务	712
263. 国内事务	714
264. 国内事务	716
265. 国内事务	718
266. 国内事务	720
267. 国内事务	722

14 耶鲁文献

268. 国内事务	724
269. 国内事务	727
270. 国内事务	730
271. 国内事务	733
272. 公共事务	735
273. 公共事务	738

二十九、博士论文所附简历

741

274. 贝德士简历	741
------------------	-----

第四部分 中国纪录项目混杂的个人文件集

第八组——普拉默·米尔士

一、米尔士与家庭通信——1938年1月3—10日

747

1. 米尔士致妻子	747
2. 米尔士致妻子	749
3. 米尔士致妻子	752

二、米尔士与家庭通信

755

4. 米尔士太太致家人	755
5. 米尔士太太致玛丽	762
6. 米尔士致妻子	764
7. 米尔士致妻子	767
8. 米尔士致妻子	770

三、米尔士与家庭通信 1938年2月19—26日

775

9. 米尔士致女儿	775
10. 米尔士太太致玛丽	778
11. 米尔士致妻子	784
12. 科尼利亚·米尔士致玛丽·米尔士	787

四、米尔士与家庭通信 1938 年 3 月 2—3 日，	
内有贝德士 2 月 26 日笔记	789
13. 米尔士致妻子.....	789
14. 米尔士致妻子.....	793
15. 米尔士致妻子.....	795
五、米尔士与家庭通信 1938 年 3 月 9—20 日	
马克西·史密斯的信以及拉贝讲话	798
16. 拉贝在上海的讲话.....	798
17. 马克西·史密斯致玛丽·米尔士.....	802
18. 米尔士致妻子.....	804
19. 科尼利亚·米尔士致玛丽·米尔士.....	807
20. 米尔士致哈里特·米尔士.....	810
六、米尔士与家人通信 1938 年 3 月 18 日、31 日	812
21. 米尔士致妻子.....	812
22. 科尼利亚·米尔士致玛丽·米尔士.....	816

第五部分 中国纪录项目混杂的个人文件集

第八组——安娜·墨菲特·贾维斯

一、安娜·墨菲特·贾维斯——信函打字稿汇编——	
中国来信 1920—1949	821
1. 安娜·墨菲特·贾维斯的信	821
二、安娜·墨菲特·贾维斯——通信:传阅函 1937 年	832
2. 关于金陵大学与日本大使馆之间信函副本的说明	832
3. 南京大学紧急状态委员会主席致日本大使馆信件副本(略) ...	834
4. 安娜·墨菲特·贾维斯日记 1937 年 12 月 12 日—	

1938 年 1 月 9 日(略)	834
三、安娜·墨菲特·贾维斯	835
5. 魏特琳致露丝·切斯特(Ruth Chester)	835
6. 魏特琳致瑟斯顿等	837
7. 史迈士致福田	840
8. 魏特琳致露丝等	842
9. 魏特琳致露丝等	845
10. 贝德士致朋友们(略)	848
11. 米尔士致爱利生(略)	848
12. 米尔士致妻子(略)	848
13. 拉贝致杭立武电报(1938 年 2 月 2 日,略)	848
14. 玛格丽特·温丝莱特日记摘要(1938 年 2 月 12 日,略) ...	848
15. 费吴生致施彼得(1938 年 2 月 14 日,略)	848
16. 史迈士夫妇致朋友们(略)	848
17. 米尔士致朋友们(1938 年 4 月 17 日,略)	849
18. 史迈士致威拉德·施尔顿(1938 年 4 月 29 日,略)	849
四、安娜·墨菲特·贾维斯——打字稿报告 1937 年、 1938 年、1941 年、1942 年	850
19. 致创始人会、理事会、吴校长、德本康夫人及金陵女子 文理学院理事的非正式报告(机密,请勿公开,略)	850
20.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活动报告	850
21. 金陵神学院职员状况报告(1937—1938)	855

第六部分 中国纪录项目混杂的个人文件集

第八组——福斯特夫妇文件

一、文字部分	863
1. 魏特琳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朋友们	863

2. 马吉致罗伯茨主教函	872
3. 新南京指南	876
4. 福斯特致家人函	892
5. 马吉致福斯特函	895
6. 马吉致福斯特函	897
7. 《新申报》号外	899
8. 福斯特致妻子克拉丽莎(Clarissa)	901
9. 福斯特夫妇致友人函	903
10. 福斯特致妻子	906
11. 1938 年南京市民与基督教会的关系	909
12. 1937 年冬南京基督教工作报告序言	917
13. 福斯特致妻子	921
二、福斯特夫妇照片集:中国 1927—1939	924
三、福斯特夫妇照片集:1937—1938	926
四、福斯特夫妇照片集:扬州 1936 年、 南京 1937—1938	943

第一部分
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档案

一、学院文献 金陵大学通信： 罗伯特·威尔逊 1936—1938

1. 罗伯特·威尔逊夫人致 B. A 加西德^①明信片

1937 年 12 月 28 日

亲爱的加西德先生，

我很高兴获悉鲍伯^②的日记……非常的有意思。

几天前“胡佛总统”号带来了大量的信件。我希望它们大多是给我的。显然，在读我的信时没有快乐。

幸运的是我非常忙。但我真的希望我能很快回到办公室去。

当南京陷落时，我的确度过了一段可怕的日子。我为鲍伯感到骄傲。我希望能和他在一起。

到今天，孩子已有 6 个月了。她真是一个十足年轻的小姐。

你可以做任何想做的……。如你觉得合适，你可以将这些信件用于任何目的。家里的所有成员都已经看到它了。我有这个长日记第一部分的副本，所以不必匆忙将其送回。

希望你新年好。

诚挚的

马乔里·威尔逊^③

(张志刚 译)

① B. A. Garside, 中国基督教大学董事助理, 行政主管。

② 即金陵大学医院(鼓楼医院)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

③ Marjorie Wilson, 罗伯特·威尔逊的夫人。

2. B. A 加西德致罗伯特·威尔逊夫人

1938 年 1 月 21 日

罗伯特·O. 威尔逊夫人

纽约市阿姆斯特丹大道 1105 号

亲爱的马乔里

我相信从元旦开始,用给南京的西方员工减薪的办法,募集到的救急资金,能够将南京基金会恢复起来。这样我们就不必再仰仗那些匿名的仁慈教主了,他们慷慨大方,觉得有义务来帮助你、伊丽莎白和鲍伯医生。

为了表达对我们诚挚朋友的感谢,我想如果可能的话,送给他一张你本人和你女儿风采迷人的照片。你有没有这样的照片?最好是最近的一张,这样就能展示你的千金长得有多漂亮。简单像快照那样的也很好,如果它拍出你们二人的凛然正气就更好了。我心存侥幸,希望你最近给鲍伯医生拍了照,尽管我知道那是很渺茫的。

假如你没有类似的照片,请你给我打个电话,我们商量一下该怎么办。

送照片时最好写上一些适当的表示感谢的话,例如“致慷慨的朋友。伊丽莎白·威尔逊和她的妈妈呈”或其他类似的话。

祝一切均好

诚挚的

B. A 加西德

(张志刚 译)

3. 加西德致威尔逊夫人

1938 年 1 月 25 日

罗伯特·O. 威尔逊夫人

纽约市阿姆斯特丹大道 1105 号

亲爱的马乔里：

谢谢你寄来伊丽莎白小姐的照片。她是一个非常迷人的小天使。但我很遗憾，你没有寄给我们你本人的照片，因为许多不知名的朋友对此很感兴趣。

此时我正在散发伊丽莎白的照片，但我仍存希望今后能收到你和鲍伯医生的照片。

最近连载的鲍伯医生日记特别有意义。雷克斯·惠勒正试着找一些有效的渠道使之昭然于天下。

你诚挚的

加西德

（张志刚 译）

4. 加西德致威尔逊夫人

1938年2月17日

罗伯特·O. 威尔逊夫人

纽约市西 115 街 415 号

亲爱的马乔里：

感谢你2月3日来信，寄给我们50页的鲍伯医生日记。我们正把这份材料和我们已有的部分日记加在一起。

雷克斯·惠勒一直在找能发表这份材料的杂志。他差一点就把它放在《大西洋月刊》了，但发现他们不能用，因为他们第四期的稿子已经过量了，他们感到放在第五期又太迟了。我相信他现在正在找寻其他可行的办法。

感谢你寄给我们你的新地址。如你方便，能否告知你的新电话号码？

你诚挚的

加西德

（张志刚 译）

5. 加西德致威尔逊夫人

纽约州萨拉内湖

1938年8月11日

亲爱的马乔里：

你7月24日的信到我办公室时，我正要去度几星期的假，所以我就把信带在身边了。我和玛格丽特很高兴地读了鲍伯医生最近的一封信。很高兴他能前往上海稍做休整。我随后回了信。

如果11月的形势能让你回中国，我们办公室肯定会乐于帮你安排。今后几个月中国会发生什么事仍是未知数，假如中国人能再坚持目前的抵抗1年左右，直到日本人精疲力竭或是其他国家出手援救。在日本人撤退之前，我们在长江下游地区或许还会经历另一段恐怖时期。另一方面，假如日本人继续占领，毫无疑问，他们将把中国内地变得愈发不利于美国人的生存。这两种可能性均存在。

我会把你的信转给伊文思先生，让他在我月底回来之前，看我们能用什么办法来帮助你实现你的计划。这之后，我乐意用任何方式提供帮助。

这些天我们很想见到可爱的伊丽莎白小姐。我敢肯定她现在一定变得像个小淑女了，沉稳而端庄。

诚挚的

加西德

（张志刚 译）

6. 威尔逊夫人致加西德^①

纽约州,纽约市西 115 街 415 号

1938 年 7 月 24 日

亲爱的加西德先生:

随信附上的是鲍伯最近写的材料。你可能对部分内容会有兴趣。

我希望在 11 月或大约那个时候能回去。如果可能,我们会去南京,要不然就住在上海。鲍伯希望我们明年能和他在一起。

我们计划乘坐客货混装船。或许是鲍伯乘坐的同一条船。你认为我在旅行中能得到什么帮助吗?

非常感谢你有关……文章的提醒。我终于又想出个好主意(我时常会有),然后通过华盛顿的雷·麦凯先生发了一份电报。他写道,国务院对鲍伯的工作给予了很好的评价。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你说是吗?

伊丽莎白是个十足的小公主,已有 1 岁多了。那天我要带她一块出去。现在我正工作,所以我还不能和你一起认真考虑这些事。

我对整个事情尤感激愤。我担心日本人会不会让我们沿着长江去南京。

诚挚的

又及:还没有给电报的回音。我会造访你的办公室。

马乔里

^① 威尔逊医生日记体书信,在本史料集其他卷册中已有收录,但一方面原先不少部分系据日文转译,另一方面,未能清楚其进入贝德士文件的缘由,因其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此次据英文原档集中译全。

罗伯特·O. 威尔逊

金大医院

中国南京

1937 年 8 月 15 日

亲爱的朋友们：

我希望上星期的信有点档次，但人们会有理由怀疑它。我从这封信开始用日记体书信的形式，时不时地增加一点东西，直到我们会经历的那一时刻。

今天我们真的吓了一跳：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经历了第一次空袭。它或许不会是最后一次。我正从 Socony Hill 往下走去看两位病人，碰巧有机会听到了来自上海的英语广播，详细介绍了发生在那儿的战斗，我稍后详述。在我回去的路上，我注意到人们在他们的房前聚集成一块，向北边的天空张望。那些不靠近房子的都跑着寻找掩蔽处。我开的福特车噪音太大了，我没有听到警报声，但显然它已经在城市的不同角落响了几分钟了。

回到家时，佣人们中间有些骚动，马乔里为我回来而感到欣喜，但她一点也没有惊慌。警报器响了，不一会我们听到北边有射击声，然后就是飞机的噪声。它们几乎是直奔我们房顶而来，飞得很低是因为楼顶很矮，我们周围都被打中了。大约 300 码之外的司法部里机枪伸出了窗外。军政部长何应钦就住在几百码之外，从声音判断，我估计他的住地配备了防空武器。

我们不太肯定是否听到了炸弹的爆炸声。至少没有一个落在我们附近。警报器警告了我们，而且当我们听到飞机马达的时候，我们走向了地下室，在那儿我们是安全的，除非炸弹直接落在我们的房子上。下午，警报重复了好几次，有一次两架飞机几乎直直地从我们头顶飞过。然而到这个时候，中国飞机早已上天，日本人被赶走了。谣言说，有 2 到 4 架飞机被击落。

过了一会儿，传来消息说，日军轰炸了中央医院附近的商用机场。没提到军用机场。有一个受伤的人被送进了金大医院，他被飞机上的机枪击中了。他当时靠近清凉山的水库。中央医院也打来电话说，他们也

收救了几个来自机场的伤员，正嘀咕着看我们是否有病房能容下他们。

我们医院是按照紧急事态组织管理的。两天以来，我一直忙于解决住院病人的问题，那些不能走的就在底层给一张床，而能走的就放在靠上的楼层，希望他们听到警报时，能自己走下来。我随后打了电话，看看我能为医院做什么事，但系统运转得很好，无需我离开马乔里和伊丽莎白。陈医生的家在外地，西奥多·徐医生是单身汉，这样他们就可以直接负责而毋需心挂两头。我们讨论了搬进医院的话题，但目前我们仍计划呆在这里。它的长处在于我们头顶上有3层水泥板，即使受到直接的攻击，除了毒气，我们也相对安全。

（刚才通过电话，传来另一个消息，在空袭中看到了8架日本飞机，至少有5架被高射炮击落。按照这个比例，我们不应如此恐惧，但听上去有点太好了，都不像是真的了。）

可能你们从上海方面得到的消息要比我们得到的更精确。我们得到的是来自中国报纸的一面之词，总是过分乐观，时常也夹杂着来自上海广播电台的内容。我希望能有一台收音机。上星期我写了发生在虹桥机场的事件。最终的结果是整个日本海军第三舰队鱼贯进入吴淞口。40名战斗人员，加上他们在上海采取的高压手段，是略微过分了些，中国人决定打开门户。昨天一整天中国飞机都在轰炸日本军舰。几艘老旧的内河蒸汽船被沉入江底以阻断日舰的退路。在第一轮轰炸中，日本飞机的相当一部分航空油储备被化为灰烬，许多弹药也被摧毁了。日本人在外滩的公共租界架设了高射炮。中国当局严正警告说，除非它们马上被撤走，否则中国飞机就要轰炸它们。

今天稍晚时候有报道说，也许是另一个野路子的谣言，日本人已经被赶出上海了。明天又将是新的一天，我们要看看有什么等待着我们。

8月17日。富兰克林的生日。许多人高兴地回来了。我上次的话就好像是刚说的似的。明天又将是新的一天，只不过它是昨天。6:15我们就被警报弄醒了，我们穿着睡袍就跳起来了。警报系统现在已经全面启动了，因此第一个信号就意味着已经看见飞机了。下一个用一系列哀号声表示的信号，意思是飞机已经接近了，该进入掩蔽所了。第二个信号出现后，任何人都不允许在街上走动，这儿看上去就像一座久已荒

废的城池。只要空袭在进行，下面就是绝对的安静，除非一架日本飞机正在头顶，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从任何人似乎都没看见的地方传来机枪和防空火力的射击声。第三个信号是一个拖长的音，代表空袭已经结束，街道上就奇迹般出现了满满的人。

这种程序昨天重复了5次。早上我是在第一和第二次空袭之间的当口去医院的。日本飞机第一次空袭时没有到达城市。第二次警报响时，我们刚刚做一个相当小的手术，注射了脊髓麻醉剂。我们将病人和輜重转移到X光室，那儿有两层水泥板在我们头顶上。日本飞机冲破防线，投下了一些炸弹，有一个落得不是太远（离我们的房子大约300码），把马乔里第一次弄得有点紧张。我们做完手术后，准备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家，正当打完电话发现一切都好的时候，第三次空袭开始了，我们又忐忑不安地躲了两个半小时，直到解除警报声响起。这下把时间都弄到两点后了，我终于能够回家了。这一次没投下炸弹，我们逐渐了解了更多事实的真相，即我们的飞机在日本飞机还没到达城市时就和它们遭遇了，与它们战成一团。我们还没吃完晚饭，第四次空袭又来了。似乎每一次防御都组织得很好。在第一次空袭警报响过后，透过楼上的窗户，我们可以看见中国飞机三三两两地从通济门外东南方向的机场起飞，通常是往北飞，有时非常近地从我们头顶掠过。然后，在一段不确定的时间之后，它们又以近乎相似的队形飞回来，盘旋一会儿，再停在机坪上。

就在这次袭击期间，马克斯先生打来电话说，美国大使馆已经劝告所有的妇女儿童前往牯岭或汉口，他们已经预定了“吴淞”号上的25个舱位（不是卧铺），这是太古洋行（Butterfield and Swire）的船，将于午夜起航。我们和柏睿德一家沟通了一下，又给豪尔·帕克斯顿打了电话，他是使馆二秘，负责将侨民撤退出去。马乔里不是非常想走，因为我们看上去相对比较安全，但使馆的请求多少有点命令的意思，所以我们就开始打包了。柏睿德一家也决定走。我们计划在8:00左右到大使馆集合。于是乎我们就把时间分成一会儿打包，一会儿听防范日机的警报，一会儿看中国飞机盘旋，到了5:30，又拉警报了，一直弄到了大概8:10。我刚给豪尔打完电话请求指示，得到的答复是等最后一次警报一响，就马上去大使馆，当它真响的时候，我们赶紧前往大使馆。

由于无数次地钻地下室,伊丽莎白有点缺觉,但在汽车行驶中,她睡得很安静。“吴淞”号大副朝她看了一眼,就把我们领进他自己的卧舱了。其他人都围着船长和船员的舱房在甲板上睡觉。剩下能站的地方都只挤满了中国人。马乔里和伊丽莎白的的生活必需品都放在了一个corey^①和一个衣箱里,现在有特里默一家在牯岭,又有一些老牌的中国通在船上,包括马乔里去年秋天曾在燕京见过的鲁尔先生,我感觉她会受到很好照顾的。她毫不气馁,就像特洛伊人一样有毅力,我希望下一个词就会说她在牯岭一切平安。我最后说的其中之一是要落实好8月21日到公墓的旅行。

我们的保姆获准带着她的小儿子一起走,她出去时,高兴极了。给我留下了一个替代的厨师和一个替代的苦力,他们都是南京人,可能是城里最冷静、最泰然自若而又最无忧无虑的人。我们回来时靠使馆的通行证帮了忙。柏睿德前天突患严重的肠疾,我已经对他进行了治疗。他终于有了决定性的好转,能够帮着安排他的家人离开。我开着他的车,我们的duffle车在他和使馆车的中间。丹尼尔把我们送他的野营吊床留在了船上,让大副睡在上面。我在午夜过后不久就回到了死寂的家中,睡了几小时觉。

我们下船时,听说了不少新鲜事。有一离开的家庭是兰开斯特母亲和女儿。我以前可能提到过她们。他(兰开斯特)受雇于中国政府,工作地点位于通济门外的大校军用机场。他所提供的周五和周六空战的数字应当是可信的,也几乎大得难以想象。(我指的是周六和周日)看起来,这儿的中国人配备了最新型的美国战斗机,有大口径的机枪,能对击中的任何东西造成大的损害。参加这些空袭的日本飞机都是德国容克型,配备了较小的机枪。中国飞行员这两天实际击落26架日本轰炸机,而自己的损失仅仅只有3架。在第二次空袭中,有些日本飞机突破了防线,在飞机场丢下了一颗炸弹,摧毁了3架,一共是6架。实际上,在整个南京和附近地区,没有造成其他的损失。在日本飞行员身上和他们的飞机里,发现了地图,上面标有大约40个轰炸目标。上面的数字不一定

① 不知其意。

完全准确，但给人的印象是中国人是准备有所作为的。兰开斯特说数字是毫无疑问的，中国人不公开它们是怕老百姓变得过于自负而放松了警惕。日本人是不会轻易放弃的，这些空袭只不过是表明他们今后想怎么做，不管怎样他们也要把丢掉的面子找回来。

兰开斯特夫人希望9月份最后一拨撤离时能给她家多加个人，希望我能尽主人之谊。她现在正往汉口进发，我们希望洛根·鲁茨到时能在那儿帮助她。没人知道什么时候他们才能获准回来。

随着故事进入到今天，我要开始新的一页了，这次要弄一个复写的副本，这样就可以把它送给在牯岭的马乔里了。

8月17日

今天只有两次空袭打扰了我们的平静。第一次的时候又让我在手术室赶上了：这回是给一个30岁的年轻妇女做结肠开口术，她的直肠癌几乎要闭合其肠道末端，已不能手术。我多希望几个月前能看到她！癌肿已经侵入她的子宫、一个输卵管并附着在骶骨上。手术将缓解非常痛苦的梗阻，但不能随后就将瘤体除去。我们没有费多大事就离开了手术室，大约15分钟后，第二次的信号来了，只有这次不是代表危险的尖啸，一声长长的胜利号说明敌机压根就没有迫近城市。

刚吃过午饭，警报又响了，我们每天中午开始执行吃中餐的新制度。我和厨师、苦力看着飞机一架接一架地从西南方起飞往北边飞去。代表危险的信号响起时，我们没看见任何日本飞机，大约3点差1刻时，最后的号音响起，宣告它们又一次被击退了。我们的飞机继续盘旋了大约半小时。回到医院时，我发现门诊业已停止了。但似乎有许多事要做。我的病室里收进了一名飞行员。他只有一点擦伤，包括眼脸上的一个伤口需要缝合。我们向他保证不出几天他就会非常健康，很快又能重上蓝天。他是战斗机飞行员。

现在是晚11:00了，我们的飞机到现在还没飞回来。在过去的4次空袭中，没一架日本飞机曾到达城市上空，如果它们的死亡率仍是周六周日那么高的话，他们轰炸南京的企图就支撑不下去了。中国人的脸色已经从周日的相当忧郁变得满是希望，而且恢复了信心。

上海的消息不是那么鼓舞人心,但即便如此中国人也取得一定的进展。他们轰炸机的使用产生了强烈的效果。相当一部分,大约 20 架左右被击落了,但确实将日本强大的舰艇编队逐出了吴淞河道。一艘船,一艘战舰的确被击沉了,他们的旗舰也严重受损,不得不拖走。另一艘舰艇也退出战斗序列。随着他们主要的援助力量被击退,日本人在地面的进攻也受阻,今天他们的司令部被中国军队占领。他们在长江口外数英里处有一艘巨大的航母。四面都有战舰护卫,几乎不可能从空中接近它。昨天,由一名姓丁的估计是中国空军王牌飞行员带队,率 26 架轰炸机组成的中队,试图对其发起攻击。

昨晚陈医生被叫去见蒋夫人,因为她手指上有一感染。他不得不在军官会议期间给她治疗。这些军官脸上也洋溢着同样的变化。委员长情绪高昂,内心的镇定开始取代以往几周的煎熬,残酷的困境袭扰着他,是要一个失去尊严、失去主权国家位置的和平,还是要一场战争,在他看来中国尚未做好足够的准备,而且它有可能将其苦心经营 10 年之久的一切毁于一旦。与日本相比,中国更适于一场持久的战争,除非她的空军都打完了。那时,日本人就会有计划地对中国境内每一重要目标展开大规模轰炸。今天他们第一次使用了毒气弹,结果尚未得知。它的地点在海宁,我甚至都不知道它在哪儿。从目前情况看,似乎不能太指望日本空军会第一个屈服,如果那样的话,会加速停战的脚步,因为中国人没有更多的念头,只想按照目前发展的势头继续发展。

但回到陈医生在委员长那儿听到的丁上校的故事。看起来他,丁,得到的命令是此次打航母的行动,不成功便成仁。他率领着 26 架轰炸机,从南京起飞,避开了上海,直奔海上,不一会儿他们就看到了围在航母周边的日本军舰。航母周边组成了极佳的防空火力,构筑了稳固的防护,使得要想靠近航母都是不可能的。丁随即下令他的人马返回南京,而非牺牲他们所有的飞机(以及生命),他自己则留在那里盘旋、找机会。他们返航时在扬州遇上日本飞机,打下了两架。他们在那儿降落,然后打电话请示,但没得到肯定的指示要他们回到指挥官那儿去。他们发现他仍在火炮范围以外盘旋。但防空火力太强,他们根本无法渗透,只好返航。在靖江,丁上校本人又击落两架日机,随后 26 架飞机全部安然回

到南京。考虑到他们击落了4架日机，军方原谅了他们没有攻击航母的错误，但直觉告诉我，我们今后还会听到更多有关这艘航母的消息。

今天还报道了一个真正的英雄伟业。一个年轻的飞机射击手在和日机激烈交战中，打下了两架。突然他的飞机似乎运行异常，让他惊愕的是他看见自己的飞行员被击中了。他爬出自己的座舱，来到飞行员的座舱，他发现飞行员已经死了。因为没有两个人的空间，所以他把死人绑在自己脖颈后，将飞机平安飞回南京。

昨天晚上，马克斯一家收听了一日本广播电台用英语播报的新闻。日本人似乎将请求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来逼迫中国人停止与其争斗。

在北方，中国人正在包围天津。日本人极力想夺取南口。迄今为止，他们未能得手，而且损失了5000名士兵和40多辆坦克。我不知道中国人在那儿损失了多少，但由于他们的装备比之对手而言要差得许多，那么几率就是损失惨重。然而，因为处于防守的位置，他们的损失也可能不是太大。

海因兹小姐再也不当和平主义者了，而是和我们一样全身心地投入到为中国人服务之中了。上帝的意志必须完成，但我们不得不希望和祈祷我们能把所看到的一切进步不让一个强权来毁灭，对我们而言它至少也应当是类似于鲁西弗本人的再生。

8月18日

今天缓口气。一次空袭也没有。空气中到处弥漫着谣言。德国大使今天告诉所有德国人要弄到防毒面具。我现在带着它到处跑，尽管必须用它的可能性很渺茫。那种与人脑袋相配、看上去像个未来世界古怪魔鬼头颅的东西价钱太贵，而且供应也有限，不可能人人都发。我们每个人随身带的面具，薄纱有20层厚，还有一瓶化学溶剂。当警报来的时候，我们就把溶剂倒在面具上，捂住我们的嘴和鼻，直到危险解除。因为致命的芥子气会穿过皮肤腐蚀，我们不得不碰运气。漂白粉的供应很少，据说它是最有效的解毒药。我们持有的溶剂是按照中和光气、氯气和其他几种可能气体所用量来计算的。

上海的形势绝没有明朗。美国人、英国人和其他人成百地离开。看来中国方面又一次在各个方面获得了缓慢但却坚实的进展,日本人逐渐被打得远离黄浦江。这些进展是用大量中国军人的生命换来的,因为每条赢得的街道就意味着不计最坏后果地冲向机关枪和狙击手火力。据说两个师遭受了惨重损失。当一些日本炮艇离开后,没有船往里走,因为据报道河道里仍有 30 艘。

南口的战斗依然激烈。唯一的别有用心的目的似乎是切断中俄之间最短的通道。据报道一个有 1 500 人的中国师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被日本人用坦克完全消灭了。但他们的坚守为后续部队的到来赢得了足够的时间,在同样激烈的反击中,这些新到的中国军队收复了所有失去的地盘还俘获了许多坦克。

医院安静下来了,我们有了不少空床。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们又要被伤员填得满满的。中央医院里有 3 个日本飞行员病号。他们得到了各种照顾,还获许给家里写信。我们正在给美国红十字会写信,看看能否以钱或物资的方式将东西运进来帮助我们摆脱困境。

我和柏睿德每天晚上像锻炼似的到马克斯先生家去,在那儿我们收听来自上海、南京和马尼拉的晚间新闻。日本人尽其所能地对中国人的波长进行干扰,今晚,我们第一次发现中国人也开始同样地对设在满洲的日本广播电台进行干扰。今天我收到了大卫·罗伊从上海发的信。他 8 月 12 日到的那里,8 月 13 日写信,刚好在战事开始之前。他现在在那儿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8 月 20 日

周三的缓解并没有持续多久。我还没有写完,警报就又一次拉响了,我们沉默了两个小时,只听见无数的飞机俯冲声。月亮很好,但我们实际上看不到飞机,有人告诉我说,他们在空中可以不费力地看见对方。显然,日本人没有到达城市上空,因为没丢下炸弹。在最后的警报响起表示空袭结束之前(空袭从午夜持续到凌晨两点),我已经在床上睡着了,正如前面所说,我已经把床搬到了起居室,这样躲进地下室会方便些。

昨天早上一切都很平静，我们度过了相对正常的一天，查房、手术、干其他琐事。我比平时早些回家吃午饭，大约在 12:15 正吃的时候，警报又响了。这次日本飞机冷不防地潜入了城市。当它们大批进来的时候，我们已早有防范，但这次警报刚响，一架小飞机就开始俯冲了。一共只有两架飞机，它们丢下了不少燃烧弹，其中一枚落在我们房子的南面 1 英里，引着的火烧了大约 15 分钟。它不久就被扑灭了。

直到 3 点差 1 刻，我们才解除警报，我赶往医院，发现门诊有不少病人。一个年轻的飞行员有点轻度失调。他的神情非常之忧郁。昨天的乐观情绪业已开始沉浸在沮丧加剧、灾难将临的气氛中。他说，尽管围绕着南京，中国人在得分上相对要优于日本人，但在上海地区情况不是这样。日本在那儿的高射炮对中国飞机造成了大灾难，许多最好的飞机已经被击落了。上海市送给蒋总司令做生日礼物的 10 架飞机都被摧毁了。

柏睿德在下午晚些时候做了两次探访。在下关的一家商社里，气氛很紧张，有一种“今晚是大限”的感觉。然后他去了苏联使馆做拜访，那儿也笼罩着同样的氛围。他们都被吓坏了，感到在夜晚结束之前，我们就会听到敌机将采用不同以往的方式前来攻击，而我们对过去的方式早已习以为常了。

当我正在吃晚饭时，警报响了。除了降低了我的一点食欲，它没有任何影响。吃完饭，我和苦力、厨师走出去，上了门廊，去看中国飞机，它们从机场起飞，向西北方向飞去。大约半小时以后，它们回来了，开始降落。时近黄昏，我们洗了淋浴，云彩相当低，有一些条状的蓝天夹杂其间。突然听到了东北方向传来了一阵低沉而不祥的嗡嗡声。从我的门廊上，我可以分辨出轰炸机的第一架，一组有 3 架。然后是另 3 架，又来第三组 3 架。它们直奔我们而来，然后开始转向南方。当它们到达离此半英里远的地方时，传来了高射炮精彩的射击声。从何应钦公馆和法务部，射出了如雨的追逐弹和小爆破弹。追逐弹很有意思，你可以看到子弹飞出的方向，能辨出目标是否准确。显然是不准的，因为飞机不停地来。正当我分辨出第三组的飞机时，两次巨大的爆炸震撼了大地，没等到数第四组的 3 架飞机，我发现爆炸就发生在我的身后，我赶紧躲进了

地下室。当马达声减弱后,我又跑出来,发现在离房子半英里远的北边和东边有两堆火正在燃烧。一个正东的火堆是一个带弹药的军营,一直炸了约 15 分钟。

又过了一个小时警报才最终解除,我赶往医院,估摸着会满是伤员。一个人也没来,我和柏睿德、马克斯先生一起到了后者的房子,准备听收音机了解当天的新闻。那儿没电,因为收音机正常工作要接通电源,我们只能借着蜡烛围坐在一起。但这样的喘息没多久,很快警报又拉响了。我们吹灭蜡烛,准备往地下室去,他的地下室有一个水泥顶,我们坐在通往地下室的台阶上等着预告飞机接近的警报声。我们白等了大约 45 分钟,警报又解除了。还是没电,因此我们没有外面的消息。马克斯先生劝我在那儿睡觉,我不太愿意。我们 3 人做伴感到好多了。

今天早上,我们发现大约 12 人被杀,不少人受伤。这是我的手术日,我也就第一次真正开始战争下的外科手术了。一个脚截肢、一个手指截肢,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创伤修复。一个约十八九岁的小姑娘看到炸弹落下,背对着爆炸蹲下。她的臀部差不多炸飞了。我们清洗了伤口,等到引发的感染清除后,可以给她做植皮术。一个腿部骨折的男人因内伤而在晚间死去了。

就在给脚截肢的时候,警报器又响了,但我们继续手术,半小时后,警报解除,敌人的飞机未能抵达城市。现在各种报道和流言满天飞。中国报纸说,4 架飞机被击落。好几个地方传出的谣言称,我们的飞机有意避战,是给高射炮一个机会,看看他们究竟能做什么。如果真是如此的话,我希望他们不要再给它们下一次机会。

我现在真是高兴,马乔里和伊丽莎白到了牯岭。这对马乔里而言是个考验,很难讲清楚。我焦急地等待着她们从那儿发出的第一封信,想看看她们是怎么安排的。现在是晚上 7:30,每个人都有点心惊肉跳,担心黄昏时分又会生出类似昨晚的事端来。我要去马克斯先生那儿听外界的新闻,在我下次连载文章中会让你知道详情。

8 月 21 日

我是借着满月的光亮在写这篇东西的,因为我们正经历着今天的第

三次空袭。昨天晚上我写好连载文章后，就去找马克斯先生，在他那儿，我们未受干扰地听了当天的新闻。立场公正的《上海邮报》(Shanghai Post)第一次承认中国军队在上海的各条战线均取得了进展。中国军队已经在日军中央打进了一个楔子，将很大一部分日军孤立起来了。他们用轰炸的方式摧毁了黄浦江边所有的码头，这就使日本人登陆增援变得非常困难。约有 45 000 名士兵从日本抵达上海，也就是 3 个师团，但他们还没能上岸。

今天，一枚日本炸弹落到美国“奥古斯塔”船上，炸死 1 名美国水手，炸伤 18 人。它肯定是从高射炮里打出来的。日本人早已占领了离岸的几个岛作为空军基地，特别是有一个就在长江口和杭州港之间。

我们约在 11:30 上床睡觉，我的床就是在楼上书房地板上铺张床垫。这是一个美丽的月光之夜，温度也降到华氏 70 多度，因此我们这一夜很舒服，直到凌晨 4:20。(啊！是解除警报声，现在有电了，所以我能看见我写的了)这时警报响了，我们穿好衣裳，在此后的两小时里目睹了壮丽的日出，随后信号告诉我们空袭结束了。我们后来听说，在约 50 英里以外的扬州上空发生了激烈的空战，双方各被击落 3 架飞机。参战的总数不得而知。但有几架日本飞机到达了下关，遭到了高射炮的猛烈攻击，飞回去了。

回家吃早饭，一切看上去是那么宁静。王在 8:00 匆匆赶来，我们花了一小时主要看中文报纸，我现在开始能懂得大意了。我们刚开始，第二次警报就响了。我们观察了一会儿，看看有无骚动，然后我们就坐下来研究。就在 9:00，好像是给我们发结束研究的信号，解除警报的号声响了起来。恢复了宁静。送来了一名病人，他是前天晚上在轰炸中受伤的。他的体侧被击中，只有一些小的皮肤伤，但很快情况就不妙了，更大的问题是他的腹部开始膨胀，我们判断他的某些内脏，可能是空肠被炸断了。只要我们能找到什么人为他签字，他马上就可接受手术。这是个不利因素，我们现在在家的超过 21 岁的人没人能为他签字。一个月前我们是不会那样做的，要是打官司，医院就要关门。

昨晚，陈医生又被叫去见总司令了。他坐在一辆特制的看上去价值百万美元的巨大别克游览车上，绝尘而去。他又到了一个有二十多

军官列席的会上,但没什么新闻。总司令的身体略显过劳,但还没必要忧心。

最后一次的警报又打扰了我的晚餐,我吃得早是因为如果拉警报,我仍可以在光亮底下吃。空袭持续。

8月22日(昨晚。我们停在了一个句子中间)

从6点1刻到8点差1刻,很明显日本飞机没能抵达城市。看到医院很平静,我就去了马克斯先生的家,我们收听当天的新闻广播。这天还是多多少少有些远距离的轰击,夹杂着空中的轰炸,但少有进展。中国人宣称的楔子得到了证实,显而易见,他们已经占领了路边码头,将日本人压缩在码头和公共租界之间的区域里,使之狼狈不堪。

中国话说“狼狈”是“lang bei”,来源于两种动物的名字,一种长着短短的前腿、长长的后腿,另一种则是长长的前腿、短短的后腿。这种说法还有一个意思是“阴谋”。精妙的联系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我们能安静地睡觉了,好歹他们还保留着安息日的传统,没发生空袭,现在是下午5:00。外国教堂的祈祷被停止了,我们就呆在自己的家里进行祈祷。医院也很平静。

又有4个日本飞行员被俘获了,加上中央医院的3个病号,城里一共有7个。其中一个中国话说得不错,他的故事很有趣。如你所知,日本人有一种对截肢的恐惧。只要他们身上的一些部位没被割掉,他们对死亡都很少有畏惧。即使一只耳朵或一个手指头也包含在这种恐惧里,据我所知,这是建立在灵魂转世的神道信仰上的。可能佛是有责任的。似乎如果他们身体的任何部分被切掉的话,他们就不能通过地球上的另一个人再生了。这些飞行员说,在日本,人们坚信所有在华的日本居民都被有计划地屠戮和断肢了。当他们被击落后,他们认为也会如此下场。说此故事的人和他的同伴被一些中国农民抓住后,又给吃、又给睡,直到他们被移交给当局后,也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他们无比惊讶。如果他们的境遇在家信中提及的话,我们确信,军事审查当局会将这些删得干干净净。

电台报道昨晚50艘日本运输船在天津下锚,运来了士兵、军火和给

养。50艘运输船能运载相当规模的军队。另外，相同规模的、连续的兵员运输也从满洲经山海关滚滚而来。电台还说，尽管他们费劲地打了整整一个星期，他们也没能拿下南口要塞。相反，中国人似乎在长城北边取得了进展，打进了热河省，既构成了切断日军后路的威胁，又拉长了战线，而这是有利于中国的。

再过一周我们就会知道风向如何了。迄今为止，除了日本人最初进军河北占领了北平和天津，他们在各个方面都落下风。中国人到这时还没有确定除了保卫自己，究竟他们想达到什么目的。他们现在的思路是能撑多久就打多久，我们都希望他们能比日本人坚持得久些。当然，制空权是非常受关注的事情。有没有足够的飞机和飞行员去继续战斗是个大问题。迄今他们表现优异。在南京这儿的战斗机是美国的柯蒂斯飞鹰型，速度达300英里/小时，有强大的机枪火力。昨天有一次拉警报时，我数了一下，我们一次就上去了10架飞机，其他我看不见但听到的声音表明有更多的飞机在盘旋。

有几个人因当奸细而被抓起来了。其中一个是我们很近的最大商店的业主，他刚开了一家现代家具店，看上去不像第五大道的至少也跟百老汇的相似，前天最严重的空袭中，当日本轰炸机飞近时，他在他的新店屋顶上发绿色和红色信号，结果被抓住了。另一个在太平路上的富商也被抓了。这儿的许多人认为，日本人对内地城市的轰炸与日本人所设想的效果正相反。中国人非但没有陷入混乱的境地，而是认识到上海和北方的战事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整个国家都卷进去了，因此这个国家变得比以往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了。

这座城市现在已是人烟稀少了，除了那些非常穷的无处可去，还有就是有官方身份的人。有意思的是，1932年，麻烦的苗头刚冒出来，国民政府就迁到了洛阳，而这次形势要比1932年险恶多了，却毫无迁出南京的迹象。我的厨师在街上很难找到东西买，他实际买的东西要花十分昂贵的价钱。他准备早上在早饭前出去买东西，要是他遇上了空袭，我就要自己弄饭吃。

还没有收到来自牯岭的信。我们听说邮局信誓旦旦许诺的航邮业务实际上早几天就不办了。可能他们也和我们一样焦急地在等信。也

没有迹象表明什么时候我能给这封信画个句号,送达目的地。

8月23日

当今儿早晨收到马乔里的两封信时,我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信里说已平安到达牯岭,还介绍了旅途情况。九江附近,河水漫出堤岸,给航行带来了困难。马乔里会和特里默一家呆在一起,这样她就会感到像在家里一样,这也是我们原先就计划安排好的。让几个叫威尔逊的人再去卫理公会山谷显得相当自然,尽管这些特殊的威尔逊们从没去过那儿。如果战事愈发激烈,大使馆也可能会坚持让我们撤出。他们现在敦促所有在华无特别事务的人完全撤出这个国家。

每次我完成连载文章时都是用的平和的口吻,仿佛预感到灾难的降临。昨天一切是那么的平静。晚七点我去医院给一个19岁的女孩做手术,诊断是脾脏周边脓肿。做了这样的诊断,那么唯一的手段就是马上手术,否则有可能脓肿破裂侵入腹膜腔。幸运的是,我用了局部麻醉,因为她的身体条件相当差,我感觉局麻比起休克来要好得多。她到手术室时又喊又叫,非常害怕。我们的麻醉师冉长昆(Ran Chang Kun)是个神人。在我们开始手术前,他已经使她完全平静下来,正和她聊她的身世。整个手术期间,他一直和她聊天。我们发现了预料中的病灶,于是没花多长时间,就把脓肿清除了,放进了排尿管。就在这个时候,警报响了,让我第三次在手术时碰到了空袭。我们卷起又重又黑的窗帘,借助着手电筒把她缝合起来,就好像我们的生命和她的生命都指望着它似的。上上下下运送病人的苦力都在忙着把病人运到底层,因此手术室工作人员急忙将她搬进担架,及时把她送到病房。这是一次真正的空袭,3架轰炸机就在我们头顶,高射炮就在我们附近轰隆隆地、格格地射击。它们往南飞了个大圈,又在我们头顶轰鸣了。

在医院里,好像是比在屋里更吓人,因为直到飞机正飞在你头顶时,它们的噪音才能听见,而只有高射炮才能让它们现形,这些炮就像罗马蜡烛那样搜寻着世界,红白两色的追逐弹顺着无数探照灯的指引,紧咬着轰炸机那邪恶的身影。我们思忖听到了许多炸弹的落地声,但今天早上清理,发现没有造成什么损失。

空袭中我们又碰到了引起骚动的事。一个男子，完全是陌生人，在空袭开始时走进医院，拿的手电筒上有个红徽章，而不是我们惯常的绿徽章和黑徽章。他来到一层，进了一双人间，里面仅有一个女病人，我两周前刚把她穿孔的阑尾切除了。他上了另一张空床，用被单把自己盖住。当警报第二次响起表示敌机接近的时候，他站起身，准备打开窗户，但因为害怕毒气，这些窗户被护士们小心关上了。一名护士和另一名病人进来阻止了他，他就开始与这个病人聊天，而这位病人恰好是我们的——一名中国飞行员，他手指上有点轻微感染，我们准备尽快治好让他能重上蓝天。这个陌生人提的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警觉，因为他开始问的是这样的问题，如我们轰炸机的飞行半径、它们通常的飞行重量和其他。这名飞行员随后问他叫什么名字，他拒绝回答，同样也拒不说出学校的名字。几个人围拢来，随后就是一群，不久他就被提交警察局，但仍然不能自圆其说。他是不是被空袭吓得语无伦次，还是真是个间谍，我们就让警察局去决断吧。

昨晚大约有 20 人因为用红灯、绿灯向飞机发信号而被捕。在中国，爱国主义是个新概念。几百年来，它完全是蛰伏着。在过去的 15 到 20 年间，它渐渐有了民族意识。它有了巨大的迈进，但尚未深入人心，进而可以调动所有的人。仍有不少人为了一点报酬而出卖自己的国家。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样的事在每个国家都有，但由于与多数国家相比，这里的爱国主义更是新鲜事物，我们不禁料想到会有更多的犹大。令人惊讶的是团结一致的程度而不是偶尔为之的差错。

大约在 9:30，空袭结束后，我和柏睿德到马克斯那儿去听上海的广播，主要是讲上海市政委员会的公共卫生和安全活动。我们大约 11:30 结束，因为又一次空袭从 12:30 开始了，一直持续到约两点。在这次空袭中，3 架飞机直接越过我们头顶，伴随着通常的轰鸣、爆炸和火花。又没造成什么破坏。今天有关此次空袭的两篇报道互相矛盾：一篇说有两架被击落了，另一篇则说都逃跑了。

今天详细报道了一个目击者说的可怕的悲剧。8 月 17 日，在长江北岸距上海约 80 英里的南通，以前叫南通州，日本飞机轰炸了基督教传道医院。在 40 名住院病人中，30 人被炸死，主要是被炸弹落地后引发的大

火烧死的。两名中国医生、几名护士和医院技术人员就这样死了。两名美国护士幸免受伤，院长海格曼医生现在牯岭，无法回来。没人给轰炸做解释。医院与其他建筑是被一个很大的开阔地隔开的，炸弹一定是故意投向那里的。

马克斯先生说了一个故事，大概和这次轰炸有点联系。在 12 或 13 世纪的什么时候，日本侵略中国，在南通发生了一场激战，日本人被彻底打败了。胜利者割下死去日本人的耳朵，把它们放进一座小山，在上面立了块碑，直到今天仍巍然屹立。在 1932 年事件时，一些狂热的人士聚集在一起，向东京发了一封电报，称，“南通还在地图上。”这种对正义和道德等公正法则明目张胆的亵渎，一定是极力要考验一个人的能力，即保持基督徒对作恶者那类似的情感。带来轰炸消息的中国基督教牧师说，他和他的信徒每天都在祷告，希望上帝能给日本国民的心灵带来变化。

今天还有一个谣言在流传着。说是 21 架日本轰炸机从台湾起飞轰炸汉口。只是它们造成的损失有多大，谣言没有说。它们被中国战斗机追得乱窜，因而比预想的要飞得远。结果是所有 21 架飞机在回程时，还没到海边就用完了汽油，不得不在中国领土上迫降。按照目前最低的轰炸机价格计算，这就意味着损失 600 万日元，按照最高价则是 1 000 万日元。我希望它们损坏的程度不大，而且修理以后还能用，这样中国轰炸机群的力量就能得到加强。

8 月 24 日

昨晚我们听了各种新闻广播，包括先施公司百货商店的悲剧。报道各有不同，但肯定的事实是一颗大炸弹爆炸，炸死了 100 多人，伤了 200 多人以上。炸弹的来历不明。它正好 1:00 后落地。刚好一些日本飞机在上空盘旋。当被问及事件发生时，他们的飞机是否在上空，军方将此问题推给海军方面了。没有报道他们的回答。但大家公认的是当时没有中国飞机在飞。如果是一个大炸弹，很难判断其来自何方。先施公司百货商店歇业了一周，昨天早上才开门营业。对商店造成的破坏程度，按照金培尔的报道说是个沉重打击，人们不禁担心公司能否维持偿付

能力。

军事新闻称，战场上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吴淞，日军拼命想把增援部队弄上岸，已经调集了 30 艘战船来负责登陆。中国战报说他们竭力阻止日军的登陆，给他们以极大的伤亡。日本战报说他们已经有大批部队登陆，正准备以吴淞为出发点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日军越发靠近居民区，看起来处于关键的节点，他们分成 3 个集群从三面包围了上海。中立的新闻很难搞到，因为战事太激烈，中立方的人士不能去吴淞观察形势的发展。几天以后我们才能弄清情况。

我们 11:00 休息，到了 12:00 就被警报声弄醒了。现在城里的许多地方，都装了不少警报器。我们穿着半拉衣服，走到楼下，以便必要时能跑到地下室去。我们听到飞机靠近时，就往地下室走，又听到了 3 声爆炸，我们以为是高射炮开火了。再没听见爆炸声了，一点半警报解除，我们上床睡觉。今天早上，我们发现那个声响是炸弹的爆炸声。中午，我和陈、迪克上了迪克的轿车去查看破坏情况。两颗炸弹落在了玄武门外的马路上，过去叫丰润门，是通往菱洲的。爆炸点几百码之内没有建筑，地上钻了约 15 英尺宽、三到四英尺深的洞。只是给一根水管造成了破坏。另一颗炸弹落到了湖里，第四颗正落在城墙上，在外沿上弄出一个楔形的凹痕约有 10 英尺深。这最后一颗炸弹落在了苏联大使馆几百码范围内。我们怀疑是不是所有这些炸弹都是冲着使馆去的。日本人似乎有激怒俄国人的习惯，他们刚占领天津就袭击了那里的苏联领事馆。

昨晚的月亮特别亮，我们在楼上的门廊里都能看到 20 英里外那连绵起伏、灰蒙蒙的山影。任何不是黑色的建筑都历历在目。我们都很高兴，月亮已经结束了它的轮回，就要回到黑暗之中，那时探照灯和高射炮就能更好地杀伤日本飞机。

今天又很平静。那个脾脏周边脓肿的女孩今天温度正常，感觉好多了。与前天晚上抓人有关联的那个阑尾切除的病人，今天回家了。另一个切除阑尾的 14 岁女孩今天能走了，明天回家。截肢病人恢复得都不错。我今晚可能还有手术。

昨天医院订的一大批物资运到了，它能够让我们维持相当一段时

间。当然，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撤退的问题。陈今天暗示，如果美国人走了，大量家在中国其他地方的中方雇员就会觉得他们也有离开的权利。医院就只好关门或由军事当局接管。大使馆的人准备坚持到最后关头。很难说，最好该做什么。人们不禁会想此时离开将错过最高级别的服务机会，不仅是医务上的，也是道义上的，而当其时，也不能指责任何人，至少对孱弱的狐疑将一直责备着人们的良心。毫无疑问，人们没有明确的计划，所有的妇女和儿童在这儿都没位置。

8月25日

昨晚的空袭来得较早，从7:55开始到8:50结束。最恼人的是，上海的广播从10:10调整到了8:10，因此我们全都错过了，只好借助于谣言和中国的报纸。它是比较严重的一次空袭，但今天我们没发现有什么特别的破坏。几晚之前，中国飞机没有升空应战，而是想给高射炮一个机会。但昨晚他们上天了，还打下了两架日机，一架冒着火降落在城外，另一架就我们所知仍只是一声爆炸。

报道显示，日军已经在战舰的掩护下成功登陆吴淞。很难说它是否会改变当前的局势。我们焦急地等待着进一步的报道。中国人在上海的胜利或失败将对未来事态影响巨大。如果日本人在那儿得手，他们就可能在北方也这么做，那么中国就要吞下这颗苦药。中国人在上海的胜利将给他们以巨大的精神支持，我确信会给他们以足够的激励，从而获得完全的胜利并将日本人彻底赶出中国。

今天下午下了阵雨，随后出现了美丽的双彩虹。几架中国飞机在天空翱翔仿佛在和彩虹嬉戏。一周以来，大道格拉斯运输机突然第一次出现，预示着商业飞行仍少许在进行。

今天我也腾出时间来整理了个大包，里面装满了马乔里的东西，希望不久有人去的时候捎上。还没等他们有机会下来，那儿的天气可能就会转凉。今天我的中文老师来了，一天的工夫我们好好地上了中文课。我有没有提起过我现在的老师是大王，以前是语言学校的功勋教师。和他在一起学习肯定是高兴的，我的中文一定会突飞猛进。

8月26日

日本人看来是存心不让我们听每天的新闻广播。根据时间表，新闻要在8:10播，到了8:05，警报器宣布了飞机的到来。我们根本没看见飞机的影子，也没听到炸弹声。在第一声警报后，我们的战斗机马上就冲上蓝天。它们正在低空盘旋，这时第二个信号来了，警告日机接近了。每隔几分钟，一架飞机就会飞得离我们很近，我们只好钻进地下室，等噪声远去了，我们又跑出来，欣赏着月光，它刚从紫金山顶冒出来，过了满月没几天。天又变热了，白天要华氏90多度，晚上要华氏85度。地下室是全封闭的，非常闷热，我们都愿意在袭击之间跑出来换气。我们觉得能区分中国战斗机和日本轰炸机了，但是当任何一架飞机正在你头顶时，这绝不是世界上最舒服的感觉，我们还是乐于暂时躲进地下室吧。

今天收到一份令人意外的邮件，里面是从8月15日到22日的《字林西报》。另外还有8月5日的《北平时事日报》，里面有约翰叔叔和玛丽阿姨金婚纪念日的故事。我猜你也收到了一份。从北平到南京要21天。我们经常很快地能收到来自加利福尼亚的邮件。报纸没给我们提供更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但多少证实了我们的担心，即大批日军在舰队和空军的合成掩护下，已在吴淞登陆。

J. H.

今天早上，黄上校访问了医院，探望了几名飞行员，我和他简短地谈了话。他去年12月驾机送蒋介石夫人去西安，当时蒋介石被扣押了。他身材高大魁梧，有6英尺4英寸高、200磅重。他确认了登陆吴淞的报道，但表示最多在4000人左右，而不是日本人宣称的50000人。日军进行某种大规模的作战不是不可能，而且很可能突破中国军队的防线。必须面对这样的不测事件，但我们衷心希望这样的事不会发生。黄是励志会的头儿，它是基督教青年会中为军官专设的组织。

今天海格曼医生从牯岭到了这儿。他见到马乔里了，说她看上去不错。他计划往下游走，去南通看他医院的废墟，但我们会把他留在这里和我们呆几天。迪克和麦克伦先生各睡单人床在一间房里，马克斯先生在另一间卧室，我在两间房子中间的书房地板上铺了双人床垫。海格曼

可以与我共享地板上的双人床垫。如果夜里空袭来的话,一帮人在一起,肯定会更意气相投。

我的厨师替工和他的小儿子呆在我们的房子里。我早上回来刮脸、吃东西,再把我的饭带到这儿来。今天另一个惊喜是我们每月的支票来了,我感觉肯定是耽误了。我现在能维持很长一段时间了,因为吃饭是很小的开支,所以我觉得暂时我还能够让这个家正常运转。

8月27日

昨天晚上在我写信时,我统计了一下日记报道的空袭数量。到统计时为止,共有19次。我们的第二十次昨晚来了。我们听完发生在今天的、相当令人沮丧的新闻报道后,于11:00休息。看来我们必须承认日军已占领了吴淞地区。

最有影响的事件是昨天下午向英国大使开火的事。他开着一辆飘着英国国旗的轿车。这车离上海还有一段距离,这时4架日本飞机出现在了上空,开始攻击该汽车以及同行的另一辆车。在炸弹落空后,它们开始俯冲用机枪向汽车射击。仅有的伤员是英国大使许阁森爵士,他被一发机枪子弹击中受了重伤。他究竟有没有恢复,在收到我写的这个日记前,你自己就会在报纸上看到。

我们刚刚好不容易睡熟,12:00时又被警报声粗暴地吵醒了。这一次我们直到凌晨4:00才回到床上,与此同时,也经历了迄今最严重的轰炸。城里有3块不同的地方燃起了大火,都不太靠近我们。显然,有12架飞机参加了空袭,两架被打下来了。有一把火将两块宅地上的空房子烧掉了,另一把火在太平路上的一个大商店,第三把火则在二者之间的某个地方。空袭没达到任何目的,只是剥夺了相当疲劳的民众一些急需的睡眠而已。几个苦力被炸死在破屋子里,当时一颗炸弹正落在了屋子外面。

我今天下午在诊所里得到了一个空袭纪念品,是从一位老妇人臀部中取出的。那是一块锯齿状的半径约2英寸的弹片,打进她的臀部皮下有6英寸,就留在那儿了,幸好处理起来还算简单,只需要在金属周围给她上一点奴佛卡因,把它取出来就行了。它看上去是炸弹的一部分。她

到医院来回都是走着的。

经过昨晚非常有限的休息，我今天早上就碰上了一个相当有难度的手术，一个男子自早上之前开始就有疝绞扼了。约有 8 英寸的肠子已有坏疽状了，但还没穿孔，因此在修补了疝气后，我不得不再切开一个口子把坏死的肠子切除，然后完成吻合术。最后一步要在吻合处的上方几英寸放置一个引流管。幸运的是手术期间没有发生空袭。事实上，你也可能注意到了，白天的时候没有空袭，这已有一阵子了。

格雷先生今天打来电话说，他早上要去牯岭，能捎上些带给马乔里的东西。今天下午，迪特里希·胡斯曼博士打来电话，问他能否搬到这儿来，因为他的妻子要走了。能有其他人到这房子里来住真是太好了，这样我就不用独自一人吃饭了，也不会因为弄这么个大房子来养我一人而有任何负疚感了。

这天另一件大事是收到了美国的来信。我不知道它们是怎么弄过来的。你的信都是 8 月 5 日寄的，真是一个好日子。一定有几封夹在当中的信失踪了。这促使我赶紧把这封信寄出去，免得太长了。但是我很担心别弄丢了它，因为它记录了迄今为止这儿发生的所有事情。

8 月 28 日

大使馆又发来传阅件，强烈要求所有的美国人离开这座城市。我必须找陈裕光校长和其他人谈谈，看看这是否是该做的最好的事情。对丹尼尔、威尔逊和爱默吉·华德来说，它也可能意味着巨大的损失，因为他们的东西都堆放在三楼。也许会秋毫无犯，但那就是离奇了。

昨晚有两次警报，一次是从七点半到八点半，另一次是从凌晨一点到两点。日本飞机没一次到达城市。昨晚的新闻非常不妙，日本人在上海周边的罗店、浏河地区稳步推进。一种悲观的气氛正在生成，我希望能有所缓解。

今天早上，我带着油炉和马乔里的箱子去了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Co.)公司的水蜈(Sui-Wo)号汽船，把它们放在了英国传教士格雷的名下，他要去牯岭。它们能让马乔里和孩子过一阵子。几封美国来的信被放进箱子里了。

8月29日

写完昨天的简报后,我回到医院,又惊又喜地接到了来自牯岭的电话,听到了马乔里的声音。她很高兴得知她的东西已经在路上了。

昨晚是几乎两周以来,我们头一次晚上没有警报声,总算睡了个好觉。以前,如果空袭之间有一段时间间隔,那后一次袭击就尤为严重。我们希望这次不要发生同样的事,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也做好了准备。今天是星期天,下午我正在写这份材料时,大约有十几架中国飞机在上空盘旋。只要它们保持目前的数量和绩效,我就感到相当的安全。

今天下午我和使馆二秘豪·帕克斯顿好好谈了谈。我解释了维持医院运转的精神动力,并说不等地面的军事行动开始迫近南京,我们就离开,我们感觉这没道理。日本方面决定派遣8个常备师团,约12万人到上海地区,将战事变为现实的可能。中国军队现在从上海近郊撤退,在后面几英里处利用良好的工事采取防御姿态。

8月30日

我们的第二十三次警报响了,当时我和迪特里希·胡斯曼正从靠近金陵学院的他的老房子那儿往回走。我还牵了两条狗。“斯努基”被我收养也两个半月了,有点猎狗的样子了。它非常粘人。“贝尔丽”,爱默吉·华德的狗,是一种小小的白色的斯匹茨狗。它的血统有多纯,我不得而知。我们赶紧回家,也把狗弄到安全地方去。警报响了约45分钟,但飞机没有抵达南京。大约有15架我们的飞机在上空盘旋。今天我们听说他们在扬州交火了,飞机场的兰开斯特证实了报上的消息,两架轰炸机被击落了。这是第一次他们白天来袭击。我们晚上又睡了个好觉。

看来我们能够把医院的病床逐渐填满。但门诊的数量明显少了点。前一天那个疝气病人恢复地很好。我忘了说一句,那天手术时,我们突然发现他的阑尾也有慢性感染的迹象,于是我们就多花了几分钟把它也切除了。

那天当我把给马乔里的东西送到怡和公司船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个前面提到过的开阑尾炎的妇女,她当时和那个可疑的人物在一屋。她和她的家人要去汉口,看上去身体和精神俱佳。

两天前我们的厨师不顾我的警告打开了鸽笼的门。所有的5只鸽子都飞走了,迄今只有两只回来了。现在我们给这俩自由的空气,让它们每天都出来。

8月31日

又要记上两次空袭。第一次是刚写完昨天日记之后不一会儿。天色已近黄昏,第一声警报一响,我就急急忙忙地吃晚饭,好借用这日光。胡斯曼没能赶回来,只好等了1个多小时,直到警报解除的信号出现,他才饿着肚子回家。日本飞机没有到达城市,但15到20架中国的战斗机让空中响成一片。

第二次空袭警报短短的,从1:45到2:30,日本人又没能到达城市。它只是让门诊比以往晚开一会儿。美孚 Socony 地方分部的经理米德先生,每天都来治疗脖子上的疔和许多散发的疖子。他受了不少罪,但现在正快速恢复中。自体菌苗看来发挥了作用。

我提到米德先生的原因是他的家人乘坐的“胡佛”号昨天被中国飞机炸了。他没显得激动是因为今天早上他才听说这件事,他也得知旅客没人受伤。飞机是奉命起飞轰炸一艘日本运输船的。

9月2日(又在句子当中)

该船预计在吴淞靠岸。“胡佛”号离灯塔约20英里,距吴淞70英里,此时4架中国飞机轰鸣而来,其中一架打开弹仓,丢下一串炮弹。7个船员受伤,3个旅客震昏了过去。船舷上有无数的弹洞,但都不靠近水面,还不是太严重。昨天一个船员死了,但其他的都脱离了危险。中国外交部很快就发出道歉信,并表示承担一切损失。调子完全和日本人轰炸许阁森爵士的反应不同。我们都感觉到这是一起最不幸的事故,中国人对此都心碎了。

昨天是我半休日,大王准点在2:50到达,他和我就着当地报纸细心研究了两个小时的形势。正在上课时,华德太太突然来了。她刚从上海到南京,正要从我们三楼整理一些爱默吉的东西,随她一起往长江上游去。

大约 5:00,美国“土土依拉”号上的医生和其助手到了,我和他们一起到炮艇上吃晚餐、看电影。“关岛”号的医生也在城里,他也过来吃晚餐。他认识我的许多医学院同学和朋友,我们的访问很愉快。“土土依拉”号上的斯万森医生有个病人在我医院里,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能做出诊断。猛一看可能是疟疾,但 9 次化验也没能发现疟原虫,通常治疗疟疾的方法也全不奏效,我们暂时颇感为难。

我们在艇上又看了电影,约 10:30 我上了岸,发现码头空无一人。出租车都没了,出租车经理人说弄不来。公交车在 9:00 左右就停了。一个落单的人力车夫在附近,提出愿送我走。我们讨价还价了一会儿,最终决定 50 分,他开始要价 80 分。他是个很友好的小伙子,我们还没到交通部,我就知道了他的过去、他目前和将来的想法以及对生活的态度等私人事务的详情。整个行程花了 1 小时。一路上,一件相当有趣的事情总是不断的出现。路过的人力车夫总是互相问到哪儿去,付了多少钱。事实是每个经过的车夫都会得到我的车夫的回答,然后就大笑起来,说他们走的路只有一半远却收两倍的价钱。这没让我不自在,因为我知道由于交通停运,他们会向旅客敲竹杠,但我的车夫已经有点受不住了。最后我给他加了足够的钱让他笑着离开了,恐怕这天他要跟不少人讲这件事。

心怀侥幸,我们记录下难得的例外,已有两天我们没收到报警信号了。我们的估计是日本人正集中其所有的力量在吴淞登陆,准备发动总攻,因此他们认为任何偏离此目标的事情都是不值当的。种种迹象表明今后几天将有大的战斗,它会造就或打破目前的态势。

9 月 3 日

仍然没有更多的空袭可报。显然他们给了我们一个广阔的空间。有一则惊人的谣言,大意是他们(日本人)成功地轰炸并摧毁了南昌的一个大工厂,这座工厂装备有许多贵重的进口机械,是用来修理美国造的飞机的。这对于中国人来说几乎是无可弥补的损失。谣言还说,非常靠近该厂的一家同类型小厂是修理意大利造飞机的,毫发无伤,地方当局十分怀疑意大利人向飞机发了信号,因此逮捕了一些人。这件事当然没

有出现在当地报纸上。陈是从他的一些官方渠道那儿获得此消息的。

昨天特里默医生从牯岭回来了。他带来了马乔里的一封信还有些可吃的东西。我们以为他们快闹饥荒了，而显然他们以为南京也是这样。我又将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放在另一个 corey 和一个帽箱里送给了马乔里，现在她在山上就能有一些像样的自己的财产了。尚无明确的迹象表明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会不得不离开。

中国人似乎仍坚守在吴淞附近，而不是像日本人报道的那样。中国最好的 3 位将军现正指挥着上海周边三块地方的战斗，这三位都听命于统帅部。我们得到的越来越多的印象是战斗将趋于结束。日本人决心竭力清除中国文化的又一个例子是，昨天报道说他们有计划地摧毁了同济大学和吴淞附近的医学院。当时没有中国士兵在附近。他们派出一批轰炸机，向所有较好的建筑投弹，把它们炸成了瓦砾。最有价值的东西在之前的某个时候已经搬走了。

医院的病床，除了第四层，已经住满了。8 月产科创了月纪录。今天早上作为前列腺切除术的第一阶段，我给一老人做了耻骨上膀胱造口导尿管，准备几周后再做。门诊还是比以往要少，因此我们并没有超负荷工作。我们在外国人中开展的一般业务实际上已经停止了。

1937 年 9 月 24 日

亲爱的朋友们，

又回到南京了，我将恢复日记体的书信，让你们知道这儿发生的一切以及当地对其他地方发生事情的反应。

上一封信是在牯岭写的，谈的是我去那儿的理由和在那儿做的事。周三早上斯图华德一家突然决定下山，是第十五个去迎接史德蔚的，他正坐黄埔号从南京过来。然后他们将一起前往汉口。在对形势做了认真评估后，看来最好是让马乔里和朋友们一起往长江上游走，我们刚好钱够，这样我就能和她一起去汉口，再送她上去广东的火车。

周二早上，我借用牯岭社区医院给玛丽·帕克做了小手术。她没必要住在医院，可以由泰勒医生进行术后护理。周二中午时，我们决定走，然后就开始打包。到晚饭时分，我们接到消息称黄埔号第二天上午

11:00从九江出发,而不是我们以前想的下午。

天气很冷还下着雨,我晚上去了两次隘口,终于解决了滑竿和挑夫的问题。滑竿要早上7:00出发,我和史德蔚家的3个小孩子从6:30开始步行下山,这样我们就能在黄埔号进港时遇上它,不让它把史德蔚的行李弄下船。按计划我们6:00刚过就出发了,8:00前到了莲花洞,乘小汽车穿过了平地。我们到达九江时,昨晚我们发送的重行李也到了。一共22件行李,其中有我们的4件,都堆放进一些小舢板里,顺着水流划向太古码头。我们吃惊地看到一条船绑在黄埔号上,但很快发现它是武岭号,正在往下游走。黄埔号只是在下游能看到,在武岭号消失之前,它在河里停泊了一阵子。

我们步行后,马乔里给娃娃洗了个澡,在黄埔号起锚前,她来了。跟她一块的有史德蔚太太、牛顿、W. P. 罗伯茨太太和她的3个孩子,约翰(11岁)和布鲁斯,4岁,以及海伦,15岁,后者是要去美国的学校上学,我们希望她能是马乔里回纽约一路的旅伴。往上游走的旅程平安无事,天气也渐渐好转起来。

抵达汉口时,我们高兴地发现海伦·范·沃斯特在岸边迎接我们,并把我們带到了F. 克劳福德·布朗夫妇的家,他们是圣公会传教团的。他为许多人通过汉口,承担了大部的谈判工作。我们非常感谢他向我们敞开了大门。他们有个小女儿能说一口令人吃惊的汉语,部分原因在于她是和布朗家半领养的两个男孩子一起长大的。一个男孩是金陵大学商务经理苏D. D.的大儿子。他现在约6岁,从14个月大时就和他们在一起了。另一个男孩子有个中国爸爸和俄国妈妈。他们都和女孩一起到中文学校上了一年。这个小女孩恐怕是世界上除了马乔里以外另一个问起绰号回答说“无聊”的人。

我们能搞到的首要东西是登上周一从汉口发出的火车。马乔里弄到的是头等包厢,和海伦·范·沃斯特在一起,她暂时要去香港。想想看,在火车头等包厢坐48个小时,要45美元。许多人坐三等车厢只要15美元。约翰纳伯一家、史德蔚一家、罗伯茨一家和其他一些人也在火车上。日本人答应在26日之前他们不会轰炸铁路线,在此之后他们对发生的任何事情概不负责。但他们对广东进行了一些狂轰滥炸,如果火

车按时到达，它将会是在两次袭击之间。

在送走她们后，我去了武昌的医院，洛根·鲁茨住在那里，我和他一起吃了午饭。周二上午我和米勒医生简短地谈了话，他是上海疗养院的，到汉口来是为了在武昌武汉大学附近开办一个新的宏大的分支机构。他让我一旦情况有变，在南京没有了工作，就给他发航空信。午饭后，我和布朗太太出去到了联合医院，肯戴尔医生是院长，他给我当了一到两小时的向导。就在晚饭前，我们带着3个孩子去看“象孩”，是伦敦电影公司根据吉卜林的《大象中的图美》拍摄的精彩影片。

“吴淞”号晚上九点半往下水方向去了。我很高兴能和马乔里一起往上水走，因为还有许多无止境的例行公事要办理。我们甚至不得不给我们的娃娃照了相，把照片贴在了她的护照上。然后就是与讹诈者、铁路、行李检查和所有杂七杂八的人讨价还价。马乔里能够休息一会儿，不用总是东奔西走。

靖江的黑尔先生是乘“吴淞”号到九江的，还有“美孚”公司的艾弗尔·巴特勒，他跟我在南京很熟。杰克·舍伍德和另一个叫皮克林的小伙子，也是“美孚”南京公司的人，在九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这样，我们就有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往下游走了。我十几天前在汉口时，到售票处买了一张票，并不是因为我想到它会挤，而是因为我恰好路过。我想我是第二个拿到票的人。我上船的时候惊讶地发现，甲板上全是野营吊床，船舱里全是人。经历了两次上水旅程的“甲板旅行”，在这最后一次，我睡在了吸烟室的地板上，马乔里还占了一个躺椅，有这样一个真正的铺位，我感到很骄傲。

在往下游走的路上，我们听说周日、周一和周三南京遭受了大规模的轰炸。很难想象当我们到达时会是怎样。在我们离开汉口之前，太古公司给我发了一封急信，宣称他们南京的大船已经往上水迁移了10英里，因此他们可能根本就不在南京靠岸。经过周日和周一两天40到60架飞机的轰炸，日本人向所有的大使馆发出警告称，周二他们的确要去办正事，使馆最好能撤出去。美国大使馆是唯一顺应这一暗示的，他们搭乘停在下关的美国长江巡逻艇——旗舰“吕宋”号离开了。这让他们成了全体中国人的笑柄，总体上给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声誉造成了无

法估量的损失。报道称其他的大使馆将坚守岗位,直到他们母国政府下令让他们撤退,而美国人却是听从日本的命令撤出了。他们也许是有道理的,但要重获以往他们曾拥有的信心将会很困难。

“美孚”男孩提到的报告是第一次严重空袭后,他们南京办公室里的中方高级雇员写的。他说“他们轰炸了机场,他们轰炸了广播电台,他们轰炸了火车站,事实上,他们轰炸了所有东西。”总之,用“轰炸机”一词替代“炸弹”一词听上去更显得逼真。

我们23日周四中午到达了三山下面的太古码头。太古的代理人艾弗尔·马凯在岸上。黄埔号泊在码头上,给大约30个外国人充当起了避难旅馆的角色,主要是暂时还没离开的德国人。从使用飞机的数量和丢下炸弹的数量等角度上讲,周日、周一和周三的空袭是猛烈的,但造成的实际损失却是微不足道的。最大的人员伤亡是由恰好落在下关难民营的炸弹引起的。人们对他们表示同情,他们失去了在上海的家园,从一个地方躲到另一个地方,却最终在南京遇炸而亡。河岸与较大驳船间的一个小浮桥被一颗炸弹炸沉,死了一人,伤了几个。其他地方,无数穷苦老百姓的房子被炸倒了,但军事要害和大型重要建筑未遭任何创伤。两颗炸弹落在大马路上,使得一段时间里通行车辆要绕着洞走。

又有几个报社记者到了这里,这样你读到的有关南京本地的消息会相对准确一些。再回到旅行上。我们两点钟离开大船,3:00刚过就到了下关。我花高价雇了个舢板,划到岸上才发现,舢板上半打的中国人沾了我的光,拒绝支付一分钱。马车要比出租车便宜,我往医院去,穿过的城市看上去和我两星期前离开时一模一样。自从我离开后,有两次错误的警报和5次空袭,因此迄今为止总的警报数达到了35次,我们要从这继续往下数。今天下了一天雨,因此没有空袭。医院同事都在,并没有过度惊吓或筋疲力尽的样子。我的厨师已经再也不怕日本的飞机了。他看着它们来,然后嘲笑它们。如果他的反应是典型的话,那么日本人收获的结果与他们所预想的完全相反。老百姓现在躲在无数的地下掩蔽部里,一直等到空袭结束才出来。只有在像难民营这样的地方,日本人才会造成破坏。

今天最好的消息等我上床了才到。它是一份来自香港的电报,内容

是“杰克逊总统号平安到达”，这就告诉我，马乔里和伊丽莎白已经从担惊受怕的两周香港等待中解脱出来了，能够在船只到达后很快上船。

9月25日

今天是糟糕的一天！！戴籁三夫人现在为国立中央广播电台做短波英文播音，你们可能听说过她，她和柏睿德、刘易斯·史迈士一起在这儿吃晚饭。我们帮她设计今晚播音的开场白用辞，“今天，平民流血以加仑计算，南京遭受了3次可怕的空袭。”

早饭后，我下楼去拿一些胶卷，两周前，在我去牯岭和汉口之前，我把它们寄放在商店里了。正在店里时，第一声警报响了，我跨上自行车，急忙赶往迪克那舒适的地下室。刘易斯·史迈士和迪克已经在那儿了，史迈士到这儿是帮助我们修好汽车供紧急救护用的，我们看见我方战机有14架升空，向江对岸飞去。最近它们很少能和敌人的大机群交战，因为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全体毁灭。它们离开不久，日本轰炸机成群结队地来了，它们开始投弹，我们的火力也在向其射击，此时我们已经钻进了地下室，每次炸弹爆炸时，都是地动山摇。许多人看见一架轰炸机燃着大火坠下，正掉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对面。

空袭结束后，我们去了医院，因为今天轮我值班手术，我做了个痛切除。我们刚要吃午饭，又一次空袭开始了，敌人实施了更猛烈的轰炸。这次他们叫我们去中山东路江苏银行对面。我们发现周围所有的窗户都震碎了，不少穷人的房子塌了。两个人在地下掩蔽所的入口处被炸死了，尸体血肉模糊。我爬上一间屋子的瓦砾，看到一个人被屋子的中梁击得平躺在地上。他的胸脯被打穿了，已经死去多时。等我自己走出瓦砾，我发现医院的一群人都已经走了，我只好开始走向医院，这时警报又响了。往家跑了大半地儿之后，我想应该去那个一流的由大使馆准备的地下室。回过身来，我跑进一堵空墙，因为门已经被锁住了，我发现它离我自己的房子很近，而日本飞机又在上空滑翔了。炸弹像雨点一样落在周围，又造成了更大的破坏。我们能看到高射炮弹发射后的烟雾，但显然没人能找到它的轨迹。警报全部解除的信号刚停，几乎紧跟着又来了一次警报，但这次轰炸机没能到达城市上空。

现在是五点钟,我去医院找中央医院院长詹姆斯·沈博士(Dr. James Shen),为把他的手下和病人转到我们医院来做些安排。据说有20颗炸弹落在了其医院附近,摧毁了他们的厨房、洗衣房、水厂,震碎了手术室的所有窗户,杀死了他们的电工,损坏了他们四辆救护车中的两辆,还伤了4个苦力。医生和护士没有受伤,大楼也完好只是有些窗格玻璃碎了。沈医生刚刚从国外匆匆赶回,刚好赶上这事。

五点半,柏睿德、刘易斯·史迈士和戴籁三夫人和我一起回家赶紧吃点饭,因为晚上我们要忙于护理伤员、帮助搬运中央医院的病人。这些人干得很棒。迪克用他的轿车接运病人。J. 赛珍珠已经把自己的车贡献出来了,但它锁在了福特车行,今晚拿不出来。等我们把它拿出来,我就要在其他工作之外再加个车夫的角色了。检查完我们接受的大约10个伤员之后,我们发现都不需要马上手术,于是我就回家来写这篇东西。今晚我们只有烛光了,因为今天早上的空袭给发电厂造成了轻微的损失,而他们因空袭如此频繁往复,没能及时修好,晚上就不能供电了。空袭和警报数已经上升到39次了。

周日,9月26日

我们依然在点蜡烛。今天一整天都在下雨,因此我们也侥幸逃过空袭。今天收到3封信,大约是8月9日由美国寄出的。这提醒了我过去几天只顾忙,忘了提我们的新侄子约翰·鲍蒙特准将给我捎来的信。是两天前收到的,看来邮件还是能收发的,这给了我希望,估计我的第一封长信能平安到达。我应当很快把这封信寄出去。今天有封信是J. B. 布恰特太太寄的,她访问了宾夕法尼亚州贝斯勒姆的贝尔德。她的家庭地址是伊利诺伊州的尤里卡,如果妈妈能给她回信,对我收到她的信表示感谢并告诉她我是多么高兴,我将非常感激。她喜欢与她的老朋友广泛接触。在她讲的事情当中,她提到了吉尔伯特太太的去世。

茱莉亚侄女复写的副本到了,它不久前才完成,她还送给伊丽莎白非常可爱的小衣服。衣服送来时,马乔里还在牯岭,我带给了她,她现在正穿着横渡太平洋呢。哎呀!但我很高兴她在“太平洋”上。第三封信是家里的,他们开始度假了,妈妈急不可耐地开始用过量的工作来折腾

自己，把李子装进罐头等等，好像她根本用不着休息。

我的厨师今天去芜湖看他家人。他们得了痢疾，害怕去医院。我给他一张写给布朗医生的便条，还给他开了工资。他可能明天回来。他是个出色的员工，非常干净，即使他在街上买不着东西，也能做出美味佳肴。他的小儿子和一个玩伴，都在10岁左右，今晚和我一起分享晚餐。我非常开心，自己有这么个房子，我都舍不得丢下它。钢琴是令人愉快的消遣，两条狗是极好的陪伴。“斯努基”长大了。我们有了四只新鸽子，实际上，要让其变得完美，最需要的是马乔里和伊丽莎白。

我明天必须多弄些薄的纸。我一直在用的那叠纸终于用完了。

今天早上，按惯例查完房，又花了一两个小时忙完储藏室供应后，我和刘易斯·史迈士到了福特车行，将卜凯的“别克”开出来了。下午，我们用它把一些人送到明德女子学校去集中，是由吴翰礼博士(Dr. Han Li Wu)召集的，他负责英国庚子赔款基金会。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吴贻芳出席，我们讨论了组建战时救济和公共服务委员会的问题。会后，我开车带着吴博士、格蕾丝·鲍尔和明妮·魏特琳在雨中察看了昨天被炸的几个地方。

当我看到中央医院时，我从未如此震惊过。上帝的仁慈想必以一种难以想象的方式进行了干预，防止了有史以来最大暴行之一的出现。一架日本飞机向医院俯冲，对主楼扔下了两枚1000磅的炸弹。它们在网球场两边各炸开约50英尺。弹坑有20英尺深，30英尺宽。弹坑离掘地避险的上百名员工仅几码之遥。据在里面的人讲，防空洞震得就像大地震摇晃地球那样。医院所有面向炸弹的窗户自然全碎了。炸弹如果向北或向南再移几码落地，那么破坏就惊人了。如果它们击中了医院，它就会炸成碎片，100名病人包括1名日本飞行员也会飞上天。往另一方向几码远，医院的所有成员就会被消灭得干干净净。随着大炸弹一起落下的还有无数的小炸弹，一共造成1死5伤。漂亮大礼堂的一面墙被毁了，所有的玻璃都碎了，我们在那儿曾举行过多次医学会议。

我们从那儿赶往基督教青年会，去看那架燃着火掉下来的飞机，但它已经被拖走了。我的蜡烛变短了，我想我应当省着点，这样我明天就能继续往下写了。

但结束前我应当提一句,今天早上 3:00 到 4:00,警报响了,敌机未到达城市。

9 月 27 日,周一

又有 3 次警报,总数达 43 次了。做完礼拜,查过房后,警报响了,我第一次去了大使馆。以后我应该常来。大使馆在一座小山丘上,从地下室的顶端,能清晰地看到数英里远。当飞机还有数英里远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它们,并看到它们靠近。今天早上,它们没有进入市区,但一架接一架地向浦口火车站俯冲,将炸弹倾泻下去。那些有双筒望远镜的可以看到炸弹在落,而我们只能看见它们爆炸。9 架飞机俯冲。随后的战报说没有直接命中,损失很小。一到两人死亡,数人受伤。

下一次空袭几乎接踵而至,他们的目标应该是下游的永利化工厂,这是只凭声音判断的,因为他们根本就没在视野中。第三次空袭来时,我正在家中准备吃饭。但他们没能进市区,因此人们都说今天很不错。

中央医院暂时放弃了它们的驻地,就在城外的孤儿院里重新组织成一个军事医院。他们准备照看从上海前线下来的 2 000 名伤员。他们两天前转移到我们医院的病人将从明天早上开始正式由我们接管,这将大大增加我们的责任。多出的病员现在安置在老的大学宿舍,那里过去几年曾是梅格先生的学校。今天下午我们巡查了各式各样的病人,发现许多开放性骨折的病人需要很好地护理。今天早上在我的病区,我看到了第一个“达姆弹”创伤。病员是个从上海前线过来的军官;我们现在越来越多地接收他们了。子弹打进他胳膊一侧时洞口非常小,击碎了骨头,穿出去时留下了两英寸大的豁口。他的胳膊还能有用的机会很小。我病区另一个病员是在下关打高射炮的,他成功地打下了一架飞机,让它成为一片火海。他的炮管变得太热了,发生了爆炸,炸掉了他 3 根手指还伤了一只眼睛,因此他可能会失去它。他还有数不清的小创伤。

今天早上,我在大使馆和一些报社记者谈了话。他们谈到了周六两个新闻电影摄影师的遭遇。当时这两人靠近下关的发电厂,敌机俯冲时,他们捕捉到了燃烧着的飞机摔下去的整个镜头。凭着特殊的直觉,他们迅速赶往中央医院,上到中央医院的顶层真实记录下那两次大爆

炸。沈医生想他们肯定被炸死了，飞机一走，就冲了上去，发现他们还在摇动着摄影机呢。似乎还不过瘾，蒋夫人也出现在现场，并允许他们拍她看望医院里的伤员，并让他们将所拍摄的片子径直带走。他们被告知，必须在这儿亲自洗印出来，在拿出去之前要经过审查。他们马上就带着片子赶回上海，可能你在收到我这封信之前，就会看到这些片子。蜡烛又有点短缺了。厨师明天打算去为我弄盏煤油灯。他今天下午从芜湖回来了，为他家人救了急。今晚我和格蕾丝·鲍尔及她一大家子中国人一起吃了晚饭。

鲍伯

9月28日

亲爱的朋友们，

下午还是有电的，等我晚饭时分刚吃完甜点，电就没了，我现在又点上了蜡烛。可能明天会一直有电。

今天的节目是敌机在中午出现，盘旋了大约两个小时，零零落落地丢了一些炸弹，又飞走了。云层在中间高度，因此它们从云上飞到这儿，一架又一架地俯冲下来，进入人们的视野。也看到了迅即投入战斗的高射炮，飞机又迅速地爬到云层上去了。我们4架战斗机在第一声警报响起时就起飞了，但和后面过来的12架到15架日本飞机保持着距离。

今天我在医院里非常地忙。相当一部分从中央医院转来的病人需要尽快地进行某种外科方面的治疗。我处理了3个手臂严重开放骨折的病人和一个腿部普通骨折的病人。在我就要结束最后一例手术时，警报响了。我回到家，在空袭中吃着晚饭，同时竖着耳朵听飞机是否靠近，时刻警惕着它们飞到头顶上或是太近，躲到底护所里。

今天下午会诊后，来了个阑尾炎病人，我们高兴地看到阑尾未穿孔（中央医院转来两个未手术的阑尾穿孔病人）。这个病案中阑尾已因脓液而绷紧，到明天早上毫无疑问会穿孔……

今天又是三封信：一封是来自香港的航空信，谈了……紧张的广东神奇之旅；一封是汉口的布朗写的……；第三封是彼特罗娃给马乔里的信，我不会转给她，因为在她收到此信前很久她就能见到她了。“杰克逊

总统”号万岁！我希望这艘船能让马乔里有机会休息一下，也让孩子能回到正常状态中。

我正在读阿里克西斯·卡瑞尔的《未知的人类》，他在书里宣称，人类的科学成就已经远超其道义和精神的进化，现在发生的事情正是绝好的注解，我已看到一半了。

周三,9月29日

今天多数时间在下雨，这也可能是没有空袭的原因吧。但我还要把遭遇到的第四十四次空袭的后果记下来。我们的一位飞行员在安徽省上空与敌机战斗时被两发机枪子弹击中腹部。他成功地将飞机降落，随后就昏迷了。他们花了11个小时才把他送到我们医院。我凌晨两点见到他，已经因失血而休克了，非常虚弱。一发子弹打中其右腹，穿过他的肠子，打碎了其对面的……骨上半部，……。另一发子弹击中其左腹，我还没找到它的位置。它可能还在他身体里。小肠在两个地方被完全切断约2到3英尺，另外那地方有一个圆洞（一个圆环）从他的腹部伤口里突出来。

将其两个完全隔断的肠子之间那部分切去是很容易的，只需做一次吻合术。洞也由……缝线缝合起来了，现在我们必须等待，看仁慈的上帝能否让他恢复过来。我会告诉你他的进展情况的。在我今天早上换药时，昨天做阑尾切除术的人在读报纸，所以我想不必为他操心。

今天来了更多的美国邮件，其中有最受欢迎的《读者文摘》和《时代》杂志。另外还有家信，附上了朱琳的和富兰克林的信。家信中提到，看到报纸上说马乔里和伊丽莎白去了牯岭。有3封信是马乔里的朋友写给她的，我不会转给她，因为在她收到信之前很久她就能见到她们了。爸爸妈妈和我们的新侄子约翰、海伦、帕特和约翰的快照非常好。自我上次见到帕特，她肯定在短短的时间里就长大了。

昨天又传来了日军的一个暴行。你此时一定已经看到报道了。中国一个捕鱼船队被完全摧毁了，300个男女老幼只剩下10个幸存者。这些人是在香港附近被S. S. Scharnhorst营救的，他们叙说了悲惨的遭遇。按照日本人一再强调的话来说，他们不可能杀非战斗人员，那么他

们一定是把捕鱼船队当成中国海军了。

中国人在北方将防线撤至准备完善的保定府以南，慢慢地在争夺他们放弃的地盘。在上海，尽管日本人尽心竭力地战斗了6个多星期，他们实际上毫无进展。在中国军队撤出日舰炮火射程之后，除了一些小地方的你争我夺，战线就呈现胶着状态。日军在那儿的毫无作为无疑使他们愈加丧心病狂地对内地狂轰滥炸，显然是在出恶气。

城里大部分地区恢复了电力，包括医院，但还没通到我这儿，除了昨天短时间通了一下。但这个煤油灯不错，比蜡烛强多了，这让我回想起早年在南京的岁月，那时我们还没有电。

9月30日

紧张的9月就要结束了，而展望10月未见光明的前景。结束的这天非常忙，有8台手术，多数是炸弹引起的。最严重的是一个相当棘手的病例，榴霰弹片打进其肛门附近，切开了其直肠，完全割断了膀胱颈。弹片自身扎进了耻骨弓的联合部位。他所有的排泄系统都负伤了，不能用正常管道了，对这个可怜的小伙子来说真是一场噩梦。我给他暂时缝合，让它能起作用，等到他下面的伤愈合后再修补。他还需要输液。那个飞行员还在硬挺着。他复原的希望本是很渺茫的，但似乎情况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邮件方面看来转到了香港邮路，我们依旧还有正常的家信盛宴，今天又收到几封给马乔里的信，还有桑蒂8月17日写的信。它里面提到了妈妈的生日、到威克特维尔的旅行和上海战事的开始。现在日本人已经开始轰炸粤汉铁路了，我们可能又要被孤立一阵子了。马乔里已经在太平洋上5天了，因为她是一个好水手，船上的食品也不错，我想她到这个时候业已从铁路旅行的疲劳中恢复过来了。若能收到她到达美国后的信就好了。

今天又开始下雨了。我们醒来发现天下雨时，都高兴地说今天的天气真是好极了。晴天以及云彩高高在上的天对我们而言都是危险。雨天让我们能够抓紧将中央医院转交我们的手术做完。我还在用煤油灯，抢修工作已经接近完成，一两天后灯就会亮。

10月2日

昨天是无事可记的一天,我把它跳过去了。普拉默·米尔士从牯岭过来了,暂时和我住在一起。我们听到一次防空警报,但没见飞机。所有重症病例的手术在医院里都做完了,我们一天大多数时间都在巡视和照料他们。地球上的人为这两三千伤员都做了什么。他们所得到的照顾真是可怜的微不足道。

奥利弗·卡德威尔从上海到了这里,他把妻儿留在了上海。他们还是想在4日把大学重新开放。奥利弗也要和我住一起,这样我家的人就多起来了。我希望我的苦力柯师傅能很快回来,因为洗洗涮涮等事情会变得繁重起来。

今天早上拉了5分钟的警报。开始时,我正在教堂讲解“上帝,我灵魂的爱人”,我们结束了祈祷,准备避难。几乎同时解除警报响了。第46次警报过去了。

战争的前方没有什么新的进展。奥利弗有些上海战区的故事可讲。他说上海外国人,包括士兵的同情心,都完全向着中国人。公共租界的卫兵接到命令不许任何武装的或非武装的日本人进入公共租界。

几夜前,20名中国士兵为了炸沉日军的旗舰徒劳地献出了生命。他们带着浮游的水雷从黄浦江下水,向“出云号”游去。距其一百码,有道钢网环绕着它。他们用……在上面弄个洞的时候,被发现了。他们没有时间能穿过钢网了,于是就引爆了水雷,爆炸声震惊了上海。大约一英里外的“奥古斯塔”号上,有几个船员被震下了铺位,奥利弗本人在美国学校大楼里也惊醒了。爆炸肯定对该舰有所破坏,但一定不是他们预想的结果。日本人生气了,将巨大的炮火砸向中国军队的防线,几乎连续打了几个小时。当他们认为已经杀死了周围数英里内的中国士兵时,他们将士兵派到凸出部,立马就遭到机枪火力的射击,又被打回自己的防线,只留下几百具尸体和伤员。他们至今无实质性的进展,光是今天就又完全放弃了前线的一部……

在北方日军似乎在两条铁路线上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他们在山西省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他们前进了约40英里,很少或基本没有遇到抵抗,他们分成3个单独联队,每联队5000人,各自进入不同的山谷,向雁门

关进发。突然，他们遭遇了前中国红军的先遣支队，现在是中央政府下属的一部。一个联队被消灭，一个被打死多人，另一个则迅速完全撤退。

当红军决定和中央政府并肩作战时，他们派了两位主要领导之一的朱德到南京与蒋介石会谈。会谈据说是这样的：

蒋：既然你们和我们一起了，我想你们会需要一些装备。来点坦克怎么样？

朱德：不，谢谢，我们有很多。

蒋：来些飞机？

朱德：我们有很多。

蒋：那么来点大的枪？

朱德：我们比够用的还多。我们能否给你们一些？

上述这些可能夸大其实，但它说明俄国可能一直忙于向红军提供装备，如果情况属实，那么日本人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现他们在那个地区满手流油。有许多传言说俄国迟早要卷进来。俄国大使刚刚乘机匆忙返回莫斯科，报社记者揶揄道，就是一个盲人也比大使重要得多。

10月5日

亲爱的朋友们，

这是个相当奇怪的生日。我直到中午才想起来。然后我让厨师给我做了个蛋糕，他自己很骄傲地用中国面团做出来了。普拉默·米尔士和奥利弗·卡德威尔看上去也很高兴。

昨天一次警报，今天两次，总数共49次。昨天和今天早上的警报都错了，因为飞机没有到达城市上空，但今天晚上6架飞机过来了。我5:30刚检查完我的最后一名病人，警报就响了。匆忙结束巡诊，我换好外套向家走去。白天在空袭的时候，因为不知道它要持续多久，我宁愿去家里，假如它持续时间长的话，我在那儿可以吃点东西。

米尔士已经到家了，但奥利弗去了大使馆，在那儿他比我们有更好的观察角度，看到一架飞机冒着火往下落，另一架直接往下栽，迄今他确信飞机已经坠毁了。两架都在城市的南面。我们没有受到炸弹的袭扰，但可以看见高射炮炮弹在飞行区域里爆炸。解除信号响的时候，天已经

黑了。

我的飞行员在经历了一周与巨大伤痛的殊死搏斗后，死于今天上午。最初的几天，他看上去还不错，连我都有了些许希望，但今天早上5:00，他的情况突然恶化，再没能恢复。

今天下午，我又看到了兰开斯特先生，发现他仍对空中形势抱乐观态度。他尤为反对美国政府停止装船运送中国人购买的且已付过款的飞机。《中立法案》的这一面肯定是非常有利于日本人，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许多飞机。由于他们开始大规模轰炸，中国人将自己的飞机以小单位分散在国土范围内。如果他们试图进行大的战斗，即使他们以2比1的比例将敌机打下来，他们也会是失败者，因为他们至此就再无补充了，而日本人仍然还有许多。他们现在在玩一种狐狸式的游戏，将战斗机送上天骚扰那些掉队的飞机和大机群后面的飞机。兰开斯特说，用这种方法，每次日机来袭时，他们都能打下4到6架飞机，而自己毫无损失。

北边的消息不是很振奋人心，我们不知道日本人在遇到强劲抵抗之前，还能推进多远。我们的乐观还是植根于中国的报纸，在最近的《字林西报》上披露说山西断然拒绝投降，日本人取得了一场大胜，夺取了雁门关，首府太原岌岌可危。我们希望能听到更多有关装备精良的前红军的消息，但《字林西报》肯定不能让人满意。

昨晚电只来了一刻钟工夫，我们又回到煤油灯和蜡烛照明了。

10月6日

空袭总数又加上3次到52次了。第五十次发生的时间特别让人难受，是从午夜到凌晨两点，搅醒了我们的好梦……我披上几件衣服，又躺下了，在解除警报响起前好久，我就已经快速进入梦乡了。等到真响的时候，我脱下多余的衣服，很快就沉沉睡去。

第五十一次空袭时，我看到1架日本飞机被打下来了。有3架飞机越过我们头顶，向南城飞去，他们飞得相当高，就擦着云彩的边角在一块小小的云上飞。第一架飞机开始穿过这片小小的云朵向下俯冲，正撞上高射炮火。等它再出现在云彩下边的時候，已是燃着大火，以惊人的速度直往地下栽，升起的火和烟连绵几百英尺。第二架飞机已经开始向下

俯冲了，但很快改变了主意，调转方向，很快消失在云彩里。第三架压根就没开始行动。

在下午的空袭中，我们看到六架飞机和一些

10月8日

高射炮炮弹的爆炸。敌机没有飞到 12 000 英尺以下，至少在我们看来，没扔下炸弹。上边中断的原因是来了第五十三次空袭，我刚开始用蜡烛，不得不把它吹灭，没事可干，只好暂时停下来。警报大约响了一个半小时，但我们没听到任何飞机声。昨天下了一天雨，今天又是小雨，我们的天气真是太好了。大多数时候温度表都在华氏 60 度上一点。我不得不用上所有剩下的被褥，这样米尔士和奥利弗就必须带上他们自己的了。

10月3日、4日下午，我和一名护士到下关难民营去设门诊给任何得病的人看病。在大的旧剧院里，已经有两个这样的难民营了。一个容纳了 400 名难民，另一个大约有 200 名。几乎都来自上海。他们还是很愉快的，身体状况不错。中国红十字会和红卍字会给了他们充足的食物。他们中的大多数有自己的被褥。他们睡在长凳上。都急着想往前走，每天的周转是几百人。我们第一天下午去的时候，一个地方有 400 人，其中两百人正准备前往芜湖。等我们第二天再回来的时候，剧场里空无一人。很难说他们去了哪里。似乎他们是懵懵懂懂地在往前走。有个怀孕妇女，孤身一人，随时可能生产。她丝毫不把困难放在眼里，当我们建议她最好等生完孩子再离开南京时，她对这个主意嗤之以鼻，准备往长江上游走了。可能在船上会出现一些紧急的分娩。

另一件正在做的事情是向教会医院和军队医务团之间的合作提供帮助。米尔士对此特别有兴趣，我和他一起去拜见（军事委员会）卫生勤务部部长又是全国卫生部门首脑的刘瑞恒（J. Heng Liu）。这个主意必须落实，但可能采取的形式是教会医院提供专业帮助、医生照料危重病人并向在长江流域刚建起的军队医院提供咨询。正式的信函已经发出去了，当局将提供财政帮助，既给需要这些帮助的地方也包含照料负伤的士兵。

10月10日

10月4日下午走访了难民营之后,我和护士去了军队医院,这是中央医院的员工在中山门外孤儿院里组建的。街道两边各有一个男童和女童的孤儿院。每边都有无数的平房式建筑四散在数公顷范围内,中间由水泥路连接。据说它们能接纳照顾两千名伤员。中央医院几乎所有的设备都直接搬到了这些房子里,这种分散的状态使之不易被毁坏。它们有宽敞的手术室和大的病房。

过去的4天,云层非常低,一次空袭都没有。今天中国人非常安静地庆祝自己的国庆节。他们都以为今天会有特别猛烈的空袭,但啥也没有。持续不断的蒙蒙细雨是最受欢迎的。只有奥利弗希望天能放晴,因为他说雨天让人郁闷。我们均表示反对。

可能过去几天最大的一则新闻是罗斯福总统芝加哥讲话的影响。中国的报纸给予了它铺天盖地的报道。对美国人批评的态度就像魔术一样消失了,他们又是地球上最好的人了。当中国人的士气在我们看来非常好的时候,读了这篇演讲和随之的国务院声明,完全有如沐春风的感觉。有了这样的效果,丽格报告也如是,中国觉得它得到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精神上 and 道义上的支持,当它想要一些更实在的东西时,它也不会因为暂时缺乏而哭泣;而是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如果罗斯福现在能继续推进他的努力,真的迫使日本人让步,那么他就将载入历史成为最伟大总统之一。机会看来是他的,而且他也是最能把握机会的好手。这儿的大使馆也极大地振作起来,完全赞同这一新的立场。

这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中国很容易受影响而加入共产主义阵营,但它也有机会与强大的民主国家为伍。日本的全面胜利将是世界性灾难的前奏曲。我们是多么希望和平王子的原则能够胜利。今后数月期待这样的可能性几乎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我们必须继续尽力而为,继续祈祷,希望上帝的意志能够得以实现。

10月12日

亲爱的朋友们,

又有4次空袭,总数已达55次。昨天警报响了一次,但我们没看到

飞机。今天早上它们到了靖江，但在两架飞机被中国战斗机击落后，它们并未到达市区。但在今天下午，我们见到了一幅相当可怕的空战景象。第一次警报后没多久，我们就去了各自为应付每次空袭而准备的地方。（这次我们四个人去了赛珍珠为我们一两天后搬过去所安排的地方）就在紧急警报响了不一会，我们就看见9架大型日本轰炸机从东北方向飞过来。它们是一种新型号的单翼飞机和双翼飞机，比我们之前见到过的要更快、更大。南京最近来了一批柯蒂斯—豪克飞机做支援，于是我们就见识了一些有趣的缠斗。1架中国飞机被迫降落，1架日机燃着大火摔下去了。官方的报告是今天下午又打下两架日本飞机，使得今天一天的总数就是4架。我们那架被迫降落的飞机显然未受损伤。这位飞行员因下唇撕裂来到我们医院，我们给做了缝合。他要在这儿住下休息几天。

有些炸弹落在了城市的南部地区，但我们尚不知损失的程度。因为除了那名飞行员，没有伤员送到我们医院，我们估计没造成太大的损失。

除了我们又忙于门诊，医院又变得安静了一点。我们诊治了相当数量的能走路的伤兵，收治了大概50名士兵住进医院。因为下了这么多天雨，空袭很少，被炸弹炸伤的也少。今天是这么久以来第一个晴天。

今天早上日本人在上海地区发动了第五次大的进攻。我们都希望它和以前一样徒劳无功。但北方的中国士兵却暴露出截然不同的水准，他们对日军稳步的推进几乎甚至没有抵抗。我们不知道如果日军成功地渡过黄河，会发生什么事，但因为他们还没有到那儿，我们还有时间等着瞧。与此同时，食品的价格正在上涨，但似乎还没有真正的短缺。度过这个冬天，恐怕要花不少钱。

我们六七个人正聚在一起解决一些问题并计划搬进卜凯^①的房子。他不久前飞回美国，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他的房子是这里面最好的，二楼有三个摩登的浴室、极好的中央供暖、自来水供应以及现成的电力供应。我们在冬天会很舒服的。我们把我的厨师带过来，不用洛辛的厨师，让他继续当房屋管理人，至少等洛辛回来再说。

^① 即赛珍珠的前夫，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教授。

我是在第 61 次空袭期间写这东西的。昨天 4 次，今天两次。他们昨天在城南丢下一些炸弹。今天早上是我第五次在手术时遇上空袭。他是我以前提到过的小伙子，他用他的高射炮打下两架日本飞机，最后炮管爆炸，炸伤了自己。由于感染沉淀在他手指里，我把他带到手术室做些清创，这样能使他的手指更灵活些。我们还没做到一半，警报响了，等我们结束时，飞机已经从我们头顶很高的位置上飞过去了，一直向南飞还丢下了炸弹，我们听到了爆炸声。我们推迟了后两例手术，直到空袭结束。

柏睿德今天下午前往牯岭，度两周假。眼下的空袭开始时，他可能已经快上船了。我们听到第一声警报时，敌机已经相当近了，因此紧接着第一次的警报，紧急警报就拉响了。从这儿的窗户看出去，我看到在南边数英里处 6 架敌机一架接一架地俯冲，而空气中弥漫着高射炮发射后的烟雾。我没有看到任何中国战机，因此也就没见到任何日机被击落。（我正要看敌机是否返航了，因为这轰鸣声变得更响了。）应该是我们的战机返航了，因为所有警报解除的信号响了。

今天下午，陈医生带来了一些相当沉重的消息。看来总司令部有两天时间没有得到北方战线上两个地点的准确消息。最终传来的消息是说日本人宣称在北方与他们交战的所有士兵都是共产党人，应当被彻底消灭，于是他们使用了毒气，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大，结果是消灭了数千人。我们在等待核实时不禁毛骨悚然。与此同时，过去几天在上海周围，中国军队还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昨天在南京，我们接受了第一例芥子气中毒患者。有几个住进了新的红十字医院。我们目前还未见到这样的病人。

10 月 17 日

陈医生所讲的事情还未得到证实，因此我想我们可以把它定性为谣言。中国新闻界继续报道在山西北部获得的成功。

这 3 天的天气都是晴，但除了空袭之外，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星期五有两次空袭，昨天一次。每次飞机都飞得特别高，在飞机场附近投弹，没造成什么损失。我们计数已经上升到 64 次了。

生活变得更加正常了，空袭没有像过去那样更多地干扰人们的生活。比如，当第一次警报响起时，如果我们正在查房，我们会若无其事地继续下去。门诊继续，直到紧急警报响起，手术室也如此，除了上述的以外。

我们已正式地搬进平仓巷3号，这是卜凯的房子。我们这儿的7个人是：普拉默·米尔士、克劳德·汤逊、贝德士、刘易斯·史迈士、奥利弗·卡德威尔、皮特·巴农和我。我还充当房主角色，因为我把厨师带过来了，我的苦力做一些打扫和每周洗衣的活儿。

星期五早上奥利弗去了上海。他的妻子和孩子在那儿，他要送他们乘坐“美国交通肖蒙”号去神户，在那儿她们将与麦金利校长联系。当他向大使馆申请通行证时，他们说无论如何不会发给他，他们认为往下游走对人或动物而言都不合适，任何想打如此算盘的人将给予官方的制裁。他和一些记者在一起骑车，我们希望能看到他回来，听他讲他的所见所闻。

皮特·巴农离开学院两年了，当战事刚起时，他……他远走至香港，在那里打定了主意。然后他就飞往汉口，坐了河船往下游走。他和奥利弗现在正主持大学里的英文系。经过了蹒跚起步的阶段，有学生陆陆续续进来了，他们现在已经有了170多名学生，其中大约135人选英语，这让他们两人忙坏了，而现在奥利弗到了上海，整个担子就压在巴农的肩上了。

战争前线似乎依旧如故，这里人们的注意力多多少少都放在“九国会议”上了。人们猜想的是会议能取得什么结果。人们对它的信心不足。

柏睿德去牯岭度两周假。我和陈的外科手术安排非常多……。昨天我做了一前列腺切除术。……我在……读到美国医院的死亡率高达40%，即使最好的诊所也达到近20%。这个人还活着，透出一种令人惊讶的……反应，当然让人放心多了。

1937年10月19日

亲爱的朋友们，

日本人肯定会出乎我们的意料，昨天白天有两次空袭，晚上两次，随

后又来两次,使得警报总数达 70 次之巨。他们看来是集中轰炸飞机场了,但他们不敢往下飞到射程之内,因而他们的炸弹几乎总是离目标很远。昨天夜里,警报在两点十五分拉响,解除警报直到四点二十才响。在这期间,日机来了两次,丢下了许多炸弹。我们这群人里的几个起了床,披上了他们的衣服。我的浴袍就在手边,但我在飞机声清晰可辨的情况下,平静地睡着了。第二次警报大约是在 5:00,但几分钟后就解除了,表明可能是看到飞机往这边飞,而实际上他们是往别处飞。

今天的大空袭是在我们正吃午饭时来的。它们在飞机场附近丢下了 20 多枚炸弹,还想打击铁路和渡船。在飞机场,它们炸死了 3 名苦力,还伤了两个。一名伤员到了我们医院,他的后背上明显有一发机枪子弹。这伤看上去和负责治疗英国大使的医生描述的几乎相同。但这个苦力没有流太多的血,因此我们相信它没有打到肝脏。我们可以看到这发子弹弹着点靠近脊柱,既不在肺部也不在腹部。

空袭的另一区域造成的伤亡不小,大约有 20 人被炸死了,许多人受伤。它们没有击中目标,但却摧毁了周围一些建筑。约翰·马吉今天下午早些时候到了这儿。他们在下关圣公会教团驻地建起了相应的医院来接纳空袭受害者,他们在照顾这些受伤的人。我想等他们(日本人)发现他们在前线受阻的时候,他们又会开始漫无目标地轰炸,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会来救助的。

今天下午,江阴要塞司令派来他的专车到我们医院,要求我们派一名医生去他那儿给他治疗,因为他不想要任何军队医生。江阴是保卫长江的大堡垒,可以阻止日本海军溯流直上。那里有凿沉的船只所设的数道屏障,河水里有无数的礁石,构成无数堡垒,迄今为止日本海军尚未挑战这些屏障。这个司令官显然不愿意按照我们提出的价格付账。我跟着车子一起下来,但在少尉回去询问能否满足我们的条件之后,他就再也没回来。因此我猜想,这个司令官不得不接受当地军队医生的治疗。

10 月 21 日

我们又开始按时间表来了。敌机每天中午约在十二点半时光临,其时正是我们要吃午饭的时间。昨天和今天都是上次连载曾提到过的时

间，构成了连续的三天。白天另两次较小的警报使得总数达到 74 次。我们的预言就是到 11 月 1 日为止空袭数将达到 100 次。

昨天下午我的王老师来了，我们一起紧张学习了两小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把报纸的大意总结了出来。学习结束后，我和巴农去踢了会足球。今天我的右腿感觉就像得了风湿病似的。我希望我们能更多地参加经常性锻炼。

今天对我来说是忙在手术室的一天。警报响的时候，我们刚刚为了整治一个人的大疝气和阴囊积水而实施了脊柱麻醉。这是早上九点钟。我们继续手术，大约半小时后终于等到了解除警报声，没听到紧急警报。警报系统是这样的：一声长啸后紧跟着是约 6 声短号是告诉我们已经看见敌机正朝这方向来。如果飞机正接近城市，下一个信号就是一连串的短号。解除警报是一个两分钟的长啸后面没有任何短号。

疝气修补完后，我们又在 flouroscope 下取出了另一块弹片。它奇迹般地错过了这人的股骨，直接打进了它的后面，我们发现弹片在股骨的前面，但骨头没碰着。这一定是相对论还是别的什么。

现在大约是 12:00，一个阑尾炎患者被送进了手术室，我们也给他做了脊柱麻醉。奴佛卡因一进蛛网膜下的组织时，警报就又响了。我们像往常那样继续手术，但这一次过了大约 10 分钟，紧急警报就响了，我们不得不伴着隆隆的飞机声和炸弹的爆炸声，更别提那轰轰的高射炮声，继续着手术。看来阑尾炎不是就一例，晚上大约 6:00 第二例病人就送进了医院，还另有腹膜炎。我 8:00 过后不久就开始忙他的事，他的腹部已经充满了浅状脓液，阑尾上有一个大的锯齿状的洞，无数的粘连说明此前受到的打击。将它取出来是个又冗长又乏味的活儿，我估计他存活的机会大约是 10%。今天早上的那位我估计在 60% 或更高，因为他的腹膜炎没有扩散的迹象。我会按时告诉你他们的进展情况。

昨晚我们请了陈院长来吃晚饭，实际上是搞些娱乐活动。我希望我们能有个女主人。

10 月 23 日，星期六

昨天我们庆祝了钻石级的一次空袭。它是下午时分相对安静的一

次空袭，飞机飞得相当高，城里没人能看到它们。我从医院楼上的窗户看出去，只见炸弹在飞机场爆炸，还有炸弹的烟雾从我们和飞机场之间的城墙上升起。我们看到烟雾 10 秒钟后，爆炸声才传到我们耳里。然后飞机离开了，压根就没让我们看见。

前天当我完成了第一例阑尾炎手术时，空袭正在进行中，即使已经是 1:00 了，我也不能回家吃午饭。我想了个好主意，戴上红十字会的袖章，骑着车就出去了。没有被警察和士兵把我从路上赶走，相反我到处受到笑脸的欢迎。我现在带着这个袖章以防万一。

日本人今天又想换换名堂了，今天早上他们对我们发动了 3 次空袭。第一次正逢王先生刚到我这儿来给我上中文课。我和他在一起又额外多学了半小时，随之我就担心起我在医院里必须完成的工作来。警报解除的号还没拉响，我就又用上了红十字会的袖章，一路骑到医院，还是没碰到任何麻烦。第二次空袭时我一直在手术，没做任何观察。第三次警报响时，我正准备回家吃午饭。这次我们看到 6 架飞机，它们又轰炸了光华门外的大校场机场。等飞机一走，他们就填平了弹坑，生活又和以前一样继续。

今天下午，来了一个 16 岁的男孩，他的腹部被牛角抵伤了。他的腹部摊着两圈约 4 英尺长的肠子。这个伤几乎和切除阑尾差不多了。我给他做了缝合，给他每个受伤的肠环分别进行了肠造口。幸运的是它们还没有破裂，但我们不得不等待进展情况以决定今后几天他的存活机会有几何。两个阑尾炎患者仍各自坚持着。那个前列腺患者情况正佳，真是让人兴奋。

今天上午王给我讲了一个有关爸爸的好故事，我不知道爸爸是否晓得他的中文绰号。显然我们每人都有绰号，但很少的人了解它们究竟是什么。爸爸的绰号是“威菩萨”，或“威尔逊尊神”。他得到这个绰号是在学校任教期间，当时许多倒霉蛋常在他的课后等着他，讲自己不幸的一个遭遇，然后得到他的一些好的建议或一点救济。他们会见到一张铁板的面孔、听到解决问题找到工作的简短方法、再拿点救济。他们表达了想找到工作的迫切愿望，但几天或几星期之后，又会找到这位尊神来讨点救济。这个绰号肯定是有其正当理由的。

星期日,10月24日

今天的空袭使总数达到了79次。我正在四楼查房,看到有3架飞机几乎就在头顶巡弋,在其四周有一些高射炮弹在爆炸。它们往南飞,不一会我们就看见浓烟从饱经战火的机场升起,听到了雷鸣般的炸弹声。它们随后就飞走了,空袭结束。

昨天晚上费吴生和爱默里·卢考克从上海赶来。卢考克,上海社区教堂的牧师,和我们住在这儿。1921年秋天他第一次来中国时和我们住在一起。我对他记忆模糊,但他把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我还只是一个长了一点头发的毛孩子。他和费吴生从上海带来一些医药物资和经费。

今天中午,我们接待了一位很有趣的客人,路透社驻远东首席记者钱塞勒先生。他看上去很年轻,但一定有35岁左右,思维敏捷,从各个角度展开他的问题,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透过表面而看到本质。他要在这儿呆几天,采访有影响的人物。他很同情中国,但对最终的结果抱乐观态度。晚饭后我们围坐在一起,进行了一次长长的讨论,几乎快到祈祷的时间。然后我们去特威纳姆礼拜堂听约翰·马吉传教。下星期天又轮到我了,迄今我还没有想好传达什么神示。如果我要多次主持礼拜,我就不得不请爸爸给我一些布道的建议了。

所有的腹膜炎患者都还活着,但非常虚弱,我们还要保留几天来做判断。腿受伤的德国人恢复得很好。回顾上周的信,我发现没提到他。我想我在给马乔里的信里提到过这件事,所以我要重复的话,她可以忽略这部分。事情是这样的,几个德国大使馆官员在河里打野鸭,舢板前排座位上的吉哈德·海斯挨了后排座位上装满火药的八号枪械射击,打中了大腿。我从他腿肚子里挖出4块舢板碎片、1块皮靴碎片、3块棉絮和540粒霰片。他因注射抗破伤风毒素而有点血清虚弱。

这儿的食品价格正稳步上扬,但我想我们能应付的了。这间房子运转起来要比丹尼尔家的贵许多,但我们有很多人可以分担它的开销。

星期二,10月26日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主要的新闻是4封从美国来的信。3封来自桑蒂。爸爸把他9

月 27 日的信寄给了鲍蒙特将军,妈妈直接寄出来。爸爸的信今天早上到了,妈妈的信下午到了。……当然,在你收到这些信之前很久,你就会知道许多发生在这里的事、我们究竟在哪里、究竟怎么样。家里的事情都好,除了茱莉亚还没有找到她的工作,我希望她很快能找到。

这儿的战争新闻完全是令人沮丧的。日本人已经在上海前线夺取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大场。它的陷落可能意味着要被迫从整个闸北—江湾一线后撤至第二道防线。中国军队可能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而发动疯狂的反扑。那儿的战斗是非常激烈的。日本人花了几天时间用陆地上的炮兵、海空军将千万发炮弹倾泻在这整个地区。还有人能在那儿存活下来吗,真是难以想象,更别说战斗了。昨天他们报道说,100 多架飞机连续飞往战线,丢下了数不清的炸弹。那儿的战事是如此繁忙,南京昨天就逃过了空袭。

但今天拉了两次警报,是我们的第八十和八十一一次。今天下午,我们看到 7 架飞机,往飞机场丢了不少炸弹。它看上去一定像一张放大的月球照片,但他们迅即将弹坑填平,准备迎击下一次挑战。我们有一阵子没看见中国飞机在这儿飞了,但每天晚上我们都能听到中国轰炸机从靠近这儿的什么地方飞往上海,尽可能地去援助那儿的战事。很快又拉响了第二次警报,但没见到飞机。两次空袭都是在下午门诊期间。

每天,伤兵的问题都变得愈发尖锐。迄今我们只接触了问题的皮毛,医院里只有 40 到 50 名伤兵。40 到 50 比起 4 万到 5 万伤员来说简直就是九牛一毛,而目前伤员的数字每天是以 1 000 左右增长的。目前我所关心的是,迄今为止我们和这里大的红十字医院尚无合作。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有所作为,因为凭借我们相对较多的医务人员,我们应该能比现在所做的多得多。

10 月 28 日

今天早上有一次简短的警报,没有紧急信号,昨天很平静,空袭总数达到 82 次。昨天非常安静。第二等级的邮件顺利抵达,有《读者文摘》、两本《时代》杂志和《父母杂志》,还有一些医学文学读物。《父母杂志》的到来真有点可笑,我的家庭是那么的遥远。今天伊丽莎白 4 个月大了,

她的爸爸看来不太可能在今后几个月能见到她。我希望茱莉亚和富兰克林能很快去看她。我急着得到他们的反应。

今天早上我做了一些小手术，给我们一些伤员用了石膏绷带。我从一名士兵脸上取出几块弹片。昨天晚上一名飞行员从中央医院转到我们这里。他几天前在北部战线被击落。飞机上有6人，其他5个都被烧死了。他自己也烧伤了，骨折了3处，其中一处严重损害了他左腿的血液循环，变得坏疽性了。今天早上陈将其截肢，但我担心他能否挺过来。

……卢考克先生昨天上午去上海了，他走了没多久，J. L. 马克斯威尔医生从汉口赶来了。他在上海的莱斯特学院供职多年，最近才退休。当战争爆发后，他再也不能把自己放在退休名单里了，而是在汉口地区指挥红十字会工作。他到这儿来是见刘瑞恒的。马克斯威尔医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具有丰富的战争经验，当时他在英国南部负责一个500床位的医院。他现在对麻风病最感兴趣。他撰写了一部有关中国疾病方面的书，现在已经是第二版了。

今天下午，上了一会儿门诊后，我给刘瑞恒、马克斯威尔医生和克劳德·汤逊当司机，去了红十字医院。他们现在有1200名病人，准备容纳4000名。我以前估摸的5000人有点高。他们今天有50多台手术，多数是环形截肢。这是中央大学几个月前被轰炸后，我第一次看到它。在他们带长桌的图书馆大阅览室里，他们现在两名病人共一张桌子，一间屋子里大约有100人。另一个病房是体育馆，容纳了两百张床。他们的组织越来越好，尽了巨大的努力。比较起来，我们至今的贡献就小得可怜了。我们强烈地感觉到必须免费治疗平民，不然的话，医院的病房就完全不够了。我们正照看着大约50名伤员，期待着能接受80名重伤号。

今晚我作为客人到克劳德·汤逊那儿吃扶轮社晚餐，这是他们3个月来的第一次聚会。他们已经决定将他们的聚会从以往的中午时间改到晚上，因为这样更易于躲开空袭。J. L. 黄上校，实际上是少将，与受伤士兵在谈工作。刘易斯·史迈士也谈了在南京的救济工作。今天早上我去了金陵汽车行，察看了我们买的福特牌卡车，我们要把它改装成救护车。资金是上海扶轮社以礼物形式相赠的。它是1931年款式，完好

无损,会是一辆不错的救护车。迪克曾把他的轿车用作救护车,把前排一个座位取掉来安放担架。有了这辆新救护车,我们就能放4副担架。暂时我还不得不客串司机。这套程序是医生开着救护车,提着担架,将病人接回医院,穿上他的手术衣,给他接来的伤员做手术。如果空袭没有过去几周那么猛烈,我们就不会那样加班加点了。但如果人们知道我们有这么好的救护车,随着消息的传播,它的使用可能就会翻番。

星期日,10月31日

今天收到一封来自洛杉矶一家制造公司的航空信,它是向我们提供麻醉机械的。写信的日期是10月19日。如果马乔里的船正常抵达,她再寄出航空信,很快也就会到这儿了。能收到一封信真是太好了。昨天收到了约翰叔叔和玛丽阿姨10月20日从北平发出的信。他们似乎在那儿过着相当平静的生活,也能往家里寄信,因此毫无疑问你会经常收到他们的信。我一会儿再写。我又收到了来自香港的海伦·范·沃斯特写的航空信,她把马乔里送上船不久就摔断了腿。信里全是问题,我要待会才能回答。

从我上次写日记后,就没有发生空袭。可能有两个原因。天气相当糟糕,使得起飞变得泥泞不堪,另外至少周四和周五他们整天忙于轰炸上海的中国目标。前线稍微沉寂了一点。日本人夺取大场后,中国军队就像预计的那样,不得不从整个闸北和江湾地区撤退。撤退巧妙地完成了。通过日本人和公共租界之间颈脖状的狭小空间,整个部队在周四夜晚全部溜掉了。有1个团被留在苏州河畔的仓库里坚守,一直打到最后。经过三天半的激烈战斗,他们赢得了公众的同情,经过劝说,他们被允许进入租界。周五上午,一名正式的日军发言人做出以下声明:“我们已经把笼子关紧了,但还没有锁住它。”当他们发现仓库里空空如也时,一定非常懊恼。

中国军队新的防线必须要比过去远离战舰的那种还要好。如今这条战线更短了、更直了,他们也有了更多的时间来建造足够的防御工事。我们并不期望很快就来一场大溃败。

今天下午,我在布道时多数时间是在读……里的片段。我收集了一

些诗歌和段落来指明如何面对失败和绝望……

昨天又有两例阑尾炎病人加入了我们日渐扩充的名单。两例都很严重,都有可能引发严重后果。今天他们情况好转,我对他们抱有很高的希望。上周做的两例昨天也表现良好,很快就能复原了。由陈做腿部截肢术的飞行员在术后第二天也决定性地好转,现在也很好。于是乎,本周和本月都将结束了。

星期天,1937年11月28日

亲爱的家人,

非常忙碌的一周过去了,有很多新闻和无数让我们忘不了的事情。又有10次警报,将总数升到了96次,我怀疑有一两次我没有抓住。城市上空有一些精彩的格斗,我们有几架俄国战斗机参加了战斗。星期四他们又在城里丢下了炸弹,炸伤了约20人,炸死的更多,据估计约有40人。结果是我往我的收藏里又多加了4块弹片。

星期二,我和一位年轻的德国姑娘到白头山(Pa Tou Shan)那儿的一个大医院去,它在城外河边约15英里。她大约20岁,一年前来到中国,是国家卫生署一名中国化学家的妻子。一名中国医生显然没接受很好的医学训练,她是二年级的医学院学生,她在负责一所3800名伤兵的医院。她的丈夫跟着卫生署去了汉口。天很冷,我们不得不裹得暖和点。我带了一名护士,一些手术器械,小苏打、麻醉剂和大量的红十字会物品,有抗毒素、包扎材料和药品。在寺庙的广场上,我们用绳子隔开上百名围观者,做了手臂截肢手术和一些小手术。想象一下呆在那儿的年轻人的神经。显然她是唯一能控制这些士兵的,听她指挥这些人真是有趣。

星期二晚上,我们将医院里的所有员工带至下关,那里的1200名伤兵躺在火车站里,处于不同的病况。我们为他们包扎了大半夜,直到用完了所有材料。预定运送医院员工的船迟了一天,他们周四上午才离开。两名中国医生和约4名护士决定留下来。委员长要求陈医生也留下来,因此他只好在违反自己意愿的情况下,坚持留了下来,但他计划本周和留下的医生、护士一起回来。昨天晚上,一名医生离开了。我们仍

有 100 多名病人,其中大多数需要细心的照顾。例如,在周四的轰炸中,我们收下了一名腹部受伤的人。一个护士其实她是 X 光的技术员,一个中国医生帮忙,我和柏睿德手术,在他的小肠上发现 4 个洞。我们还找到了引起该损伤的弹片。他正在恢复。顺便说一句,今天下午这名护士离开了,现在手术室里就没护士了。我已经告诉她怎么用消毒器,现在只好再找别人了。

不久前的某天,委员长去了下关,看到了这悲惨的一幕。他于是下令刘瑞恒马上飞回南京,抓紧处理当前的危局。刘昨天到了,情况有所好转。我们遇到的麻烦是,医院的同仁都舍不得离开那些渐愈的士兵了。我们的同事们已经适应战时的条件了。特里默负责 X 光室和药房。格蕾丝·鲍尔是司库和营养师,我们现在没有了实验室。迪克在做一些行政工作,我们都值夜班。麦克伦先生已经到经理室去照看我们没时间管的事情。昨晚我值夜班,就睡在 X 光室里。“斯努基”和我一起来了,表现得很好。“贝尔丽”病了好几天了,但有了好转的迹象,我希望它能很快健康如初。

就在同一天,大学教工和医院大多数员工一起上了同一条船离开了。无法预测他们在往长江上游走的路上会遇到什么。但肯定的一点是不会太舒服。

从军事形势上讲,几个星期之前我们就多少有些担心会落入日本人之手。他们已经占领了最强防卫线一端的无锡。他们现已接近常州,这是离上海一半路程的地标,我们已经能够听到枪炮的隆隆声了。

我们房子还住着 7 个人,经常还有客人。可能奥利弗·卡德威尔和皮特·巴农这星期要往上游走,如果大学找到开张之地的话,他们还要上课。贝德士、史迈士、汤逊、米尔士和我留下来。这星期结束前,我们可能还会来两到三个新伙伴。国际委员会正竭尽全力要在城里建立一个难民区。这是为中国人考虑的。我们还没有得到日本军方的回音。据说他们的新闻报道是非常地不好。安全区从新街口延伸到山西路,再往西半英里包括了所有的大学建筑,除了跨越道路的医院广场。医院的主楼都在安全区内。如果这个计划成为泡影,我们就可能遭到严重的炮击。昨天靖江镇江遭受猛烈轰炸,A. P. C. 分期付款公司被毁。我们囤

积食品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能够支撑我们吃1个月。

邮局关闭了，我们不再指望能收到信件了。我不信邪，我还要把它寄出去，直到我确信它收到为止，我还要继续写日记信。你可以听收音机新闻，这要比我写细节快了很多。我希望在邮路完全断绝之前能收到马乔里的一封信。自收到上一封信算起，约有两个星期过去了。

11月30日

这个月结束了，我们期待着下个月要比上个月更让人激动。日本人占领了江阴要塞，今天他们将屏障突破了50英尺宽的口子，驱逐舰可以自由进出。在到达城市之前还有两个小的要塞，但它和已被撕破的防线就没法比了。这星期结束前，我们就可能处在战斗的中心了。医院四处收罗了几个护士，还在继续营业。许多病人走了，我们正努力把目前的伤员送出去，好为即将在守卫南京的战斗中受伤的士兵腾出地方。各种预测都有。响了两次警报，但没有飞机飞到城市上空。过了一会，我们听到他们轰炸了附近某地。

12月2日

昨天两次警报，今天3次警报，总数一共是103次。今天中午的空袭很险恶，城市上空展开了激战。3架日机被击落，两架中国战斗机也同样被击落。对我们而言，有趣的是我们现在正照看着两名俄国飞行员。一位是颅骨骨折，一发子弹打进了大腿；另一位有点小骨折。柏睿德得到消息，他的小女儿乔伊斯在牯岭病得很重，他们希望他马上去。太古轮船公司最后一艘船黄埔号今晚午夜起锚，所以我带着他和汤逊去那儿上船。它已经装载故宫的珍宝好几天了。艾尔西·普利斯特、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长吴贻芳博士、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博士和我们4位中国前同事陈医生、屠医生、两名福州的护士都在船上。柏睿德将是在牯岭的唯一外科大夫，留下我成了在南京的唯一外科大夫。特里默还在她的岗位，从江阴医院来了个年轻小伙子自称接受过医学训练，但我们还没有机会来证明他的能力。尽管我们努力削减病人的数量，我们仍然还有约75人，其中73人是外科的。也许我要有一阵子没时间写那么多东西

了,但我要努力把信写下去。张医生,就是我刚提到的那位,今晚值夜班,所以我能送柏睿德和克劳德去下关上船。南卫理公会传教团的宋煦伯已经搬进来了,我们希望乔治·费吴生一两天后也能来。我的厨师留下来了,因此我们能有很好的饭食供应。现在是午夜了,我要停下睡几个小时,因为我需要它们。我希望马乔里的信能到,但希望渺茫。我还希望信里能有一张伊丽莎白的照片。

星期五 1937 年 12 月 3 日

昨天病号的估计数是我在检查办公室之前做出的,我发现我们有 99 名病人。因为我要照看其中的 95 人,因此一天中的相当一部分时间花在这上面了。然后是 3 台手术,包括一个切除阑尾,它刚刚才破裂。特里默消毒并帮助我。我还从一名俄国飞行员身体里取出一块金属片。他也颅骨骨折,同时嘴唇撕裂,牙齿松动,脚踝断裂。另一个则是脚踝断裂、手臂断裂。那块金属片是绑在他身上的弹匣的一部分。一发子弹打中这个弹匣,擦了过去,但蹦下这块金属,打进了他的身体。它不是很深,也没有太重的伤。他的神志非常清楚,现在没什么特别危险了。

我正要离开医院,黄上校进了前门,同来的是尊敬的蒋夫人,我引导他们上楼去看俄国人。除了其他职务外,蒋夫人是空军的领袖。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正如她最忠诚的朋友所描述的那样,毫不奇怪她令人着迷。她是令人晕眩的女人,拥有极致的优雅和迷人的举止。她说委员长和她欣赏我们的所作所为,给伤兵带来了一些水果和糖果,随即就风卷残云地受用了。

今天又有两次空袭,总数已达 105 次。城外轰炸得厉害,就在午饭当口,3 架轰炸机呼啸着越过我们房子,当高射炮向其射击时,我有一种不是很舒服的感觉。

星期天,12 月 5 日

昨天两次空袭,今天一次。今天的空袭是我们所遭受的较厉害的一次。在我查完房看过大多数病人之后,我到图书馆去查找有关烧伤治疗的技术。飞机的嗡嗡声可以听到了,从声音判断我认为是日本飞机,但

我没听见警报声。高射炮开始射击，飞机将大批炸弹丢在了中央医院附近的商用机场。我们刚接到电话不一会，一些伤员就送来了。我乘着市政卫生局留下的救护车出去了，这车是他们十几天前离城时给我们的。我们发现约几十幢房子被炸平了，有些死伤。几个记者在那儿把我们给难住了。我被中国人、士兵、警察和老百姓那种极为感恩的态度所打动。他们看到救护车都很高兴。我们带回4名伤员。一个人的腿严重受伤，我不得不马上给他截肢。另一人的腿破损严重，我要试着把它保下来。我真的从里面取出一块金属片。一个男人坐在那里抚慰着手膀上的两岁大孩子。孩子的妈妈和姐姐都被炸死了，他自己头盖骨被炸开，脑液都露出来。他还在呼吸，于是我就把他放进救护车，但到了医院没多久，他就死了。

昨天忙了一天，包括下午的又一例腿截肢，我还必须值夜班。腿截肢是给前几天收治的一个小女孩做的，她的股骨还有严重的复合式粉碎性骨折。我用荧光镜给她做了检查，发现伤口里有一大的金属片。我正摸索着找这块金属片时，股动脉开始出血，损伤如此严重的血液循环已无法修复，只好马上截肢。等我晚上来的时候，我发现一个20岁的女孩要生产。她是初产妇，是我们一个苦力的妻子。这是我到这来之后第一个产科病例。她表现非常好，午夜刚过一切都结束了。大约两点钟，夜班护士叫醒了我，非常激动地把我领到窗前，我看到了一场大火，乍看上去像是丹尼尔家的房子。再仔细地分辨，还是稍微越过了一点，今天早上我检查了一下，发现是德奥俱乐部的隔壁。然后在5:30，我必须起床、更衣，安排两名俄国飞行员出院，他们将被飞机送往汉口。

今天下午，大约100名担架队员从下关赶来，接走了约50名伤兵。我们现在只剩下十几个严重受伤、需要特殊护理的伤兵。我们还有约40名老百姓。特里默、格蕾丝·鲍尔和海因兹小姐都非常努力，工作得很出色。同时有一个年轻的中国医生每三个晚上值夜班帮着接电话，也缓解了我们的疲劳。在这样一个庞大的被战争撕碎的城市，作为唯一的外科医生真是件十分耸人听闻的事。

普拉默·米尔士昨天收到马克斯威尔医生的一封信，他初秋时节来我们这儿访问过。他整个搞糊涂了。我们曾向他呼吁派些医生护士来，

他的这封信就是对此的回答。他说他们在汉口有约 240 名医生和护士，大大超过了定额。鲁茨神父收到电报的当天，给他写了便条，电报要求鲁茨神父为南京金大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安排住处。

今天下午我们收到了大使馆的最后警告，告诉我们明天上午 9:30 美国“巴纳”号将带着剩余愿意走的美国人离开。从整个一天我们收集的情况来看，9 个人要走，多数是大使馆工作人员和报社记者。13 个人留下来，包括我们住在一起的人和医院的外国员工。我们怎么能离开病人呢？这儿的其他人在忙于为城里的市民建立难民区的计划。他们今天收到了日本方面的正式回复，虽然没有特别的确认，但总算有些进展。已经有数百人涌进了这个地区，给他们安排住房和提供食品现在成了委员会关心的问题。医院当然是基本不可缺的。日本人现在已经到达了离南京 25 英里远的一个叫做句容的地方，早先它是个很大的空军基地。据说能听到枪声了，但我自己没有听见。但时间不会太久了。

房子里现住着贝德士、刘易斯·史迈士、普拉默·米尔士、宋煦伯和我本人。费吴生没搬进来。还有一位叫斯提尔的小伙子和我们一起吃饭，他为《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工作。特里默呆在他自己的房子里。我忘了提麦克伦了，他现在已经搬过来和我们在一起了，柏睿德去了牯岭。麦克正忙着医院的商业运转，他为此而尽心尽力。

星期三，12 月 8 日

早上。在医院里忙了一夜后，我吃完早饭，赶在又要忙碌之前，抓紧时间写这封信。尽管我们的病人现在已经减少到约 50 人，这些天来我都是很忙的。他们中的大多数需要很多照顾。星期一有 5 次空袭，星期二有一次，总数达到 114 次。显然，宋煦伯更是一名精确的统计者，因为他在日记本上记下了每次空袭警报的起始时间，发现已经超过 120 次了。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暂时坚持我所记下的数字。现在经常是我们听不到警报了，因此空袭也就有点撞在一起了。

昨天下午，我们见到了一个特别悲惨的事情。一个很好看的 20 岁年轻妇女大约一周前给什么地方打电话，人家告诉她医院关门了。她回到农村生第一个孩子。在两天难产的情况下，她喊来了接生婆，结果使

她严重感染。她被送来时，脉搏 140 下，体温 101 华氏度。胎儿已经死了两天了，而且是头反转的姿态。我所能做的就是用产钳将它弄出来。她今天上午还活着，但她复原的机会相当渺茫。

那个勇敢的德国小姑娘和那些伤兵往长江上游走了。她在最后关头把她的一个助手送给了我，这人摔了一下，把腿上弄了个有创骨折。他现在住在医院里了。

星期四，12 月 9 日

如果你听到和我们一样的广播报道的话，你毫无疑问地会为我们在这儿的的安全担心。是啊，我们自己也有点担心。我在写这篇东西的时候，城外正应和着枪炮声。今天我统计了一下，城里城外共有 8 次交火。日军先头部队已经在几个地方到达了城墙边。大使馆在最后一次叫我们撤退之后，乘炮艇离开了。正式的空袭统计应当划个句号了，因为今天是个漫长的袭击，从早上一直延续到晚上。警报早上响了一次，然后剩下的时间就不再响了。日本飞机几乎全天都能看见，忙着在城里城外轰炸。我们接受了许多伤员，医院又挤满了人。我们现在有一支很好的护士队伍，但还是只有 3 名医生，特里默、我和那位从江阴来的小家伙。

我们今天又有一个复杂的产科病例，特里默主刀，我麻醉。……我们不是很确信胎儿是不是死了，所以……这个妇女看来情况还不错。昨天说的那个病人依然活着，但不会活很长。

今天统计下来，我发现医院里有 9 个腿骨折的，4 个截肢的有严重的感染，都是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截肢，3 个阑尾炎现在……，两个骨折（不，是 4 个）的胳膊……，他们大多数病情严重。肩负如此重任，除了碰上日本人的炸弹、中国人的抢劫或任何其他就要落到我们头上的事情，我们看来啥也不能做。

我的小弹片和子弹的收藏每天都在增加，不等战争结束，我就能开一个像样的博物馆了。由 5 人组成的国际委员会正在这儿的房子里，他们做的工作很出色但结果却是令人担忧。日本人明确地说他们不会承认它。在这个区里我们周围已有 10 万穷人挤进那些可用的房子里。在他们身上会发生什么纯属猜测。委员会已经积攒了大量的大米并将其

储存在大学教堂里。安全区里都标上了旗子和标语,迄今日本人还没有对它进行轰炸。我们仍然抱有希望,即使他们不承认它,起码他们要尊重它。如果他们这样做,就意味着拯救了数以千计的穷人的生命。已经给医院分配了适当的工作。特里默就将领衔安全区的环境卫生委员会。

迄今为止,我们电和自来水都还没断,但希望今后能保持。今天,《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记者斯提尔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当时他正和叶茨·麦克丹尼尔一起去光华门。他们到那儿发现日军的机关枪子弹呼啸着越过城墙从他们头顶上飞过。中国军队从城墙上予以还击。这时几架飞机在他们头顶上开始俯冲,丢下的炸弹离他们只在200码之内。大量的中国士兵被炸死了。电台报道说该城的陷落就在这一两天,我们认为是完全可能的。但街上没多少抢劫,今天下午我们到医院时,一个72岁的老妇人被一名中国抢劫者用手枪打了两枪,第一发打中了她的左手掌,第二发击中了大腿。我把第二发子弹收藏起来了。

空气中整天弥漫着烟雾,这座城市看上去更像匹兹堡而不是我们的南京了。晚饭时分发生了一次大爆炸,爆炸发生时,我碰巧正看着那地方。汉西门周围有一个大火球,天空突然被火球中央腾起的巨大而摇曳的火焰点亮了。几秒钟之后,传来了爆炸声。它一定是弹药库爆炸了。当时我正骑着自行车从医院往家赶。

12月14日

今天是茱莉亚的生日,我首先要敬祝她佳节快乐。现在是晚上九点,忙了一天后,我正在医院的X光室,用会计办公室的打字机写信。我不值夜班,但这两天弄个美国人睡在医院里是最好的。

南京战役已经结束,烟消云散了。看到士气的跌落真是一件可悲的事情。中国人的士气猛地一下崩溃了,我们就充分感受到了这一点。回想起来上一封信我是上周五写的,我还不能完全肯定。我们一直忙于治疗在空袭中受伤的人。星期六的时候,日军已经接近城市了。我们可以看到在灵谷(Spirit Valley)附近飘着的观察气球。在伤兵问题上,我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麻烦。我们不能收下他们,因为我们在所谓的安全区里,但我们还是给他们治疗,将他们转往军队医院,实际是很笼统的

机构。

星期天，日本人从几个地方开始猛攻城墙，他们在光华门附近打开了一个缺口，但被击退了。然后突然之间，从周日晚上黄昏时分开始，士气崩溃了，整个晚上中国士兵成千上万地向北边的下关溃逃。毫无纪律，他们扔掉了所有的枪和装备，撒满了一路。他们说下关的情况令人震惊，因为没有船能将他们运过长江。数千人被淹死了，因为匆忙捆扎在一起的木筏倾覆了，那些小船上去的人太多，也沉了。

倒是没听说什么在他们溃逃路上发生的抢劫，看来他们是没时间。日本人整夜都在进攻这座城市。燃起了数不尽的大火，我们的窗户整夜格格作响。不用说我们没睡多少觉。在医院工作特别是在手术室，耳旁响着枪炮声，真不是个舒服的差事。日本人的枪炮看来还是很尊重安全区的，当我们走近时没人被击中过。中国人花了两天时间给中山路设了路障，正好在医院前面，一直到周日晚上，我们都很担心，因为医院成了路障的一道边线了。周日晚上的溃逃留下了建得好好的沙包路障，但建成了，却没有一个防守的人。

13日周一上午，正好是上海战事爆发的四个月之后，日本人立刻就从几个城门进城了。一些是从北边的和平门，一些分别从西边的汉西门和东南边的光华门进来的。到晚上，他们已经完全控制了城市，无数的日本旗在各处飘扬，包括他们以前的大使馆。

南京剩下的人口，大约 150 000 到 200 000 人都涌进了我前面说到的难民区。国际委员会为他们做了大量工作，毫无疑问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拯救了上万人的生命。在最后时刻，数以千计的中国军人丢掉了他们的制服和装备，穿上抢来的老百姓衣服，挤进了安全区。对待他们本身就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它变得愈发严峻，因为日本人没有上当，而是成百上千地将他们抓起来，枪杀后把他们的尸体放进手挖的简易防空洞里。

任何面无恐惧表情的平民、白天平静地干自己事的老百姓还是相对安全的。在晚上没有人是安全的。昨天晚上，金陵大学的建筑师齐先生，他是留下来负责照看该校房子的，由于林查理的干涉才侥幸躲过枪杀，他死活坚持说齐是他的苦力。然后他们和另一个大学员工顾先生一

起到了我们的住处，我们在起居室里给他们3人搭了吊床，他们在这儿呆了整整一夜。《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斯提尔也睡在这儿，我们一共有11人睡在地板上，我完全分不清睡在底层的无数中国人了。仆役们都吓得要死。要结束这段的描述，任何面露恐惧的平民或想跑的老百姓立马就被刺刀捅。今天下午我就缝合了一割破的气管，我们接收了许多被刺刀捅伤的病人。

今天上午，我们接受了约30名装好刺刀的日本兵彻底而非正式的检查。他们翻弄了每样东西。我、麦克伦和特里默领着他们转，他们用日语急促地说，我们用汉语和英语跟他们答，两边都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他们让一些护士排队，拿走了他们的钢笔、手电筒和腕表。他们抢掠护士宿舍真是干得漂亮，把什么小玩意儿都拿走了。到目前为止，对我们的员工还没有任何暴力行为。

昨天下午，就在日本人全面控制这座城市之前，大多数重机枪安静下来之后，我想可以给一只眼睛做手术了。这个男人几天前在轰炸中，眼睛受到了重伤，为了挽救那只眼睛，必须把这只摘除。就在这只眼睛摘除到一半时，约50码之外发生了猛烈的爆炸，一颗炸弹就在旁边基督会大院的角落里爆炸了。我正好面对着窗户，就抬起头，看到因爆炸升起的烟雾。四块弹片穿过手术室的窗户，其中两块就放进我的收藏了，它在稳步增长。手术室的护士真地被吓坏了，想知道我们还要不要继续手术。显然，没别的事儿可做，但我想不会有那么多眼睛一下子冒出来。教会的那个角落被完全炸碎了。同一起来的另一颗炸弹打进了大学的新宿舍并爆炸。幸运的是，两颗炸弹都没有杀伤任何人。

我们又添了一位从江阴医院来的年轻的中国医生。他似乎比另一位要多些医学知识，我时不时地让他在手术室帮帮我的忙。3个江阴来的护士干得非常好。今天我做了11台手术，包括不可避免的截肢。我们的住院病人已经超过100，今天我没能全部照看到。我不得不留了一个病区。电已切断了，水也如此，现在电话也没了，我们远离了被大众视作必需品的现代便捷物。今后我们用什么来烧饭真是只能猜了。我希望不久就能恢复邮路，这样我就能把信寄给你们了，更不用说若能再次收到你的信，那就太好了。

不得出版

1937年12月15日^①

亲爱的家人：

请原谅上次连载的戛然而止。今天中午我回家时，发现史密斯和斯提尔要乘日本的驱逐舰去上海。我匆忙上楼，将写好的东西放进我寄信的信封，在他们的轿车启动前交给了他们。第35页是复写本，因为我找不到原件了。我甚至都没来得及签上我的名字。

要是能看到你在报纸上用什么标题，那就有意思了。今天我们得到证实，美国军舰“巴纳”号被日本人炸沉，我们本来都应该在上面的。你一定比我们得到的消息全面。我们的故事是说，一名意大利记者和一艘美孚江轮的美国船长被炸死了，包括豪尔·帕克斯顿在内的许多人受伤。这些人都被美国军舰“瓦胡”号直接送到了上海，因此我们谁也没见着。

医院日渐繁忙。就病人而言，我们已接近正常容量。今天又收进约30个病人，却没一个走的。我们不能让病人出院，因为他们无处可去。150例病人中有10个是内科和产科的，其他都是外科。没有一个中国医生懂得如何照料他们，除非在仔细的监督之下，因此把我弄得很苦。昨天我写道，我做了11台手术。今天除了巡查病房里的病人，我做了10台手术。我早早地就起床了，在回家吃早饭之前，还去查了一间病房。早饭后，我花了整个上午把剩下的病房都查完了，然后吃过午饭就开始手术。

第一个病人是一名警察，他的前臂有一炸弹伤，桡骨破裂割断了四分之三的肌肉。他绑了7个小时的止血带，而任何试图阻止出血的努力都将完全切断其手部的血液循环。毫无办法，只能截肢。另一个病人是个可怜的小伙子，一块大弹片打进了他的面颊，把他部分下颚给敲掉了。取出这块弹片时，还拿出几颗牙齿，它们附着在被击毁的部分下颚上。然后，又是几个病人，通过荧光检查器，并在特里默的帮助下完成。一个

^① 威尔逊日记1937年12月15日至1938年1月9日曾收在本史料集第4册，由章开沅先生编译。现因尚有部分未译的，特参照原译补齐，并致感谢。

小伙子的腮腺上有块弹片，它已经切断了他的脸部神经。另一个人侧面中弹。子弹打进他的上腹部从胃里穿过去了。他吐出好多血，然后就感到好多了。他的身体条件很好，我认为根本不需要给他做剖腹术。我毫不费力地从他侧面取出了子弹。另一个病人4天前脚就被炸了。他感染很重，我给他的小腿做了开瓣截肢。另一个人是被日本士兵刺刀扎伤的理发师。刺刀割破了他的后颈，切断了所有的肌肉，一直划到椎管，穿过了椎骨的韧带。他处在休克状态，可能会死。他是店里8个人中唯一的幸存者，其他的都被杀了。

对平民的杀戮是惊人的。我可以连篇累牍地记下几乎超过想象的强奸和野蛮行径。两个被刺刀所伤的病人是7个扫马路的人当中仅有的幸存者，他们正坐在他们的总站里，日本兵闯了进来，压根没警告或盘问就杀了5到6人，伤了的这两个找到了来医院的路。我惊讶的是什么时候能停止杀戮，而我们得以喘息。

星期六，1937年12月18日

两夜前我在这儿的同一个位置写了一页书信，当我回来把它与其他的放在一起时，我找不到它了。我希望日本人没来过。今天是但丁《地狱篇》现代版的第六天，用鲜血和强奸写下了大大的文字。大量的屠戮和数以千计的强奸。看来兽性发作的人其暴行、贪欲和野蛮没有停止。起先为了避免引起他们的忿怒，我还极力讨好他们，但笑容渐渐地从我脸上消逝，我和他们一样把眼睛瞪得既冷酷又迷离。

今晚，当我吃完晚饭回来值夜班时，我发现有三个士兵已经洗劫了这个地方。海因兹小姐已经陪他们到后门了。他们中的两个在，另一个不见了。他一定是藏在这儿的什么地方了。我向这两人打手势让他们出去，嘴里用不确切的日语说到这是一个 Beikoku Byoyen。你们觉得如何？这两人让人带他们出去。他们拿走了海因兹小姐和其他几个人的手表和自来水笔。

让我回溯一下过去两天发生的一些事情。昨晚，大学中方雇员的一间房子被日本人破门而入，两个妇女，他的亲戚被强奸。两个约16岁的女孩在一难民营里被强奸致死。昨晚日本人10次闯进有8000人在内

的金大附中，翻墙头、偷食品和衣服、强奸，直到满意为止。他们刀刺了一个小男孩，杀死了他，今天早上我花了一个半小时为另一个8岁的小男孩缝合，他有5处刺刀伤，包括一处贯穿了他的胃，一部分大网膜露在了腹部外面。我想他能活下来。

我刚才出去了一下，因为那第三个士兵被找到了。他在四楼护士宿舍里，共有15名护士。她们害怕得差点丧了命。我不知道在我到那儿之前，他都做了什么，但随后他什么也没干。他拿了一两块手表，带着一个女孩的照相机就要走。我向他做手势让他把照相机还给她，出乎我意料的是他竟照办了。我随后陪着他到了前门，向他作别。不幸的是他没有被我快速地踢一脚，我心里一直在瞄准着他。前面走的一个家伙拿着一把相当令人生畏的手枪在四处晃悠，我庆幸他没有用它。

今天我治疗的一个人有3处枪眼。他是80人当中唯一的幸存者，里面还包括一个11岁的男孩，他们被日本人从所谓的安全区内的两栋房子里赶出来，带到西康路西边的山坡上，在那儿被屠杀了。等日本人走了，他爬出来，发现他周围的79人都死了。他三颗子弹的伤不是太严重。要是站在日本人的立场说话，80人中有些曾当过兵。

我知道，我收治的一个女孩因有某种生育伤而半清醒。她在日本兵拿掉她仅有的被褥时，已经几乎没知觉了，但她仍用手抓他。她得到的回报是刺刀的猛刺，她颈子一边一半的肌肉都断了。

另一个17岁的女孩脖子上有一道可怕的又深又长的伤口，她的家人都被杀死了，她是她家唯一的幸存者。她受雇于国际出口公司。

当我结束了对150例在我照看之下病人的查房后，我离开医院去吃晚饭，一轮满月正升起在紫金山顶，无以言状地美丽，但它俯瞰下的南京竟至荒凉到比太平天国时尤甚。十分之九的中国人逃离了家园，只有那些游荡着的四处劫掠的日本人。剩下的十分之一包括近20万惊惶不安的平民。

昨晚米尔士、史迈士和费吴生坐着费吴生的车陪着米尔士去金陵女子学院。明妮·魏特琳坚守在那儿，那儿有几千名妇女。当他们开到前门的时候，他们被日军巡逻队拦住了，领头的是一名好斗蛮横的上尉。他把男人排在一边，魏特琳小姐、陈太太和戴籁三夫人在另一边。他夺

下男人的帽子，命令所有的人包括妇女离开这个地方。费吴生告诉他，他没有地方让他们住，但他仍坚持不松口。他们刚跨进车子，他又命令他们回来，再次叱责了他们几分钟，最后把他们赶回到来的地方。不久我们得知，就在他们纠缠不清的时候，一些日本兵已经翻过墙头，污辱了16名妇女。

不远的将来，人们将面临饥荒，也没有过冬的燃料。这将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愉快的冬天。糟糕的是报社记者都已离开了，要是他们晚两天走，他们就能在其报道中更加详细地描述这“恐怖时期”了。

另一次打扰就是把那两个日本兵领出房屋。

因为我可能晚上得不到太多的睡眠，所以我最好上床睡觉，和衣而眠。

12月19日，我猜是星期天

我写完昨晚的连载后，一夜安静地过去了。今天早上我回家听到了许多劫掠和强奸的事。在写好昨晚查房记录后，我和贝德士、史迈士和费吴生一起去了日本大使馆（他们还这样叫它），我们和田中先生谈了话，他是使馆的一个秘书，过去就在南京的。他浏览了记录，又听了许多其他的说辞。他自己深表同情，但他无力控制军方，只能像我们这样去做交涉。似乎只有很小的希望，但又很黯淡，今天是迄今为止最恶劣的一天。

实际上日本人闯进了城里所有美国人的房子。在回家的路上，我顺便到了丹尼尔家。我到的时候有3个日本兵在那儿。正如我说的那样，我已经不再笑了，我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命令他们出去。他们闯进我们阁楼上锁着的房间，把我们衣箱里的东西铺了一地。一个士兵撬开我显微镜的锁，正想往里看。让我惊奇的是，他们真的跑下楼梯，出了大门。也许等我走了他们会回来，但我不能在那儿呆一天。登峰造极的侮辱是在2楼，在那一个家伙刚刚在厕所的地板上，距离坐便器只有1英尺的地方留下他的“名片”，他还将挂在房里的干净毛巾盖在上面。2楼被洗劫一空。真是感谢上帝，马乔里拿走了能拿的一切东西，而我大多数有用的衣服都摊在这儿。

我刚回到家吃晚饭，柏睿德的厨师和朱先生就进来了，他去年夏天曾和我们住在一起，他们是来喊人去他们那儿阻止日本人强奸他们的女人。贝德士、史迈士和费吴生过去了，在屋子的地下室里发现了3个士兵，贝德士把他们撵走了。等一切都平静下来，他们可能还会来。日本人到处都是，我完全相信除了我们在的地方，医院是城里唯一一个没有人被强暴的建筑了，在我看到4楼那家伙之前，我不能肯定医院里没发生这样的事。随后的一份报告说，那个家伙脱光衣服，钻到3个护士的床上；每一次护士都大呼小叫，因此他匆忙穿上衣服，跑出去看有没有人过来。我是在他第三次企图未得逞时到的，因此我想我可能到的还算及时。

今天另一个惊人的事情应该是一场大火。昨天有许多地方着火，但今天大约在晚饭时分，太平路附近的几个大街区燃起了大火，离我们这儿约200码的一所房子也烧着了。从医院看出来似乎这幢房子要烧得飞起来，我对此感到很不舒服，直到我查完房回到家发现它依旧完好无损。

因为去了大使馆，今天早上我查房开始得比较晚，只查了两个病区。今天下午，我取出了最近手术中遇到的第三只眼睛，还做了5个其他的小手术，向我的博物馆里添加了两块弹片。又一天过去了，没有截肢手术。最近至少有四面美国国旗被扯下来。今天在山上，旗子被扯下，一名妇女被强奸，在地下室里被刺刀捅伤。今天晚上，当米尔士带着日本大使馆一名领事警察去那儿的时候，一汪血在地上。这个妇人显然还活着，被送进了医院，特里默会照顾她，今晚轮他值班。我早上会去看她。

所有的食品都被穷人偷走了，他们处在恐惧的状态，歇斯底里般地惊慌。啥时是个了！

12月21日

今天是一年当中最短的一天，但在这个地球上的地狱里仍有24小时。我们昨天听说，日本读卖新闻社报道称南京的老百姓都回到各自的家中，商业恢复正常，人们都欢迎来访的日本客人，等等诸如此类。如果新闻真是这样报道南京的话，一旦真实情况曝光，注定要震惊世界。

到目前为止,超过一半的城池被烧光了。每个商业区都被点上了大火。我们这群人确实看到他们在几个地方放火。昨天回家吃晚饭前,我数了一下,有12处火场。今晚同一时间,我数了有8处。其中几个地方包括了整个街区的房子。我们附近的大多数商铺都被烧光了。即使是住在安全区私人宅邸里的人也涌进了难民营,因为那儿的安全系数稍高一些,但是在哪儿都没有保障。如果国际委员会事先没有筹集大米、尽量做些保护民众的工作,那么早就会出现最严重的饥荒,杀戮也会比现在更惨重。

不断地传来更多有关杀戮的消息。今天有个来找约翰·马吉的人说起了发生在1000人身上的事,日本人把他们从安全区的某个地方带走。这群人里大约有100名老兵,他们已经扔掉了武器,穿上了平民的衣服。这1000人走到长江大堤上,排成两排,被机关枪射杀了。他在后排,和其他人一起摔倒,装死,直到几小时以后日本人走了,他才又潜回了城市。

因为我们在城里的这个地区,看到过许多类似的情景,他们都没有回来,所以我们估计同样的事发生在他们身上了。

昨天早晨,一个17岁的女孩带着她的孩子来到了医院。前天晚上7:30的时候,她被两个日本兵强奸了,九点钟产前阵痛开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12:00出生了。当然她晚上不敢出门去医院,因此一大早她就和她的孩子来了,令人惊喜的是,孩子看上去还是很安全、很健康的。

今天下午我给一个可爱的13岁小女孩上了石膏。日本人13日进城时,她和爸爸妈妈正站在防空洞门口看他们走近。一名士兵走上来,就用刺刀扎她父亲,向她母亲开枪,砍伤小女孩的肘部,造成复合骨折。她没有亲戚,拖了一星期才送到医院。她现在担心的是等到要走时不知道干什么。她的爸爸妈妈都被杀死了。

前天在山上,一个19岁的女孩,有孕在身已经6个半月了,拼死反抗两个企图强奸她的日本兵。她脸上被砍了18刀,腿上有几刀,腹部有道长长的切口。今天早上在医院,我已经听不见胎儿的心跳了,她可能要流产。(次日上午:她昨晚午夜时分流产了。技术上讲是堕胎。)

昨天午饭时,一些住在离我们几个门洞远的中国技工问我们该怎么

办，他们那地方有两名年轻妇女有危险。我们建议把她们带到大学来，在那儿他们晚上已经布置了宪兵，我们告诉他们，我们会去接她们并让她们和我们一起走。我和费吴生午饭后准备去接她们，还没出大门呢，技工们就冲进来说日本人已经在那儿了。我们赶紧往那儿去，后面跟着刘易斯·史迈士和麦克伦。到那儿的时候，惊恐的中国人围拢来指着房门，门已经关上了。我们大喊着推开房门，发现3个士兵全副武装，但此刻只穿着部分衣服，两名妇女头发散乱但幸好安然无恙。其中一名士兵非常愤怒，连声威胁，但没起作用，我们把女孩子们带到大学去了。等我们一走，技工们再也不敢呆在那儿了，所以昨晚睡在了我们的车库里。

昨天日本兵又把汉口路5号当成自己家了。他们在那儿呆了3小时，根本不管门上禁止入内的告示，这是他们自己军方用日文写的。里边的人抗议说他们没有女人（其实地下室里有一些），他们就出去，拉住第一眼看见的妇女，和她在楼上呆了3小时。共有3个士兵。当他们出来的时候，这个女孩穿着爱默吉·华德最好的一件冬大衣，她其他值钱的东西也被他们拿走了。我们留下的一丁点东西，之前也被彻底洗劫一空。我的显微镜昨天没了。

今天中午我和厨师一起过去，他的东西昨天全被抢走了。我们捡了一点残剩的东西，例如我的短号和两三件我们的银器。医院里的东西完好无损。倪先生送给我们的杯子只剩下了一半。真庆幸我们九月份把装满东西的 kori 都运走了。

昨天美国人草拟了一份电报要求一名美国外交代表迅速返回。日本军方拒绝发送，罔顾这样的事实，即他们曾在此之前答应可以发送电报。今天整个美国人团体和几个德国人要去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我也忙着要去。

我们的床位都满了。迄今我能召集的20名护士中，仅有约4名护士曾接受过训练。在我的病区里有3名男护士，我敢肯定他们之所以是护士，只是因为他们这样说了而已，并认为目前这是最安全的职业所在。我那儿一个非常严重的病人，胸腔有个贯通伤。记录纸上天真地记着，他的温度是99，脉搏是80，呼吸是24。意识到全出错了，我亲自重测了一遍，发现脉搏是120，温度是102.6，呼吸是48。在这层楼上，这种护理

方面小的差异是司空见惯了。

今天中午我差点被子弹打中,真希望是这样。在我回家的路上,大学女生宿舍前的警察告诉我,一个日本士兵在里面,他央求我去看一下。因为它又会变成古老的故事,我闯了进去,用不容置疑的措辞命令他出来。他正在给他要骑走的自行车打气,我让他住手,并一再敦促他出去。他还想拿走一辆黄包车和自行车打气筒,我粗鲁地拒绝了,但我的手用力过度了,他已经拉住了黄包车,后面拖着个可怜的苦力。我们现在不再是朋友了,他平静地往枪里压上子弹,四下瞧一瞧。中国人这时告诉我黄包车和打气筒都是他带来的,于是我叫他拿走,该往哪儿到哪儿去。此时他走出去,等我过去的时候,他又往枪里压了几颗子弹。在我越过他向我们的屋子走的时候,我真以为会被他从后面击中。他一定是不知所措了。

平安夜

今天似乎什么都像,但就是不像平安夜。真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坐在一间小小的 X 光屋子里,不让日本人劫掠医院,它位于市中心,几周前这还是一座大城市,而家里的其他人分散在全球。我的孩子 4 天后就 6 个月大了,我只见过她 7 星期。

大火似乎已经没有了。今天只有 6 场火,把所有主干道两边的商铺全部烧尽了。抢劫还在继续。今天他们拿走了丹尼尔家的地毯,其中一块要 4 个人拿。当然,呆在房子里的可怜人啥也不能做,只能事后报告这件事。到今天为止,卜凯不知道该有多幸运了。他的房子,因为有 8 个美国人住在里面,迄今为止躲过了抢劫者的蹂躏。隔壁汤逊的房子也是秋毫无犯。其他的房子都只剩下了壳子。

今天上午我和特里默出去从盖尔家弄回一些吃的东西。最受欢迎的一些果酱和水果罐头。我们储存的食品越来越少了,而且也没有补充的希望。我们顺便到毕晓普家看望了一下。他们两家被完完全全地洗劫了。利用这个机会,我去了共济会的寺庙(Masonic Temple),我将我的中式服装和半打其他衣服捐出去了。日本人打破门窗,拿走了不少东西。

今晚我们邀请了特里默和城里 5 个德国人当中的 3 人来吃圣诞大餐。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先生认为他不该来，不能丢下 600 名挤在他房前屋后各个角落的难民。每次他一离开，他们就遭到抢劫。他在纳粹圈子里很有名，经过前几周我们和他如此紧密的联系，我们发现他是那样一个了不起的人，他的胸怀有多么地宽广，很难将其人格与其对元首的谄媚协调在一起。他为了涌入安全区的数万穷人而不停地忙碌。另两位德国人是克勒格尔和施佩林，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委员会及拯救部分穷人的工作之中。没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人被残酷地杀害了。

今天刚入院的一个男子说，他是一名担架兵，是那 4 000 个步行到长江边被机枪扫射的一员。他有一个穿过肩膀的子弹伤，说话声不敢超过耳语，小心观察是否被人偷听到。两个不幸烧伤病人中的一个今天早上死了，另一个仍然命悬一线。贝德士今天下午去了据称是大火发生地的地方，发现了烧焦的穷人尸体。日本人告诉我们，现在安全区内仍有两万名士兵，没人知道他们从哪里得到这样的数字，日本人想把他们都搜寻出来再全部枪杀。那就意味着现在城里年龄在 18 到 50 之间的每个适龄男性。他们怎能又一次光看表面就判断一个人呢？

辛德贝格今天回到城里，带回一些更恐怖的消息。他说堑壕里填满了死伤士兵的躯体，这是中国人在路边挖的坦克陷阱，一旦没有足够的尸体来填满这个堑壕以便坦克经过，他们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射杀生活在周边的民众来填充这些堑壕。他借了个照相机就赶回去拍些照片以印证他的说法。

晚安及圣诞快乐！

12 月 26 日，星期日

自从我平安夜写信以后，我就成了一名产科医生。写完连载文章，我就上床睡觉，先在 11:00 又在 3:30 被叫醒，躬逢了两个中国娃娃的诞生。这就好像是回到了在医学院里的产科实习，细微的不同之处在于，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仍然是最终的医学权威。

昨天，我在晚饭前跑了所有病区，完整地查了房，然后回家和我们临时家庭的 8 位成员及 4 位客人共进圣诞晚餐。这次我们请了格蕾丝·

鲍尔、明妮·魏特琳和两个中国女孩，布兰奇·吴和吴珍珠（没有血缘关系）。海因兹小姐拒绝了我们最迫切的恳求。布兰奇·吴小姐从金陵女子学院带来两只圣诞鹅，还把一打新鲜鸡蛋赠送给我们，这是我们几星期以来第一次吃鸡蛋。

那天下午我把所有可能的手术都延迟了，好好睡了会，读了一本相当吸引人的书，名为《犯法者之路》，作者叫内格里·法森，是个具有冒险精神的家伙。

今天早上我们发现特里默在和高烧 102 华氏度作斗争，他感到很不舒服。我们把他放到格蕾丝·鲍尔的床上，这样他能得到比医院稍好的饭食，今晚他觉得舒服了些，但可能几天干不了啥事。

今天早上我的查房被两次生日庆典打断了，一次在 10:30，另一次在 11:30。一大早，我就和海因兹小姐、高小姐打赌，看谁会第一个生出来。在接生了一连串女孩后，这其中的一个生的是男孩。事实上，前一天晚上生的娃娃当中有一个是男孩，但在这之前，我们连续接生了 5 个女孩。

今天下午，我又做了一例截肢手术，还做了一些小手术。截肢的是一条腿，几星期以来我一直想挽救它。病人走下坡路时稳当当的，看来我们要选择的是救腿还是救命。结果怎样还不清楚，因为他可能二者都失去。做完手术后，还有两个没去过的病区一共 70 名病人要看。

7:00 刚过，今天的工作似乎已经做完了，我到格蕾丝·鲍尔家吃晚饭，再看看特里默。今天上午，一些日本军官到我们医院进行了半官方的访问，他们看得非常仔细。他们现在正忙于用最无效率的办法来登记城里的所有居民，他们都被圈在安全区里。他们给了我们臂章，这是城里的一种通行证，并告诉我们尽管放心地戴上。

林查理昨天被登记小组的一名军官敲了竹杠，还被打了几嘴巴。我不知道如果我受此礼遇我会如何反应，但给这日本人下巴上狠狠地一击恐怕是免不了的。我希望如果这种时刻来临，我能够像他那样把手放在口袋里。

除了辛德贝格带来相当零星的消息，我们有两个星期没有新闻了，我们确信在此期间从南京没有漏出任何真正的新闻。等到消息真地出去后，人们的情绪或许已经平定下来，因此也就会是虎头蛇尾。我们都

希望前方能看到光明，但即使是微光也还没有出现。

12月28日，星期二

今天伊丽莎白6个月大了。我现在希望能和她及马乔里在一起庆祝。只是在想她可能现在正磨牙呢，正在做一些我没见过的事呢。我们在这6个月里只有7个星期待在一起，似乎没有明确的迹象显示这儿的情况会在短时间内安定下来。

特里默感觉好多了，今天已经能来看病了。昨天晚上9:30，我接了个产科病人，今天中午又来一个。后面这个是20岁的初产妇，她的小儿子有10分钟拒绝开始呼吸。看到他开始呼吸了，真是有种解脱的感觉。包括这些婴儿，在特里默生病期间，我一共有175名病人。他可以帮我分担其中的20名。

光是查一遍房，就几乎是全天的工作了。昨天我们有一个病例，如果他的故事是真实的话，又能写进黑皮书里了。他是下关电话大楼的工人，逃难在大学。他走到大街上去找一个朋友，被一些日本兵抓住了，带到了一个地方，已经有几百个男人在那儿了。这些人原来也是在大学里的。当给他们登记时，他们首先说一些漂亮话，声称他们只是要找当过兵的人。他们说，如果有人走出来承认他们当过兵，就能保住自己的命，并组成一个劳动营。这些话重复了几遍，所有人都在场，包括宋煦伯先生、贝德士先生和林查理先生。200人走了出来，承认他们当过兵。

按照我们病人所说，这几百人被带到城市西边的山里，去当刺刀练习的靶子。他不知道有几个人活下来了。他自己有5处刺刀伤，包括一处刺穿了他的腹膜。我在手术时发现他的肠子被刺破了，在他的腹膜腔只找到一些乌血。刺刀几乎扎到他的中线，但扎进去后走了斜线，将右下部的腹膜刺破了，伤了一些血管但没有进入肠子。除非他的腹膜炎很严重，否则他很可能会康复。

他们显然也想真正遏制住无法无天的现状。街上有不少宪兵，当他们出现的时候，抢劫就停止了。等他们一过去，抢劫又会发生。现在每天只有一两场大火了，这提醒了我们还有一些房子没被烧掉。成群的士兵和苦力正在忙着清理街道，原本是遍布着各种垃圾。他们还在街道上

燃起许多篝火,用商店里的东西做燃料。他们把新街口附近的南京音乐商店里所有的乐谱和乐器都堆放在街道中央,点上了火。这似乎太愚蠢。我猜想他们的如意算盘是摧毁一切,再用廉价的日本商品来填满货架。老百姓现在已经被抢光了,他们甚至不可能再去买廉价的日本货了。

今天下午特里默在医院里,我们做了一些荧光检查。有个男人从骶骨到右下部有一贯通枪伤,显然已经发展成一个位于右侧普通髂骨动静脉之间的外伤性动脉瘤。我在手术时担心他大限已到,试图在他目前感染的情况下能做些修补,但是不可能了,光是结扎就意味着整个右腿的坏疽。我们做完荧光检查后,及时打开了他的小收音机听到了一些外面的新闻。我们听到了济南的陷落、“巴纳”号事件宣布终结,另外外交代表也有望很快回到南京。我们见到他们会很高兴。

星期四,12月30日

今年快结束了。很高兴结束这一年,对下一年更是有光明的憧憬,但我们似乎是怀着深深的忧郁告别这一年的,而且前方毫无亮色。唯一的安慰是它不可能更糟。他们总不能杀人杀到没人可杀吧。即使我努力了,我也离我的家人不能再远了。医院可能也不能回到自我支撑的地步了,因为没一个病人有更多的钱了。

宪兵队还是挺忙的。今天晚上我和麦克从医院回家的路上,就遇上了两次面对刺刀的状况。前天晚上圣经师资培训学校的警卫就要从难民里给他送个女的来。没有人去,因此昨天晚上他就未经允许强奸了一个。今天一些可怜的傻瓜带了几个日本兵来,给他们看从操场上挖出的半打步枪,原因是他们讨厌一个难民营主管,该难民营设在大学蚕桑楼里。结果是一场大吵,4个男人被带走了,其中一个因是中国军队的上校而被控有滔天罪行。我们不必考虑他是否还活着了。

今天早上,一个穿戴整齐的中国商人冒着危险,出了安全区去看他的家和企业还剩多少。他和三个陪同正经过 Kuilan 教堂时,一些日本兵不由分说地就向他们开枪。一人被打死,他们把他送到医院的时候,4英尺长的小肠从他腹部裂开的伤口里挂出来。子弹从他腹部左侧打进,从

右侧穿出，还落在他的裤子里，业已成了我的收藏了。

打开他的腹腔，我发现他的小肠有6处被完全切断了，大大小小的破口无数。我将破碎的部分全部切除，放进一个肠造口管，但我估计他的存活几率不到千分之一。我上次提到的那个病人恢复得很好，有很好的复原机会。今天另一例是胸部有恙的病人，他已经积脓，我切除了他的一根肋骨。我们有10例病人胸部被子弹打穿。那位头脑被打掉相当一部分的病人在医院呆了一周后死去了。我一直在努力挽救一名10岁男孩的大腿，他的胫骨和腓骨的下三分之一有可怕的复合骨折。他的状况稳步下降，我担心为了救他的命我不得不做截肢。

特里默又上全天班了，已经把我的产科病人全接管了。有一个我接生的小男孩，发现在他正常的手指上多长了一截小小的肉茎。在接生时我们没注意。今天我把它给剪去了。那个晚上7:30被强奸，9:00开始产前阵痛的17岁小姑娘，现在已经发展成急性淋病了。她有时温度高达105华氏度，她生死未卜。我们把她的孩子暂时交给那位因流产而失去自己孩子的姑娘，在山顶的地下室里她曾被刺刀刺中了腹部。她奶水很足。

今晚我们在同一时间收听广播，但令人恶心的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小机器能够运转，而唯一广播新闻的电台却是东京。他们提到，所有的美国人都从牯岭撤离了，被带往了汉口，但我们不知道该不该相信它。城里现在唯一一份报纸是日本人用汉语印刷的。我从头版几行了解到，他们在鄱阳湖上摧毁了23架中国飞机，在兰州消灭了17架俄国飞机，我气得要撕碎这张报纸。但唯一让人安慰的是，我们在广播里又听到了类似的报道，只不过我们是站在新闻标题的另一边，知道我们要打多少折扣。

1938年1月1日

世界上一定有人开始觉得奇怪，竟然有两个多星期从南京未见片言只语。外交代表至今还未获准返回，报社的随军记者也没有回来，虽然他们15日离开时还希望48小时之内能返回。日本《读卖新闻》和其他记者肯定是无法准确报道的。

今天日本人举行了一个象征性的仪式,他们把难民营的代表弄到鼓楼,让他们举着老式的五色旗发表讲话,美其名曰一个自治政府成立了。其中一个主要人员曾在国际委员会下属的一个相当低层的岗位供职,与南京的底层社会有长时间的联系,且品格不端。按行业来讲,他是一个拍卖商。其他的人在红卍字会里各司其职,他们中的大多数为委员会工作。这肯定是一个二流的群体,但在此时一流的人早已不在城内了。

宣布了放3天假,但没人知道该干什么。也没有什么商店要关的了。他们显然是从外地运进来或是在本地找到了无数的烟花鞭炮,整天响个不停。士兵们觉得这是大吃大喝、胡作非为的时刻。几个相对平静的日子后,强奸又猖獗起来了。在大学宗教指导王博士家,3个士兵破门而入,一个人站在外面守护,其他2人在里面对无助的女孩施暴。

今天中午我们和4位客人一起共进新年大餐,他们是戴籁三夫人、金陵女子学院的程太太、马吉先生和他的同屋福斯特先生。这是自战祸以来,后两人第一次一起离开他们的地方。他们那地方有250名难民。我们刚吃完饭,有人就来喊他们走,他们回去晚了会儿,没能阻止一名姑娘被强奸以及另一名被殴打,因为她拼死反抗。

今天下午一位尼姑被送进了医院,她股骨复合骨折,有两星期了。当日本人进城时,她和其他3人正在防空洞里。日本人来到防空洞,一个士兵从防空洞的每个洞口向里开枪。另3人被打死了。她的伤口感染严重,预后很糟糕。

今天下午还发生了另一件悲哀的事情。一个29岁的妇女,有6个孩子,最大的12岁,住在城南的小村庄里。中国军队撤退时烧了她们的村子,她带着5个孩子(有一个以前死了)往南京走。夜幕降临之前,一架飞机向她们俯冲,机枪子弹乱溅;一发子弹穿过她的右眼从脖子上飞出去了。她当时就不省人事,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清醒过来,发现她的5个孩子在她身边哭喊,浑身冰凉。最小的一个才3个月大,肯定还在吃奶。她躺在血泊中,非常虚弱。她身体太弱了,没法带着婴儿,只好将他留在了一所空房里。她带着剩下的4个孩子,挣扎着来到城里,进了难民营区,她在那儿安顿好孩子,找到了医院。

这样的事成了家常便饭,很难有心情到处去向别人祝贺新年。轮到

我在医院值班，所以这篇东西是在会计室的打字机上写的。昨晚我们所有人都下去了，在拉贝先生家里和他一起度过了一个多小时，庆祝新年将至。他做了一些很好的记录，我们在离开前好好讨论了当前的形势。我们没人呆在那儿迎接新年的到来。

1938年1月3日

你肯定会先收到第50页，而不是之前或之后的……

前天，我的大脚趾被落下的一个4磅重的铁秤砣砸着了，只好一瘸一拐地在医院里走几天。昨天是星期天，我早上彻底查了房，然后在下午时休息了一下，结果是脚趾到现在几乎要好了。

今天有3件令人关心的事。一个17岁的男孩过来谈道，14日那天有1万名年纪在15到30岁之间的中国男人被带出城，到了轮渡码头附近的江堤。在那儿，日本人用野战炮、手榴弹和机枪向他们开火。随后他们中的大多数被推进长江，有些被堆起来焚烧，3个人死里逃生。在这1万人中，这个男孩估计大约6000人过去是士兵，而4000人是平民。他胸口上有一子弹伤，但不是很严重。

一名40岁上下的妇女来这儿讲了这样一件事，她12月31日被日本人从难民营里带出去，诡称是帮几名军官洗衣服。6个妇女被带走了。在白天她们洗衣服，到了晚上她们就被强奸了。她们中的五个每晚要接受10到20次的凌辱，而那第六个因为年轻漂亮要接受40次左右的蹂躏。在第三天，两个日本兵把我们这位病人从那个地方带走，到了一个荒凉的地儿，想把她头砍下来。一人举刀挥了4次但只切断了她颈后的肌肉直到脊椎骨。她后背、脸上和膀子上还有另外六处刺伤。她可能会康复。当她这个样子躺在那儿的时候，另一个日本(!)兵发现了她，将她带到了安全的地方。

第三个病例是一名14岁的年轻姑娘，因不堪忍受强奸而受伤，必须进行仔细的外科修补。

今天下午我做了5台手术，包括取出两颗子弹加进我的收藏。我上次写道，那个有6个孩子的年轻妈妈被一枪打穿眼窝，子弹从脖子上飞出去了，其实子弹并没有出来，我今天下午把它取出来了。我对股骨上

部复合骨折和粉碎性骨折的病人越发失去信心了。他们的情况都不是很好。其中一例病人在医院呆了6周后,今天死去了。感染一直在持续地向上扩展,几天前他的伤口开始出血。对止血带来说,它的位置太高了,切开它时只看到一个巨大的腐败的脓肿窝,你甚至能将两只拳头放进去,它一直延伸到中线后背地方。股骨整个上部都散了架。我赶紧将大腿切掉,但已经太迟了。我不认为早点手术能帮上多大忙,但可能好点。

一位在美国呆过4年的日本军官对我们的福利事业非常关心,每天都过来问我们需要什么。今天他带给我们一整袋豆子和一些新鲜的肉。我希望多有点像他这样的。

昨天在我们房子里举行了一个教会礼拜,特里默、戴籁三夫人和格蕾丝·鲍尔都在这儿,再加上我们那伙人。麦克伦主持了这个礼拜仪式,他的布道是四星期前就准备好的,只不过是推迟了一周又一周。他不得不复习了一下。

星期四,1月6日

更加忙碌的三天过去了,有一些新的进展,但除了日军逐渐平静以外,没什么可报告的。今天早上,美国外交当局的3位代表回来了。爱利生先生现在是美国领事了,他过去在济南,自我们住到卜凯家后曾来做过客。和他同来的是两个年轻人,埃斯皮和麦克法登。我们今天留他们吃午饭,晚上他们要到日本大使馆做客。

他们带来了一些信,多数是来自牯岭的家信。恐怕要有一阵子才能收到从美国发来的常规信件。他们还带来消息说,牯岭的美国人于12月30日经汉口撤到了香港。看来我们原先做的是对的,因为这次旅行很可能带不了多少行李。

日本人沿着津浦线向北推进,妄图占领该线与陇海线的交通枢纽徐州。他们已经占领了济南和泰安,也从北面向徐州迫近。中国军队的主力正准备西进,显然战事没有停歇的任何迹象。从我们在这儿所见到的来看,很难想象中国人能拿出什么让军队来用。

我们时不时地得到些蛛丝马迹,证明中国空军并没有被消灭,而是

将其活动范围限制在城市周边的机场，以尽其责。

在医院方面，我们的门诊部又开放了，这使得我们的中国医生忙个不停。从下周一开始，我们又要进行常规的内外科门诊排班。昨天下午的多数时间我都在给一个绞窄症病人做手术，他已经发病5天了，已经坏疽了，必须将约8英寸的小肠切除。今天我又回到了12月的老时间表，将我努力了近一个月功夫意欲挽救的两条腿给切除了。一例是一个小男孩，他的腿严重破损。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挽救它，但是他的脚因为缺乏血液循环，非但未能控制感染反而扩散开来，已经逐渐变得坏疽了，因此只能放弃以保全生命。

日本人尚未允许英国和德国外交官返回，但会在10日让他们进来。我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让记者进来。

今天下午麦克开着那辆拼凑起来尚未油漆的救护车到城南去弄些蔬菜，这车是林查理为我们组装的。等他到那儿时，车胎已瘪了，也没有修理所需要的设备。司机一路跑回医院，生怕在路上被日本人抓住。我刚刚完成手术中最重要的环节，于是就开着红卍字会给我们的崭新而漂亮的史蒂倍克牌救护车，赶去救援。它是漆成白色的，里面有4个可滚动式担架，只开过2000英里。这大概是救护车里的最新型，比我在纽约见过的要好得多。他们把它交给我们是防止它被日本人偷去。当我们到达时，天已经变黑了，我们发现用我们带去的设备，找不到足够的平衡来松开备用轮胎上的螺帽扣。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将坏了的轮胎卸下，带回去修理。因为晚上奔波不是太安全，所以我们决定把它留在那儿，等明天一早就首先把它弄回来，如果它还在那儿的话。它在城市的最西南部，离城墙只有几百码。在它附近地带没有日本兵，所以我们认为完全有修好它的机会。麦克今晚正在医院值班，在早饭前他要去把车弄回来。

星期六，1938年1月8日

今天中午我到家的時候，发现一封标有“重要，紧急”的大使馆来函。它是马乔里给我的圣诞和纪念日贺卡，是通过堂姐海伦和鲍蒙特准将送来的。爱利生那天在这儿吃中饭的时候把这事全忘了，他还带来了给每个人的信。收到这些信感觉真是好，特别让人高兴。我的脑海里一直萦

绕着三个问题,她们在哪里,她们在干什么以及我们什么时候又能在一起。到现在为止,伊丽莎白应该长出第一颗牙了,她一定在用它试每样东西。我希望她很快能断奶。

由于多数时间医院总是有电,所以我们又可以通过收音机与世界保持联系,每天都能听到新闻还是很不错的。但新闻并没有给我们心灵的平和增加砝码。两个国家显然是准备进行旷日持久的战斗了。日本人似乎自占领南京后,未取得更大的进展。

城市里依旧充斥着疯狂的谎言,我们可以借助收听广播加以评判。今天发生了一件好笑的事。中国人在谣传说,中国军队已经到了城门口,准备夺回南京。一些在日本大使馆洗衣服的妇女手里拿着大大的包裹回家了。当她们走近大学时,这条新闻就像野火般地传开了,说的是日本人已经离开大使馆了,这些妇女拿的是抢来的东西。立刻一群妇女就爬过使馆周围的防护网,想赶紧捞点好处。没等发生激烈的冲突,她们就被房子后面的中国仆役给轰出去了。

今天宪兵队绑走了一个年轻人,他过去住在中学里,会说日语。他当过翻译,但这大多有违他的愿望。贝德士去了他们的总部,看看他能做些什么,但毫无结果,反倒被粗暴地推搡出来了。尽管日本当局很希望老百姓能回自己家,但他们实在不敢回去。只要他们一离开安全区,或者离边界稍近些,他们就易受到各种伤害,男的被拉去做挑夫,女的被强奸。

今天早上中国空军又发动了一次袭击,他们的目标显然是城市东边的一个弹药库。整个上午火光冲天,伴随着不绝于耳的弹药爆炸声。这场大火一直持续了约10天以上。昨晚当我回家吃晚饭时,我没有看见一场大火,我可以说这是三星期以来的第一次。但根据记录显示,在我回医院睡觉期间,正有几场大火。当我到医院时,门口的中国警察都激动起来,说一队日本士兵一直在砸门想进来,但他们假装没听见,就是不让他们进。今天才知道是日本人派去的军官,目的是告诉我们不要点那么多的灯。他们今天来告诉了我们,然后为了强调这一要求,他们用了个简单的方法,在六点半的时候就掐掉了所有的电源,而此时正有两例产科手术在进行中。这天晚上轮到特里默值班,因此他要护理她们。昨晚我值班的时候没人。

明天英国和德国使馆的代表就要来了，比先前传说的要早一天。我们希望请那3个英国人到这儿来吃午饭，但不清楚他们能否及时到达。现在从美国大使馆漏出去一些南京的消息，因此你会从新闻里了解到的。

星期日，1938年1月9日

看来总算有机会能避开日本人的审查，把一些邮件弄出去了。是把邮件交给一艘美国炮艇，它是开往上游救助“巴纳”号的。邮件要交到长老会教团的沃林先生手上，他再把它送到美国船上，因此它不会像常规的信件那样抵达美国。马乔里，你可以随意处置它。我真希望能多弄几个副本，因为我想让全家都看看，茱莉亚和富兰克林也看看，然后遵照弗兰克·普里斯办公室或加西德的建议，其中一些东西可以公开发表。毫无疑问，他对此一定非常感兴趣。

将你离开前我写的第一部分与此揉在一起，它就能成一个相当不错的故事了。我希望你已经拿到了由斯蒂尔和史密斯寄出的未经审查的文件。为了保险起见，我这儿留了个复本。刘易斯·史迈士一直在做大部分的官方记录，已经积累了一份长长的案例，都是从亲眼目睹的人那里看到和听到的。我在这儿谈到的我自己的切身经历已在他的目录里了。

今天是星期天，吃完早饭后，我查房到一多半时要比平常稍迟些，这时我发现了约翰·马吉和他的电影摄影机，他正准备拍摄一些以前来这儿的时候没拍的镜头。今天早上我们拍了一个老年男子，他的脖子上有两条长长的伤疤。他被日本兵派去拉皮条，他的罪过就是没能造出她们。我们拍的第二个人是个警察，他的背上、胸口和手臂上共有18处（不，是22处）刺刀伤。他压根就没犯什么事。第三个是我前些天写到的那个妇女，她和另外5个女人被弄去白天洗衣服，晚上供日本人享乐。她的脖子正逐渐愈合，也没得肺炎，我开始还以为她要得呢。

1月28日

亲爱的家人：

今天真是一个家信的盛宴。今天是伊丽莎白7个月的纪念日，我收

到马乔里的两封信、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两封长信中附有茱莉亚和富兰克林的信，茱莉亚的信中包含了11月27日给我写的私人信函，用整整一页的篇幅写了“我们的宝贝”。很难用言语表达这天给我们带来的极大快乐。约翰叔叔也寄来了一封很好的信，还有几本《时代》周刊、《普林斯顿校友周刊》和一本《读者文摘》。这些邮件是由“皇家蜜蜂”号带到南京来的，它运来了新的英国外交代表以替换即将离任的普里多-布龙先生。明天“阿皮斯”号将开往下游，要带走我们中间的一个，费吴生。这是自日本人12月中旬进城后，我们8个人第一次分开。

“阿皮斯”号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急需的食品。我们刚刚用完了最后的一点糖，咖啡也不多了，这样一来我们起码又能坚持一个月了。家里的信是10月25日和12月23日的，马乔里的信是11月20日和25日寄的。自从马乔里10月13日抵达美国后，这是我头一回收到她的片言只语，除了圣诞电报之外。一定有不少信在什么地方给耽搁了。我不得不从字里行间把许多事情连贯起来，与同时发生在这里的一切相对应。宝宝（伊丽莎白）似乎来索要她的那份关爱，我猜想她的爸爸将来某天将不得不搀着她的手，以免她被宠坏。

你目前得到的有关南京的消息应当是准确的，因为许多未经审查的快信都已发送出去了。爱利生肯定已经公开发表了一些了。日本人显然是想把打他这件事从有利于他们的角度率先公之于世。这件事贝德士已经详细地描述了，供感兴趣的人阅读。我简短地叙述一下。爱利生曾要求，所有非法闯入美国人房屋的案子都要向他报告。因此，当3个日本宪兵晚上11:00闯进大学农学系，将1名妇女带到他们总部，在那儿强奸3次后把她送回来，这事报告给了爱利生。在这之前，贝德士和林查理曾跟着这名妇女，指认了她被带去的地方。随后，爱利生和林查理以及几个日本领馆警察去了那地方，两人毫无理由地受到了粗暴的对待。日本人为一名宪兵的所为给出了一些好笑的借口，当然净是废话。警察随后将这名妇女带到日本大使馆去询问。爱利生让领事福井(Fukui)以个人名义担保她的安全。（最近一起相类似的案子，一个中学里的男孩，最终是完全失踪了，肯定是死了）在许诺的两小时之后又延长了半小时，显然他们是太狡猾了。昨晚10:00他们把她送回我们的房子，列举了她故事里的5点错误。包括

墙的颜色、她上台阶的数量、房间里灯的位置以及她被劫持的时间。至于故事的要点,看来没有意见分歧。通过提出这些错误,他们保全了自己的脸面,这个妇人被送回去了,我想这件事也就了结了。

另一件事昨天发生在麦克身上。那是我午饭后正要回医院之前。他发现有两个日本兵在医院的后院里。他们刚把护士住所的门给撕破了。他陪着他们出去,一路责备着他们,在后门口,指给他们看美国国旗和禁止入内的日语告示。其中一人抓住他的胳膊想让他和他们一起走。他很配合,因为他希望跟着他们、指认他们。他们向前走了约一百英尺,突然他们反应了过来,觉得这不是个好主意,于是就命令他回去。中国人都以为他被绑架了,赶紧把消息告诉特里默。就在特里默走进来当着许多中国人的面责备不休之时,其中一名士兵想炫耀武力,拔出刺刀,向麦克伦的中腹部做了个无礼动作。发现麦克伦毫无惧色,他又往脖子上做刺杀动作。麦克将头猛地一退,这似乎让他得到了满足,于是他们就闲逛般地走了。正在这时,两个更为尽责的领事警察恰好经过,麦克伦就拉着他们赶上这两个士兵,领事警察对他们训诫了一番,要了他们的名字。领事警察自那以后常在这周围跑来跑去,但我想这件事也就此了结了。

日本人现在命令老百姓在2月4日之前返回各自的家。比较而言,安全区外占整个城市十分之九的广大地带仍旧是荒凉的,那些听了他们的话回家去的人都在前几个星期遭遇了暴行。就在昨天,一名53岁的老妇人回到了家,不到一小时,就有一个日本兵想强奸她。她跪了下来,哭得伤心欲绝,那个士兵只好打了她一顿,随后她立马回到了安全区。日本人想尽办法要让国际委员会名誉扫地,但他们给“自治政府”留了太少的灵活性,使得他们无法养活和照料老百姓。尽管有日本人从中作梗,国际委员会依旧大权在握。日本人不让委员会卖任何大米,叫自治政府在离安全区外很远的、靠近江塘街教堂废墟的地方设立一粮店。最初的几日,几乎所有要去买米的人都在路上被抢光了钱。现在他们先在区内买好票,再到那儿去拿米。

两天前我接待了一名病人,她22岁,结婚4年了。她和其丈夫在日本人进城那天进了安全区。她的丈夫当晚就被抓走了,再也没看见。她那天晚上也被抓走,带到了城南的某个营房,在那儿她每天要被强奸十

几次，一共呆了 38 天。到此时，她已经身患两边化脓性腹股沟腺炎、急性淋病和大面积阴道肿大性溃疡，因此她就被送出来了，因为没用了。我在想，当日本人污辱她的时候，她已经为她的祖国尽了力。

皮肤移植片和石膏仍然是议事日程。经过几周股骨骨折的牵引，我看到几个男孩子拖着个石膏四处走动。有些复合骨折看似需要截肢的已经显著好转。今天，一个几周前受刺刀伤导致气管切断的病人因喉狭窄而回来了。他呼吸时就像得了白喉一样，几乎让他窒息。可能在他喉腔里长了许多肉芽组织。我开始切割并探测其伤疤位置，但不得不在他的伤疤下面紧急切开气管而匆忙结束探查，因为他几乎窒息而死亡。我随后再做探查。

毋庸说我一直在想念着你们，期盼着团聚的那一刻。无尽的爱

鲍伯

星期日，1938 年 1 月 30 日

亲爱的家人：

为了有时间读一些《时代》杂志，再看看我的信，我假称得了严重的咽喉炎，今天就赖在床上了，给了我日思夜想的机会。我的嗓子仅能低语，但还没有体质上的反应，我希望明天能好转。昨天下了这个季节最大的一场雪，今天是白色的世界。我们的四条狗非常喜欢它。“斯努基”身形很大，但仍保留着极大的友善，那 3 条小一点的狗都喜欢跟它玩，但它们彼此之间却不在一起玩耍。“贝尔丽”颇具贵族派头，主宰着它们的表演。“提比”是一条藏獒，类似一种看门犬，在丢了几个月之后，被费吴生在一个难民营里发现了。它和“贝尔丽”相处得不是太好，因为“贝尔丽”太容易嫉妒了，但它们慢慢变得融洽起来。第四条狗不属于贵族这个圈子，不能在这个大房子里到处跑，它那不好看的、小猴般的脸常出现在门房老 Kwa 那 9 个孩子的臂弯里。尽管它只有 5 英寸高，却非常勇敢，总是在院子里快乐地追逐着其他的狗。就在我写这个的时候，“斯努基”正与“贝尔丽”在白色的院子里上下追逐着它们之间的一根棍儿，“提比”瞧着它们略显慵懒，但有点想替换“贝尔丽”在这场嬉戏里的位置。

米尔士今天早上在圣经教师培训学校布道，其他人也分散到了各自

岗位。前不久，刘易斯·史迈士从委员会总部回来时，把张群将军的收音机带来了。是 Zenith 牌的，是我看到的收音机里最好的。自从贝德士的机子坏了以后，我们收到的信号都不好，但昨天当我收听纽约美国无线电公司(RCA)大厦里的全国广播公司播出的新闻时，我们接收的信号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这是他们晚上六点半的播音，如果我时间算得准确的话，我们是第二天上午 7:30 吃早饭的时间。可以把欧洲的电台调至响彻屋里，其灵敏度和可选择性是非常好的。

《普林斯顿校友周刊》刊登了我在牯岭给查理写的一部分信件。我担心他有没有收到我的下一封信，那里面有一些真正的新闻。我应该继续写下去让他能及时了解南京的真实内幕。昨天我给约翰叔叔写了信，但不得不用了谨慎的语言，因为多数情况下它肯定要受到审查。

我和特里默、麦克伦晚上仍然轮换着睡在医院里，因为我们感觉不应该离开。最近的几个晚上，我有机会提高了我的产科水平。前不久，又来了一例难产病人，生产不顺利已经有两天了。脐带已经先脱落了，因此这个孩子已经死去两天了。这个母亲身体情况非常好，吸入超量的乙醚后，身体才放松下来。这个病例还是相对简单的，到目前为止还处于很顺利的恢复期，我对此很欣慰。

昨天收到来自爱尔兰的一份电报，问我格里尔先生家还剩下什么没有。我还没有机会去检查，但我相信不管怎样，那墙仍然屹立着。房子里面恐怕看上去和我们其他人的一样，鲜有例外。

1 月 31 日

在特里默的坚持下，我今天又呆在了家里，因为我的喉咙还没有好透，天又很潮湿，外面很邋遢。幸运的是，这段时间没有什么急性的外科病人，我现在的多数病人都照顾得很好。我所需要的就是好的护理！

我浏览了一些这篇长文的复写本，发现有一两件事需要搞清楚。我存的稿子里 44 页有两张，这就是说你那儿少这页。那页提到了我哀叹色带没有了之后，出现了一个新打字机。随后不久，贝德士在大学里找到了一些色带，这样加上一个好的色带，我又可以用我自己的打字机了。有时候如果方便，我也用米尔士的。

“瓦胡”号预定周三左右前往上海，这样这封信可以很快地发出去。过去几天里有件有趣的事，我们现在可以拿到一月份的杂志了，诸如《当代事务》、《东方事务》、《时代》、《基督教世纪》等等，里面开始有从南京送出去的资料了。《东方事务》上详细描述了“巴纳”号事件还配发了照片。南京的状况以及从上海到南京一路的详情还未出版，但从我们听到的广播新闻中，似乎很快就要出版了。

《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田伯烈曾有几篇速写在上海遇到了审查。他在这里得到了一些准确的材料，日本人拒绝让其过关。我们被打上了一群说谎者的烙印。日本大使馆的人告诉人们说，我们说的一切都是想象出来的。假如我不是个外科医生，有可能会有很多东西更为真实，而且还不得不掩盖掉他们的暴行所产生的后果。

就在昨天，拉贝先生竟然就在这不远处把压在一名妇女身上的一个日本兵给掀起来了。两天前，一辆卡车沿着马路搜集妇女。他们搜集到的一名妇女就是被谋害的刘文彬的妻子，我曾经写到过这位中学教师。她被带到日本营房，旁边一个中国人教她在日本人吃饭中间把手指插进喉咙里。这招灵验了，他们赶紧把她踢走了，她在凌晨两点马不停蹄地赶回了中学。老百姓被这道让其回家的命令激怒了。他们没有最起码的安全保障。两天前，又有3个中国人在一家浴室里被人无情地杀害了，这还是自治政府新开张的两家浴室中的一个。

从这儿到上海的农村一定呈现出惨淡的图景。开着小轿车的主教说，有时候几英里都看不到一个人，所有的农舍都被烧掉了。城镇被废弃了，里面的人不是被杀了，就是不见了。而这个地区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这样的杀戮怎么可能被宽恕或被认为是正当的！一想到它就让人不舒服。

致以所有的爱，

鲍伯

（张志刚 译）

7. 威尔逊夫人致加西德

1938年8月27日

亲爱的加西德先生：

非常高兴你度假回来了(我不是为钱工作的)，这样我觉得就可以带着问题去拜访您了。

我想尽可能地把事情讲清楚。随信附上的是今天刚收到的电报。我真是觉得如果没有什么原因的话，鲍伯是不会发这样的信的。我曾经告诉过他，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在11月前都不可能出行。

我一回国就向每个人表示愿意在医院工作。去年春天丹尼尔医生在纽约时，我就和他谈过。他预计8月23日抵达上海，随即去南京(如果获准的话)。电报可能和他抵达之事有关，我们当然不清楚。

鲍伯5月份从上海来信说，南京现已相当平静，有几家人计划在9月回去，他希望我们能在10月或11月来。他从没说过在医院上班的事。

我立刻去做了咨询，发现仅有摩尔斯克航班是我能付得起的(洛杉矶至上海190美元)。其他的都要收伊丽莎白1/4或1/2的船票。我写信给鲍伯，告诉他我计划坐11月30日或12月15日的船。我要他在回信中告诉我是不是要订票。

海因兹小姐在医院里。我想4月份露西·格林小姐和萨拉·格莱恩小姐也在医院里。我印象中她们都已回到各自的岗位，但鲍伯的信散落在美国，我不敢肯定。

《读者文摘》的文章将出现在10月份这期。鲍伯不想在上面署名，在与《读者文摘》的人交谈后，他们还是要了这篇文章并采用了它。我很快就会得到校样，如果你读后将意见告我，我将不胜感激(惠勒先生有鲍伯所发电报的副本)。它(读者文摘的文章)是以这种方式写的，所以无人知道其资料的来源。我相信鲍伯也无异议。我不知道《读者文摘》给这篇文章多少稿费，但我除非万不得已，决不动用这笔钱。我们的未来

是那样的不确定,在我们5年聘期期满后,我们也许会在美国行医,每个子儿都要省着花。

鲍伯8月份见过艾希德牧师,任何希望回美国的大学职员,每人发放400美元,但前提是大学不再给回程费用。

有许多必需品要带,因此整个旅程对我而言是昂贵的。当我到这儿的时候,我不得不从头开始。幸运的是,在回去之前,我已经攒够了钱来买我们必要的东西。

我希望这能管点用,很抱歉,威尔逊一家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

诚挚的,

马乔里

(张志刚 译)

8. 威尔逊夫人致加西德

1938年9月23日

亲爱的加西德先生：

随信附上的是今天我从美国国务院收到的便条。

《读者文摘》业已出版，想必你已看到。我特别想让他们拿掉一行，但没能来得及。这肯定与我所期望的有距离，并有误导的倾向。我觉得我应该用另一种方式把整个事情讲清楚。

鲍伯写于8月16日的航空信上说，就这么办，在出版物上写不写他名字，他不在乎。唯一的坏处就是 I 可能去不了南京，或者日本人在他来接我们时，不让他再回去。我想现在我最好什么也别做，任其自然。

欧洲怎么样？当然，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也许是我错了，但看来美国是伊丽莎白目前所能呆的最好的地方。我觉得在我们团聚前（可能要很久一段时间），我和鲍伯应当呆在一起。

我希望我知道该做什么。生活一定是非常烦杂的，但我已经晕头转向了。

您有何建议？非常欢迎。

诚挚的

马乔里

又及：我想我还是继续做护理工作为好，要做一个秘书就太糟了。

马乔里

（张志刚 译）

9. 威尔逊夫人致加西德

1938年9月26日

亲爱的加西德先生：

您已经收到了我大量的信，我在信里表达了对不同问题的看法。但在过去几天里，我把事情反反复复地斟酌，鲍伯的来信让我下定了决心。

我再也不为《读者文摘》烦心了，因为鲍伯说了，他对“他们印了什么毫不在乎”。只要现在以马乔里·威尔逊和女儿伊丽莎白的身分拿不到护照，我就给鲍伯发电报。我不想以虚假的理由去申请它，就像鲍伯说的，医院里急缺的是大量的“软皂”。老实讲，我认为中国的情况不会在1个月的时间里发生很大变化，以至于国务院要重新考虑。我们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周旋了1年多，事情一点也不简单。我准备把这场游戏玩下去，绝不气馁。如果我们现在不做出决断并按计划执行，我们也许又要卷入无休止的烦恼中了。

上海的查尔斯·福格森说鲍伯看上去不错，就是“尽显疲态”。我们两个都不开心，鲍伯只是活着，梦想着我们能再次团圆的那一刻。

在占领期和随后的几个月，鲍伯都是1个人。现在医院里有3个外科医师，柏睿德医生和两名中国人。我们今后会回去，当然要看事态发展。

我并不想惹人注目或让情感支配我。我想到的是鲍伯、孩子和我自己。我看不到还有别的出路。

在我给鲍伯发电报之前，若能收到你的来信，我会很高兴。

诚挚的，

马乔里

（张志刚 译）

10. 加西德致威尔逊夫人

1938年9月26日

亲爱的马乔里：

我们能够理解这些天来你的心情。但是别太担心——我们会让你和鲍伯医生再次团圆的。

周五上午，来自南京的官方电报要求你回去。南京行政委员会那天上午授权我们开始安排你的行程。我们一方面必须将最终决定告知医院当局，由其负责解决你的旅行支出，另一方面，我们乐意先替你垫付这些花销，因为你有这个需求，然后我们再向医院当局报告数额，让其转账。

我们知道国务院的信他们是会写的。伊文思写信给希普利，正式要求你回去，那么国务院同意延长你的护照就有很大的希望。

在我们收到华府的答复前，坐直了，别担心。很显然你不必发任何电报或是采取其他过激的行动，我们有的是机会讨论你要做的事。像你一样，我们也急于让你回去。假如你和幼女去南京不安全，或是你不想呆在上海，想等（长江）上游的形势明朗化，你和医生可以否决这次旅行，但假如你确实想去，我们至少也能帮着铺路。

祝快乐！

加西德

纽约市西115街415号

纽约州

（张志刚 译）

11. 伊文思致威尔逊夫人

1938 年 10 月 3 日

罗伯特·O. 威尔逊夫人

纽约市西 115 街 415 号

亲爱的威尔逊夫人：

加西德先生 9 月 26 日写信给你，但随后我们从国务院得到消息，意思是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国务院会同意发给你护照。我们收到了这封信的副本，毫无疑问你也收到了护照。

金陵大学行政委员会的这一举动使你有可能就便来策划行程。我们很高兴就此与你合作，等待你做出何时启程的决定。

请记住，廉价的舱位很快就会预定一空。

你真诚的

C. A. 伊文思

CAE/B

(以上文献号：RG11：Box 229 Folder 3873)

(张志刚 译)

二、学院文献 金陵大学通信： 罗伯特·威尔逊 1937

12. 威尔逊医生致朋友们 (1937年8月15日—9月3日,略)

13. 加西德致威尔逊医生^①

1937年8月16日

罗伯特·O. 威尔逊医生

金大医院

中国南京

亲爱的威尔逊医生：

我都用不着告诉您，获悉小公主伊丽莎白平安抵达，我们大家有多么高兴。此时此刻她一定长大了不少，毫无疑问将来会成为一个小神童。我们希望她和威尔逊夫人都能安然度过这炎热的夏月，在近来日本一系列恶行所引发的骚动中平安无事。

最近几个星期我们每天都被来自中国的消息深深地困扰着。我们甚至更关心今后几周还会发生什么事情。所有迹象似乎都预示着一场

① 原件推测为加西德所写。

更严重的冲突,而且会遍及中国全境并造成巨大的损失和苦难。但是我们真切地希望并祈祷危机能够以某种方式解决,而不要出现这样的后果。当然,我们办公室将继续开展活动并执行计划,希望大多数或所有的学院能够像往常一样在来年继续它们的课程。但我们也要做好准备,一旦有必要,任何时候都能采取紧急应对措施。

你7月2日信中提到给你一定的特别津贴,并相应调整你的薪金支票,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个要求。

我衷心地祝愿你

你的诚挚的

(张志刚 译)

14. 威尔逊致朋友们 (1937年9月24日—12月14日,略)

15. 雷吉纳德·惠勒^①致威尔逊

1937年11月8日

罗伯特·O. 威尔逊医生

金大医院

金陵大学

中国南京

亲爱的威尔逊医生：

我们很高兴在这里的办公室有幸见到您的夫人，加西德博士已经将她的经历做了精彩的描写。

正如加西德博士可能写信告诉你的那样，医院董事们正计划给你部分减薪。

我和惠勒夫人不得不在1919年离开中国，当时因反对《凡尔赛条约》，爆发了学生运动和游行示威。我在北平，惠勒夫人和我们11岁的孩子在杭州；我们在上海又戏剧性地会合了。火车停驶，商店关门，上海骚乱严重。因此，我能够设身处地地理解你和威尔逊夫人在经历最近磨难时的心情，当然，过去几个月的情况要比我们1919年所遇到的更加困难和险恶。

我们把史迈士博士正在写的信尽可能地广为传播，到处呼吁为医疗器材和医院筹集善款。为此，我们已募集到2500多美元。

最近我在华盛顿见到了红十字会副主席厄尼斯特·J. 斯威夫特先生，他说，告诉南京医院的同仁们，直接把他们的请求发给约翰逊先生，

① W. Reginald Wheeler, 金陵大学职员，差会行政人员。

因为这里的红十字会在资金调配上完全听从他的推荐。我给陈博士写信告诉他这一情况,建议他向约翰逊先生提出来。

我希望在这动荡的年月里能和你们在一起。请向特里默医生、柏睿德医生和你的同事转达我们最高的敬意,我们坚定地支持你们并为你们祈祷。

你诚挚的
W. 雷吉纳德·惠勒

(张志刚 译)

16. 威尔逊致家人函 (1937 年 12 月 15 日—1938 年 1 月 9 日,略)

(以上文献号:RG11: Box 229 Folder 3875)

**三、学院文献 金陵大学通信：
罗伯特·威尔逊 1938—1941**

**17. 威尔逊致家人函
(1938 年 1 月 28—31 日,略)**

(以上文献号:RG11: Box 229 Folder 3876)

第二部分

史德蔚和夫人文件

一、南京——中日战争期间的形势(略)

1. 关于魏特琳旅程的信札 (同学:给年轻人的文件,俄亥俄, 辛辛那提,1938年4月30日)

南京日记摘要

马乌德·T. 萨维斯

一个真实而亲身的经历,描绘了轰炸时期基督教团体的所作所为

第一部分

1937年秋

难得有时候,魏特琳那灵巧的双手和大脑并未整个被紧迫的现实问题所困扰,她需要回顾和反思。因此我能想象出来,去年6月当她收拾行李,准备去海滨度假时,她一定时不时地会忆起自己在中国度过的四分之一世纪,憧憬着今后快乐的时光——为学院、为国家、为她自己未来的岁月。在她准备应得的假期时,她的心里一定是称心如意。

和平笼罩着中国。经过深思熟虑,日本人的意图显然已经转而放弃军人以武力征服这个国家的主张,而是以更安静却更有效的手段进行真正的合作。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中国就永无出头之日。这个国家在信奉基督的、能干的蒋介石和蒋夫人领导下,已经强有力地联合起来。“新

生活运动”和其他改革举措正稳扎稳打地改变着整个国家。或许在魏特琳所呆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中国发生的变化可以从她和我们的一位朋友眼中最好地展现出来,这人刚刚在 10 年之后重访中国,她去年 8 月回来后写道:

“10 年来生活在经济不稳、动荡不休的美国,给我心中留下了寒意。当我踏上发现中国之旅、走过不同地方时,这种寒意消失了,暖意荡漾在我的心里。并不是中国特别突出的建设成就如公路、宽阔的林荫大道、蜂拥的公共汽车和飞机、市中心等让我重拾工作的力量,而是像街道和人的整洁、乞丐的消失、讨价还价的减少、苦力的友善和每个人的精神状态让我振作起来。甚至枪炮的轰鸣也不能打消我一往无前、实现重建目标的热情和抱负,我乐观的情绪依旧高涨,坚信这个项目会恢复并达到新的高度。”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也曾有过好的年景;其前景从未这么光明过。1915 年开办时有 9 个学生 6 个系,它刚过完第十九个年份,有 42 名毕业生。对于这些年轻女性来说,不只有一个而是有几个工作在等待着她们,她们也分布在许多服务部门——女校友作为国家的领袖人群——学者、教师、医生、护士、农村生活专家、宗教和社会工作者。

魏特琳在收拾行李时,一定不时地经过她的窗户,假如她有时间停在那儿,看外面的校园,我知道她的心绪一定会被那份美丽所打动,因为这份美丽是她呕心沥血创造出来的。两座四方形建筑横卧在那儿,是可爱的中国式造型,有重檐屋顶和高高的廊柱,位于主城西部的小山谷里。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我们决定在那儿建设学院的时候,魏特琳为了买这片四十英亩的土地做了许多事,当时这片地上草丛茂密、坟茔满布。这意味着数月的辛苦劳作和极大的耐心,为的是得到每一小片地并把帐款结清。

更恼人的工作是迁坟。然后就是数月的设计房子,咨询建筑师,等候消息看美国那里能否弄到钱。那些天里,无休无止地讨论是否要将学校建筑盖成国外的巴洛克风格,还是用额外的资金修建无以伦比的可爱的中国古代砖瓦建筑风格的房子。终于到了房子问题!不断的监督和讨价还价、不容妥协的标准、精细的策略——另外由于魏特琳比系里其

他人懂更多的汉语,又富有经验,这件棘手差事的大头都落在了她的身上。她甚至设计并监督了一条道路的建设,这条路从校园到大马路有1英里远。

校园的布局、树木的种植和风景的营造,她都是主要参与者,因为她是一个“天然的”园丁。为了这一任务,她带来了她自己在内地的园丁。他们一起在围墙里面构筑了少有的持续不断的爱心。可爱的杨柳低垂在镜子般的池塘上、拱廊和藤架上枝繁叶茂、莲花开放报道着春天的到来,盛开的绚丽菊花排放妥帖等候秋天学生的归来。

不单是华美的自然植物,还有学院取得的非凡成就,都让魏特琳在这六月的日子里感到由衷的满足。在这个团体的生活中,学院为自己营造了真切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她也占了非常大的分量。她头一回的传教经历是在农村,她的兴趣始终强烈而无尽。学院坚持的社会福利工作,诸如其邻近的学校、母亲俱乐部、农村邻居的宗教服务都是她长久的梦想,都已成为现实。

魏特琳从农村回到南京的学院生活已经有18年了。现在从学院围墙往外望出去,在她眼里展现的是一幅多么不同的景象!原先围绕着学院的杂草丛生之地,现在已经建起了现代而漂亮的建筑——住宅、办公室、新的美国大使馆。在周围的山坡上,新修的马路组成了网络。到处是新马路、新办公楼、新公园,有一个新的广播电台,数千辆汽车,而10年前只有100辆。一个崭新而美丽的首都就像凤凰涅槃一样从古都的灰烬中腾空而起。所有这些漂亮的实打实的物质进步,是一种将中国人民激发起来的新的精神,最终将满怀希望面向未来!

到了7月2日,魏特琳终于踏上了度假的旅程。18日她在那儿写道:

“16天来,我和朋友们在海滨度假地青岛共享假期,这座城市在一战前是属于德国人的,后来给了日本,最终因为《华盛顿和约》,还给了中国。我住在 Iltus Huk,它凸向冰冷的蓝色太平洋。海浴真是太棒了——我太喜欢了!……我们花了半天去了农村里的一座山,农民富裕、田地干净整齐、他们利用每一平方英尺土地的能力——甚至河堤上都种着瓜秧——以及农村遍布着的良好学校,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青岛市政府已经开始建造 50 多座这样的模范农村学校了。

“消息传到我们这里称,7月7日,麻烦在北平附近爆发了,原因是一个日本兵失踪了。怎么失踪的?为什么?没人知道。自那以后,战事升级了,最终结果是什么我们不敢妄测。米尔尼曾经说过,‘1914年两个人在萨拉热窝被杀,最好的欧洲就此所干的就是,再杀1100万人!’中国不想打仗,也没为此做好准备。我相信日本人也不想打仗,但日本不能控制其战争机器。”

就像危险时妈妈飞一般地回家到孩子身边一样,魏特琳现在赶紧回到了南京。战争进展地很快。8月2日她在日记中写道:

“今晚委员会碰头讨论对策。……我们计划将贵重的设备打包放进地下室,购买灭火器,将我们的卷宗送往上海。昨天通知官员将家人送出城去。【原因是如果这些依靠他们的人还在,他们就不可能专心工作了。】结果是把人吓坏了。火车和轮船都挤满了人,车船票几天之前就卖完了。数千人离开了。”

为了得到城市和教会团体,特别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这样一所系里和员工都无白人的女子学院——如何准备应付战争的图景,我将不分日期和不同名目,将随后几周魏特琳日记中的摘要拿出来。

“已经颁布命令将所有的屋顶都漆成黑色或灰色。我们的校园相当独立,因此我们不觉得有多危险。我们还靠近美国大使馆,这使我们更加安全……今晚我和陈先生,我们的商务经理,四处转了转,察看必要的准备工作是否正在进行。首先去了3个地下室,看是否腾空了,这样一旦空袭,我们能到那儿去。然后我们检查了沙包的制作,它是用来保护仪器设备的。开了个会讨论如何处理化学品,它应当搬出科学楼……南京似乎更安静了,人们又安定下来过平常日子了。我希望,也在不断地祈祷,战争的阴云快过去,中国能够自由地推进其国家建设项目,在过去几年中尽管有许多障碍,它已经如此勇敢地实施了……

“今天决定将学院的开学日推迟到20日……

“与上海的通信被切断了。人们非常害怕。许多人往上游走了或是去了乡下——为了急于离开南京甚至爬到了火车顶上。

“按照中国和德国两位军事专家的指点,今天早上我和陈先生标出

了未来几天我们必须建造的堑壕地点。因为靠近清凉山高射炮阵地,如果飞机扔炸弹,我们将非常危险。一会儿工夫,我和3对男仆役在600号宿舍门口垒起了沙包堑栏,这样学生们就不用跑到学院大楼里的地下室了。……我和陈先生将仆役们分成了3组救火队,一组拿梯子,一组用灭火器,一组搬沙和水。他们说有的炸弹燃起的火,只有用沙子才能扑灭。……城里的秩序井然,警方控制着局势。城里所有的银行都关门了。……

“陪了一上午李小姐,她接到了卫生署的请求,想把她们学校【长老会女子学校】征用为医院,她不知该如何是好了。想召集所有教会学校的领导开会讨论如何应对这样的请求,但每个人都太忙了。这时胡兹曼夫人来到我这儿,带来了她的问题——她所有的佣人都想回家!一晚上过去了,没有空袭发生——真是如释重负!我和凯瑟琳走到街上想买点食品以防封锁,但找到了极少的东西。都卖完了。当你走在市中心街道上的时候,你感觉南京人少多了。……

“今天早上【空袭现在天天发生】,我和陈先生、程小姐想定下个原则,来照应那些如果南京变得愈发不安全、想和我们在一起做难民的家庭。我们决定尽最大努力来保护生命,这样一来,老百姓就不能把他们的贵重物品和家用商品带过来了,至于抢劫,我们的校园必须排除在外。……四点半时,去了大使馆。他们在那儿日夜工作。街道上建起了更多的堑壕。每天,形势都变得愈发紧张。一天似乎有一星期那么长,我把日期都忘了。时间是按空袭来计算的。城里的‘新生活运动’组织已经迁到了我们中心附近……”

此时,中国政府要求所有的外国人都撤出南京。英国和其他欧洲领事可以命令他们的属民这样做,但对美国公民而言,只能劝说和请求他们离开。在8月的最后几天,魏特琳写了如下笔记:

“上午九点,由特别信使传来使馆一封信,要求我们全部撤离。他们现在已经两次要求我们走了。如果这次之后发生什么事,就不是他们的责任了。我不能离开。那就会意味着,业已承担惊人负荷的吴校长将不得不额外做我该做的那份工作。我觉得我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18年让我能担起一定的责任,我的位置就在这儿。当危险来到的时刻,没有

人会让男人离开他的船、女人和孩子。”

下个月,她又写下了对使馆一工作人员的采访。“他觉得现在在中国没有地方是安全的。……我真的很想告诉美国的朋友们,我是多么欣赏使馆处理问题的方式。他们预先通知我们,鼓励我们离开,但理解我们负有责任,要想离开是不容易的。用专车将使馆的妇女从汉口运到了广东,然后去马尼拉或美国。”

这几周以来,留守在校园里的几个系满是焦虑,讨论是否要开学,如果开学到哪儿去。起先,他们希望晚一点开学,但要在南京。教育部不许,另外,学生家长也不愿意把他们的女儿送到首都来,因为日本人在北方和上海连连奏捷,南京肯定是他们下一个目标。开了多少焦头烂额的会讨论今后该怎么办!系和学生四散各地在度假。南京的学生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最后决定在中国不同的地方开办3个不同的中心,每一个放置一定的系科,将这些系科的老师和学生送到那里。这就是说,把相应系科老师和学生的卷宗、教材送过去,把图书馆分开,把必要的参考书运过去,把一些科学仪器运走,把个人的行李等分别送到这3个中心——上海,开课地点在市中心空荡荡的贮藏室里,什么教学设备也没有,甚至黑板也没有,在上课时经常有轰炸机在空中嗡嗡作响,用“冒着枪林弹雨”来形容非常贴切;去华中的汉口;和中国西部的湘潭。

9月6日她写道:“今天,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没有开课,取而代之的是,我和吴博士发出了最后一批信,向学生和老师介绍了拟议中的计划。我们仍然必须发出转学证明并就选课问题向学生做特别说明。……我花了一上午写给系领导看,将他们高等和初等的科目名单给了他们。”在另一个地方,她谈到这天她是如何在等待空袭时,在堑壕里写好了两封信。

然后,9月8日:“极好的一天——凉爽,令人兴奋。一个理想的时刻让人迫不及待地开始学院的工作!”第二天:“天气太好了,凉爽,晴空万里。校园和我以前见过的那样美丽。如果学生和教员在这儿,他们会多么享受啊!”

然而代替学生们向新年学业“掘进”的是,整个南京都在挖洞以抗击现在降临的空袭,有时一天好几次。10月2日魏特琳写道:“去拜访邻

居。发现即使是菜农家里,所有的年轻妇女和孩子已经被送往农村了——只有老妈妈和可能是最大的儿子留在家里。在一间茅草屋里,地上很脏,他们却花了一百多元修防空洞(可能是他们一生的积蓄,攒起来为丧仪和嫁妆用的),非常大方地让穷邻居们用。中午和柏睿德医生一起出去,看能否听到午间广播。发现美国男士们聚在赛珍珠家里吃他们的午间米饭。我们大多数人现在靠中国食品过活了。讨论的主要话题是如何鼓励元气大伤的教堂,帮助他们满足难民和伤员日益增长的需要。仅靠中国自身不能满足受难者的需求,特别是冬天即将来临。吴博士收到蒋夫人的一封信,信中有句话是,‘在这场战斗中,我们已经被卡住了脖子,我的使命要求我全神贯注,一心一意。’……”

对于留下的 10 到 20 名传教士而言,情况确实如此。

(待续)

编辑注释:2月初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传来的消息说,妇孺儿童难民数已从顶峰时的 12 000 名降到大约 3 000 名。红十字会分发的米饭已从起先的每天一次改为每天两次。城市沦陷时,南京全城到处是无以言状的抢劫和暴行——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所在的“安全区”相对略少一点。美国大使馆在一月中之前回到了南京,随后日本人至少提供了名义上的保护。

第二部分

8月15日,来了第一次空袭。魏特琳那天在她日记中写得很简单:“南京遭受两次空袭。我们的第一次,特别激烈的一次。很奇怪的是,一点钟我把学生叫到一起,把他们组织好,告诉他们该怎样去做。两点钟,警报器就响了。飞机两次都在城市的低空盘旋,下一次是 5:00 来的。高射炮在城市的不同地方轰鸣起来。造成了什么损失,我们还不清楚。但很多人会被杀死,因为人们还没意识到他们必须远离街道。为了将仆役们留在地下室,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们希望明天堑壕能完工,这样我们就不必都挤在两个地下室里了。”

从这天开始,空袭成了一天中寻常之事。第二天,又有两次空袭。日记的第十七部分是魏特琳在地下室写的,当时恰逢第二次空袭,她正

等着警报解除的信号。到第十八部分时,堑壕或者说是防弹隐蔽部已经修好了,当警报在午夜响起时,“……我们飞快地起床,穿衣,关上所有的窗户,锁上门,到我们建在树下的堑壕去。幸运的是,我们一个女仆人够聪明,带来一些被褥,让我们逃过了成群饥饿蚊子的袭扰。我费了半天劲也不能把人人都弄进堑壕,这时警报解除号响了——他们很想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当我们在月光下走回宿舍的时候,我在想该是欣赏美丽大自然的时候了,而不是利用它来毁灭和杀戮。”

第二天晚上六点,又来了一次空袭,这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猛烈。他们正在吃晚饭,“突然听到震耳欲聋的啸叫,每个人都冲到地下室去了。清凉山上的高射炮发出巨大的轰鸣,甚至我们坚固的大厦都在震颤。城市的东北部看来是火光冲天。”校园里很少有孩子——女舍监的小孙子,魏特琳不停地说起,这是一个憾事,即这些孩子和南京的其他孩子们不得不经历这样的恐怖。

“警报解除号响过后,我们聚在一起搞了个冰激凌晚会,这是我和陈准备好了的,意在给学生们和程太太的4个孙辈一个惊喜。我们在月光下快乐地玩着游戏,孩子们暂时忘掉了恐惧。

“突然,陈美瑶(Chen Mei-yo)(一个1920年的毕业生)进来了,非常激动,满是尘土。中央大学的女生宿舍突然垮塌了,当时她正住在里面。空袭者显然是瞄准着图书馆、礼堂和科学馆。一颗炸弹落在图书馆后面,将所有的玻璃都震碎了;另一颗落在礼堂后面,摧毁了后墙。另一颗摧毁了化学实验室。美瑶的弟弟也在那儿,但两人都幸免于难。美瑶的逃生简直像个奇迹。她躲在一个重重的脸盆架下,恰好倚住了倒塌的墙,没有砸到她身上。……当时,国立大学的几个领导正在图书馆地下室开一个重要的会,但幸运的是没人受伤。他们估计30到40个仆役和其他人被炸死了。……美瑶还没讲完她的遭遇,警报又响了,我们赶紧跑进隐蔽部里。我们听说和中央大学同时被炸的还有军事培训学校,那儿也死了几个人。”

从这儿开始直到美国收到的日记最后一页,每一页上都经常会有强调的语句:“又出去躲到堑壕里了。”“从——点到——点在堑壕里。”“刚开始干什么,警报响了。”在工作,在街上,在教堂里,在委员会会议上,一

旦听到“紧急信号”，必须放下所有的事。甚至他们参加的一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前学生的婚礼也被警报打断了，魏特琳说她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仪式能以如此速度完成！但等仪式结束，已经太迟了，不能离开教堂了，举行婚礼的新人就挤在黑暗的小教堂里，给孩子们讲故事、唱歌，让他们平静下来，安慰他们直到危险结束。

轻易不能剩下的工作也变得困难了。“我能洗澡吗？我可以洗头吗？”在吃饭时，也会拉警报，他们就端着碗筷跑向地下室和堑壕。但最糟糕的是夜里的警报，他们必须钻出暖和的被窝跑到寒冷的堑壕里。因此，正如魏特琳所说，他们一有机会，就只想睡觉！但他们整晚都很紧张，神经都绷着，每次极微小的声音也能惊醒，直到他们的神经变得脆弱而弱不禁风。

对于这一小群美国妇女和中国男人而言，看管这美丽的校园是一神圣的使命，这个巨大而有效率的场所凝聚了数千美国男女的爱和奉献，也包括了墙内那些有赖于它的人们。但这是男人和女人共同承担的义务，无论是小的团体，还是三三两两，在全城的教会机构里，他们不仅以勇气来承担，而且也没想干任何出格的事。他们唯一担心的是他们的中国朋友，他们那空落落的家庭，避难于战事频仍的上海、遭受空袭的其他城市以及孤寂的夏季避暑地，他们总担心使馆或美国政府会改变主意，找到某种办法让他们离开各自的岗位。

10月份有76次空袭。11月，空袭数几乎达到了100次。整个南京都在挖洞。“每天晚上天一黑，我们就能清晰地听到外面路上的干活声。好像是水泥制造和灌注声。可能在我们隔壁就会建起防弹掩护所。帕克斯顿先生被从使馆叫来看我们的堑壕，他认为造得很好，修的地点也好。他认为我们的地下室是防弹的。我认为它经不起一次直接打击，但直接命中是少有的，那么干嘛要担心呢？……

“今天我和程去拜访老邵和洗衣工的家。他们带我们去看他们挖的洞。就像你带着朋友去看你的岩石花园或你的玫瑰，所以现在你带着他们去看你挖的洞。……姓徐的农夫和他的家人坐在树下，我们路过时，他们问我们战争有无很快结束的机会。他说炸弹爆炸的声音让他们非常害怕，洗衣工说养孩子太难了。他把一个吊床放进了堑壕里，这样如

果可能——小孩子们可以睡觉。”

魏特琳不断地说,南京是怎样迅速地变成一个到处是堑壕、洞穴和掩蔽所的城市,而且城市又是显得那么空空荡荡。商店关门,门窗紧闭,街道上杳无人迹,“一座死城”。

9月19日是中国农历的一个大节日。按照中国旧历,它是八月月圆收获的节日,月亮受到了尊崇。通常它是快乐的一天,要吃美味的月饼。天高云淡,凉爽而令人心旷神怡,经过了漫长而令人困倦的夏天,这天让人赏心悦目。秋雨之后,这是一个美丽的世界……这天是真正敬拜丰收之神的日子,非常高兴。但就在我们想好好享用早餐之时,警报响了,我们赶紧冲向堑壕。通过随后的广播,我们得知开始有34架飞机,但只有21架抵达南京。他们的目标是国立广播电台、自来水厂和滤水厂,以及城南的军事中心。他们轰炸了这3个地方,我们尚不清楚造成了什么损失。随后,我到隔壁拜访,一方面是邀请妇女们参加我们的聚会,另一方面也是让人们知道我们周边一切均好。我去的每家每户都让我由衷地高兴,我在那里安慰着他们,给他们信心。

“9月20日。帕克斯顿先生从大使馆给我打来电话,读了上海日本舰队司令发来的一份长长的电报,主要是说明天中午他们预计向南京发动一场真正的攻势,使之再不能成为军事策划的中心。换句话说,用这种方式逼迫中国亲善合作!帕克斯顿劝我们撤离,至少躲几天。大使馆恐怕要全体撤离。我感谢他让我们了解了这个情况,并告诉他我们待会再告诉他我们所做的决定,其实在我心里早已打定了主意。当时要是那么说就太不技巧了,但过了几个小时,我给他写了便条。下面是我给他和帕克先生写的果敢的话语,‘我认为如果城里所有的大使馆都降下国旗,撤走馆员,那就是场悲剧。这就意味着日本,甚至不用宣战,就可以不分青红皂白地对这座城市狂轰滥炸。我希望你们不要让他们的空军如此猖狂。’我和陈表示要和我们的员工在一起,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时刻,我们能帮很大的忙。

“刘易斯·史迈士到我们这儿来拜访。他看上去半是病态,还没有真正地从夏天的病里复原,但他早已计划好了,精力充沛地说他不会走。他以极大的精力为金大医院组织救护队。……现在雇辆轿车带人去上

海要花 200 美元。……已经让我们几位员工答应,一旦今天有大的破坏,等警报解除号一响,他们就到医院里帮忙。

“9月22日。今晚多云有雨,因此我们安安静静地休息了一夜。我们不知道白天会发生什么事——那个司令的话还萦绕在我们心头。不晓得什么缘故,似乎总有不祥之云笼罩着我们——‘不祥之兆稍逊于威胁。’陈引领了我们的晨祷。这些天来的痛苦和焦虑与我们的祷告是多么地真切而生动啊!现在‘祝你平安’作为问候语真是贴切,过去它只是单词而已。熟悉的赞美诗、主祷文都有了崭新和更深的意蕴,特别是‘你会得到报应,’和‘你的东西是王国、权力和光荣。’

“第一次警报是早上 10:15 来的。10:45,紧急警报紧跟着来了。在检查完所有的堑壕和地下室后,我进了自己的堑壕。我总在想天上应当布满了飞机,就像秋天里迁徙的乌鸦一样,但还是没超过以往的数量。不一会儿,我们就听见了重型轰炸机的低鸣声……大约有 11 架,第一批炸弹投下来了,好像是在东边,靠近玄武湖。然后,它们逐渐靠近,五台山上新的高射炮团做出了回应。堑壕里有 3 个孩子,幸运的是空袭时,他们一直在呼呼大睡。安静了一会儿——然后又到北边轰炸了——可能是在横跨长江的铁路中心浦口。到了中午,警报解除,我们伸了伸疲倦的四肢——在堑壕里我们站不起来。

“我们的 6 人小组马上就跑向鼓楼医院,看有无需要帮忙的地方。刘易斯已经在那儿了,正打电话要车。成群的医生护士正出门去爆炸点。第一批运进来的是 6 名受伤的警察和两个平民,他们来自中央党部附近。……从医院回家,还没吃完饭,警报又响了。3:00 解除警报,我们看到河边码头浓烟滚滚。随后我们听说轰炸目标本来是那儿的铁路枢纽,但炸弹落在了附近几个很穷的村子里。在一个村庄里,落下的是燃烧弹,因此所有受伤的都被烧死了……”

后 3 天的故事是按一小时、一小时写的——都是讲的对南京的狂轰滥炸,经常躲在堑壕里,对电厂的轰炸(使城市变得漆黑一团),财政部,中央医院,卫生部,许多破烂的住宅区,大量无辜平民伤亡。学院庞大的重檐屋顶砖木建筑,在爆炸中震颤,窗户震碎,弹片击碎了瓦顶。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委员会仍召开了会议,讨论南京教会如何行动来满

足城里难民和受伤平民的需要,如何向西方国家披露中国发生了什么。

“9月26日。威尔逊医生带我们去中央医院看昨天轰炸的惨象。尽管在屋顶上醒目地绘上了大大的红十字,仍有16颗炸弹故意地投在了这块场地上。幸运的是,两颗1000磅重的炸弹落在了邻近的网球场上——如果它们再往北去不足50英尺,就会落在一个防空洞上,而那里边,藏有100名医生、护士和服务人员。如果它们再往南去几百英尺,它们就会把漂亮的医院新大楼整个摧毁。它们炸得最大的洞宽有30英尺,深约15到20英尺。球场东边的礼堂西墙倒了,所有建筑物的窗户都碎了。

“医院院长沈博士和报社记者刚才还在房顶上,然后他要开会就离开了。他在轰炸后说,他一发现自己身体内的骨头没断一根——他感觉是这样——马上就想到了报社记者,担心他们是否被炸成原子了。过了一会儿,他发现他们欢天喜地地坐在豪华椅子上,因为他们拍到了珍贵的镜头。出乎意料的是,不一会儿,蒋介石夫人来到了医院视察灾情……

“防空洞里的人被震得厉害,但没受伤——外面5个躲在树下和车里的都被炸死了。……

(张志刚 译)

(以上文献号:RG20: Box 10 Folder 220)

(以上由张志刚翻译,杨夏鸣校)

二、金陵大学信札 1937—1946

2. 惠勒编辑的南京信札

南京快讯

美国办公室

纽约州纽约市第五大道 150 号

1937 年 11 月 10 日

致金陵大学的朋友们：

我们上一封给你们信，日期是 10 月 10 日。我们在这封信里发给你们的，是最近经华府国务院收到的电报复本，以及通过“中国快捷”（China Clipper）号航班^①从南京送出之信件的摘录。

10 月 9 日，收到下列由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签发的两份电报：

“南京使馆转来下列由艾尔西·普利斯特小姐发给你的电报：‘中央医院因遭轰炸而被关闭。金大医院每月需要 1 500 美元，加上医疗物资和轻便救护车以救治在南京受伤的赤贫平民。你能马上弄到这些礼物吗？’在转发此电文时，大使说金大医院现在是南京唯一一所仍在运转的大医院，工作出色。”

“南京使馆 10 月 7 日转来下列应金陵大学请求发给你的电报：‘用空邮寄 3 000 安瓿预防剂和 100 安瓿破伤风抗毒素治疗剂，再加 1 000 安

^① 译注：1935 年 11 月美国泛美航空公司开通的从美国西海岸到中国的航空邮政通道，担负飞行任务的是马丁 130 型水上飞机，当时命名为 China Clipper。

瓶杆菌抗毒素预防剂。用平邮寄 5 磅三碘甲烷。标上红十字供应……寄出物资时用红十字会名义标上供金大医院。航空信已经在路上了。’大使补充道，金陵大学一再强调这封电报很重要，他们正经受着磨难，因为破伤风抗毒素已经用完了。”

10 月 11 日，又收到另一份电报：

“南京使馆的电报发来金陵大学给你列下的进一步要求：‘用航空邮寄 5 000 瓶天花疫苗、五千单位的白喉抗毒素 100 安瓿、一万单位的白喉抗毒素 100 安瓿。用平邮寄 500 CC 明矾沉淀的白喉类毒素。’”

南京的中央(政府)医院是那里最大的医院。它可接纳 320 名住院病人。现代建筑风格的院部大楼耗资法币近 100 万元。9 月 25 日该医院遭轰炸的场景就在该国播放的新闻影片中，想必你们已经看过了。描述这次病人遭袭和转移病人情况的信件是由大学员工 D. 刘易斯·史迈士所写，并通过‘中国快捷’号航班送出去。

“星期六上午，9 月 25 日，南京曙光乍现，天高云淡，这是理想的郊游日和空袭日！因为感觉这天很像 22 日周三那天，当时我们遭遇了日军飞机相当猛烈的轰炸，我们做了最坏的准备。

“大约九点钟，警报尖啸起来。大约 40 分钟后，17 架日本飞机出现在城南上空，并加足马力、俯冲投弹。在第一次俯冲时，一架日机被高射炮击中，降落在基督教青年会门前的大街上。另一队飞机摇摆着飞向下关，全都俯冲轰炸发电厂。还有一架日机被打得燃烧起火，一头栽了下去。发电厂被炸瘫痪了，城市开始启用紧急供电。‘警报解除’的信号在午间方响，大学生和轿车冲向金大医院去救治伤员。救护队刚把伤员送走，警报又响了。我们在飞机到达之前赶紧回家吃午饭，然后再隐蔽。这次国家卫生署漂亮的大楼和中央医院都被炸了。第三、第四次空袭与这一次靠的很近，我们去城外中央广播电台的救护人员就碰上了，只好在空袭中运送了两趟伤员。所有伤员都是住在‘军事目标’附近的穷人。

“西方的新闻摄影师正在邻近饭店的房顶上，能很好地观察到早上发电厂被轰炸的景象。下午他们去卫生署和中央医院拍摄被毁的场景。当他们在楼顶上拍摄涂在那儿的大大的红十字时，日本飞机第五次冲了

过来，丢下两枚 1 000 磅重的定时炸弹，幸运的是它们没有击中医院大楼和里面近百名无助的病人，炸弹落在了网球场上，撕开了两个 20 英尺深、45 英尺宽的弹坑。摄影师已经拍到了损坏的厨房、服务间和破损的手术室。这两颗大炸弹落在了医院员工的防空洞之间。尽管防空洞离弹坑边沿只有 50 英尺，而且它们的顶还支在地面上，但防空洞里没有一个人受伤。但躲在树下的一个苦力、躲在轿车下的一名司机被炸死了——后者是因为他的车飞到空中，落下来时砸到了他。若是直接击中大楼，估计要炸死大多数病人和当班员工——这就会给院长沈博士以极大冲击。

“大约 5:00，我们刚把受伤的穷人安顿好，沈博士就到了金大医院，他说他想在今晚把病人和员工转移到我们医院，因为他担心日本轰炸机明天上午还会来继续轰炸。金大医院没有足够的场地和空床，因此他们请求金陵大学在毗邻的校园里让他们借用两栋宿舍楼。住在其中一栋宿舍里的大学职员都高兴地搬到另一栋宿舍楼去了，学生和员工都来帮忙搬，征集轿车的号令发出去了，金大医院的职工做了所有必要的安排，市政当局将一辆大的救护车借给他们，以顶替被炸毁的两辆救护车，它们被落在中央医院里的炸弹炸毁了。月亮令人恐惧地升起在紫金山上——但很快就隐没在平静的云彩里了——所有 68 名住院病人都未回家而是过来了，住在医院里的员工也安全地搬进了金大医院。时近午夜，沈博士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说：‘好了，我已经为防止明早可能遇到的空袭做了力所能及的事。现在我可以同我的手下谈谈今后的计划了。’一会儿他又说：‘看到金大医院院长陈博士、他的员工和大学教职工及学生如此高效地回应我们的求助，我非常感动。’

“但这对金大医院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一晚上，一所只有 160 个床位的医院一跃而有了 208 名病人！随着所有的‘上等’家庭离开了这座城市，只有极少的一、二等的病人能支付医院的大多数手术费。穷人只付得起一点儿钱，根本不够实际的开支。而且中央医院来的大多数病人都是免费的病人。更有甚者，接下来的星期一，中央医院决定不再以组织的形式存在，其员工加入到刚在城外组建的新战地医院。这就让金大医院不仅要照顾这些病人，而且还要承担照料未来至少三分之二的南京

平民伤员的责任。(另一家医院是一所只有 100 个床位的市立医院,尽管炸弹已经落在了它的周围,仍一直在城南坚持着——一颗炸弹在一幢建筑的 30 英尺之外落地,毁坏了邻近一所学校校舍的四分之一。)因为要花钱照料数千名的伤兵,国民政府已经不能向金大医院的工作提供补贴。我们单是照料中央医院的病人就要花费两千美元,如果金大医院每个月必须接纳 100 名免费病人(一个非常保守的估计),那么照料他们每月需要花费 1 500 美元或更多。另外,中国现在的医药供应几乎不可能保证了。一些治疗伤员的非常重要的药品已经告罄,或者是仅够军队医疗所用。在这次空袭及以后的日子里,金大医院组建了 6 支救护队,由医生、护士和学生志愿者构成,随时准备出发。但只有 3 辆私人小轿车可以把救护队送到轰炸地点并带走受伤人员——因此造成来回往复频繁及耽误将重伤员带回医院。因此为了履行服务该城平民伤员的责任,金大医院至少需要一辆可以带 4 付担架的轻便型救护车。(可以是二手车:花费 250 美元)

“25 日晚上,3 位杰出的中国基督教领袖肩并肩地站在一起,照料中央医院那些痛苦而濒危的病人:他们是两位医院院长和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博士。金大医院的中西方员工已经在 52 次空袭中坚守岗位,仍准备承受对其忍耐力的继续考验。护士们准备 12 小时轮班。迫切需要钱和医药供应来继续帮助中国受苦受难的穷人。”

大学董事会的行政财经委员会 10 月 15 日开会,研究他们面临的形势。破伤风抗毒素和其他药的花费需要 4 941.24 美元。每月向医院拨款 1 500 美元,三个月就要向预算增加 4 500 美元。因为战争导致收入减少,大学财政支出已开始收紧了。事实是金陵大学在获得中方支持方面已取得很大进展,其三分之二预算来自中方,当战争切断了本地资金来源后,无疑是对其经济状况施加了一个额外的包袱。教职员工已经接受了薪金大幅削减的事实,但仍然精神饱满。在这种情况下,董事们觉得他们所能做的,只不过是保障所需物品正常供应的责任,同意行政官员按照医药供应的要求,将通过“中国快捷”号航邮班机运送过来的部分破伤风抗毒素分发下去。董事们还同意:除了常规预算外,3 个月内每月给医院 1 500 美元以供不时之需。这意味着原先的预算要追加 9 441.24

美元,这笔钱必须从红十字会或美国的朋友们那里获得。为此目的,已经收到约2500美元了。

通过“中国快捷”号航邮班机寄出的写于10月7日和10月16日的两封信业已收到。以下是信件摘要:

“大学在10月4日和5日进行了注册,昨天已经上课了。到今晚为止,已有148名学生注册:艺术27人;科学40人;农业81人。另有大约40人已经写信或发电报称正在路上,因此我们现在估计会有200名学生。给学生的通知出得很慢。因为是小班,我们准备尝试导师制,并允许教授在校外参与公共服务工作。我们一些西方人可能会分派去教英语,因为那个系老师严重缺乏,注册的学生还多。巴农飞往汉口,又坐船到了这儿。学校的信念和精神都很好。昨天早上我们第一次遇到了空袭,但秩序和士气都不错。”

1937年10月7日

“自10月7日经‘中国快捷’号航班送达你的信写完之后,尽管有一些空袭,我们还是度过了一段相当平静的日子。空袭打断了我们的工作,但没有在城里造成任何破坏。我们在空袭的大多数时间里仍然可以工作,因为当飞机从城里我们所在的地方飞过的时候,我们可以呆在家里,挖防空洞或是撤到地下室去。学生们主要抱怨的是空袭耗费的时间。给他们的规定是当‘紧急’或第二次警报响起时,他们就要退到自选的、窗户用沙包保护的地下室或最近的防空洞里去。他们必须等到‘警报解除’的信号响起才能离开。因此他们比我们要失去更多的时间。但现在有种说法,想找到办法给他们更多的自由,让他们在那个时候也能学习。上课时间成功地延续到了第二次警报,因此节约了许多躲假警报的时间。这样做足够安全,因为学生们可以退到他们所在建筑的地下室里,除了铺设木地板的斯瓦西大楼。

“我写这篇东西的时候已日落西山。今天的第二次空袭警报就在我到家之前响起了。因此在太阳落山之际打印陪同名单时,我不得不求助于一支蜡烛。”

1937年10月16日

陈医生和普利斯特小姐10月22日的信由“中国快捷”号航班带来，11月4日抵达纽约。以下是该信摘要：

“今天注册量达到222人，其中116人在农学院。中学有137人，农村领导者培训学校有100人，所有学生的总数达到了459人（比过去注册量的一半还少）。事实上所有的教职员都在南京，有些没有回来的或是被劝说留在外地的都有不同的原因。自大学10月4日开放以来，空袭就几乎持续不断——通常是每天多达四到五次。它们白天黑夜什么时辰都来，持续时间从半小时到四小时。我们的安排是继续上课，直到‘危险’警报响起，此时教工和学生就分散到不同的防空洞和地下室，直到空袭结束。尽管有些紧张不便，但校园里的精神风貌和信心一直很不错。事实上我们教工的家属都已离开南京，许多教职工住在一起或是搬进了宿舍。我们计划尽可能长久地留在南京。”

金陵大学是现在这座城里唯一开放的大学。教职员以极大的勇气决心坚持下去。

最近的报告显示大学里的外国员工所处的位置如下：

在金陵大学的：——彼得·巴农先生、贝德士博士、奥利弗·J. 卡德威尔先生、艾尔西·M. 普利斯特小姐、C. H. 林查理先生、刘易斯·史迈士医生、克劳德·J. 汤逊医生。

在金大医院的：——格蕾丝·鲍尔小姐、理查德·F. 柏睿德医生、伊娃·M. 海因兹小姐、C. S. 特里默医生、罗伯特·O. 威尔逊医生。

在汉口的：——和农业经济系研究人员在一起，希尔达·安德森小姐和约翰·R. 雷博恩先生。

在美国正常休假的：——奥利弗·鲍文小姐，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南大街49号167-2-1；J. 霍顿·丹尼尔医生及家人，明尼苏达州明尼安纳波利斯市公园大街3616号；威廉·P. 费恩医生，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克利夫兰街13号；费恩夫人及家人，肯塔基州贝利亚市贝利亚学院；B. A. 斯洛卡姆先生和夫人，加利福尼亚州圣马力诺市弗吉尼亚路1335号；A. N. 斯图华医生和夫人，俄勒冈州布鲁克斯市136-A信箱第一路；J. T. 埃里克医生和夫人，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希尔克莱斯特路2128

号；弗朗西斯·P. 琼斯，纽约市西 122 街 600 号；琼斯夫人，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门罗街 2103 号。

在香港的：——W. 马歇尔·克提斯医生和夫人，E. M. 特纳小姐，玛格丽特·特纳小姐。

在日本的：——贝德士夫人和家人。

因紧急原因在美国的：——玛格丽特·阿姆斯小姐，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圣马可大道 732 号；J. 洛辛·卜凯博士（将于 11 月 17 日返回中国）；C. H. 林查理夫人和孩子，纽约市斯科提亚第一街 204 号；罗伯特·O. 威尔逊夫人和女儿，纽约市阿姆斯特丹大道 1105 号；爱莫吉·华德小姐（在途中）。

在此紧张焦虑的时刻，我们收到了对基督教大学在中国艰苦卓绝的努力所做的欣慰而公允的评价。在结束这封信时，我想引用三段评述。第一段是中国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尊敬的孔祥熙先生所写。这篇讲话是他去年六月在纽约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的致辞。孔博士说：

“你们往该事业（在华的基督教教育）投入的每一块钱，都是在为建设这个国家添砖加瓦，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整个世界。因为我们正处于在物质上将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一个现代国家的前夕，我们所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我们主要的需求是有品格的人，爱上帝的人，听从上帝召唤的人，为了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而甘愿牺牲自己的人……超出所有物质进步之外，我们更想要的是具有优秀品质的人，充满了基督爱的精神。”

——中国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博士，6 月 25 日，于纽约市

尊敬的中国驻华盛顿大使王正廷于 10 月 11 日写道：

“非常受鼓舞地获悉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在目前如此纷乱的情况下，仍旧克服了一切困难在坚持着。

“我们十分钦佩该领域传教团教育工作者的勇气、远见和活生生的基督奉献精神之榜样，同样也对那些将此教育项目变为可能的美国朋友们表示钦敬。”

刚收到克里兰·B. 麦卡菲博士的一封信,表达了许多美国基督徒的观点。他在 11 月 1 日写道:

“教会院校在其中起到主导作用,并且对未来充满信心。为了伟大的事业,他们必须继续坚守,增强自身的力量和适应性。如果我们想避免仇恨之果实,那么就要比以往更具忍耐之心和宽宏之量。再也没有比中国的大学校园更好的播种土壤了。”

你诚挚的

W. 雷吉诺·华克

3. 惠勒编辑的信札

金陵大学

美国办公室

纽约州纽约市第五大道 150 号

1937 年 12 月 24 日

致金陵大学的朋友们：

11 月 10 日，我们写了上个月南京的金陵大学和金大医院的生活和工作。整个月里，城里没日没夜地遭到空袭。尽管日本人不断地用轰炸机攻击，妄图切断京沪铁路，通往首都的铁路仍旧畅通。奥利弗·J. 卡德威尔先生是大学英语系的一员，他在 10 月 25 日生动描述了乘火车从上海到南京的旅程：

“3 个月前，沪宁快车将行程缩为不到 7 小时。3 天前，它需要近 44 个小时跑一趟，而且它还成为一次冒险。80 天来，日本人竭尽所能想切断这条铁路。他们往桥梁车站倾泻了数以千计的炸弹，向火车扫射，夺去了上千人的生命，但他们未能吓倒铁路员工，一旦铁轨遭到破坏，他们马上就把它修好，始终保持了火车畅行。

我抵达西站的时候是 5:00。现在它是上海地区唯一正常使用的车站，其他的都被炸毁了。附近有英国军队驻扎，这恐怕也是上海以西这么远的地方得以幸免的原因。尽管火车一小时后也不一定能来，那里可能已经有大约两千名难民在排队等候了。组织得井井有条。旅客们被安置在离车站建筑尽可能远的地方，以便在遇到袭击时能救助他们。没有任何的混乱，也没有任何欺诈和勒索。

在商务印书馆上空升起一缕烟柱，看上去像是火山喷发。几个方向上，轰炸正在进行，但没有飞机靠近我们。车站经理做了自我介绍，并试图缓解沉闷的气氛。当火车 6:00 多一会进站时，他让几个外国人走在其他人的前头。

“我们 6:30 开车，天上的满月几乎和白天一样亮。这天太适宜轰炸

了,我们几个人稍感紧张。但首先我们有好的运气。我们经过的车站或多或少已成废墟,但生意还像以往一样热闹。在这个节点上,杭州的一位传教士说,当那儿的车站被袭时,旅客列车在大火熄灭前都已迅速发车了。

“我们离开嘉兴后,速度慢了下来。因为前面有军队,我们不得不停在侧轨,从一点等到天亮。我们刚开始走,就听到有人在喊‘飞机’,火车来了个急刹车。我们通过门窗挤出了火车,确实有4架飞机沿着铁轨向我们飞来。路堤两边的沟渠盛满了水,因此无处可去。当飞机靠近时,我发现自己屏住了呼吸。这是一种无助的情况。什么也做不了,只有等待最坏的结果。它们一定是用完了弹药,因为它们侦查了一番,一颗机枪子弹也没放就飞走了。直到它们消失在我们视野之外,我才注意到旁边的铁轨上有3节货车车厢连同里面的货物正在燃烧。白漆罐、铁笼、大包的粗麻布和军用内衣散落在周围。我们比前一辆列车要幸运。

“我们在这个地方呆了13个小时。时不时地会有警报,但敌机太忙于轰炸8英里外的苏州了,根本无暇顾及我们。火车上没吃没喝,我也没有午饭。我跨过与铁轨平行的大运河,发现在农村的一个镇上有一些商店,我在那儿买了一些热芝麻饼。然后我在运河边一艘旧渡船的阴影下喝了点茶。运河的水很清很绿很宁静。我有点瞌睡,这时店主人开始问我有关我个人的问题。我告诉他我是美国人,立刻赢得人群的赞许。一位老农说:‘我们现在也是一家人了。’

“近7:00时,我们又上路了。因为铁轨在一天遭十几或更多次空袭后需要修理,我们不得不在多处地方干等。月光下,钢铁货车扭曲成奇形怪状。有几节整体被炸得离铁轨老远。火车仍旧在跑的事实是技巧和勇气对飞机和炸弹的胜利。

“离开上海30小时后,我们到达了苏州。车站上灯很少,主要是怕引来更多的空袭。在这里,往我们业已严重超员的火车上加挂了7节装满伤员的车厢,数百名康复中的病员从窗户爬进火车,挤入水泄不通车厢里的各个角落。我估计那儿有几百人和我一样累,他们中许多是妇女儿童。他们的快乐和耐心比我强。

“从苏州到南京,我们花了更多的时间。车站几乎都被炸了,有些惨

不忍睹。铁轨周围地区严重受损。在常州有两列客车最近刚刚遭到轰炸。它们几乎全被毁了，邻近的月台上散落着焦木、血棉和其他我没搞清的东西。一些平民严重受伤，但他们受到了很好的照顾，正准备继续他们的旅行。

“在我们抵达南京前，还响起了几次警报，但只是虚惊一场。我站了一会儿，看卸运伤员。他们是我所见过的最大的受难群体。没有呻吟或抱怨，甚至那些坐担架的伤员也是如此，他们被疲倦的男童子军抬着从我身边经过。从头到尾，这趟旅行是决心和勇气的洗礼。”

自8月13日上海地区的敌对行动爆发以来，中国军队死守上海一线已经3个月了。11月，部队开始往北撤退。在南京城里大大小小的各类教育机构中，金陵大学和金陵神学院是仅有的两所准备继续开办的机构。11月的后半段，将大学师生员工通过长江转运至汉口的决定终于做出了。在南京被围以及可能沦陷期间，一小部分美国教职员工和医院员工自愿留下来。他们是：大学的贝德士博士、C. H. 林查理先生和刘易斯·S. C. 史迈士博士；医院的格蕾丝·鲍尔小姐、爱娃·海因兹小姐、克利福德·S. 特里默医生和罗伯特·O. 威尔逊医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明妮·魏特琳小姐也留下了。

现在的危险是，如果城市的防御时间被拖长，攻城部队将动用飞机和大炮来轰炸这座城市，那么将会有大量的财产损失和灾难性的人员伤亡。12月13日，南京城沦陷。有好几天，没有任何关于留在南京的美国人以及大学、学院财产的消息。12月18日，美国报纸登载的一则电讯提到，所有在宁美国人都很平安，他们勇敢地伸出援手，帮助建立了一个难民区，以便为中国平民提供庇护，并对伤员提供照料。

有几位大学教工、医院雇员和城里其他传教士曾经历过1927年的南京事件，他们完全知道留在城里将会面对什么。他们勇敢无畏的精神以及在履行义务时如果有必要宁愿奉献生命的意志，与大学及先前在华传教事业里最高的传统完全一致。

12月18日和19日的美国报纸，对于美国人的所作所为大加颂扬。我们在这儿摘录了12月18日《纽约太阳报》上所发的文章，这是由《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A. T. 斯提尔所写：

美国人拯救中国人 传教士参与营救许多平民

“上海,12月18日电——如果不是一群历经了围城苦难的美国传教士和一名德国商人无畏之努力,南京的陷落将会更加骇人。

“单是为了滞留在这个千疮百孔的城市里那10万平民的福祉,这些外国人也经历了与死亡擦肩而过的风险。

“由于代表无辜中国平民的美国传教士的干预,许多生命被挽救了。南京围城期间仅有的1名外国人受伤,是德国人,一颗炸弹在他窗外爆炸时,他被飞来的碎玻璃划伤了。但所有16名目睹了一切的美国人,都能讲令人毛骨悚然的逃生故事。他们中没有人能比两位美国医生所经历的考验更为严峻的了——C. S. 特里默和罗伯特·威尔逊。严重受伤的中国平民只要被送到教会医院门前,他们都收纳治疗。

“截肢是一小时的常规工作。当威尔逊医生正在做一例复杂手术时,一颗炸弹在医院院子里爆炸,炸碎了窗户,弹片在手术室里飞溅,但工作仍在继续。

“其他勇敢的美国人冒着枪林弹雨为数万名聚集在所谓安全区里的贫民筹集食品供应。刘易斯·史迈士是最活跃的一个,他以前在芝加哥大学工作,现在在金陵大学,他对自己的安全毫不在意。

“伊利诺伊州塞克市的明妮·魏特琳小姐,负责照看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寻求庇护的1000名赤贫中国妇女和儿童。当危险的日本炸弹近在咫尺地爆炸时,她非常愤怒。几乎没有哪个教会机构不留下战争的印记。

“安全区是由外国人委员会在筑防了的南京中心地带建起来的,它的建成异常果敢,因为很显然的是,从一开始,两方面都不是完全尊重它的存在。然而,尽管一些炸弹还会落进这个区里,该地区时不时地也有流弹和弹片掠过,它可能还是要比首都其他地方更安全些。”

大约在同一时间里,由上海发出的其他新闻电讯稿高度赞扬了这群美国人的勇气和冷静,他们度过了困守南京的岁月,经历了最终沦陷后

那悲惨的日子。特别的赞誉给予了刘易斯·S. C. 史迈士教授、贝德士博士、Rev. W. P. 米尔士和查尔斯·H. 林查理教授，他们为安全区委员会做出了贡献。电讯稿还对这一时期金大医院的工作给予了热情的赞扬。

下面是普利斯特小姐 12 月 16 日从汉口发出的电报，经美国大使馆转来，内容如下：

“大学员工伊娃·海因兹、格蕾丝·鲍尔、贝德士、刘易斯·史迈士、林查理、克利福德·特里默、罗伯特·威尔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明妮·魏特琳在南京很安全。通知家属。尚无有关财产的报告。希尔达·安德森、奥利弗·卡德威尔、彼得·巴农、艾尔西·普利斯特在汉口；克劳德·汤逊、柏睿德在牯岭；赛珍珠在香港。大多数人员在去往成都的路上；剩下的人 10 天后离开。”

我们从这份电报里判断，金陵大学计划迁往中国西部的四川成都。西南联大位于那座城市，正把一些设施移往金陵大学和其他迁往西部地区的学校。一有消息，我们就会发过去。

金陵大学和其他在华教会学校一起正在为这些学校申请紧急基金。希望筹集总共 25 万美元。相当一批美国领袖已经成为支持该提议的本地和全国委员会的成员。

11 月 19 日在市中心协会(Down Town Association)举行了一场午餐会，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博士向一群教会学院的朋友讲了话。全国学院紧急委员会主席保罗·D. 克雷瓦斯先生主持。

12 月 7 日在华尔道夫的翡翠屋举行了一场午餐会，中国学院的朋友们出席。中国紧急基金东区主席亚瑟·V. 戴维斯先生主持。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施葆真小姐和燕京大学的林志武先生讲了话，胡适博士和胡利奥博士也发表了讲话。

在预计筹集的 25 万美元中，大约 10 万美元现金和承诺已经收到了。尤为迫切的是向金大医院提供资金，以购买内、外科所用材料，特别需要额外拿出一笔钱，来充抵教职员工和学生迁徙成都所需的花费。

支票可交给司库乔治·W. 戴维森，送至纽约州纽约市第五大道 150 号 903 室。

这封信是在圣诞节前一天写的。我们对南京生活最鲜活的记忆之

一是,在平安夜和圣诞节的早上,聆听由金大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生合唱的熟稔而动人的圣诞颂歌。学生们现已漂流四方——无论是今夜还是明晨,都不会再有那些学生吟唱圣诞颂歌了。对于许许多多的中国基督徒来说,这不是个快乐的圣诞节。但在金大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新址,战区之外的中国各地,将会庆祝圣诞节,在这两个机构和其他教会学院里,生活和工作仍将继续。

中国人的精神没有被摧毁。在这个国家与我交谈的中国人以及那些刚从中国过来的人都对这场冲突的最终结果抱有信心。基督徒们的力量和内心平和的源泉是不能被毁灭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一名毕业生陈玛丽小姐,也是金大校长陈裕光博士的妹妹,从南京来信说:“我们正以任何可能的方式来帮助有需要的人和受苦受难的人。我们学着做绷带、棉球(医用)和缝纫。基督徒的幸事是什么——我们心灵之中那‘恒久的平和’,尽管在身体上我们与他人无异,也被空袭和对无辜者的杀戮极大地困扰着。看到这样的场景我们心痛,连耳朵也不想听到爆炸声。看到人们在空袭中,因恐惧而颤抖,不晓得上帝乃其庇护之所在,真是既无法容忍,又觉可怜。当然,我们从来也不知道上帝的意志是什么;我们也可能像别人一样被炸死;但内心的‘平和’是将必要的恐惧转化为祝福的慰藉和保护的灵药。”

诚挚的

W. 雷吉诺·华克

(以上文献号:RG20: Box 10 Folder 229)

(刘金源 译)

第三部分

贝德士文件

一、贝德士及其妻儿 1937 年 1—8 月

1. 贝德士致妻子

上海

1937 年 1 月 11 日晚

最亲爱的：

历经了下午的严寒和火车的旅程，我昨晚很迟才到这儿。白天在杭州大学里很是满意。今天早上收到了你夹带着支票的快信，另外有人给“舍尔·贝茨”发了电报，要他明天早上在 NCC 与陈见面——我会去的。预定了明天全天在基督教青年会办公室口授。今天早上见到了田伯烈，他要和华尔一帕奇（李兹罗斯的代表）约个时间见面，田伯烈说华尔一帕奇如今是在东方数得着的外国人。我要征求一些具有建设性的提议。还接到一个电话，让我去见北平领事馆的克鲁博，现在就要出去见他。

发现很难决定什么时候回去，但倾向于能在周四，到家大概要 1:15—1:30。但如果你从南京那边捎来什么紧要的话，我可能会准备早点动身。因为明天已经安排了，所以我想周三自由点，约约人，逛逛书店。我需要休息和调养，但恐怕难以如愿。今天只达到了一半的效果，因为寒冷和疲惫交集在一起；明天会是紧张的一天，要几乎连续地口授 4 个完整的演讲，便于他们油印。

克鲁博从田伯烈那里知道我在这儿，就想用翻译来做交易。我在杭州得到了两条消息，一条是从张学良的代表那儿，还有是从中华救济协会那儿。克鲁博认为德国和日本将在 4 月进攻俄国。在任何有头脑的

人眼里看来,这个可怜的世界真是无比黑暗。

向你和莫顿及鲍比致以无尽的爱。

舍尔

文:很想周三晚上到达南京,但到的时间会很迟还会很冷,如果在困乏的周四上午到,也不是最好的选择。我发现在这种气候条件下,白天的火车更为舒适一些。

(刘金源 译)

2. 贝德士致妻子

东京基督教青年会

3 月 23 日

最亲爱的：

很高兴收到你的来信。至于罗伊·史密斯，他说你可以到……去看他，并以他的地址做回信地址（神户）。但可能给麦克考斯·兰德小姐发信能及时转到我手里。今晚离开这儿去 K（译注：可能是京都），从那里我们可能要去福冈过周六和周日。Ma 昨晚去京都了，要和 Komais 一家呆两天。见到洛辛了。

一切都好，有些项目很不寻常。现实中的政治前景要比一年前好多了。我希望两国国内都这样，至于中国——却绝没有光明的前途。

请向中央新闻服务社订阅（报纸）。AOFC 可能不需要什么行动；但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足够的信息。从 3 月 15 日开始，有 20 天的时间可以申请。

5 月份，克劳森小姐可能会和 A. 保罗一起经北平来南京。她看上去不错。还有其他的传教士也来。

向你们 3 人致以无尽的爱。

舍尔

（以上文献号：RG10：Box 1 Folder 5）

（刘金源 译）

二、贝德士及其妻儿 1937 年 9—10 月

3. 莫顿·贝德士致莉丽娅·贝德士 (1937 年 9 月 13 日,略)

4. 贝德士致妻子

周一,1937 年 9 月 13 日晚

最亲爱的:

莫顿今天早上详细记录了旅行见闻,我还没看。他有一枚邮票和一个信封,我极力鼓动他今晚或明天把报告写完。这趟旅行真的是不能再好了。游移在自由行动和大家陪伴之间,莫顿获益良多。

传教士之家客满,因此来这儿没有困难。今天早上 9:00—10:30 去拿票,地点是迟缓而拥挤的办公室。三等舱,威尔逊先生在四等铺位。按照传教士的票价是 28 元。然后为了威尔逊的行李和野尻(Nojiri)来的信,等了一小时;直到 11:15——信才到。

Daimam 关了一天。购物的事情虽有点烦,但结果尚可。鞋子 5.50 元,橡皮 1.50 元。鞋子是黑色的;棕色的摆在那儿要 12 元或 9.50 元,比实际需要的要好不少。钢笔 1.50 元,很下水;鱼肝油 500 片要 1.80 元(我已经研究过“心理学”)。其他小的东西要慢慢来。短袜是最头疼的。高支棉的在好商店里才有。经过仔细挑选买了五

双……花了30钱^①，分量中等。后来在粗支棉柜台里又看到三双，花了40钱，因为考虑到可能会派用场，也就买下了。试了第一个，第二个也近似。上面的很合身。今天下午在宿舍时，给新东西做了标签，又把那些耐久性强的列了出来。

午饭还在老地方。莫顿非常高兴。这些事弄完后，乘公共汽车回了宿舍。带着行李、沿着崎岖的路走老远去爬山既是艰苦的事，也是无望完成的。远远地越过内海观风景真是漂亮，前面是城市和港口，建筑不错。卧室等不是很奢华，但设施齐全，有抽屉壁橱和“锁柜”（后者带了供运动服装通气的装置）。R.小姐和一些男孩子在周围。见到她有一会了。唐纳德·吉列（在Nojiri有几天了）是和莫顿在一个大卧室的4人之一。盥洗室在隔壁，有很好的洗澡和洗衣间。普里费克特的房间就在旁边。

R.小姐说一周大约需70钱，包括私人花费、文具、周日的两张公共汽车票8钱，等等。这对那个年纪的男孩子来说是正常的——但为了确认，她还得上和其丈夫商量一下。留给男孩子们的实践机会不多，最多每次不超过10钱。（但我已经过了那个瘾了，莫顿以前也曾有过了。我只顺其自然。）我给了R.小姐10元做开销户头。如果要滑冰的话（滑冰场10月份就开始有了，快了），那每次大约需要40钱，包括交通，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至于学费，R.小姐承认不知道，只是晓得有些账单是汇过来的，而有些是用的储蓄。我坦率地告诉你情况是怎样的，你最好也这样办，除非你从“历书”中得到什么指点。你可以让扬寄一张汇票到储蓄账户，便于大宗美元付款。我身上没有Furuma支票，也看不出今天有必要或急需找到非常手段来付什么账。R.小姐说，他们给野尻去电说可以，但太晚了。我刚刚去过传教士之家，想看看有无你的来信，顺便说一句，那儿啥也没有，所以我估计我没漏掉什么。

走回来时去了靠近主校的寇茨夫人店，想让这店修理一下旅行帆布背包，它因为装了太多为莫顿新买的物品而损坏严重。他们正早早地坐在那儿吃晚饭，所以我和他们一起又多喝了一份汤。

苦恼的是我找不到黄皮本(3)了，里面有我从《字林西报》8月30日

^① 钱，日本辅币单位。

版上搜集的资料,我今天晚上想复制一下分发给在日本这儿的几个人。如果你找到一套,我希望有人能够并可以打印几份。一份给福岡的 R. S. 斯宾塞;一份给奥特布里奇;一份给京都的克莱伦斯·吉列;另一份给罗伯茨,让他带给名古屋人民。在每一份里,要注上一句提醒的话,即这是一份发人深省的材料,不仅是针对日本有影响的人物,而且对西方朋友也具针对性。东京人的反应似乎证明了这句话的实际效果。

这有一张贴有库艾尔邮票的多余明信片。你知道他们答应安排……或类似的工作。

假如莱瑞尔想更多地研究日本人,我推荐语言学校出的 Matsumiya 图书,可以在市场上买到。

你可以一直保存《字林西报》,除非你告诉他们在某个确定日期之后,你就不再收到过这些报纸,让他们从那天开始把款记入我的账户。如果投递上没问题,我会另外订阅一份。

除非情况会发生改变,我会考虑在上海待一段时间。当然很难预知变化。认为它可能,然而还是不可能,日本军队不会采取行动打到南京。

短时间内,我将靠我们目前的中国账户养活。不管怎样,这钱用的有点犹豫不决。所以你可以每个月从工资里提 90 美元,一旦花钱超过了这个数,就可以动用存款。不要因为经济上的原因,把你计划在 Nojiri 的生活弄得过度的艰苦或漫长。当你想望并需要的时候,你可以也应当换一个地方。到户外去尽情享受一下这个就在眼前的大好季节!

我已尽我所能向莫顿提了一些言简意赅但很有效果的建议。

我最好是准备上船了。

向你和鲍比致以无尽的爱,感谢阿姨帮助了我和莫顿。

舍尔

又及:这是 5 张每个面额 10 钱的邮票。马里昂毁坏一封信的使命完成了。对下个季度野尻的房子没说什么也没做什么。认为它是你的地界。

舍尔

我有 NCB 作为紧急时刻的储备。

莫顿有存钱的雄心壮志。

(刘金源 译)

5. 贝德士致妻子

上海(四川路)

1937年9月23日

最亲爱的：

这是你所收到的第一封信，因为我能全面地了解事态的发展了，尽管如此你现在也会发现我的信里语焉不详，不能让人满意，这是因为这儿的情况就是如此。来这里一路冗长乏味、波澜不惊，当然沿途的观察还是有趣的。战争的声响夺去了我不少睡眠，有时仿佛近在身边；但真正的危险尚不足道。头天晚上给你打电报称“一切均好”，威尔逊随后给他夫人发了一个可能回去的含糊电报。给我老单位的电报，19日等来了答复。根据协商的结果，“正式的”工作将于4日开始。所以我安排21日出发，几乎还是尽可能从老路走，但现在许多地方是又乏味又困难。20日有个长途电话打给在这儿的洛辛办公室，叫我决不要走，明天他会带来进一步的指示。他还没有露面，这也是其他人所关心的。今天，内容相反的电话打进来了。假如到晚上啥都没有出现，我就会再次单独打电报——迄今为止，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这样做，免得被人误以为我是得到了或将要得到洛辛的通知。

现在谈你的事。我相信你会收到海耶斯的信。威尔逊告诉我说，要向老师们打开大门，让他们比海耶斯负起更多的责任。我19日见到了海耶斯，他当时说，他们将静悄悄地为已经在这儿的孩子们以及预计从莫干山来的孩子做些事，指望着由于人数限制而避免故态复萌，使情况稳步向好的方向发展。现在从莫干山来的人是有数的，一些圣公会教徒和其他从青岛来的人因为领事的焦虑已经离开了，不太容易再往回转了。因此下星期会有一次开放。与此同时，主要的官方和公共机构反对妇女和儿童回来。汉森，作为其差会的秘书，和一些行政管理者们同样遵循着相当明智、坚忍不拔的策略。他告诉其教团里的那些漫不经心的妇女，当下时节回上海就好比在不远的将来受邀参加赴马尼拉的强行军。

但也有少部分人有不同的看法。更多的是有赖于你自己的感觉。几乎每天都有人因空袭而受伤,在许多地方,每天大炮声时不时夹杂着轰炸声。总的来说,这些都已经减弱了,初期的恐慌也消失了。但是人们依旧担心浦东方面会有什么情况发生,主城区会不会有零星的损失。人们倒不是十分在意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是否在南陶(音)和西部地区。对敏感的人来说,难民的数量和困境是非常难以忍受的。到目前为止,由于众人的关心,情况有所改善,但现状着实令人担忧。目前就我所知,为各种类型的资产阶级提供的满意住房并不十分稀缺,甚至富余。我从心底里支持你回去、延期或者待在你所在的地方。这儿不是幸福的所在,幸福的到来还要许久,但我不知道怎样在这更远的距离里将这种苦恼与他物相平衡。对于你的到来,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尽管我可能会后悔,并感到你来这儿是很不明智的,除非你觉得来此地能找到真正的平衡。如果你不从事教育工作,还有许许多多种有用的服务行业,但你也可以找到其他适合你的。

另外,在中国的银行里没有什么支票可以签支,除非你晓得它满足可接受的条件——现在很少的场合可用它,使得它们几乎毫无用处。对我们在当地的现金账户,我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因为除了完全清账之外,我确信币值会有变化。但是当局限制任何彻底换汇的行为,能够分期付款就已经很满足了。

刘易斯在16日写的信中要我帮其买羊毛染料,并寻找任何可能的运输方式。邮局刚刚恢复一些包裹和印刷品的业务。从16日至今,我们的房子丝毫未动。一个看管人照料一批房子,所有的仆役都走了。L.^①和洛辛住在一起,但林查理从遥远的工作地回来时,L.也会时不时地跟我或林查理住一块。柏睿德在马克斯的屋里住。马克斯到武汉去帮助撤退,如果必要,他自己也会到广东去。麦克伦一家在牯岭,已经预定要回美国,我和这里的布奇夫人都不知道具体日期。明妮和凯瑟琳都在工作岗位上,但金陵学院现已分散在几个城市以为权宜之计。学校鼓励一、二年级学生转到其他学校成为来自于金陵学院的

① 可能是刘易斯。

“客座”学生！高年级的学生获准结成小组，追随主要的教授；但我担心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不一定能协调好。这不是批评，而只是摆出困难。直到昨天变化为止，主路的西边没有受到打击。马吉、费吴生、艾尔西、鲍尔、海因兹都在，另外我想威尔逊和安娜·墨菲也在。克劳德和米尔士在牯岭，预计用电话能联系。我的名单不太完全，但也差不离。

劳埃在休假中。威尔金森和扬在第一次拒绝后，就到武汉或更远的地方去了。布奇呆在他所在的城市里，希望冒险让其夫人前来是值得的。但N.的遭遇和后果让他们大为震惊：我并不是怀有恶意，而是认识到了可怕的破坏力。海格曼在一次不愉快的访问后回到了牯岭；南希在那儿除了震惊大概不会有什么其他问题。M.小姐因拒绝离开而与马克斯、布奇和H.发生了争执，她在照料一名受重伤的医生，仍然呆在那个地区的一座小村庄里。我不知道莱瑞尔的下落，只是匆忙给她的邮局发了信，给布奇太太一张便条，等我知道马克斯在哪儿了，又拿给他看。也没有希普曼小姐的消息，因为这儿的问讯处几乎没用。通信如此不畅，我每天抱着她的信，急切地盼望着，弄得我简直要打人。也许此时，在直接涉及到她的问题上，她比我了解得更直接、更全面。

这儿有许多既有意思又有益处的谈话。里斯的机构提出要求，为了他们，在这儿或老地方设置一些全日制或非全日制的岗位。美国来的电报是小P打的，里面所含的内容比起我们先前收到的要多得多。直到这封信为止，美国的信已有6个星期到不了上海了。如果你仅仅是指报纸，我知道你说的是哈沃德先生的出版物，我希望改善后的邮政服务能让它们经长崎到你手中。毫无疑问你收到了发自神户的长信，主要是关于莫顿的事情；另一封是发自船上。

我记得昨天是鲍比的生日，把这事告诉其他人。帮我好好亲他几下，再来一下！

索耶和奈福德尽可能地与我逗乐。拉特、卢考克和劳伦斯·莱奥要我和他们一起住。先把衣服丢在这儿。如果你有空写信，中转地址可以用卢考克的，勒夫尔64街。霍恩小姐在比普纳里奥382街。其他许多

人愿意当落脚点,并提供帮助。刚得到消息,洛辛去汉口了,所以我要马上去打电报。^①

致以无尽的爱
舍尔

(刘金源 译)

① 译注:最后一段是经辨认出的英文手写体,不尽准确。Sawyer and Nefrud have entertained me as much as I'd permit. Latter, Luccock & Lawrence Lew have urged residence with them. Will try to dispatch clothes here as first step. Use E. Luccock, 64 Route, Neufour, as intermediate address, if you even have occasion. Miss. Horne at Beapnario, 382 goffre. Many others glad to shelter and heel. Just have word Lossing went to Hankow, so I will wire at once.

With much love to you,

Searle

6. 贝德士致妻子

双龙巷 11 号

南京, 1937 年 10 月 2 日, 3、4 日修改并完成

最亲爱的:

自离开神户后, 就没有收到你的信。我知道你推迟写信, 一定是想得到我顺利抵达的确切消息。但现在似乎还算好的一段时间, 我会非常焦急地等待你对海耶斯电报和我从上海去信的答复。

今天上课之前, 召开了最后一次重要的委员会会议。在这个半荒废的城市里, 一切相对平静, 特别是在这个多云又多雨的季节里。米尔士到了, 林查理也来了。后者的家人 10 月 11 日从神户乘船去美国。汤逊在牯岭等候, 希望大学能迁到那儿, 但他现在要过来了。卜凯昨天可能已乘船前往美国。麦克和马克斯很快就要下山。海格曼在芜湖。帕克斯顿脑子转得快, 将为南京的损失拟定全面的补偿方案。威尔金森从她滞留的芜湖回到了合肥。我们大学和其他在汉口的人没有能够及时从广东撤出来, 现在计划留在那里。除了农业经济学研究和文化研究, 现在的计划是将学校完整地留在这儿。这儿的绝大多数员工都没有家庭。我给你发信用的是杰克夫人和玛丽·艾薇琳·琼斯的地址: 1104 W. Grand, N. Springfield, Ill.。另外有两本《大西洋月刊》, 给莫顿两本地理书。我收到你的计划后再给你写信。

10 月 3 日

今天下午想寄给 E. W. 卢考克, 64 Route Dufour, 一艘蒸汽船, 里面有我的姓名字母, 带着给你和鲍比的东西; 还有一个带被褥的大 Kori, 包括你的棕皮箱和给莫顿的东西。不知道转运的时间。风险很大。我会通知卢考克把东西截下来, 直到我们知道你的计划, 那个箱子除外, 只要他有机会 (例如, 10 月 19 日拜托乘 M. M. 船的鲍引登先生), 他就会把它送给莫顿。

找不到男孩子的领带、你“较好”的帽子 (有 16 顶其他的!)、莫顿的蓝

毛衣,可能我还要再查查另一个细目。对不起,但我已经花了整整3天来找你们要的东西,又是找,又是包,等等,现在都干不动了。东西太零散,混杂在一起,真是一个费力的事。到时候我会随信附上或寄出完整的清单。

记得有句话是说,没消息就是好消息。即使对一个外国人有一点点小伤害,也会马上报道出来。许多夏天的信都丢了。

10月4日

今天早上行李搭火车运走了,估计明天到达。收据、钥匙等是给卢考克的。给莫顿的箱子应早一点随衣箱交给林查理太太,但我看最近的行期,还是要指望鲍引登。在我得知你的计划之前,卢考克要为你看着那些东西。

另外,这儿没新闻。总体恢复的进程缓慢,担心可能故态复萌。

附上我对你、鲍比和莫顿最深切的爱。

舍尔

最后一分钟的便条,更确切的是对战争的补充:

在军事成就上,日本遥遥领先,在炮兵、空中力量和海军上居支配地位。但中国人进行了真正的战斗,尽管损失惨重——远远不是对等,尤其是在空中。像松江这样的铁路要塞、通往苏州繁忙河道两边的村落都遭到了轰炸,包括许多难民在内蒙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但中国人有一种相当淳朴的信念,使之在失败中能很好地派上用场。位于北站西南方向的江湾,是防线上遭受猛烈攻击的地方,却仍然由中国人顽强坚守着。

舍尔

(刘金源 译)

7. 莫顿·贝德士致贝德士(1937年10月28日,略)

(以上文献号:RG10: Box 1 Folder 6)

三、贝德士及其妻儿 1937 年 11—12 月

8. 贝德士致妻子

南京平仓巷 3 号

1937 年 11 月 5 日

最亲爱的莉丽娅：

巴农收到了莱瑞尔的一张明信片，是这边的朋友寄出的，大意是再过一周左右她将抵达上海（日期模糊，这点我还记得）。我担心你的信是不是弄丢了，因为我感到有点奇怪，至今什么也没收到，是不是你把地点搞错了。我还是有点喜欢上海，虽然对浦西地区而言，现在是最困难的时期。你知道赫默先生正在贝曼的房屋里以自己姓名坚持着。当我在那儿的时候，萨维奇先生在负责，我记得他人不错，是男孩们在牯岭最喜欢的人。据说，虹口很快将重新开放；如果这样的话，短期之内它要比西边的法租界安全些，不过这两个地方很快都可能平静下来。

定期存款已经通过大学的一个户头取出来了，我现在把它用美元存进了花旗银行。在我们又能拿到薪水之前，我们有足够的墨西哥银元来支撑下去，它在我们的支票账户上。美元在最近加息前相当平稳，我们应当审慎地把一些美元盈余转成好的证券；因为它赚钱的路径你不知道。你最好给莫顿上学的费用立个户头，这样就能够引起我们注意。我收到了 93 美元退款，这是你预付的订牛奶钱。正式宣战可能会中止我们在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正常通信。

事实上没有信。里弗斯博士要求我尽最大努力，我希望你已经用她

在神户处理账户上的知识派上用场。埃斯特发来一封致歉信。也许美国朋友不仅仅是对地址半信半疑,而且还在他们通常的错误——和我们的错误里加进了天然的不确定因素,主要表现为书写方式。在我有关旅行的春季(六月)报告中有二到三封有利害关系的感谢信。寄给你一本由哈泼斯出版的大书。

实际上,除了房费,我在这儿基本不花什么钱,我得到的比以往还多。街面上的花费涨得很厉害,每个月的账单大约在 90 元,包括洗衣和暖气(封锁时在最冷的一两个月可能会短缺)。至少,这就是现状。

出席“金陵大学创始人日”晚餐的有几个教工、一些校友、董事会成员、丈夫们和其他共 30 人,没有学生。布兰奇·吴提议用鸟、花和树的英文名字来猜谜。中国人根本不行,不是生物学家的外国人也觉得够难。在忆起如何幸运度过此前的危机时,吴博士神情泰然,明妮非常严肃,马吉则是宗教般深邃。人们叫我、陈玛丽和布兰奇·吴要开心点。

提醒莫顿别忘了吃鱼肝胶囊。我时常记起我的来。

这些天很安静,也很潮湿。

爱你们大家,每天都在思念。

舍尔

又及:刚刚读完《远大前程》和《尼柯尔贝》。他们确实是捱过雨淋淋的下午和漫漫长夜的好伙伴。我必须保有对现代文学的清醒头脑和活跃思维。难道还有另一本不是狄更斯写的,但同样的欢快而写作上又富有维多利亚情调的书?我立马就想继续读下去。

舍尔

(刘金源 译)

9. 贝德士致妻子

信件第一号

南京平仓巷3号

1937年11月8日

最亲爱的：

据我所知，当你读到此信时，你早就应该知道通往上海的路昨晚被截断了。尽管短暂的大溃退不是不可能，但日本人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就会全面控制进出上海的通信联系。这儿将出现很大程度的惊慌，因为中国公众还不十分了解日本人成功登陆杭州湾的严重性。至于安全，我还看不到任何惊恐的理由，但很自然的是，通信问题是重要的。我们不知道是否允许邮件和旅客自由地走水路。目前，只要交通压力不大，广东、青岛和其他迂回的线路可用来传递邮件。总之会有耽搁和不规范的情况发生。因此，重要的东西要复制，要使用一到十的序号编列，确信每样东西是否都收到。另外，如果情况需要，可以通过美国政府代表来传递信息并咨询人身安全和地址。记住，当你需要这么做的时候，你可以从我们在上海的花旗银行账户上得到美元或其他货币。也许你会发现，公谊会的汇票用途很广。除了目前的困难以外，宣战或是用其他的手段强化封锁都会彻底切断所有的普通通信。但是，上海特殊的国际地位使得它与中国其他城市现状相比成了一个例外。

上海附近的迅猛变化将很快消除该地区的所有军事威胁。我不希望再发生其他的纠纷，除非世界范围内的形势发展与眼下大相径庭。尽管我不太想拂你意，特别是因为莫顿的原因，我现在略微感到轻松，想告诉你，从任何意义上讲，我都想让你这个学期离我近些，我每天都希望能有你的陪伴和帮助。早先要是这样说，无疑是把你和鲍比拖进一个艰难甚至有点危险的境地。如果你来上海，我们可能还要分离相当长一阵子，但在这巨大而严峻的考验期间，一想到有你做伴，那将会帮助极大，至少还有可能在学年结束前见到你。另外通过信件和电报，联系起来也

容易些。再者,你几乎肯定能与莫顿保持快捷而满意的联系。但所有这些想法并非要和其他人对形势判断争高下,你的考虑才是更重要的。你可以安全地呆在日本,这样孩子们或许会更高兴;除非国际事态越来越糟。如果莫顿健康成长,或者他能在你的监护下迁到上海,那么孩子的问题就不突出了。因为如今鲍比会发现在上海美国学校里一切均好。

如果在情况不明的环境下,你有什么需要或希望有个上海人帮你传话给我,R. 里斯或克莱西,或者你的朋友可以代劳。美国花旗银行可以接受吉尔伯特·贝克的支票。你从特纳的账户中寄出了什么? 寄到了哪里?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给了我一张 340 美元的银行结单,上面是我支票簿的记录和马克斯的票根。也许我们不会有战争险,但是我还是想争取一下,因为有些保险代理人跑来和我们做交易。但所有的公司都拒绝展期,许多是从 1936 年 12 月 31 日起;除了宣告失败的抱怨之外,我看不到任何希望,从 7 月份以后就无回音了。

看起来紧急行动的效率要更高。我先前这样干过,当时我的忍耐力超强。在如此巨大的人手需求中,做一名相对自由的传教士真是一段难得的经历。

把温暖的爱给予我们的孩子和你,我的妻子。

舍尔^①

(刘金源 译)

① 译注:最后两段是经辨认的手写体:Emergency work seems more useful than anything. I have previously done, and I could use triple endurance. It is a real experience to be a fairly free missionary amid such great need. With warm love for our boys, and for you, my wife. searle

10. 贝德士致妻子

信件第二号

中国南京平仓巷 3 号

1937 年 11 月 14 日

最亲爱的莉丽娅：

至少两个星期过去了，没有收到一封信，我很挂念。现在从上海来的邮件要 5 天或 6 天，尽管有时候会快些。我相信不会有什么丢失，但如果——信件和当日的上海报纸没有被损坏，那就几乎是奇迹了。但我从未收到你的任何计划，甚至连暗示都没有。麦克伦已经收到了莱瑞尔的信，她预计乘坐“杜梅尔总统”号抵达上海，旅客 11 日下船；但没再多说什么。那封信说你要去东京的杰西家；今天艾尔西告诉我说她收到特纳家的信，说你在东京。

我上两封信谈到了有关银行、计划等事情，希望你已收到，它主要是谈你可能来上海的事。对华不正常的关系当然已经结束了，尽管日本人和英国或法国当局之间可能会出现一些摩擦。从现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当能看出一些端倪，我也不希望艰苦局面延续太久或是危及普通百姓；但眼下是不可思议的年代。当然，上海本地拥有强大的救济能力，但过去的两个星期是情况最糟糕的，因此你会从马里昂或其他人那里听到一些令人绝望的消息。

如果有必要，美国当局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乐于传递有关问询、安危或居住地等个人信息。普通的通信手段可能会变得更糟，因为中国人遭到了重创。你可以正常地使用公谊会的钱，但如果必要，你可以向美国花旗银行下单提款或付账，甚至可以用电报联系。很难想象我们被掐断通信和电报服务还要多久，不论是当地的或是国际的；但是我真的不希望前者持续时间太长，而后者的可能性尚未可知。

罗伊·麦多克和她全家，包括她的丈夫——他叫什么来着？——可能会在 12 月 13 日乘“杰斐逊总统”号经过横滨，如果她按照原计划执行

的话。我希望你能见到她家里的什么人。我想她乘坐的是从上海到神户的快轮,但她的部分家人是从香港出发的。

我很好,还算舒适。我们在这儿的一帮人身处乱世,还是尽可能地享受快乐,有这么多好吃的、又不要为小孩子的举止烦神,我肯定会发胖。但是因为中国人损失惨重,城里面到处是伤兵;压根就没有喜庆的氛围。兴许我们还有几个星期的真空期,但如果日本海军打开长江的通道,其军事行动就会很快。虽然中国人还在继续抵抗,但无疑他们是非常沮丧的。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授课不会很有趣,但此时此刻有许多特殊的传教工作可做。

将我的爱给予你、鲍比和莫顿。

舍尔

(刘金源 译)

11. 贝德士致妻子

第三封信(经卢考克)

1937年11月17日

三周没收到你的信了。很快要与大使馆联系了。

最亲爱的：

为了建立一个由国际人士主持的面向平民、难民的安全区，我一直在痛苦中勉力挣扎着。成功的机会是有一些的。

大学已经投票同意将课程转到成都，但住地和交通等现实困难还没有顺利解决。我将留在这儿担任紧急事态委员会主席，可能和刘易斯、林查理、倪清源，马和齐(几乎没别人)一起留守。我和大使馆在一些事情上联系紧密，不想愚蠢地冒险。但有许多大事和要事等着去做，却只有很少的人可支使。对日本军队的恐惧是巨大的，在其他地方实际体验之后，这也并不奇怪；但对绝望的、撤退中的纪律涣散的中国军队也充满了恐惧。

有些中国人工作异常出色，其态度亦让人赞叹。据我观察，杭立武排第一。其他人现在只关心航班了。

通信情况将会变得很糟。你可以预先想象一下，痛苦和恐惧将远甚于1927年。

我现在的处境尚好，能为同伴和自己做一些物质上的准备。

我很想有时间写一封长长的情书。实际上，你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对你独自一人带着孩子前行而绝无抱怨的胸怀，我充满敬意，希望分离的痛苦能很快消失。

舍尔

(刘金源 译)

12. 魏特琳致贝德士

机密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1937 年 11 月 19 日

亲爱的舍尔：

几天以来，我一直在努力劝说吴博士^①到成都去，在那儿把她心里所想的如何加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分部的计划做一番研究。我想你知道在那儿我们现在有 4 个学生及里弗斯博士。今天早上的一次长会上，我想她是头一回认真考虑这件事了。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她能在一周内离开，至少要赶在战乱到来之前。她现在可以十分坦然地说她要去那儿考察。一旦日本陆海军快速沿长江推进，她也可以搭乘飞机到武昌，这是我们学校的明智之举，因为在危急时刻那儿需要她。

作为差会的一员，我现在想到了这个主意并转告于你，供你考虑。如果你觉得有文章可做，你就去做，或者让马克斯做也行。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希望提到我的名字。

关于两个机构是否都可以在成都开展工作的问題。在这个时候，金大放弃其女学生是不是不明智——因为同样的差会已经多多少少不明智地复制过？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可以在那里开设女子部，而金大可以开设男子部。我敢肯定你们领导层有些时候会认为收女学生给你们带来了许多困难。如果你们去了成都，就意味着要增加额外的宿舍和至少 1 名管女生的学监。

我知道这件事必须处理得有技巧，当你宣布迁移决定的时候，你或许不得不向你的女弟子做解释，等眼下这个学期结束后，你就不会再接受女学生。考虑一下，看看还能做什么事。

好像联邦基督教大学准备在成都开办，而不是在秦山，这是像华莱

① 指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长吴贻芳博士。

士和克赖西这样的人在 1930 年的梦想。当时我们几乎不敢做这个梦，而今将要成为现实。那个时候要是有人在高等教育理事会会议上做这样的预言、提这种可能性，他一定会被人像疯子一样赶出去。我想在成都开办大学的主意是相当令人震惊的，有多种多样的可能性。在中国广袤的不发达地区有这么大的一所大学，那该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

我们现在是否应当要求收回在巴塘的房子？那将是一个很好的农业培训校园。

你诚挚的
魏特琳

（明妮时不时地给各色人等奇怪信件的一个例证。）

（刘金源 译）

13. 贝德士致妻子的明信片

平仓巷 3 号

中国南京, 11 月 28 日

亲爱的莉丽娅:

一切都好, 我整天忙着各种救济的事情。自 10 月底以来, 就没有收到过你的信。收到一份 6 天前的电报, 说莱瑞尔希望 23 日能从上海过来; 但再无她的音讯。根据长江——运河特别服务中止这一事实来判断, 她极可能走不到这么远。也给莫顿发了一张明信片。向你和鲍比致爱。

舍尔

(刘金源 译)

14. 贝德士致妻子

金陵大学

中国南京

1937 年 12 月 24 日

最亲爱的莉丽娅：

日本大使馆秘书福田先生很体贴地将此便条经飞机带至上海。我还给里斯发了信，要求他通过麦考伊给你发节日贺电。我希望你从报纸上已经知道了，这儿的外国人没有伤亡的。

致以无尽的爱，一直在想念你、莫顿和鲍比，并向和你们在一起的好朋友祝贺节日。

舍尔

(以上文献号:RG10: Box 1 Folder 7)

(刘金源 译)

四、贝德士及其妻儿 1938 年 1—5 月

15. 贝德士致妻子(1938 年 1 月 1 日,略)

16. 贝德士致妻子

南京平仓巷 3 号

1938 年 1 月 3 日

亲爱的莉丽娅:

《东京日日新闻》摄影师拍的照片留在了这儿,还有一张贺年卡,上面写着:“我们是日本随军记者,给你带来你儿子的一封信,我们将非常欢迎你到我们办公室来取走。”第二天上午(即昨天),我到日本大使馆去办事,在那儿收到了你 12 月 16—17 日的信,打开做了检查。没找到你说的剪报,可能也不是很重要。

再次收到你的信真是很好,因为上一次收到的信落款还是 11 月 8 日,是莱瑞尔带到上海的,我大约在 12 月 1 日才收到。事实上,我们的邮局在那天左右就停止营业了,至今也无重开的迹象。我的音讯皆无,让你备受煎熬,实在是很抱歉。大约在 12 月 7 日,美国大使馆为我向上海打电报,要求里斯给你发电报,说我一切都好,仍旧留在南京。我那时候盼望在城市易手后,快信能发出去,向你们报平安说所有的外国人或所有的美国人都很安全,封锁可能在特定的区域,这样你就能得到迅速

的解脱。然后,在14、15日,先前留在城里的美国报纸记者通过海军军官的疏通,乘(日本的)驱逐舰前往上海。他们为我带走了另一封信,一封给里斯报平安的电报。同时,日本海军军官代表美国社团发送了一条广播消息,它发往上海报告我们健康而安全。也许鲍引登发给你的电报就是以这份报告为基础的,因为他很快就听到了。通过使馆一名官员的努力,更多最近写的贺信都发出去了,这封信也许要用同样的方式或经由友好的日本记者发出去。

你的来信不是十分清楚,没有包含你的计划,但中心要点似乎是本周你计划来上海——一个人,只呆很短时间,期望和我一起到处转转。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希望在你把动静搞得很大之前,应该知道南京和上海之间的旅行仍未开放,据我目前掌握的消息,还要过些日子。但假如你计划和鲍比一起来,无限期地留在上海,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兴许能够圆满实现。但即便如此,我还是不鼓励你这样做,因为正常市民的生活仍遥遥无期。你可以从我职责范畴中的事实得出一些结论,单是大学校园里就有3万难民。我们必须坦白地接受这个观点,即战争条件下不允许通常的行为、举止和通信。我希望到春天时,情况会得到明显改善。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在目前的状态下尽可能地做好任何事,不管是在南京、东京还是上海。这儿有14个美国人,4到5个德国人,2个白俄人,1到2个奥地利人。已经宣布了5日左右美国领事要到这儿来。现在开始有电和水了,这对我们帮助很大。假如你真的去上海,或是其他朋友能帮助我们,请给我们搞至少10磅黄油和几磅咖啡;另外再弄一些950型和935型(任何可能备用型号)的手电筒电池——每种各一打,医院也需要。

有可能你的信件被积压在上海或青岛了。这里收到的一些信恰恰是在中国军队撤出城市之前抵达的,没有分拣,就被积压下来了。11月中旬后,我只给你写过一两封信,因为直通你那儿的希望已经很渺茫了;到了大约11月26日,显然任何东西也不能从这儿发往上海。我现在试着看看发电报有无可能,并查问能否恢复邮局服务;但我不抱太大的希望。因为有可能与通信有关系,我把自己经常联系的外国人名单告诉你:医院里的特里默、海因兹、鲍尔;威尔逊和麦克伦是同样的工作,但与米尔士、史迈士、宋煦伯、费吴生、林查理(可供食品)以及我自己一同住在卜凯的房子里;魏特琳;马吉和福斯特(以前在扬州);约翰·C. H. 拉

贝(西门子公司);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礼和洋行)。德国大使馆馆员费舍尔博士或罗森博士都很友好且乐于助人;我想他们目前在上海的总领馆里。日本《读卖新闻》经理松本先生(32 Ave. Edward VII)很乐意让他在南京的办公室接受信件,就在我们隔壁。

现在我要去处理紧急的事务了,等有时间再写。

稍 候

压根儿就别担心食品问题。累积的储存很快就要从许多厨房里拿出来了,当然许多房子里还会有额外的储备。好煤大多数都烧起来了,但极少的人面临燃料问题。我们住所南北边熟悉的环境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是西边的穷人大多数迁走了,或是带着所有的床上用品、绝大部分食物和他们的冬衣迁到了难民营里。在严重拥挤而又消化剧烈失调的普通百姓中间,死亡现在几乎达到了特别频繁的程度。在家里,你挂在衣橱里的丝绸衣裳不知道吸引了多少小蚂蚁。药品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效果很慢,因此远远不够。

天气依然很冷,不过幸运的是直到刚才,对于这个季节来说,还算温和。元旦那天在路上找到一枝漂亮的肉桂(桂花),圣诞节时我们在大学花园里摘到了一品红。告诉鲍比和莫顿,迄今就我们所知,在南京有3棵圣诞树:一棵在明妮阿姨的实验学校顶楼;一棵在医院;还有一棵在德国人拉贝的房子里。

说到蚂蚁,我必须提到在我现在住的房子里,有许多这种小东西,它们混在了浴室里的饮用水里。男孩子们怎么能用蚂蚁来刷牙呢?它们看起来特别喜欢用来刷牙的牙刷和杯子。

关于黄油、咖啡和电池,请根据附上的规格说明添加安全剃刀刀片和注射器。我的旧打字机色带总是和油墨不太同步,但我想我能在这儿另搞一条。

这些公开的信件并不是为了表达爱慕之情的。但你知道你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我想见到你的愿望只是因情势所迫而受到了限制。

向你和莫顿、鲍比致以无尽的爱。

舍尔

(刘金源 译)

17. 贝德士致妻子^①

南京,1938年1月9日

最亲爱的:

昨天我终于能够给上海的总领事发去电报,要求他们从美国学校和鲍引登那里了解你和鲍比的下落和计划。我只有从《东京日日新闻》那儿得到的你12月16—17日的信,信上说你预计在1月2、3日抵达上海,但没有说清楚鲍比怎么办,你是准备住下来还是仅仅做一次访问。你能到那儿,我很高兴,但是在目前军管的条件下,任何出行方式都无可能性。甚至两天前才只有1名国外的外交官到这儿,其他的人都被限制。没有记者。有人向我们露口风说1个月内也别想动身。除此之外,我在这儿的职责以及缺乏交通工具也是不能成行的原因。而这里离真正的安全还差得很远,尽管我猜想针对外国人的枪杀和强奸的数量不是非常大。但我们不知道下一轮会发生什么,因为这儿的统治者没有花大力气来清理,指挥官的心思都还在战争上。

明天早上,从“巴纳”搜救船上放出的一艘美国海军拖船能把这封信带走——它是直接为领馆服务的,毋需审查。我借着无罩的灯光,垫着一本旧杂志在写信。我们不久可能会有电。最近这个月能不规则地往日本人的办公室和医院里供电。他们枪杀了电厂54名技术人员中的43人,说他们是政府雇员。所以现在就无法运转了。在轰炸最激烈的时候,地势低的地方有一点自来水。南京没一家商店。所有的商店都被劫掠一空,多数是被成群的士兵用卡车运走了;几乎一切都被烧掉了,甚至在较小的街道上。几乎没有人敢住在安全区外。从清凉山到汉中门,沿着城墙边以往繁忙的小街,我只看到3个活人。在瓦市,我们男童学校里的两座大楼被烧掉了,江塘街(卫理公会)教堂也同遭厄运。事实上,英国和美国大使馆的所有轿车(一共20辆)都被偷走了;约翰逊和德国

① 此信全文为手写体,不易辨认,或有不尽准确之处。

大使的房子都有人闯入；苏联的大使馆被烧了。所有这些都是日本兵干的。

我们房子里丢掉了：维克多牌唱机和唱片；一些床上用品，那儿也没什么可偷的了；一些桌布和衣服；可能还有一些小东西；前厅的地毯；一些中国画；一些食品。家里的东西全被拖出来堆在一起，被翻了好多次，我只能从里面捡出一点东西。有些人还指望着能得到赔偿。我熟悉的一个黄包车夫和院落里的那一家(compound family)只好住在仆人的房间。万老师(斯图华兹)和他的亲戚住在一起。就我所知，他们都是很体面的，乐于助人，很诚实。自强奸愈演愈烈以来，万夫人和5个孩子就住在大学里了。丹尼尔家损失惨重。他家比我们小，东西比我们少，因此，日本兵主要就找食品、衣物、床上用品、钱、手表和自行车。我把我们的银镯、我父亲的手表和文艺复兴的书籍都放到一个地方。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地方能不被侵入。马斯雷索奥把东西锁进一个屋子，还贴上封条(当然被日本兵闯进去了)，好在大多数东西安然无恙。我的打字机、大多数冬衣和这儿的一些床上用品——多在上海的皮箱里。

3天以来轰炸和炮击非常厉害，但是比日军进城后的恐怖要好多了。我接到的几个电话都来自于残暴而醉酒的日军士兵。我要寄给你几份报告的副本。

如果你在上海，一旦开放旅行，联系起来就快些，也可能容易些。根据不确定的时刻表，军列要两天。军方对商业开放丝毫不感兴趣，连食品都不顾。城市面临着可怕的前景，除非有人改弦更张。城墙外几乎毫无生机，安全区外也人烟稀少。现在上海路和宁海路是城里最拥挤的地方，天气好时有成千上万的人。充斥着二手的和零星的电台新闻。

很抱歉“巴纳”号的事让你受惊了，希望别再发生这样的事。目前这里对我几乎没有什么身体上的威胁，但间谍、告发等等争斗得很厉害，而建在校园里的难民营和员工成了游戏的舞台。每天我都有这样艰巨的工作：昨天我就愤怒地推开一间办公室试图挽救一名能干的翻译，他在威胁和贿赂敌人时总是和我们一条心。今天在我们的主楼里又找到一个间谍或许会有第二个，刘易斯现在和我轮流值班，睡在

Severance 礼堂。在大门口我们有卫兵，但他们尽惹麻烦，也不起啥作用。

我爱你，亲爱的莉丽娅，等到我们能再有一个家时，我会很高兴。

舍尔

(刘金源 译)

18. 贝德士致妻子

金陵大学

中国南京

1938 年 1 月 16 日

最亲爱的：

1 月 6 日美国使馆官员来后，通信问题就稍好了一些。爱利生非常棒，他将华盛顿对大学事务的抗议转达给日方，因为当地人士未能阻止日军闯入校园、强奸妇女、大肆劫掠，对员工进行恫吓和劫持——包括有意谋害我们的一名翻译。他原本藏在设于中学的难民营里，他们从我们的屋里把他抓住。我曾将他藏了一晚，他是从第一批要被处决的人中逃出来的。日本人用贿赂和威胁的手法花了 10 天工夫想让他就范，但他拒绝了。这就是号称派来保护我们的人干的事！

我同一天从一位英国空军武官那里收到了你 11 日和 12 日的信。艾尔西的电报说她那儿有你写的一封信，她准备通过香港的柏睿德寄过来。我今天通过日本大使馆给莫顿和鲍比发了信。

如果你在上海，方便时，给我弄一本汇丰银行的支票簿。偶尔会有机会通过美国或英国领馆传递信件。

非常思念，致以更多的爱，但对能否尽快见到你不抱太大希望。

可以向上海的朋友询问其他消息。

13 日董事们在上海选我担任副校长。我想这是在目前非常时刻提高我的地位。

舍尔

（刘金源 译）

19. 贝德士致妻子

金陵大学

中国南京

1938年1月21日

我亲爱的夫人：

获悉你和鲍比今天抵达了上海，非常高兴。我估计你在学校或附近已找到了住处，这样鲍比他就会讨巧一点，而且你也能够方便舒适些。这儿的境况以及通信状态依旧没什么改善，除了克勒格尔在无数次被拒绝后终于拿到了铁路通行证。在如此不确定的将来，即使一个不带孩子的妇人如果能到这里的话，可以帮许多忙，但我也看不到任何在此家居的希望。尽管志愿者早已做好准备，需求也是那么迫切，但迄今仍不允许增加两名医生和两名护士。我能否获准离开也是有疑问的，而且离开了能不能再回来更成问题。不管怎样，眼下我不能考虑擅离职守。因此，我们还要继续工作，再观察一阵子。兴许拉贝会申请一个回来的通行证，因为西门子中国公司一再要求他这样做。但假如他拿到了，美国人的问题该如何解决，那些曾以卵击石、螳臂挡车的个人又当如何。

你可以帮我做些事，同时也做些半公开的服务性工作，途径是通信联系和购物。炮艇来来往往没有规律，有时可能会停两个星期。但任何事情都没有规程和稳定性。大学的这些材料如果不能很方便地在克莱西或其他人的办公室里复制出来，个人可以稍加努力，用较少的花费把这件事办成。一页纸上的字很少，而且写得非常快。复制时可采用单隔行。

除了去年初夏的一封信，我一点也不了解厄尔、玛丽和贾洛德的近况。你最好亲自试一下，找一找亲戚朋友，包括日本人。我们要求占领当局发放我们在上海的邮件，或者发放12月1日后储存在这里的600—700包中我们的那一份（我们现在担心已经被烧了），但就我们所知，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收音机对我们而言真是太有用了，经过几天可恶的干

扰后,收听效果明显改善。昨晚我们那台收音机出毛病了,要等到“瓦胡”号上的使馆操作员来帮我们调试或修理,只好用刘易斯的代替。我们一帮人通常听的是,12:40 的 NCDN,1:00 的晚报,1:30 的香港路透社,8:50 的马尼拉,9:30 的香港或伦敦,10:10 的晚报。还有长沙、汉口台,许多日本台,欧洲的,西贡的,有一次在早上 7:30 还听到了纽约台的新闻。

我们在宣传上没有清晰的策略,一方面是拘泥或摇摆于对压制和歪曲的愤怒;另一方面又担心现在和今后我们委员会的责任、机构的将来和个人的负担。可能我们要放弃坏事和警告的间接发布,以匿名方式(迄今尽可能如此)直接公报,直到这场博弈变得明了或是某些报复行为带来一种新形式的踟蹰。但我一直想引起世界对此的关注,从而向日本人施加压力,使他们为了修正自己的缘故,不再继续可耻的行径。

非常欢迎就下列问题提供一切有理智的信息和评价:有关中国政府和其战争前景的;苏联和其在东方的博弈;日本人在上海的所作所为;日本国内的看法主张;德国的政策。找人问事情的时候不用害怕,特别是你刚从日本来,又有从南京来的一些新同事。里斯、田伯烈或其他人会乐于安排你与霍华德、大使馆一等秘书裘德、路透社的 L. C. 史密斯,《芝加哥每日新闻》的斯提尔,还有英国商会的卡德·马歇尔(如果你愿意通过亨德小姐)交谈;只要提到我的名字,你都可以直接接触。至于日本问题,你可以去找基督教青年会的韦尔伯,他和贝蒂特从费吴生那儿获得了南京的大量情况。田伯烈在秋天的地址是 176 Route Dufour, apt, 32, Tel. 75452。离美国学校很近。洛辛在通信和信息方面神通广大。总领事馆里有几个家伙相当粗暴无礼。索耶对政治不是很感兴趣。高斯被认为水平高但太谨慎。我和那边没有真正的交往。美联社的哈里斯很体面,有能力,但不是太热心。提防合众社,不过对于他们来说,事实也是胜过耸人听闻的想象。美国城市银行的贝尼特和格林非常好,前者更老练些。

乔治·费吴生坚持认为“杜拉”轮和其他一些外国船只还是同以往一样可以接受向国外发的信,只要贴上足额的中国邮票送到它们的办公室。留心一下。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德克萨斯公司的汉森、SO 的米德、

APC的姆莫—法尔、里奇都值得交往。汉森和姆莫—法尔在安全区委员会启动时表现出色。

食品供应的前景很黯淡。日本人拒绝卖给我们,既不让我们卖,也不让安全区里别的人卖,或者让我们将粮食从上海用船运过来。这是长时间艰苦谈判的结果。我们有了相当大的一笔现金,2 300袋大米(每袋一石或200多磅),我们每天拿出100袋,免费分发给最需要的人群和粥厂。红卍字会从一个特务机关那里获得大米,开办了两个大的粥厂。“自治委员会”被看作是替军方做分发工作主要、甚至垄断的代理人。但实际上他们在10天里已经收到了500袋粮食,5个星期总计要2 500袋——这是我们用卡车为他们和红卍字会运的。每天的消费在1 500到2 000袋之间。这当中的差别是由于私人囤积,但很快就没有了;不规范的发放和抢劫;有些面粉,我们在初期的分发和销售时动作快了些。大多数蔬菜价格几乎翻了10倍,部分低的也要5倍。数千人除了米糊就没碰过其他东西。我们想通过炮艇搞到1 000磅的鱼肝油作为医药用品。总的来说军方是冷漠的,日本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对平民问题动半点脑筋或加以注意。粥厂的煤也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我们一天又一天地侥幸弄到手,通常没有得到任何的官方允许。城市里的供应很快就要见底了,没有人来。日军各部在竞相攫掠和挥霍。大量的煤、米和麦子被焚毁了。

1月22日

今天,日本《读卖新闻》社用一辆卡车送来了一大包给养,特别是给医院的,还有几封信,包括你12月20日的和鲍引登1月14日的。里面提到你的电报已经到了安德雷·勒庞手中(没有报纸对我来说意义不大)以及美国学校的地址。他之前曾发电报告诉我你将于21日抵达。还有艾瑟·贾伯特和艾尔西·普里斯特经香港转给上海朋友发来的信,对南京的朋友在12月下半段的境遇给予了关心。在艾尔西离开汉口去宜昌之前,我和她频繁地用电报联系,她在去成都的路上。重庆和成都一定挤满了南京来的中国人,就像汉口曾经的那样。省政府给了两万美元找寻临时住处来安顿教职员工,华西大学预付了5 500美元来为学生

建造宿舍——我们现在用，他们则是永久的。

我希望通过《东京日日新闻》的记者，你能收到我给你的回信。我从未收到你用电报发来的消息。我从爱迪斯那儿没收到你任何东西，尽管她是按照正常的邮路寄往南京的。

我爱你亲爱的莉丽娅，希望再次紧紧地拥抱你。尽管还有许多更艰苦的岁月等待着我们，我还是很高兴你离我更近了，这样我们联系起来能够好一点。应当拜访一下日本《读卖新闻》社经理松本先生。他常能帮着传递一些私人消息或不大不小的包裹。（明天晚上英国船可能会运来给美国社团预定的一大批食物；渐渐也给我们放开了口子可以从日军小卖部里买点东西。）

我们现在更深刻地体会到我们的婚姻和家庭究竟意味着什么，也就更能充分地同情那些没有它们的人。（仅在一个难民营里，我们迄今得到的报告称，有 400 多名妇女的丈夫不是被杀了就是被带走再也没回来）。

今天的广播将田伯烈与新闻检查官的一些矛盾公之于众，认为这些事实是“南京一个非常值得信赖的外国人、美国传教士”提供的（两份报告）。另外，东京的英国大使馆也发来电报，要求对通过英国总领事收到的由鲍引登提供的暴力情形给予确认。可见，这个壶已经开始加热了，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对于个人而言，整个后果都不容小看。我听说大概 10 天前，有一份重要的电报或广播稿已经被发往联合董事会了。

你可以找一份我 1 月 15 日写给艾尔西信的副本，还有 1 月 10 日写给朋友们信的副本。也不用太紧迫的。

这次写得已是够多了，尽管和一晚上的谈话比起来要少得多！有着 15 年相爱经历的人应当可以等待，还留着许多话没说——

舍尔

（刘金源 译）

20. 贝德士致妻子^①

金陵大学

中国南京

1938 年 1 月 21 日

最亲爱的：

这是对许多物品的说明。英国炮艇周日启航。通过基督教青年会的韦尔伯、贝蒂特 Foreign Y 或因顿，你会知道怎么从上面拿到东西。当然，任何能写字的或仅仅是印刷品，即使是评论也必定会扣存。自 11 月初开始，我们毫无例外地就没有报纸或杂志了。

所有的睡衣都在破包里，除了一件白而厚的和一套夏天的。(1) 很快就需要一两件厚的，如果方便，夏天用的也要两到三件。(2) 再来两卷柯达胶卷，或其他中级胶卷如雷特纳或莱卡牌(我 9 月份买的时候 36 张的要两美元)。随信附上一卷拍过的胶卷，在取出来的时候可能已经损坏了；试着冲洗一下吧。我给你寄了一份地址名录副本，这些是我本打算寄往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圣诞贺信和 1 月 10 日信的收件人，我写了说明便于你按照种类和数量去完成。

请向鲍引登、里斯索取他们从我这儿所获文字材料的副本，要确保你已看到我撰写的任何东西；(3) 将它们的清单报告给我，这样我就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替换或补充。另外，和他们结清账目，方便时也把特纳女儿的账结清。我这儿很长一段时间不需要也不想要更多的钱了，因为超乎我的想象，我从马克斯最后一张支票里得到了 400 美元。但最好下一艘船来时，我能有一本支票簿，以防根据银行规则而可能出现的转账。你可以自由地使用汇丰银行和花旗银行。马克斯在香港。不要建立大的墨洋帐户。(4) 鱼肝油。在日本吃的 Megane 就很合适，但要瓶装的

^① 此后半部分信，作者、日期清晰，但未见于日本基督教大学提供的目录中，编者归并于此。

或任何经济型包装的。Megane 500 粒或更多。

经过一番折腾,终于弄清了,这封信将于 22 日周六晚抵达上海,是由位于四川路 670 号礼和洋行的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带去的。但放在一个有大使馆签封的信封里,是发给领事馆的。所以我担心,你在 24 日或 25 日之前拿不到它。直到今天日本人才发给克勒格尔通行证。他是第一个出去的,接受的是公司的命令。你们女士要集体去见他。

22 日

日本人又变了主意。克勒格尔将于周日晚到达。

至于鱼肝油——同仁医院的威尔逊说,他发现将比目鱼或者鳕鱼浓缩成胶囊,资助装填是一个又好又经济的办法。他可以电话告诉你地点、价钱以及用量。

(5) 另外,顺便告诉你,如今那个很像旧公文皮包的包也成碎片了。将铁皮铆接在把手上,吻合的尽可能好,包的锁本身不重要。不用着急。

我的意思不是叫你寄一大堆印刷品。只是要那些有特别趣味和价值的读物,因为可用于阅读的时间相当有限,即使是现在。许多好书无益地躺在那里。如果你有机会,可以读一读《我们还是他们》(阿姆斯特朗著)。

舍尔 P. T. O.

(刘金源 译)

21. 贝德士致妻子

金陵大学

中国南京

1938年1月29日 上午7:45

最亲爱的：

“蜜蜂”号忽然早早离开了。“瓦胡”号2—3天后才走，在上海停留很短一段时间就回来。费吴生在“蜜蜂”号上，他对我们的判断持有异议，我们都认为日本人不会信守诺言让他再乘“瓦胡”号回来。但我想他一定不会只是呆着不动，而是会动用一切手段。

通过里奇的安排，“艾费斯”号给我们带来了从上海邮局发来的一些邮件。我收到了你11月19日编号为第一的信、一封来自艾利克·保罗的信及给我的第一张圣诞卡——发自一名以前在UCMS的美国教会女士。一些报纸，包括11月24日的《字林西报》和一月份的《外交事务》杂志！不太明白为何你把去东京和指出杰西的困难联系在一起，但这没什么。我收到了你给我和米尔士的小盒巧克力，但其他同事还没有拿到，估计是因为误解，昨天发送时漏掉了给医院的给养。非常感谢你的关心，但现在不需要太私人化的食品。这儿都是普通食品，我们全体人员刚刚才收到一批食物。假如有什么别的需要，我会打电报的。眼下这种情况，对特殊的奢侈品没一点兴趣，我们有大量的一般食品，有可根据情况进行流通的种类。

收到你1月23日从上海发出的编号21的信，真是很高兴。你要用各种办法将《字林西报》发往日本和你的朋友，尽可能地通过船上的信使，为了能发出去也可以仰仗任何与外国打交道的人。在纷纷扰扰的白天，也没有机会到家里去找床罩；我也不太肯定，因为三楼的东西乱七八糟，我在半黑之中把大多数东西都放进箱子里了。从未收到过剪报。考虑拿出55美元用做救济；这儿非常需要提供个人救济，我已经小心谨慎地拿出去不少了。希望你们各界妇女从现在起能帮我们整理出一份完整的《字林西报》。我的签字名义上仍然有效，大概米尔士的也是。夏天

时我就考虑这件事,但是有许多障碍和可能的禁忌;今后会进一步讨论。我在一封信里告诉过你,时不时地收到《东京日日新闻》。还收到了你 12 月 20 日编号为 15 的信,我想以前告诉过你了,但它是最近才到。

请给我弄几双鞋带,3 双黑的一双棕的。再弄一些袜子,我想争取把它们送给那既骄傲又身无分文的林查理,他为了自己的家把所有的子儿都花光了。他总是在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南边四川路上的小店里买东西,像什么便宜的混纺羊毛和棉花、便宜的棉花以及偶尔过得去的羊毛。总不能脚还穿着坏鞋吧。一共要几双。不要管谁付账,只是建议你把它们买回来,让克劳德来送给他,并写上下面这句话:“帮助你站起来反抗日本人,奉上你在南京所缺的物品。”或者,如果克劳德愿意,加上在上海的南京朋友。林查理非常敏感,但工作干得不错。

因为误会,我的 400 美元被放进了一个砖砌的地窖里,而我们目前还不想打开它,所以昨晚我听了乔治的提议从他那儿拿了 200 美元,你可以把钱还给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委员会的韦尔伯或其他任何负责的人。乔治不知道他会睡在哪儿。

艰苦的斗争还在前头,因为昨天日本人告诉难民营的主管,2 月 4 日前清走难民,不然的话,日军就要强行将他们驱离安全区。比之于食品以及爱利生、林查理还有其他人的事,这是头等大事。关于此事进展,你会得到进一步的消息。

另外请将我给纽约和成都的信复制一下。

克莱西至少见到大学同事了。

高玉亲清是领事警察的头儿,现在也算个人物了。一贯谨慎的普里多—布龙说:“一个邪恶的家伙。”头发长而亮,胡子卷而曲,像好莱坞的恶棍。

感谢 PFP 和莫尼斯市长的鼓励。莱特斯的钱已经转交了。

如果你攒了足够多的材料,可以放到印第安纳波利斯。你自己要留一套完整的存档。从香港可飞到成都和万县。

向你和鲍比致以更多的爱

舍尔

(刘金源 译)

22. 贝德士致莫顿和鲍比

南京平仓巷3号

1938年1月30日

亲爱的莫顿和鲍比：

我希望不久能再次收到莫顿的信，也许可以夹带在他给上海妈妈和鲍比的信里。自从我听说他在神户学习、娱乐和其他方面都挺不错后，又过去了很长时间。这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可以帮助他提高算术、写作和学校里其他科目包括体育的成绩。我希望能收到学校的信，告诉我莫顿是个值得信赖的用心的男孩，每个月都有进步。你们有没有滑雪或其他冬季运动项目？今天南京下了不小的雪，但相当潮湿。

鲍比喜欢他的新学校吗？我希望一切都好，但我不相信上海能像神户和莫顿住的格鲁赛斯特小屋那么好。然而我确信鲍比一定能和莫顿一样在男孩们中间找到一些好朋友。

有时候我有点寂寞，期望能有一些小调皮来和我玩玩。但我们校园里大约只有20个孩子，还有4条狗。有一条狗是威尔逊医生的“斯努基”，是个大个头，站起来比我膝盖还高，当我坐下来时，它喜欢把鼻子靠在上面休息。“斯努基”对人非常友善，性情很好，除了是陌生的士兵闯进来。它有部分短毛大猎犬的血缘，有着大而棕色的耳朵和脸庞，但却是白色的身体夹杂着灰斑点。“斯努基”经常要人握着它的前脚，把爪子举起来，玩很长时间。它和小狗们一起嬉戏，从不用它那大颚伤害它们。还有一个“贝尔丽”，它是华德小姐的狗。它是一条白色的狗，威尔逊医生告诉我，它一半是“斯皮茨”种、一半是杂种，非常小但活力十足。“贝尔丽”和“斯努基”在一起玩得很多，总是打打闹闹，它对自己能欺负的小狗非常凶狠。但它是一条很好的看家狗。费吴生先生的“提比”丢了一个月，但在离家两英里的街上被找到了。它是一只只有气喘病的毛茸茸的藏獒，眼睛却很亮，待人也友好。仆人们养了一条小狗，它可以同“贝尔丽”一起散步，“贝尔丽”和“提比”也都可以与“斯努基”一起

散步。宋煦伯先生将他的狗牵到这儿，但头一天其他的狗就拼命地咬它，宋煦伯先生只好又把它带回家去了。卜凯先生的老肥黄猫曾是这里的明星，睡觉都在椅子上的。可自从狗儿们来后，我们就很少看到它了。我还有两只宠物鼠和一只吵人的耗子，后者我还没看到。它轮流地在房间里的橱柜中瞎转，每天晚上都要打扰一两个人，但从来没掉进我们设的陷阱。我们该拿它咋办？

鲍比，谢谢你写信告诉我船的事情和你们到达上海的情况。等你的地址最终落实以后，请写信告诉我你要住的地方，并让我知道给你的信寄到哪儿。但我有一件事不明白。你说你的玩具飞机在地上跑，但你在船上玩它了。哈哈！有人这次犯错误了。你喜欢“安德雷·勒庞”的食品和小木屋吗？

一天，林查理先生的仆人非常激动地到这儿告诉我们，一个日本兵把一杆枪丢在了他们的屋子里，他们吓坏了，担心其他日本兵会到这儿找到枪，再责难屋里的人，说是他们把本该属于日本兵的枪夺走的。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所以米尔士先生要求一名日本警察和他一同去察看那些美国人的房子，首先就去林查理屋里拿枪。这样就不会给屋里的仆人和朋友们带来任何麻烦，因为他们报告了枪是怎么来的，也愿意交出来。等米尔士先生、林查理先生和那名警察都进了房间后，你猜他们找到了什么？你的玩具气枪！那名士兵将它从我们家带到林查理家，并丢在了那里。然后其他人看到了，却十分害怕，竟然不敢靠近去看一看它实际上只是一把小枪，一个玩具。米尔士先生和林查理先生想不笑，但实在忍不住。而那名日本警察却不觉得好笑。因此你看，尽管我认为你们都是与人为善、爱好和平的男孩子，但你们和这杆玩具枪都与中国的这场战争有关联了。

有一次我和一群日本兵说话，他们刚从银行或是一家大商店里拿出许多装满钱的大包。他们给我看一些 10 美元的钞票，崭新的有个白圈在上面，啥也没印；他们问我这些钱是不是真的。我说我认为不是，因为白圈里应当有个印记或其他什么。然后他们就撕碎了约 1 000 美元的纸币，但他们拿走了大量用过的普通纸币。实际上那些新钱是真的，是我尚不了解的一个新品种。这两件事是我过去几个月以来在南京遇到的

仅有的笑话。

我忘了讲,有一天,一些住在大学宿舍里的妇女孩子急急忙忙地闯进来说,他们房间里有一发炮弹。我到了那儿,他们告诉我在某一个橱柜里。但我没找到。这时他们说有个小女孩是唯一一个看到的人,其他人都不敢再看得仔细些了;但她告诉他们炮弹在橱柜搁架的一张纸上。因此我就爬下来四处找,找到了学生军训用的5个仿制弹药筒——只是学怎样填弹而不是射击用的。也许你知道,在日本占领南京前最后一天的炮击中,一发炮弹打中了鼓楼教堂的角上,莫顿过去常去那儿上周日学校,一些小弹片打穿了医院手术室的窗户,威尔逊医生正在给一人摘除眼睛,他是在城里其他地方被另一发炮弹的弹片打伤的。威尔逊医生说手术在一分钟后就结束了,创造了摘除眼睛的纪录。另一发炮弹打进了大学一间宿舍,当时我正在附近。而且还有一发打进了斯图尔特的房子,却没有爆炸;只是在窗户、门和地窖地板上各穿了一个洞。为了防止它将来被某个粗心大意的人弄爆炸,我们把它扔进了池塘里。这些是大学里仅有的炸弹。

好了,莫顿,在你仔细读完这封信后,你可以把它拿给寇茨夫人和罗宾逊夫妇看。然后,请把它作为友好的表示,传给妈妈在东京时住在一起的人看。你知道我用打字机一式多份的老把戏;因此你有一份,鲍比也有一份。再把第一部分看一看,因为我们期待着你们两个小伙子都能取得更大的进步。等哪一天我又见到你们,看看是不是这样! 怎么样? 你们能否在暑假时腾出点时间好好熟悉一下爸爸,如果那时他能见到你们的话?

爱你们的
爸爸

(刘金源 译)

23. 贝德士致妻子

1938年2月1日

最亲爱的：

没找到给米尔士和我们其他二三人的牛奶。给刘易斯的“雀巢”运来了，但不是他想要的“铁锚”牌，几个月前他曾预订过。但这批东西似乎都一样，不是你提到的那种样子。我想还不是特别需要牛奶。

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在三楼找到了你那条旧床罩——但不找一下，不敢夸海口。我认为不会有任何认错人的可能性。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你该用什么方式去做在日本过夏天的计划，但很赞成你在经济和其他问题上冒点险，只要你愿意。我可能不会去太长时间，总的来说，这样的事情对我们而言是非常不确定的，尤其在这样特殊的时间和地点。但我们必须为此可能性而开展工作（在世上的这块土地上，人类社会的积极面就压根没有值得一提的可能性），因此如果你和孩子们能离开上海就再好不过了。

这星期的斗争主要围绕着那份命令，即让老百姓在7天通知期内必须离开这个大难民营回自己的家，并不得迟于4日。另外，安全区内临时搭起的商店要被强行拆除，有人透出口风说许多人离开这儿的私家住宅后，跑到城里其他人家里了。例如，一个日本人带着警察随从到大学里面和难民说，到4日那天，日本兵把难民驱逐后要把门封起来，不准任何人拿走铺盖卷或其他财物。

对此，我们当然不会俯首听命，但我们也不能直截了当地反对军事当局的治安命令。所有形式的吁求和努力最终可能升级成强烈要求外国政府向东京发出呼吁，让其对当地驻军首领施压（这都要归爱利生事件和林查理与我的冒险，因为这使得这帮家伙非常怨恨），并采用直接发布新闻这种比我们以往所做的任何事情更勇敢的方式。

毫不夸张地说，数千名妇女曾成群地向我们这些人跪下，她们中的许多人发誓宁可死在现在的地方，也不回家遭受强奸和杀戮——因为这

星期许多妇女回到她们散落各处的家之后都被奸污了(有些实际上被杀了)。我今天早上一直在寻找两个小女孩的尸体,她们昨天因拒绝了日军的纠缠而被杀死了;她们的妈妈因为担心要被日本人赶出我们的难民营而没了铺盖卷,就把她们带出去了。还有几十个这样的例子被记在我们的报告里了,通常就是纯粹的强奸。

星期五这儿可能会发生一场大屠杀,我想当日本兵把刺刀杀向曾信赖我们的妇孺时,我不会超脱于外。大使馆告诉我们,要充分见证任何野蛮的行径并迅速地记录下来。同时日本人在关闭其他难民收容所时,给那些回家的人分发免费食品。随信附上的是一张给安全区外家庭的告示,我们的起居室也有,还有给隔壁焚毁房子的告示等等。当然,这些东西使我们感到恶心,但城南的人可怜地将它们作为护身符带着。

成都的信可以放在一个包里。航空信来自香港。

我爱你,亲爱的,每天都想把你抱得紧紧的。

告诉我你读信后的感想。

别让 Wash. Apt 的炸弹打扰你!

(刘金源 译)

24. 贝德士致妻子

南京,1938年2月3日

最亲爱的:

中国木材进出口公司(祥泰木业)的毕晓普瑞克先生,是第一个来自远方的外国人(除了几个外交官外),根据要求,他一两天后就要离开此地,到本月底为止,他是仅有的能将此信带走并安全传递的人。他乘轿车由一个宪兵带过来,目的是在48小时内将下关堆积如山的货物转运给日本人。但他坚持要得到发票,这大批量的货物是自12月15日以来由日军的卡车运来的,其时他们的船顺流而下,他们的代表也获准可以在岸边统计运量。我们是反对运走这些物资的。毕晓普瑞克先生在从上海来的路上,60英里地只见到60个中国人。

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瓦胡”号预计10日离开上海,很可能9日做出发前的准备,但总会这儿那儿地容易出现变化。我现在一直备好了一张写有“上海”字样的标牌,这样一旦机会忽然出现,我也不会疏漏或找不到东西。

我们的收音机坏了,可能是因为一个53号电子管出了问题。我们现在从一个前政府官员官邸那儿借了一个相当不错的收音机,这房子是由德国朋友保管的。因此,我们目前还没有必要花一大笔钱去试着把我们的修好。电子管本该能用4年,但我想他们只保证了6到12个月的寿命。不过,你可以对这些电子管进行一下询价(在美国,RCA标准的是\$1.75),然后告诉我你打听的价格——方便时;或者利用任何可能的机会从废弃的机子里拿一个。它们只能在质量不错的机子里找到,而且还只在其中的一些里面有。其他的字母和标志都随着公司而改变,但是53号电子管,也许因为涉及RCA,不论制造商是谁,其电子管的型号都是相同的。

我可能会寄给你一些早期的油印材料复本,它们是我“圣诞节信件”目录中相当可观的一部分。随便你留着还是寄出去,因为可能时常会有

用得着它们的地方。如果你有需要,还有更多。5个信封里有两种;一个另加的信封里是一种。

当你没别的事可做的时候,可以去找鲍引登,让他给你机会看国际委员会的文件。你至少可以了解它们的本质,从“案例”、食品和燃料文件等当中得到一些印象。从来就没有手写的答案(国外的外交官有相同的体验),都是个别外国人向大使馆提供最好的信件资讯。刘易斯干得很棒,没别的人能有他那样的精力和技巧去做事,确切地说他在处理秘书事务时,不仅将会商结果拼命弄出来,而且还迅速地付诸于行动。外交官们充分利用了这些材料。

如果“狡黠”斯提尔在上海的话,请确保他见任何想见的人。他是一位真正的绅士,一名深邃的观察家,曾从南京发出了多篇非常有价值的电讯。

在你寄回信之前,请帮这儿的各色人了解几件事,如从香港到汉口和西部的空邮是否还正常运营,在上海用通常的空邮邮资寄信能否顺利寄达。

通过使馆艰难地协商,达成了明天的非暴力共识,我们几乎都感觉到了一种慵懒的解脱。看来和新的警备司令及日高领事的磋商获得了成功(后者是从上海到此进行短暂访问的,比这里的其他人地位高很多),希望他们停止执行先前的命令,而我们也有理由信任他们。与此同时,军事上的罪行大幅上升,尤其是在安全区外。我们每天都有20多起强奸案的详情报告,还有一些伤害和谋杀;实际上总的数量要几倍多。昨晚一名来自中学的72岁妇女被强奸了。我刚接受了一名长相英俊的男病人,他的胸口被刺刀刺伤,地点是在太平路,原因是他在拿出通行证之前,一名日军命令他跪在雪地上,他反应稍慢了些。两个从大学出来的女孩,在回到自己家里的第一个晚上就被杀了,原因是她们拒绝了士兵的无理要求。每天都有这样长长的一串!并没有多少虐待狂那样骇人听闻的暴行,但大多是简单的动物欲望和暴行。

明天我们出去将担负起警卫和观察员的职责,特别是想争取照顾到25个难民营,尽管我们只有不足10个兼职的人可用。我们担心会有相当数量的人要出去,因此我们今天发出了警示的话语,希望在尽可能地

执行日军命令时,不要采用暴力对抗,并将特别关照那些年轻妇女。

但愿我没有太多地鼓励你夏天到日本去。我担心我的加盟会是非常不确定的,我可能不得不依赖你或写信或者二者皆为——来保持与那里朋友的联系。

4 日

日子平静地过去了,至少在我晓得的下午 6:00,但是老百姓还是一提到回家的事就心有余悸。我在大学校园里等待的工夫,处理了食品和其他预算上的问题,但总是被一些悲惨的妇女和各种各样不幸人们的吁求所打断。

5 日

信使又迟了。相信你有本事把东西弄到船上去。等待着“蜜蜂”号带来你深情的话语,非常欢迎。

无尽的爱,我的夫人
舍尔

(刘金源 译)

25. 贝德士致妻子

南京,1938年2月11日

最亲爱的:

从“蜜蜂”号里发出的货物非常的慢,而且零碎。现在“蟋蟀”号忽然起航了,两天以后一艘法国船可能也要来。这儿的英国官员希望他们的船能有10天的泊期,但总司令还未批准支付这一花费。“瓦胡”号预计明天下午到,但抵达通常会拖后,而且卸载的安排也非常差。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费吴生也在船上,但估计他就是来取一些东西、办一些事儿的。

谢谢你跑前跑后为我张罗,我本不打算让你太辛苦的,也许不太常有的运输服务能少给你添麻烦。但这儿能得到的东西太少了,可干的事情也不多。睡衣看上去还不错,我今晚准备穿着出去。公事皮包是好皮革,但我还是渴望用你以前买的那种尺寸和握力的。不过,它还算是“正规”的,也许等我适应了,我会更喜欢它,我替换下来的是一个轻便的周末用包,过去我常用的是大尺寸的包(也许它能从汉口慢慢回到我的身边,尽管它充其量也没能长时间地为我所用)。我快速地将我的睡衣整齐地藏好,现在就能找到胶卷和色带了。哈里沃尔不错。刘易斯因未能解释清楚自己的意愿和想法而懊恼不已,也就没有得到额外的补给。无论如何,你所做的一切都很好。他的橡皮可以,就是有一点大。我的怎样,我想我已经明确划定了能画能写的尺寸大小了。以前用过中国制造的\$1.25的,但兴许再也没有中国造的了,只有其他的了。

本间(Honma)将军在你信到来前5天走了。他在南京呆了两夜间的一个白天,听到了官员们想让他听的东西,与国外外交官们交谈甚好,言语间在为日本辩护(我意思是辩解)。爱利生说他在东京军界是个旁观者,目的是让外国人觉得,是他们对其他将军太过苛刻了。

博斯先生曾到这里拜访过一次,目的是拿走艾尔马斯的衣服并为其他荷兰人跑腿,给布德莱兹送东西;另外,同时满足一下他自己的好奇

心。如果可能,你可以见见他,因为他身份挺好,是一个真正诚实的人。他的观感很有意思,但他天生就不会往详细的事实里添油加醋,何况访问是如此短暂而有限。基尼神父昨晚送给我一张字条,显然他到这儿是因为法国一艘炮艇要短暂停留。我请他明天到这儿吃晚饭,但到现在还没能见到他。

可能你已经拿到了《东方回忆录》的笔记。它们是我从罗森博士那儿“挖掘”出的一部分宝藏,罗森是该作者的儿子,是另一对不寻常夫妇的孙子。这对老夫妇提供了该书的大部内容。他们是近东的语言学家,我显露出了对有关巴格达和那一地区事物的兴趣。罗森博士具有卓越的智慧和能力,但常常粗浅地涉猎于某事。我觉得他不仅是现在、而且总是没能充分发挥其能力,利用好机会。

星期天的布道是讲林肯的品德,这是为了让英国和美国大使馆人员以及其他一些人重新能到基督会教堂去而做的基础工作。过去每当星期天时,拉贝和罗森曾来过多次。

因为我最近刚给莫顿写了信,这回就不再写了。请根据背面的数目字多印一些,有些可以放大到 2×3 的尺寸或者把标有“E”的放得好一些,把小部分标有一个大“E”的放大两倍。带有岩石花园效果的是张群的防空洞,因为这所房子现在用作我们国际委员会的总部。威尔逊和巴农在走廊上正在吃一次空袭下的午餐,这种情况在10月和11月初司空见惯。

请你亲自去看一下NCC的传单,做一下比较。因为那个消息让我们很吃惊——尽管我们不应当有怀疑。如果陈恭禄(Chen Kong-luh)发现很难找到去靖江的办法,请向他转达我的致意。

通过自治委员会分发食物稍微见好,如果再有点效率且言行一致,我们就该指望真地渡过难关了。很高兴听说蚕豆已经在路上了。在厨房里,绿豆可以和稀饭煮在一起,对饮食大有帮助。

快点打电话!

致以无尽的爱和不断的思念。

舍尔

(刘金源 译)

26. 贝德士致妻子

金陵大学

中国南京

1938 年 2 月 13 日

最亲爱的：

昨晚收到你上一封信(未标日期),带来了情人节的祝福,还收到其他一些邮件。你 12 月 6 日的第 9 日信也是剪报,是一艘法国船投递的,经过香港和汉口终于抵达我这儿。

这有一些表格,是克劳德要求寄给你的。他的“顾问”表格有点不太明确,所以我就把整个背景都提到了。目前看不到任何准许他和其他人(离开)的希望。有个正常住在这儿的医生有可能(离开),这也是我们和外交官们数次努力的最终结果。基尼在这儿当法国人的代理仅仅只有 3 天的时间,当法国人发现他是美国人后,他们很不客气地侮辱了他(用语言)。

请告诉田伯烈、米里坎夫人和你自己,官方发言人的声明否认了有强制驱逐难民离开安全区的计划,这和一名高级军官向我们难民营领导煞费苦心的告示完全相反。随后一些对难民营的私人访问和粗暴的标语都强调了这点,标语里包含了拆除所有小卖部的细节,这些小卖部都建在上海路和宁海路这个新商业中心之内。然而,经过一系列的施加影响,他们决定暂时不将威胁付诸实施。与此同时,从那些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回到自己家里的大量人群中,我们感受到了恐惧和巨大的痛苦。两百名妇女在被强奸后回到了难民营,其他许多人神情黯淡地回来,不说任何话。因此,我们和他们在对待命令上是有矛盾的。

如今,长期以来可预见的问题出现了。今天,一个妇女带着她的女儿到了大学,要求让这个怀孕的女孩流产以终止妊娠,这就是日军强奸的后果。

这儿有一场日本军乐团音乐会的表演,它是日方处心积虑地为了拍

新闻片而作的秀,通过展示在日本军官和艺妓中间的我们——来体现在南京的友好国际关系。音乐还不错。军官学校乐团来这儿是为了松井的两天的访问。

基尼来这儿吃了午饭,但我不得不花了许多时间来处理意想不到的国际委员会预算问题。今天下午有关林肯的布道,我有点打不起精神,除了把准备好的阅读材料讲解一下没多做什么。

很高兴收到报纸,希望明天来读它们。

陆军当局不让我们把蚕豆卸到岸上,而海军是允许从上海用船运输的,于是乎为了能赶在白天将蚕豆卸下,不顾一切地东奔西走找门路。上海军界的人建议将蚕豆转给自治委员会而不是交付给外国人。实际上我们和自治委员会里的一些人是同谋,商定由他们接受蚕豆,给我们仓储的收据,然后只根据我们的订单发货——如果日本方面同意的话。但他们可能会拒绝让蚕豆以任何方式进入安全区,如果他们执行先前规定的話,我们只能偷偷摸摸地以少量夹带的方式运进来。与此同时,有关供应方面的大的争斗仍在继续。

11月29日厄尼斯阿姨的一张便条已收到。

非常感谢你处理好这些打印文件以及其他的工作。

致以无尽的爱与思念。

舍尔

松本(Matsumoto)可能睡在隔壁。但我不知道他到了南京,直到日本外交官昨天在回答问询时说起他在这儿不超过两天,而且非常忙。我想是官方有意识的隔离。

舍尔

(刘金源 译)

27. 贝德士致妻子

南京，

1938年2月17日

最亲爱的：

这儿有一些东西能够很好地说明问题。我想在这个时候没必要把什么东西送往纽约。请注意“登记之后果”报告中为第三、第四页所添加的注释，虽然量少却很有意思。

这封信将由里奇带走，他乘轿车回去。他希望首先能从3月起开始在这儿服务。但没得到确认，当然我们估计会有严厉的审查。费吴生现正准备离开，或是周一乘火车，或是周二乘轮船——假如“万通”号那时开的话。“蜜蜂”号周三出发。

为了能把蚕豆交给难民，避免发生争斗，从而为将来继续运送物资敞开大门，我们做了大量的让步。作为自治委员会食品专员的杰米·王，接受并储存了这些蚕豆，他和宋煦伯、林查理联系非常紧密；并将根据我们的订单（日本人不知道）来发货。日本人已经回应了我们的请求，给了爱利生正式的确认，即对自治委员会分发蚕豆的地点和方式没有任何的限制。因此我们已经为自由打了第一拳，但同时丢了我们自己的脸面！日本人似乎很高兴，但最终结果是调整还是受辱，谁知道呢？英国和美国大使馆都不想惹事，英国人坚持认为（普里多—布龙的遗产）如果他们以任何方式援助我们的话，我们就应当与日本人合作。我们希望下周一救援船从芜湖工作回来时，能有蚕豆。拉贝将乘“万通”号离开。希望你能在上海见到他，一个令人愉快的、伟大的人，不是事事聪明或考虑周详，但在危急关头总能化险为夷。

那么，鲍比是个“小熊”。这家伙——我记得他那时还没有小狗一般大呢，更别说像个幼熊了。

柏睿德是最受欢迎的。特里默绝对不想也不愿意跑到他的墙外去，接种疫苗和所有户外的诊疗工作都是绝对必须的。柏睿德和威尔逊可

以轻易地将它和外科手术区分开来。请读一读随信附上的给贝克和 C. I. F. R. C. 的文件,在里面我和米尔士对刘易斯的各要点都做了补充。例如,今后有何需求这部分是我完成的。

看不到任何向其他人开放的迹象,日本人对费吴生欲再走一趟的想法显示了极度的敌意;同时告诉拉贝,如果他想回到南京,他必须少说带有敌意的话。

齐、陈嵘、顾,和刘要到这儿来吃晚饭,刘以前在城里当经理,他和我们一起所做的志愿工作很棒。里奇和英国外交官们昨晚在这儿。里奇用劳埃德—乔治的话谈论寇松:“作为朋友,布鲁图斯。作为演说家,亚拿尼亚。”今天,我把这话带给罗森博士,他告诉我说这是民主的劳埃德—乔治在回答一劳动团体质问者时所说的话。劳埃德—乔治网罗了大量出生平凡的耶稣信徒,也可以叫做内阁。这个质问者是在提醒他,耶稣在选择财政大臣时也不是很成功。

仍然在校园里勤勉地工作,还有许多小的麻烦。我在一桩严重的敲诈案上浪费了大量时间,它是斯洛克姆家的仆人对3户家庭干的,他把敲诈信放进他们的地下室,瞒了齐有一阵子。还有一件更无耻的,我都不能长话短说。发生这样的事,居然没有造成更大的轰动,真是一个奇迹。

致以崇高的爱
舍尔

(刘金源 译)

28. 贝德士致妻子

1938年2月23日早7:00

最亲爱的：

拉贝先生今天上午乘英国的“蜜蜂”号离开了。从柏睿德那儿收到你的信已有24小时了，但事情都凑在了一块，大使馆的报告、委员会的事务、会议、决议、昨晚和一名体面的上校共进晚餐。我要等“万通”号27—28日起航时，才能将准确的答复发送出去。非常感谢你带来的漂亮内衣和收音机电子管，还没有试（我的收音机还放在大使馆）。我的意思不是说衬衣不好（越多越好，因为有两件最近坏掉了）；但在现在这个时候，中号的内衣和睡衣是真正需要的。鞋带不错。士兵手册也很好。尽管我兴趣盎然，但还没机会去翻看报纸。勉强的运作日元没什么差别。目前我每个月支出花费约45元。在这儿找房子或人还不用担心。他们没配备这样的人。不管怎样，我手上尽是待解的谜团，再多几个也没有什么区别；有时候我也很想回答二三个问题。

莫顿的问题当然很重要。但我认为环境和监督已经是能有多好有多好了——这也是针对此事——我们迄今能说的了；这也可能就是向好的方面发展所做的决定性转折。等我不是太瞌睡，也不忙乱的时候，我就马上写。

大使馆要求得到“劫掠录”的摘要，作为其一般卷宗的主要证言。它必须加以复制，以便充分满足需要：克莱西、鲍引登、田伯烈、惠勒、UCMS、沃恩绥奥、派顿、费吴生、弗兰克·普莱斯、基尼（很感谢他周到的信）、日本、马克斯—特纳、重庆、成都、汉口（如果莫费特或其他朋友仍在那儿的话）、为盖洛德家所用的、凯尼翁—布朗、P. T. O.、克萨布姆。最好标上“警告”的字样。

我又被打断了，现在被叫去处理3件严重的涉及军方的案件，有两件让人冒火——如果那些人还没被杀掉的话。

随信附上的两封信不要传给别人看。

爱你们的
舍尔

（刘金源 译）

29. 贝德士致妻子

南京,3月5日

最亲爱的:

昨晚听说鲍比得了麻疹,深感遗憾。但也知道了他会受到最好的照顾,这样他也能做个合乎礼仪的病人。告诉他,爸爸希望他保护好眼睛,别着凉;这样他就能很快地打败病毒了。

感谢你无尽的关怀并送来这么多东西。没时间谈更多细节了。这儿有一些根据要求写有注释的照片——我没有这些要求的复本。这些东西是给弗兰克的——看看 PFP 或里斯能否用船把它们送走。家信的4个复本,一旦你确定了收信人,你可以随使用一份或两份。

用钱做礼物很受欢迎,尤其是来自日本人的。我很快就要写感谢信。同时,如果你给东京去信,让杰西告诉他们礼物已经按照他们的愿望派了用场——用在了最紧要的地方。另外告诉年轻的诺曼和克劳福德先生,他们仁慈的捐赠在去年秋天就已及时兑现了。

我很快就要检查你的照片目录。

致以无尽的爱,在委员会会议间隙。

舍尔

(刘金源 译)

30. 贝德士致妻子

南京,1938年3月12日

最亲爱的:

我一定是害相思病了,因为在昨天没收到莫顿的信以及橡皮和附件(一个非常好的玩意,你不这样认为吗?)之前,我的心情实在是忧郁。很难掌握船的行踪,你们这帮人当中确实需要有人能和两个大使馆接触并保持良好关系——如果在那儿事情能搞定得像他们在这干的一样。另外,或许麻疹也耽误了安排。

鲍比怎么样?这是爸爸现在脑子里想到的第一件事,其他许多时候也在想。这是我为他收集的一些邮票。

是什么提醒了我对自己做的损失清单加以修改,利用收回的机会将种类改变。在一些项目上它仍然是虚报的,为的是弥补我在其他物品上可能的遗漏,我对这种表现不是很满意。唱片和亚麻织品的数目看似非常大。我没想到这么多画不见了,我找到了你的总目录。你卧室西墙上有两幅掉下来了,中国画都不见了。还有两个坏钟,我没有及时写进去。顶楼上还找到了30条被单,这儿我拿了10条,包括为客人准备的,以应不时之需。我还怀疑你这儿是不是丢了一件大衣。瓷器不确定。有一些打碎了,但没有更多搬动的现象或痕迹。亚麻桌布只是猜测。除了一些缝针外,没剩下什么东西,没有像那样的大布了。但我对日军的整个行为感到十分厌恶,如果能使他们根据我们的愿望,挽回其在外交圈中的丁点尊严,我愿意耐着性子让他们赔。

这个房子没收到过报纸。如果困难很大的话,可能我最好办个订阅。你有没有把我的转到东京去,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是同意的?但我们期待着明天或周一“圣甲虫”号能带来其他邮件。因为大雾和停靠靖江,它走得很慢。

当地报纸对翻译的要求相当大,我只剩下一个做种子了。如果你觉得有价值,可以在那儿把它复制一下。这封短信要被送往国务院和德国

政府。当地的英国人不是太有积极性。田伯烈或你可以将副本交给布莱克伯恩或沪上的其他一些感兴趣的官员。你送出来的内幕消息与小册子代表了日本对外国人所做的宣传——日本因抗击危险的中国人而发起的进攻拯救了世界其他地区！将这点指出来告诉领取人。所有人都向公众撒谎——是他们的信条。你喜欢这样的历史和逻辑吗？这是强盗心理的良好例证。奥尔布赖特在日本可能会特别欣赏这点，当斯和爱格哈特也可能会，但是我想谎言太多了，会让他们反胃的。请问一下田伯烈，这个东西要不要在英国和美国出版，当然没有译者的姓名。

你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横亘在克劳德和成都之间？随着米尔士有可能被排除在外，谁还想要一个长老会的助手，人们都很惊讶他没有抓住给他的机会。我从谈话和最近的报道中，得到了一些背景情况，但总觉得别人内心的观点不宜公开。

我爱你亲爱的，非常想和你在一起。

舍尔

（刘金源 译）

31. 贝德士致妻子

南京

3月15日

最亲爱的：

又一次失望了。“圣甲虫”号上什么邮件也没有。

给田伯烈的信也会给你一些信息。我一直在找机会和条件能允许我到上海访问一次，也就是说在这儿召集，却必须在那儿开会。其他的事也可照此办理。日本人会说什么，既不清楚也不可靠。

如你所愿，这是你的照片目录。

如果你有机会，能否到法文书店（我想是最靠近外滩的环龙路）去看一看有没有《战争时的比利时》这样的好书？我想找一些有关暴行的材料，尽可能的权威。皮荷内的《比利时史》（也许只有最后一部，我对日期还不能肯定）还有德·亨西和其他人的合作结晶《比利时和战争》是标准读物；但最近我手上可能没有支票。从里面弄些摘录看上去当然好，但如果不是很贵，就把它买下来。

另外，圣约翰大学或别的什么地方有没有《剑桥中世纪史》或其他有关阿提拉暴行的好书。也许我会把文章总题命名为“机械化了的阿提拉”，我需要一些历史背景！假如你看到一些好的句子，把它们抄下来。

我从这儿的两到三本书中得到的印象是，德国人在比利时杀的平民要比日本人在南京一夜杀的还要少。但我在短时间的搜寻中在任何著作里都未发现完整的陈述。

请让里斯放心，我12月24日因支付电报费等所用的支票可能没丢在他的办公室，而是由鲍引登或其他什么人处理了。或许你可以在银行记录上将其结清：701377 上海银行（上海）12月24日15美元。当他从汉口回来时，他在桌上打开的信中没有找到，所以很担心。另外告诉他，他油印和打印的材料，包括他自己本人的故事，对我们这儿的人真是无价之宝。就像这样做，还要经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中的一个或更多

的人可能会访问上海,将会在信息服务方面努力提供更多的帮助。他有没有去日本访问的消息或想法,据说是在五月或更晚,等等?

我现在要去开个会,是跟那些建筑损失调查员在一起。

出纳员的东西和中国报告是给艾尔西的。请告诉她齐的表格很奇怪,但他确实掌握所有交易的证据,我觉得她要想重新编排的话没多大用处,除非她精通某种分类法。

可以去拜会一下年轻的麦克法登,他刚从大使馆回来。住的离你不远。有我几本书(3本)。很体面的男孩子。

向你和鲍比致以无尽的爱

舍尔

(刘金源 译)

32. 贝德士致妻子明信片 (1938 年 3 月 21 日,略)

33. 贝德士致妻子

3 月 21 日

对你 3 月 7—10 日信件中所列项目的回复

1. 我将代表麦克肯斯兰德小姐付出 \$33.60。
2. 得到了中国年鉴;不是世界年鉴。
3. 代码不错。第一个新的是“随后”或“又及”,开始于第 7 个字和每 5 个字。连字号连接的算作一个字(除非有很强的理由反对)。
4. 刘夫人应当收到 \$45 + \$45 + \$85,所有这 3 笔钱都以现金方式给我了。
5. 向马克斯要 \$200,你可以根据需要使用。刘易斯从我这儿取走许多钱,这也是再付出的最好办法,因为他(刘易斯)没有上海的户头。
6. 得到了洛辛的书,到时候要感谢他。
7. 同意你去日本,这也是为了孩子、为你自己和联系方便的缘故。它将是一个开放的机会,看我能否也去。田伯烈出书的计划变得如此之大胆,我也深深地卷进去了,一旦这本书冒冒失失地迅速出版,到那时候至少说我的情况也会很危险。但如此胆小怕事啥也没办成!
8. 我收到了你寄给我的 Credit Union Circular for U. C. M. S.,你用铅笔写的问题,“这该怎么办?”
9. 你给我们带来了有关化学课程和圣约翰大学与克劳德联系的第一个口信。艾尔西写道,他们在汉口努力劝说在汉口的他前往成都,2 月份,“每个人”(包括 Wei)都一再写信邀请他。背景情况是,在夏秋两季,他一直在为去牯岭而长期奋争,反对到中国西部和南京去。我和他们都

知道让他违背自己的意志是徒劳无益的；但这样的鼓励总体而言对任何乐观其成的人来说都足够了。成都对刘易斯和我的态度因秋天的原因而延宕。我在这儿不是要重复成都对克劳德的建议所说的话，他主张在我领导下开办第二所大学，这一主张已发往成都（通过理事会议还是克莱西？），但我只是这个星期才从艾尔西那儿听到的。当然，批准总要经过她的首肯。但至少非常清楚的是，他们均再三要求他去完成迫切需要的工作。我会马上给克劳德写信的。

10. 我们对克劳德和安迪·罗伊都无微词，但说得最多的是“希望我们能马上到那儿”之类。由于我们感到别人或许有疑问，因此我们建议二中选一。

卫理公会的人除了盖尔，其他人真的都找不到。我们可能会在别人之前，从芜湖找到他，但这取决于日本人对上海许可证的态度。

一致同意开始让1名妇女上名单，但这会面临三方面的问题：美国大使馆的态度、炮艇拒绝运载妇女（至少是英国人）、日本人可能的反对。假如一个人能悄悄地走，那么很快就会有先例可循了。同时一致投票让乔伊成为第一个。或许去年夏秋一段时间她在这儿的亮相是原因。

我们花了疲惫的几个小时来讨论整个事情，有些人对上海可能发生的批评非常敏感。但最终的共识还是可观的。这似乎是能发挥我们智慧的最好方式。

11. 深深地懂得“感谢你”这句话所赋予的责任。

（刘金源 译）

34. 贝德士致妻子

3月22日

亲爱的莉丽娅：

我当然希望鲍比现在一切均好，很抱歉此时此刻我把应尽的义务都推在你身上了。我一直盼望着冲突会停止。

打字机的色带是件令人遗憾的事，但我无能为力。刘易斯预定的一打是为了满足办公室各方的需要，还有一些是分给私人所用的。早些时候我曾从大学的各个角落搜罗来补足所需。齐的订单是给他自己用的，其他人不知道。

眼下，我要说的是我需要一把平常的梳子，在上次你寄来的物品中我没找到！能经得起粗糙鞋衬里磨的短袜子总是受欢迎的。两套夏天穿的睡衣中，至少一套已经烂了。你买的中号内衣看上去不错。如果可能的话，能否再来一套，因为有两件几乎不能穿。再来一双袜带。这些东西都不是亟需。

关于衣物，你没有明确地说要送出去，好像只是强调了有此必要。因此我要找机会再办。

战争书籍是一个沉重的命题；但我相信总会让这杀人的勾当大白于天下，并让其承担责任。我不会仅仅用这种方式来做这件事，但我不会只为我自己去带这个头，而且速度也是非常重要的。应该有更多缓慢的经济谋杀（对来自上海物资的打压也是源自这一思路）。14个星期之后——在下关以南到十二洞(Twelve Caves)之间的河边上仍有数千具尸体！日本人不让人靠近，除非是获准的红卅字会代表，而且要有他们的陪伴。

必须停止写信了。为陈嵘立银行户头可能很困难，但我想我们必须试一试。

致以爱

舍尔

（刘金源 译）

35. 贝德士致妻子明信片

平仓巷3号

南京,3月27日

亲爱的莉丽娅:

很高兴在48小时里收到你的明信片和报纸。一周以来都忙着调整身体状况,但常规的老办法证明是行不通的,其他的则因上海日本总领馆发话而推迟。你有没有洛辛的地址——通信用的,如今只有第二类邮件了?

祝你和鲍比好!

舍尔

(刘金源 译)

36. 贝德士致妻子

平仓巷 3 号

1938 年 3 月 30 日

亲爱的莉丽娅：

昨天收到了你第二次重寄的明信片，让我们更高兴的是还有 27 日和 28 日的报纸。我得到了洛辛的 3 卷书，都是按标准包装的。昨天这儿为了通行证的事闹翻了天，主要是给将要成为居民的福斯特和我，但因为你是外来人而被拒绝了。如今，我们的支持者在其他国家的首都里纷纷发出正式的抱怨，也就强化了我所争辩的原则，即那就是歧视。你可以看看现在南京变得有多好，事实是，日本官员里的朋友告诉我们，有 600 多名日本平民在这儿呢。街上可以看到妇女和儿童。其他人通过水路、公路和铁路旅行，如果不是都心甘情愿的话。仍在努力，但实际上现在，4 月 1 日或 2 日已无望了。你的电报暗示说 HG 本人要离开，但不具体。而且我也不太能确定“礼物”是不是一个双关语，我也不敢肯定能否做些贡献。有个公司现有 40 多辆卡车在这儿和博比维尔的公路间运行。我期待着到本周末能收到比明信片重一点的东西，我自己也非常希望到时航路开通了，官方对交通的要求也不那么苛刻了。现在要出去忙事了。29 日的报纸平安到达了。

斯蒂芬森的办法又一次搁浅了，但鼓励的话语在愚人节后就滚滚而来，一直到两天之后。杜鹃在高唱！或许有人太陌生于这种露天的野外工作了，所以我采用了低调的手法。等我见到你时，我给你看许多精彩的将逻辑运用于实践的例子。将爱给鲍比。

舍尔

（刘金源 译）

37. 贝德士致妻子

平仓巷 3 号

南京, 1938 年 4 月 2 日

亲爱的莉丽娅:

明天的安排似乎挺全面的。昨天收到内衣, 洛辛书籍的复制本等等。告诉最小的孩子, 他特别的情人节是在 4 月的愚人节那天, 所以我不知道究竟是今年还是明年。刚收到你的有关鸟的故事, 这给我们的房子增添了内容, 也给住家和建造者们以极大的期望。很希望见到董事会主席。或许还能维持一周, 但如果想方设法再坚持的话, 可能还能挺 10 天。根据协定, 今天安排了日本大使馆(如今是总领馆)的工作人员来玩棒球, 因为大学校园未被红卍字会和粥厂使用。我希望这是个真正的进步。非常欢迎你寄来的周刊。现在大学主楼里有 982 人在上课。

舍尔

(刘金源 译)

38. 贝德士致妻子

南京,4月20日

最亲爱的:

已经接近午夜了,我似乎还没能把事情按部就班地做好。今天下午为了他人的麻烦事又被打扰了4个小时,晚上请了新来的医生和护士吃饭。

你可能会因胶卷(估计一半)洗印出的部分照片而一度担惊受怕,这些胶卷是通过平信寄去的。里奇认为外国人的信件在上海是不能让他人染指的,他也知道这些信不在这儿就是在路上。

我让麦克把他呼吁成立难民区的建议交给你。他今晚很高兴。

为农场、幼稚园和花园等事项所做的复杂预算已经弄出来了;调查的问题待后。

请询问一下里斯或米尔肯,他们中的任何一人能否给你(或指点你一下)一份“教会生活与工作大会”的出版物目录。我在NCC时曾有一本,但正是委员会开会的时候,随后就丢在米尔坎那儿了。邝秀(Kwang Hsueh)可能有一份目录。或许他们会知道哪些宗教杂志里有这方面内容。现在我们这儿很少有定期杂志,我们都跟不上时代了。

除了给红卍字会的那张发票,别以为附上的这些发票有多么必需和重要。

你昨天发送的由医生和护士捐献的佣金正发挥着作用。

我真的希望鲍比能过得好。一定要接受最好的医疗救助。

弗兰克·普里斯应当有报纸细目和救济报告的副本。

自治委员会的人传出的各种消息称,日本人在他们身后操纵着与我们打交道,另外从5月1日起,要求我们停止活动,因为日军已经拨出30万美元来安排南京城的救济。几天前日本人告诉我们,围绕着征用粮冗长不休的争论有了下文,他们已经把种子和农具发给了农民,再也不需要什么东西了。江宁县自治委员会(在其他委员会之中)到我们这儿来

要求帮助,因此我们就问他们拿了日本救济后的情况。他们尴尬地承认,在夸夸其谈的许诺之后,他们没收到任何东西。

你一直以来都是那么慷慨大方,我十分感激。我爱你,亲爱的,希望能再拥有一个我们的家。

舍尔

(刘金源 译)

39. 贝德士致妻子

1938 年 4 月 27 日

最亲爱的：

你 24 日周日写的明信片收到了。希望鲍比在拍 X 光片时没有做鬼脸，希望结果能让人放心，至少有利于治疗。

请告诉曹先生，他的房子和其他邻近的房子都还被占用着。标牌被拿下了，在路上只能看到目前占房者涂抹的痕迹。我会关注今后变化的。

冗长的日子乏善可陈，除了眼下的新闻，几乎没有可想、可读的。

或许到 30 日会有一些更多的报告让“瓦胡”号带走，但在众多棘手问题当中，一切似乎都是那么地慢慢腾腾。

邮政情况的改善自然是大有裨益。你知道——现在可以发送价值 20 美元的订单——这是每天给每人的限制。所以，只要知道明确的地址，这种方法被认为是既快速又安全。

给你一如既往的爱，我的夫人。

舍尔

(刘金源 译)

40. 贝德士致鲍比

南京

1938 年 4 月 28 日

亲爱的鲍比：

这儿有 4 枚给专业集邮者的邮票。你知道该怎么做吗？

你什么时候能拍一张脸部庄重的好照片？可能用我的照相机拍不好，因为你在镜头前拍了这样一张糟糕的。

我们的院子看上去还不坏，因为还有人料理它。

请告诉玉华，他打听的王先生的房子被日本兵占用了一段时间，后来又遭普通老百姓损坏了小一阵，但现在已被当局封起来了。建筑本身和部分陈设依然完好，但有被充公的危险。

另外，请让妈妈去问和蒋文汉（音）在同一办公室的吴先生，让他把答应给我和刘易斯叔叔的文学课程表，通过麦克伦或米尔士发过来。

我们在这儿买不到明信片，所以你每次写信时最好在里面夹带一张。哈！哈！

来两个拥抱抱和三次击掌，
爸爸

（刘金源 译）

41. 贝德士致妻子

4月30日

最亲爱的：

如果你还有机会的话，请根据吴博士的材料和使命提醒一下她。米尔士对我们所作所为进行的历史性调查，由于我更为简练的陈述和目前的强调，可能会进展地很顺利。

希望图章能很快运进来，这样我们就能堂堂正正地使用银行里的大学户头了。估计麦克会带来些照片。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通过邮件试着分类。

报纸很好。有一阵子没见你的片言只语了。

昨天用船把大学预算和相关的说明文件运走了。

图书馆清空了，痛苦的过程在（为乡村干部开的）短课程和养蚕业内继续着。

有人建议在紧挨斯瓦西的院子里打网球。太多擅自搭建的木屋鳞次栉比，易对篱笆等造成破坏。还没在这儿找到鞋，也许需要寄给你。

根据报道，昨天汉口的遭遇一定是灾难性的、令人激愤的。

我爱你，亲爱的，钦敬你在这艰苦岁月中昂扬的勇气。

舍尔

（以上文献号：RG10：Box 1 Folder 8）

（刘金源 译）

42. 贝德士致妻子(1938年5月11日,略)

43. 贝德士致妻子

南京,5月16日

最亲爱的:

后天特里默将为我们创造另一个机会。宋煦伯明早会带着这封信和装有莫顿(Morton)旧蓝色外套、4件“印有水仙花纹黑白相间的巴里纱布料”衬衫(如果我确是仔细辨认过的话)的包裹。我把太阳镜也放到里面去了,其中一块镜片被四处劫掠的士兵打破了。我发现这已经是很差强人意了,觉得试着更换(镜片)是有利可图的,没有必要买一副新的。要想找到跟我现在用的一样大的眼镜不那么简单,甚至把它拉伸加以更换(我习惯用的)也绝非易事。

尽管多方搜寻,还是没有找到《福布司》(Forbush)、《霍斯曼》(Housman)或是给鲍比的《我们的鸟类朋友》之类的书籍。我明天会给你寄来更多的书,尤其是适合鲍比天生兴趣的《动物世界故事》。关于夏普的《英语习题》,只是书名不同而已,(内容)跟你的描述是一致的(你说的是《语言练习》),我只找到了2本适用于8年级的。“略显灰色的小册子,书名为《说和写》(或《写和读》)(4—8年级)”,则真让人伤脑筋。我能找到的只是一本来自柏迪特西弗,由威尔逊、罗巴多和约翰逊编撰的橙色小册子,名为《思考和写作能力进阶》(仅用于第4学年)。随后我又找到了一本3年级的《夏普英语练习》(绿色,而不是你说的暗黄色;八开本,而不是打字机默认的尺码,《英语习题》的尺码则是介于两者之间)。你想要4—8册,但是很遗憾我没有找到。不过我会把已经找到的寄给你。我很肯定地说,能找到的就这些了,除非你放在了哪个箱子里,不过大部分对我来说都是相当熟悉的。鲍比还想要一些科学和自然题材的

东西吗？我用过的鸟类书籍怎么样？我觉得它们的语言是很合适的，并有一些非常有趣的组织结构和图片。

爱利生的妻子将来上海和他见面。米尔士提议举办南京特色的宴会招待他们。这是他和田中(Hidaka)以及洛克哈特一起用的大米和面粉的备忘录。Hanawa今天跟爱利生说，军方将大米和面粉列入管制范围，该议题因而变得更加尖锐。Hanawa还说，在得知我从电影中剪辑了12张图片后，他深感震惊。他说，军方已扣留了两张，其中一张过于模糊难以辨别，另一张则被军方认为“可能标示着一日本派遣分队的末日”。这很可能是应对该事件的最后一招，因为这是挽回颜面的最后姿态了。Hanawa焦急地说，整个事件尚未结束。爱利生的见解是，军方的贪婪应当慎重处理。我很可能要将全部东西销毁，赶在结束之前把名单清除掉。

我已对马关于内地战争的报告做了很大修改，预计明天用打字机打印出来。我建议你把它带给鲍威尔，除非你有理由更愿意联系戈尔德(Gould)。你可以这样对他们说，我完全支持这份报告，并可以担保其精确性。我附上一则新闻，是一封给《北华捷报》的信，他们可以将它用在信函专栏或是当作一则特殊的新闻报道对待。如果他们踌躇不决，你就去找古尔德。这类工作可以给你和我的生活增添一些趣味。

中文印刷体信件是陈玉华(Chen Yu-hwa)给刘瑞恒博士和金博士的，我是从他们的仆人那里获取的。而中文手写体则是陈匡庐(Chen Kung-luh)写给香港的K. G. 刘主任牧师的。

调查表的另一重要部分已于今天完成，但在我们寄出之前必须接受彻底检查，仅限于友好使用。我们想得出一份总结用于发表。在这份总结里面，经济题材的内容将夹杂一些死亡和失踪数据。其中的缘由想必你是知道的。

舍尔

(以上文献号:RG10; Box 1 Folder 10)

(刘金源 译)

五、日本大使馆,南京 1937—1939

日本大使馆,上海 1938

**44. 金陵大学紧急状态委员会主席致
日本官员(1937年12月16日,略)**

**45. 金陵大学紧急状态委员会主席致
日本官员(1937年12月17日,略)**

**46. 米尔士致日本大使馆
(1937年12月17日,略)**

**47. 金陵大学紧急状态委员会主席致
日本官员(1937年12月18日,略)**

48. 威尔逊致日本官员

中国南京

金陵大学医院

12月19日

我心怀敬意地呼吁你们关注一下昨晚、即12月18日晚上发生在大学医院的案件。这所大学医院共超过150人,包括患者、护士、医生以及工作人员。过去,我们医院对贵使馆的许多工作人员做过优先治疗。

晚上八点钟左右,3个士兵从医院后门进入并在医院走廊大踏步行进。我们的63岁的美籍护士海因兹女士在大约晚上8:00碰见他们,他们不顾她的抗议抢走了她的手表。他们还抢走了另外6块手表和3只自来水笔。他们中的两个离开了医院,另外一个却消失在医院里。

9:15,我察觉到一个日本士兵在护士宿舍。我拿着提灯走到那儿,发现一个日本士兵正和6名护士在一个房间,他已经脱了一些衣服。我发现,在我到来之前,他已经跟3名护士睡在一起了。

在这之前,我们认为作为一家医院,我们能够幸免于这样的事件,所以没有特别要求在医院门口设置岗哨。但是现在我们向你们通报这件事,并要求你们为我们提供岗哨或者采取其他措施,以杜绝类似事件的重演。

尊敬的

罗伯特·O. 威尔逊

(刘金源 译)

49. 致福田笃泰先生(1937 年 12 月 21 日,略)

50. 致日本官员(1937 年 12 月 22 日,略)

51. 致田中先生(1937 年 12 月 25 日,略)

52. 致日本官员(1937 年 12 月 27 日,略)

53. 致日本使馆

12 月 30 日

下午 2:00 左右,宪兵部门的军官和士兵进入金陵大学金银街 6 号蚕桑大楼。他们从厕所地下取出了大约 6 支来复枪,3 或 5 支手枪。旁观者说其中有一把是机枪。旁观者告诉我们,那些枪是撤退的士兵们扔下的,为了避免麻烦才被埋在地下。

宪兵带走了 4 个人,他们是陈美(或王兴龙)、杨光发(Yang Kwang-fah)、王二(一般称呼)和江明初(Kiang Ming-chu)。

这些人中,陈美(或王兴龙)是一个有点知识的人,他是自愿来帮助照料难民的。这起事件发生为止,我们没有得到关于他的任何不良记

录。现在有人告诉我们,他曾经在保安队供过职。

杨光发,我能担保他是金陵大学蚕桑室的一名劳工。

王二(王清侯)(Wang Ching-hou),我同样能担保他是金陵大学的门卫。

江明初,是在蚕桑室避难的难民的儿子,这一点有人可以随时作证。
(后又增加一个:于怀远(Yu Hwai-yung),人力车车夫。)

以上是我们得到的关于此事的全部信息。我们的大体意见是:有许多枪支是撤退的中国士兵丢弃的,后被惊恐的平民掩埋或扔进水池里,如果宪兵们搜查那些水池的话或许他们会发现大量的军用物资。

您忠实的

查尔斯·林查理

金陵大学安全区收容委员会

贝德士

金陵大学紧急状态委员会主席

(刘金源 译)

54. 致日本使馆

12月30日

过去两天里,我们附近的驻军明显减少了,情况有了较大改观,对此我们深表谢意。

然而,你们的士兵还在伤害我们和我们保护的人们。因此,我们向你们提交几份案例,帮助你们恢复军纪和秩序:

(1) 士兵们每天一两次、甚至每晚都闯入我校的蚕桑室、乡村干部培训学校、农经系和金大附中。他们试图劫掠妇女,有时也抢劫难民的财产。28、29日晚,他们从乡村干部培训学校劫掠了两名妇女。

(2) 大约有3处住所每天都有士兵闯入。昨天,他们从金银街6号抢走了我校教师的大量财物。

(3) 一些在我们保护下的难民被每天都被那些零散的士兵带去做苦力。对于你们以恰当的方式招募劳工,我们当然表示欢迎。就在昨天,有几个难民回到乡村干部培训学校,在过去两天里,他们干苦力却吃不饱。两个在金大附中的难民被带到郊区帮助士兵搬运东西,之后士兵们又把他们的“安民护照”(An Min Hu Chao)撕毁了。类似于后者的行为在这个城市极为常见。我们呼吁你们对士兵发布明确训令:慎重对待那些对穷苦劳工们来说意义重大的证件。

(4) 我们请求你们干预一个之前向你们通报过的案件,这也是这些天士兵们犯下的肆无忌惮的案件之一。我们的一个佣人,潘树清(P'an Shu-ch'ing),在12月23日从我校帮忙搬送一个女难民去医院时被一个士兵抓走,他和一群搬运工一起被带到板桥村(Pan Ch'ao Chen)。我们从那些已被释放的搬运工那里得知,潘依旧滞留在那里,未被释放。他是一个寡妇的独子。请尽快通过宪兵或领事警察来调查此事。随信附上中文版报告原件。如果你们能够友善对良好秩序和人道表示关注,我

们将不胜感激。

您可信赖的

贝德士

金陵大学紧急状态委员会主席

另附:案例(5)昨天早上,我校门口的3个卫兵搬走了3床从我们这儿借的铺盖。对我们来说,一两个可靠的警察比8个成天呆在房子里晚上睡觉的毫无责任心的士兵要好得多。

(刘金源 译)

55. 致日本官员

12月31日

我很高兴向你们通报我们的佣人潘树清(P'an Shu-ch'ing)已于昨晚被释放。他已经工作了8天,包括去武汉,这一切都是强迫进行的。他说他受到比较好的对待,有东西吃,尽管没有拿到酬金。

至于涉及到昨天发生在蚕桑室的另外一个重要人物(陈美或王兴龙),他是国际委员会下属的收容委员会派到(蚕桑室)来帮助照料难民的。收容委员会将提交一份在经过详细咨询后作出的关于他进入该委员会的报告,并提供他们收集到的关于他的信息。

请允许我在这里重申昨天给福田先生和田中先生的口头声明:我们时刻在搜寻和调查,我们将不遗余力地保护任何人免受任何形式的不公正的迫害。我们抗议普通士兵频繁非法闯入,但是一直配合宪兵合法的例行检查。这个姓陈或姓王的在任何时候都与我校无任何关系。我真的希望类似的事件不要再发生,因为事实上其余的志愿人员都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或者是我们所熟知的。

您恭顺的

贝德士

(刘金源 译)

56. 贝德士致日本官员

1938 年 1 月 8 日

今天下午 2:00 左右,士兵们从干沿河路金大附中门口进入,突然捆绑并带走了一个年轻人,刘文彬先生(Liu Wen-pin)。他是我们难民署的日语翻译。据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刘先生没有不良记录,因此我们希望了解问题的所在。街上的人告诉我,刘先生被带到了小粉桥 32 号,即小桃园(我校农经系)对面。于是我到那了解情况,尽管我只是去问一个非常客气的问题,并没有抱怨和商榷的意思,但那儿的军官却冲着我发火。

我被你们的军官和士兵粗鲁地对待。那个军官告诉我,他对此事一无所知。而士兵更是企图殴打一个中国佣人,因为他给我指出了那个军官的住所。

可以肯定的是,我并不想干预任何军事事件或政治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的一个工作人员在目前南京的这种氛围下被突然带走,这必定会给他的生命安全造成巨大威胁,与此同时也会给其他人继续履行必要的职责造成困难。我希望尽快将此事调查清楚。

尊敬您的

1938 年 1 月 11 日

1 月 8 日我给你们写了一封关于刘文彬先生的信,他是我金大附中的一名翻译。那天(1 月 8 日)他被宪兵捆绑并带离工作岗位。昨天,刘先生满怀恐惧地找到我,他告诉我他是从宪兵室逃出来的,在那里他受到虐待,并向我寻求庇护。昨晚我告诉他,可以睡在我的房间里,不过今天必须为将来做另一些安排。

今天三点钟,一个宪兵搜查了林查理先生位于汉口路 25 日的家,随后又来到我的位于汉口路 21 号的家里,此时我并不在家。那个宪兵把他捆绑并带走。

正如我们经常跟你们提到的那样,哪怕是在美国人的财产上,我们不会阻挠在难民中搜寻罪犯的行动,只要是以合法的程序进行。但是这起案件涉及到我方一名工作人员,而到目前为止我们关于他的记录是没有任何瑕疵的。这种行动是极其不正常的。我们没有被告知任何关于刘先生的消息,或者是对他的指控。据我所知,那个宪兵在我房间里的行动是在没有得到当今许可的情况下进行的。

与此同时,这封信的复件也会作为对日本军警的行为以及在美国人房产里进行的合法活动的非法干涉的抗议书,被送往美国大使馆。

我相信你们会立即着手整顿日本军队及宪兵的秩序。贵国的领事警察高玉于昨天提交给金大附中的报告中声称刘先生已被释放,并将这个消息传达给了我。或许,他可以更为迅速和谨慎地处理这件事。此事的其他解决方式会让我们对宪兵系统的可靠性产生重大怀疑,除非你们已掌握有关刘先生的真实情况,即使是这样你们也应该及时告知我们。

请你们尽快给我一个答复,这也会让你们自己更能服人。

尊敬您的

贝德士

金陵大学紧急状态委员会主席

(刘金源 译)

57. 贝德士致爱利生

1938 年 1 月 10 日

请准许我通报一件事关美国的财产和美国公民的事件。这起事件有力地说明了这个地区的(日本)驻军的总体无纪律,其中又以宪兵令人失望的素质和行为为甚。

我们的一名工作人员,林查理先生,大约于昨晚 8 时 45 分返回位于汉口路 25 号的家中。正当他穿过大街进入一条通向他家后门的小巷子时,一个日本士兵威胁着把他从那条巷子里逼出来。后来,在林查理先生出示了钥匙之后,那个士兵才相信他确实是往家里赶的,于是才允许林查理先生通过。在汉口路 25 号(同样是金陵大学的建筑)的墙角,蜷缩着一男一女,那个男的语无伦次地跟林查理先生说话,其中提到了“25”这个数字。当那个士兵听到时,那个士兵端着枪指向林查理先生用刺刀恐吓他,并且突然把他往后一推。林查理先生回到家里,很快又出来,但是没有新的发现。

今天早上,应我的要求,林查理先生在汉口路 25 号,也就是昨晚在巷子里见到那个妇女的地方进行了询问。她在屋子里的其他人作了简明的申诉:昨晚 8:30,2 个宪兵手持手电筒翻过藩篱进入那间屋子四处搜寻妇女。他们强迫那名妇女和他家 1 名男性进入巷子,在那里,一个士兵留下来看守他们,另外一个走街串巷继续搜寻。

林查理先生回家以后,这伙人走上汉口路上继续寻找姑娘。大概是 9 时 15 分他们在平仓巷找到了一个。在路上遣散了那个男人之后。这两个宪兵将其带到天津路上的一间屋子里,也就是小桃园(属于金陵大学的财产,之前是一所语言学校,现在通常被认为是农经系所在地),那里大约有 20 个士兵。今天早上,在这些士兵洗澡的时候,她们找到机会逃了出来。她们和林查理先生都非常清楚地注意到,宪兵穿着有肩章的制服。那个妇女关于地点、相邻的建筑、大门、房屋建筑风格的描述,都指向一个地方:小粉桥 32 号,即负责这片区域的宪兵室。为了防止可能

出现的差错,林查理先生在平仓巷又找到了另外一名妇女,她的陈述与其他人并无矛盾之处。

让我再加上两条相关的考虑:这片区域的居民,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无不抱怨宪兵们的残暴无情和反复无常;还有,汉口路上中国人的私人住宅被搜寻妇女的宪兵频繁闯入。

我们强烈反对非法侵犯美国人财产的行径,抗议在美国人的住处发生的非法劫持。更根本的是只要士兵和宪兵不光彩地恣意使用暴力,我们在这一区域就不会有安全而言。作为金大校门警戒的宪兵的所作所为也是可耻的,根本不能起到保护作用。

尊敬您的

1938 年 1 月 13 日

我怀着沉痛的心情向你们通报另外两件非法使用暴力闯入美国人财产的案件。

第一起案件发生在 11 日早上,但是直到昨天我还没有收到关于此事调查结论的消息。一队宪兵包围了我校位于金银街 16 号,带走一名难民,他被指控参与了抢劫毛衣的案件,或是有所牵连。

相比之下,更应该谴责的是昨晚发生在金大附中的案件。一个士兵在一个中国人的帮助下翻过围墙,他进入东大楼用枪威胁人们,不准他们报警。在那里,他两次放火点燃一间满是难民的教室。他抢到一个姑娘,越墙离开。

第一起案件中的随意搜查,让我们对贵国军队丧失纪律深感忧虑。第二起案件则暴露了时下盛行的无安全感。就在几天前,军警还在金大附中门口设置了岗哨,但他们更多的是对他们的军需的食物和舒适感兴趣,而不是尽力去保护难民。晚上,他们全都在应他们要求而提供的舒适的床上睡大觉。

敬请关注

1938 年 1 月 18 日

今天早上 10 时 30 分,我在巡查小桃园(小粉桥 3 号)时,惊奇地发现

一名宪兵在屋子里肆无忌惮地搜查。他正是在我的要求下离开柏睿德医生汉口路19号住处的那个人(如我在1月14日向你通报的那样,第二页)。他极不情愿地离开,我看见他进入了斜对面的总部,小粉桥32号,这是一个我们多次控诉的地方。据可靠的目击者告诉我,1月16日,有两个宪兵把那个地方搜了底朝天。

10时45分,我在金大附中发现了一个非军方官员,他在学校四处闲逛寻找劳工。昨天,三个士兵把这个地方查了个遍。前天,分属于宪兵和军队的两队人马在学校墙内随意行进。

发生于8日的刘文彬案件,11日变得更为严峻了。据我了解,这件事在日本当局那边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尽管我跟刘先生有些交往,但是在你接手了这件事后,我没有想过要把这件事复杂化。我出于个人原因去(日本)大使馆,走进田中的办公室询问有关刘先生的事宜,(我这样做)是因为福井之前告诉我这件案子归田中负责。结果显然是让人难堪的,因为田中又把这件事踢回给了福井,他还给我不少的所谓底线的建议。不过几番交涉之后,田中说他会在明天(即17日)来拜访我。但是那之后他却没有跟我联系。

敬呈

贝德士

(刘金源 译)

58. 致日本官员(1938年1月10日,略)

59. 致日本官员(1938年1月11日,略)

60. 致鲍引登

对于 1937 年 12 月 16—27 日金陵大学 和日本大使馆之间往来信函的若干注释

1. 这些信函应该复制下来,以适应机密传阅的需要。不过请即刻通过安全渠道将它们寄给联合委员会办公室,并要求他们把复件寄往印第安纳波利斯道尼(Downey)大道 222 号 U. C. M. S 外事局,以及我兄弟 G. S. 贝德士(G. S. Bates),他的地址是密执安州底特律高地公园格兰戴尔 45 号。

2. 这些信函同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写的那封更加全面的信件是连在一起的(我是该委员会的一名活跃分子),同时跟大使馆召开的会谈有关。它们因而不完整的。透过它们,我们对整体形势只能略见一二。

3. 日本人 12 月 13 日进城。使馆人员于 15 日抵达,其特殊目的是减轻军队对外国人士及其利益造成的冲击。我同田中领事在前期偶尔有过一些接触。

4. 起先他们的官员均否认我们所反映的事情。我们提供大量事实依据,最后在强奸和暴力的案件抨击下,他们逐渐觉醒过来。然而随后,他们便搬出宪兵(在城区宪兵只有 17 个,而同期完全放纵的日本士兵却

超过 50 000),作出无足轻重的许诺来搪塞我们。我们还两次被告知,为恢复军纪已发布了“全新、严格的命令”。

5. 到后来他们附和军队指挥官们的论调,声称“一切都在好转,因而并不存在任何问题”。

6. 对此负主要责任的 3 名官员,有两个被大量的悲剧弄得焦头烂额、疲惫不堪。他们必须提出报告,以便同军方打交道。因此,你可以看到一个典型的由文官组成的日方机构,它一边替军方辩护,一边又向军方提出劝谏。

7. 将军们麻木不仁的程度是如此彻底,以致(令我)难以言状。我再也没有时间和心思来讲述大致的事了。

8. 我们基本上处在完全隔离的状态,只在今天获得了一个没有检查、可以说出一些事情的机会。

(刘金源 译)

61. 致日本领事警察

1938 年 4 月 25 日

昨天,我们的农场经理报告,一名多年受雇于我们的工人,蔡坤力(Ts'ai Kung-li),在新街口附近被士兵带进牌号为 1914 的卡车,并运往下关。这件事发生在当地时间早上 8:00。他佩戴的袖章是用汉字描绘在纸上的,还有大学的校徽。

我们不希望在这些小事件上制造麻烦,也没有向你们报告一些之前发生的侵犯劳工的事件,(因为)这些事件在 24 小时内都得到了解决。因此,对于目前这起事件,我一直在等待,期望这名工人能被释放,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向美国大使馆报告这起事件,而是给你们解决你们自己引发的事件的机会。

当然,如果我们不能在短时间内确定这名工人的安全状况,我们将非常有必要把扣押老雇员以及由此给我们正常而适当的工作造成的干扰通报美国大使馆。

您恭顺的

(刘金源 译)

62. 致日本领事警察

1938年4月26日

我非常愉快地向你们通报:在我昨天信里提到那名农场工人蔡坤力,已经可以回来了。

我们希望这类扣押人的事件不再发生。从长远来看,正常的征用劳工的方式不仅对军事当局和南京的劳资双方来讲都是令人满意的。

您忠实的

(刘金源 译)

63. 致田中(1938年5月11日,略)

64. 致日高信六郎

1938年9月10日

日高先生：

尽管威利·R. 佩克先生(Mr. Willys R. Peck)和其他朋友经常满怀赞誉地跟我提及您的谦恭以及您在履行职责方面的才能,但遗憾的是我没有机会当面拜会您。我前几天还在上海,原本希望向您递交一份题为《南京战祸写真》的报告,这项调查是由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承担的。可是当时印刷工作还没有完成。

该国际委员会不打算把这份材料交给出版商手中,而是出于对救济工作非常感兴趣的机构和人员的需要考虑,自行以小版本形式印制。我们希望您可以充分利用好这三四份政府或军事官员之间的材料,这些官员都在关注普通民众的福利。

由于多方面的损失以及运输供应的缺乏,正常的经济生活仍处于困境中。而且,由于(情况)没有出现什么及时、重大的改观,即将到来的冬天将给该地区很大一部分人造成更深重的苦难。

我们相信,这次调查的如实报道以及关于救急需求方式的讨论,对你们来说是有吸引力和价值的。

您恭顺的

(刘金源 译)

65. 致日本总领事

1938年5月23日

堀井先生：

根据与您的前任达成的协议，经过我们的调查，现在向您提交一份关于南京人民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该报告题为《南京人口：就业、收入和支出》。

我们希望这份报告，对你们的一些关注这种事态的官员来说有它的吸引力和价值。如果他们想要找米尔士先生、宋煦伯先生和我本人（作为中国和南京的老居民，我们非常关心这座城市的福利）了解情况，我们将听从吩咐，并乐意向他们提供我们掌握的所有信息。

您忠实的

（以上文献号：RG10：Box 1 Folder 10）

（刘金源 译）

六、来自南京的消息

66. 中日紧张局势——满洲

1932年2月8日

日本海军的枪炮瞄准了这座城市,为了做一些有益的事,我们强迫自己保持镇定。按照领事馆的紧急提议,两天前莉丽娅带着孩子们跟随一群传教士去了北平。目前的情势非常紧张,同远离中国的美国本土的书信交流因为效率过于低下变得毫无意义。我们现在经历的或许只是那天见到的罕见悲剧的一小部分。我们也许受到了当地民众凄惨恐惧心理的影响,然而我们的观察和亲身经历足以使我们陷入失望的深渊。而且我发现中国和美国的官员甚至比我还要悲观。

我们无法详述总体情况(如果想要了解有关内容,参见3、4月份太平洋地区关系研究所发表的“通向1932—1932年度中国政策之路”报告中有关太平洋地区事务的章节)。我可以提供确凿无疑的证据,证明目前日本的行动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不断扩大的威胁,其结果是(中国)有可能放弃一切形式的对日抵抗,并被迫承认日本在满洲地区地位的合法化(各种迹象表明,这里包括了拥有极大权力的日方机构)。强大的日本海军在中国重要港口编造的托词和人为制造的危机,为它向中方施加压力创造了条件。其结果是,无论是(日本)“成功”,还是中国政府的倒台,抑或是一片无政府主义再加共产主义的“自由”区域的出现,都还要静观其变。

我应召前往上海参加于1月29日由神学院和大学执行委员会举办

的会议。鉴于当地多数大学和大部分民众所出现的问题,离开南京绝非易事。但是上海方面一再催促,似乎我的使命只是作为一名传教士去帮助那些正在遭受苦难的中国人脱离苦海。我搭乘的最后一趟火车达到上海三个小时后,火车站附近就发生了战斗。日本人蛮不讲理地发出了最后通牒,他们根本不期望中国方面会接受。日本海军将军为占领这座中国城市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丝毫不理会日本总领事的意图,总领事只是想让中国屈服。随后,日本人对在边境线上遇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感到很吃惊。日本方面不断增兵,企图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日本军队利用国际协议(在所有冲突中长期保持中立)对中国发起进攻,使问题严重复杂化了。

经历了一个枪炮声近在咫尺、发出暴风骤雨般巨响的夜晚后,我出席了该委员会举办的会议。虽然我们可以听到航空炸弹的爆炸声,但是会场的氛围还是非常轻松,大家拟定了一个完整的计划。火车站被炸毁了,中国人采取全行业罢市的方式抗议这种不安全状况的发生。人们的怒火烧烤着这座南中国的城市(据我所知,在好几个小时的时间里,法国人经营的码头到处散布着烧焦了的商务印书馆印发的传单)。当天下午和晚上,我在这个城市四处走访调查,在方式和动机上找到了一些对南京官员有用的线索。

午夜刚过,我便登上了一艘内河航运的客船。尽管从南京和长江沿江城市时不时传来不好的消息,船还是在上午 10:00 出发了。法国公使和一些中国政府高级官员都在船上,我们的询问和讨论都很有收获。

我于 30 日上午返回南京,发现政府机构已前往洛阳(河南省,远离军事威胁)。7 艘日本军舰组成编队对一艘美国驱逐舰形成完全包围。据上海方面报道,这座城市到处都是恐惧和混乱,次日晚上 11:00,日本方面的枪击时而变得稀疏,数以万计死里逃生的贫民蜂拥而至。紧急情势逐渐得以缓解。零星的枪声很明显来自岗哨那边的自卫反击。出于当时境况的考虑,双方都保持了明显的克制。但是仍有很多逃离家园。通过水路逃亡的人流从夜晚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整个晚上直至次日白天,都有大量的人取到水道逃走。一个星期以来,我们同上海方面的邮政联系一直中断,原因是只有一两艘船能通过海军的军事控制区。作为

美国政府与中国的中间人,我发现了在流言风行时保证安全和顺利通行的办法。此外,语气超乎寻常的人还必须保持镇静;船只应随时处于“一号状态”以应对突发情况。领事馆的电报表明,日军已经完全做好了进攻汉口和广州的准备,除非我们的政策发生转变,否则多数人相信攻击只是时间上迟早的问题。

上海正处于危急混乱之中,只有英国和美国的军队在很小的地域进行了有所成效的防卫。到目前为止,中国军队防御稳固,但是我们还是在许多方面发现了一些抗命的迹象:对日军的愤怒以致抗命,赔偿争端,财政和商业状况包括通货出现严重异常。这些为将来埋下了严重的隐患。日军的军事占领可以预见。作为金融和制造中心的上海,城区一片火海,经济瘫痪,并遭到完全封锁。失业和共产主义运动向人们敲响警钟,高等学校第二学期何时开课遥遥无期。

我们已经受够了这些困境。对那些受伤的难民和该地区数以万计的贫民来说,这个暖冬是莫大的恩赐。这个星期下了第一场雪,该地区的基督教团体极尽所能,利用有限的资源帮助了大量的人。

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莉丽娅四处奔波,现在已是疲惫不堪。身陷国际冲突危机的孩子们还面临着瘟疫的威胁。然而在过去一年里,他们都茁壮成长。我们不希望看到莫顿(Morton)问题恶化到枪炮轰击、流血死人的程度。我们更想重温拥有兔子和金鱼的和平时光。他极大地降低了事件爆发的风险程度,跟他父亲一样,他也写了一些富有反抗情绪的东西。即便是在他父母面前,友善的人们还是难以掩饰对这个小男孩的赞誉。我不希望看到他最后的欢乐时光竟然是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活蹦乱跳。

对一个和平人士来说,当他在发现商务印书馆的大火以及察觉到对藏书造成不可恢复后果的野蛮破坏行径的时候,当他在面对摆在深受穷困威胁的劳工前面的机枪和刺刀的时候,当他在读到所有可能的谈判被拒绝的政府公文的时候,他无法再将真相隐藏起来。军方的答复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招致更为严重的后果。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去预防(事态恶化),来保护那些被迫卷入战争却与战争毫无干系的人们。美国政府的外交努力以及随后大不列颠的积极配合产生了可观的效果,可以

说比新闻媒体和海底电报上宣传的还要大得多。但是无论如何,对于抵抗这支意志坚决的军队来说作用却是极其有限,因为这支军队的背后有一个全民训练有素、完全受到控制的国家。

在这个时候履行职责,对大多数我方人员来说绝非易事。有时候,我为自己付出的帮助别人出逃的努力感到欣慰,对自己留下来的选择不后悔。虽然看起来存在极大的风险,但是那些孩子和照顾这些孩子的人,以及那些提供的帮助可以让别人幸免于难的人应该离开。特别是在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大量逃亡的情况下,同时也因为结果可能多有不测,西方人再呆在这个城市将使国际关系更加恶化。但另一方面,在这样危急的时刻,一些传教士和西方人肩负的职责也在增加。大多数我方人员担负着向那些深受灾难的中国人民表示友谊和提供援助的责任,因为能够帮助这些难民的人都走了或者起不了作用了。所以我们一部分人决定,在我们发挥的作用多于我们带来的负面影响之前坚决不离开。当然,到了那个时候撤离可能已经太迟了,正如1927年的那起事件一样。但是1929年的两次困难时期又好像说明这里提议的做法是可行的。决定哪些人留下来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一般来说,我们会理性地基于以下几点做出选择:管理方面的职责和资历、医药、在可能暴露风险面前的承受力以及身体快速移动的适应能力。不过其他的,比如:性格,特别是对组织和地域的熟悉状况,对于中方人员则考虑他们的素质和境遇,个人的勇敢和坚定都会对我们的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有些已被排除的人比起有些没有任何借口可以离开工作岗位的人更愿意留下来。粗略的人事调整是当前最好的选择。目前存在的危险有:(1)日本方面的总体进攻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城市的占领(这只能依靠充足的准备和地面部队完成,因为中国方面决意与之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并做好了充分准备。我个人看来现阶段的中日关系并不稳固);(2)军舰的炮击,并时常伴随空袭(这是很有可能并有充分依据的,如果人们保持镇静的话,就可以意识到实际损失了。我方警卫人员已有3个月没发薪水了。士兵们所得甚少,而且在日军增兵上海击溃当地守军之后,中国方面的士气似乎也开始低落了);(3)最为严重的是,中国政府已无力维持秩序,对时局失去了控制,正如第(2)点提到的那样,官员的报酬少得可怜,军队抗

命的风险系数在加大。而日本方面在控制了上海之后,很有可能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进攻(这个拥有重型武器枪械便能最终赢得战争的时代,将使组织武力抵抗的中方心灰意冷)。虽然对日方的同仇敌忾暂时掩盖了溃败这一大趋势,但是沉重的打击和无法想象的经济考验将使他们在短时期内走向瓦解,并陷入到充斥着暴力的内部混乱之中。

以此同时,尽管可能是徒劳,但是诸多的谈判仍在继续。还有一些优秀的人们正在竭尽全力工作。

贝德士

(以上文献号:RG10: Box 1 Folder 10 “L”)

(刘金源 译)

七、贝德士致麦金姆

67. 关于《纽约时报》南京暴行的报道 (1938 年 4 月 2 日,略)

(以上文献号:RG10: Box 1 Folder 10 “M”)

**八、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 1941;金陵大学;
创始人会 1937—1938;
全国基督教理事会,上海 1938**

68. 贝德士致全国基督教理事会

南京,平仓巷3号

1938年3月3日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认真考虑了关于教职人员返回南京的问题。我们得知,在上海和其他地方的同事都急着要尽早返回。而我们也急需教会在各方面(包括普通学校的维持工作)提供大力帮助。在这里我们对救援工作的不同方面发出特别呼吁:尽可能向难民和孩子传授一些应对突发危机的知识,这是当前最为紧迫的。你们也非常清楚,在所有的需求中,进一步的医疗救治是当务之急。

另一方面,军事当局对外国人的居留心怀敌意,尤以对新近抵达的外国人为甚。到目前为止,各城区坚持不懈的努力,对保障来南京工作的外国人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只有一名短期供职的医生发生了意外。虽然不能保证万无一失,不过就目前看来,在最近几个星期内的实现通讯的相对自由将是可能的。而且允许定居南京的承诺也将得到更有力的保障。或许现在实行的排斥政策会完全中止,或许还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也或许什么也不会发生。在目前的情势下,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事态会持续好转或是朝着理性方向发展。

我们在为能够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做着准备,进一步解决对医生和护

士需求的燃眉之急。我们还在考虑当前最急需的其他工作人员。这封信仅仅是一个初步构想,是在同米尔士先生和史迈士先生协商之后产生的。随后就此我们又同若干教职人员进行了交流。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同教会团体和中国基督教会的工作人员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并产生一些广播稿和信件来改进这里提到的尝试性建议。

目前我们考虑的其他因素还有:紧急的救济工作;教会团体力量的强化,这些事情将委托给宗教界人士;在南京较长的预期时间里经受非同寻常的考验的能力;这封信提到的关于福利方面的补充;我方工作人员在别的区域从事救济工作的自由等等。诚然,我们的集体判断在诸多方面可能存在不足,不过我们相信,比起把所有事情交由一人考虑,开诚布公的齐心协力会更为有效。我们正在酝酿第一批候选人名单,希望他们能够尽早同其他相关人员一同抵达:罗伊(Roy)先生或汤姆森(Thomson)先生、乔伊·史密斯(Joy Smith)小姐、马蒂(Matti)先生、盖尔(Gale)先生(我们得知他在芜湖)。我们想知道的是,如果我们的申请得到批准的话,这些人能否遵照紧急通知准时到达。

你们将发现,在这次交流中我们并不是下达指令,也没有搞区别对待,而仅仅是一次为增进基督教民众福利的努力。这种努力也只是谋求问题解决的一种方式而已,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

我们对莫里斯(Morris)先生和科尼神父(Father Kearney)目前在上海的任务早已有所耳闻。虽然我们不愿催促他们,但是这两个人将会起到重大作用。当然还有那些我们反复提及的人士。

谨上

贝德士

另附:这封信经过米尔士先生审核,信的复印件将送呈普莱士(Price)博士和华伦(Walline)先生。

贝德士

(刘金源 译)

69. 金陵大学董事会法律文件

公 告

金陵大学(以下称“该大学”)是经美利坚合众国纽约州立大学校务委员会授权成立的。本委员会的主体办公场所位于美国纽约州的各县市。本委员会派遣 M. 舍尔·贝德士(M. Searle Bates)进驻中国南京,正式担任该大学的合法代理人,由他负责处理一切诉讼、争端,确保该大学本应拥有的以及下文所主张的财产所有权,这也是该大学(位于中国南京)的一贯主张。我们所要求的权利包含了前文的笼统表述,但并不仅限于此。这些权利还包括:该大学拥有用于教学和生活的所有财产,其中包括大学医院;恢复对全部财产的使用权;对所有公告和法院判决提起控诉;确保对所指财产的所有权;保有因破坏和军事占领造成的损失索赔和财产追回的权利。特令该大学赋予其代理人全权以处理各项事宜。该代理人在必要的时候有权以学校的名誉签署、批准、发表(文件、声明等),有全权签发跟前文内容相关的契约和命令。

特命,该大学自 3 月 16 日起赋予该代理人 1 年的全权。在神圣的 1938 年,他有权在许可的范围内主导所有事宜,可以代表学校临机处置各项事宜。特令,该代理人必须依法以德行事。

公证:该任命由该大学法人代表签发,盖有主席约翰·W. 德科(John W. Decker)的印章,于 1938 年 3 月 26 日生效。

金陵大学主席 约翰·W. 德科

经验明,准确无误

纽约州、县、市:(见上文)

本人于 1938 年 3 月 28 日主持了签字和宣誓仪式。

埃德加·W. 哈利

第 35341 号

纽约州、纽约市

本人,阿奇博尔德·R.沃森(Archibold R. Watoson),纽约市书记员,也是本市最高法院的书记员。

特此声明:本法庭是(保存法例和司法程序记录以备查阅的)记录法庭,有权就誓约的有效与否作出判决。

埃德加·W.哈利(Edgar W. Healy)在附带文书的确认证明书上签字的时候,代表本市的公证人也在场。该公证人郑重地宣过誓,拥有正式资格。作为一名公证人,他有权在确认任命和资格有效后代表本县在上面签字,并将附件归档于纽约市书记员办公室。作为一名公证人员,他拥有本州法律的正式授权:有权对记录提出异议,有权记录并确认其有效性;有权主持宣誓,保管证词;有权代表国家订立宣誓书,并确认与地方、保有物和不动产有关的契约;有权确认证词及其它书面材料的有效性;有权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对文件作出解释并记录在案。此外,本人也非常熟悉这类公证文书的写作,本人坚信他在这份证词上的签名是真实可靠的。

本人完全赞成,并在纽约市法庭的印章上签字。1938年3月31日。特此证明。

书记员:阿奇博尔德·R.沃森

(刘金源 译)

70. 伊文思致贝德士

1938 年 4 月 2 日

中国,上海,圆明园路 169 号

经慈善救济联合会财务委员会转交 M. 舍尔·贝德士

亲爱的贝德士博士:

3 月 16 日召开的金陵大学董事会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以下决议:

经金陵大学董事会执行委员会表决通过,任命 M. S. 贝德士教授担任我校全权代理人。他以董事会代表的身份处理涉及本大学董事会财产的全部事宜。同时为确保权力不被滥用,在行使该权力时,他必须跟同事和当地的董事会成员进行必要的商议。

1938 年 1 月 13 日在上海召开的董事会执行委员会上,您已被当选为金陵大学副校长。鉴于您的资历和对当前形势的独到理解,正如上面提到的那样,我们决定授予您特权。

委员会通过了授权,同时也考虑到了工作上的诸多不便。不过您还是应在咨询您的同事和当地的董事会成员之后,行使您处置全部紧急事宜的权力。

我们通过的这项全权代理人的任命已经生效,财产处置提案的复印件将由国务院寄达。

您非常忠实的

C. A. 伊文思

(刘金源 译)

71. 加西德转发美国国务卿赫尔电报

1937 年 12 月 20 日

纽约,第五大街 150 号,纽约州办公室

致董事会全体成员和工作人员家属

亲爱的朋友们:

以下是我们刚收到的来自华盛顿的电报:

“12 月 16 日,在汉口的美国大使发来电报,向你们传达了南京汉口路金陵大学(University of Nanking Hankow)的埃尔西·M. 普利斯特(Elsie M. Priest)发出的消息。引证:在南京的大学工作人员有:伊娃·海因兹(Iva Hynds)、格蕾斯·鲍尔(Grace Bauer)、刘易斯·史迈士(Lewis Smythe)、林查理(Charles Riggs)、克雷福德·特里默(Clifford Trimmer)、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以及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他们目前的处境都是安全的。这一情况已经通知了他们家人,但仍没有涉及财产的报告。希尔达·安德森(Hilda Anderson)、奥利文·考德威尔(Oliver Coldwell)、彼得·班农(Peter Bannon)以及埃尔西·普利斯特在汉口。克劳德·汤姆森(Claude Thomson)、柏睿德(Richard Brady)在牯岭(Kuling)。赛珍珠(Lossing Buck)在香港。他们中大部分人已动身前往成都,其余人员也将在 10 日内启程。”

美国国务卿 考迪尔·赫尔

您非常忠诚的

秘书:B. A. 加西德

(刘金源 译)

72.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致贝德士

中国,南京,天津路4号,1941年5月1日

南京市汉口路21号 贝德士博士

亲爱的贝德士博士:

您的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同事热切地向您致以诚挚的谢意,感谢您1937年11月以来给本委员会的鼎力支持。您积极参与了有关建立安全区的构想及其管理事务,积极参加本委员会的后期工作。在担任本委员会主席的两年时间里,您更是不遗余力地工作。我们怀念您的谆谆教诲,倾慕您的卓越能力。您将激励我们向前。

我们代表本委员会由衷地向您赠予“名扬南京”(Virtue is known all over Nanjing)的美誉。您是南京人民过去4年里最忠诚的朋友,您给予了他们最真实最无私的服务和帮助。

我们真诚地祝您旅途愉快,同您的家人和朋友美满团圆。恕我们冒昧,也愿您借助这个假期调理身体重振精力。我们期盼着来年能够再见到您和您的家人,热切地期望您能够重新投入到我们这个集体中来。

谨代表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致上

福斯特、詹姆斯·科尼、米尔士

(以上文献号:RG10: Box 4 Folder 63)

(刘金源 译)

九、天国的朋友们

73. 史迈士夫妇致基督会朋友 (1938 年 3 月 8 日,略)

(以上文献号:RG10: Box 4 Folder 64 “P—T”)

十、田伯烈 1936—1938

74. 田伯烈致贝德士函

1938 年 1 月 29 日

上海德福路(Dufour^①)176 号,第 32 号公寓

亲爱的贝德士:

我本想抽出一个上午的时间通过口授的方式给您写一封信,无奈太多的繁琐之事占用了大量时间。我是想就一项计划的初步构想,征求您的判断。我想下次我可以更详尽地向您阐明情况。

我正在酝酿一个计划,将目击了日军对平民施暴的那些人的叙述编成一本书。这本书到底能不能公开发行并不重要,目的只是为了从这个视角探明那些不容置疑的事实真相,揭示这场战争的进程。书中的每一条陈述都将会依据真实公正的原则加以甄选。我打算从传教士的原始资料 and 文件中获得这些陈述的大多数内容,比如你们同南京日本当局的往来信件。书的前言部分将会说明,部署收录的内容并不是出于对日本人的仇恨,而是为了向世人表明现代战争带来的可怕后果,或者说是这起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带来的不幸。最后一章将会发出道义倡议,那就是所有人都有责任阻止这类事情的发生。书的销售利润将捐献出来帮助那些战争受害者,我个人无意于从中渔利。这些文件将尽可能保存下来,让它们向世人讲述这些故事。作为一名编辑,我要做的只是从中选

① 下文作 Defour。

取材料(同时征求贝德士夫人、鲍引登和其他人的意见)并将这些编成书的形式。充满暴力的语言会被删除,只留下那些朴实无华的叙述。

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会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人们剥去战争的虚伪外衣。日本人当然不会喜欢,但是我认为他们必须知道这些事实。我个人认为,仅向我们的政府官员通报这些事实是不够的。如果一个走在大街上的人的道德义愤被唤起了的话,那么他也应该有权利知道真相。

我希望您能从总体情况出发,并参考那些仍滞留在南京的人们看法,对这本书提出意见。当然,为了将个人身份暴露的可能性降至最小,我们会缜密地编辑这些材料。我渴望您向我们提供真实素材。这本书至少要在6个月之后才能问世,所以我们还有很长的时间。

至于出版商,我的初步人选是在伦敦的乔治·艾伦(George Allen)和尤文(Unwin)。如果他们同意出版,我将同他们交换意见。我也想在英国找到人来同步推出这本书。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您能够向我举荐美国的出版商。

我现在要赶往市区了,不得不停止口授。下一封信中将会提供更多的内容。

您忠诚的

田伯烈

(刘金源 译)

75. 田伯烈致浩恩伯克

1938年2月16日

经由上海美国人俱乐部转交

华盛顿, 国务院, 斯坦利·K. 浩恩伯克(Stanley K. Hornbeck)博士

亲爱的浩恩伯克博士:

我写这封信,是为了向您讲述一部影片背后的故事。这部影片拍摄于日军占领南京前后,由朱利安·阿诺德(Julean Arnold)呈交给您。他已于上星期乘“日本皇后”(Empress of Japan)前往美国。

我向您透露一条机密消息:这部影片是由里弗兰·约翰·马吉(Reverend John Magee)制作的。他是一名英国传教士,也是南京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主席。影片的大多数医院镜头是在金陵大学医院拍摄的,偶尔在影片中出现的医生是美国传教士罗伯特·O. 威尔逊。

我负责剪辑影片的冗赘部分,为了便于理解我还在其中添加了一些标题。这部影片没有加入“爵士”元素,我想您在观看时也会同意这种做法。虽然这部影片没有一点脚本,但是却传达了非常有分量的信息。标题是依据马吉先生的简要描述添加的,这些描述在这封信里被我用作引导您的“串联词”。我们认为您很有必要看这部影片,它生动地展现了日本人占领中国首都带来的惨痛后果。

我恳请您怀揣兴致听取费吴生的讲述。他隶属于基督教青年会,也是国际救济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为救助南京的中国平民做出了英勇的努力。他打算不久后乘“中国快捷”航班前往美国。根据事先计划,他应该在3月3日离开香港,同阿诺德带给您的影片一起抵达华盛顿。费吴生可能也随身携带看这部电影。

有人提出费吴生应该向美国发出呼吁,不过费吴生自己却进退两难:他渴望赶赴华盛顿向那里的人们讲述他的遭遇和感受,但又觉得在这个时候离开这些原本就少得可怜的外国人有些不合时宜。他想征得我的建议,我对他说,必须不顾一切赶赴美国向您,如果可能的话还有国

务卿面陈这些真相。

在我看来,只要是看过这部影片和听过费吴生原始讲述的人,是不大可能继续要求从中国召回美国传教士和其他工作人员的。如果影片展示的情景是在外国人的眼皮底下发生在南京的话,人们可以非常震颤地想到中国那些没有外国人在场的日占区会发生什么。我认为,这个在南京的多数成员来自传教士和商人的小团体,连同那些散布在中国各地的团体,才是这场战争的真正英雄,是他们在无助的中国平民和入侵者之间起到了缓冲作用。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从事的是真正神圣的仁慈事业。毫无疑问,政府和我必须做好准备支持他们的人道工作。

这里提到的事情让人异常头疼。但是我认为,您应该为那些坚守岗位的美国人感到骄傲。爱利生已经投入到这份值得赞扬的工作中去了。他激励着南京城的所有同事。这部影片也告诉我们,美国海军和军方做了许多值得赞许的事情,他们在这里和扬子江流域处理那些时不时发生的复杂情况。

祝好!

您忠诚的

(刘金源 译)

76. 田伯烈致贝德士

1938年2月4日

上海,德福路176号,第32号公寓

亲爱的贝德士:

前些天没有什么琐事骚扰,所以这次我有机会详述写书计划的要点了。

介绍:平淡而有力,尊严和力量的结合。

资源:可靠的报纸报道(如《泰晤士报》、《纽约时报》、《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字林西报》),个人信件和报告。为防止泄露身份,笔者的名字和相关证据会被删除。一些著名人物,如英格兰的威斯康特·塞希尔(Viscount Cesil)和美国的约翰·杜威(John Dewey),他们的名字将会在未删改的材料中出现,以证明材料的权威性。同时也强烈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来阻止(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编辑:在咨询了贝德士夫人和其他“南京妻子”(其丈夫在南京)、鲍引登以及其他美国基督教会全国理事会成员之后由田伯烈编制。书稿将交由美国的哈利·普里斯公司(Harry Price & Co.)和英国的约翰·巴尔公司(John Barr & Co.)出版。

在我看来,这本已基本成形的书很可能对战争及其残暴性给予沉重打击,对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份很有价值的文献。该书将使一切掩盖事实真相的企图变得一无是处。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本书能不能隐瞒跟我相关的电报内容。后来路透社报道了这本书的一部分内容,因此书的发行量将会更大。

您能跟您的同事仔细考虑一下,并通过美国大使馆将您的回复电告鲍引登吗?您只要说“告诉田伯烈可以继续”或是“告诉田伯烈等待回信”就足够了。如果您认为我可以继续下去,作为一种礼貌的待人接物的方式,我很乐于接受确切的建议。时间因素是非常重要的,请您在方便的时候尽快答复。

另外,这段时间费吴生的到访和马吉的优秀电影的放映让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我跟费吴生说,他应该立刻去华盛顿,在那里向国务院官员和参议员等人讲述这些事情。我认为,这对唤起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将产生巨大影响,同时也可以向美国政府阐明向你们以及中国其他地区的人们提供的援助是多么的重要。这样做也许可以让你们能够坚持足够长的时间。看过马吉电影的人都不会怀疑你们曾扮演的重要角色。作为一名基督教青年会和“扶轮国际”(Shriner and Rotarian)的成员,费吴生的联络潜力无疑是巨大的。我认为他极有可能会被赫尔乃至总统先生召见。他造访华盛顿,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美国的未来和政府决策。

需要强调的是,这仅仅是我个人的想法,而不是乔治的。当我提出这个想法时,他坦言对此有极大的兴趣,但也担心这样做会削减团体的力量,这个团体本来就很弱小。我的意思是他去美国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我正在尽力敦促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委员会,因为他们很有可能会搁置这个决定。我希望您能理解这个情况,让乔治去美国是我的意思,他并没有离开你们。如果他真的会去,我想最好应该是乘“中国快捷号”航班赴美国,而且是越快越好。我已经开始着手寻求必要的资金支持了。

我给您寄了一些从12月1日到最近的《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和一些时间跨度大致相当的《密勒氏评论报》(China Weekly Review)的过期刊物。《评论报》是鲍威尔(Powell)赠送的,他建议您翻阅了之后把它们散发出去。

我在这里附带一些汉口之旅的零散笔记,需要增加的内容不是很多。我对军事形势不甚了解,不过仍对日本人孤注一掷地完全控制津浦线的想法有深刻印象。

您在写给贝德士夫人的信中说,您通过广播了解到,我把南京方面的信息归功于“一个美国传教士”。对此我全然不知,因为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些材料是从哪里获得的。我附上《北华捷报》的剪报,这将表明我在回答日本人时说了什么。

顺便提一下,在不久前的新闻发布会上他们发出了极其严格的盘问。为此我向可怜的冈村表示歉意。已经有一两个星期没见到松本了,我回到上海不久便同他共进午餐,发现他对很多东西都已深感厌倦了。

他说,想辞去工作返回东京,因为他不愿参军当列兵。我说,留在这里是他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提醒我们,不管怎样还是有一些日本人和我们站在一起。

我回来之后一直很忙,不过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应该可以整理妥当。我已经有了一间办公室并配备了一名速记员,这样就可以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让您及时了解工作进展。

就个人而言,我完全符合条件。我妻子一个星期前离开上海去了美国探望住在戴斯莫因的父母。休伯特·弗莱因(Hubert Freyn),以前是燕京的交换生,休假期间和我住在一起。

我无法用言语表达对您在南京表现出来的奉献精神 and 真正的英雄主义精神的仰慕之情。我可以想象您在情况最糟糕的时候是怎样度过的。请向爱利生转达我的敬意,他的工作极其辉煌,也请您与他一起分享我的汉口之旅笔记(只要是对它感兴趣的人均可阅览)。

祝好!

你们忠实的

田伯烈

(刘金源 译)

77. 田伯烈致贝德士(1938年2月17日,略)

78. 田伯烈致贝德士(1938年2月4日,略)

79. 贝德士致田伯烈(1938年3月3日,略)

80. 贝德士致田伯烈函

南京,1938年3月14日

亲爱的田伯烈:

我今天在同米尔士、史迈士讨论之后,对您的材料进行了研究。

他俩强烈认为这项工作不宜操之过急。我们团队中也有人(这也正合我意,他们说)在寄往英格兰之前应当同你一道对材料进行检查。他们希望避免一些错误。这些错误对那些没有到过这里的人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却会给日本反驳提供口实,这无论如何都将弱化整体效果。同时,我们不希望再看到任何不必要的名字被标出;尽管我们并非极度胆怯。这需要进行细节讨论,这样就有交换意见的机会。

他们建议我应该去上海,在那里呆7—10天,具体天数视交通状况而定。我们希望铁路还可以用,但尚未确定。一个星期的停留可以给您带来很大的帮助。

这一提议的另一理由是,我们所有人都担心(这本书)会流于“暴力故事”的形式,或者说至少会给许多读者造成这样的印象。这同时也会

禁锢一些人的思想。书名的拟定应该小心谨慎,以免出现这样的状况。说到底,我们认为您的真实目的是展示这场战争的粗暴及其对普通生命造成的损害。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正在开展城乡经济调查(针对乡村居民的调查3天后进行,城市居民的调查正在进行),并有望在两个星期内完成——需要一些时间来分析和阐释结果,尽管城市调查人员每天都在制表,乡村调查员却不能在同一天全都回来——这项调查将会使更为耸人听闻的人身伤害变得协调。完全的经济紊乱、对财产和生产手段的持续破坏,在某种意义上说要比枪杀和强奸更为基本。我们可以通过取样的方法获得这些信息,这将为我们统计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总数提供条件。我们此刻只能对这类事情做些猜测,不过到了4月份即使没有拿到完整的结果,我们也可以获得一些有意义的东西。当然,(调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明智地规划救济工作,不过我们(的调查)覆盖了战争对房屋财产的破坏以及人身肢体的伤害的广泛调查。

同时还有一些重要消息:红卍字会掩埋尸体的记录已准备就绪(这将揭示在南京城区及城墙附近有将近40 000人被枪杀或刺杀);家庭调查员通过对几千户家庭的走访也获得强奸的相关信息,不过还没有收集上来。

我已经得到的现行文件和允诺如下:史迈士信件,栖霞山报告(1名丹麦人和1名德国人在南京和龙潭之间的水泥工事里一次性保护了24 000名难民,这些在他看来已是数量巨大了)。您在上海可以同R. 切斯特(R. Chester)小姐一起看到魏特琳小姐的日记。这些日记可以向您提供一些关于数千名妇女和儿童难民的苦难和问题的想法。我还会向马吉、福斯特和威尔逊索要尚未打印出来的新闻报道稿。

我们想问您的是,费奇的日记和我的信件能否担当您赋予它们的重任?我们认为它们应该用作参考资料而不是记事或记录。结合史迈士完整的事件列表和新近获得授权的材料,或是这些已在手头用来复制的东西,您可以获得大量的来自南京的信息。利用这些不同的资源,将有可能达到您想要的主题论述或综合描述的效果。

我们不想让救济委员会在将来受到打击,也不想看到其成员遭到驱逐或禁止参加此类工作。或许您可以说,您通过熟人同上海的救济组织

取得联系,已经获权使用该委员会的信件。为了让上海的救济组织能够理解并予以配合,它们应该已收到复件。您知道其大意。无论如何应该有缓冲物,因为这甚至对日本使馆人员也是一次剧烈的冲击。他们甚至没有人曾看过全部信函的一小部分。这些信函通常跟他们有关,包括这些人被迫同某些人进行的某次密谈的内容。他们将会异常愤怒,一定会找替罪羊。甚至那些较友好的日本人也同军方所作所为处处保持相当的距离。在比利时自始至终都完成得如此出色,或者说“所有的军队”(都是如此)。顺便提一下,如果您有比利时平民谋杀犯^①等(包括强奸)人数的权威数据,我希望这些数据是用于□□目的。我已将那些书中用于复制的部分做了标记,不过还不全面。

我们基本上没有指挥官和作战单位之类的信息。不过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分遣队”的称谓,它们在这里出现了好几次。据推测,它们是根据指挥官的名字命名的。我会立即着手此事。士兵们却没有可以明显区分的标志。

对您“初步结论”的评述:1. 胁迫政策尚难成定论,尽管有些事情看起来是这样。同时还存在着仇恨和藐视,伴随着得到最高层支持的惩罚性计划带来的恶果,以及造作的受到狙击手和藏匿的中国士兵刺激的恐惧——极其荒唐的是,这与他们的亲身经历不符。那些(一再强调的)禁止错误举止的命令发布后,并没有切实执行。3. 平民虽然保持了一些克制,不过却是微乎其微,我们对他们的最后判定是:其态度和能力都很低劣,在主人面前说一些显示他们软弱无能的话。5. 这是真实的,虽然非常悲哀,但是千万不要将它表达得太过分或作过度推想。

有人要我考虑一两个月后访问日本,我今天惊奇地发现一种与之前完全颠倒的态度。这些多是由无名氏提出来的,但是任何微不足道的事都会让人感到满意。爱利生告诉我,他妻子从东京写来的信中说,有一些日本士兵已经写信对在南京的所作所为表示羞愧。让我们希望这样吧!

您让穆沙(Mossa)和莱顿·斯图亚特带来的附信是很有价值的。

①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军队对比比利时平民的屠杀。

我想就沈阳周年纪念的片段写一点现场解说。有人通常谴责中国人是反对外国人的,(中国人的这种情绪)受到了日本的压制。我想借此驳斥这种论调。顺便说一下,新闻办公室承认,直接来自军队集团的文章是为了展览而印制的。

这份解说几经周折已经在写了,期间中断了3次。

正如您暗示的那样,我提的意见大多是支离破碎的。您也知道,这是因为我相信您的计划的效用,并对您在其中的角色和经历很有信心,否则这里的团体会断然拒绝进行合作。

谨致此意!

贝德士

(刘金源 译)

81. 田伯烈致贝德士

上海, 1938 年 3 月 14 日

亲爱的贝德士:

同此一道, 我正在将书的草稿发送给相关人员, 因为这本书即将打印出来。剩下的工作就是校对印刷和事实方面的错误。虽然这本书的进程尚处于试验性阶段, 但是我必须理清其中的头绪, 这样才知道我现在进展程度如何。

我的计划是星期四也就是 3 月 17 日全都打印出来形成初稿, 把这些初稿通过邮船发送到香港, 然后在那里经航空再分发到英国和美国。我觉得必须尽可能明确地向出版商说明他们即将承担的任务。初稿将会邮寄给在伦敦的 E. M. 盖尔(E. M. Gull), 并要求他与爱丁堡出版社(Edinburgh House)的迪克森(Dixon)取得联系。盖尔(Gull)作为我的代表在同戈兰茨(Gollancz)进行协商。我将请埃尔·里弗(Earl Leaf)代替在美国同乔治·费奇和弗兰克·普利斯(Frank Price)进行商议。这个埃尔·里弗在伦敦时与戈兰茨(Gollancz)的进行了最初协商。

我在给盖尔发送初稿的附信里这样写道:

“我之所以将它称为初稿, 是因为对这些草稿做出我个人的最佳判断之后, 仍有必要将它送给南京的相关传教士, 征得他们的同意。因为里面许多的材料属于他们个人所有, 并且这本书一旦出版这些人将承担最大风险。然而, 我希望他们的修改幅度尽可能小一些。为了避免延期, 修改意见最好能够通过电报发送过来。我觉得您可以小心地提醒戈兰茨: 尽管我已慎重地作了通盘考虑, 但是这本书还是很可能会引起群情激愤。不过, 作出怎样的判断还是取决于他自己。”

“我打算提议您和爱丁堡出版社的迪克森担任同戈兰茨的协商代表。我将会与初稿一起, 给你们发一份我对于该书出版的详细构思。还有一件事我觉得非常重要, 这本书应该以相近的价格在美国同期出版。因此, 我会让里弗涉入此事, 看看有没有同戈兰茨就此事作出初步安排。

此外,我还认为这本书的印刷和版本应当体面一些,价格也应该尽可能便宜。”

在初稿的附信中,我规定没有得到我的进一步指示,不可以继续开展任何工作。如果您收到了这份绝大多数内容跟南京有关材料,请您尽快把“小规模修改”或是“大规模调整”的要求通过电报发给我。

这里说的“小规模修改”是指简单的文本修改和特殊文件的删减,这些工作没有多大难度,我们在伦敦就可以完成。而“大规模调整”则是指涉及稿件内容重新安排的结构变更。

如果您电告我只需“小规模修改”,我就会把这一意思传达给盖尔。他将领会其中意思,依照我在航空信件里的校正批示,在伦敦展开工作。如果您的意思是“大规模调整”,我就会电告他将草稿暂存起来,必须在得到进一步的指示之后方可继续行事。

如果有的内容您觉得需要做一些小小的必要的修正,您可以在电报中指出。这样做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例如,您可以这样说:“删除第1、6、8、……号文件”。我希望您在发了电报之后,再写一些详细的建议和评论。

随便提一下,您能请史迈士或是其他人在附带的地图上标明安全区的大致位置吗?用铅笔线条轻轻地描出来就可以了。

下面是这本书各个部分的一些要点:

序篇:由以下人士提出的多种建议合成:

伦敦:坎特伯雷大主教、塞西尔(Cecil)勋爵、李顿(Lytton)勋爵、H. G. 威尔士(H. G. Wells)、肖伯纳(Bernard Shaw)。

美国:约翰·杜威、史汀生(Stimson)、沃特·李普曼(Walter Lipbman)。

请您就上述内容发表评论、提出建议,或者是提出您认为合适的人选。

前言:我已经将前言的草稿发给您了。我又产生了一些进一步的想
法,但是一直忙于其他章节,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深入关注这方面的内容。我建议有一处应作出修改:卖书所得利润的50%(而不是全部)交给上海国际委员会(Shanghai Internatoinal Committee),余下部分用

于支付出版以及将这本书翻译成多国文字等方面的开销。我发现所有支出比我原先洽谈的要多得多。尤其是在照片方面,我分别通过航空邮件和普通邮件往国外各发送两批照片,仅这些花费差不多就要 1 000 墨西哥银元 (Mex. \$1 000 -)。戈兰茨要 200 张,尽管很明显在这本书里用不了那么多照片。过去两周,我雇佣了 4 名打字员和 2 名协助整理草稿的助手。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多种多样的开销。已经有人建议我将书稿译成日语,如果可能的话也译成印地语 (Hindustani),或是其他语言。这大概也需要补助,因此我认为应当安排一部分利润用于这些方面。

第一章:该章还没有写好。这一章的目的是向读者解释本末倒置以及跟南京相关内容过多的原因。在这里,我们将简要追溯安全区的起源,并列出一份委员会成员名单。总的来说,本章是为接下来的四章作铺垫。

第二、三章:主要内容是您和费吴生的信件。请您认真查看,并给出必要修改的建议。

第四章:为了澄清一两处可能引起歧义的地方,我们对您那份关于注册在案的后果的报告作了一些轻微的编辑处理。请您仔细检查。

第五章:您和其他人的 1 月 10 日的信件。请您仔细检查。

第六、七章:在非常仓促的情况下,这些章节已经编制好了,目的是展现在中国的其他地区发生的事情。欢迎您提出建议。

第八章:目前仍在筹划之中。本章内容包括一些精心挑选的有关南京空袭的新闻报道和目击证词,时间跨度从 8 月 15 日一直延续至今。

第九章:目前仍处在筹划阶段。本章大致包括以下内容:日军占领期间外国驻南京的战地记者发的报道;从马吉电影中截取的照片的相关说明以及从日本广告中选取的一份相关日本军队、单位的列表。这个构想将表明,我在这本书中并不是仅仅引用传教士的证词。

第十章:本章的内容是依据我先前信中提到的构想做一个总结,并得出一些结论。

附录 A、B、C:我希望您能赞成我们做出的选择和总体安排。

附录 D:提供一些评论。

附录 E:内容由英国领事馆的约翰·亚历山大 (John Alexander) 筛

选(机密),大多数的引导性评论是他撰写的。请您仔细检查这些文字,以确保它们与主体相吻合。也烦请您指出哪些文件是不适当的。为了完整呈现您对与日本人相关问题的形象表述,我已经尽可能地安插了可取的内容。

至于用到多少附录材料,我并不知道出版商的打算。不过我还是会把它送过去。戈兰茨在电报中说只要 50 000 字。当然,他还没有看到全部材料。我的想法是,他应该将这些附录另编一册全部出版。为迎合更多大众读者的胃口还有必要出版精简本。

另外,我还让盖尔和里弗估算一下如果想做到英国议员和美国国会议员人手一册大概要花费多少。当然,发给他们的应该是完成本。

照片:把照片发送到南京是不大可能的,因为我们没有多余的备份。我们将选取至少 30 张来自约翰·马吉电影的截照。

标题:在这个问题上我碰到了不少困难。截至目前,我自己想到的或是别人建议的有下面这些:中国的日本恐怖;日本的对华战争;中国平民的日本战争;日本的对华入侵;日本对中国的入侵;日本的军事疯狂;日本的中国战争;中国大地升起的太阳。

您更喜欢哪个,抑或您有一些建议?我初步倾向于“中国的日本恐怖”这一标题。

请您就上述内容尽快给我回复。

您忠诚的
田伯烈

结构安排

大略字数	主 题
500	序篇
英国:	坎特伯雷大主教、塞西尔(Cecil)勋爵、李顿勋爵、H. G. 威尔士(H. G. Wells)、肖伯纳
美国:	约翰·杜威、史汀生、沃特·李普曼

续 表

大略字数	主 题
1 500	前言
2 500	第一章:序言
4 000	第二章:南京的苦难(费吴生的信)
5 500	第三章:抢劫、谋杀和强奸(费吴生的信)
2 500	第四章:许诺和工作情况(贝德士归档报告)
4 000	第五章:噩梦的继续(贝德士和其他人的信件)
6 000	第六章:中国北方的恐怖
7 500	第七章:城市的恐惧(苏州、无锡、杭州等)
10 000	第八章:来自空中的死亡(空袭)
3 000	第九章:证据(新闻报道等)
2 500	第十章:结语
49 500	
	附 录
6 000	附录 A:第二、三章的相关事实报道
2 000	附录 B:第五章的相关事实报道
3 000	附录 C:1月14日至2月2日的相关事实报道
5 500	附录 D:金陵大学损失统计
20 000	附录 E:安全区委员会和日本当局之间的通信
36 500	

(刘金源 译)

82. 田伯烈致贝德士

上海,1938年3月21日

亲爱的舍尔:

正如我在星期六的电报(这里一并附上该电报复件)里说的那样,我通过“马奇乔夫里号”(Marchal Joffre)发出了尚在酝酿中的草稿。仅仅过了1个小时,就收到了您3月14日的来信。我已经尽可能地将书稿延搁,但是“马奇乔夫里号”是最后一趟能够赶得上明天从香港始发的航空信件的轮船。您在电报中要求我推迟发送,“因为正在增添相关内容”。您的电报里看不出什么强烈反对这份既定书稿的迹象,因此我将它寄了出去。虽然这只是初稿,不过让伦敦和纽约的出版商尽早明确他们即将处理的任务是明智的做法。戈兰茨一再强调时间的重要性。他担心,如果初稿不能按时完成将会极大削弱出版效应。

我非常欢迎您的团队,特别是您本人驾临上海,以便同我一起审阅书稿。我希望不久就能听到你们已经启程的消息。

我注意到你们希望“除确有必要以外,应回避任何过多的牵涉个人方面的内容”。你们有这样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想使这本书具有说服力,就应该包含有你们和费吴生的个人经历的叙述。只有这样,才能让那些跟这起事件不相关的人相信,这些暴行确实发生过。否则想要说服他们会比较困难。

您提议,我的真正目的应该是“展现这场战争给普通生命施加的暴行和造成的伤害”。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应该多提供一些有重要意义的经济调查结果。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揭露那些日本人对普通人施加的蓄意、惨无人道的暴行。在我看来,讲述经济动荡虽然很重要,不过根据这本书的相关叙述,看不出这些悲剧跟日军的占领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我认为,这本书所要展现的邪恶,应该是人为的蓄意暴行,“而不是一项战争对经济影响的调查研究”。只有那些无需劝说就确信事实真相的人,才有兴趣阅读这样的调研报告。

我知道,人们对讲述暴力抱有普遍的成见。不过我认为,这恰恰为侧重强调您提出的“更多骇人听闻的对平民造成的伤害”提供了一个另外的理由。由于英国人,我想也应该包括德国人,在一次大战期间对那些蓄意实施的暴行的报道,已使普通民众对这类事情产生了怀疑。因此要想触动这些人,就必须让他们相信这起事件确实充斥着暴行。我觉得这本书必须比我们在信里谈论的内容更具震撼力。为了达到激动人心的效果,就必须放弃对一种更具学术性的方法的追求。

我已经充分考虑了救济委员会的立场问题,并想尽了一切办法在前言部分掩护他们。我很愿意采纳您的建议。通过与上海救济组织有联系的熟人,我已经获得了使用该委员会信件的授权。必须指出的是,这本书最早也要在明年的6月份才能出版。到那时候,对外国人来说,南京的情况将会更正常。其次,委员会也可以声辩,这本书是在上海出版的,事实也是如此。

您说,这本书“甚至对日本使馆人员也是一次难以承受的冲击”。不过您很“确信他们这些人几乎不会有谁会读完这些信件”。我认为,如果他们真的是这样随便地对待这些信件的话,那么他们确实需要这种震撼。他们的愤怒比起他们的冷漠更有用。

我觉得你们必须认识到这个事实,即除非做好非常坚决的准备,否则在任何一片日占区开展的人道主义工作和付出的努力都不可能取得明显的效果。尽管我和一些公正的读者一样理解你们现在的处境,不过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够坚持前景未卜的原则,放弃一些看似对自己有利的要求。我认为今天的人们,包括美国人和英国人,都很可能为达到目的不惜放弃原则。而我却看不出来这样做有什么好处。我觉得好像找到了1937年起人们道德逐渐走向破产的根源,其结果是今天我们在欧洲和其他地方,一些本无大碍的事情其后果却是无法预料的。

这本书的一些细节问题:正如星期的信里说的那样,字数共计115 000,是戈兰茨提议的2倍。参照您的建议,这本书尽可能地涵盖了华北、扬子江流域诸市镇以及全中国的空袭等内容。我现在的意思是,如果你们认为刊印附录D和E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我将电告伦敦的盖尔、爱丁堡出版社的迪克森、《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的

编辑詹姆斯·伯恩(James Bone)以及美国的伊尔·里弗、普利斯兄弟和乔治·费奇,指示他们将这些内容删除。如果你们不是十分反对,我希望能够保留附录 D 给出表格和相关注释。

作为替代,应该增添一个章节或附录,记录破坏恢复重建渠道的内容。例如,从上海转运废铁和损毁工厂。同时,也很有必要新增一个章节或附录来刊发您新近提供的材料。

我打算重写前言部分,以便收录你提出的建议。同时解释一下为什么南京方面的内容占了这么大的篇幅。我的回答是,该地区的证明材料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完整,因此很有必要将它作为一个历史个案加以特别对待,并由个别推及整体;而不是相反,由整体推及个别。

这次我寄来了您尚未看到的那部分书稿。我想,如果您将它和之前已寄给您的那部分放在一起看,您会发现其实我对南京的相关内容已经做了大范围的限定。

我是在时间非常紧迫的情况下口授上述内容的,因为贝德士夫人前不久刚刚通知我明天有开往南京的邮船。然而,这并不是很好的借口,下封信我将追加一些随后想到的东西。

您忠诚的

田伯烈

(刘金源 译)

83. 贝德士致田伯烈

南京,1938年3月21日

亲爱的田伯烈:

昨天已经收到您寄来的材料,我们的回信也会于明天黎明时分寄出。今天下午,我们已经给贝德士夫人发了电报,提议使用澳大利亚人提供的材料。这样做可以减轻一些美国色彩。团体领导人认为应该同发起人李斯(Rees)进行磋商。以上是对你“小规模修改”还是“大幅度调整”的回复。您19日的电报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慰藉。日本人对与过去相关的调查的态度是如此的令人厌恶、闪烁其词,我已经决定将此事延迟,以等待更好的时机。福斯特在我们事先不知情的情况下询问了日本人,他得到的答复是费吴生“欺骗了我们”,“他去美国是为了鼓动美国进入对日敌对状态”。我们提出的增派更多的医生护士和传教士的要求至今仍然悬而未决。尽管他们同意让盖尔从芜湖顺江而下,但是至今仍未付诸实施。同时宋煦伯和其他人认为,日本人对这一地区的教会工作实施报复的可能性极大,建议该地区的教会组织负责人应当平等协商以应对不测。宋煦伯没有要求收回他的信件……。他觉得这个出书计划的成败都是很自然的,他的信件也不是最重要的部分。鉴于李斯的地位、交际能力以及对您计划的赏识,我决意向您举荐他。

你们的进展让我们大为吃惊。我们也对费吴生、我以及其他人的文章的使用状况感到震惊。我们起先认为您还会通过其他渠道收集材料。我们并不赞成我们的材料在这本书中占如此大的篇幅。不过对此事负有责任的米尔士、史迈士和我本人,都同意你们继续开展工作。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在邪恶和美好之间保持平衡,并期望这份仓促的工作,在后期能够得到更好的控制。这当然可以使西方世界关注这起事件以及事件期间所有残忍的军事行动。然而,对费吴生、我甚至史迈士还有其他人来说,却意味着我们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走向终结。这将引起各地区和社会各阶层对基督教会工作的严重排斥或限制。比方说大学,在很长

一段时间的各个紧急关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现在向您列举一些我们注意到了的要点：

1. 书目。中国土地上的恐怖、中国的悲剧、坦克群攻击或机械化攻击(这些题目我都取得了版权,我原拟用作文章标题)。除此之外,还有您建议的:中国的日本悲剧。

2.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获得其他人的许可。宋煦伯对您使用他的信件一事一无所知,而且对整个计划也毫不知情。柯蒂斯主教(Bishop Curtis)呢?他是我们计划里杭州地区的主要撰稿人。我已经为您从马吉那里获得了使用图片的许可。

3. 我们建议,在这本书的前面部分应该充分利用日本官方初期发布的关于政策和目标的声明,以及他们于12月15至25日发布的有关“重建”的新闻稿。这将会加深人们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的认识,也将揭穿《读卖新闻》的那些谎言。

4. 考虑到一些事件,我们建议在书的开头尽可能地节选刊发斯图亚特在日本媒介发表的文章。尽管这些内容在书的结尾或是其他部位可以起到较强的限定作用,但是形容性的词语在这个时候起不到什么作用。

5. 您也许注意到了一些关于72和76岁的老妇人遭到强奸的内容。信件正文部分提到了这起事件。

6. 这里附上我们仅有的辛德贝格(Sindberg)笔记的复印件。这是我们从栖霞山获得的。这家公司行事非常谨慎,所以其名称不宜公开。

7. 您寄来的地图已经做好了标注。同时也给您寄来了一份由史迈士标注的安全区地图,希望它对您有所帮助。

8. 您是不是打算将这起事件同比利时做一些比较呢?我们在这里就比利时的相关内容,特别是最后两个段落做一些事实说明。我们并不是单纯引述别人的话语。我们的德国朋友说,在比利时,强奸案件是非常罕见的,而且一经发现,肇事者就会遭到处决。德国人已经将这些事逐渐忘却,不愿再重新提起。

9. 如果可能的话,应当提及比利时救济委员会和他们开展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也应该就与上海和东京相关内容详细地写一些评论。这样才

能让日本人知道德国人到底许诺了什么,以及德国人在救援方面到底做了些什么。他们甚至将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的饮食起居托付给了一个庞大的外国机构。

10. 为了保护那些为我们提供事实报道的中国人,我们应当隐匿他们的名字。

11. 有些人认为,从原则和便利的角度出发,不应该出现日本人的名字。我的信件击中了高玉的要害。他是使馆警察的头目,一个非常阴险的人物。我在这里只是指出是否应该删除他的名字这个问题,并不对此表示明确的支持或是反对。

12. 这本书并没有要保护我和费奇的意思。日本使馆及周边的日本人,或者是在上海、东京的日本人,只要他们一看到这本书就可以确定我俩的真实身份。

13. 请您根据我和史密斯的意见逐页审查书稿。还应检查这本仓促间完成的书稿在印刷上偶尔出现的小错误。这些瑕疵已经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史迈士和宋煦伯已经浏览了其中一些内容。

14. E 38—100 的内容似乎有不恰当之处。该部分竟然收录了跟胡家菜园的那名妇女有关的信件。我对此有些困惑,因为这并不是发生在刘文彬事件期间的的事情。(我认为这意味着要增加 1 月 8、10、11、14、18、27 日的信件。当然这还是要您自己来做决定。或者可以把我那封 1 月 1 日的信件删除。现在的局势看起来已没有那时紧张了,如果您一定要引用这份材料,请您注意一下关于小粉桥 38 号宪兵的线索。这是这些人给我们制造了许多麻烦,也是这些人打伤了爱利生和林查理。原小桃园语言学校对面的小粉桥 38 号是这些人的老巢。卜凯(Buck)去过一次。您会发现我也去了一两次。有一次我顺着楼梯进入他们的魔窟,却被强行赶了出来。)

15. 至于序篇部分就无需商讨了,我个人更偏好于塞西尔、坎特伯雷;史汀生、尼古拉斯·穆雷·巴特勒(Nicholas Murry Butler),还有李普曼。

16. 很抱歉没有就所有相关内容一一作答。我们之间的联系或许不能为您提供准确无误的叙述,但却给山本和中岛等机构留下了非常生

动、影响久远的印象。这些部门在这里布下了大量的眼线。秋山的危害虽然没有这么严重,却也是祸害无穷。还有很多人的立场飘忽不定。如果要进一步细分,他们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17. 为什么书中没有提到任何跟上海相关的内容呢? 那些事情就发生在你们的眼皮底下! 而且大多数不在上海的普通人对那里发生事情并不熟知。还有松江呢? 嘉兴呢?

18. 公布居住在南京的外国公民的名单,可以帮助一些细心的读者澄清事实。而且那些同南京方面有私人或业务往来的人(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有好几千人)也可以从中受益。这样也可以避免因为材料是私人记录而引起读者的怀疑,因为这些记录很多都跟事发时不在南京的人有关。例如,芬(Fenn)的住所等等。

我快速写下了以上要点,而且身心已十分疲惫了。不过希望您考虑到时间紧迫程度,而且您也可以发现我对材料已经做了一些修改。

贝德士

(刘金源 译)

84. 田伯烈致贝德士

1938年3月25日

亲爱的贝德士：

我拜读了您访问日本的备忘录。您说这次访问给您带来的更多的是兴趣，而没有什么兴奋可言。这本备忘录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激励。它促使我毫不犹豫地推进出书计划。我注意到您的叙述，上面说到：“最急需同时也是最有价值的资料是一份关于1932年以来日本控制和扩张的报告”。作为一个近距离目睹了日本在华北地区和蒙古的所作所为的人，我觉得我非常有必要以审慎解读的方式向你们提供一些日本朋友想知道的事实。当然，这本书很可能会被日本当局查禁，但是我相信我可以在不触犯法律的前提下把我的观点表达清楚。因为我已经做了一些精心策划，这本书的写作跟我的“看护人”角色将不会有任何联系。

在这里我附上一份昨天跟您提到的初步构想的复印件。希望您能够理解，因为这份构想来自一时灵感，我花了10分钟就把它写下来了。我知道它还必须根据进一步的成熟想法做相当大的延伸和修正。我把复印件寄给了您和米尔士，如果你们能够认真地审阅并提出建议，甚至是推翻我现在的方案给出更好的全新计划，我都会感激不尽。因为我知道，尽管我的名字会作为作者出现在这本书上，但是仅靠我一人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集思广益，同你们这些智慧人物仔细地进行协调磋商。把一本书归在一个人的名下是比较方便的，而且那些出版商也不愿意出版专题论文集，这已是出版界的潜规则了。一旦找出了这本书的“龙骨”，这个问题就可以极大地简单化，我就开始召集一些朋友按图索骥收集材料了。如果我们这些人全力以赴，这项工作就可能在4个月或是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我敢说，结果将会证明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我也敢说，您和米尔士先生肯定已经为写备忘录收集了大量的“原始材料”。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悉心保存，

以备将来用作参考呢？

以我担任《亚洲》杂志顾问编辑的身份来看，您的备忘录里有很多东西完全可以写成文章。我觉得还有一个主题您必须稍作修改，因为它跟目前形势和您工作的环境息息相关。这就是涉及中日关系的心理因素，例如，第四、五章。这个问题应当从两方面去求证。当然，我有一些与中国方面相关的想法愿意拿出来与您分享。我希望，要是您在工作之余有闲暇的话，可以将相关的心理因素记录下来。如果您愿意让我对此有大致了解，我或许可以告诉您怎样以最小的努力，为将部分在《亚洲》杂志发表做些准备。我认为，在《亚洲》这样有声誉的杂志发表一篇由中立人士写的文章，将会在日本国民中间产生重大影响。这样可以让他们借助别人的眼睛来审视自己。我也坦承，在那本书的写作上我也需要您的帮助。难道您不觉得米尔士先生也应该写一些很有价值的东西吗？

我无法形容昨天的会面对我来说是多么的难忘！非常高兴能够同您保持联系。虽然是绵薄之力，能够为您和您的团队投入如此大精力的工作提供一些帮助，本人深感荣幸。如果要我用一个词来形容你们，那就是“智慧人物”。明天上午我要去上海，在那里可能会一直呆到四月初。如果您有时间来上海的话，请务必要来找我。我在上海将马不停蹄地跟里斯(Rees)先生还有其他人联系。

真诚地祝福您和贝德士夫人！

您忠诚的

H. J. 田伯烈

上海的地址：

爱德华七世大道 34 号 6 楼 H. J. 田伯烈

(刘金源 译)

85. 田伯烈致贝德士

上海,1938年3月28日

亲爱的贝德士:

3月21日写好的信还没有发出去,我将它连同这封信一起寄给您。您21日的来信已收到,您返还了书稿并给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

您的建议非常有价值,这正是我想要的。我已经将您的建议全都考虑进去了。只有那个应该同比利时作比较的未被采纳。我认为,这样做会分散读者的注意力从而弱化南京事件的效果。尽管我曾经在法国和比利时做过战地服务工作,但是这可能会引发一场公开辩论,而我对这一争端却知之甚少。

您会说,我们在附录F列出了参与占领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的日本军队番号。这些信息是我们从《日本广宣报》(Japan Advertiser)上截获的。我觉得有必要就这个细节做一点补充:山本、中岛、秋山这三支部队在南京发来的报告中也提到过。

在信中,您质问为什么没有提及上海、松江、嘉兴等地。我想,您可以在第七章看到相关内容。经过调查我们发现,几乎找不到发生在上海及其周边地区日军对平民施暴的权威证据。我们得到的只是该地区的日军空袭报告,例如对南站的轰炸以及飞机对平民的机枪扫射。因此我们决定把上海的相关内容纳入第六章。至于松江,您会发现我们增加了一篇英国记者钱塞勒(Chancellor)的报道(第七章第一页)。这名记者于1月4日到过这座城市。他非常友好地向我提供了这篇发往伦敦的新闻报道。该页第一段引用的内容来自外国观察员饶神父,他非常肯定中国平民遇难人数为300 000。

我已经决定删除第七章第15、16、17页跟嘉兴相关的内容。原因是,正如您在第三段中看到的那样,防空炮阵地就设在离难民营几码远的地方,因此有多起轰炸被认为是意外事件因而未考虑进去。我觉得空袭那一章有匆忙拼凑之嫌,在确认可以出版之前我将对这章进行认真

核查。

附录 I 和 J 也有可能一并删除。你们认为附录 E 应该删除,那么这两部分如果存在就有滥竽充数之嫌。顺便提一下,罗纳德(Ronald)刚打来电话说,尼斯·伊娃·史皮斯(Niss Eva Spicer)在周末通读了书稿并强烈建议附录 E 应保留。

罗纳德已经同他的几名同事做了检查。他们在明后天将会继续开展工作。每一个参与这项工作的人都赞成把书印出来,当然罗纳德也不例外。尼斯·史皮斯认为,这本书的发行范围应该尽可能广些。这也是将书托付给戈兰茨,要他尽快出版的另一个缘由。

您的信让我认识到书稿还需要作多次修改。我初步决定亲自飞赴伦敦以满足那边的工作需要,将工作进行到底。我将于 4 月 12 日启程。鉴于这项工作的艰巨性以及尽可能长久地同您保持联系的可行性,我认为最好还是增派人手过去。为此,我安排曾经作为燕京特别生的休伯特·弗莱因。他在准备书稿的时候给我提供了巨大帮助。而且实际上,这方面他比我要精通得多。我打算后天让他乘“康特罗梭”(Conte Rosso)号离开这里。他将在 4 月 25 日抵达伦敦。他具备足够的有熟悉知识来避免潜在问题的发生,也能够就书的出版形式给出言简意赅的建议。他将负责指导整个出版过程。我觉得需要有在现场监督全部出版流程的人,这一点也非常重要,特别是在修改书稿的时候将显得尤为重要。我和他将仔细监督所有事项,并就我认为应该保留的部分做出指示。

写到这里已经是 3 月 28 日上午 11:00 了,到现在我还没有得到任何关于开往南京船只的确切消息。不过 G. C. 汤姆森(G. C. Thompson)建议我把一切准备好,说不定还有最后一丝希望。

非常感谢您和您在南京的团队给予的宝贵合作。

您忠诚的

田伯烈

附:李斯(Rees)认为,省去文本中提到的传教士名字是明智之举,例如,“我带着史迈士和林查理”……。您对此有何想法? 我个人认为,必

须把删减量降至最小。

又附(3月28日中午12:00):我刚收到汉口方面的消息,催促我尽快以个人身份赶赴伦敦。现在看是我最好还是去那里。考虑到时间因素,上面提到的人事安排应当马上实施。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会安排弗莱因将您或其他人的进一步建议及时反馈给我。

(以上文献号:RG10: Box 4 Folder 65)

(刘金源 译)

十一、中国报告和备忘录 1935、1936 年

86. 对日政策备忘录

1935 年 11 月

我们认为日本正在继续向政府施加压力,以攫取华北和整个中国的特殊利益和控制权。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如果没有合适的解决途径,政府和国家将面临一些更严重的危机,我们希望能够借此支持我们的领袖,反对那些因恐惧、绝望和集体情绪蒙蔽了双眼的人们,并为如何最大限度地保卫近年来中国不断取得的改良和发展成就这一勇敢的决定提供帮助。

我们相信,政府已经察觉到了出台一项明确且坚定的对日政策的重要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积极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这项政策的指导方针应该是尽可能做到妇孺皆知、呼吁公众的理解和支持。这将有效地取代目前因官方失语和民间流言不可避免引起的恐惧和猜疑。适当放松书报检查力度,将会增强官方和民间的信心与勇气,同时也可以提供一个更好的平台来驳斥那些不合时宜的要求和命令,还可以争取其他国家对我们正面对的危机的理解。

I. 政府已经很有诚意地试图避免同日本发生矛盾冲突,但是过去的种种妥协退让并没有缓解日本不断侵略的势头。因此,必须形成一项更有力的政策。很多人想当然地提议武装抵抗,但是我们恭敬地建议这不应该是首先选择或主要依靠,理由如下:

A. 目前中国国内贫弱

(1) 经济方面。由于以下方面总体劣势,有必要着重加以强调:非比寻常的经济萧条;金融和通货面临重重困境;洪涝饥荒;甚至在和平时时期苛重的赋税仍不能满足日常所需。

(2) 政治方面。统一尚未完成;南方、西部和北方之间的利益冲突由于个人或派系的野心以及共产党和其他敌对势力的介入而进一步复杂化。

(3) 工业方面。我们缺乏原料和设备生产大规模战争所需的重要战略物资,而是严重依赖靠进口或是依靠那些易受日军首轮军事打击的沿岸城市。

B. 战争可能导致的几种后果。由于日本在火炮和飞机方面占有绝对优势,他们的海军可以轻易攻击中国的主要城市,同时也可以随时为军队登陆作战提供火力支持(如在 Lu-ho 那样)跟中国相比,日本的经济和工业资源具有压倒性优势。必须面对的灾难性后果包括:

(1) 由沿海、沿江城市失守以及日本对东中部地区铁路枢纽占领导致的封锁。这会瓦解中国的有效抵抗,并阻止将来发展的可能。

(2) 彻底的金融和经济破产,这将殃及所有银行和各方面的贸易,导致数百万人口的苦难和饥饿,再加上业已存在的数量巨大的灾民。

(3) 正值财政需求最大的时候,大部分政府收入渠道却丧失殆尽。包括关税、盐税、沿海地区的商品税等等。政府债券一文不值,所有正常的借款渠道被堵塞。

(4) 我方在心理和政治方面的困难。接连不断的失败导致泄气和分裂;傀儡和叛徒趁机粉墨登场;现有领导人之间因缺乏有效交流和必要资金所造成的合作障碍。

(5) 日本在中国政治机体和地方利益集团方面下功夫,分割、占领中国领土,给国家统一带来巨大损害。

(6) 共产主义的威胁;总体情绪不满、人身攻击增多和领不到饷银的士兵闹事;弱势政府引发的崩溃局面。

(7) 如果后撤到边远的西部地区,政府的沟通能力如此之差、在财政和资源方面实力大受限制,对中国其他地区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

C. 现在依靠与外国结盟以寻求数量可观的外援不太现实。

(1) 美国和英国越来越将避免卷入战争作为一项主要政策。对他们来说,目前没有什么会比这项政策更重要了。由于各国当前面临的内部经济危机,英美和其他西方国家避免涉入远东地区困境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

(2) 至于苏联,其主要精力放在国内发展的基本层面,对那些对苏联国土安全构不成严重威胁的日本侵略行径一贯持绥靖政策。而且出于未来2年德国发动侵略的恐惧,苏联的这种态度将进一步强化。同时苏联会考虑到,万一与日本发生任何纠纷,德国必将立即进攻苏联,把苏联拖进灾难之中。

(3) 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待中苏关系。实际上,苏联政策奉行双重标准,例如1929年的满洲、蒙古和新疆推行红色帝国主义,频繁地直接支持反对国民党政权的暴力社会革命,指责国民党是“工农的血腥屠夫”。考虑到俄国人的冷淡和种种沟通伎俩,他们能够提供援助吗?鉴于他们自身面临的问题和态度,他们会提供援助吗?如果他们提供援助,那么他们对贫弱、摇摇欲坠的中国进行干涉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可能会招致那些后果?苏联可能去影响日本和其他国家的政策方针吗?

II. 除非所有谈判和调解的途径都堵死了,否则万不可冒武装抵抗的巨大风险。未来中国的真正希望必须建立在充满活力的进步的基础之上。这种进步必须同国际环境的改变保持同步。

A. 可以肯定的是,未来5年10年或20年的情况与今天会截然不同。日本的国内处境和政策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如果欧洲国家越来越倾向于选择结盟和国家间集体行动的话,英美两国的情况和对外政策也会改变。这里跟1915—1920年的日本做一个比较。那时的日本想尽可能地在中国、俄国的势力范围——满洲以及西伯利亚地区扩张地盘。但是1915—1920迫于国际压力,日本最终还是放弃了大量的扩张土地。但是如果一直消极默许日本侵略导致中国情势急剧恶化,那么未来的希望将会非常渺茫。同样,如果战争和日本的征服使得情况发生根本改变,国内改良和国外援助将变得更加困难。

B. 因此,迫切需要开展积极的谈判,尽可能答应日本提出的条件,并公开反对任何妨碍未来发展的允诺。如果能够主动、及时地提出一些

调解方案，我们政府将会占据有利位置。

(1) 应当支持同两国利益相关的经济合作，这种合作应该维持下去。在政府行政权力未受到侵害的地区，应该对技术专家和顾问持欢迎态度。

(2) 应当以友好合作的态度修改进出口货物关税，以求互利共赢。

(3) 为了谋求共同利益，应当加强同国际社会的交流。例如，建议中国与日本、蒙古国开通联合或双边空运。这应当在贸易基础上运作，否则将会迫使我们滑向政治甚至军事危机。

(4) 如果日本在政策上表现出让步，并约束其官员和官方新闻机构的声明公告，那么中国政府将会从限制反日活动中受益。

C. 如果想要为我们的基本利益发展谋求更多的安全保障，那么在谈判中就应该做些妥协。

(1) 跟整个国家相比，华北地区必须拥有更多的经济特权。应该认识到华北地区是我们同日本人利益以及陆地的分界线。经历了一段漫长且成效显著的时期后，各方面的交流已经建立起来。仅靠我们这些政府官员，是不足以控制政治和军事形势的。而且我们已经就承认北方各省的特殊情况达成了多项共识。

(2) 有关承认“蒙古国”的问题。应当考虑到我们已经在边境事务和展开对话等议题上中跟日本人进行了接触，以及日本方面更多广泛地强调三国经济合作的事实。这类承认只有在能够带来巨大经济效益、并同意将日内瓦协议作为中日关系总体协议的一部分的情况下才能予以考虑。（鉴于这些情况不可能实现，这份备忘录不再提议承认蒙古国。）

D. 政府多次认为，为安全起见必须做出妥协。这就使得一些要求有可能存在。但是，在这些方面的持续退让将会更严重地损害中国主权并限制我们的发展。因此，应当公开反对：

(1) 对内政的干涉；

(2) 对军事发展的限制。应当依据这些原则审慎考虑“对共产党采取联合行动”的建议；

(3) 对自然资源的控制；

(4) 对交流对话的控制；

(5) 对通货、贷款的操纵；

(6) 对同其他国家的正常经贸关系和国际社会的联系的限制。

E. 谈判期间,无论在什么时候对面何种可能带来好处的特定请求,都必须有效地提出一些立场鲜明的原则。

(1) 必须从双方的兴趣和利益出发,开展长期的建设性合作；

(2) 改善中国经济状况以及援助中日贸易,是恢复中日正常关系的重要举措。这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和遵循国际惯例的基础上；

(3) 身处中国这个与苏联有数千里国境线的国家,我们同日本一样也对激进主义心怀恐惧。我们对日本削弱国民政府实力的做法感到震惊,因为国民政府是如此坚定地与红军对抗,并被红军认为是他们最顽固的敌人。

(4) 反日运动已受到严密控制。双方政府的友善政策可以消弭残存的反日情绪,而且双方都照顾到彼此的国内问题。

(5) 针对这里提出的全面谈判的实施方案,再做如下补充:(a) 应当在同各世界强国首都和日内瓦保持最高级别外交联系方面做出格外努力,这样才能有效而得体地向外国阐明中方观点;(b) 必须精心挑选一些将军,派他们前往日本同日军军事统帅就两国的整体关系进行直接接触。

Ⅲ. A. 我们的务实政策应该是积极、明智的谈判。在可能的时候,采取折中的方法解决争端,但在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重要方面必须据理力争。如果已经尽了展开建设性和谈的努力,但是因为日方提出的要求导致不能达成任何协议,就应当公然拒绝,并且应该向日本、中国人民和世界发表公开声明,其大意如下:我们已经在任何跟事关两国利益的事项开展合作方面完全展现了诚意,但是我们不可能同意一项严重损害我国国民及其未来利益的行动方案。如果两国关系将由军舰、大炮和轰炸机来决定,我们也非常清楚我们的抵抗不可能成功。但是我们也发出警告,对中国民众的过度压迫,将会导致一个秩序混乱、丧失理性的国度,她将取代目前真正代表中国和日本利益的稳步上升的可靠政府。如果这些关系是由根据邻国间利益所作出的合理调解来决定,同时依据正常、健康的国际惯例行事,目前的困难很快就可以得以解决。我们不希

望也不可能不考虑四万万人民的福祉,也不会抛弃我国同 50 个国家签订的条约。

B. 这种情况下,中国是绝对正义的一方,日本则难逃谴责。日本的任何武力行动都将大白于天下,也不可能找到任何可以敷衍了事的借口,所有的不合作形式包括抵抗都将得到证实。政府应当认真考虑一下德国在鲁尔对法国的和平抵制以及印度依靠精神力量从英国那里赢得的妥协。尽管各自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是这些成就还是给我们一些有价值的启发。同时,这样也为争取外国同情和援助,以及在欧洲局势恶化之后采取集体行动,奠定了基石。从 1931 年的李顿报告书和集体表决公布之后,西方对日本政策的不满情绪日渐明晰。意大利被完全孤立。日本侵略的扩大,对西方商人造成持续不断的损害,这也会加剧远东地区的对立。另一方面,中国的军事行动干扰谈判,导致谈判的中断(不管这些行动看似有多大的意义),将会使这场争端是非难辨。在军事方面采取审慎态度不会危害中国的军事形势,因为跟这起事件类似,最终的外国不会因为一些突袭便派出军事援助,而更可能是出于对日本侵略长时期的抵抗。

C. 我们不能保证这个计划的实施可以取得完全成功,但就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我们相信这是最佳行动方案了。如果能够明智、坚决地加以执行,对我们来说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的:

(1) 对过分的要求保持节制;

(2) 在目前的情况下,仅仅保持节制是不够的,调解争端的办法可能行不通。但是其他国家对我方的善意和对日本的敌意,会把中国推到坚强对抗日本压迫的最有利位置上去。

(刘金源 译)

87. 关于当前日本状况的报告

(如果觉得必要保留部分信息,请您在做完笔记后把这份文件销毁。)

这些寄给您的材料是根据 M. S. 贝德士在 1936 年年初对日本的访问整理出来的。他是应各基督教团体的邀请访问日本的,以期改善关系和更好地了解当时的问题。不过这次他完全是以个人身份出访的。他在历史和国际关系领域的学术工作,特别是对俄国和日本问题的研究,为他在日本争取机会、开展活动提供了便利。一些特别事件、行情和名人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不能轻易地传播出去。以下信息旨在为那份报告增加一些常识性的东西。官方会谈没有 wrought。应日本的一名高层人士的请求,新上任的日本驻华大使^①约见了贝德士先生。跟贝德士先生接触的人还包括:Nichi—Nichi; Asahi;《日本编年史》的编辑;一些驻日本的外国同事,如休·巴斯(Hugh Byas)和 W. H. 张伯伦(W. H. Chamberlin);日本和外国的商界要人;外交官;报告中提到的激进派领袖;大学教授,特别是那些研究宪法和社会伦理的学者;贵族;各国际团体的官员和主管;基督教会工作人员;教育行政官员;妇女联合团体官员;学生等。他在东京停留了 9 天,随后对长崎、神户、大阪和京都 4 地作了短期访问。那些在日本的杰出朋友们鼎力相助,才使得如此紧张的行程安排成为可能。他同 34 个日本人进行了密谈;多为 1 小时左右的私人会晤。此外,他还结识了另外 14 人。他还以个人或是小组讨论的方式同 46 名传教士进行了联系,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同另外 9 名外国人进行了面谈;应邀出席了 9 场会议,与会者多半是日本人,在会议开始之前他还发表了演讲会回答了有关提问。

作为一项建议性的活动安排,我们诚挚希望您能提出一些建议或是批评意见。请您告诉我们所有与此相关的经历。如果我们可以帮忙引荐一些您可以与之进行有效沟通的个人或团体,那么请您告诉我们一些

① 译注:即有田,后任日本外相。

可以让我们完全相信的事实。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集权或统一口径,只是为了相互帮助,把大家的看法和经历集中起来。地址:南京金陵大学 M. S. 贝德士;或南京长老会 A. E. 莫菲(A. E. Moffet)女士。您可以从我们这里确认那些在日本的人员名字和住址,他们对造访者起到了建设性作用感激不尽,并且有能力替造访者做好安排。上海圆明园路 169 号的 R. 里斯牧师(Rev. R. Rees),上海博物馆路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委员会的 Y. T. 吴(Y. T. Wu)或 E. E. 巴内特(E. E. Barnett)以及上海圆明园路 169 号中国基督教教育联合会的 C. S. 苗或 E. H. 克里希(E. H. Cressy)都持有这份清单。

今日日本国情报告(特别涉及对华政策)

导论:(1936 年 3 月,1936 年 8 月稍作修改)

这份材料是 1936 年年初在 60 个日本和西方人士的帮助下收集的。他们或是提供自己的资料,或是给出与社会各阶层会谈的情况介绍,其中包括大量的商人、教授学者、外交官、编辑、外国同事、教育部门行政官员、基督教会职员、贵族、社会运动领袖以及国际团体的官员、主管等。在私下安排的面谈和集体讨论中,他们经常要我介绍华北的日本行动以及这个国家在涉及两国关系方面的其他情况。我发现最有必要和最有用的资料是回顾一下 1932 年以来日本影响力和控制力的扩张。跟我交谈过的日本人竟然对拥有 1 亿人口的 5 个省份的紧急状况和严峻形势没有一点察觉。华北分离,将波及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对该国的公共财政、民族文化和经济生活带来重大影响。然而,即便是那些有头脑的人士也没有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后果。需要明确指出的是,过去 3 年并不存在真正的反日运动。目前的学生游行示威只是再普通不过的爱国主义行为,并不是精心组织的反日事业的一部分;同时华北地区的“自治政府”并不是基于民众运动,而是在日本军事压力的胁迫下成立的。我发现人们忽视或误解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共产党军队、银元问题、金融改革、广州和南京的关系、中苏关系以及大不列颠在中国的活动等。

总的来说,通过跟那些挑选出来的团体和个人进行交流,我发现了他们的直率真诚,这让我有点惊喜。他们一次次地表示渴望了解有关消息,还有人帮我联系了其他人,包括一些官员。总体而言,基督教团体,出于他们的视野和对中国人民的体恤,要比普通民众看得长远些。但是这些人有着名副其实的爱国心、公道且仁慈。

A. 为方便起见,这份报告在呈现的时候将会被人为拆分。首先,各阶段的局势是让人沮丧的。

I. 危机时代

我反复听到人们说“这是反常的年代”。有人说“如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起来会是什么样子。”1931年发生的那些事对日本人来说意味着开始了一段崭新的国内生活。他们也常说“5月15日之后……”,这指的是5月15日针对当时首相犬养和财政家 Dan 伯爵的暗杀行动。这起事件是1932年5月15日少壮派军官发起所谓的“血盟团”(Blood brotherhood)引发的。大多数人认为,成立一个目前的无政党政府只是应对紧急情况的权宜之计,这样的政府应当尽快被取代。我们对“美浓部事件”已经耳熟能详了,该事件围绕的中心是一名宪法学教授认为天皇是国家官方机构的指控。这个声明是派系斗争的焦点所在。在这场斗争中,奉行极端民族主义的军方实力太过强大,以至于不可能达成任何妥协。这起事件的结果,极大地妨害了关于政府基本原则的自由讨论,支持了皇权的“高论调”,强化了军方的优势地位。

在一系列的事件中,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当前正在受理的一场审判。1935年7月,日本陆军中佐相泽暗杀了陆军中将曲田。相泽坚持认为,他的目的是打碎皇军高级将领同无足轻重的官员和源六之间的罪恶勾当。很明显,这起案件沉重地打击了国内最显赫的权贵的声望和地位,撼动了日本的国基。相泽得到了大量军事人员的支持,法院已经收到了数百封军人信件。其中竟有人以血直书,坚称相泽这样做是对天国和天皇尽忠。明治大学校长是辩护团的首席律师。他一直认为,法律不能判决他的当事人,因为这个人表现出了崇高的精神境界,其所作所为是为了完成天国的任务。永田上将是军方温和派的领导人,他对激进的下级军官实行了管制。有好几个星期,日本主流报纸纷纷开辟专栏对这场审

判进行报道,并刊发了法庭上那些群情激昂的证词。最后,由于辩护团召集了大量的证人,政府不得不秘密受理这场审判,并修正了原先让民众尽量少接触那些会动摇国基的流言和疑惑的立场。相泽中佐反复声明,他是为了“实现重归于好”而斗争。这也是目前东京反叛势力一再宣扬的计划。“重归于好”在他看来就是完全废止宪法和议会体系。因为这些东西束缚了天皇和军队之间直接专有的联系。

同时,自 1931 年起,国际关系趋向激烈态势,现在也许可以做出解释了。日本人认为他们在世界经济和满洲事务上,正与联合国家走向日益对抗。其中暗含的风险和危害,加重了他们的焦虑和敏感度。对这个庞大的民族主义实体来说,发起军事动员并取得更多的胜利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II. 极端民族主义

极端民族主义给所有民众的精神和生活带来了巨大压力,这个情况只有通过了解一些具体情况才能理解。这些事例大多来自基督教会。在日本的多个基督教会组织的工作人员报告说,调查人员和新皈依者都受到驱赶,以断绝同非日本本土和世界性宗教的联系。这种迫害力度尤以学校为甚。强调信仰的民族特色的情绪通常是经由信奉佛教和神道教的地方官员流露出来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有一所学校的军事教导员是顽固的神道教徒,他严厉恫吓教职员工和学生,以致 4 年来该校都无法开展基督教活动。

在朝鲜,由于涉及到大量存在的教会学校,神社问题非常突出。近来,神社的数量不断增加。新上任的官员抛弃了各地一贯的折中做法。他们命令校长带领学生到圣地参加纪念仪式,并要求校长作为宗教仪式的领头人,这让人产生很多校长就是信奉神道教的感觉。同志社(Doshisha)里有人晚上在一栋建筑里设了一块神道碑,校方依规定将它移到别处。但此举却在一些学生和军事教导员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由有地位的人士牵线的谈判没有就这一争端达成和解协议,因为军方取消了在该学校的知识传授,因而将学生和毕业生在参军和从事其他公共事务方面置于严重的不利地位。最后学校董事会召开特别会议,认为应当向当局妥协。于是那块碑又被光明正大地搬回了远处。值得注意的

是,贺川对同志社斗争的失败感到失望。他多次跟同事说,这个时候他不能发表跟和平以及国际主义有关的观点,因为如果这样做就意味着他的社会工作的终结。然而,几个月前,贺川在他自己创办的杂志上发表声明:天皇不是神,他只是一个人。看样子,他能够免遭起诉,完全是因为警察接到指示要宽容对待这个受到广泛尊重的人。

官方指定了对天皇的描述以及帝国教育条例规定的仪式领读,学校在接受这些东西的时候付出了巨大代价。学校被迫接受这些难以完成的任务,已有多所学校因此陷入困境。在一些地方,学校弥漫着恐怖和焦躁的氛围,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一个大城市的报纸报道,文部省大臣明令禁止开展任何跟学校有关的宗教教学活动。如果报道内容属实,那么甚至连一些基督教会学校的负责人也准备接受这一指令。但是通过对细节的深入调查,他们发现没有事实根据。确实有一个县的知事认定英语教学是外国对日本施加影响的一种方式,并于近期发布命令予以取缔,但是此举在各学校引起了普遍抗议,这条命令也不得不暂停实施。

一所基督教会大学的数十名学生遭到逮捕,他们中有许多人被关押了几个星期至几个月不等。至少有一名学生在监狱中屡受折磨,他被绑着手腕悬吊在空中。这些学生并没有遭到真正指控,但是他们却被迫发表声明:他们是共产党或者在大学受到了共产党的指示。看样子,警方是想借此使一些老师连坐获罪,因为这些老师出于宗教原因大力倡导社会改良。在东京,一名日本籍基督教徒被关进监狱,因为他在回答学校学生提问时说,耶稣比天皇更伟大。在大阪,一名非神职基督教徒也被关进监狱,因为他在街头游行的时候宣传:现在的天皇家族并不是太阳神的后裔。作为一份非常有影响力的国际报纸,《基督教图解》(Christain Graphic),已被勒令停止发行,因为当局发现这份报纸以英文刊发了“日本的民族主义”一文。很多人思考的东西跟这篇文章的内容一致,然而把它印刷出来却是不明智的。由此可见,帝国的风俗习惯是错位的,带有准神话性质。

目前东京有几百名日裔美国人(其父亲或母亲来自加利福尼亚的第二代日本人)。其中很多人坦承,对那些针对他们的极端民族主义行径

深感震惊。不仅近年来在极端爱国主义背景下大量的日本要员遭到暗杀,而且还对那些被认为是过于温和的报纸编辑和业主实施残酷的攻击。被怀疑是国际主义分子的基督教徒和自由派人士也经常受到暴力恐吓。

不过幸运的是,在这样的氛围下,还存在一点幽默来维持理智。一月份,前文部省大臣去世,他生前公开发表声明:日本孩子不应该再用外国人说的“爸爸”一词。这位大臣因此成名。不过,在新大臣任命生效之后,一名自由派报纸《旭》的记者问及对于“爸爸”的政策是什么时,新任大臣笑着回答,他不能随意地选择政策,因为他4岁大的儿子经常这样称呼他。

Ⅲ. 被禁锢的思想

日本国民的思想同当前流行的观念高度吻合。全国上下都弥漫着训令带来的秩序和控制的浓烈气息。一位社会科学的大学教师报告说,学生们每天都会问:他们主动发挥积极性的努力可以获得怎样的平均报酬?这种遵从的心境跟严格管制新闻机构以及严厉的出版检查制度密切相关的。有关中国的消息十分缺乏而且很不可靠。一家报社编辑坦言,政府提供的有关中国的新闻服务太差劲了,他们不得不经常通过私人渠道核实资料。他同时也说道,即便是秘密通讯员发来的电报,在送达报社之前也要经过3次检查,许多电报被标上“禁止出版”。一些理智的思想独立的人时常表露出对更准确更完整的中国信息的渴望。事实上,这次行程最频繁的经历之一就是人们对我发表的报告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高度关注。我的报告像光明一样照亮了那些黑暗中的问题,尽管这样的光明会使一些人感觉很不舒服。

Ⅳ. 贪得无厌的对华姿态

普通民众的一般想法和态度认为中国和中国人民已经陷入了非常不幸的境地。他们的总体印象是:中国人不守秩序、不值得信赖;而且还诡计多端,处心积虑地伤害身边的人。只有对中国动用武力时,这种感觉才是普遍存在的。他们认为币原时代的亲善政策,致使中国对日本合法权益构成威胁和民族主义的激烈爆发。更为不幸的是,日本几乎没有人有可以与之谈论重要议题的中国朋友。这种朋友,应该是那种即

便是身处危机之中,仍然可以保持坚定的情感态度的人。一个在日本的同事,试图在大量的才华出众头脑开放的日本人中找到这些人在中国是否有这样的朋友。这位同事的精神是可嘉的,不过他得到的答案却是否定的。与之截然不同的是,在日本美国之间却有着数以千计的个人联系,为消减两国间的仇恨和误解发挥了积极作用。

V. 日本对华关系受到日本对其他国家的敌意的影响

对日本人来说,不大可能将中日关系视为受到道德尊重或双边利益支配的性质截然不同的议题来对待。他们的对华态度,一方面受到惧怕和敌视俄国心理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对抗白色人种特别是英国人和美国人优势地位以及强有力地扩张其利益的野心驱使。甚至在一些温和阶层,也可以经常听到人们反对美国占着茅坑不拉屎的政策。日本人认为美国人控制了整个拉丁美洲的经济命脉;英国人也同样垄断了澳大利亚和非洲的所有资源,并控制了亚洲的重要港口。因此日本人认为,他们有权利在中国为自己开路。任何对此进行干涉的企图都被认为是西方国家不合常情的自私自利的表现。其结果是,对日本在中国的行动产生竞争性刺激,日本人认为他们在中国的政策可以为所欲为,并以此对抗不公平的世界。

VI. 帝国的狂妄野心抬头

所有在日本的目光敏锐的观察员的报告都提到了一股强劲的民族信心潮流。日本人觉得尽管日本资源匮乏而且受到其他国家的歧视,但是他们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包括在经济上占有的国际市场份额以及政治上对亚洲大陆的扩张。任何反对力量都不可能阻止日本崛起的步伐。他们为自己的机器发明而骄傲,对海军的世界地位颇感满意。人们感觉日本在迈向帝国的道路上成就斐然。人们更多地从经济角度来考察南海诸岛,有关非洲、南美和其他地区的经济机遇研究正在迅速增加。从某种全新意义上说,国际社会醒来时才意识到日本已经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

VII. 军队的影响

军队受到很大一部分国民的热烈欢迎。这不仅是因为军队娴熟地保有源远流长独一无二的代表天皇的合法权利,因而被赋予了比政府机

关更高的职责；同时也因为军队批评工业资本主义以及惺惺作态地同情负担过重的群体。军队把满洲进献给了天皇，并且代表国家在大陆执行行政管理和扩张的任务。激进的少壮派军官竟然赢得了农民和中下阶层人们的青睐。此外，人们普遍认为，军官是可敬的值得信赖的；军官们恪守职责，同那些结党营私、四分五裂和迟疑不决的政客形成鲜明对比。那些思想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人士认为必须保卫宪法和议会，使它们成为体制或原则，而不应该把政府官员和军官做实际比较。军队继续保持它的宣传职能，并散发大量小册子来阐释其公共政策。这方面，军队尤其借助了拥有 300 万成员的在乡军人会。

VII. 经济和经济扩张

日本政策受到其经济需求的支配。资本积累和工业技术的大发展，使得日本早已众所周知的人口问题和资源缺乏两个问题开始扮演新的角色。他们向世界各地输出商品。这一成就要求更多的原料供应，同时要确保受其保护或直接控制的市场。在日本经济繁荣的刺激下，不断扩大的需求带来的危险也越来越大。尽管如此，从日本在满洲和中国的政策趋势来看，相对于她的民族声望和国家战略而言，经济利益只是第二位的。从满洲撤退会引发普遍的不满情绪。因此，南满铁路当局在政府的资助下新组建的以开发华北地区为目的的新公司，已经不能确保私人工业企业的重要参与了。重量级的商界人士暗地里批评军方的草率、野心勃勃的政策，他们认识到华北地区的相对贫困，而庞大的人口数量将会使日本面临的劳工和社会问题日趋复杂化。金融调查委员会依据投资前景发表的一月份月度报告表明，金融界和工业资本都期望在出现政治改观后在进入该地区。这份声明反映的态度从很多方面得到了证实。经济利益集团利用新的政治机遇，但是他们从来只是坐享其成。

VIII. 自由主义屈从于国家主义

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个人和一些商业社团中，也流行着一些温和的观点。然而，如果不考虑少量的极端激进主义支持者、警觉性略高一点的基督教社团以及社会主义党派的话，日本的自由主义更多的是带上了国家主义的色彩，与其他国家的自由主义相比，其路线更“右”。一名老练的朋友说过，现在很难找到一个可以与之随意谈论国内国际问题的自由

派人士了。这种观点在一位半官方机构的负责人那里得到了证实。这位负责人振振有词地陈述了高层关于中国问题的观点：“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将军在华北地区做的事情，有些是不恰当的，但是我们整个国家对他们的工作成果是非常满意的。”两位以资历和自由评论著称的评论员以几乎一致的陈述，终结了日本自由温和态度的长篇宏论。归根结底，对华政策的军方视野同所谓的民间观点之间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进度和方式的分歧，但他们的目标基本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认为绝大多数日本民众都准备支持扩张。

X. 政策出台过程

一般的日本民众都会就政策问题做出预测的问题上选择回避。但是从一些面谈和目前获得的信息可以顺乎常理地作出如下推断：日本正在进一步谋求确保对华北地区实施完全的战略和经济控制，这将要求施展必要的政治手段；再者，他们将继续限制苏俄或西方在华的所有活动。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活动对他们的利益构成了威胁，甚至会带来严峻挑战。他们就东亚和平行动频繁发表的声明，是由他们自己的公众人物进行阐释的，意在说明日本应当直接控制世界的这部分，用荒木将军的话就是“帝国美德的扩散”。此外，他们在谈到针对东亚的门罗信条时，其言外之意是针对的是美国人：在门罗原则的怂恿下，连日本的开明人士也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拉丁美洲生产贸易的全面垄断。

同时，我十分确信，日本方面尚未就细节问题达成一致。日本高级军官一旦从中国回到日本，便公开投入到政府官员的活动中，试图为迅速推进寻求支持。日本外相同对财政、经济问题感兴趣的政府官员合作，不断谋划以压制这些不安分的将军们。一个合乎情理的猜测是，今年日本就会采取实际行动，对日本来说今年被普遍认为是危机四伏的年份。

出于地缘和政治原因，对华关系并不是同对俄关系截然分开的。多次面谈和讨论给我的印象是，日本并不打算同苏联开战，不过却存在着发生这场战争的现实风险。蒙古边境的摩擦呈上升趋势，日苏双方在边界线集结了越来越多的兵力。在一些头脑过热的地方官员在纵容下，极有可能爆发一场并不是由高级指挥官蓄意发动的战争。日本人对苏联

在西伯利亚地区的军事存在深感忧虑,并对苏联在边境问题上的态度深怀愤恨。让日本人担心的还有苏联卓有成效的间谍系统,该系统对日本陆海军组织了如指掌。日本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很可能在人为的推动下进一步发展。这些态度早已根深蒂固,其重要性也不言自明。另一个战争风险是,存在着德国进攻苏联的可能性,这是日本军方梦寐以求的。不过,事实上,柏林和东京并没有达成双方都满意的谅解。

B. 这份报告并不是陈述一些令人沮丧的事实报道。必须指出的是,还是存在着多种力量和努力可以或多或少地节制极端政策。而且这些力量和努力在几年的时间里也许可以从根本上对日本各项事务起到缓和作用。

I. 议会体制

2 月份选举唤醒了民众的广泛关注,因为人们意识到目前正处在恢复议会常态的紧要关头。无党派内阁及极右政党政友会,遭到各种独立声音的严厉批评。退役军人联盟力挺议会取得控制拨款的权力,并借此影响政策的制定。该联盟第一次在选举中采取了积极行动,并人手一册向 300 万成员散发宣传手册。这份手册将那些反对增加军费开支的前议员列入黑名单。社会大众党(Social Masses Party)的力量不断增长,民政党势力的复兴都增加了对抗保守的政友会的筹码。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认为:必须保存宪法和议会体制以对抗暴力行径或任何法西斯主义苗头。

II. 对军国主义的担忧

过去两年,独立的少数派对军事极端主义势力增长的担忧令人耳目一新。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议会中都有人勇敢地批评军国主义。报纸也偶尔会无畏地抗议军队的无节制。反对不断增长的军费开支的高桥成了记者和自由派人士心目中的英雄。一名显要的教育工作者说,他还不知道这个国家有哪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会支持军方这几年的为所欲为。还有一些人则担心国家的稳定,他们勇敢地阐明,日本的命运同中国的命运休戚相关。甚至一名相对保守的高层人士也坦言,部队官兵受到的训练非常有限,他们的智能可能会给整个国家带来灾难。

Ⅲ. 对法西斯主义的抑制

很多温和派人士认为,1931至1932年的法西斯运动得到了很好的扼制。光荣的受害者所坚持的约束性政策已使相泽受到了审判。另一迹象是极端国家主义团体在东京帝国大学组织学生时遇到了困难,他们只从5 000名大学生中招募了80人,后来不得不放弃。许多人认为,极端军事运动只是军方针对华盛顿会议和满洲事件的弱势地位所作出的反应。他们觉得,目前这种反应正在任其发展,确有发生过的暴力也只是绝望和力量的象征。这些观点是否应该作为近期政变的后果加以修正,将是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Ⅳ. 外交部门

东京外交部门的地位是值得注意的,其处境可以用可怜两字加以形容。华北的日本将军们一次次地使之处于尴尬境地。这些将军擅自发表傲慢无礼的政策声明,他们不仅随意撤销声明,还撕毁由合法外交代表达成的临时协议。外相在东京的职责是不遗余力地确保所谓的“统一政策”的实施。换言之,就是要求军方在行动之前表明其行动方案,以得到前后一致的解释。一般来说,日本的外务省和外交官员是所谓的温和派国家主义者。他们在为谋求日本利益做准备,同时小心翼翼地地位军方辩护,以应对责难和其他国家可能实施的报复。

我偶尔掌握了一件跟外交姿态有关的趣事。我从一名编辑那里看见一份条约草案的电报稿。该条约是唐有壬次长在他遇刺前3个星期,即11月30日呈送给Suma先生的。条约议项包括:接受广田三原则,同日本和蒙古在经济政治方面开展合作以及联合反共。他们也批准了在华北建立一个在军事和财政上不受南京制约的自治政府。但是有吉大使就草案提出了批评,外务省也持相似论调。有吉认为草案内容太超前了,而且即使这种独立有可能,也会在上海财经界引起大范围焦虑。

Ⅴ. 经济阻力

存在着大量起遏制作用的经济因素。人们普遍对满洲的收益感到不满,除非有更大的回报,否则不大可能进行进一步投资。一些重要的工业利益集团从他们自身在华北的经历和专业知识出发,确信赚钱并没有军方设想的那么容易。日本在世界贸易方面取得的成就,致使一些制

造和金融集团相信,美好的经济未来越来越依赖友善态度以及同其他国家的合作关系,而不取决于在中国的某一次突袭。再者,一些有头脑的领导人经常说,在中国什么事都不应该做,这样就会对非生产用途的大量资金产生不断上升的需求。近期这种态度在对苏战争方面变得尤为确切,因为这样一场战争很可能会摧毁日本的金融构架。

VI. 激进主义

经济形势的好转、警察系统的高压政策以及民族情绪加剧,使得有组织的共产主义运动受到了严重削弱。不过地下共产主义的宣传鼓动(主要以口相传)依旧存在。政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主义经典著作(甚至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著作)的政策也逐渐变得自由宽松。当今日本的情况是,激进原则被普遍用于各项事务。社会大众党下面有多个重要的激进团体,这些团体的实力增长势头是毋庸置疑的。一个隶属于劳工联合会的团体,其成员超过 40 000。这个团体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开展反对军事扩张和军费开支过度膨胀的教育事业。该团体领导人在前不久的选举中有不俗的表现。同时也有许多前议员利用个人声望组织了大量的农民团体以对抗军事征税。大多数大学校园出现了温和的激进思想。此外,还出现了一个由积极的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佛教联合会组织。

VII. 教育自由化

自由派和温和的保守派都对军事教育的狭隘性深表忧虑。他们也担心一种机械的物质至上的大众教育不可能起到发展个人判断力的作用。多个重要领导人曾断言,除非在教育领域发起进一步改革,否则这个国家将无法化解由军国主义和过度狂热的国家主义引发的危机。近来,已经有 2 到 3 项引人瞩目的新举措。1935 年间文部省发布训令,各类学校不应该受到任何限制,享有不受官方批准的宗教道德指令干涉的自由。这一举措旨在鼓励培养个人良知和完善独立人格。文部省还向各学院、大学和高中派遣由神道教徒、佛教徒和基督教徒各一人组成的代表团,其使命是积极鼓励各相关机构开展宗教活动。近年来,文部省饬令各学校在低年级营侧重于教授一些社会和文化进步的知识,同时扼制过度强调军事偶像的势头。

VIII. 各种国际事务协会

在日本政府的组织下,在原国家协会联盟、日本和平协会、太平洋关系协会日本委员会以及该领域内的相关团体基础上,组建了日本国际协会。该协会得到了政府的资助,接受政府的监督指导。截至目前该协会会员已达 11 000 人,主要来自相关专业阶层和教育机构。目前,协会的工作是提供其他国家的相关信息,主要是涉及日本对外贸易机遇方面的情报。这类信息受到一些国家主义论调的批评。不过这样的攻击对一个拥有众多的开明人士的机构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这些人在面对危险时期可能发生的攻击和迫害的时候毫不畏惧。

还有一个新成立的国际文化关系协会。该协会可以随意支配公共基金,其工作目的是探究能够吸引外国的文化元素。目前,这项工作有了一个建立在各个特别分会之上的学术基础(对外宣传是其总体目标)。他们正在建设一个颇具价值的图书馆,为各类博物馆和国外展览会提供服务,并作为专业顾问接受文化教育领域的咨询。此外,还有许多小团体,它们关注的都是一些具体国家或学术领域的问题。

IX. 基督教对领袖人物的影响

许多证据表明,一些重要领导人受到基督教的呼吁和感化的影响。前大臣高桥是日本自由派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秘密地做基督教祷告仪式,并鼓励其家人信仰基督教。这种影响也对其他一些内阁成员和高级官员发挥了作用。而且,各基督教团体频繁组织代表团,向高级官员提交有关社会道德和国际事务问题的批评书或请愿书。在中国进行的受到保护的毒品交易就是他们谴责的对象之一。我不能列出他们的名字,也不能给出细节,但是我们有必要说明这种努力的重要性。

X. 妇女组织

基督教界妇女组织的各种团体,在开展教育和以个人或团体方式感化政府官员工作方面卓有成效。其中有一团体拥有 4 000 名正式成员。许多重要团体致力于维护和平,并在日本、美国和西方国家间建立了联合实体。其中,它们的一项工作就是在高中举办以和平为主题的征文和演讲比赛。这类比赛可以将公众意愿传递给有影响力的观众。对成人来说,这类表达方式是受到警察压制的。有一个团体给在东京的中国学

生提供了重要帮助。其他几个团体与西方国家的基督教界妇女保持着广泛合作,从而以建设性的姿态打开了通向世界的窗户。在友善的国际态度引导下,这些团体还负责实施日本女校大规模的协调和交流项目。其目的真实性是非常明确的,团体领导人冒着生命危险致力于通过公正看待外国的方式增进国民的爱国精神。

(刘金源 译)

88. 对日政策建议

1936年4月10日

【注意】

以下恭敬提出的观点及建议旨在支持政府以坚定的立场去维护我国人民的权利、利益以及未来发展道路。我们对主要领导者(想要达成的)目标充满信心,同时作为良好公民,我们仅希望对这几个月以来最为危急的问题表示一些关切。我们所做的工作,旨在借助拥有不同经历和背景的人们之间的合作来实现共同利益。我们的准备工作还包括对日本及华北各种情况及意见的第一手调查资料。如果我们的言论有助于分析关于程序制定的合理方法,或者能为已经做出的周密结论提供些许证实,那么我们将倍感荣幸。

有远见的人们都能意识到当前应关注三大问题:

(a) 关注地方或下属官员就重要权利及利益所作的妥协。这一危险的趋势应由一场开诚布公的重要谈判所取代。这场谈判将能迫使日本人明确地表明其立场,并有可能遏制一部分日本军官的野心。(b) 对目前我们与日本关系的基本真相及问题存在普遍忽视的关注。由于(公众)害怕(政府)会在暗中与日本达成有害的协议或妥协,政府已经失去了一些本应得到的支持。此外,现在这些问题已被掩盖起来,以避免日本的温和派及其他国家的友好建议。这使得他们普遍认为我们某些官员已或多或少地愿意加入到含糊不清及讳莫如深的对日妥协中去。(c) 在本能的憎恨、绝望状态下以及在某些组织不明智的推动下,人们所作的“防御性准备”等军事措施极易把我们拖入战争,并会对我们的将来产生严重后果,就更不用说在一个贫穷和无组织的民族中所造成的直接痛苦。日本将领深谙如何充分利用各种形势通过征服手段在我国攫取最大利益。

因此,为尽可能调整两国之间的重要关系,我们建议开展一场坚决的、意义重大的谈判,并竭诚证明——类似于在本国、日本及世界其他国家负责任的公众舆论宣称的那样——政府已采取合理手段竭尽全力地

去应对当前形势。

A. 负责任的谈判

为了执行这一政策,不与日本军官达成地方性协议是绝对有必要的。但所有的国际问题都必须立即提交给南京政府,同时亟须杜绝达成任何含糊不清或仅限口头的“谅解”与“协议”,因为它们可能使日本人按照自己的意愿作出有失公平的诠释。(目前)所需要的仅仅是恰当地组织谈判,并达成能够快速刊印的书面协议。这一处理方法是抵御日军不合理施压方式的最佳选择,同样也可用来防备在政府极需国内外的深切同情和理解时,国内公众历次对政府的不信任和不支持。我国的驻日大使及其他特派人员,应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获取日本重要党派的理解与尊重,以协助推进在南京的重要谈判。我国的驻日代表,应以无畏、恭敬的态度阐明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以及我国政府的相应立场。

B. 谈判的准备与进行

(1) 应立即着手制定谈判的程序与策略,并使之服从于根据具体情况所作出的选择与变化。最具素质的人员应当迅速、不懈地处理这个问题,因为耽搁或者疏忽可能会给整个国家带来重大损失。我们恭敬地建议行政院的最高长官应该委任(相关人员)协助外交部的工作。小型专家委员会应为事实、建议和咨询做好准备,同时提前斟酌出谈判过程中不同阶段可能涉及的主题。委员会应当处理通讯联系、关税、贷款、货币与银行、自然资源的开发、军事、法律等问题。相关各部门与地方政府应当从一开始就进行合作,因为其初衷都是为了提高效率,争取相互理解,以及获得遍及政府各层面的合作努力。

(2) 以下材料应当立即去准备,以供谈判代表们使用。这些材料在与日本人的谈判(对话)中可能用的上,并且在必要时可予以公开。(a) 对日军在 1932 年以来的军事推进所作的事实回顾,阐明以下 3:00: 日本入侵中国的步骤,对中国主权及利益所造成的实际损害以及我国官员一贯采取的安抚性的对策。(b) 有关各种谅解与协议的所有材料以及有关在河北、察哈尔、绥远、福建等地事实上形成的(中日)工作关系的所有资料。(c) 所有能收集到的易于了解日本可能采取的对华政策,以及关于他们最有可能推行的政策的详备资料等等。这些综述材料应由高

层人士来准备。通过这种方式,(国家)绝对能依靠他们确保信息的准确完整性,并且在每个可能发生的事件中,均佐以文献的证明。

(3) 谈判开始和进行过程中,我方的气势和态度至关重要。我国应该采取这种立场,即在近几年令人鼓舞的国内发展势头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和平及重建的机会,以求得继续发展。我们政府向来尊重日本所有正常与合法的权利,并且打算继续这样做。中华民族已以非凡的耐力容忍了(日军)在东北三省、热河以及长城沿线所进行的侵略性军事行动。甚至到现在我们希望能理解日本的要求,并做出一些调整去满足他们。这也是适当地考虑到我国民众的权利和利益。既然我们必须真心实意地尽最大努力去以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那么我们就应该有同时去做军事准备的表示,特别是卷入普通大众的军事准备。(军队及相关项目的发展可以正常地进行。)而且,我们须以真诚的耐心和毅力推动谈判的进行,并意识到许多表面上的僵局可能会发生;同时还须具备应对困难的长久耐力。

(4) 当前形势要求对公众舆论进行建设性指导,只要这有利于增强公众信任。我们需要建设一个教育项目,该项目与新闻业的编辑及其领导举行研讨,并由精心挑选出的领导者细致地、经常性地准备一些发言稿和文章。这些文章将会把对日关系的实际问题以及政府如何尝试着解决这些问题有效地告知大众。现在虽然已有了对暂时仍属于机密事件问题的适当曝光,但在目前大众心存怀疑及误解时期,提供更多令人满意的信息依然很有必要。令公众在国际问题上享有更多公开讨论及出版自由的权力,是树立公众对政府信心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由此可见,政府越相信公众,公众就越信任政府。

C. 广田三原则

如果从谈判一开始就强调广田首相的三项原则,那么将会以一种热情友好的方式开始讨论。但与此同时,也一直伴随着对其普遍地不加掩饰的反对。

(1) 我国政府完全同意并努力将中日关系置于一个“牢固、友好”的基础之上。为了达到该目的,我国政府将在谈判中采取多种立场。显而易见,友好的关系只能建立在互相尊重领土和主权的基础之上。并且,中国政府不能同意“友好关系”依赖于维持严格的审查制度以及在日本

的授意下对(现行)教育方式进行修正。我国政府已切实取消了带有任何官方支持色彩的抵制日货或反日运动;同时采取行动,阻止新闻界发表不加约束的评论,甚至不允许他们就过去三年所遭受的诸多伤害事件进行正常的报道。在面临巨大挑战的情况下,任何国家在此方面都不可能比我们做得更多。然而,这种对新闻界的控制既不能理所当然地无限期持续下去,也不能置于日本人的干涉之下。只有在互惠和自愿的情况下,出于善意的控制才是正当合理的。此外,我们应该明确声明,在教育 and 公共言论方面,我们享有(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及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因而尚没有正当的理由,反对我们“亲中国化”。

(2) 通过缔结关于交通、邮政电报业以及边境线临时安排的诸多条约,中国已对“满洲国”表现出一种合作的态度。尽管强烈反对用暴力方式拆分领土,但为使现行边界两边的居民都能受益,我国政府愿意以切实可行的方式来对有关条款作出调整。对于日本、“满洲国”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我们应表示支持,并立即采取行动去解决以下建议所提到的问题,而不一定要预先接受未加确定的口述材料。

(3) 我国政府可以发表一个声明,甚至可以交换所掌握的资料,以重申其在行动与政策上的反共立场。同时阐明,出于两国利益的考虑,我国愿(与日本)交换任何关于北部及西北部共产主义活动的信息。但我们不赞成对“反共产主义联合行动”作出全方位保证,因为此后日本有可能会利用其来干涉中国军队,妨碍谈判进行或引发对苏俄的联合战争。

D. 对日本的不满

为了使日本对其先前及仍在继续的伤害性行为进行补偿,同时为了在谈判中占据有利地位,政府应以一系列问题来对日本施加压力。我们所要求的赔偿与补救,应当不碍于建立与日本正常友好的关系,并有利于实现双方都期望达到的政策(目标)。以下述问题为例,其应当具备可辅以文献证明的确凿证据,并由专业人员通过调访与该问题密切相关的地方及部门官员来做足准备:

(1) 在河北——察哈尔地区制造军事压力,并频繁干涉当地政府。

(2) 日本国民在治外法权,有时直接在日本官员的庇护下进行大量的走私活动。

(3) 声名狼藉的毒品贸易,既违反中国法律,亦对其国民造成严重损害。

(4) 日本银行拒绝采用中国政府制定的外汇管理条例。而其在河北的对手使用的则是中国银行发行的钞票。

(5) 滥用治外法权,包括不加选择的注册与保护。各种作奸犯科者在这一保护下逃脱了当地警察机关的控制与司法机构的制裁。

(6) 干涉中国各个方面的行政管理权力。以铁路问题及警察职能问题为例。

(7) 军用飞机未经许可侵犯中国领空。

(8) 日本军官及官方新闻机构发表的带有损害性、煽动性的言论与(建立双方)友好关系的政策背道而驰。

(9) 日本高级官员明确指出国民政府没有自由处理华北地区“自治运动”的权力。这是对(中国)主权赤裸裸的挑衅。

E. 对中国可能实行的部分调整

鉴于谈判的目的是预见日本的需求,因而为达成目的政府应做好充分准备,甚至在适当的时机应尽可能主动地满足日本的需要。切勿坐失良机,使谈判陷入僵局,最终不得不以最后通牒作为收场。坚决反对(日本)不合理与危害严重的要求是我们的一贯立场,上述态度则对其进行了有效补充。

(1) 中国、日本及“满洲国”应在共同发展、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建立空勤设施。

(2) 使已启动的联运铁路系统合法化,且在小的原则方面可适当放宽。

(3) 日本专家可受邀请,尤其是农业及工业领域的。但其仅能作为技术顾问而非管理人员。同时中国仍然享有接受他国专家援助的自由。

(4) 铁路的修筑材料应从日本购买,其具备优越的技术与经济条件。日本资本极为关注铁路的修筑。正如在类似状况下修筑的其他铁路,现也已给了某些国家的投资者以适当优惠。

(5) 关税政策的制定应善意地考虑到日本的利益,并建立在互惠以及公平对待中国利益的基础之上。然而,中国不能也不愿违背她与其他

国家所签订的关贸总协定。

(6) 中国政府鼓励华北地区种植棉花,并支持在自由交易的条件下出售给日本。该政策的实施不能有损农村经济与中国工厂的发展。

(7) 应本着一种友好的态度来考虑日本对矿藏的需求,但对中国主权及我国经济的发展也应给予适当考虑。对于转让采矿权一事,任何过分与意图独占的要求均不能接受。

F. 华北问题

(1) 根据法律,不应承认“满洲国”的地位。(中国)政府应明确肯定并坚决维护其对河北、察哈尔的主权。不能割断地方管理委员会与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而应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修复,即使这只是委员会的一个象征性步骤。如果我们急迫地(插手)改变绥远的局势,那么人们将认为该省也落入到了与河北、察哈尔一样的境地。所有涉及到国家重要事务的问题应立即提交给南京政府,并确保收到南京政府即时、认真的回复。尤为注意的是,在以下这些关键问题上应尽可能彻底地保护国家权力及国家机构。这些问题包括:修订关税;保护与国家其他地区进行无障碍的贸易往来;完整享有海关管理权以及国家对债务、流通、银行、铁路管理部门、教育政策与已属国家部门的教育行政部所担负的职责与工作。我们力主日本与河北东部自治政府断绝关系,并承认一个统一的政府已重新建立;对于被“满洲国”军队所占领的察哈尔各县亦同样如此。

(2) 极有必要与河北,其毗邻各省以及福建的重要官员保持密切联系。个人亲信及官方使者的沟通来往应能在紧要关头避免产生误会或陷入危险的困境。从长远来看,尤其需要支持山东,并增援福建几位可信赖的领导者。我方军事上不占优势,这使得肩负重大使命的人们以一种合作精神来准确地理解政策与各方关系变得更为重要。不应冒任何风险使得某一方感到被孤立,或认为己方未得到同样的信任,抑或仅以双方知晓的政策来扶持国民政府。

G. 我方最后的立场

(1) 在对日问题上我们已尽可能地阐明了这一坚定而合理的立场。倘若政府被迫做出更多让步,必是赤裸裸的武力相逼的结果,而非(与日本)勾结或官员软弱无能所致。有迹象表明日本倾向于通过威胁或以武

力为后盾的政治策略来攫取他们想要得到的利益。对日本而言,其主要的担忧集中于军费开支、可能爆发的对苏战争将引发一系列的复杂问题以及公开的帝国扩张方案最终会招致国际社会的不满。我们不敢设想(仅凭)这些问题能够牵制住野心勃勃的军国主义者或遏止日本权力扩张为目标的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但是它们能够起到减缓与阻滞事态发展的作用。不过,当有中国人明显参与日本军方的侵略谋划并与之达成协定时,正如某些官员在河北与察哈尔所做的那样,以上因素便无法再起到(牵制)作用。

(2) 国家所面临的困境部分在于一种下意识的设想,即坚决的态度以及抵制日本在华北地区的非法部署与高压手段会导致战争的爆发,随后将会在我国造成灾难性的影响。我们恭敬地提议应对该设想进行缜密考察。倘若我们坚定的态度是适度、合理的,并且仅希望以此来全面解决争端,日本也应当会改变其态度。如果他们确实再次诉诸于武力,那么应当审慎地明辨以下两种让步:其一是在实际武力的逼迫下可能做出的让步。但通过这种形式将会错误地开始一场军事行动,并最终会导致全面战争的爆发;再者是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做出让步,因为其势必会将我国多数民众的权益置于日本利益及政策的支配之下。既然战争几乎肯定意味着放弃我国经济和政治上最为发达与繁荣的部分,并由此导致我们在时代的任何一个重要阶段中都不可能得到复兴与发展,因此我们不应冒如此大的风险参与这场战争。具体来说,一部分人建议倘若必须要在可能造成的全面性破坏与某种让步之间做出选择,那么我们就应当在上述所列内容之外的某些经济问题的细节之处,或就“满洲国”、河北、察哈尔等地现存的安排方面作出让步。这种让步应当作为谈判中最后采取的手段,并且决策之前,必须慎重地考虑其是否当真能够被证明可保护我国多数民众的利益。我们尚未看到其他的一些让步是如何被证明具有充分理由的。这一至关重要的决策极需这种证明手段,国家各地区的官员及民间团体的主要领导者共同承担着这一重大使命。

(3) 在更强大的实力面前,每个大国都曾在各种情况下被迫做过让步,放弃部分领土或权力。他们对此非常清楚,在那些情况下开始或继续斗争将给人民带来更为巨大的损失。这是符合爱国主义的明智选择。

采取该立场的大国在某些场合中坦言承认这是迫于压力做出的无奈选择,同时公开反抗强加于其的不公正待遇。本国人民与外国(舆论)均能理解这种境遇,而且通常来说,国家可能会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得到相应的补偿。但是,只有当政府已在一场坚决而高明的谈判中做到人尽其用,并断然拒绝日本侵占我国领土时,采取这一立场才具有爱国主义性质。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只要官员们确实已为国家尽了最大努力,将事实真相告知(民众),他们依然能够得到人民一如既往的信任与支持,并赢得世界的尊重。

(4) 我国人民倾向于以武力方式抵制日本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情绪表现。对此我们想谨慎地提一下之前的一份内部备忘录:在其中我们认真思考了国内在政治、工业及金融方面存在的问题,同时也考虑到了遭到日本更强大的空军、海军及工业力量的攻击之后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毫无疑问日军将会迅速攻占我们的港口,控制我方主要的通讯系统、新兴工厂以及主要负责税收与贷款的金融和贸易中心,并会掠夺海岸沿线的珍贵资源以及内河航运。彻底的经济崩溃加之必要通讯联系的丧失将使得这个分裂的国家难以继续保持一种有效的合作来抵抗日军,同时无法应对无军饷供养的士兵及共产主义的威胁。尽管我们应尝试在国际关系发展到某个更为有利的阶段时实行尽可能争取国外援助的政策,但很明显就目前状况而言,尚不存在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来期盼得到这种援助。通过详细的谈判(为准备战争)争取一点时间无济于事。相反,从长远来看,与一场急剧爆发的战争所带来的迅速毁灭相比较,尽可能地维护我国(现有的发展)基础才是一种杰出的政治才能。倘若日本在与苏俄的战争中消耗巨大,或者其侵略行为激起了普遍反抗,抑或其在(国内)派系与阶级纷争中摇摆不定,那么(我们)处在这一危急形势下的压力则可得到缓解。此外,日本的对外扩张从一开始就有违法律和条约,其内部压力随时都有可能促成形势发生逆转。

H.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所提议的方案由以下三部分组成:

(1) 以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所做的一切努力都须在上述原则框架中找到合理解释。这是(制定)政策的基础。

(2) 如果谈判失败了,(最初)对日方要求的明确拒绝会逐渐转变为宽厚、怯懦的默许;与此同时,要尽可能小心地避开战争,以防其带来的深重苦难与造成的必然损失。探讨并试图以各种非军事手段作为抵抗方式。倘若在一项成熟的政策中已对某些地区作了相应安排,那么在战略上放弃这些地区当被视作可取的行为。应当鼓励政府及教育(部门)的官员为了国家利益而以始终不渝的道德信念坚守自己的岗位。同时应当组织抵制日货及广泛的不合作运动。被侵犯地区的士兵与警察所进行的地方性反抗目前看来胜于发动一场全面战争。然而没有国家政府的支持这一反抗斗争无法顺利、持久地继续下去,并极有可能加速全面战争的爆发。或许不通过武力争斗,人类天生不能屈从于某些极度的压力。倘若最终的结果应是战争与灾难,那么我们的后代以及世界舆论对此的评判也将永远不会忘记这场力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所造成的失败。我们一直未能尽最大努力去采用合理、公开的和平方式,而这正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如果我们期望得到本国无党派人士、日本温和派以及西方有影响力的社团的支持,则须极为明确地表明我们的整个立场。草率或者暗中进行未对后果作周全考虑的行动,将面临遭受国内外(舆论)谴责的风险。

(3) 应以广泛、持久(的工作)呼吁整个民族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包括:(a) 加紧推动基础工作的建设;(b) 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各种形式的派系斗争与个人利益纷争;(c) 支持政府明确清晰地告知(民众)其在对日问题上所作的努力;(d) 以自尊和对我国人民的热爱之情来抵制吸毒与腐败的恶行。这一呼吁不应仅作为一系列声明,而应当在大的教育及政府项目中得到稳定发展。(政府)应将各相关机构都调动起来,以利于这一思想的传播与涉及到该问题的实际工作的解决。

让我们用一种典型的中华民族的方式来面对这几年的非常事件。这种方式融合了中华民族精神与文化传统的精髓。同时我们应在谈判中坚持合理的做法,并呼吁大众积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由此,多数公民都将接受政府睿智英明及果敢无畏的领导。

(刘金源 译)

89. 关于外交形势的笔记

1936 年 10 月 1 日

9 月 22 日, (日本驻华大使) 川越(Kawagoe)在与(中国)外交部长张群进行第三轮正式会谈时完整、严谨地表述了日本的要求和立场。张群对此断然拒绝, 并在回复中提出了中国相应的要求。(关于中国要求提出的准确时间尚不确定, 但可以肯定在这一紧张的形势下会谈中断, 到 22 日傍晚陷入一种极为敌对的状态。不久上海便发生了海上枪击事件。)据称川越对中方的强硬态度极为震惊, 以致其愤然离席结束了这场会谈。

通过观察, 发现日本提出的七项要求中包括著名的广田三原则。七项要求中的前四项较之后三项更早为人们所熟知。然而这可能仅仅是报道方式造成的偶然。正如发自东京的电报所言, 经常阅读日本报刊的人们都能看出这 7 项要求中的 3 或 4 项早已在东京以一种几乎完全相同的形式报导过了。日本剩余几项要求的公布及中国相应要求的全盘公开未在任何一方引发争端。然而双方政府官员依然拒绝发布任何官方信息。

正如报告中所言, 我们早已通过一位供职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亲密朋友得知了这些要求。他作为备忘录记录员出席了政治委员会会议; 而就在这次会议上, 外交部长张群作了关于谈判事宜的报告。(此外)外交部也有我们的一位密友, 这些要求中的四、五项内容便由他们二人分别提供给我们。某位国外的外交官已在一定程度上确认了我们获取的信息, 充分肯定了其准确性并认为我们已对当前形势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

张群部长显然是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发表了拒绝日本要求的声明, 他的报告得到了政治委员会的热烈拥护。我们期待今晚蒋介石对(外交)部长作出新的指示。除非以一种超乎预料的妥协方式打开僵局, 否则两国的外交关系将有可能在几天之内彻底中断。外交部就近来引发争议

的所有重要问题准备了一份完整详备的声明以阐明中国立场,并打算在谈判面临中断时公布于众。与此同时,亦向英国、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政府提交了这些材料。我们普遍认为,尽管明显不满于日本提出的观点及散布的流言,但只要尚存一丝谈判的希望,向媒体公开发表声明就是一种不明智的行为。

军事准备正在稳步进行。近期已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但它们被视为一种预防性措施,旨在向日本表明一项真正的防御性政策(正在实施)。中国高层官员以及各国外交官一致认为一场严重的危机即将到来。战争并非预料中的必然结局,但它本身存在爆发的可能性。

(刘金源 译)

90. 对日政策备忘录注释

1936 年 10 月 24 日

外交部对媒体宣称问题真正的症结在于对反共产主义联合行动以及五省自治方案作出保证的提议。一位大使肯定了这一观点，并补充说中国领导者深信日本会在对其有利的情况下，利用中国作出的反共产主义承诺将其拖入与苏俄的战争中去。

Li Shih-hao, 还有 Chang Shih-chao 均是黄郛(Hwang Fu)系在中央政府中的人物。他们主张改善与宋哲元的关系。今日长春政府又一次表示绝对信任宋哲元的忠诚。而政府目前在航空安排问题上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今天，一位大使就该事宜直截了当地问及两位相关的部长，他们坦言向来都不赞成这一安排，甚至从未收到过华北地区关乎此事的报告。我已从黄郛系中级别较低的官员处打听到他们支持华北地区作出大幅让步，期望战争早日爆发，借此推翻现存的各项协定。（我认为这一思维方式尤为危险，我在多个场合对此表示了质疑。）

交通部命令吴淞(Woosung)航海学校的院长将各项重要记录及有用器材都转移到定居点。院长说海产品实验室也接到了类似的命令。大使的一位发言人对此评论道，在各种应对“紧急”方案的规划中，交通部已出色地走在了其他部门的前列。

一位消息灵通的官员宣称，二十几万中国军队驻扎在绥远与河北边界附近，其中包括桂系的几个师。我已不止一次地听说作为在华南所达成协议的一部分，桂系的 5 个师已经过了汉口与郑州。然而，我更为关注的是山西与甘肃一些地区共产主义势力的集结，他们主要由五、六月份派往南方的军队组成。

一位大使的代表将这些话转述给了外交部部长。事情一变糟糕，蒋介石的态度立场就会向西安府(Sianfu)倾斜。回复称此次进军是为了参加反共会议。大使认为与地方部队抗日不同的是，不在华北或西北地区开展抗日运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从蒋介石与长春政府的声明中可以

看出他们均支持这一观点。不妨与一位高级官员所作的声明相比较：其宣称军事委员会决定将王英^①(Wang Ying)和李寿星(Li Shou-hsin)划归傅作义管辖；但倘若有日军进入绥远，哪怕只是一小支部队，中央政府军也不能与之起冲突。

在一位大使看来，除非日本重拾理性并愿意回到先前缓慢、蚕食的扩张步骤中去，否则谈判破裂将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日本人太急功近利，他们沉迷于帝国的荣耀中不可自拔。

另一位大使则对战争深感忧虑，其认为应当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与日本之间的战争，譬如可将毁灭性的战争引向中国或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当前并未引起恐慌，有的只是对双方态度向强硬方向发展趋势的关注。

南京记录

1936年11月12日

这是最近几周的高度机密。外交部长与日本大使确已单独进行会谈，但尚未有详细的报告提交给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其他关键组织的重要人物。

徐谟(Hsu Mo)谈到：“我们必须使日本能够找到一种保全其面子的撤退方式。”

日本军官对宋哲元提出了主要涉及经济问题的八项要求，它们已被呈送给南京相关部门的重要人物进行审评。报纸上已粗略刊登了部分内容，含以下几个方面：将塘沽(Tangku)作为港口建设；按照日本的要求扩大棉花的种植；重组龙烟(Lungyen)矿井；修筑天津到石家庄的铁路。其余内容迄今仍属机密。仅就这些要求自身来看不会引起人们的震惊，但总方案涉及面如此之广，以至于日本的影响力已遍及河北大部分地区并已到达临近各省的边界。而且该“方案”是由军人提出的，他们只是说其职责是保护从日本带来的钱款的安全。显而易见该方案将使日本在

^① 编者注：河套和宁夏一带的实力人物，早年从事农垦，后曾投靠日本，又起兵反正。

Tangiou 控制的港口扩展至天津,同时还将掌控华北地区其余的海关系统。棉花种植方案则将影响到当地的行政管理、银行业、交通业以及中国工厂的(生产)与产品的销售。而修筑直达石家庄的铁路将在军事上打开通往山西的大门,切断河北、察哈尔与中国其它部分之间的联系,并能通过完全控制天津来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据称吴鼎昌(Wuting-chang)和张嘉璈(Chang kian-gau)集团中的一些成员就日本与华北地区广泛的经济合作展开了激烈讨论。其后流传甚广的一句话是:目前来说华北地区的地位应当如同“加拿大在英帝国中的地位”,这似乎是一种基于失败主义的不合理的解释。(如果有人更倾向于用“现实主义”这个词也是可以的。)另外,Loy chang 也有一句广为人知的话,即3天之前政府在各个方​​面一直采取坚定的立场。

Suma 提出,我们现在应比平时更加克制与谨慎。一位经验丰富的外国记者将此理解为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但不能再继续一贯的强硬态度。然而,他对中国应以武力方式应对日本的提议一再表示讥讽。

孔(祥熙)确染疾患,除却身体欠佳,他对吴鼎昌和张嘉璈对其不断施加的压力深感忧虑。

总体而言蒋介石态度坚决,未对日本有丝毫怯意。他在绥远给了傅作义极大鼓舞(傅与蒋在洛阳会面),同时也对宋哲元表达了同样的支持。宋哲元颇感振奋,较之从前与蒋之间的关系大为改善。但宋哲元在航空协议问题上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Chen Chueh-seng 成功地使他签订了这一协议,甚至都未将事情的真相告知密使。蒋介石原谅了宋哲元,这为新的合作奠定了基础;此外他还同意宋哲元不必南下参加会议。中央政府希望韩复榘(Han Fu-chu)能够访问北平,作为全面提高合作水平的一部分。

冈瑟·斯坦(Gunther Stein)对日本经济与宏观政策颇有研究,他坚信用于中国重要投资项目的钱款尚未到位,而(日本的)经济扩张方案将顺利进展到从军事和政治上控制中国资源。“中国经济的重新改造”是他经常使用的词汇。他也担心陆军或海军会采取军事行动,尤其是后者。斯坦预计倘若英国参与欧洲战事,那么日本海军将占领荷属印度群岛。日本海军的野心由此可见一斑。

斯坦认为,在日本看来,与中国相比,苏俄问题更为重要。(徐漠披露的真相提供了有趣的证明,即日本外交官曾不止一次地要求建立反对“共产国际”的联盟。)因而他们将避免使军队陷入对中国战争的泥沼之中。就在兵变事件的前几天,日本人为一场较大规模的边界争端所困扰,有3 000人参与其中。蒙古人开着坦克,装备精良,却未见有任何一个明显的俄罗斯人。这令(日本人)惯用的突袭手段无法奏效。

斯坦对日本政策所作的任何重大修改均持彻底的悲观态度:这一切有如希腊悲剧再次上演。他认为日本目前不仅在经济上陷入困境,政治上也同样进退维谷。倘若中国真正地独立发展下去,那么日本在满洲国本身不稳固的统治将难以持续下去,甚至在朝鲜、台湾的统治也会因此而变得岌岌可危。中国与苏俄作为日本的两个敌邻,将不遗余力地持续增援兵力以抵制日本强加于其的诸多限制。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提前)将中国极有可能去做的事情置于日本的掌控之下,尤其注意中国极有可能与苏俄结成联盟或反抗日本在满洲国的统治。在事态未演变到“无法挽回”的局面之前突袭苏俄,这一计划可能也已因预料之中德国对苏俄发动的突然袭击而变成了毫无希望的“过去”。因此,尽管日本已力不从心,但它必须继续前行。斯坦认为对苏俄的战争将在1937年7月至1938年7月之间爆发,具体时间取决于欧洲(战事的进展)。(以上是我作的综述,谨希望忠实表达了斯坦的观点。)

美国一位深具洞察力的军官(可能是海军军官)的一句断言流传甚广,即在战时消耗中,中国政府所能提供的航空燃料只能维系两周。

尽管尚未透露任何详情,但外交部的朋友们坚持认为长春政府在第七轮会谈中将坚守武力反击的立场。

关于《对日政策备忘录》的解读

1936年11月25日

I. 日本对中国政策的本质

到11月25日为止,具体的各项要求尚未提出。日本外交大臣、驻中国大使,以及华北地区总司令官所发表的各项声明与其他官方公告,

本质内容都是一再强调下述观点：重视原材料，尤其指的是华北地区的棉花与矿产；以“反共产主义联合行动”为动因，控制铁路，借此打开通往蒙古边界之路；坚持不同程度的自治或将华北地区分割为几个部分，通常界定为五、六个省，向南包括山东和山西；“经济提携”没有地域限制，一般强调的是日本、“满洲国”与中国三者之间的关系；“军事合作”间或会以一批共产主义分子逃到西北地区造成威胁为由，而对反共产主义运动作出详细规划；“文化合作”体现在修订学校教科书，压制各种抗日运动以及控制新闻出版业；根据日本的要求调整关税，尤其是在华北地区；除非事先得到日本批准，否则中国须放弃国际贷款并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国际对华援助。

这些声明对任何一个大概了解当前形势的人来说均不言自喻。它恰好说明了自 1932 年以来中国的报纸和出版商一直处于严厉的管制之下，卑微地屈从于（政府发出的）不得冒犯日本的旨意。同时也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抗日运动，显然也很少有对日本不友善的表示。甚至是日本官方新闻机构所作的报道有时也不能刊发在报纸上，以免在目前的状况下煽动起人们的反日情绪。

II. 官方(态度)的发展倾向及明智的立场

1. 鉴于华北地区五、六月份所承受的压力，必须进行武装反抗的信念日益增强。这一信念的支持者包括绝大多数的高层官员。与先前的形势相比，它代表了一种显著的改变。但在有关这一反抗形式何时才是不可避免的，或者仅作为权宜之计的问题上，各种意见尚未统一。

2. 自从 9 月份以来，我们面临着日本接二连三的挑衅与威胁。讲道理的谈判过程未对事情的解决带来丝毫希望。不久我们一定会在彻底的妥协与战争之间作出抉择：前者会使国家失去一个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同时丧失对其他地区的部分控制权；而后者将可能引发灾难性的后果。

3. 以战争手段来应对当前局势的积极想法得到了迅猛发展。（A）这是对 1931 年以来日军持续不断的挑衅与胁迫作出的回应，即不顾一切地让日军付出相应的代价。（B）阿比西尼亚的主战派支持这一立场；欧洲也开始作武力抵抗的准备；诉诸于集体制裁以及苏俄在联盟

中的积极表现(均有助于推动该思想的发展)。(C) 苏俄希望援助中国,不仅是总体局势及中国的反日立场使然,更由于苏俄在蒙古与突厥斯坦的利益面临着新的威胁。此外,苏俄还希望阻止中国国内的反共战争,并按照 1931 年国际共产主义所建议的内容指导(中国)共产党的抗日运动。两者是合而为一的。(D) 一些人反对处心积虑的“现实主义”,因为这种“现实主义”通常会屈服于武力威胁。他们更倾向于“理想主义”,乐意考虑接受由此给个人和国家带来的危险;同时甘冒共产主义可能对财产和现存政府带来的风险;并认为没有什么比政府为保住自己的统治而怯懦地投降更为糟糕。(E) 明确的抗日号召带来的强烈感受将使政府中的各个派系联合起来,对于广州及北方某些从未真心实意地合作过的地区来说尤为如此。多年以来,广州代表团第一次在国民党会议中出席,这使得人们的抗日勇气大为增加。广州代表团坚持以抗日政策作为支持中央政府的条件,因其参与带来的勇气由此变为对主要领导人施加的压力。这使得任何一个力主谨慎行事的人仿佛都成为国家统一的直接破坏者,尽管广州代表团的真实意图亦显然不似其表现出来的那般纯粹。(F) 最后一点,1931—1932 年东北与上海军事冲突发生之后,中国与日本签订了半公开的停战协定。此后三年政府对日本卑躬屈膝一味迎合,不断累积的压制和怀疑最终导致了内部的巨大压力。中国政府不敢公开这些协定的实质内容,因为日本人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对中国新闻出版业的严厉控制则更加凸显了这种不信任,而外界由此生出的诸多传闻与含沙射影的指责使得政府对媒体的控制变本加厉。在此氛围之下,权衡利弊得失的人将被视为愿与侵略者达成某些可疑的协议。对此人们渴望通过公开反抗日本压迫来获得解脱。

Ⅲ. 备忘录的准备

一份设计严密的关于中日关系现存迫切问题的调查问卷已分别呈送给了几位研究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中国教授、两三位关注经济问题的政府官员、两三位西方国家的友人,并在私下里给了外交事务部的某些成员。经过充分准备,召开了两次重要会议。此外在这一特殊群体的内部和外部还召开了多场小型的讨论会。尽管未谈及诉诸于武力的手段,但与会者就谈判方案达成了一致。由于该备忘录的草稿是一些具有

冒险精神的人起草的,所以其英文副本遭到一些人的批评。但这种方式在外交事务部受到了热烈欢迎与广泛支持,因此有理由相信,在其他的政府高层部门中,也可考虑加以推广。

对实战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与军事指挥家而言,该备忘录用意明确,其主要目的是将强调的重点由战争转向谈判。所提出的各种思想与采用的某些形式是对当前局势及各种观点深思熟虑后的结果,并且通过与利益相关、能力卓著的中国人进行讨论,这些问题已得到了进一步的检验与修正。大多数思想虽未有独到的见解及任何非凡之处,但这个简洁却不失全面的声明却有助于支持政府中的正义力量。若倾向于将武力作为唯一的诉诸方式,那么事实与可能造成的后果之间就失去了明确的界限。很显然这份文件不适于公开发表。我们将它寄送给了几位友人,希望它能有助于对当前形势及存在问题达成谅解。总体来说,日本目前的言行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由此来看,备忘录的制定被认为是合理的。

日本方面的要求

1. 华北五省自治(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山西),尤为强调财政与行政两个方面。
2. 经济合作。从一些报告中可看出,川越大使拒绝以任何方式对这一概念进行界定与解释。而根据另外一些报告,中国关税的调整被要求作为一则明确的项目(来对待)。
3. 在长江流域各港口及在海口(海南岛的一个港口)驻扎军队的权利。根据一些报告,汕头也名列其中。
4. 全面镇压抗日运动。这一要求最为普遍表示即明确规定(日本)具有修改教科书以及必要时检视学校的权利。
5. 对7名政府官员予以免职,他们被视为煽动抗日的主要人物。其中5人的姓名已提交给了我们,如下:陈果夫、陈立夫、冯玉祥、于右任、孙科。
6. 承认满洲国(的合法地位)。
7. (要求中国参与)反共产主义联合行动。

与之相对应的中方要求

1. 全权享有处理冀东行政工作的权力。
2. 查禁走私。一份报告中补充说明了各项违法活动。
3. 将剩余部队从华北撤出。
4. 日军不得干涉中国内政。一份报告中明确提到了广东 (Kwantung)。
5. 撤销借由塘沽、上海停战协定而强加于中国的诸多限制。

(以上文献号:RG10: Box 90 Folder 718)

(刘金源 译)

十二、中国报告和备忘录 1937—1938

91. 谨慎的总结报告

1937年4月

一些组织一直对中国与其主要邻国之间的危急关系保持关注，并致力于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有感于这种积极性，近来我对日本的若干组织与个人进行了一次友好访问，并在他们的帮助下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人：他们热诚友好、慷慨大方，并极为坦诚地表达了其对（中日关系的）认识与看法。他们具有高度的责任感，能力甚强，其观点基本呈现了日本目前的状况与采取的各项政策。尽管细节之处难免出现偏差，但我相信二者基本上是相符的。以下概述必须隐去真实姓名与具体细节，但这丝毫不代表本文未经过严谨的考虑。此文同样有助于我们在随后几个月或几年之内所开展的调查工作。

通过在所有学校中对军队进行切实有效的宣传，人们普遍认为唯有军队才能保卫帝国与民族精神。与国内政治家相比，军官的品质得到了更为普遍的信任。对于反资本主义的年轻军官与灾难深重的农民之间相互同情、彼此鼓励的关系，民众也给予充分信任。所有这些工作均为日本控制东亚的军事方案提供了支持。同时，人口压力与自然资源的匮乏也成为其对外扩张的正当理由。现在从（日本国内）迫切地追逐工业化成功的浪潮这一角度来看待其对外扩张：一个雄心勃勃的民族为了攫取更多资本，求得更大发展，需通过对原材料与市场的直接控制来应对对手的竞争及各种干扰。在国内与国际社会不断施加压力的情况下，通

过压制媒体并对事实进行歪曲报道来抵制温和派,而处于警方威胁之下的自由党由于遭受到偏激民族主义者的攻击陷入了更为恶化的境地。在15年中曾有4任首相遭到暗杀,而持温和立场的官员、报刊编辑以及对此持怀疑态度的国际主义者亦同样处于危险的境地。

一些具有责任感及自由思想的人们对此日渐忧虑,唯恐狭隘的军事民族主义摧毁运行有序的政府及人们在国内合法享有的自由。然而持有此种想法的人们亦深感无能为力,除了面对别无他法。在教育领域萌生出了若干带有转折性意义的思想,但这一过程将极为漫长而曲折。至于国外政策,则极少质疑(日本政策的)公正性、所担负的责任及其扩张造成的后果。在日本、苏俄与富足的英美之间的角力当中,中国历来被当作胜出者赢得的奖励。中国的软弱对其自身来说是不幸的,并且是一切不幸的根源。民政官员与商界领袖主导的重要组织希望对外扩张在费用开支上应避免挥霍浪费,并(提防)来自别处的有可能危及日本世界性贸易或基本安全的不良企图。他们欣然接受通过军事扩张攫取的利益,并乐意通过必要的外交手段进行掩饰,同时愿提供行动所需的资金。

总而言之,人们期望日本采取更为直接的手段来取得对该区域的支配权。今后,日本国内可能会发生内乱,对苏战争可能将引发财政危机,日本也可能会推行西方大国在政治上竭力反对的集体经济。但是一想到(占领)中国即将带来的(乐观)前景,以上这些可能性就变得极不可信。我们在考虑这些国家的命运及中国可能采取的抵抗问题时,是通过亲自调查作出的结论。

当前存在与某些深具良知的日本人建立友好关系的有利时机。他们渴望得到能够使其客观公正地看清整个问题的真相。在面对华北事件及其可能造成的后果时,无法再试图令中国人保持信心、理智与友好的态度,他们自然会陷入绝望与仇恨的情绪之中。对于中国来说,战争的结果似乎在意料之中,但它必须要以最高昂的士气参与其中直至战争结束。中国人应当有信心,因为一个企图从外部控制4亿人口的阴谋注定会失败。但是其间将承受多少苦难,正常的人类发展又将付出多少损失作为代价?

92. 贝德士笔记(1937 年平安夜,略)

93. 忠告和一些情报(1937 年,略)

94. 访日总结报告(1937 年,略)

**95. 贝德士关于日军劫掠的声明
(1938 年 1 月,略)**

96. 南京暴行(1938 年 1 月 10 日,略)

97. 日军的战争宣传(1938 年 1 月,略)

98. 来自南京的消息(1938 年 3 月 10 日,略)

(刘金源 译)

99. 译文一则：关于计划返乡的虹口居民的规定

1938年3月10日

打算雇佣外籍以及(或者)中国籍男仆与女佣的外籍人士须通过 S. M. C. 下属的日本警察部门向日本总领事馆呈递 1 份申请书,并在其中注明受雇者的国籍、固定住址、姓名及职业类别,另附带两张雇员照片。关于火源的控制必须严格执行,因此所有居民携带的必备物件须经 S. M. C. 日本警局的检查方可。

意欲雇佣中国籍仆役者须提前向日本总领事馆呈递一份申请书,每名仆役另附带两张照片。并令这些受雇者在指定的日期于上午 10 时至花园桥(Garden Bridge)集合。(随后)他们将被带到隔离医院滞留一夜进行医疗检查与排泄物化验,以防传染霍乱;同时接种疫苗。

受雇者须于次日上午至日本领事馆领取通知或证明;随后再去驻于日本人俱乐部的卫戍部队总部领取通行证。

宵禁时间:下午 10:00 至次日凌晨 5:00。

市场在凌晨 5:00 至上午 9:00 向所有居民开放。

特别要求回到小河^①以北区域的外国人士以彬彬有礼的鞠躬或一声“早上好”的问候向在花园桥及街角当班的哨兵致敬。外国人士必须意识到担此职责的日本士兵代表的是大日本帝国。

对携日籍朋友的人士将给予特殊通行(照顾)。我们希望每位打算在虹口居住的市民都能与日本人作朋友。日本现有 150 名接受过东京中学教育的淑媛,她们精通英语,其留在上海的主要目的即与外国人士增进彼此了解。

驻于上海日本人俱乐部的海军舰队指挥官参谋办公室将提供更多关于这些女士的访谈详情。

倘若外籍人士打算雇佣日籍女佣,则须尽快向驻于日本人俱乐部的

① 编者注:应指上海苏州河。

卫戍部队司令官呈递申请,因为 Nei Sans 数量有限。未婚男子不必申请。一经查证属实即为所有单身男子提供伴侣。已婚男士须征得配偶同意方可申请 Nei Sans。

雇佣 Nei Sans 的外籍人士可在以下提到的虹口浴场享受一周一次的免费待遇。外籍女士还可要求由日籍男按摩师(提供服务)。这些浴场位于:

1. Range 路 275 号。
 2. Boone 路 393 号。
 3. 吴淞路 120 号 A 座。
- 日本派遣军驻中国警备部队司令官制令。

(刘金源 译)

**100. 关于金陵大学要求事项的材料
(1938 年 3 月 26 日,略)**

**101. 来自南京的伪经济笔记
(1938 年 3 月 31 日,略)**

**102. 南京笔记(大多关于经济)
(1938 年 7 月 1 日,略)**

**103. 公开信:关于麻醉品问题
(1938 年 11 月 22 日,略)**

104. 关于基督徒在南京工作的初步报告

1938 年冬

每日的工作如此繁忙,以至于没有人有时间和精力去准备一份详尽的报告或对南京被毁教堂及死伤人数作出统计。但此刻(2月18日)有必要对此作一个简单的报告,以回应其他地区的基督教徒对南京基督徒在充满变故的这几个月内所做工作的关注。

基督教徒的主要工作向来是为战争中的无辜受害者提供直接的帮助。在此并不是要讲述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以及上百名尽全力向中国人伸出援手的那些人们的故事。在这座城市中,人们对安全区的普遍认识都是它的建立和存在挽救了上千条生命;阻止了强奸这种可怕的灾难;并为数万名在别处看不到一丝希望的人们提供了食物及尚可生存的条件。尽管在这场持续数周的攻击中已有大量居民撤离南京,但仍有 25 万难民进入了安全区,并且安全区外还有数千人遭受着更为深重的灾难。国际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是基督教传教士,而主席是一位德国人。我们志同道合,在各个方面均能达成一致,甚至包括参加联合教堂周日下午举行的礼拜仪式。负责人以及在安全区内工作的大多数中国人也是基督教的工作人员。在战争形势下,提供大量的医疗服务至关重要,但这项任务仅由大学的医院所承担。因而基督教徒对受伤士兵的照料护理有力地增强了医疗力量。

在安全区内,大的难民营可收容 70 000 人。大多数难民都住在基督教会慈善机构中,这些机构是基督教徒的地盘。难民营中的形势与人员状况需要基督教会提供全方位的救助工作,而建筑物内的拥挤现象及全体职员所承受的各方面压力非同一般。只有与安全区外的黑暗世界相比较时,才能意识到基督教会救助工作的意义。因为在城市的其他区域,有组织的生活对于市民来说是不可能的;甚至在战祸到来之前,城市外围就已遭到彻底烧毁。自 11 月份以来,还没有任何一所学校就安全区内基督教会场所的难民救助采取过任何紧急行动。到目前为止,教会

的救助工作从未与安全区相脱离。

安全区仅有整个城区面积的 1/8,因而 25 万人大部分都居住在拥挤、陌生的环境中。许多家庭痛失亲人,通常他们安然待在家中都会遭致无端杀害。数千名妇女被强暴,这种灾难使得她们整日处于恐怖之中。数千个家庭得知他们的家园已被烧毁。事实上甚至在难民营中,抢劫也在不断发生:人们不但丧失了家园,个人财产也所剩无几。大量难民的食物供应在不断减少,大米粥不能充分满足他们的需求,单靠慈善施舍仅能勉强度日。在当前紧张、忧虑的情况下,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浪费在琐事上。对现状的抗争造成了一些严重的后果,然而基本上来说,(日军)已对我们再三坚持的要求表示接受,并愿就普遍认可的善行与我们进行平等合作,这令我们感到振奋。

许多人对基督教徒的帮助感恩戴德,对于宗教工作所起到的有限作用而言,这一回应意义重大。尽管平常待在城中的牧师(战时)仅有三人坚守岗位,但信仰基督教的教师、律师及退休牧师都在努力致力于教会事业的发展。在正常年代,教会工作者与受宗教影响的 100 万人紧密相连,这些工作者在为难民提供其他方面的帮助时几乎都承担着重大的责任。

我们一直毫无间断地在五个救助中心(包括安全区内的两个教堂)开展工作,甚至在恐怖活动达到顶峰的那两周内亦是如此。在其他六处,恢复周日礼拜的方案已于新年以后开始实施(日军于 12 月 13 日进城)。在这 11 个救助中心中,8 个实施了该方案,其中一些还有所扩展。日渐缓和的形势允许一部分人回到其位于市区其他区域的家中,因而新的中心当前这一周就能开放。一、二月份期间,参加日常工作与听授圣经课程的将近 1 000 人,周日则能聚集到 1 400 人。倘若某些难民营的大厅足够大,那么该数字将能轻而易举地增长。事实如此,我们曾在不止一个难民营中采取凭票或轮流的方式,以使每个人均能获得参与的机会。尽管未能深入探究这一数字,但我们已通过报告得知又新增了 200 名信徒。

从材料来看,基督教在南京的发展并没有遭受到预期中的重大打击。卫理公会传教区的江塘街(Chiang Tang Chieh)教堂以及基督教青

年会在中华路的建筑均被日军烧毁。基督教传教区在城南用来作为男校的两栋建筑亦遭此厄运。美国基督教会位于太平路的教区建筑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同时教区的其他财产也未能在炮火中幸免于难。但大致看来,除了被烧毁的建筑物,财产损失并不是非常严重——尽管若将日军抢劫算入在内,整个传教区及基督教各个机构的财产损失将达数十万美元。中国人的住所以及作为教会成员的外国工作者几乎都遭到劫掠,在此方面的总损失无疑十分巨大。我作以上陈述的主要目的在于说明一个事实,即基督教团体绝不具备强大的经济实力,其经济力量随着发生的各种事件仍在进一步地被削弱。

由于基督教建筑大量地被用作难民营,因而南京的基督教财产除了以上直接的损失外,还存在大量的间接破坏。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组建的 25 个难民营中,有 11 个是教区的财产,且这 11 个难民营收容了近 2/3 的难民。这对建筑物造成的损害是严重的,修缮费用亦将耗资巨大。仅就金陵大学而言,预计其修缮费用将达 1 万美元。但人们欣然乐意支付这笔开支,因为这些建筑物在最危难的时刻给了人们莫大的帮助。它们从未像近几个月以来一样发挥过如此重大的作用。

贝德士

(刘金源 译)

105. 药片：贝德士关于毒品形势的报告

1938 年 2 月

1936 年 3 月我从中国回到伦敦。在随后的 15 个月里，我收到了外国观察员、医疗从业者、记者以及传教士们寄来的各种报告，均称中国的毒品问题已极为严重。在治外法权的庇护下，中国的市长及地方官员不能阻禁日本及韩国商人贩卖毒品。在一些情况下，中国毒贩会受到严惩而日籍毒品商则免于受罚。日内瓦特别报道之后，抑或是一些具有公益精神的日本人所做的陈述使然，领事馆时而会进行一场突击搜查。这曾使得 30 人被捕，但其他毒贩又迅即填补了他们的空缺。

日本驻天津的总领事川越先生(Kawagoe)曾向我保证他将在自己的权限内采取一些措施控制某些商人的活动。作为结果，他下令对某一城镇进行突击搜查。然而，这一行动尚未来得及开展，消息就为毒贩获悉。具有严密组织的贩毒团伙向大多数毒贩发出警告，令其歇业一周左右。他们利用公共电话来传达警告，将所获悉的消息交给中国电话接线员，并令他们一打通接收者的电话，就即刻告知。几个月的关押或者驱逐出境(的惩罚)不具有威慑性，尤其在离边境线仅有几公里之遥，返回相当容易的情况下。他们会制定新的方案来诱使人们吸食毒品。鸦片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古老的故事，人们知道如何应对它产生的效力。但海洛因和吗啡是新事物，药效的猛烈程度远甚于鸦片：其奏效之快令人恐怖，只一剂吗啡就能导致人上瘾。一个人可能只是在香烟中摄取了一点点海洛因，却不知他已被诱骗着染上了逐渐走向死亡的毒瘾。10 分钱可以购买一包海洛因(相当于 3 美分或 3 个半便士)。

1936 年间，这些毒贩就在市集上开设了几家诊所，并通过广告宣传其能治愈肺结核及其他疾病。所售药品几乎一样，不是海洛因就是吗啡。村民们却不知发生了什么，当药效散尽时他们的感觉比之前更加糟糕。于是村民们再次回到诊所进行咨询，结果被告知必须坚持治疗。这些毒贩有计划有组织地遍布于整个中国，其势力也渗透到了香港。

早在1936年,南京政府就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每个吸毒者应在随后的12个月内自动去(政府)设立的治疗中心接受(戒毒)治疗。治疗后任何人若被再次发现吸食毒品将被判处死刑。在此阶段要做大量的医疗工作。那些没有主动接受治疗的吸毒者将被(强制)接来并在类似监狱的环境中接受治疗;而其他则能在医院中接受护理。所有开支均由他们所在的社区承担,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

天津。在天津,一家市立医院致力于这项工作,而另一家也基于同样的目的对(法律规定的)前提置之不理。传教区以及私立医院也为吸毒者提供治疗。在其中的一所医院中我看到了附有病人治疗前后照片的病历本。心存感激的病人亲属寄来的信件被妥善保管,其中一封带有镇上一位长者印章和署名的信中提到了“菩萨心肠的医生”。在这些来自农村的病人当中,约有4/5的人吸食海洛因或吗啡,1/5的人是鸦片吸食者,且每30个病人中就有一个是女性。

维持会(Peace Preservation Council)1937年8月3日成立之际即宣布南京政府制定的法律在该区域内不再奏效。毒品重又大行其道,医院的戒毒工作也被迫停止。日本人曾在过去获得了一条街区的特许经营权,这条街上约有一半的店铺出售毒品。他们不允许将毒品卖给日本人,但外籍人士和中国人,不论男女,每当其经过这条街时,都有毒贩公然向他们兜售这些东西。但交易是在暗中进行的。当我去视察那条街时,街上的店铺早在前一天就临时关门了。据称日本人对其雇佣的苦力支付的工资,有一部分来自于毒品收入。然而我无从获得关于此种说法的相关证据。

北平。我用了一上午的时间考察北平出售毒品的店铺,发现这样的店有很多。(我找到一张城市该部区域的地图,上面标有所有店铺的位置)。北平严禁日本人继续从事毒品生意,他们的店铺现已交给韩国人经营。这些店铺虽受到日本的庇护,但中国警局可逮捕任何一个本国的毒贩,并处以死刑。当我们出现时,一名中国毒贩看起来非常害怕。他那种鬼鬼祟祟的表情与朝鲜经销商脸上的自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的同伴——一位能说一口流利汉语的美国记者,告诉该毒贩我是一个俄籍的毒品吸食者,正在去山海关的路上。我们想要多少(毒品)就能买多

少。10 分钟后我们被带至一家店铺,并在此得知极品海洛因来自大连,其售价为 18 美元一盎司。该价格是天津所售海洛因的 2.5 倍。几个小男孩仔细留心着来往的过客并热情地引领我们走小路。一个中等年纪的皮条客把我们带到一个妓院去买海洛因。在这里他们告诉我们:许多毒贩已随军队离开北平去了一个新的环境,但其他人立即填补了其(在本地)留下的空缺。这个贩毒团伙既提供价格昂贵的大连货,也有天津货。我们去了一个俄籍夜总会老板的住处,他在天津也开了一家酒店。尽管通常都在这里进行毒品交易,但我们不能进去。因为他去了 Taiguan 谈生意,而那两个素来以他的名义在此售卖海洛因的日本人也不在。北平令我倍感困扰的事情莫过于日本(究竟)在此开设了多少个小诊所。它们整日灯火通明,看似极具诱惑力。其中的一家诊所挂出了红十字,大多数则用能照亮整条街道的标牌将行人从大路上引至其在偏僻巷中的门前。晚上有很多黄包车候在诊所门外。他们在纸上打出了能包治百病的广告。多数诊所的“治疗”过程大同小异:每个人一进门就由一位不合格的医生或者药剂师对其进行粗略的身体检查;之后药剂师再将其登记为一些特殊疾病的患者,随后他想要多少海洛因或者吗啡就可购买多少。这些诊所的营业执照是以周为期限的,在每周的某几个晚上,几个妓女会来延长营业执照的期限。日本在哈德门(Hatamen)街区开设的药房众所周知,它曾是主要的毒品零售中心。直到几个月之前,它才不再合法地拥有在大路上开设毒品店铺的权利。或许这就是目前小诊所迅速兴起的原因。我们也去了大型的以国外模式经营的药房,那里经销的鸦片通常运自热河(Jehol)。这家店的日本老板有五辆车专门用来运货。

市立治疗中心于上周(1938 年 2 月份第三周)释放了 300 名毒品吸食者,并随后关闭。此地再也找不到任何一处医疗机构。北平训练有素的观察员可为以下事实作证:日本人通常以一半现金一半毒品作为报酬支付给在中国雇佣的仆役和职员。

昌黎。上周我再次考察了河北的昌黎县,早在 1935 年 3 月我曾对其做过详细调查。那里的居民自尊自爱,市长热心于公益;此外还有历史悠久,传统优良的教会学校、医院、保健中心及农贸中心。自从日本占

领满洲之后，日益猖獗的毒贩就涌入了包括山海关、蓝县(Lanhsien)以及秦皇岛在内的各个区域。但没有哪个城镇(像昌黎)一样如此嫉恶如仇。毒贩们发现城内的居民没有一个人愿将店铺租赁给他们，于是其只能在城市外围搭建棚屋安顿下来。他们显然无视市长的权威，对其提出的取缔毒害社会的各项活动，查禁当铺、赌场、妓院及剧院的要求置之不理，而这些活动及场所都有可能将村民引入毒窟。毒贩们对此作出的回应仅是作为日本公民，他们将继续做其想做的事情。然而市长的权力有所扩大，并超过毒贩在本地可能找到的任何一个靠山。市长麾下的警察局最终抓捕了一名毒贩，没收了他随身所带的毒品并将其关押。第二天，市长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被一帮武装暴徒所劫持，他们要求市长偿还(被没收)毒品的价值——高达2 500美元，并释放抓捕的中国雇员。市长不得不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了这笔钱，否则就将失去人身自由。

日本领事馆曾一度进行过突击搜查，然而即便如此，毒贩人数仍有增无减。不久另一种非法攫取高额利润的交易手段引起了他们的关注：昌黎仅与海岸线相距10英里，如此便利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走私活动的中心。1 500辆登记在册的运货马车在海岸边与昌黎火车站之间来回奔波。贮藏在那里的棉花、石油及其他物资是如此重要，以至于1936年在火车站上方凸起的一块平台上架设了机关枪来保护(它们的安全)。在这一年，铁路公司由于运送这些走私物资收到了30万美元的报偿。这些物资都是一家商行托运的货物。

我很欣慰地得知昌黎人民依然成功地将毒贩抵制于城外。毒贩们在城外仍肆意妄为地做着毒品生意，尽管其中的许多人已随军队离开了此地。我在1936年拍摄了一组照片，其中展示了各种各样的店铺及我在1935年见过的那种令人不甚舒适的剧院，此外还有毒贩们在马背上即将准备出行的照片。1936年出现的一个新特色即一系列的店铺与棚屋都依墙而建。在南部城墙及其东南角摄有两张照片，展现了列为一排的棚屋和店铺(约有300码长)，它们搭建于去年或前年。大概每隔一个店铺就打着“医院”的幌子，病人在此能买到不限量的毒品。

一位西方旅行者访问华北的一个乡村，他惊喜地发现了一座约有20名韩国人的教堂。做完祷告之后他友好地与这个陌生团体进行交谈，并

询问他们为何来到此地。“哦,我们是被派来的。”他们答道。这位基督徒在更为强烈的好奇心的驱使下发现了这 20 人中有 5 人在贩毒。作为基督教徒他们怎能混迹于此? 结果他被告知,“这就是分派给我们的工作”。

(以上文献号:RG10: Box 90 Folder 719)

(刘金源 译)

十三、中日冲突中的南京 1937 年 11 月

106. 关于日本政府秘密的笔记 (1936 年 11 月 12 日,略)

107. 贝德士致南京市市长

1937 年 11 月 21 日

尊敬的南京市市长：

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对中国政府接受为逃难的平民设立安全区的建议深表感激。同时对市长所保证的将负责为安全区提供食物、饮用水、卫生服务、避难所及警卫等各项切实的管理工作再次表示感谢。

为了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安排好安全区的诸多事宜,并使它们一如我们设想的那般安全,国际委员会恭敬地向您提出以下请求：

I. 作为防范误会产生的必要手段,国际委员会恳请南京当局以书面形式确保在划定的安全区域内实现非军事化;撤除包括军事交通指挥机构在内的所有军事机构;除了携带手枪的平民警察之外,严禁驻扎武装人员;同时禁止所有士兵或军官进入安全区,无论其军衔为何种级别。除非这一要求能够得到明确保证并切实执行,否则整个规划即将面临惨重失败,并对难民、国际委员会与各大使馆的声誉,以及大多数全力支持中国政府的人们产生损害。此外,这一书面保证即刻所需,

以便委员会(与秉持同样主张的各位大使)能以坚定的立场与日本当局进行交涉。

Ⅱ. 国际委员会重申其口头声明,即国际委员会的首要职责是与中国商妥,之后再与日本就安全区的划定及应获得的尊重进行磋商;第二项任务是通过必要的观察和检验确保这一安排真正做到切实有效。国际委员会当然不能承担所划定区域的财政或行政管理职责,但如果有必要,它可以对这些问题保持善意的关注,并乐意就此与民政官员进行协商。

Ⅲ. 国际委员会恳请南京当局提供负责该项事宜的官员名单,并与委员会就以下问题进行友好磋商:即安全区的治安保卫;食物、饮用水、避难所以及卫生服务的供给;迅即与中国军事当局取得联系,倘若这一联系在任何时候都是极其必要的。所任命官员的级别及能力应能确保安全区得到妥善管理,理所当然应出于这一考虑来任命相关官员。显然最基本的是这些官员能一直负责地履行其职责直至安全区提出的要求通过审查。

Ⅳ. 国际委员会坚决主张所建议划定为安全区的区域应当:

(1) 清晰地标明其界限,能在电报中准确地描述出具体位置;在任一张完整的地图中均能轻易地标出其界限;同样,无论平民还是士兵均能对此一目了然。

(2) 显然不能(将安全区)与任何保卫南京的行动联系起来,因为这样做会使第三方或日方将安全区看作保护中国而阻止日本人进攻的手段。

(3) 尽可能令平民难民们感到满意,尤其应当考虑到:(安全区的位置)应靠近大多数南京居民的家;提供食物、饮用水、卫生设施、避难所与警力;为中立国家的财产和人员提供附带的保护和援助。

V. 所指定区域撤除所有军事行动、军事人员以及可能会被日方误认为作军事之用的通讯设施之时,即达成明确协议之日。显而易见,国际委员会只有能向日方保证安全区是完全民用性质的,并在形势危急时期仍保持其民用性,才能有望使日本做出切实有效的尊重安全区的保证。而国际委员会应在收到(中日)双方的必要保证之后,将指定区域

(正式)用作安全区的生效时间公布于众。

关于该区域的重要问题已经慎重考虑,目前正在进行口头讨论。最终决定将会尽快做出。

谨致崇高的敬意

(刘金源 译)

108. 关于创建国际安全区的备忘录

南京

1937 年 11 月 30 日

国际委员会一直致力于南京平民安全区的筹备工作,并于今日宣布昨晚已向驻于上海的日本当局发送了一封电报,请求他们对委员会早在 11 月 22 日发出的建议书尽快作出答复。委员会在电报中指出,若要妥善的安排救助这些平民,那么委员会亟须立即开始布置安全区的管理工作。委员会进一步声明已得到中国军事当局和民政机关的明确保证,即全力配合委员会的工作。预计当安全区(正式)启用时,约有 20 万人不得不接受救助。关于食物、房屋、警力监控等基本工作已安排妥当。此外,委员会还得到了为安全区拨款 10 万美元的承诺。

(刘金源 译)

**109. 国际委员会致上海日本当局的电报
(1937 年 11 月 30 日,略)**

**110. 1937 年 11 月 23 日在南京的
美国公民名单(略)**

(以上文献号:RG10:Box 102 Folder 861)

十四、中日冲突中的南京

1937 年 12 月 2—15 日

111. 南京市长配给国际委员会但遭日军扣押的米、面清单(略)

**112. 上海美国大使致安全区电报
(1937 年 12 月 2 日,略)**

113. 艾奇逊致南京美国公民

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

南京

1937年12月2日

印刷通告

致南京市的所有美国公民：

大使馆对仍滞留于南京的美国公民再三发出警告，提醒其目前所面临的危险正日益加剧。遵照国务院由电报发送的指示，我们将发布该通告作为对所有美国公民的最后警示：所有人应当尽快撤离南京，并沿江而上，前往一个更为安全的地方。

倘若留在南京的每位公民均能在附页中注明是否打算不通过大使馆的安排离开南京，或是否寻求美国军舰“巴纳号”的保护，大使馆将不胜感激。“巴纳号”有可能会在接下来的数日之内启程，届时将由大使馆发出通知。

应当注意在紧急情况下，海军船只必须远离炮火的射程，以保护船上避难的人们。因而未随多数人一道登船的人随后可能会发现再上船将十分困难。同时还应注意，倘若战火已蔓延到南京附近，则无出城的可能。

乔治·艾奇逊

（大使馆二等秘书）

（刘金源 译）

114. 拉贝致雅坎诺神父(1937 年 12 月 2 日,略)

115. 雅坎诺致南京安全区

经海军无线电台发 JHP

发报:上海

收报:南京

1937 年 12 月 4 日下午 7 时 30 分

普通电报

南京安全区

美国驻南京大使馆收

12 月 4 日

给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答复如下:

日本当局将直接给以答复。

饶神父(上海)

高斯

(刘金源 译)

116. 南京安全区致唐纳德

南京平仓巷 3 号

1937 年 12 月 4 日

致 W. H. 唐纳德, Esq.

南京

亲爱的唐纳德先生:

我们以最简洁的方式向您发送了关于安全区的建议书及 4 封电报。中国方面完全同意我们的建议,日方的态度却有所保留。发送的 4 封电报如下:

- I. 建议书(英语和中文)。
- II. 我们发给上海友人的电报。
- III. 日方通过饶神父给予的答复(英语和中文)。
- IV. 我方回电及公开声明。
- V. 东京发出的官方电报,本封信中已抄录。

以上 5 则除第(V)部分属绝对机密外,其余内容均在适当时机予以公布。通过此种施压手段最终取得了南陶(Nantao)区域。

中国当局并未严格履行其诺言,继续在安全区内部署军事工作;日本当局迄今所作的回复仍带有保留性。尽管如此,但我们在安全区内依旧充满干劲、竭尽全力地工作着。同时我们也清楚在此基础上对平民及其家庭所保证的安全并不彻底,且十分有限。我们一直希望整个城市都能免于遭难。

一场不可思议的巧合使我们获得一封发自东京的官方电报,若您对此感兴趣,出处与目的地稍后我们将在电话中详谈。其发送日期比饶神父从上海发出的电报早一天。电文如下:

(经过翻译)“在可能的情况下,日本打算拯救这座城市、国民政府(?)、外国人的生命与财产,以及南京爱好和平的中国居民。日本希望中国政府接受外国友邦的劝荐,从而避免使首都沦为战场。出于军事考

虑,不予承认特意在设防地区界域之内建立的南京安全区。日本将就这一结果发布正式公告。”

鉴于上述内容,虑及这座中国城市的福祉,我们提出以下建议,并辅以诸多信息与证据使其更有说服力:即采取更为有利的军事合作立场不会有损中国的抗日行动。

倘若您认为这一步是可行的,那么国际委员会将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将此建议呈送给中国当局,力劝其勿在城内进行抵抗;另呈送日本当局,建议其切勿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进攻。任何一方(对此建议)的接受均以对方接受作为条件。

您将会意识到这些可能情况的重要性,并能料想到与上海、汉口及东京的沟通会困难重重。倘若这些事情得以安排,那么我们需要即刻开始工作。

顺致良好的问候

又及:您可以即刻致电 31789 与我们取得联系。5 号文件目前仍属于绝对机密,委员会中无人知晓。

(刘金源 译)

117. 美国大使馆致准备疏散的南京美国居民

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

南京

1937年12月4日

机密文件

大使馆认为宜在此时警示欲搭乘美国军舰“巴纳号”的公民：一经通知应立即作好撤离准备。大使馆希望能以尽可能便利的方式实现撤离。除非突发紧急状况，否则大使馆会提前数小时发出通知。于特殊时期所作的撤离决策将与各种因素有关，包括城市状况，因此为了以防万一，应为紧急撤离作好充分准备。由于“巴纳号”空间有限，因而舰长仅限每人带一只行李箱与一个铺盖卷。“巴纳号”不另供卧具，故每位公民起码要备足卧具，包括毯子、被褥、枕头等。

据可靠线报，一些中国部队已从镇江——丹阳——金坛——溧阳——广德一线撤到了距句容东部不远的地方。以此态势发展下去，我们有可能作出明天搭乘军舰撤离的明智决策。

（刘金源 译）

118. 美国大使馆催促美国公民离开南京

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

南京

1937 年 12 月 5 日

大使馆认为美国公民不宜继续滞留南京,并竭力建议所有美国公民于次日,即 12 月 6 日周一上午 9 时 30 分在大使馆西面场地集合,随后同去码头搭乘美国军舰“巴纳号”。按照之前所说,每人应备足卧具并限带一只行李箱。

请(各位公民)在接到本通知后即刻致电使馆予以确认,以便根据人数安排运送汽车。大使馆对此将深表感谢。

(刘金源 译)

(以上刘金源译,张生校)

119. 安全区致美国大使馆

绝密

海军电

来自：上海

录音：南京

1937 年 12 月 5 日

南京安全区

美国大使馆 汉口

南京

北平

国务卿 华盛顿

12 月 4 日下午 6:00 1087 号电。参阅关于南京安全区的 11 月 22 日晚上 10:00 南京 944 号电。

日本大使通过他的总领事要求将下列观察到的事实通知美国大使，这是日本当局在认真考虑在南京建立国际社区的提议之后所准备的。

1. 考虑到下列事实，即所讨论的区域位于有很坚固壁垒的南京城墙内、并且区域广阔，同时在其区域内没有有利地形和人工建筑来进行有需要时的有效联络，因此考虑有必要将充足的权力授予安全区计划的支持者，其目的是在一旦附近发生敌对行为时，能够有效地阻止中国武装部队在安全区寻求掩护或将之用于军事目的。

2. 这里也必须指出的是，在上述安全区域及周围有中国军事设施的存在。（日本当局认为，）一旦未来在南京爆发战事，上述这些区域及其周边肯定会被中国军队所利用。

3. 考虑到上述情况，日本当局持有这样一种担忧：即使中国当局接受这个审查中的提议，在战争期间中国方面也几乎不可能履行充分的担保，即：一旦南京爆发战争，完全阻止中国军队进入安全区或将之用于军

事目的。

4. 根据这些情况,日本当局一方面充分理解这项提议的发起者们的高尚动机,一方面又对它持有疑问,因为他们未能给出一份解决方案,即:如何让上述安全区不会受到炮击和轰炸。

5. 然而有一点日方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即:无论如何日本军队无意去攻击那些没有被中国军队用作军事用途的地方或者没有被中国军队修建军事工事和军事设施的地方以及没有中国军队驻扎的地方。

送交国务院,抄送汉口,南京,北京,东京

高斯

(龚洪烈 译)

120. 美国大使馆致滞留南京的美国人

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

南京, 1937 年 12 月 8 日.

通告

致驻南京的美国人:

随着其他国家外交官员的撤离, 美国使馆留下来的官员们将于今晚登上美利坚“巴纳”号炮舰并在那里搭建起临时的大使馆办公室。大家可以期待的是: 使馆官员们将于明天白天返回位于岸上的美国大使馆。关于大使馆的所有正常运作将在尽可能早的时间内恢复。

(我们) 收到消息称: 目前挹江门已被关闭, “巴纳”号将从目前的停泊地点转移至三汊河的一个停泊地点。大使馆正试图和当局约定开通一部电话线至岸上美国海军俱乐部和位于三汊河的亚洲石油公司安装部, 但这种通讯的持久性是不能够确保的。

用于撤离时帮助攀援城墙的绳索正交由贝德士博士保管。他的地址是: 平仓巷 3 号, 电话: 31789, 美国海军俱乐部的电话: 32814, 亚洲石油公司安装部的电话: 32906。

(龚洪烈 译)

121. 给南京美国人的传阅函

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
南京, 1937 年 12 月 9 日.

通告

致驻南京的美国人:

美国大使馆收到了一份来自上海美国总领事的电报。电报上说, 美国总领事收到了一封日本总领事的信函。信函事实上声称, 日本军队最迫切的希望是目前仍滞留南京的所有外国侨民应立即撤离这座城市, 远离实际的交战区。

大使馆已经分别给位于上海和东京的日本当局发了电报, 电报递交了目前仍留在南京的 18 位美国公民的姓名和地址, 并要求日本当局为这些美国公民提供适当的保护和必要的保护设施。

(龚洪烈 译)

122. 关于南京安全区边界的报告

宁海路 5 号

南京

12 月 10 日上午 11:00

龙上校(音),谢先生(音),拉贝先生,史迈士先生,贝德士博士和施佩林先生与会:

会议达成下列事项:

1. 唐将军同意了安全区西南边界的设置

2. 龙上校和曹(音)先生将要求唐将军派遣 3 名军事人员跟随委员会的 3 名成员一起去视察安全区。一旦发现有军人藏匿其中,3 名来自军事总部的人员命令他们必须离开。唐将军 3 名代表中的任何一位都完全有权力让他们离开。

作为视察的一部分,唐将军代表中的其中一位将会通知驻守五台山的军人允许上海路上位于美国学校附近的红卍字会粥厂继续经营。

刘易斯·S. C. 史迈士

委员会秘书长

又及:贝德士先生随后指出有必要委派宪兵来守卫安全区的入口,禁止散兵进入安全区内。

(龚洪烈 译)

123.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关于前南京市长 所配给之米面的立场,这批米面自 1937 年 12 月 13 日被日本军事当局所控制

I. 国际托管委员会

中国当局将一批大米和面粉以及一部分次重要的其他供应品分配给了委员会,并以此开展人道主义工作。交通运输的困难和意料不到的时间紧迫使得委员会未能掩护这批物资全数进入其仓库。尽管这批物资的转运权已经由中国当局换成了日本当局,但是他们决没有质疑过委员会对这批物资的所有权,并且同中国当局一样确认这批物资没有全数运进委员会。(其中没有运进的:大米 10 933 袋,面粉 10 000 袋,按当时的市价,大约 \$ 144 000 美元)再说直到 3 月 17 日我们和日本总领事花轮的谈话时,日本当局都没有否认过我们对上述这批大米和面粉的所有权。

因此这批没有运进仓库的大米和面粉被人不正当地拒绝归还给委员会,并且被挪作与我们毫不相干的其他用途。看来这批委员会资源中重要的物资被拿来征用,如果任由事态发展,不全力去要求得到公正的索赔,那么委员会将无法向难民尽责,同时也无法向各级捐赠者交待。

II. 南京城内及其周边的救济需求

没有各类生活必需品来解决这座城市和农村周边普遍的贫困问题以及我们家门口周围成千上万仍在生命线上挣扎的人们。战争造成了大量的孤儿寡母,数以万计流离失所的家庭以及在社会中有地位的中产阶级也已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们这些人的需求问题令我们印象尤为深刻,更不用说这座城市里贫困阶级的普遍困境了。

即便遵循经过大量削减的救助计划,按照委员会目前掌握的谷物供应量来看,维持到七月份就难以为继了。委员会寻求进一步财政援助的希望应恰当地建立在平衡下一个季节食品普遍性短缺的基础上。一些地方粮食和谷物种植的严重不足,即使过去的两年老天风调雨顺,实际

的收成也会大大低于正常年份。良好的秩序,自由的交通,正常的货币交易和市场买卖,这一切对于目前的农村而言都严重匮乏。

同时除去上述城市里对生活必需品持续性的需要以及偏远地区对于牲畜,生产工具和资金信贷方面的渴求而外,农民依然有两点重要的需求:即谷物和种子。许多地方早已出现食品的短缺问题,但要等到大米收获的时节仍需四五个月的时间。在早稻和晚稻的收获季节中间有一次小麦的收割,但今年将出现严重歉收,可以料想这会引来一个半月的粮食短缺。另外农民对于谷物有迫切的需求,在许多情况下,为了保护下一季的收获必需给予他们额外的收益以防饥民割青苗。再者,在普遍性的食品短缺和寻求食品而引发的压力之下,能够为农民提供种植所必需的种子显得尤为不易,特别是六月里的大豆种子和秋季的小麦种子。通过对农民直接提供种子以及给他们提供其它的食品来对种子的储存加以保护显然是必需采取的措施。

救济工作的总量要远远超出理论上所有公立和私立机构料想的最大救济量加在一起的总和。公共救济总是雷声很大,但事实上其表现却很可悲——既不规范也不充分。因此国际委员会认为它的资源和它在救济工作方面的经验应该全部投入到解决救济的问题中去。同其他机构合作共事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事实上的可能,尽管受到了日本当局的敌视和干扰,同国民政府日益增长的协调配合,这方面的前景还是美好的。

Ⅷ. 当前的问题

过去的5个月里和日本当局的谈判是在友好的方式下进行的,但无论怎样都没有任何具体的结果。同时当局指令我们要跟他们“合作”——这个奇怪的字眼;并且要委员会提出放弃对这批拿来救济用的大米和面粉的所有权,通过达成一个相互间都满意的执行计划来交由自治委员会分发这批大米和面粉,这方面有些类似那批有争议的大豆的处理方式。另外我们被告知假如我们愿意放弃对这批大米和面粉的索赔,那么日本军队有可能愿意提供给自治委员会一定量的大米和面粉或者类似的东西,用以作为我们相互间达成一项方案的“新的开始”。可是当我们递交了一份方案之后,随之并没有任何行动来加以兑现。委员会因此很不情愿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有关这批大米和面粉的任何请愿都是

徒劳的。

五月底,作为半年工作的一个总结,委员会将安排对其帐簿进行审计并对其收支状况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同时也将有机会全面介绍性地报道那些为南京的救济工作做出贡献的社会团体和组织,诸如:南京国际救助协会(上海分会),它是接受许多国内外组织馈赠物品的一个渠道;中国官方机构;不列颠曼森豪斯(音译)基金会;美国红十字会;国家基督教理事会;各类扶轮(音译)俱乐部以及类似的团体和组织。我们需要报道和加以解释的是:由于大批捐赠的食品物资被无端用来征用,使得慈善工作所应取得的成效受到很大的打击。搞不懂的是,为什么要让遍布世界的私人捐赠者和这个地区贫困的难民们承担由于对这些捐赠品的军事征用而产生的额外负担呢?

委员会长久以来一直秉持着忍耐的态度,但现在感到必须让那些有权利知道真相的人们了解委员会在赈济难民的工作中所付出之努力的全部经过。在涉及到救济难民的问题上,假如日本当局能够坚持以公正和大度的精神来处理,那么他们在赢得民心方面一定收获颇丰;然而他们将救济物资征用其实代表了他们在处理难民问题上的一种方式以及他们对于一个合法组织接收大量的国外捐赠物品用于人道主义服务的一种态度,一旦加以报道,必然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那样的话他们将大失民心。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在这种不可避免地公开报道之前,在东京和上海的日本当局能够对由此而产生的影响做出一个非正式而具体的建议呢?

委员会很久以前就提出过参与合作计划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只要委员会确信救济工作实际上是符合人民的需要,那么可以把名誉和声望归于当地政府,从而挽回军事当局的颜面。而且委员会正准备考虑用任何其他食品或物品来部分或全部替代这批大米和面粉,只要它们能满足人们对食物的需求;比如:拿来作种子的大豆,拿来作食物或种子的小麦;可以自由购买和运输食品的资金。

1938年5月13日

(龚洪烈 彭 敏 译)

124. 日本人侵入时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名单

姓 名	国籍	所 属 机 构
1. 约翰·H. D. 拉贝 先生	德国	西门子中国公司
2. 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 先生	德国	卡洛维兹公司(礼和洋行)
3. 爱德华·施佩林 先生	德国	上海保险公司
4. R. 黑姆佩尔 先生	德国	北方饭店
5. A. 曹迪希 先生	德国	基士林克和巴达公司
6. R. R. 哈茨 先生	奥地利	安全区机械师
7. 科拉·波德希沃洛夫 先生	白俄	桑格伦电器商行
8. 齐阿尔 先生	白俄	安全区机械师
9. 林查理 先生	美国	金陵大学
10. M. S. 贝德士 博士	美国	金陵大学
11. 刘易斯·S. C. 史迈士 博士	美国	金陵大学
12. C. S. 特里默 博士	美国	金大医院
13. 罗伯特·O. 威尔逊 博士	美国	金大医院
14. 格雷斯·鲍尔 小姐	美国	金大医院
15. 伊娃·海因兹 小姐	美国	金大医院
16. 麦克伦 神父	美国	金大医院
17. 明妮·魏特琳 小姐	美国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18. W. P. 米尔士 神父	美国	长老会
19. 宋煦伯 神父	美国	金陵神学院
20. 费吴生 先生	美国	基督教青年会
21. 厄恩斯特·H. 福斯特 神父	美国	圣公会
22. 约翰·马吉 神父	美国	圣公会

(上述 22 名人员一直留在南京,其中克勒格尔先生 1 月 23 日离开此地,费吴生先生 2 月 20 日离开此地,拉贝先生 2 月 23 日离开此地,哈茨

先生和曹迪希先生 2 月 28 日离开此地。)

下列 5 名新闻记者直到 12 月 15 日和 12 月 16 日才离开南京:

23. 杜丁 先生	美国	纽约时报
24. 阿奇博尔德·斯提尔 先生	美国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
25. 叶兹·麦克丹尼尔 先生	美国	美联社
26. 孟肯 先生	美国	派拉蒙公司
27. 史密斯 先生	英国	路透社

下列人员从下述日期起留在南京:

28. 约翰 M 爱利生 先生	美国 1 月 6 日—	美国驻华使馆
29. 詹姆斯·埃斯皮 先生	美国 1 月 6 日—	美国驻华使馆
30. A. A. 麦克法蒂安 先生	美国 1 月 6 日—3 月 13 日	美国驻华使馆
31. 普里多—布龙 先生	英国 1 月 9 日—1 月 29 日	英国驻华使馆
32. 洛瓦特—弗雷泽 上校	英国 1 月 9 日	英国驻华使馆陆军武官
33. 罗森 博士	德国 1 月 9 日—	德国驻华使馆
34. 沙尔芬贝格 博士	德国 1 月 9 日—	德国驻华使馆
35. 许尔特尔 先生	德国 1 月 9 日—	德国驻华使馆
36. 毕晓普·瑞克 先生	美国 1 月 23 日—2 月 6 日	中国木材进出口公司 (祥泰木业)
37. E. W. 杰弗里 先生	英国 1 月 27 日—	英国驻华使馆
38. 沃尔特·H 威廉姆斯 先生	英国 1 月 27 日—	英国驻华使馆
39. 汉德瑞克·鲍斯 先生	荷兰 2 月 8 日—2 月 12 日	荷兰驻华公使馆
40. 詹姆斯·卡尼 神父	美国 2 月 11 日—2 月 13 日	美国基督会
41. ? (原缺)	法国 2 月 11 日—2 月 13 日	法国驻华使馆空军武官
42. 柏睿德 博士	美国 2 月 21 日—	金大医院

(龚洪烈 彭 敏 译)

125. 芜湖医院护士克莉致保罗 （“发自汉口的西方人士信件”）^①

汉口，湖北

1937年12月14日

亚历山大·保罗先生，
印第安纳波利斯，印第安纳州。

亲爱的亚历山大：

一连串的恐怖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伴随着轰炸和美国“巴纳”号炮舰被摧毁，有报道称船上有19人丧生，其余人员受伤严重，在过去的48小时里我们的心情感到沮丧。就我们所知，船上没有一名传教士，但一些船员和官员们，一些商人和新闻工作者以及美国驻华使馆的全部四名成员均在船上，其中有我们的熟人和一些非常亲密的朋友。我们仅仅知道他们在船上，但我们没有关于他们伤亡情况的任何消息。

从上海至汉口沿长江一线，通信设备受到了很大的破坏。电报，电话和无线电通讯在很大程度上被官方所垄断以至要想传送私人信息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竭力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手段和我们的人保持联系以及来了解总的局势。下列的一篇报道是基于我从上星期的一封信里所能获取的消息。

南京

就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根据蒋介石委员长的命令，要求南京守卫部队从这座城市撤退的通告刚刚公布。我们想了解这座城市受到了多大程度的破坏和城市里的平民究竟过得怎样，可我们有好些天没得到这方面的报道了。然而作为城市的一部分，向南延伸至新街口为界，向北

① 编者注：此文件为原标题，但所收内容涉及汉口之外多个地方。

延伸至山西路为界,东西分别以中山路和上海路为界(大约两英里长,一英里宽)的范围被指定为“安全区”。中国当局已提前同意在这个区域内禁绝设置任何军事防御设施;人们推断日本军事指挥官们会临时同意安全区的划定,而且会尊重由中国人来履行上述协定。一个国际委员会发起了此项计划并做了所有可行性的安排去妥善安置涌进安全区的城市难民们。因此我们仍怀有一种希望:即,为这座城市和这座城市控制权的转换所进行的战斗结束时,会将非战斗人员的伤亡和损失程度降到最低限度。

在这个城市里有这么一群隶属于基督教会的西方人士,他们凭着一股不屈不挠的精神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当这座城市在遭遇日军围攻时,他们毅然选择留下来,经受住严酷的考验,只是为了尽其所能援助这座被围困的城市中的那些困顿的受害者。除去6名新闻记者之外,他们是仅有的选择留下来的外国人。当南京城门关上的时候,他们作为一群基督教工作者留了下来,下列是他们的名单:

	支持机构	服务机构
M. S. 贝德士 博士	基督会	金陵大学
· 格雷· 鲍尔 小姐	金大医院	金大医院
乔治· 费吴生 先生	基督教青年会	基督教青年会
厄恩斯特· H. 福斯特 神父	圣公会	圣公会
伊娃· 海因兹 小姐	金大医院	金大医院
麦克伦 神父	基督会	南福音会
约翰· 马吉 神父	圣公会	圣公会
W. P. 米尔士 神父	美国长老会	长老会
林查理 先生	美国董事会	金陵大学
刘易斯· S. C. 史迈士 博士	基督会	金陵大学
宋煦伯 神父	南方卫理公会	金陵神学院
明妮· 魏特林 小姐	基督会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罗伯特· O. 威尔逊 博士	金大医院	金大医院

芜湖

(下面是弗朗西斯·克莉小姐写的一封信的副本,她是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在芜湖总医院做一名护士。下面是她写这封信的时候在这家医院工作的其他卫理公会的信徒——G. L. 海格曼博士,玛格丽特·劳伦斯小姐,伊丽莎白·欧汉伦夫人,C. A. 布奇先生和夫人的女儿等所写的信——埃德温·马克思)

1937 年 12 月 9 日

亲爱的福克斯:

过去的这些天我们几乎是在炼狱。礼拜天我们遭遇了第一次严重的轰炸。两艘火车站附近的英国轮船被击中。“图库”号(音译)立刻燃起了大火,实在太可怕了!一些船只进水,许多人都跳进了水里。他们的营救工作做得不错,很多人得救。我们让许多人入水把那些落水者拉上了岸,真的好感激我们待在这么一家温暖的医院里,而且有大量的热水可供使用。那些可怜的人们被吓个半死,身体抖得跟什么似的。我们收进了由轰炸造成的和其他地方送来的 70 名伤员。等到飞机一走,许多人跑出去,把伤员运进来。我永远永远再也不想看到这样的场景了。可怜的人们被炸得肢体残缺不全,可能他们被活活炸死都比现在的感觉要好很多。我们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和全体医务人员一起总共做了 30 台手术。这座城市陷入极大的恐慌之中,许多人都试图离开这里。“大通”(音)号轮船的首席工程师在甲板上被榴霰弹打中胳膊和手掌。他到医院来拍了张 X 片,在两处伤口均发现了榴霰弹片;但这里有许多伤势更严重的病人,因此不得不推迟给他做手术,让他返回船上去。他的妻子也受了轻伤。英国炮舰的船长受了轻微的皮肉之伤。

我们大部分的医生和护士已经于礼拜天离开了这里,因此我们中的极少数人来做这儿的全部工作。礼拜天晚上我们彻夜未眠,原本我们希望能在周一完成所有的手术。没有任何警报,飞机于上午 10:00 左右来到芜湖的上空,炸弹如暴雨一样倾泻而下!大约两个半小时我们经历了

一次又一次的轰炸。它们不断在我们的头顶飞舞,让人觉得我们见上帝的时候是否到了。老百姓认为日军把我们这里当作了地标,似乎是从我们的上头起飞的。轰炸如雷鸣般震天动地,我们全都被吓坏了。加上晚间日军的掠夺,星期二我们再一次遭遇了这样梦魇般的日子。炸弹引发了数起可怕的大火,足足燃烧了好几个小时。昨晚我们遇上了六处火情,火势巨大,以致汽油箱和弹药库被炸毁。一连好几天晚上我们都听到射击声。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大火,有一处足足燃烧了 24 小时。马路、陡门巷、洋码头和二街那边燃起了大火,火势很猛。河南(译者注:青弋江之南)那边还没有消息,但沿江桥(音)被彻底摧毁。中国商人们的货仓也被炸毁。火势仍在继续,眼望着我们的城市到处燃烧起熊熊大火,我的心都要碎了。

星期一我们仅收治了由轰炸造成的 30 名伤者。绝大多数人都已经在轰炸中死去,有人几乎感到庆幸,他们这些人可以从这场灾难中解脱出来。没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在轰炸中丧生。整个晚上我们都听到成群结队的人们渡过长江,通过陆路四处逃散的声音。玛格丽特·劳伦斯在我的房间里有一张床,真高兴这个时候有她相伴。昨天晚上当我们听到一声可怕的爆炸后,我刚打开窗户就对她说:“哦,玛格丽特,又出现一处可怕的大火。”我以为是轰炸,但后来了解到是汽油燃烧引起的爆炸。我赶紧穿上衣服,四处走去去安慰那些护士和病人,让他们安心。我不知道自己该怎样做,在这个晚上剩下的时间里,伴随着各种喧嚣和激动的声音,我接着睡了。我只是感到疲乏。

沃特森先生刚刚来过,说有一艘“太古”(音)号船将开往汉口,所以来不及读这封信了,得赶紧把它寄出去。我还不错,正在艰难地前行。主一定会给予我们力量去度过这一天又一天的光阴。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一天的过去,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弗朗西斯

此外凯米·格雷小姐的信中记述了有关在芜湖的时候我们一些同事们的故事,这封信写于 11 月 29 日,下面是信中的部分章节:

“昨天我从南京回来,发现所有的中国同事都即将暂时地离开芜湖,

他们已经把我的名字列入要走的名单之中。决定要去的地方叫：无为州。他们租了一艘供住家用的船来装载全体要走的人员。我们一行共30—40人，其中包括孩子们和所有隶属于卫理公会的同事们。我们所有人都期盼着能够很快回来。但如果这里的战斗时间继续拉长，那么我们会在无为待更长的时间，并在那儿做我们的医务工作。我们计划在那里定期会面并且帮助恢复那儿的教堂工作。”

“这封信是在非常匆忙之中写成，他们正叫我过来，因为船在等着我们，同时我会支撑下去。假如你有空的话，请写信给我，地址是：无为州，安徽，经芜湖，由基督教堂转交。”

合肥

过去的一周我收到了一封由特加登小姐和威尔金森小姐共同完成的信以及一封布奇先生写来的信，这两封信都是由中国国内的传教士通过陆路途经合肥时把信件带到了汉口。特加登小姐和威尔金森小姐请求我替她们拍发一份海底电报给您，并让她们的朋友们确信，她们到目前为止安然无恙同时向您致以圣诞节的问候。布奇先生的信写于12月6日，下面是信的内容：

“我们仍旧滞留在合肥。女士们决定今天或明天离开这里但目前我还待在这儿。离开的人中没有学员（学生护士—E. M.）。待在城市里，一旦有危险，我们将去农村。医院和学校这两处场所，作为基督教徒和赞助者集中的中心，被用来作为最后可以求助的地方。我不能确信这封信是否可以发得出去但我会尽力而为。”

C. I. M. 夫人把上面的这封信交给了我，她已乘火车到裕溪口，它是这条铁路的终点站，就在长江边上，离芜湖下游10英里的地方，她们一行人将在那儿登上一艘美国的炮舰去汉口。当她们抵达芜湖时，城内充斥着掠夺和蔓延着大火的局面还在持续，因此她们根本无法靠岸。她说，美国“关岛”号炮舰上的指挥官抵达岸上，敦促岸上的传教士们和他一起离开芜湖，但他们谢绝了他的好意。她们乘坐的那辆火车由合肥出发一路行驶，18个小时以后铁路遭遇到轰炸和拦阻，那条铁路线上再也

没有其他火车行进了。她诉说道,隶属于安徽省的长江以北的整个乡下,到处都是强盗和土匪。许多来自这里或那里的传教士都已被迫疏散,这是因为由这些土匪引起的危险局面比战争的直接对抗所造成的任何即将来临的威胁更加凶险。这就是整个农村里非常普遍的生存状况。

牯岭

下面的信件内容是由麦克伦夫人寄来的(12月7日)——

大家确信敌人会顺江而上,所以有大批人员从牯岭撤离出去,两所较大的中国学校已经关闭,它们沿江而上要搬到更内陆的地方去。虽然有一些学生离开,但是从南昌撤离出来的两所教会学校仍在上课。所有在牯岭避难的中国官员们的家庭已经匆匆离开了这里。一些外国人的家庭也已离去。牯岭美国学校的全体工作人员已获得校长的同意允许离开这里,但是他们所有人都选择留下来。学校里超过半数的学生们的母亲都待在牯岭而大部分孩子的父亲们依旧在各自的岗位上。目前交通和天气的状况是这样的不确定,当政府处于交接期的时候,选择留在牯岭看来要比加入到转移行列中去的人所遭遇的风险更小。学校方面充分意识到可能存在的危险并且正在采取一些预防性的措施。同时孩子们都沉浸在正常的校园生活中,根本没有时间来考虑战争的问题。偶尔星期天晚上做礼拜时,一句祈祷的话语出自一二年级学生的口中揭示了他们对时局的关切。上个星期天一位少年求主保佑,圣父和圣母今晚福佑南昌。

柏睿德夫人已经病了一个多星期,病情很重。已经把她从校医务室转到社区医院,同时给在金陵大学工作的柏睿德博士打了电话。等到他赶来时,乔伊斯的病情立刻好转了。医院里的中方主管撤离时,强烈要求柏睿德博士作为医院的工作人员留在牯岭。因为如果其他的中国医生也离开的话,医院就只能关门了。

学校里有一些人患了德国麻疹,病情都较轻。有关战争方面的新闻报道受到了阻碍,但这儿的天气非常好,我们真的好感激每天能在和平安宁中度过。

南希·福莱正在填补着一份真正的需要，出任院方的总护士长。她在南通时的一些中国护士们已过来和她一起共事。

南通

上个星期以来，仅仅只有关于南通车站方面的消息出现在孙宝华（音译）小姐简短的信中，她是顺英（音译）女子学校的校长。她的信是从江苏淮安福和（音译）女子学校写来的，写于 12 月 2 日——

布奇先生和夫人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商定要开一所学校，地点位于南通的公共事业服务大楼内，但局势变化得如此飞快，我不能够冒这样的风险去开办一所学校。因此我们的计划就只能中途夭折了。几乎所有的人都搬到乡下去了。周先生（周晓成牧师）（音）和简先生（思林）（音）他们两个于 11 月 20 日早上离开了南通，我们 3 人也于当天下午离开南通，这里面包括从上海基督教医院里回来的两名护士。他们打算去合肥。其中一人在泰州等了 3 天的船，返回如皋去了，而另一个和她的一个亲戚结伴而行。我在路上花了 10 天，昨天下午到家。我情不自禁地会想起我的学校，我的同事们和我的学生们，因为我非常想念他们。我期盼着主能让我们重新返回南通。有时间请给我写信。

汉口

凯瑟琳·舒茨小姐出任一所语言学校的教务主任并兼任登记员，在这里给外国学生们教授汉语，共招收了约 30 名学生，她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同时她还在一所教会学校上课，每天上一堂课，给中国学生们教授英文。她的朋友圈非常广泛。

马克思夫人正忙于设法帮牯岭的朋友们到商店去购物，同时也为来这里做各种各样生意的临时过客们当私人观光导游。利用这两段时间的空隙时间，她还要为红十字会做饭。

这座城市几个星期以来还没有受到空袭的严重威胁，但是危机逐渐来临的迹象正一天天的越来越明显。中国国民政府的大部分机构和各

国驻华使馆都临时性的搬到了这里。这座城市里挤满了来自各地的难民。这个城市不久的将来,正日益成为敌人攻击的目标;而且在目前的条件下,城市的防卫问题也已经促使中国政府和外国政府警告并敦促他们的国民尽可能快速地离开此地,到其他地方避难去。

结论 当圣诞节以及伴随节日而来的假期渐渐临近时,想到在过去的岁月里那些记忆中圣洁的友谊,以及想到当前的时局和基督教精神所颂扬的理念之间形成的巨大差异,我们不禁百感交集。因为各种原因,我们很多人都无法把自己的音信和圣诞祝福寄给世界各地的朋友们。然而我们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了解:在一年中最温馨的时刻里我们一直在想着他们,想着他们的友情,想着他们充满善意的同情,想着他们美好的意愿以及他们的祝福,所有这一切在当前悲惨的局势之下,对我们而言显得尤为宝贵。我们依旧信主,纪念他在这个月诞生的日子并且立誓要以全新的忠诚,全身心地把主的意愿带给全世界所有的人们。

你的忠实的,

埃德温·马克思

(彭 敏 龚洪烈 译)

126. 威尔金森致马克思

合肥,安徽,

1938 年 2 月 15 日

马克思先生:

对于您或者是南京的人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经历的了。在芜湖的局势出现短暂的平息时,我们派遣了一个信使去那里取回一些信件。否则我们几乎收不到任何邮件。

医院开始正常运转了,只能发挥一半不到的功效。护士培训学校已经关闭。一名医生也去“度假”了。

上个星期我们的主要大街遭遇了三次严重的轰炸。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当然主要是平民。我们的人都安然无恙。

看来战争只在我们的周边巡游并且已转移去了北方。这里上个星期有几天局势紧张。

圣诞节来临之前,一则奇怪的广播报道说,看来合肥已经落入敌人手中,而实际上这儿的局势非常平静。在上一次报道我们的城市沦陷之后,李春建(音)将军突然现身并且枪毙了 4 名叛徒——这些人都身居高位。利瑞尔、汉娜·斯道克思和我正好在处决现场。

.....

每个人都还不错而且供应还在维持着,虽然定量有点低。一头健壮的奶牛使家庭自制黄油成为可能。

一部分时间里我们很乐意在这儿为人们提供一些帮助,而剩下的时间我们则感到自己像傻子一样继续留在这里。当然我们也可以跑,正像那些最顽固者做的那样,我几乎替自己在做最坏的打算。

请代我问候那里的朋友们。

你最忠实的,

威诺娜·威尔金森

(龚洪烈 译)

127. 麦克伦致保罗

中国教会

南京,鼓楼

1938年2月12日

亲爱的保罗先生:

我们正在把国际委员会里的10个人(中国人)安排在我们的南门传教区里。这是委员会首次搬离安全区。谁也不知道下一步时局如何发展,但南门传教区内肯定会有一些行动再出现。

我不愿意把情感浪费在同情那些驻南京的外国人身上。我们经受了战火的洗礼,虽然惨烈程度比不上那些寻求人身安全的难民们。我们也有一些不愉快和令人苦恼的经历,而且极其厌倦那些光天化日之下的野蛮行径。但是除此而外,我们依然还活着。我们不再去寻找那些瘦削且憔悴的脸庞以及那些破碎的心灵。我们活得不错而且精神饱满,仅仅在寻找可以提供服务的新的途径,并且设法瞒住那些认为我们是反日、并试图在每一个关口都阻挡住我们的人。和我们住上一些天数,你们两个会过得很愉快。

你最忠实的,

詹姆斯·H. 麦克伦

(龚洪烈 译)

128. 南京周边西方人士信件一组

社论,出自“中国新闻”,南京每日报道版,1937 年 11 月 3 日

一群乐善好施者

有消息报道在南京的许多西方传教士已经肩负起中国首都的战争救济工作,这一现实对于全南京的异教徒们来讲,简直是一则最令人满意和最受欢迎的消息。这些来到中国的西方基督教徒们所树立的榜样,其实是对上帝旨意的回应,而上帝旨意本身就是人们最乐意听闻到的来自于上帝的讯息。对于目前身处危机之中的中国来讲,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更需要听到来自上帝的讯息,同时对于福音传道师们来讲,也没有任何机会比现在这个时候布道更具有说服力。对于身处和平年代野蛮而又无知的中国人来说,圣经听上去简直就是“邪恶”;但是在这万分危险的时刻,西方传教士们待在中国老百姓中间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承受他们的苦难,疗治他们身体和心灵的创伤,当这些人传教布道时,圣经的经文对中国老百姓而言不啻于一首美妙动听的音乐。因此博爱,公正,正直——这些基督教所崇尚的理念可以更深入的走进全体中国人的内心深处,而这些人之前是从未接受过任何福音传播和布道的。

(“中国新闻”是一份用英文出版的报纸,为中国人所拥有并且编辑。——埃德温·马克思)

来自于《纽约时报》的消息,1938 年 3 月 20 日,礼拜天

5 名美国人逃离中国战区

身处重重危险之中的女士们长途跋涉 400 英里,从合肥来到汉口安全区
牧师仍坚守岗位

难民们报告安徽东部正在做大的防御准备,人们爱国热情高涨

无线电发往《纽约时报》

汉口,中国,3月19日——5名美国女传教士经过400英里险象环生的旅程,星期三终于从合肥,一座芜湖以西70英里的安徽小城,来到了这里。在这段行程中,她们部分依靠徒步行走,部分依靠黄包车,还部分依靠了中国军队的卡车,同时在路上她们还遭遇了多次惊心动魄的时刻,有很多时候都命悬一线。

自从南京和芜湖沦陷以来,合肥也成为日本军队在安徽东部进攻的主要目标。在这些传教士们逃离合肥之前的好几个星期里,这座城市每天都受到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许多地方都被夷为灰烬,数百名士兵和平民丧生。

美国基督会医院和4名传教士联合起来,多次在轰炸中死里逃生。日益增长的危险迫使她们离开了这座快要成为荒漠的城市,和大批安徽东部背井离乡的中国难民们一起向西部逃难。

她们是来自康涅狄格州丹伯里市的利瑞尔·特加登小姐,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的威诺娜·威尔金森小姐,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市的格蕾丝·杨小姐和密歇根州底特律市的C. A. 布奇夫人,她们全部隶属于基督会,以及来自康涅狄格州布里斯托尔市的汉娜·斯道克思小姐,她隶属于基督降临传道会,在巢县有自己的传教点,但不久前她和其他4位传教士在合肥会合。

在日本飞机下隐藏

这一行人于2月15日坐着黄包车出发,4天以后到达位于西南方向的安庆,距合肥100英里之外。在路上,一般情况下,她们都是跟在车辆旁边一起走,而当那些准备袭击安徽省中心城市的日本飞机飞临到她们的上头时,她们会自我保护性地跳进沟渠里和隐藏在小丘似的坟墓中间。

在安庆,杨森将军命令川军的一支特遣部队带上这群女士,允许她们登上一辆军用卡车经六安去汉口。同时坐在车上的还有25名士兵和

平民以及大包的行李和补给品。

3个星期之后卡车到达这儿。这期间的许多天里她们被暴雨挡在了路上。行驶在那些几乎不可能通行的公路上，卡车曾多次熄火。

那些天里她们只能住在破庙里或者是乡下的小旅店中，睡在光秃秃的地面上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冰冷刺骨的夜晚。由于战争和严重的经济衰退造成局势动荡不安，使得大批土匪横行于安徽中部，这一点让这些走在路上的女士们一直感到恐惧不安。

留在合肥的男人们，C. A. 布奇神父，布奇夫人的丈夫，和医院的一些中国同仁们留了下来，他们打算守候在合肥去经历日军预料之中的进攻，即使这座城市遭遇沦陷，他们仍旧会留下来。

女士们汇报说，数以万计的难民们潮水般的跨越安徽向西部涌来。她们说，她们注意到每个地方的人们都普遍地表现出一股坚定的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这一点令她们感到十分惊异。她们经常遇上成群结队的学生，男孩子们和女孩子们都有，正在向前方开拔，他们表现出幸福快乐的样子并随时准备付出任何牺牲。

彬彬有礼的中国军队

她们发现士兵们纪律严明而且很欣赏他们对抗战必胜保持着充分的信心，这一点在当时的中国很少见。这支军队和他们的长官总是很乐于为她们这群美国人提供帮助，并且对她们彬彬有礼。

在安徽东部天罗地网似地挖了大量的战壕和坦克的陷阱。合肥整条的铁路已经被炸得七零八落，而且挖了很大的壕沟越过铁路的路基。

特加登小姐、杨小姐和斯道克思小姐返回美国。其他人留在汉口继续做教堂方面的工作。

斯道克思小姐曾为J. 豪尔·帕克斯顿提供过援助，他是南京美国驻华使馆的二等秘书。去年12月因美国炮舰“巴纳”号在长江上遭遇日本飞机的轰炸，他出去寻找“巴纳”号舰上的幸存者，无意中迈进了斯道克思小姐在巢县的家中。

刚刚收到了由马克思先生发来的电报，电文如下：

上海 3 月 23 日

印第安纳波利斯市 印第安纳州

马克思

地址 教会大楼

电报

信徒们 威尔金森 特加登 杨 布奇夫人

汉口

1938 年 3 月 23 日

亲爱的中国教友们：

我们最近刚刚收到了由差会秘书埃德温·马克思先生和我们的传教士们自己寄来的一些信函，我们节选出一部分寄给你们，以便你们能知道我们的最新消息。

结束之际，你们会注意到一份复印件，它来自 3 月 20 日纽约时报的一则消息，报道有关合肥的传教士们艰难的逃难历程。

你们最忠实的，

国外部

美国传教士协会

1938 年 3 月 3 日

亲爱的保罗先生：

大家已经说服费吴生先生到美国去走一趟，把中国这里的局势跟在那儿特定圈子里的人们通告一下。他隶属于南京基督教青年会。他乘坐同一架次的飞机，我期待着他能带上这封信。他是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主席^①。一些天以前，他亲眼目睹和经历日军攻占南京时的情况。他会给人们带来一个既惊心动魄又引人入胜的故事。他会用一种平铺直叙的方式来讲述这个故事，但其实更令人心悦诚服。他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做秘书已经有好些年头，而他在南京同样的位置上干了也有三四

① 此处不确。

个年头。他有一个兄弟罗伯特·费奇博士,和一个姐妹的丈夫 A. R. 开普勒,在中国汉口的基督教堂做秘书。

我星期五离开这里,4号搭载 P&O 公司的“奈尔德拉”号客轮。诺拉和我一起走。

致以最诚挚的问候,永远,

埃德温·马克思

1938年2月7日

合肥,安徽

埃德温·马克思,先生

上海

亲爱的马克思先生:

南门传教区里的传教士现在减少到只剩下黄绍志(音)一家和一位谢(音)老师。卢瑟·邵(音)、鲍文年(音)以及他们的家人现在在汉口。传来了有关凯米在无为州的消息:她和49名传教士及一些基督教徒从芜湖逃了出来,其中包括谢绍晨(音)一家、曹伟龙(音)一家以及李厚福(音)女儿和女婿。他们在无为没有遇上什么麻烦。但包括凯米在内都很缺钱。一旦我们东面的局势有所缓和,我将尽可能地为他们弄点钱来。同时看来有这么一种可能:合肥可以逃避遭遇沦陷。

现在广西军有超过10万士兵驻守在这一地区,而且看来高级军官们认为他们可以守住这个防线,并且可以阻止日军从京国线(音)向西推进。我们打算在这里坚持下去,假如我们现在离开,那么一切都会失去。而我们继续留下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希望藉此可以拯救留在这里数以百计的基督徒们和传教士们。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不能再向前逃了,而且也没有地方可去。我努力地劝说女士们以及和我们在一起的汉娜·斯道克思不要经由汉口或安庆到其他地方去,但最终她们还是没有听从我的建议。假如这里没有任何战斗,那么我们就可以平安地度过这场暴风雨;如果中国军队竭力坚守城池,那我们一段时间内将生活在遭遇摧毁的恐惧之中。我们有超过100人生活在农业中心有组织的营地,女孩们和另外大约一百多人则住在对面的女子学校内。我们不打算

用难民营来标榜我们的驻地。每个人都将佩戴袖章,上面标着“教徒”二字。我们尽全力来保护这里所有的人,假如有外人闯进,我们则会告诫他们,我们不一定能保护到他们的安全。万一有可能日军攻进城内并赶走我们的羊群(大约有 70 头)、猪群,和顾尔特(音)的牛群,我们也将收到大量作为赠品的大米用来糊口。我们不会试图竭力保护校内的那些建筑群,因为它们现在正部分地被军队司令部所使用。(刚刚发出第一次警报,今天第二次,我们正等待第二次警报响起之后再出门。)万一这座城市遭到日军围攻的话,我们打算用从铁路上捡来的铁轨和碎石片,努力地把避难所建得更牢靠些。

医院决定在舒城开一家药房,它位于合肥以西大约 120 里,假如战斗在这里打响,我们可以把一些妇女和儿童以及可以退休的工作人员送到那里去。程博士和他的家人,我们厨房的主管和两名护士已经离开,但其他人还坚守在这里。我们一月份的收入总计 2 400 美金,和 12 月份的大致相当。整个农历新年我们总共有 30 多名住院病人,他们都已经住了很多年头了。去年在医院里面出生的孩子比前两年的都多而且手术量也大幅度地增加。我们一直在做大量的慈善工作,同时在这个医院里救治并照顾了许多士兵,都分文未取。我们和卫生署签有协议,给士兵们治病可以获得报酬,但是当然我们现在是收不到这笔钱的。

我希望你能够给我们写信通过航空邮件寄到汉口去。信从汉口到我们这里大约需要 10 天左右。我们还有一些供应,比如:牛奶,面粉,糖和咖啡,咖啡的量正一天天地减少。(一架日本飞机单独飞临上空,丢了一些炸弹下来,但他们都掉在了空地上,没有人受伤。)

请给家中的亲人们带话:我们正在一天天地坚持下去。我们医院里还有一位患精神病的姑娘、两名孩子、一位半盲的姑娘和其他一些病人。他们都无路可去。因此即便我想走,也没有办法离开。我们认为,我们挽救了那些生命,以及在日本人一旦占领这座城市后我们有可能保护和帮助更多的人,这两点证明我们留在在这里是正确的。

对所有的朋友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C. A. 布奇

又及：这是 2 月 4 日布奇先生单独的一封信的节选。

“谢(音)先生在滁州的住宅被大火毁于一旦。巢县天主教的资产和基督降临教堂以及许多私人住宅都因日本飞机的轰炸而被摧毁。”

这里“谢先生在滁州的住宅”指的是谢玉文(音)牧师的家。他的家毗邻教堂，早些年曾经是威利格姆·润福艾·亨特(音)夫妇的住处。——埃德温·马克思

(龚洪烈 译)

129. 拉贝致南京日军司令官

(副本)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宁海路5号

1937年12月14日

南京日军司令官，
尊敬的阁下：

我们此番来函意在感谢您，很好地处理了使安全区免遭你们大炮轰击的问题。此外还想就今后如何安排在安全区内照料中国平民的事宜与您商讨。

国际委员会已经担负起的职责，如：将平民安置在安全区内的大楼里面；用储存的大米和面粉暂时性地向这些人口供应；同时负责管制安全区内的警卫人员。

我们就委员会运作的相关事宜，诚敬地向您提出如下建议，希望能得到您的准许：

1. 请派遣一名日本宪兵来守卫通往安全区的大门。
2. 允许委员会自身的警卫人员维持安全区内的治安，这些人都具有平民身份而且仅配备手枪。
3. 允许委员会在安全区内经营出售大米，同时可以使用炊事用具来做饭。
 - a. 我们在这座城市的其他地方储存了一些大米，希望派去取大米的卡车能够有自由通行的权利。
4. 允许委员会继续目前的住宿安排直至平民能够返回他们的家中。（即便到那时也会有数千名无家可归的难民们仍需要照料。）
5. 让委员会有机会就尽快恢复电话、供电、供水等基本生活所需，跟您合作。

昨天下午，当许多中国士兵被围困在这座城市北边区域里，一种无

法预料的情况正在使事态变得复杂。他们中的一些人来到我们的办公室,恳求我们以人道主义精神来挽救他们的生命。我们委员会的代表们竭力去寻找您的司令部,但顶多只找到了汉中路上的一个陆军上尉。因此我们解除了这些士兵的武装并把他们安置在安全区内的大楼里。我们恳请您仁慈地准许这些人重返宁静的平民生活中去,这一点也符合他们现在的心愿。

我们很愿意进一步把“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介绍给您,它由约翰·马吉神父(美国人)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国际红十字会已经接管前政府遗留的军队医院,它们分别坐落在外交部、铁道部和军政部。红十字会昨天解除了上述这些地方所有人员的武装,同时还会去查看这些地方的大楼以确保它们仅用于医疗救治。假如有可能的话,可以用它们来安置所有的伤员,我们建议将所有受伤的中国人安置在外交部大楼内。

只要能够照顾并关怀这座城市里的老百姓,我们将很乐意与贵方展开任何方式的合作。

极其尊敬你的,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约翰·H. D. 拉贝,主席

(彭 敏 龚洪烈 译)

130. 贝德士关于日军初进南京城的形势的笔记 (1937年12月5日,略)

131. 拉贝致福田笃泰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宁海路 5 号

1937 年 12 月 15 日

福田笃泰先生，
日本驻华使馆参赞，
南京
亲爱的先生：

对于该如何解决那些已丢弃武装的士兵们的安全问题，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感到非常困惑。从一开始，委员会就致力于这一区域不对士兵们开放，直到星期一下午，也就是 12 月 13 日，在这方面委员会都做得很成功。那个时候有数百名士兵靠近或者从北部分界线直接进入安全区并寻求我们的庇护。委员会直截了当地告诉这些士兵，它不能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但我们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放弃武装并停止对日本人做出一切抵抗，我们认为日本方面会给予他们仁慈的处理。

在那个慌乱而又仓促的夜晚，委员会无法将放弃武装的士兵们从平民当中分离开来。部分原因是因为士兵们把穿在身上的军服都丢弃了。

委员会充分认识到被辨认出来的士兵是合法的俘虏。但如何处理这些放下武器的士兵，委员会希望日军采取的每一步措施都应该避免把平民卷入其中。委员会进一步希望日军应根据处理俘虏问题之相关国际公法以及人道主义职责，仁慈地对待这些前士兵。假如有可能的话，他们也许可以被当作不错的劳动力来使用，而且很乐意返回到平民生活中去。

极其尊敬你的，

约翰·H. D. 拉贝，主席

（彭 敏 龚洪烈 译）

132. 伍德致艾尔文

这封信由约翰·W. 伍德博士写给波士顿的艾尔文·U. 汤森先生。伍德博士担任美国主教派教会国内外传教士协会秘书。

“我认为所有目前在中国的传教士所持的立场是神圣而光荣的，他们可以配得上被封为所有时代中圣徒这一称号。他们所做的一切对于所有从事基督教事业人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祈 祷

作者：艾尔文·U. 汤森

遥望位于亚洲大陆上，你们遥远的城市
崇山峻岭和无垠的大海将我们分隔开来，
而我们依然执著于当初从家乡出来时那份坚定的信念
听，那如河水般川流不息的祈祷是对我们的——
亲爱的难民们，永不止息的祝福！

来自陆地，海面和空中的打击如雨点般倾泻直下，
他们对你们无情的毁灭和蹂躏甚至超越了当年——
成吉思汗的滔天罪行
仁慈的主，您的臂膀庇佑着难民们躲避这枪林弹雨
他们日本人却轻蔑地置之不理，——
主的力量非人类可及！

他们发泄出的残暴甚至超越台风席卷时的毁灭，
长时间地密谋，凶残地实施，只是为了——
带着嫉妒的仇恨向你们发起这场罪恶的攻击，
来吧，到这里来躲避，

要知道他们内心的恐惧和我们的镇定，
万能的主，主宰着每一个民族的命运

妄图诱骗人进入这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在这块用深爱营造起的区域，
留在这饱受摧残的南京——
是每一个传教士，他的职责所在；
在这片夹杂着毁灭，死亡和淫荡的废墟上，
来自人类贪婪和凶残的本性染黑了——
头顶那片蔚蓝的天空。

越过很久以前，那些令人倦乏的岁月
天使们曾用嘹亮的歌喉称颂起——
上帝带来的安宁，
在灾难降临的那一刻，仁慈的主啊，
和您那些在中国的可敬的福音传播者们，
求你们保佑我们的孩子免受战争的侵袭！

这是一封由汤森先生于 1937 年 12 月 13 日写来的信：

如果说一个人的思想在哪儿，他的人就在哪儿；如果一个人所珍视的情感在哪儿，他的心就在哪儿，最近这几个星期，尤其是上一周那些惨绝人寰的全部日子里，我其实算是一直呆在中国。

我正在把这封信的副本寄给在南京的你，欧内斯特，我的确不知道你是否会收到它。你和约翰·马吉以及其他的 14 位美国人要去南京，并致力于要在这座城市的中心地带建立一个安全区，的确，我同样也不知道你们能否收到这封信。其实这是一封早该到的信。报纸上都是你们这一小批美国人英勇事迹的报道，尤其是在《纽约时报》和《纽约太阳报》上。我知道无数的祈祷会从四面八方向你们涌来。国务院一直对我们格外关照，总是及时地把最新消息传递给我们。上一周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呆在华盛顿并且每天和国务院下属的远东司保持经常性地联

系。星期五中午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一直在那儿等待局势的最新消息……

昨晚的无线电报,无线电广播和今天清晨的报纸都报道了,这次蓄意的轰炸和在南京上游几英里外的地方美利坚“巴纳”号炮舰沉没的消息。在远东司里,负责协助我们所有事务的迈耶斯先生走过来,在一张宽大的南京地图前指给我看,美国驻华使馆的大楼在哪里;以及你,欧内斯特和你们一小群美国人的位置在哪里。

……那时我把下面一小段话加到一张通函里,(已把这份通函寄回了家。)在新约希伯来书的第六章,对圣徒的点名,让我们加上另一节文字:

凭着坚定的信念,约翰·马吉和欧内斯特·福斯特以及这个英雄小队中其他14名美国人仍留在南京城内,照顾并帮助着数以千计孤弱无助的中国平民;他们蔑视现代战争血腥厮杀所带来的恐惧;面对随时会给他们带来生命危险的日本军队,这支军队采用机械化武装,势不可挡。这些美国人视死如归,他们承受着这一切,是因为他们能感受到上帝无所不在。

一封由汤森先生于1937年12月20日写来的信:

……我不知道寄给你的信是否会毫无删节地让你收到,能够和你谈一谈有关恐怖这方面的话题简直是太好了。你和约翰·马吉以及其他14名品质崇高的美国人凭着英雄般大无畏的精神从事了这项工作,这样的机会落在许多人的头上,但只有少部分人参与了进来。纽约和波士顿的报纸都长篇报道了你们的英勇事迹。

12月11日星期六下午,国务院给我发来一份电报,电文称直到10日星期五午夜时分,你,欧内斯特仍处于安全状态。可是一直等到12月15日深夜国务院才再一次发来电报,称你依然是平安的。两份电文时隔四天简直让人揪心到了极点。星期天晚些时候传来了“巴纳”号遭遇轰炸的消息,同时这个消息为下一步将要发生的事情做了一个可怕的预示。整个星期一,除了祈祷和期盼之外,我什么事也干不了。在那4天的时间里,我才真正体会到“一刻不停地祈祷”这一真实含义。星期二早

上通过我们在华盛顿的办公室,我给国务院打了电话,询问是否可以通过日本军队来查实一下你们的下落,但他们答复说,不可能这样做。同时我还发了一封最恳切的航空邮件,作为对这封邮件的答复,12月15日深夜消息传来:你,欧内斯特平安无恙。星期三,国务院下属一个负责电文抄写办公室的午报上发表了一份声明,而正是这份声明预示了那个确切的消息,即,所有在南京的美国人一切平安。我立即给这个负责电文誊抄的办公室打电话,了解消息的来源,并且告诉他们,我们对此特别感兴趣。于是他们指使一位记者迅速地到我这儿来,拿出一份有关你,欧内斯特情况的声明。这份共有3页内容的手抄本,写于12月16日星期四……

星期一,也就是12月13日,对于我来说,几乎是在完全绝望中度过的一天,星期二直到下午三点和前一天相比没有多大区别。而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你,欧内斯特仍旧平安无恙,这种感觉一直伴随着我度过了一整天,并且一直持续到第二天的晚上,甚至直到我收到有关你一切平安的消息。我只是纳闷为什么会这样。也许这消息本身就经历了千难万险,把远在南京的你的近况带给在这里的我;或许是仁慈的主,他亲自引导,把你平安无恙的消息带给了我……

在纽约的报纸上和负责电文誊抄的办公室出现了由当时身处南京的两位记者写来的一些特别的文章,在这之后他们去了上海,并且正在告诉全世界那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两位记者一个是斯提尔先生,另一位是提尔曼·杜丁先生。后者告诉人们安全区委员会的构成,并且指出救治战争受伤人员的委员会是由约翰·马吉来领导的。我们的感觉是你一定是和约翰·马吉一起在这个委员会共事。斯提尔先生在他的一篇报道中阐述,这群美国人所从事的工作其实是他们非凡勇气的集中体现,同时负起这样一种责任,即拯救数以千计的中国老百姓的生命……

《波士顿环球时报》社论:

“这件事发生在南京。当遭遇日军攻城时,有一小批外国人,绝大多数是美国人,留在了城内,他们组织起一个安全区委员会。目的是:希望创立一个非军事化区域,在这个区域里,非战斗人员能够合理地聚集到

一起以避免作战双方的侵袭……这个委员会的全体人员看上去就像是学院里的教师团体和教会中的理事会；他们都是由一些教授和教区牧师构成。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组合。当这个地方的文明遭遇毁灭性的破坏时，正是这一群举止优雅且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从事着这份人道主义的救济事业。”

一封汤森先生于1937年12月23日写来的信：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有一小群美国人，当南京遭遇日军疯狂进攻时，他们毅然留下来且共同经历了那些可怕的日子。他们大约有16—18人。当战斗还未在这座城市打响之前，根据国务院公布的一份名单，日复一日一些消息终于被舆论所获取。这座城市被占领之后，两名新闻记者斯提尔先生和杜丁先生对那些天来那里所发生的重要事件进行了报道。他们的报道对全美国，我确信，甚至是全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下面是惠特尼·黑尔神父于1937年12月26日布道时说的一番话，他是波士顿基督降临教堂首席神父。

……这些天来一种强烈的信念让我们意识到：主与我们同在（黑尔先生的布道出现在课本：以马利，主与我们同在）我们都了解母亲对于将要出生的孩子所要遭受的苦难；而在当今的中国，作为一位母亲所要遭遇到的苦难也许甚至超越了全世界人民的想象……

一封汤森先生于1937年12月27日写来的信：

……我看到在解决“巴纳”号事件的问题上，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能够做到的仅仅是要求道歉和赔偿，等等。并且日本方面承诺今后将会尊重我们国家的财产和权利，以借机表明美国是日本的友邦。事实上，我不相信任何美国人包括总统在内、不会去留意日本人在中国所干的那些令人深恶痛绝的卑劣勾当。假如我是政府首脑，在处理“巴纳”号事件上，我会用最强烈的语气来发表声明……

（彭 敏 龚洪烈 译）

133. 日军士兵在安全区施暴案例^①

案例-1-

12月14日,中国88师的一位年轻士兵来到这里寻求医疗救治。他的左手手臂被子弹击中,伤势严重。

案例-2-

12月16日,中国18师的一位士兵来到这里。他本来一行有3人,在向日军投降并缴械之后,日军却决定处死他们。他的两名同伴已被处死,他头部受轻伤,靠装死躲过一劫。

案例-3-

12月16日,中国41师的一位士兵来到这里寻求救助。他10天前肩膀受了伤,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得到医疗救护。

案例-4-

12月17日,一位隶属于通信部门的中国士兵来到这里,他的左手臂膀12月13日被子弹击中。

案例-5-

12月18日,一位受伤的中国士兵被人带到了这里,他告诉了我们下面的这个故事:他是南京教导总队的一名士兵。12月13日他和其他8名士兵向日军投降,他们被当作囚犯,关了三天没有给任何食物和水。然后把他们和其他抓来的士兵以及一些平民,大约总共200人,一起带到南京城外紫金山附近的一个地方,让他们列队排成长长的三行,之后日军开始用机枪来处决他们。这个士兵就装作被机枪射中的样子倒下去,在机枪停止射击时装死。接着日本人又向所有的尸体上喷洒一些酸性化学物质,尔后开始焚烧尸体。有一些酸性物质喷到了这名士兵的腿上。日军实施这桩暴行的时候已是当天的傍晚时分,当把这一切干完

^① 此处汇集的日军暴行案例曾收在本史料集第12册中,当时系从日文转译,此处照英文重译。标题与前译不同。

时,天已经全黑了。在夜色的掩护下,这名士兵慢慢地爬出了那块尸横遍野的地方,来到我们这里。在我们记载下这段文字的时候,他的伤口还没有愈合。这种酸性物质令他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并且使伤口很难痊愈。

案例-6-

12月19日,87师的一名士兵来到这里,他的身上两处伤口。

案例-7-

12月23日,一名身上两处负伤的年轻士兵来到这里寻求救治,他的一处伤口伤势严重(颅骨骨折)。他告诉了我们下面的故事:他是87师一位上尉的勤务兵。在12月13日的战斗中,他发现自己单独地被隔绝在一块无人的地方,靠近太平门附近。突然他遭遇到日本士兵,他向他们投降,他的随身文件也被日军没收。随后一名日军数次用剑刺他的头部和颈部。他毫无知觉地倒了下去,恢复知觉后他发现自己孤身一人还能够行走,经过了十天的隐蔽,他晚上步行来到了这里。

案例-8-

12月24日,广州部队106师的一名士兵来到这里,他的颈部和肩膀被子弹击中。

案例-9-

12月16日,一位中国农民过来询问我们是否能跟他到他的村子里去一趟,大约离这里5公里左右。我们在他的带领下来到那儿,发现一个年轻的农民,他的头几乎要被砍了下来。我们对患者采取了急救,并把他带到这儿以便我们能对他进行照料和护理。他的家里人跟我们讲了这个故事:12月13日,他和留下来的家人一起来到我们的难民营寻求庇护。两天后他和其他的男人一道返回村子里去取一些大米,在那儿遇上了正在搜寻中国士兵的日本兵。他们说这个年轻的农民就是当兵的,因此他应该去死。所以他们拔出剑试图把他的脑袋砍下来,可是他又高又厚的衣领替他减弱了那把剑的锋利,日本人扔下了他,让他自己慢慢死掉。这个年轻的农民1938年1月1日死了。

案例-10-

1月2日,一位46岁的中国妇女被他的丈夫带到了这里。他给我们

讲了这个故事：他和他的妻子共有两个儿子，一个 16 岁，另一个 11 岁。他们的家在京杭公路边的一个村子里。12 月 10 日日本兵把她的丈夫和大儿子当作囚犯抓去，替日本人做苦力。她带着小儿子呆在家里。12 月 12 日晚上，4 个喝得醉醺醺的日本兵来到她家里索要年轻的姑娘。在一无所获之后勃然大怒，枪杀了她的小儿子，同时还对她开了枪。一颗子弹打中她左膝盖上，并且把腿骨打断。接着日本兵在她的家里放了一把火，她设法从大火中逃出来，在一处空场呆了好些天，始终无法动弹，直到她的丈夫返回到家中。那时她的大儿子没能回来，已下落不明。她的丈夫也帮不了她多少，因为根本找不到地方对她进行医疗救护。大约新年左右，他们才听说这里可以让她得到救助，因此她的丈夫在其他一些农民的帮助下将她抬到了这里，但伤口感染得太深，我们对她实在是无能为力。这名妇女 1 月 19 日死了。

案例- 11 -

1 月 3 日，3 名中国士兵来到这里，其中两名来自 87 师，一名来自 58 师，他们当中有两个人负伤。他们给我们讲了这个故事：12 月 15 日他们被日军俘获，日本人将他们和其他数百名囚犯带到南京下关的长江堤岸上，令他们排成直线用机枪处决他们。这三个人躲过了子弹，倒下去装死。第二天晚上他们爬出了那块地方并且找到一个防空洞藏了起来。在那里他们一直呆到 1 月 1 日。他们搜寻食物时发现了一些手榴弹，他们把这些手榴弹保存了起来。元旦那天 3 名日本士兵走进他们的防空洞，被困在了里面。他们向日本兵投掷了手榴弹，炸死了 2 名。然后他们从洞内逃了出来，最终来到了这里。

案例- 12 -

1 月 7 日，两名中国农民来此寻求救治，是一对父子俩。他们的头上有许多刀伤，是被尖刀戳的。他们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他们一直呆在我们的难民营里，天黑之前他们返回到村子里去取一点食物，遇上了中国土匪。这些土匪想夺取他们的食物，他们试图保护这些食物，土匪们用刀把他们砍伤。

（原文没有案例- 13 -和案例- 14 -，译者按）

案例-15-

1月10日,一位年老的农民来到这里。他的肩膀和右手被子弹击中。他说,就在当天清晨,许多日本士兵来到他们村子里,索要猪和鸡。他告诉这些日本兵,他们没有留下什么东西。然后一名士兵在他身后开了火,把他打伤,同时打死了站在他身后的另一个农民。

案例-16-

1月10日,一位年轻的中国妇女来到这里。她说,她正在自家屋后干活,听到有人喊“日本人来了”。所以她赶紧跑着去躲起来。一名日本兵一定是看到了她,才向她开了火,一颗子弹打中了她的手。

案例-17-

1月14日,一名年老的农民来此寻求救助。他跟我们叙述了这个故事:当天清晨一些日本士兵来到他的家里,向他索要姑娘。他们向他提供了烟酒,日本士兵拿走了,但是姑娘他实在无法帮他们办到,因为他家里没有。可是日本士兵坚持让他帮他们搞到姑娘,他跪下来再一次告诉他们,他无法办到。为此他们那些日本士兵开始向他开枪射击,两枚子弹打中了他。一道伤口在肺部,一道伤口在他的生殖器上。

案例-18-

1月14日,一名5—6岁的男孩被带到这里,他的父亲诉说了这个故事:他们都呆在家里,日本士兵闯进了他们的村庄,到处抢劫食物。因为他们无法抓到小鸡,他们索性就向鸡群丢手榴弹来炸死小鸡。其中有一枚手榴弹在这个男孩的身边爆炸,他伤势严重,全身都布满伤口,一只眼球脱落,等等。因为他的情况很不妙,多处伤口都有感染。我决定用我们的汽车将他带回南京,抵达中山门时,卫兵拒绝我入城。我乞求卫兵替我把这个孩子送到医院,同样也遭到他们的拒绝。他们命令我离开,我只能离开。可是我不想放弃,我绕到太平门,在那里我高速穿过岗哨,这一次没有受到任何阻拦。因此我来到金陵大学医院,在那儿威尔逊博士对这个孩子进行了救治。

案例-19-

1月14日,一位农民左手受伤,时间和地点和上述的孩子一样。

案例- 20 -

1月15日,一位年轻的中国农民头部受伤,来这里寻求救治。他说,12日他正走在公路上,日本士兵把他抓了起来,命令他去为他们找一些年轻的女孩,因为他没有这样去做,那些士兵将他打成重伤。

(原文没有案例- 21 -,译者按)

案例- 22 -

1月15日,一位农民家的男孩来到这里,因为他无法听到我们的讲话,所以他把这个故事写给我们看。他正穿行在一块田地上,一颗子弹击中他的左臂,站在公路上的日本士兵可能喊过他。

案例- 23 -

1月16日,一名中国农民1月12日被子弹击中左臂。

(原文没有案例- 24 -,案例- 25 -,案例- 27 -,译者按)

案例- 26 -

1月20日,一位中国商人来到这里。他说,同一天早上两名日本士兵来到他家里找女人,因为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所以他们在他的脸上好几块地方用刺刀猛砍。

案例- 28 -

1月21日,一位中国农民被带到这里,他说,1月13日他从我们的难民营出来走在回家的路上,想回去取点大米。在距离他的村子还有3英里的地方,没有任何原因,突然日本士兵开枪向他射击。一颗子弹从他的屁股打进,穿过他的整个身体,令他体内一些主要的器官均受伤,使得他无法行走。他沿着我们难民营的道路缓慢地爬行好几个日夜,终于被出来找寻他的亲戚们发现了。这时他处于一种非常令人怜悯的状态:在沿着结冰的路面爬行的时候,他脚趾、膝盖和手上的皮肤和肌肉由于磨损而剥离开来。

案例- 29 -

1月23日,一位中国农民来这里寻求救助。他告诉了我们这个故事:1月22日下午,几个日本兵来到他的家里找他要煤油,因为他根本没有,他们命令他去收集大量的木材和稻草,并且把收集来的木材和稻草堆放在他的家中,又命令他将这些木材和稻草点着火。因此他的家被大

火全部焚毁，而那几个日本士兵则站在背后大笑。离去之前他们还用刺刀向他劈脸砍来，打掉了他好几颗上门牙并且将他的脸和嘴唇打破。

案例- 30 -

1月24日，一位手部受伤的农民来到这里。一天前，一些日本兵来到他的家里索要小鸡。他举起他的双手表示他没有这些东西。为此他们用左轮手枪向他开火。

案例- 31 -

1月25日，一位年老的中国妇女来到这里。12月16日日本人的一颗子弹打中她的左臂，骨头被打断。

案例- 32 -

1月25日，1月23日几个日本水手用借来的一条船在长江上行驶，到处找年轻女子。在一户人家里他们找到一位64岁的老太太。因为在她的家里未发现任何年轻女孩，临走之前他们向她开枪射击，一颗子弹将她右腿的踝关节完全击碎。有人对她实施了急救，据说是中国海军的前水手。第二天有人将她带到了这里。

案例- 33 -

1月26日，一位64岁的中国老农民被人带到这里，12月16日日本士兵向他开枪，打中他的右腿，将他的右腿完全打断。

案例- 34 -

1月27日，一位年轻的中国农民被带到这里。他一直呆在我们的难民营。一天前他回去取些食物，正走在返回村子的路上，不知什么原因，一名日本士兵向他发动攻击，用一把剑向他砍来，造成他的头部，手臂和手以及身体的左侧均严重受伤。

(以上文献号:RG10;Box 102 Folder 862)

(彭 敏 龚洪烈 译)

十五、中日冲突中的南京 1937 年 12 月 16—20 日

134. 日本士兵在安全区内造成 无秩序状态的案例^①

(副本)

于 1937 年 12 月 16 日整理编辑

按语：这儿仅仅是一部分案例样本，它们都是在我们有空的时候非常仔细地核对过。还有许多这样的事例，已经向我们的工作人员汇报过了。

1. 6 名扫马路的工人在鼓楼他们居住的屋子里被杀死，他们都隶属于安全区卫生委员会第二分部。其中一个人 12 月 15 日被日本士兵用刺刀刺得伤势严重。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原因导致日本人要杀他们。这些人都是我们的雇员。士兵们闯进了他们的屋子。

2. 一辆装了大米的马车 12 月 15 日下午 4:00，在靠近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门口被日本士兵抢走。

3. 我们下属第二分部的一部分居民 12 月 14 日晚上被从他们的家中赶了出来，并且被抢走了所有的东西。连我们分部的主管本人也遭遇了日本士兵的两次抢掠。

^① 以下暴行案例的编排，和本史料集第 12 册之安全区文书有不同，故予以保留。

4. 12 月 15 日晚上,也就是昨晚,7 名日本士兵闯进金陵大学图书馆大楼带走了 7 名中国妇女,她们都是难民,其中三人当场遭到强奸。(这个事件的全部细节将由 M. S. 贝德士博士归档,他是金陵大学紧急状态委员会主席。)

5. 12 月 14 日晚上日本士兵闯入中国人家中,强奸妇女并且把她们带走。这样的事情,那天晚上发生了很多起。这个事件在这一地区引起了恐慌。昨天数百名妇女涌进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从而使三名美国人昨天整晚都呆在女子学院里面保护在那里的 3 000 名妇女和儿童。

6. 12 月 14 日,看来没有当官的带领,大约 30 名日本士兵搜查了金陵大学医院和护士们的宿舍。医院的员工遭到了系统性的抢劫。被抢走的物品有:6 支水笔,价值 \$ 180. 00,4 只手表,2 枚医院的徽章,2 只手电筒,2 副手套和 1 件羊毛衫。

7. 12 月 15 日,昨天公开场合下,我们大的难民营里和机构大楼内的每一个人都报告称,日本士兵曾来过并对那里的难民们进行了数次抢劫。

8. 12 月 15 日,美国驻华大使的住处被破门而入并且遭到了搜查。一些小的私人物品也被顺手牵羊地带走。

9. 12 月 15 日,日本士兵爬上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后围墙并且打碎了一扇门,进入到学科楼内。12 月 13 日以来凡是能够搬动的东西全部被他们从大楼里拿走。已经没有东西可偷了!

10. 12 月 14 日中午,日本士兵走进铜银巷的一户房子内,带走 4 个女孩,强奸了她们,两个小时后把她们放回。

11. 12 月 15 日下午,日本士兵造访了我们在宁海路上的米店,买了 3 袋大米(合计:3. 75 担),只给了 \$ 5. 00。正常的价格应该是 \$ 9. 00,因此日本皇军就这三袋大米欠国际委员会 \$ 28. 75。

12. 12 月 14 日晚上 10:00 11 个日本士兵走进铜银巷的一户中国家庭,强奸了 4 名中国妇女。

13. 12 月 14 日,日本士兵走进格蕾丝·鲍尔小姐的家里,她是一名美国传教士。他们拿走了一副皮手套,喝光了桌上的牛奶并且用他们的手来抓糖。

14. 12月15日,日本士兵走进位于双龙巷11号R. F. 柏睿德博士的车库。他们打碎了他福特V8汽车上的一扇车窗。后来他们又带回来一个机修工,试图把汽车开走。

15. 12月15日,昨晚日本士兵走进位于汉口路的一户中国人的房子,强奸了一名少妇并且带走了3名妇女。当其中两人的丈夫拔腿要跑时,这些士兵开枪向他们射击。

以上案例都经过我们委员会里的外国成员和工作人员核实。

诚挚地向您递交,
刘易斯·S. C. 史迈士

(龚洪烈 彭 敏 译)

135. 南京的西方人士

1937年12月16日在南京的西方人士

姓名	国籍	机构
1. 约翰·H. D. 拉贝 先生	德国	西门子公司
2. 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 先生	德国	礼和洋行
3. 爱德华·施佩林 先生	德国	上海保险公司
4. A. 曹迪希 先生	德国	基士林克和巴达公司
5. R. 黑姆佩尔 先生	德国	北方饭店
6. R. R. 哈茨 先生	奥地利	安全区机械师
7. 科拉·波德希沃洛夫 先生	白俄	桑格伦电器商行
8. 齐阿尔 先生	白俄	安全区机械师
9. 林查理 先生	美国	金陵大学
10. M. S. 贝德士 博士	美国	金陵大学
11. 刘易斯·S. C. 史迈士 博士	美国	金陵大学
12. C. S. 特里默 博士	美国	金大医院
13. 罗伯特·O. 威尔逊 博士	美国	金大医院
14. 格蕾丝·鲍尔 小姐	美国	金大医院
15. 伊娃·海因兹 小姐	美国	金大医院
16. 麦克伦 神父	美国	金大医院
17. 明妮·魏特琳 小姐	美国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18. W. P. 米尔士 神父	美国	长老会
19. 宋煦伯 神父	美国	金陵神学院
20. 费吴生 先生	美国	基督教青年会
21. 欧内斯特·H. 福斯特 神父	美国	圣公会
22. 约翰·马吉 神父	美国	圣公会

(龚洪烈 彭 敏 译)

136. 姜正云致费吴生

12月17日

金陵中学

亲爱的费吴生先生：

今天上午我已收到了宋(音译)先生的6袋大米,可是对于如此众多的难民来说是不够的。那些难民来自东门和西门,他们不仅需要大米,还需要衣物和铺盖。而且他们的房屋已被烧为灰烬,(因此)无家可归。他们非常可怜。请再给我们8袋大米。除大米而外我们还没有燃煤和柴火。如果能从你那里搞到一些的话就太好了。

今天下午有两名日本士兵来到我们宿舍找寻漂亮女孩,接着到处都充满了眼泪。我无法阻止他们。金陵大学附中是属于美国人的地盘,她们的目光看着你们这些美国人,想让你们把她们从耻辱中解救出来。你来中国的目的是为了拯救穷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世主。你们美国人和英国人是耶稣基督的代表。除了主之外。你们可以利用这个绝佳的机会依靠精神力量把我们解救出来。

亲爱的费吴生先生,我对你有一点小小的建议,你可否让一些水手上岸,站到金陵大学、金陵大学附中以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门前,在这些地方容纳有超过5万的难民。如果可能的话,可以让更多的水手站在我们难民居住的建筑物周围,这样做更好。这是我对你的(一些)建议,如果可行的话,我想会有更多的人得到你们传教士的解救。我亲爱的朋友,这只是第一步。

如果我们不想更多的民众这样悲惨地死去,请尽快回答我。我含着热泪给你写这封信。我并不想为了救自己,而是为了拯救那些民众。你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宁愿去死,但是觉得对不起那些可怜的人们。我是基督教长老会的一名成员,1924年毕业于金陵神学院。我想去拯救他们,可是手中没有这样的权力。我是一个可怜的人,请尽可能带着基督徒的博爱精神找到一些方法去解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们)。我祈

祷上帝解救我们。请在你的祈祷中想起我们。

哦，我们万能的上帝啊！

第二区区长姜正云

（龚洪烈 彭 敏 译）

**137. 安全区委员会就安全区居民致日本大使馆
(1937 年 12 月 18 日,略)**

**138. 美国驻上海领事致南京日本使馆
(1937 年 12 月 20 日,略)**

139. 安全区成员致美国驻上海总领事

12 月 20 日南京

上海美国总领事:

有一些重要的问题,需要美国的外交代表立即来南京,局势日趋紧迫,请通知大使和国务院。

签名者:贝德士、鲍尔、费吴生、福斯特、海因兹、马吉、米尔士、麦克伦、林查理、史迈士、宋煦伯、特里默、魏特琳、威尔逊。

12 月 20 日递交给日本大使馆

要求用海军的无线电发送

(龚洪烈 彭敏 译)

140. 和宪兵部队长官会谈之备忘录^①

1937年12月15日,中午,交通银行

翻译:福田先生。

这次会谈是特种部队长官作的一次明确声明,没有进行任何提问和讨论。这是对我们12月14日一封信的答复,那封信那天早上给了福田先生并且由他递交给宪兵部队长官。

1. 必须在全城搜寻中国士兵。
2. 在通往安全区的大门口设置警卫人员。
3. 老百姓应该尽快返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中去,因此我们必须搜查安全区。
4. 相信日本军队会以人道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
5. 警察可以在安全区内巡逻,假如他们被缴械会给他们配备警棍。

6. 安全区内存贮的10 000担大米,你们可以用来救济难民。但日本士兵也需要大米,所以应该允许他们在安全区内购买大米。(对于我们存放在安全区外的大米没有做明确的答复。)

7. 通信,供电和供水设施必须马上修复,因此今天下午将会同贝德士先生一道去视察并且相应地依照执行。

8. 我们急切地想得到一些工人。从明天开始可以清扫城市。请委员会予以协助。会给工钱。明天就想要100—200名工人。

9. 会去视察大米存放的地方并且派警卫守护。

刘易斯·S. C. 史迈士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在场的委员会成员:拉贝先生,主席;

史迈士博士,秘书;

施佩林先生,总稽查。

(龚洪烈 彭 敏 译)

^① 与本史料集第13册拉贝日记记载略有不同。

141. 史迈士致福田笃泰

(副本)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宁海路 5 号

1937 年 12 月 16 日

福田先生,

日本大使馆随员,

南京

亲爱的先生:

正如昨天中午在交通银行我们和您会见的那位少佐指出的那样,日军应尽快让这个城市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但是昨天因日本士兵在安全区内造成延续不断的混乱局面已加剧了难民的恐慌状态。呆在大楼里的难民们甚至不敢到附近的粥厂去取做好的米饭。因此我们正直接把大米往这些大楼里递送,从而使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变得复杂。我们甚至无法让卡车出去装载大米和煤送到我们的粥厂,因而今天早晨数以千计的难民只能在没有早餐的情况下忍饥挨饿。国际委员会的外籍成员今天早晨只能做孤注一掷的尝试,让卡车突破日本人的巡逻队以使这些平民得到供给。昨天我们委员会的外籍成员做了几次努力,试图要回他们的私人汽车,而这些汽车是被日本士兵拿走的。(另附上混乱局面的案例的列表)

这种恐慌状态一天不减轻,要想让这座城市重新恢复日常的活动就一天不可能。比如说:电话公司的工人,电厂的工人,有可能需要的水厂的工人,等等。这些人可以上班,各种店铺开业,或者甚至是街道的清扫工作也能够找到人去做。

为了尽快改善这种局面,国际委员会诚敬地向日本皇军提议应立即采取以下措施:

1. 所有的搜查活动都应该是有规律有组织性地在一位负责的长

官带领下的一小队士兵来执行。(大部分的事端都是那些散兵团伙制造的,这些散兵团伙没有军官指挥,通常由3—7名士兵组成。)

2. 晚上,假如有可能的话白天也行,最好派警卫守护通往安全区的大门(这是昨天少佐的提议)以阻止日本散兵进入安全区。

3. 今天,请发给我们一些通行证,让我们可以把它贴在我们私人小汽车和卡车的挡风玻璃上,以阻止日本士兵征用这些车子。(即使在面临守卫城池的巨大压力之下,中国军队司令部也为我们提供过类似这样的通行证。在拿到通行证之前,通常接到我们报案后的24小时以内,被人拿走的小汽车又会归还给委员会。而且,即使在那样一种困难的局面下,中国军队仍分配给我们三辆卡车用来装运提供给平民的大米。可以肯定的是,日本皇军可以为中国老百姓做的一点都不会比中国军队少,而且老百姓们也不会过来要求他们的关照和保护。因为现在已没有战斗继续进行,日本皇军完全控制了这座城市而且他们还配备有大量充足的物资。)

昨天我们克制住没有提出抗议,因为我们想一旦高级统帅部到达此地,正常的秩序就会在这座城市里得以恢复,但昨晚的情况比前天晚上更糟,因此我们认为,这些事情应该得到日本皇军的关注,而且我们确信士兵们干的那些勾当不会获得日本皇军的许可。

非常尊敬您的,

约翰·H. D. 拉贝,主席

刘易斯·S. C. 史迈士

(龚洪烈 彭 敏 译)

142. 米尔士致日本大使馆

南京, 中国, 1937 年 12 月 17 日

致南京日本大使馆官员

先生们:

允许我提醒你们注意这个事实: 日本军队进入了位于莫愁路 54 号和 65 号以及位于天妃巷和韩家巷的几处房屋, 它们都是隶属于长老会的财产。他们使房屋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坏, 同时还有一些物品被盗。还想提请你们进一步关注, 昨天位于天妃巷的长老会房屋内有两位年轻的中国女孩被强奸。上述这些地方都醒目地插上了美国国旗并贴上了美国大使馆的声明, 它们理所应当地受到日本军队的保护。你们能否好心地提醒你们的军事当局关注一下这些事情, 为了避免今后不再发生类似这些不幸的事件。

你真诚的,

W. P. 米尔士

(龚洪烈 彭 敏 译)

**143. 拉贝致日本帝国大使馆
(1937 年 12 月 17 日,略)**

**144. 拉贝致日本帝国大使馆
(1937 年 12 月 18 日,略)**

145. 安全区委员会致日本帝国大使馆信件一组

(副本)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宁海路 5 号

1937 年 12 月 19 日下午 5:00

日本帝国大使馆

南京

亲爱的先生们:

我非常抱歉不得不在给你们的信息里随函附上“日本士兵在安全区内造成无秩序状态的案例”的续篇,此案例的数量已由 16 件上升至 70 件。正如按语中简要说明的那样,这些仅仅是引起我们注意的那些案例中的一部分。施佩林先生(我们的总稽查)、克勒格尔先生、哈茨先生和林查理先生都将大部分的时间花在陪同那些日本士兵进出各类房子。他们这些人根本没有时间来口述他们所遇到的那些案例。

同时我还不得不非常遗憾地向你们报告今天的境况和往日一样糟糕。一位军官走访了我们靠近宁海路的那片区域,用手铐铐上了许多正在此干着违法乱纪勾当的士兵们,可是这并不能阻止这些情况的发生!

拉贝先生这个时候不能过来,他为此让我向你们道歉。因为有 300 名妇女和儿童正在他家的院落里寻求庇护,这令他感到此时他不能离开他们。

我们真诚地相信你们会根据威尔逊先生的请求,在 18 所难民营和金大医院设立岗哨,这 18 所难民营昨天我们已列表呈送给你们。在这片到处都是抢劫和掠夺的海洋里,至少还有这 19 个安全的处所可以保护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的人口。

致以我个人最诚挚的敬意,我是:

极其尊重您的,

刘易斯·S. C. 史迈士

秘书

日本士兵在安全区内造成进一步无秩序状态之案例

按语:这些案例是由我们的工作者以书面形式汇报的。其他一部分引起我们关注的案例,我们没有时间将它们记录在案。案例 1 至 15 已于 12 月 16 日整理编辑出来。

16. 12 月 15 日,一个男人来到金大医院,他的身上有一处被刺刀戳的伤口。他报告说,他们 6 个男人被从安全区带走,命令他们搬运弹药至下关。当他们抵达那里时日本士兵用刺刀刺死他们 6 个人。他幸运地躲过一难,又折回到鼓楼。(威尔逊)

17. 一名叫王玉惠(音)的中国人在福建路 6 号和中记联合公司(the Ho Tzon Chi Liang Ho Kung Sze at 6 Fu Kan)报告说,一些日本士兵 15 日上午 8 时左右来到他们的住所。他们把他抓了起来,当他拿出(自己的)德国签证给这些日本士兵看时,他们将它扔在了地上。对那些日本士兵将一面插在那里的德国国旗扯下来,他还表示了抗议。接着他被征募去挑一担重物至军官学校,完成任务后他被释放,接着发给他一张证明他完工的卡片。他走在回家的路上,到珠江路时,另外的一名或者几名日本士兵在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之下朝他的背后开枪两次。他目前在金大医院,在那里他接受了采访。(麦克伦)

18. 12月15日晚上许多日本士兵闯进了金陵大学位于桃园的一些房屋里,当场强奸了30名妇女,有一名妇女遭到了6名士兵的轮奸。(宋)

19. 12月15日一名男子来到金大医院。当时他正背着他的叔父进入安全区,日本士兵朝他的叔父开枪,打伤了这名男子本人。(威尔逊)

20. 12月16日晚上,7名日本士兵打碎了玻璃;抢夺难民的财物;用刺刀戳伤了一名金陵大学的教职工,原因是他既没有手表也没有找出女孩给他们这些人。这些日本士兵来此的前提就是强奸妇女。(贝德士)

21. 12月16日晚上,一些日本士兵强行闯进两幢金大的房屋里,这两幢房子都正有美国人居住,他们还打碎了其中一扇门。还有一些美国人拥有的住所,暂时性地由金大的一些中国员工们居住,也遭到了日本士兵经常性、不合法的进出。(贝德士)

22. 12月16日晚上,在金陵大学附近16名日本士兵殴打了安全区内的数名警察,这些日本士兵要求这几名警察替他们在难民中找出一些姑娘。(贝德士)

23. 12月16日,16名日本士兵在五台山强行带走了红卍字会的14名工人。(费吴生)

24. 12月16日,日本士兵从红卍字会粥厂的工人们手中抢走了一口烧饭的锅,同时将锅里的米饭倾倒在地上。(费吴生)

25. 12月16日,16名日本士兵从位于阴阳营的送奶站夺走了两头牛并带走了两名工人。(费吴生)

26. 12月16日,16名日本士兵将40名佩戴我们袖章的志愿工人从他们位于赤壁路9号的住宅中赶出来,同时还不允许这些工人携带他们的卧具和行李。我们的两辆卡车也同时被抢走。(费吴生)

27. 12月16日,日本士兵闯进我们一位主要卫生检查员的家中,他的家在牯岭路21号。这些日本士兵抢走了摩托车,1个垃圾桶和5辆自行车。(费吴生)

28. 12月16日下午4:00,日本士兵闯进了位于莫干路11号的一处住宅并且在那里强奸了一名妇女。(费吴生)

29. 12月16日,日本士兵试图抢走金大医院的一辆救护车,但这一

企图被及时赶到的约翰·马吉神父给阻止了,他是我们委员会里的美籍成员。

30. 12月16日,位于汉口路25号史迈士博士的家里被四处游荡的散兵闯进了5次,这些人只是为了寻找“好姑娘”。(林查理)

31. 12月13日当中国士兵弃城之后,我曾经去孔斯特—阿尔伯斯和程阳凯(音)他们的家中去检查过。而当我15号中午再次造访这幢房屋时,每一扇门都被撬开,玻璃被打碎,这里的一切都被搜查过。到现在都无法确定有多少东西被拿走。(克勒格尔)

32. 12月17日,日本士兵们从克勒格尔先生的小汽车里拿走了一架6×9cm胶卷的蔡司相机,当时他的车停在沅江新村6号前面的一处地方。(克勒格尔)

33. 12月17日,日本士兵闯进了珞珈路5号,在那儿强奸了4名妇女,抢走了一辆自行车、被褥以及其他的一些东西。当哈茨和我出现在现场时,他们非常迅速地消失而去。(克勒格尔)

34. 在新源路(音)11号,发现有日本士兵在博尔夏特先生和波勒先生的家中,房屋上方飘扬着德国国旗,同时贴有德国使馆的证明。所有的地方都被破门而入。士兵们企图发动博尔夏特先生的小汽车,我们赶到的时候,阻止了他们的行为。但12月17日他们还是将这部车抢走了。在12月15日第一次和他们见面的场合上,一名军官告知了他的姓名。16日发现有更多的士兵在这所房屋里抢劫。(克勒格尔)

35. 12月16日大约11:00,就有关恢复供电设施和供水设施方面的事宜,一名军官邀请我过来谈话。当我穿过自己的屋子时,告诉那名军官我的小汽车可能此时被拿走了。当我和3名高级军官大约3:00返回时,车子已经不翼而飞,同时车上还有3本书和4罐汽油。12月17日上午大约11:00,在中山北路244号的家中,我发现自己的车停在西门子公司房子的附近。士兵们可能经过劝说,将这部车作为德国人的资产退还给了我。(克勒格尔)

36. 12月17日下午大约4:00左右,三四名日本士兵在大方巷我们的住宅附近枪杀了一名平民,这所房子里住着4名外国人:E. H. 福斯特神父、波德希沃洛夫先生、齐阿尔先生和我。(马吉)

37. 12 月 17 日,在位于小桃园——干河沿,我家的后面一座小房子里,一名妇女遭遇强奸同时还被刺伤。假如她今天能够得到医疗救治的话,或许还能存活。这名妇女的母亲头部受到了很严重的击打。(拉贝)

38. 12 月 17 日,两名日本士兵爬上了花园的围墙上,他们试图钻进我们委员会主席、拉贝先生的私人住处。正好此时拉贝先生正在家中,当他出现在他们面前时,这两个人又顺着刚才来的方向折返回去,后来解释说,他们当时在搜索中国士兵。(拉贝)

39. 12 月 17 日,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对面和田强(音)先生的住处(二条巷),有报告称,日本士兵在这些地方强奸妇女。(王)

40. 12 月 17 日,琅琊路上(珞珈路 25 号对面)一位年轻的女孩被拖进一间屋子里遭到了强奸。(王)

41. 12 月 17 日,在司法院附近一名年轻的女孩在遭遇强奸后,日军用刺刀刺伤了她的腹部。(王)

42. 12 月 17 日,在仙府洼(Sian Fu Wua),一名 40 岁的妇女被带走并遭到强奸。(王)

43. 12 月 17 日,野山阴路(Kyih San Yuin Road)附近地区,有两名女孩遭到了许多日本士兵的强奸。(王)

44. 15 日晚上,很多日本士兵闯进了三田巷(San Tian Hsiang)里的一幢房屋内,强奸了许多妇女。(王)

45. 很多妇女从五台山小学里被带走,她们整晚都遭到了强奸,直到第二天清晨,也就是 12 月 17 日,才被释放。(王)

46. 吴家花园有 3 名男子被杀死,两名妇女被带走,下落不明。(王)

47. 吴先婷(音)住在干河沿 18 号,16 日晚上 8:00,两名日本军官和两名(日本)士兵来到她家,他们赶走了男人。附近邻里的一些妇女也逃掉了。那些留在屋子里的妇女遭到了强奸。这些士兵在屋子里丢下了一件背心。年纪有 30 岁的吴先婷遭到了他们的强奸。(王)

48. 12 月 17 日,王有成(音),住房委员会第四区稽查员。他报告说,日本士兵每天都进出许府巷(Hsu Pu Hsiang)4 号,在那里抢劫和掠夺财物。他的妻子和两个男孩逃到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他的母亲和一个男孩留了下来。王受到了威胁,因此他被迫离开了那里。(费吴生)

49. 12月17日上午11:00,日本士兵来到安全区警察总部检查。结果:一名叫常金良(音)的佣人,当时他正在厨房里干活,被(日本士兵)带走。这个人的确是个良民而且从未当过兵。我们请求你将他营救出来。(节选:安全区的警察总部)

50. 12月17日上午11:00,士兵搜查了我的家。他们带走了我的儿子姚舒梓(音),(他是警察局第四分局的副队长),同时还带走了孙女严旺笋(音)(19岁)。姚简氏签名,山西路105号。

51. 12月16日,我们的雇员马普英(音)被日本士兵带走,当时他正走在递送消息的路上,即:(日军)要来搜查蚕桑系大楼(金陵大学)。那里是难民们的家。他带着袖章,标志着他是分管难民工作的人员。另一名姓王的男子,是我们办公室的勤杂工,也被(日军)带走。[吴阔清(音),第六区负责人。]

52. 12月17日,两名(日本)士兵来到莫干路9号我的家,带走了我的儿子、媳妇和阿姨。(王培山)(音)

53. 就在17日下午3:00,大方巷10日难民的家中,3名女孩遭到了5名日本士兵的轮奸。还有一名妇女遭枪击受伤严重。(大方巷10日难民的家里)。

54. 12月18日下午5:00左右,大约10名(日本)士兵进来,拿走了所有的被褥和其他财物,这些东西是100名难民以及负责卫生方面的工作人员,包括工作人员负责人马生(音)先生所有的。(费吴生)

55. 12月18日晚上,450名受到惊吓的妇女逃到我们的办公室来寻求庇护,她们整晚都呆在我们的院子里。许多人已遭受强奸。(费吴生)

56. 12月16日下午4:00,在颐和路18号,日本士兵向一名男子要香烟。他犹豫了一下,日本士兵就用刺刀打碎了他的半边脑袋。这名男子目前在金大医院,看来他活不成了。(费吴生)

57. 12月16日,7名姑娘(年纪在16岁至21岁)被(日本士兵)从军事学院带走。有5名回来。每个姑娘每天都遭受了6到7次强暴——12月18日报告。12月17日晚上11:00,(日本)士兵爬过围墙带走了两名姑娘但半小时后她们又回来了。(谭元湾)(音)

58. 12月17日,拉贝先生报告说,日本士兵到他的家来了15次。

一些日本士兵爬过围墙,拔出刺刀走进去,抢夺了他的代理韩湘琳先生的现金和一些商业护照。现金是从他上衣的内口袋拿走的。所有被抢走的东西已列出完整的名单交给了 Y. 永井少佐。永井少佐非常仁慈,他写了一张禁止日本士兵进入拉贝先生住所的大布告,这张布告就张贴在他家的门口。尽管拉贝先生是一名德国人,他的建筑物上飘扬着四面德国卐字旗,仍有两名日本士兵走进了他的家,而正好此时拉贝先生从外面回来。其中一名士兵身上的衣服脱了一半,刚要强暴一位姑娘。这两名士兵被要求离开,他们消失了,是以刚才进来的方式——攀爬墙头又从墙头上折了回去。一辆汽车被搬出了拉贝先生的家,并且还附上了一张收据,写到:“我感谢你的赠送,日本军队。K. 佐藤。”要求给一张正式的收据,但遭到了拒绝。这辆汽车的价值,\$300.00(拉贝)。

59. 当 Y. 永井少佐好心地来拜访我们的主席,拉贝先生时,在小桃园他家对面的一个邻居跑过来要求得到帮助,因为4名日本士兵已闯进他的家中,其中一位正在强暴一名妇女。永井少校抓起这名士兵,打了他一记耳光并且命令他离开。其他3名士兵看见少佐进来时都溜走了。(拉贝)

60. 12月19日上午11:30,哈茨先生报告说,他发现两名日本士兵在宁海路我们总部隔壁的一个防空洞内,当时这两个士兵正在强暴一些妇女。这个洞内大约有20名妇女呆在里面。听到妇女们的求救声,哈茨先生进到防空洞内将这些尊贵的士兵逐了出去。(哈茨)

61. 12月19日上午10:00,贝德士博士、费吴生先生和我会见了田中先生,和他谈论有关目前无秩序状态的问题,从他那里出来后,我们去了金大附中去看看她们前一天晚上害怕的程度。我们发现前一天晚上有3位女孩已被带走,并且有一名女孩在门房内遭到3名士兵的强暴。我们正要朝大门走准备离开,但仍在房子里面,波茉莉·吴珍珠小姐走进了大门,后面还跟着3名步行的日本兵和一名骑马的低级军官。我们试图阻止这些士兵,并且告诉波茉莉小姐进我们的车里。这名军官表示反对,同时用他的马阻挡我们离开,但他的马在汽车前感到害怕,因此我们从大门里出来,将波茉莉小姐带到了日本使馆,去询问今天在这座城市里哪里可以保证她的安全。波茉莉小姐是从美国归来的留学生,同时

还是美国大学优等生之荣誉学会的成员。她决定去金大医院帮助他们。
(史迈士)

62. 12月18日,军事学院的难民营报告:16日有200名男子被带走,并且仅有5人返回,17日26名男子被带走,18日30名男子被带走。遭抢劫的财物:现金,行李,一袋大米和超过400张医院用的床单。一名男子被杀死(25岁),一名老年妇女被推倒在地,20分钟之后死去。(谭元湾)(音)

63. 日军在宁海路上用武力强迫一名男孩将半罐煤油搬走,搬走时,这名男孩遭到了毒打。阴阳营,上午8:00,一名日军随意地拿取食品。在平仓巷6号,一头猪被日本士兵牵走。许多小马被5名士兵牵走。在把所有跟她们住在一起的男难民赶走之后,颐和路12号的数名女孩遭到了强奸。一名茶叶店老板的女儿,17岁,遭到了7名日本士兵的强暴,18日死去。昨晚6:00到10:00之间3名日本士兵强暴了4名女孩。莫干路5号一名老年男子报告,他的女儿遭到数名日本士兵的强暴,伤势严重。昨晚3名女孩被日本士兵从女子学院带走,今天上午返回到陶谷新村,身体状况很差。在平安巷,一名女孩遭到了3名日本士兵的强暴而死去。沿着阴阳营到处都是强奸、抢劫和搜查。(马思华)(音)12月18日报告。

64. 广州路83号和85号挤住着540位难民。从13日开始至17日,这些房子遭到了三五成群的日本士兵每天许许多多次的搜查和抢劫。今天士兵们对上述这些地方的掠夺仍在继续,所有的珠宝、现金、手表和衣物都被夺走。现在妇女中年纪稍轻的每天晚上被迫和士兵们呆在一起,这些日本兵用汽车将她们带走,第二天把她们放回来。超过30名的妇女和姑娘遭到了强暴。妇女和孩子们整晚都在哭泣。这些建筑物内的情形差到令我们无法描述。请帮帮我们吧。你真诚的,所有难民们。(由韩湘琳署名翻译)

65. 一辆属于德国人齐姆森(Ziemssen)先生的“福特”牌轿车停在琅琊路11号,1937年12月18日下午6:00之后不久,就被3名日本士兵给拿走了。孔庆发(音)署名。

66. (在安全区之外,但是被主管目睹)昨天有人向我报告,美国使馆

三等秘书,道格拉斯·简金斯先生的住处遭到了洗劫,一名仆人在那里被打死。今天我去查看了那个位于马台街 29 号的地方,发现果然如报告的那样。房子里面一片狼藉,那具尸体就在属于仆人们的其中一间卧室里。其他的仆人已经逃走了,因此那个地方现在没有任何人。12 月 19 日(费吴生)

67. 李文元(音),我的司机,他和他的一家总共 8 口人都住在珞珈路 16 号,这个地方插着德国国旗并盖着印章。今天早上 8:30 日本士兵(闯进来)抢走了他几乎所有的东西:7 箱衣物、2 筐日常用品、6 床棉被、3 顶蚊帐,一些吃饭的碗碟,和现金 \$ 50.00。这个家庭目前处在贫困之中,甚至没有御寒用的任何铺盖。12 月 19 日(费吴生)

68. 我们办公室的 6 名成员都住在宁海路 21 号,那里插着委员会的旗子和出示的徽章。昨天有 3 名日本士兵闯了进来,拿走了一副手套、拖鞋、剃刀和蜡烛。12 月 19 日,也就是第二天中午,两名日本士兵闯进了同样的地方,拿走了 3 床棉被、一套蓝哔叽外套和一个小箱子私人用品。(费吴生)

69. 孟才德(音),我们(委员会)第八区的卫生稽查长,他住在北平路 59 号,昨天日本人闯进来 6 次,今天闯进来 7 次。17 日那里有两名姑娘遭到强暴,而今天不止有两名姑娘遭到强暴,其中一人受到了兽性般的折磨,她可能会死。今天另一名姑娘被从那里带走。住在这间屋子里的难民被抢走了他们大部分的现金、手表和其它的小件物品。这个案例是由哈茨先生和我本人亲自调查出来的。(费吴生)

70. 红十字会的会长陶先生的住处位于莫干路 2 号,今天下午 3:30,有一些醉酒的士兵闯了进来,他们打开了一些箱子。施佩林先生和我的到来,可能阻止了他们进一步的掠夺。(费吴生)

71. 12 月 19 日 5:00,一个年轻人由他的母亲带到了我们总部,毫无任何原因,一名日本士兵戳伤了他的胸部。费吴生先生和史迈士博士带他去了金大医院,途中还去了日本使馆将案例 16 至 70 整理编辑递交上去。(费吴生)

72. 12 月 19 日,隶属于金陵大学的农村干部培训学校,日本士兵从我们一位工作人员手中拿走了 \$ 10.00,一天之前他们从这名工作人员

那里拿走了\$2.50。下午有两名妇女被日本士兵强暴,晚间又有超过3名妇女遭到强暴。

73. 12月19日下午3:00,一名日本士兵闯进金大医院。麦克伦先生和医院主管特里默博士要他离开。这名士兵用他的来复枪向他们开火。幸运的是,子弹从麦克伦先生的一边穿了过去。(麦克伦)

74. 12月18日,贝德士博士发现一名日本士兵闯进了他自己位于金陵大学小桃园的办公室,于是他询问这名士兵在干什么。这个士兵举起手枪威胁贝德士博士。(贝德士)

75. 12月19日傍晚4:45,有人叫贝德士博士到平仓巷16号去看看,这个地方几天前日本士兵赶走了呆在那里的难民(这一幕被林查理、史密斯和斯提尔看见)。他们刚完成对这个地方的洗劫,并从三楼开始点火。贝德士博士试图上前去灭火,但为时已晚,这个房屋已化为灰烬。(贝德士)

76. 12月19日大约下午6:00,天色已晚,6名日本士兵爬上了位于小桃园拉贝先生住处的花园围墙上。当他用手电筒照到他们其中一个人的身上,这名士兵就用手枪指向拉贝先生,但他很快意识到向一名德国人开枪是一件错误的事情。拉贝先生命令这所有的6个人翻越围墙,按照刚才他们来的方式回去。他们试图让拉贝为他们打开门,但他坚决拒绝让这些人体面地穿过大门,因为他们进来时没有经过他的允许。(拉贝)

77. 12月19日大约下午6:00,贝德士博士、费吴生先生和史迈士博士被人叫到汉口路19号,金陵大学的一幢房屋内,有一名金大的员工住在这里。他们来此是为了“护送”走正在这里强暴一位妇女的4名日本士兵。我们发现他们正在这位妇女藏身的地下室。送这些日本士兵穿过围墙之后,我们将所有的妇女和儿童护送到金陵大学的主楼里安顿,那里晚上会有一名领事警察。(贝德士、费吴生、史迈士)

78. 12月20日上午7:30,林查理先生来到汉口路28号,有人叫他进来并告诉他,晚上日本士兵来过,因为妇女们已被送到金陵大学,所以士兵们向一名男子开枪,又用刺刀严重戳伤了另一名男子,还有3名男子或多或少都受了伤。(林查理)——发生在19日下午和晚上以及20

日白天的 14 件案例已报告并记载下来。

79. 12 月 20 日,在到位于宁海路 5 号总部去的路上,我的汽车被一名日本士兵叫停。我以自己高分贝嗓门向他大喊,请他尊敬挂在车上的德国国旗和我的卐字徽章,向他展示我是一名纳粹官员之后,我的车得以放行。(约翰·H. D. 拉贝)

80. 12 月 20 日早上 7:00,在金大医院值守了一夜后,麦克伦先生此时走在回家的路上,他发现有很多妇女和儿童正在往金陵大学的方向走去,寻求庇护。有来自不同地方的 3 个家庭告诉他,晚上日本士兵烧了他们的房子。(麦克伦)

81. 12 月 20 日早上 3:00,尽管有一位日本领事警察在门口守卫,两名日本士兵还是闯进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500 日并且强暴了 2 名妇女。(戴籁三夫人)

82. 12 月 18 日下午大约 4:00,日本士兵来到位于湖南路 516 号的中国工程开发公司,要求得到在此居住的外国人的名片。因为当时我们手头上正好没有,他们立刻就撤掉了我们旗帜。后来日军的军官和士兵们又来过数次,他们砸坏了保险箱、许多大箱子和工具。(张才宇(音)和王林(音),看门人)

83. 12 月 16 日,位于峨嵋路 7 号,我的家里遭到了日军的洗劫:大门被砸开同时箱子也被撬开。到写下这些文字时,除去那辆被拿走的车(道奇,1934 或 1935 那种型号的轿车,车牌号:No. 1080),被抢走的物件仍无法统计。(许传音)

84. 12 月 20 日,卫生委员会第 8 区的工作人员所有的衣物和被褥都被(日军)夺走,他们无法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唯一的途径是想问你:是否能够在你们委员会的总办公室或者你们官员的住处中腾出一个房间,那样他们就可以没有危险地开展他们的工作。(牧师,沈玉书)

85. 12 月 20 日,日本士兵数次闯进了位于中山路 209 号的德士古公司,夺走了被褥、鞋子、毛毯和其他一些家具,他们还撬开了一个保险柜,打碎了许多玻璃杯。在楼下日本士兵还抢走了金陵汽车公司的 3 辆汽车。在卫生工程公司,一个保险箱被撬开,一座钟和其他的一些东西被拿走。[张平耀(音),守门人]

86. 12月17日,3位Y. H. 肖先生家里的女孩(肖先生是基督教青年会的首席秘书)被(日本士兵)从军学校里带走。她们从阴阳营47号搬出来,到军校来寻求庇护。她们被带到了国府路,在那里遭到了强暴,午夜又被日本士兵送回来。(陈新玉(音),基督教青年会秘书)

87. 12月20日,阴阳营47号一天之内遭到了7次抢劫。很多物品被夺走。搜查了这个家庭里的每一位成员。昨天(日本士兵)再一次返回那里,拿走了\$3.00并且寻找妇女。所幸的是没有人遭到强奸,从现在开始已没有人敢呆在家里了。(陈新玉(音),基督教青年会秘书)

88. 12月19日午夜12:00,2名日本士兵闯进了乡村干部培训学校21号房间,打算强暴一名妇女,但所幸的是她的丈夫会说日语,她因此而得救。(第6区1号难民所)

89. 18日下午有超过一百名难民呆在金陵大学农艺系的花园里,日本士兵带走了4名妇女,她们整个晚上都遭受了强暴。第二天早上她们所有人都回来了。19日2名妇女被带走。其中一人今天早上送回来了(20日),另一个人却没有归来。(第6区1号难民所)

90. 12月20日,今天一位盲人理发师走进了金大医院。13日他在城南正带着自己的孩子。日本士兵闯进来找他要钱,他没有,因此日本士兵射击打穿了他的胸部。(威尔逊)

91. 城南一家帽子店的店主胸部被子弹打中。日本士兵向他要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了他们,当他们再找他要更多的钱时,他已不可能再给他们了。12月20日,今天他来到金大医院。(威尔逊)

92. 12月20日,今天日本士兵来到金陵大学红卍字会的粥厂,从会计那里拿走了\$7.00。(林查理)

93. 今天12月20日,下午2:30,费吴生先生正要出发,把两名妇女从我们一位汽车机械师的家里带去金陵大学,这名机械师跑过来说,日本士兵已经发现了这两名妇女,正准备要强暴他们。我们赶到平仓巷13号,发现3名日本士兵在门房里和两名光着身子的妇女在一起。我们叫他们出来,他们照办了。其中的两位士兵立刻离开,而剩下的一位士兵开始搜查看门人,通过检查他的手,他的背和他的脚来确定他是否是士兵。这两名妇女立刻穿好了衣服,钻进了费吴生先生的汽车里,他把她

们带到了大学。(费吴生、威尔逊、麦克伦、史迈士)

94. 12 月 17 日晚上,11 名难民妇女被日本士兵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带走,而负责掌管一支搜查队的军官则命令(学院的)员工列队站在前门长达一个多小时。这名军官撕毁了一封证明这所学院以前已被搜查过的函件。(魏特琳)

95. 17 日,一个住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难民家庭,他们的儿媳在自己的卧室里遭到强奸。一位教师的女儿被日本士兵带走。(魏特琳)

96. 很明显地插有美国国旗、同时贴有美国使馆布告的 5 位教员的住处被(日军)闯进同时还遭到抢劫。其中一座房子遭到多次闯进,其中 3 扇门被打碎。(魏特琳)

1937 年 12 月 20 日,整理编辑

(龚洪烈 彭 敏 译)

146. 拉贝致日本帝国大使馆

(副本)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宁海路 5 号

1937 年 12 月 20 日

日本帝国大使馆

南京

亲爱的先生们：

希望得到田中先生的关注

随信附上这个故事的悲惨续篇，这个故事是由日本士兵在南京造成无秩序状态之案例，目前这些案例已从 71 件上升至 96 件。你们会注意到这 26 件从昨天汇报给我们的案例，有 14 件发生在昨天下午和昨天晚上以及今天。因此看来局势没有任何大的进展。

尽管昨天晚上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发生了日本士兵强奸妇女的案件而当时有一名你们的领事警卫就站在学院的门口，但是在金陵大学的主校区没有遇上任何麻烦。鉴于任何措施都无法应对目前的局势，所以我们热切的期盼从今晚开始能够在 18 座难民营、金大医院，白天在五台山我们的粥厂，以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金大体育场等这些地方设置岗哨。

我们希望能够立即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来阻止日军所造成的混乱局面。你们拥有的宪兵人数还不足以应付(当前的)局势。

致以我个人最诚挚的敬意，我是：

极其尊重您的，

约翰·H. D. 拉贝，主席

(龚洪烈 彭 敏 审)

147. 贝德士致日本大使馆信件一组

1937 年 12 月 31 日

日本帝国大使馆的官员们，

南京

先生们：

我非常乐意地向你们报告，我们的仆人潘树青(音)昨晚被释放。他已经做了 8 天工，其中包括一次去芜湖的旅程，所有的事都是被强迫做的。他说，尽管没有任何报酬，但是在伙食方面他受到了较好的对待。

至于昨天农艺系大楼案例里的重要人物(陈梅或王兴龙)(音)，分管住房的委员会将他派到那个地方去照顾难民们。这个国际委员会下属分管住房委员会，在经过仔细调查他如何进入该委员会以及他们能得到的有关他的所有信息之后，今天将做出一个报告。

请允许我重申昨天对福田先生做的口头声明以及对田中先生做的更简洁的声明。一直以来我们都是开放式地接受搜查和调查，从没有做任何试图包庇任何人的任何错误行为。我们不喜欢普通士兵经常毫无规律性地闯入，但是对于军官们以一种有序的方式来视察总是很欢迎。这个姓陈的人或者是姓王的人和金陵大学任何时候都没有关系。我不希望发生类似这样的其他案例，因为实际上所有的其他帮手们都是我们自己的员工或者其他我们认识的人。

尊敬您的，

副本

1938 年 1 月 8 日

日本帝国大使馆的官员们，

南京

先生们：

大约今天下午 2:00，位于干河沿我们附属中学大门的警卫突然将刘文彬(音)先生这个年轻人捆绑起来并且将他带走。刘先生作为把汉语

翻成日语的口译员,他一直是替难民们服务的。据我们所知,刘先生的为人有良好记录,因此我希望找到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街上的人们告诉我,刘先生被带到了小桃园对面的小粉桥 32 号(我们的农业经济系)。我到那里去询问,这名官员对我很生气,尽管我过来仅仅是礼貌性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并没有做任何抱怨和讨论。

我受到了这名军官和一名士兵的粗暴对待。这名官员说他根本不知道此事。我请一位中国仆人指给我看军官所在的房间。士兵们还转身抽打这名仆人。

当然我并不希望干扰任何军务和警务方面的问题。但是以南京目前的情势,我们的机构中一位有用的工作者被突然带走,对他的生命必然会产生严重的威胁。同时对于其他人来说,承担起这份必要的职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希望立即调查这个案例。

尊重您的,

副本

1938 年 1 月 11 日

日本帝国大使馆的官员们,

南京

先生们:

1 月 8 日我曾就刘文彬先生的事写信给你们,他是我们的一位翻译,在金大附中为难民服务,那天被宪兵捆起来并从他的工作岗位上被带走了。昨天晚上刘先生提心吊胆地来到我面前说,在受到宪兵极其残暴地处置之后,他们从那里逃了出来并要求得到庇护。我告诉他,昨晚他可以睡在我家里,同时今天下午应该考虑为将来做一些其它的安排。

今天下午 3:00 一名宪兵来到汉口路 23 号林查理先生的家里,然后又来到汉口路 21 号我的家里,当时我正好不在家。这位宪兵在把刘先生捆好之后带走了。

正如我经常跟你们提到的那样,如果是以一种有秩序的方式进行,我们不反对在难民中搜查罪犯的活动,即使是在美国人所拥有的房产里。但是这个案例是关于我们一位非常有用的职员,他和我们在一起,没有任何不良的记录。这种办事程序极其不合规则。没有向我们提

供任何对刘先生不利的证据,或者甚至是对他的指控。由一名宪兵在我的家里进行这种抓捕,据我所知没有得到任何授权和允许。

这封信的副本会立即送交美国使馆,作为对宪兵行事方式的控诉,以及对于针对在美国财产上组建起的合法组织之行为进行不法干涉的控诉。

我相信你们会希望立即澄清这份在日本军队及其他宪兵中的记录。领事警察高玉先生昨天对金大附中报告说,刘先生已经获释而且要求将这个信息传达给我。也许他能够安全快速地解决这第二个问题。除了你们本该在关于刘先生的事件上以你们所掌握的事实尽早向我们解释,任何其它的解决方式都让我们对于你们宪兵所采取之行动的公正性表示严重的怀疑。

请在你们方便的时候,以任何令你们满意的方式,尽早给我一个答复。

尊重您的,
M. S. 贝德士
紧急状态委员会主席
金陵大学

(彭 敏 龚洪烈 译)

148. 贝德士致美国大使馆信件一组

1938 年 1 月 18 日

美国大使馆，

南京

亲爱的爱利生先生：

今天上午 10:30，我去检查了我们位于小桃园的房子（小粉桥 3 号）。我很惊奇地发现，宪兵在这里可以随心所欲地搜查所有的房间，正是这名宪兵，我曾叫他离开汉口路 19 号柏睿德博士的住处（在我 1 月 14 日的信中第 2 页曾提及此事）。虽然很勉强，但他还是离开了。我看见他走进了附近对面的小粉桥 32 号——他的总部，关于这个办公室，我们已经控诉了多次。一名可靠的目击者告诉我，1 月 16 日两名宪兵也曾对这个地方进行过彻底而仔细的检查。

10:45，我发现附中的校园里一名士兵走遍了校园里所有的区域，表面上好像是在寻找做工的人。昨天 3 名普通士兵对这个地方已进行过彻底地翻查。在这之前的一天，一群群由宪兵和士兵组成的团伙在这个院墙之内自由地走动。

8 日发生的刘文彬案例，11 号变得更为激化，就我所知，日本当局没有给出任何令人满意的处理方案。尽管当初是我开始过问和联系刘先生的这个案件，我都不希望在你接手之后，使这件事复杂化。16 日我因个人原因来到了大使馆，走进了高玉先生的办公室去询问刘先生的事情——因为早先福井先生暗示，这个案子捏在高玉先生的手中。重新参考福井先生和各类局外人的观点，这种询问无疑是令人尴尬的。但是最终经过和其他人几分钟的商讨之后，高玉先生说，他会在“明天”过来见我（名义上是 17 日）。再也没有见到或听到他的更多消息。

诚挚地向您提交，

M. S. 贝德士

1938年1月24日

美国大使馆，

南京。

亲爱的爱利生先生：

昨天晚上高玉先生和另外一名日本人（他穿着黑色制服，猜测是一位宪兵）来到金大附中寻找姜正云先生，他是附中的一名教师、同时也是难民营的负责人。我被告知，日本人在家中没有发现姜先生。他们对其他人说，他们指责他（姜先生），关于高玉先生在附中带走5名女孩这件事上，他写了一份书面报告给我。他们宣称是一名姓刘的难民告诉他们这份所谓的报告。在向他们保证姜先生绝不是那种爱诽谤的人之后，日本人离开了并指令：必须在他们今天回来时澄清整个事件。谈话是在非常严肃的气氛下进行的。当然刘文彬案件的阴影压在所有相关的中国人的心里，同样也压在我的心里。

这里有三条需要提请注意的：第一，姜（先生）并没有给我提交一份所谓的报告。第二，姓刘的难民是一个无赖，早已离开难民营，偶尔回来只是为了勾引妇女去为日本人服务。第三，虽然没有遇到日本人，整个晚上和上午我都呆在学校里。我在这里所提供的消息是从几个我信任的人那里得到的，他们经过相互间的证实并且和这个事件关系非常密切。

今天上午日本人重新回来时，情绪温和。最终姜正云被叫到日本大使馆去写一份声明，用这份声明来澄清那份所谓通过我交给了美国大使馆的报告上面的指控。起先是在学校、后来有两个小时是在日本大使馆，姜正云采取的主要方式是写出一份声明来证实高玉先生找到的那五六名妇女是被叫去洗衣服。他声称没有什么别的动机，反复述说是为了回应压力，因为他无法窥探人们的内心，故只能写出他所听到的东西。大使馆方面的质询相对来说是温和而又合理的。

同时，为了密切保持对这个事件的关注，在姜正云从学校被带走之后一个小时，我也去了大使馆，到那里时接近11:00。我找到了福井先生，他所说的这个案件和我所理解的正确行事方式完全背离，当我正在去美国大使馆的路上时，这种正确的行事方式他应该是知道的。我想这

样的访问可以极大地增加立即释放姜正云的可能性,并且可能立即着手澄清这件事。福井先生派了一位警察过去,很快来说,质询完毕,姜(正云)就会被释放。我问福井先生这是否意味着姜正云正被羁押在大使馆,他基本上做了同样的回答。最后他叫我不必为此烦恼,并说他会告诉你。我说,我需要立刻做同样的事。

正是基于关注姜(正云)最新的情况之同样原因,我一度提到了刘文彬的案子。福井坚持说,他对此事一无所知(尽管我最初的报告是亲自交到他的手上,并且他很乐意显示出,在他跟高玉谈到我之前他已知道这个名字)。

然后我去拜访你,发现高玉在你的接待室里。他两次要求我写下“这个中国人的名字”,但我说我想先跟你说。然后他试图在我这样做之前到达了你这儿。正像你看到的那样,后来当我们一起出来的时候,高玉再次重申要求得到这些名字。我回答,他对这个案子很熟悉,没必要来问我。当我提到时间和地点都不合适,他立刻表现出惊讶。即便在我写了姜和刘的名字之后他仍坚持着他的要求,因此最终我意识到他有一些无法明说的想法。接着我问“谁的名字?”,他说,“给你写报告的那个人。”我说有好几个人写了报告,并且基于他可以理解的原因,我不能给出这些名字。

可能是就在高玉去美国使馆拜访之前,某一次他遇到了当时正在找我的费吴生先生。他对后者说我是“一个坏人”,并再次重复说“一个彻头彻脑的坏人”。

这份报告因中途多次被打断而受到了耽搁,其中包括高玉和一名能说漂亮汉语的警察打过来一个长时间的电话(事实上,这名警察始终为高玉做着汉语和日语间的翻译)。只有依靠速记的记录才能够重现这次谈话,它的内容可以临时归纳为一些简单的要点:(1) 高玉对自己良好的意愿受到肆意的污蔑感到非常沮丧,他只不过是想替自己和其他4位朋友找一名洗衣工。(2) 对于行事上的程序和非法闯进,他们公开承认看不出任何意义,但是经过单调乏味的说明和不停的重复之后,他们决定还是最好向我掩盖事实,转而告诉我,姜(正云)和高玉是好朋友并且他经常去那里喝茶聊天,就像昨天晚上和今天上午那样。(3) 一封来自美

国大使馆的信曾指责高玉先生是一个坏人，并且这份报告的起因来自贝德士博士。我说，我所知道的唯一的一次交流来自于大使馆方面，在经历了最近几周南京的妇女们所遭受的种种不幸之后，高玉以这样的方式寻找洗衣工会很容易引起怀疑，大使馆方面对此表示异议。更深一层来说，我对那份报告负有责任，即使我并没有亲自将它送到大使馆。(4) 为了保护金陵大学和安全区内的其他地方，高玉花了大量的时间去走访。因此从附中传来的这则消息，对他所付出的努力进行邪恶的攻击，今天上午他感到非常痛心。(5) 对于身在安全区内的人来说，和平安宁和美好的愿望都是令他们深深渴望的。所以我应该特别小心不再去相信某些品质恶劣的中国人编造的用以攻击日本人的那些邪恶故事。(6) 各种各样的好意和担保是不可避免的。

尊敬您的，

1938年1月26日

美国大使馆，

南京。

亲爱的爱利生先生：

尽管受到了武力相威胁，人们过来报告事情变得越来越困难，可是我还是得向您报告两个军事人员非法闯进的案例，我对此进行了充分的验证，而且现场有许多值得信赖的人知道这件事。

25日下午，两名士兵闯进附中校园，四处游荡。当被问及他们的意图时，他们回答“自娱自乐。”当提醒他们这块地方是属于美国人的房产，他们说他们对此并不在乎。最终他们决定离开，在抗议之下，他们依然坚持爬围墙——那里的某一处因为霜冻的原因已经部分损坏。围墙坍塌下来，压在了其中一名士兵的身上并导致了头部受伤。他显示出非常不满，而当难民营里临时组建的诊疗所为他提供了急救之后，他的情绪慢慢平息下来。对于这些服务他给了1美金，而对于爬围墙总会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的提醒，他礼节性地拒绝了。

25—26日的晚上大约11:00，两名士兵爬上了靠近附中校园东角的南墙上。他们走近了经常被非法光顾的集体宿舍，但是身在难民们中间

的宿舍负责人用吹口哨和以前组织起来追捕罪犯的喊叫声将这两名日本士兵给吓跑了。

鉴于目前所发生的情况,尽管我会对上述这些报告负责,只要它们都能起到有效的作用,但是否应该把这些地方所发生事件的详情传递给日本当局实在令人有点迟疑不定。

尊敬您的,

1938 年 1 月 27 日

美国大使馆,

南京.

亲爱的爱利生先生:

很不幸有必要跟您再次提及昨天从胡家菜园 11 号农具商店里被带走的那个妇女。下午 4:15 再没有人看到过她,大约 25 小时之后她被带到大使馆进行“质询”。

您和日本官员对于询问中所提到的地点、环境和时间所持的最初立场,您比我知道的更加直接。我记录的仅仅是后来为我所熟知的事情的进展情况。

在和您讲完话后,昨晚 8:00 我去了日本大使馆。福井先生说“一旦质询完毕”,他会在晚间释放这名妇女。我提醒他从这名妇女被带到大使馆,大约已过去了 5 个小时。他说“宪兵们”认为,在进行“质询”之前她最好还是休息一下,因为她非常激动并且声称,他要送她返回农具商店。我提醒他(福井)理解这一点,即她应该来到平仓巷 3 号,我们的集体住处,对此他表示同意。

大约 11:00 高玉和一名说英语的领事警察带着双重要求来到这里:即我应该同意这名妇女留在大使馆,那里已为她提供了食品和床铺;并且声明,她应该呆在那里因为“质询”还没有结束。(那时我正刚刚上床,因为米尔士先生全身穿戴齐全,他很善意地扮演了穿梭电话的作用,三次和高玉进行了交流)。我回答,长时间的扣押不会让您和我感到满意;并且回想到福井先生昨晚刚刚承诺(将这名妇女)送回。他们的意图变得很明显,那个时候他们无意将她释放,整个晚上都要持续这种状况。

因此我说，福井先生应对此负全部责任，高玉也肯定地重申了这一点。米尔士先生要求他们确定今天（释放的）时间，但他们既没有给出任何时间点也没有同意上午（就释放）。

这个重要的案件其实非常简单，正像你留意到的那样，所有合法的审问都可以在十分钟之内完成。大家能够猜测到，对于这名妇女以及这周边地区或者是更广泛区域内的所有人所造成的最终影响，可以一时假定为恐吓是一种“单纯”的动机。如果主要目的是让这些从金陵大学和您本人那里传来的报告背上诽谤的罪名，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即它的附带产物是为昨天下午发生的事件制造“证据”。

这个女人的福利是一项重要的考虑方面，更多的是因为这很大程度上涉及到林查理先生、我本人以及美国大使馆的声誉。（因为）我们报告了这一事件，我们安排了会谈等等。而且在关于这些程序问题上显示美国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同样严重的是漠视（日本）在很高的官方层次缺乏保证（比如说在检查的时间和方法问题上）。例如，根据我从林查理先生得到的解释，福井先生的声明缺乏对于这 25 个小时里发生的情况的真实性的反映，而他本人参与了所有的审问。

致以同情的关切，

尊敬您的，

金陵大学

南京，1938 年 2 月 14 日

美国大使馆，

南京

亲爱的爱利生先生：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负责看管那些被难民们所使用之房屋的雇员们，一直都致力于避免对日本士兵闯入事件进行报告，因为他们感觉到这样招致报复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我已了解到三四件闯入事件，它们都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同时因为我没有立即获悉，因此就没有给您提交书面报告。我已试图构建一种道德规范，以便为任何重要的困境提供即时的信息。

昨天晚上刚好 8:00 之前,两名日本士兵穿过了图书馆围墙,其中一名士兵拿着轻机枪站在门口,而另一名士兵握着左轮手枪四处游荡寻找“花姑娘”(那些干着淫荡勾当的女孩^①)。他们身着深色的外套大衣和普通卡其布制服。这名搜索者行事匆匆,并没有找到他们想要的女孩子。他们从 3 名男子那里分别抢走了 76 美金、14.5 美金和 12 美金,还分别从其中的两个人那里抢走了登记证书。表面上看起来,抢劫是因为未能提供姑娘去满足他们的要求而受到的惩罚。

这个案例和每一小时发生在这座城市其他地方里的事件比起来简直是微不足道。但正因为它发生在靠近日本大使馆的地方,又显示出这儿完全缺乏真正的警察队伍。

尊敬您的,

1938 年 2 月 22 日

美国大使馆,

南京

亲爱的爱利生先生:

今天上午发生在附中的事件,经过对现场彻底地检查显示:一扇门的玻璃和两个房间的窗户被刺刀捅碎。可以找到这个案例的一些目击者和报告实情时留下的残留物,对这种残酷待遇所形成的愤恨已经鼓舞起人们的勇气,也许这仅仅是一种准备,因为整个事件都是在公开的光天化日的情况之下发生的。

这种损害对财产本身来说是很小的损失,但显然不是一种正常的做法,因为它既没有对悬挂着美国国旗之下的美国人房产和贴在大门上来自美国方面的告示体现出应有的尊重,也没有表明对日方命令的服从,而这个命令是由他们的宪兵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书写出来的告示来体现的。

尊敬您的,

M. S. 贝德士

^① 编者按:此处不确,日军所说之“花姑娘”,带有淫亵之意,泛指中国年轻漂亮的女性。

1938 年 2 月 23 日

美国大使馆，

南京

亲爱的爱利生先生：

昨天两名穿便装的日本士兵在一名佩戴官方臂章的中国人陪同下来到了胡家菜园 11 号我们的农具店。在经过某种会谈后，声称：他们会在今天中午返回这里，带走那名被强暴的妇女进行两个小时的质问。这个妇女的案例已为您所熟知（资料在我 1 月 25 日写给您的信件里）。下午 5:00 他们过来带走了那名妇女，直到今天上午 10:30 再没有听到（关于这名妇女）的消息。他们举止得体，并且还带了一张有正式名称和地址的文件；他们声称他们是将这名妇女带到离这里只有一小段距离的地方并且一切都会很好。

我们的农村干部培训学校定期为一支日本军队提供劳动力，而这支部队拥有特殊服务机构的许可公文。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都没有遇到上什么麻烦。可是现在一个由 19 个人组成的群体，原本答应好的 5 天之内返回，但是已经干满了 7 天仍没有归来。这在一些家庭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并且当军事人员每天过来带走一整车的临时劳动力时将会引起摩擦。此外跟这支部队有关的写出的汉字是：高毘特遣队。宿营地的一名士兵指责这个叫李观全的劳工负责人拿走了一支水笔——其他人说是李（观全）自己的；在对他进行搜查之后就将他绑了起来，（这名士兵）说要杀了他。还有一种指控，说是在李的衣服里发现了一个空军服役人员写来的一封信。我试图将这整个的案例都交由中国人来处理，万一遇到什么可能的麻烦就写报告报道事实真相。劳工方面的问题看来依旧很麻烦。

M. S. 贝德士

（彭 敏 龚洪烈 译）

149. 对于 1937 年 12 月 16—27 日金陵大学和日本大使馆之间往来信件之副本的说明

1. 复制是为了想要把(这些信件上的消息)秘密地散布出去。但是请立即通过安全的途径将这些信件的副本送往联合董事会的办公室,让他们把这些副本寄给印第安纳波利斯,丹尼大街 222 号,基督会的国外部,并且同时交给密歇根州,底特律市,高地公园,格伦代尔 45 号,我的兄弟 G. S. 贝德士的手中。

2. 这些信件和国际安全区委员会过往的通信之间有极其广泛的联系,我在这个委员会中是一名非常积极的成员。此外,它们(这些信件)通常跟在大使馆举行的会谈有关联。因而不是很全面,但可以(从这些信件中)对目前的局势窥见一瞥。

3. 日本军队 12 月 13 日进入这座城市。大使馆方面的人 15 日到达此地。同时表达了希望减轻军方对外国人和他们的利益施加的影响。我以前和田中领事有过轻微的接触。

4. 首先官员们拒绝相信我们告诉他们的事实真相。在与事实进行激烈的碰撞之后,最终真实地碰见一些强奸和暴力事件,他们觉醒过来。然后他们停止争论并就安排宪兵等事宜,给予一些微不足道的承诺(整座城市只有 17 名宪兵而同时他们却拥有 50 000 名完全处于散漫状态的士兵);并且两次告诉我们将颁布“新的严格的命令”来恢复纪律。

5. 后来他们坚持使用惯用的客套语:一切都处于进步之中,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问题。

6. 然而,涉及到主要的 3 名官员中的两名,他们被这一系列巨大的悲惨境遇给彻底打倒了,同时他们还要求在跟军方打交道时以写报告的形式作为辅助的手段。因此,你们就有了一个典型的非军方的日本组织:半是为军方辩护,半是劝说军方。

7. 将军们的冷酷无情实在很难描述。此外我简直无法令自己有时和心情来叙述这整个的故事。

8. 我们几乎处于完全被隔离状态,仅仅是今天才有部分机会在没有经过审查的情况之下来到这里。

草草

(以上文献号:RG10;Box 102 Folder 863)

(龚洪烈 彭 敏 译)

十六、中日冲突中的南京 1937 年 12 月 21—31 日

150. 关于日军占领南京期间美国方面的函件

序号:	日期:	收信人:	转交人	时间:	署名人:
(以时间为序)					
A1.	(7)	12 月 16 日	(西方公民在南京)	福田	12 月 16 日 由史迈士递交
A2.	(13)	17 日	日本大使馆官员们	福井	17 日 米尔士
A3.	(14)	17 日	日本大使馆官员们	福井	17 日 米尔士
A4.	(21)	20 日	上海美国总领事	田中	20 日 14 名美国人
A5.	(26)	22 日	日本大使馆官员们	福田	22 日 米尔士
(关于:美国方面的电报)					
A6.	(30)	23 日	日本大使馆官员们	高田	23 日 米尔士
(美国人的财产)					
A7.	(31)	24 日	日本大使馆官员们	福井	25 日 米尔士
A8.	(32)	24 日	日本大使馆官员们	福田	24 日 宋煦伯
			福井	25 日 宋煦伯	
A9.	(33)	25 日	日本大使馆官员们	福井	25 日 米尔士
A10.	(46)	1 月 1 日	日本大使馆官员们		米尔士
			(山顶)		

续 表

序号:		日期:	收信人:	转交人	时间:	署名人:
A11.	(47)	1 日	日本大使馆官员们			米尔士
(长老会的财产)						
A12.	(50)	4 日	日本大使馆	福井	4 日	费吴生
A13.	(51)	4 日	日本大使馆		4 日	费吴生
A14.	(52)	5 日	日本大使馆官员们			米尔士
A15.	(52)	5 日	日本大使馆	福井	5 日	费吴生
A15.	(53)	5 日	日本大使馆	看门人	5 日	费吴生
A16.	(54)	5 日	日本大使馆官员们	福井	6 日	米尔士

序号:	日期:	收信人:	转交人:	时间:	署名人:	
(以时间为序)						
U1.	(9)	12月16日上午	日本大使馆官员们		16日上午	贝德士
U2.	(10)	16日下午	日本大使馆官员们		16日下午	贝德士
U3.	(12)	17日	日本大使馆官员们		17日	贝德士
U4.	(15)	18日	日本大使馆官员们	田中	18日	贝德士
U5.	(19)	19日	日本大使馆官员们	田中	19日上午9:00	(由贝德士、费吴生、威尔逊、史迈士提交)
U6.	(28)	22日	日本大使馆官员们		22日	贝德士
U7.	(35)	25日	M. 田中	田中	25日	贝德士
U8.	(38)	27日	日本大使馆官员们	Con. Pol.	27日中午	贝德士
U9.	(42)	30日	日本大使馆官员们	福田	30日下午3:00	贝德士
U10.	(43)	30日	日本大使馆官员们	田中	30日下午5:00	贝德士, 林查理
U11.	(44)	31日	日本大使馆官员们	看门人	31日上午	贝德士

日军占领期间:有关南京安全区之文件的目录

序号:	日期:	收信人:	转交人:	时间:	署名人:	
(以时间为序)						
Z1.	(1)	12月14日	日本司令官	福田	15日上午	拉贝
主要的特别服务机构 15日中午						
Z2.	(2)	14日	日本司令官(LC. 目录)	福田	15日上午	拉贝
Z3.	(3)	14日	日本司令官(IRCe 目录)	福田	15日上午	拉贝
Z4.	(4)	15日	福田	福田	15日上午	拉贝
Z5.	(5)	15日	福田(见 IRC)	福田	15日上午	福斯特
Z6.	(6)	15日	(跟宪兵部队长官 会谈之备忘录)		15日中午	(史迈士)
Z7.	(7)	16日	(西方国民在南京)	福田	16日	(由史迈士 递交)
Z8.	(8)	16日	福田(案例 1—15)	福田	16日	史迈士
Z9.	(11)	17日	日本大使馆	福井	17日	拉贝
Z10.	(16)	18日	日本大使馆	田中	18日	拉贝
Z11.	(17)	18日	日本大使馆	田中	18日	拉贝
(难民营目录 12/17)						
Z12.	(18)	18日	日本大使馆 (司法部突发事件, 12/16)	田中	18日	拉贝
Z13.	(20)	19日	日本大使馆(案例 16—70)	田中	19日	史迈士
Z14.	(22)	20日	日本大使馆(案例 71—96)	田中	20日	拉贝
Z15.	(23)	21日	日本大使馆	田中	20日下午 2:40	外国人社团
Z16.	(24)	21日	日本大使馆(案例 97—113)	看门人	21日	史迈士
Z17.	(25)	21日	(就南京遭遇焚烧 情况的调查结果)	(机密)		许多人
Z18.	(27)	22日	日本大使馆 (案例 114—136)	看门人	20日	拉贝

续 表

序号:		日期:	收信人:	转交人:	时间:	署名人:
Z19.	(29)	22 日	(日本方面登记 注册的告示)			
Z20.	(34)	25 日	日本大使馆(有关:林查理)	福井	25 日	史迈士
Z21.	(36)	26 日	日本大使馆 (案例 137—154)	福井	26 日下 午 6:00	史迈士
Z22.	(37)	27 日	日本大使馆(食品)	福井	27 日上 午 11:00	拉贝
Z23.	(39)	27 日	日本大使馆(煤)	福井	27 日下 午 6:00	史迈士(由 贝德士、林 查理递交)
Z24.	(40)	30 日	日本大使馆(煤)	福田	30 日— 下午 3:00	史迈士
Z25.	(41)	30 日	日本大使馆 (案例 155—164)	福田	30 日— 下午 3:00	史迈士
Z26.	(45)	31 日	(有关:王兴龙的备忘录)			(由许、吴、 贝德士和 史迈士递交)
Z27.	(48)	1 月 2 日	日本大使馆 (案例 165—175)	福田	3:00	拉贝
Z28.	(49)	4 日	日本大使馆 (案例 176—179)	田中	4 日上 午 11:00	拉贝
			(案例 178)	田中	3 日下 午 4:00	许传音

(龚洪烈 彭 敏 译)

151. 关于日军滥施暴力登记案例的说明

尽管有很多担心,但是中国士兵从来就没有带给我们任何伤害。(除了农场之外,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被彻底摧毁)。机构方面的损失按照当地货币来计算,到1月7日为止达到\$10 000.00。喂养的牲口是单项中损失最大的一笔。在日本士兵到处搜寻妇女和战利品时,相当多的大门和窗户被他们用来复枪的枪托击碎。附中厨房里的设备全部被抢走。有几幢大楼内的器具和大部分附件也被洗劫一空。落在新寝室和史德蔚家中的炮弹几乎没有造成大的损害(13日下午日军开始炮轰,他们的炮兵部队从东面和西面彼此间炮轰持续了一个小时,这一点我几乎可以判断;鼓楼的教堂也被一枚炮弹击中)。

(无论什么时候太平盛世到来),难民们撤离之后,我们在重新修复这些大楼使其恢复原有的状况方面所需的资金面临巨大的亏空,尤其是图书馆、新宿舍楼、新科学大楼和某些住宅的修缮。

在金陵大学的西方职员中,丹尼尔的损失最重,其次是我、威尔逊、林查理、芬和柏睿德。尽管几乎所有的房屋都被日本士兵闯进去过1次到30次,但其他的场所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大量的东西被多次倒掉以及放置在路边,因此有关临时性的检查我们不可能再多说什么。特别是丹尼尔损失的东西有:被褥、地毯、自行车。校内的某些中国员工损失也非常巨大,有时候一些亲戚和朋友们被安置在他们的房屋里。很多人已撤走,亟需的主要物品有:食品、被褥、御寒的衣物、现金、手表、自行车。日本人对他们(指中国人)受到的损失根本毫无兴趣。

很多次我们冒着相当大的风险把日本士兵给撵走,但是……

(原文没有下文——译者按)

(龚洪烈 彭 敏 译)

152. 南京外国人社团致日本大使馆

1937 年 12 月 21 日

日本帝国大使馆的官员们，

南京

亲爱的先生们：

我们以人道主义的名义在此向你们请愿，为了 200 000 南京市民生活的安宁，期盼你们能采取下列措施：

1. 停止在城区内的大部分地方纵火，同时使这座城市里还没有遭遇火灾的区域，能够从这种既不顾及后果、又有计划有步骤的纵火行为中保存下来。

2. 在这座城市里，日本军队目无法纪的行为，给南京市民们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这样的情况已持续了一周，请立即制止这种行为的发生。

3. （日本士兵）到处抢劫和纵火，这样的状况已使这座城市里的商业活动处于停顿状态，同时使整座城市里的人口减至只有一个大难民营的水平。此外，国际委员会拿出储存的食品向这 200 000 人口供应，但考虑到这种供应只能维持一周的时间，我们非常热切地请求你们立即采取措施去恢复市民们正常的生活环境以使这座城市里食品和燃油的供应可以得到维系。

目前的形势会自动而快速的导致出现一个严重饥荒的局面。我们在此恳求获得正常生活的必备条件：住房，安全和食品。

在此诚挚地向你们递交，

南京外国人社团

（龚洪烈 彭 敏 译）

153. 致贝德士

1937 年 12 月 21 日

亲爱的贝德士博士：

平仓巷 6 号的住房受到了 3 名日本士兵的严重干扰，这 3 名士兵是今天上午 11:30 刚从附近的围墙上攀爬过来的。目前的情况可以做如下简洁地陈述：

1. 无论遇上年轻的男子和妇女都以刺刀相向；
2. 从保险箱里抢去了数百美金；
3. 保险箱被他们用刺刀弄坏，同时衣物被撕成碎片；
4. 一些化学试剂的瓶子被泼洒到地板上。

上面所述的都是陈纳逊教授的财产。

1937 年 12 月 21 日

亲爱的贝德士博士：

10 日住房里容纳有一百多名难民，他们中有 3 名非常美丽的姑娘。其中一位为日本士兵熟知。当这名姑娘走进这幢房屋时，很不幸被这几个日本士兵看上了。今天下午的时光里，这 3 名日本士兵来到院子里并且到处搜寻这 3 位姑娘，很快这 3 位姑娘被他们找到。日本士兵说，为了“性”，他们今晚过来。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该让这 3 位姑娘离开这里，假如日本士兵来到那间房子并且向我们要人，我们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S. T. Swe

两个小时之前我给你写了一封信，托林查理教授和米尔士教授转交给你。如果日本人今晚来到 10 日住房要和其中的一位姑娘发生性关

系,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非常感激你能够迅速提供帮助。

非常希望很快能收到你的来信,

我是,

你值得信任的,

S. T. Swe

(龚洪烈 彭 敏 译)

154. 致美国总领事

12月22日 南京

上海美国总领事

有一些重要的问题,需要美国的外交代表立即来南京。局势日趋紧迫,请通知大使和国务院。签名者:贝德士、鲍尔、费吴生、福斯特、海因兹、马吉、米尔士、麦克伦、林查理、史迈士、宋煦伯、特里默、魏特琳、威尔逊。

(龚洪烈 译)

155. 宋煦伯致日本大使馆

平仓巷 3 号

南京, 中国

1937 年, 12 月 24 日

日本大使馆

南京, 中国

先生们:

我想向你们报告 12 月 23 日, 也就是昨天下午大约 5:00 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两名日本士兵闯进了位于上海路 2 号的一幢住房里, 他们扯下了悬挂着的美国国旗, 同时升起了一面旗帜, 上面声明: 这幢房子是调查委员会的住处。

这幢位于上海路 2 号的房屋是美国人的财产。它是南京神学院 R. A. 费尔顿教授的家, 同时 C. S. 史密斯教授和爱德华·詹姆斯教授也把家产和私人物品放在里面, 他们两个都是我们神学院里的教师。

在我发现这些士兵扯下美国国旗短短几分钟之前, 贴在大门上的由日本大使馆发布的告示被人移走了。美国大使馆颁布的告示依旧显露在一处醒目的位置上。其中的一位士兵显然是喝醉了。他们坚持想借这块地方用 10 天, 而我婉言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他们接着变得非常愤怒, 对我也变得粗鲁无礼起来, 他们向我大叫大嚷并击打我的肩膀, 最后用武力将我抓起来, 把我拖出院子, 一直拖到上海路的马路中间。说是直至我同意签署一个声明, 同意借给他们使用这幢房屋两个星期, 他们才会放了我。于是在签了这个声明之后, 他们释放了我, 并且允许我们重新升起美国国旗。但是他们将他们的旗帜插在了大门上, 同时说, 他们今天 9:00 会回来占据这幢房屋。他们命令目前住在这个房子里的中国难民全部搬出去。

请求你们能够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结束他们暴力占领我们的房产, 并

阻止类似的事件继续发生。

非常信任你们的，

宋煦伯

房产委员会主席

南京神学院

(龚洪烈 译)

156. 史迈士致日本大使馆

(副本)

平仓巷 3 号

南京

(案例 149)

1937 年,12 月 25 日

致日本大使馆的官员们,

南京

亲爱的先生们:

今天上午大约 10:00,林查理先生发现了几名士兵在汉口路 29 号的一幢房屋里,并听到了一名妇女的哭声。那名妇女约在 25—30 岁之间,她被捆着,示意林查理先生进来。一名士兵拖着她走,而其他的士兵已经在房子里面。她抓着林查理的手臂,于是其他的士兵们就走出了房子,他们沿着汉口路继续前行,丢下了她和林查理先生。(她说)她出来想买点东西,士兵们将她抓了起来。她的丈夫 4 天前被带走,至今还没有回来。她想让林查理先生护送她回到位于汉口路上军事学院内的难民营里。因此林查理先生就护送她往汉口路的东面走,在几乎快要到金大的花园时,在那里他们遇上了一名负责检察的军官和两名士兵以及一位翻译。

这名军官从林查理先生的上衣口袋中将他的手拽出来并且抢走了由日本大使馆发给他的臂章。当林查理把他的一双手放回到上衣口袋时,这名军官狠命地抽打他的手。他声嘶力竭地问林查理他是谁,但双方谁也无法理解对方的意思。接着他朝林查理先生的胸部猛击。林查理先生问他这样做是什么意思,这使得这名军官感到愤怒。这名军官示意要看一下他的护照,但恰好林查理先生没有将它带在身上。他想知道林查理当时正在干什么。林查理先生告诉他,他正带着这位妇女回家。因此这名军官再次打了林查理先生。林查理先生想看一下这名军官佩

戴的臂章,但这名军官朝林查理先生的脸上狠狠地打了一记耳光。然后这名军官指着地上并抢走了林查理先生的帽子,所以林查理先生猜测这名军官是想让林查理给他磕头。但林查理先生不愿意这么做。因此这名军官又朝林查理的脸上打了一记耳光。后来翻译解释说,这名军官想要一张通行证。

林查理先生解释说,因为这位妇女感到害怕所以他正带着她回家。这名军官向士兵们下了一道命令,于是这两个士兵端着枪,分别站到了林查理先生两侧。接着翻译解释说,这名军官想让林查理先生向他鞠躬。林查理先生拒绝这样做,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一名美国人。这名军官最后让林查理先生回家。

同时那位妇女当看到林查理先生受到这样(粗暴)的待遇,她简直被吓坏了,因此她顺着汉口路跑下去了。

林查理先生解释说,他并没有碰到这名军官,而仅仅是将他的手插在(他的外套大衣)的口袋里,沿着那条路走,并没有打扰任何人。那位妇女走在他前面,跟他隔着很短的距离。

我们希望能够赶紧在士兵们中间恢复应有的秩序和纪律,这样可以
让外国人安宁地走在大街上,再也不必担忧受到恶意的干涉和作弄。

非常尊重你们的,
刘易斯·S. C. 史迈士

(彭 敏 龚洪烈 译)

157. 致贝德士

1937 年 12 月 25 日

亲爱的贝德士博士：

日本士兵来到了平仓巷 6—11 号，情况非常复杂：(到处)都是奸淫和抢劫。请问您能够派人过来保护我们吗？

您真诚的，

S. T. Swe

(龚洪烈 译)

158. 史迈士致日本大使馆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1937 年 12 月 26 日

日本帝国大使馆

南京

亲爱的先生们：

我们随函附上发生的案例，从第 137 件到第 154 件。我们非常乐意向你们报告，案例的发生呈现出下滑态势并且（我们身处的）环境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仍需要做出努力使局势进一步恢复正常。

有 3 处地方一到晚上就会遇到麻烦，特别是：（1）圣经师资培训学校的难民营里，在过去的 4 个晚上，7 名日本士兵来到那里强暴女孩子们，甚至昨晚整夜都呆在那里；（2）汉口路小学的难民营；和（3）五台山小学的难民营。

就上述事件费吴生先生和我今天下午拜访了你们的大使馆，并且请求至少能在一些晚上派遣宪兵驻守这三处地方，以使目前的局势得以好转。

我们在此感谢你们对这些事件的解决以及安全区内局势的改善所提供的帮助，也感谢在此过程中你们所为之付出的艰巨努力，我是

非常尊重你们的，

刘易斯·S. C. 史迈士

日本士兵在安全区内造成无秩序状态之案例

144. 12 月 23 日，日本士兵继续抢夺老百姓的财物，一个醉酒的士兵打了一位难民的头部并且强暴了一位妇女。士兵们一天要来 3 次或 4 次，同时还带走了一些妇女。（五台山小学难民营）

145. 12 月 23 日晚上 8:15，7 名日本士兵带走了 4 位姑娘。12 月 24

日上午 9:00,日本士兵进来了 3 次,每次都有 3 名或者 4 名(士兵)过来给难民找麻烦。下午 2:00(他们从难民那里)夺走了衣物,现金和一些供应品。(圣经师资培训学校难民营)

146. 12 月 23 日下午 3:00,2 名日本士兵来到汉口路小学的难民营里搜索财物,然后还强暴了这里的工作人员王小姐。这件事立即报告给了日本宪兵。他们派宪兵找到了已经离去的那些士兵,因此他们将那个姑娘带到了他们的办公室,并且作为证人扣押了她。同一天晚上,其他日本士兵过来又强暴了王夫人的女儿。大约晚上 7:00,另外的 3 名士兵又强暴了两位年轻的女孩子,其中一位仅有 13 周岁。(郑大成,汉口路小学难民营负责人)

147. 12 月 24 日,4 名日本士兵从颐和路 6 号马先生负责的卫生办公室带走了 12 名苦力。(费吴生)

148. 12 月 25 日晚上,7 名日本士兵来到圣经师资培训学校的难民营里,并且整晚都呆在那里。在那天,9:00 有 4 名士兵过来,在 2:00 的时候,来了 3 名士兵抢走了衣物和现金。他们强暴 2 位姑娘,其中一位仅有 12 周岁。(圣经师资培训学校)

149. 12 月 25 日上午 10:00,我们委员会的林查理先生在汉口路被搜查队的一名军官叫住并拽住,殴打他,还扇他的耳光。(参见 12 月 25 日的书信)(林查理)

150. 12 月 25 日,2 头水牛被日本士兵从金陵大学商店的院落里被牵走。地点:胡家菜园 11 号。(林查理)

151. 12 月 22 日,2 名日本士兵在金陵大学蚕桑系大楼内强暴了一位年仅 13 周岁的难民女孩。另一名 28 岁的妇女也遭到了强暴。23 日早上 4:00,两名女孩被日本士兵带走,但日本宪兵碰到了他们,这些日本士兵们逃走了。(H. K. 吴,警察局助理警长)

152. 12 月 25 日下午 3:00,日本士兵们抢走了两台大型消防泵发动机的轮子。安全区消防办公室原本有 4 台消防发动机(汽车)和 12 个泵。但是在过去的 10 天里几乎所有的设备都让日本士兵给夺走了。我们现有的泵要么被搞坏了要么没有轮子,仅有一台泵可以使用。(Y. H. 郎(音),警察部负责人)

153. 12月25日,年仅15周岁的女孩李小姐被日本军官和两名士兵从鼓楼新村14号给带走。(许传音)

154. 12月26日下午4:00,一名年仅13岁的女孩在陈家6号遭到了3名日本士兵的强暴。(王)

刘易斯·S. C. 史迈士

(龚洪烈 彭 敏 译)

159. 安全区致日本大使馆信件一组

(副本)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宁海路 5 号

1937 年 12 月 27 日下午 5:00

日本帝国大使馆

南京

亲爱的先生们：

希望能得到福井先生的关注

因为今天中午你们询问拉贝先生和我，国际委员会在什么地方可以搞到燃煤，今天下午我们让林查理先生到处寻找去了。

结果我们随函附上“燃煤储存之备忘录”，这些燃煤储存在尚没有被军方封存的 4 个煤场里。你们将注意到关于在最后一个煤场的 50 吨煤的特别请求，这一煤场在美国人的房产中。这些煤是供我们急需之用的。

但是在来年的第一个二月份我们需要 300 吨燃煤，此外在接下来的第一个三月份我们还再需要 300 吨燃煤。这些燃煤仅仅能应付粥厂的需要，却无法向私人家庭提供，尽管他们也需要。市民中私人需要燃煤的总量大约将超过 1 000 吨。因此，要为粥厂专门储备 600 吨燃煤的同时还要另外替老百姓的私人需求储存 1 000 多吨燃煤。

感谢你们对此事好心的关注，我是

非常尊重你们的，

刘易斯·S. C. 史迈士

燃煤储存之备忘录

洪武路 156 号

同怡(音)公司

大约有 50 吨，它们中有一些目前正在被取用。

五老村 91 号

常泰(音)公司

大约有 100 吨软煤,(硬煤正用来烧火)。

李子巷(音)36 号

天源巷(音)公司

大约有 60 至 100 吨

苜蓿围场后 1 号

(从汉中路开门)

大的场地里有大约 500 吨,其中有一些在运输中的燃煤即将抵达。

小的场地里有大约 50 吨,这一场地位于美国人的房产中。国际委员会特别希望保护这批燃煤,并用这些燃煤来做饭以资助那些难民。

1937 年 12 月 27 日

布告

(译文)

本司令官由十二月二十四日起向难民及市民发给安居乐业为目的的安民护照,故人民等各自向日本军发给所报到,领受护照为要。如有代领者,概不许可。须要本人自己报到。如有年老幼小有病人等均须跟同家人报到为要。以后倘若没有护照,有一经查出,一概不许在南京城内居住,切切特示。

右諭通知

昭和 12 年 12 月 22 日

大日本军南京警备司令官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宁海路 5 号

1937 年 12 月 30 日

日本帝国大使馆

南京

亲爱的先生们： 希望能得到福井先生或田中先生的关注

我正编印并向你们随函附上案例第 155 件至第 164 件。它们中大部分出现在第一页，案例第 155 件至第 160 件，之前至少已向你们简略地报告过了。但是从第 161 件至第 164 件，这 4 件案例今天中午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其中两件发生在今天接近中午的时候。第 164 件案例是一名年仅 12 岁的女孩被人从中英文化协会大楼带走，你们能替这位女孩所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立即展开调查。

案例第 161 件至第 163 件不是在安全区内发生的，但是有两件案例就发生在安全区的边界线上。无论如何，这种行为发生在靠近安全区的地方，这种情况对于要返回他们自己家中的人们来说是极其艰难和危险的。

感谢你们非常周到耐心地去收取这些案例并且迅速地关注它们，特别是为第 160 件案例迅速展开调查，我是

非常尊重你们的，

刘易斯·S. C. 史迈士，秘书

日本士兵在安全区内造成无秩序状态之案例

161. 昨天在和平门江南公司的隔壁，一位替德国人工作的男子被（日本士兵）用刺刀给捅死，12 月 29 日，日本士兵在他的家中索要年轻女子。那里只有老年妇女，所以士兵们说，他们要将这些人带走。遭到这名男子的拒绝，因此他被杀死。（林查理）

162. 昨天在大都市旅馆的前面，3 名男子正从那里走过，这时（日本）士兵指控其中的一人是一名中国士兵，然后向他射击并用刺刀刺他。

163. 12 月 30 日上午，4 名男子正沿着湖南路走，日本士兵向他们开

火。有一个人被打死,第二人伤势非常严重,以致医生不指望他能活下来。他现在在金陵大学医院。(威尔逊)

164. 12月30日中午12:15,两名日本士兵坐着一部黄色小车来到位于北平路69号的中英文化协会大楼,并带走了一位12岁的女孩,家里人叫她米晁珊(音)。(史迈士)

1937年12月30日,编辑存档

(龚洪烈 彭 敏 译)

160. 拉贝致日本大使馆

(副本)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宁海路 5 号

1937 年 12 月 27 日

日本帝国大使馆

南京

亲爱的先生们：

希望能得到福井先生的关注

12 月 1 日，当南京市的前任马市长将负责照料安全区内的市民之职责移交给国际委员会时，他向委员会分发了 30 000 担大米和 10 000 袋面粉以供应给这些人口。他同意这批大米和面粉交由委员会来自行决定它们的使用：或者是通过粥厂，大量地分发给需要的人们；或者是卖给那些可以买得起的人们。这些交易所收取的资金将用来为难民们提供服务以及购买诸如燃料之类的用品提供给粥厂使用。（参见随函附上 12 月 1 日，中国前任马市长的来信。面粉是口头上加到信中去的。）

在 12 月 1 日和 12 月 11 日之间，因为你们的军队攻城使得南京的城门有必要关上，与此同时，我们的委员会成功地将 10 000 担大米和 1 000 袋面粉运进了安全区。剩下的那部分我们希望在战斗结束之后能够尽快获取它们。

12 月 14 日在我们致南京日本军方司令官的信中，我们提请他关注这一事实，即我们在城内的其他地方储存了大米，我们希望派去运送这批物资的卡车能够自由通行。

作为对这封信的答复，12 月 15 日中午，安排了和宪兵部队长官的会谈，他说我们可以使用这 10 000 担大米，同时他们会尊重那些大米的存放地点并派人守护。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得到许可，派卡车到城内的其他地方获取存放在那里的大米。因为中国军队在南京的周边地区已储存有 100 000 担大米（除了我们的 30 000 担之外），随着你们对南京的

占领,它们中的大部分都落入到你们的手中,我们恳求你们允许我们拿到这 20 000 担大米用来周济这 200 000 名平民。

两个星期的无秩序状态使我们除了把大米送到难民营和粥厂之外,几乎什么也干不了。但是现在随着这座城市里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好转,一旦天气状况良好,我们想开始搬运大米和燃煤。

随着安全区内一些家庭中私人存储大米的数量急剧减少,对我们的大米供应之需求正日益快速地增加。假如我们不得不向全体难民提供食物,我们的大米储存量只够维持不超过一周的时间。即使情况恢复正常,仍有数以千计的难民直到春季来临还不得不依赖救济过活。

目前我们粥厂方面燃煤的供应量正一天天地减少到只够维持一周的时间。因此我们开始着手立即派车拖运燃煤,这是一件非常紧迫的事情。

我们相信,你们能够和军方做出一些安排解决问题,以便我们能够立即着手开始搬运大米,面粉和衣物,我们是

尊重你们的,
约翰·H. D. 拉贝,主席

(龚洪烈 译)

161. 新申报文章翻译

1937 年 12 月 28 日发表在上海《新申报》上。

南京难民署 秩序已得到恢复

……所有的店铺都已开始营业……

在经过非常短时期的骚乱之后,南京难民区内的秩序正一天天地恢复。一两天之内首都将会重新看到灯光。难民署容纳有超过 100 000 位难民,他们现在正开始对身穿黑黄色制服的军官和士兵变得非常友好。目前有一大批店铺已经开张,他们的生意都非常忙碌和兴旺……难民们的孩子从没有看见过日本士兵,他们簇拥并围着去瞧瞧士兵们的模样。日本士兵们总是用白色的铜币来购买东西。但是大街上也可以使用日本的货币。难民营设在那些外国样式的公共建筑里,他们中大多数是属于美国人和德国人的财产。这个区域里甚至看不到一面英国的国旗。估计那些被打败的中国士兵放下武器并躲到这一区域里的数量有 20 000 人。(军方)决定最终一定要将这些穷凶极恶的人收拾掉。日本士兵目前正一天两次帮助国际委员会搬运大米和糙米以用来供应这些难民。难民们对他们的做法非常感激。但是这一区域里人们很快意识到会遇上缺乏大米方面的麻烦。大部分的孤儿被安置在寺庙里。接收他们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人们认为应打发掉那些小姑娘,并找一些好心人去培育她们。自治委员会将从新年的那天起接受相关事务。该委员会除了委员会主席陶锡山先生之外,共有 9 名成员。委员会的职责是:(1) 逐步铲除人们(生活中)的痛苦;(2) 重新恢复正常的秩序;(3) 鼓励商人们和工人们去从事他们自己的事业;(4) 重新恢复通信。

(龚洪烈 译)

162. 王兴龙事件备忘录

出席人员：许传音博士，住房委员会专员

吴国清(音)先生，六区住房负责人

M. S. 贝德士博士，金陵大学紧急委员会主席

刘易斯·S. C. 史迈士博士，国际委员会秘书

1. 许博士指出，他并不对各区的领导负责，同时各区的领导在他们下面已指派了人。

2. 六区的领导是吴先生，他对王兴龙这个人并不是很了解。但他们来自同一个地方，因此在王兴龙成为住房委员会的职员之后他们就认识了。蚕桑系大楼的前负责人是由吴先生的父亲指定的；他叫任自建(音)，这个人不是很能干，因此他让那个叫王兴龙的人帮助他做工作。

3. 吴先生知道这位王先生是市警察局的警察巡官。

4. 这位任自建对王先生有些嫉妒，所以他向宪兵部报告了这个案件。任自建仍在蚕桑系大楼。

5. 吴先生说其他4个埋枪的是男人。王兴龙告诉士兵们，是这4个人把那些枪给掩埋了。

6. 贝德士说，这个签署过一份中文文件的人说，之前有一位“连长”(吴先生插话说是“旅长”)，并且因为钱的原因，这位前“连长”和王遇到了麻烦。之后他(这位“连长”)加入成为日本士兵，此外在昨天把他的妻子从蚕桑系大楼内带走。“田中先生昨天告诉我，这位姓王的人在那里也强暴过妇女。”吴先生否认了王干过任何强暴妇女的事情。

7. 许博士询问了我们的态度。贝德士说，假如这个姓王的是一名前士兵，那么我们不能够进行干涉，那是军方的事情。他来到我们这里是作为一名陌生人。但是我们要替这两位仆人作担保(大学委员会)，此外其他人也愿意为参与其中的难民作担保。

8. 许博士离开这里去向日本大使馆汇报情况。

刘易斯·S. C. 史迈士

(以上文献号：RG10; Box 102 Folder 864)

(龚洪烈 彭 敏 译)

十七、中日冲突中的南京 1938 年 1 月

163. 新年贺卡

向你们致以最美好的新年祝福,愿你们有一个光辉灿烂的 1938.

约翰·H. D. 拉贝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署名:宋煦伯

R. R. 哈茨

爱德华·施佩林

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

欧内斯特·H. 福斯特

费吴生

刘易斯·S. C. 史迈士

林查理

贝德士

詹姆斯·埃斯皮

约翰·马吉

魏特琳

伊娃·海因兹

格蕾丝·鲍尔

A. 曹迪希

詹姆斯·麦克伦

罗伯特·O. 威尔逊

W. P. 米尔士

C. S. 特里默

A. 齐阿尔

科拉·波德希沃洛夫

(龚洪烈 译)

164. 日军占领期间:南京安全区文件目录

序号:	日期:	收信人:	转交人	时间:	署名人:
(以时间为序)					
Z1.	(1)	12月14日 日本司令官	福田	15日上午	拉贝
主要的特别服务机构 15日中午					
Z2.	(2)	14日 日本司令官(LC 目录)	福田	15日上午	拉贝
Z3.	(3)	14日 日本司令官(IRC 目录)	福田	15日上午	拉贝
Z4.	(4)	15日 福田	福田	15日上午	拉贝
Z5.	(5)	15日 福田(见 IRC)	福田	15日上午	福斯特
Z6.	(6)	15日 (跟宪兵部队长官会谈之备忘录)	15日中午	史迈士	
Z7.	(7)	16日 (西方公民在南京)	福田	16日	史迈士
Z8.	(8)	16日 福田(案例 1—15)	福田	16日	史迈士
Z9.	(11)	17日 日本大使馆	福井	17日	拉贝
Z10.	(16)	18日 日本大使馆	田中	18日	拉贝
Z11.	(17)	18日 日本大使馆	田中	18日	拉贝
(难民营目录 12/17)					
Z12.	(18)	18日 日本大使馆(司法部突发事件,12月16日)	田中	18日	拉贝
Z13.	(20)	19日 日本大使馆(案例 16—70)	田中	19日	史迈士
Z14.	(22)	20日 日本大使馆(案例 71—96)	田中	20日	拉贝
Z15.	(23)	21日 日本大使馆	田中	20日下午 2:40	外国人社团(22)
Z16.	(24)	21日 日本大使馆(案例 97—113)	看门人	21日	史迈士
Z17.	(25)	21日 (就南京遭遇焚烧情况的调查结果)	(A. P. B. R. 后来)	许多人	

续 表

序号:		日期:	收信人:	转交人	时间:	署名人:
Z18.	(27)	22 日	日本大使馆(案例 114—136)	看门人	20 日	拉贝
Z19.	(29)	22 日	(日本方面登记注册的告示)			
Z20.	(36)	26 日	日本大使馆(案例 137—154)	福井	26 日下午 6:00	史迈士
Z21.	(37)	27 日	日本大使馆(食品)	福井	27 日上午 11:00	拉贝
Z22.	(39)	27 日	日本大使馆(燃煤)	福井	27 日下午 6:00	史迈士
(由贝德士、林查理递交)						
Z23.	(40)	30 日	日本大使馆(燃煤)	福田	30 日下午 3:00	史迈士
Z24.	(41)	30 日	日本大使馆(案例 155—164)	福田	30 日下午 3:00	史迈士
Z25.	(45)	31 日	(有关:王兴龙(音译)案件的备忘录)(由许,吴,贝德士和史迈士递交)			
Z26.	(48)	1 月 2 日	日本大使馆(案例 165—175)	福田	2 日下午 3:00	拉贝
Z27.	(49)	4 日	日本大使馆(案例 176—179)	田中	4 日上午 11:00	拉贝
			(案例 178)	田中	3 日下午 4:00	C. Y. 苏
Z28.	(56)	7 日	福田	福井	7 日	拉贝
Z29.	(57)	7 日	(恢复正常状态)	(给福田)	7 日	
Z30.	(58)	7 日	爱利生(文件)	爱利生	7 日上午	史迈士
Z31.	(59)	8 日	福田	福井	8 日下午	史迈士
Z32.	(60)	10 日	爱利生(形势)	爱利生	10 日下午	史迈士
Z33.	(61)	10 日	爱利生	爱利生	10 日下午	史迈士
(案例 180—187,作为对“当前形势的备注”的继续)						
Z33a.	(61a)	11 日	(对总部的搜查)	罗森	17 日	克勒格尔

续 表

序号:	日期:	收信人:	转交人	时间:	署名人:
Z33b. (61b)	12 日	“有关当前形势的备注”	爱利生	12 日	史迈士
Z34. (65)	13 日	自治委员会	SGC	14 日	史迈士
Z35. (67)	14 日	福田(食品)	福田	14 日	拉贝
Z36. (69)	15 日	日本大使馆(有关食品船运的问题)	福井	15 日	拉贝
Z37. (71)	13 日	日本大使馆(SCSB 的谷物)	福井	13 日	费吴生
Z38. (73)	17 日	日本大使馆及福井	福田	17 日下午 3:00	拉贝
(有关食品的(3 种要求))					
Z39. (74)	17 日	爱利生(以上 3 种要求)	爱利生	17 日	史迈士
Z40. (75)	19 日	爱利生, 普里多—布龙, 罗森(食品)	A. PB. R.	19 日	拉贝
Z41. (76)	22 日	爱利生(关于已没收的食品)爱利生	22 日	史迈士	
Z41a. (76a)	22 日	“有关当前形势的备注”(案例 195—203)	A. PB. R. B.	22 日	史迈士
Z42. (77)	22 日	“有关南京救济方面的形势”	A. PB. R. B.	22 日	(史迈士)
Z43. (82)	26 日	爱利生, 普里多—布龙, 罗森(关于已没收的食品)	A. PB. R.	26 日	拉贝
Z44. (83)	27 日	日本大使馆(关于已没收的食品)	福井	27 日	拉贝
(A. PB. R.)					
Z45. (84)	28 日	“有关当前形势的备注”(案例 204—209)	A. PB. R.	28 日	史迈士
Z46. (85)	29 日	普里多—布龙(英国基金)	普里多—布龙	29 日	拉贝
Z47. (86)	1 月 28 日	自治委员会	陈, 杨(音)	29 日	拉贝
Z48. (87)	30 日	罗森博士	罗森博士	30 日	拉贝

续 表

序号:	日期:	收信人:	转交人	时间:	署名人:	
(有关关闭难民营的命令)						
Z49.	(88)	30 日	自治委员会		30 日	拉贝
Z50.	(89)	31 日	“有关当前形势的备注” (案例 210—219;驱逐)	A. R. J	31 日	史迈士
Z51.	(90)	2 月 1 日	“有关当前形势的备注” (案例 220—308)	A. R. J. H	1 日, 2 日	史迈士
Z52.	(91)	3 日	日高先生	日高	3 日	拉贝
Z53.	(92)	3 日	“有关当前形势的备注”A. R. J(案例 309—406)	A. R. J	4 日	史迈士
Z54.	(93)	6 日	爱利生先生(关于已没收 的食品)	A. R. J	6 日	史迈士
Z55.	(94)	8 日	“有关当前形势的备注” (案例 407—426)	A. R. J	8 日	史迈士
Z56.	(95)	10 日	“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与 日方合作中在救济方面遇 到的问题”A. R. J. B	Bos	10 日	史迈士
Z57.	(96)	14 日	“有关救济方面的情况”参 见附录 2/17	A. R. J. B	14 日, 17 日	(史迈士)
Z58.	(97)	19 日	南京自治委员会爱利生, 罗森,杰弗里 A. R. J.(更 名为“NIRC”)	SGC	19 日	拉贝
Z58a.	(97a)	16 日	南京自治委员会	SGC	16 日	费吴生
Z59.	(98)	19 日	上海南京救济协会	GNRA	22 日	拉贝
Z60.	(99)	22 日	致有关人员			拉贝
Z61.	(100)	3 月 2 日	广田(Lt. —Col)	广田	2 日	米尔士
Z62.	(101)	1—3 日	“有关当前形势的备注” (案例 445—459)	A. R. J	3 日	史迈士
Z63.	(102)	3 日	中国国际赈济会		3 日	史迈士
Z64.	(103)	5 日	“NIRC 的工作”	A. R. J. B	5 日	史迈士

缩写词:

I. C. 代表国际委员会

IRC 代表南京红十字会

“A”代表爱利生;“PB”代表普里多—布龙;“R”代表罗森;

“B”代表鲍引登

(龚洪烈 彭 敏 译)

165. 贝德士致纽约和印第安纳波利斯电报

电报挂号纽约

金陵大学为 3 万名难民提供庇护,这种服务是从 13 日开始的,并一直在顽强地维系着,其中因为日本士兵屠杀百姓、打伤难民、大规模的强奸和普遍性的抢劫等持续了两星期的暴力恐怖行为,这使我们提供的服务受到玷污,然后开始渐渐地减少。但是无纪律约束的行为仍在继续。公共机构方面的损失以中等标准来估算达到了 7 位数。日本当局暗示要进行补偿。大部分的居民住处都受到了部分抢劫。我们的国旗被扯下了 6 次。我们的工作人员都非常杰出,尽管随时都有受到伤害的危险和无法言说的悲痛。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报告,相比较而言,医院是唯一能提供的医疗服务的地方,这所遭受了毁灭性打击的城市,在救济方面的需求是占首要位置的。传送至印第安纳波利斯。

贝德士

(龚洪烈 译)

166. 国际委员会的地位

机密.

1. 我们是一个私人组织向那些遭受战争灾难的平民提供帮助。

a. 这就是为什么要将食品和现金给予我们的原因。因为这些钱是给委员会的,这样我们就能使委员会继续运作,但会根据我们面临的情况调节这些资源的使用。

b. 对于诸如我们所拥有的警力在安全区内提供的服务而应得之报酬,将从我们的常规资金中抽取出来单独支付他们。

(警察的工资,并没有移交给我们来分发而是由他们的办公室单独处理。正如我们向其他的难民和义工提供大米,同样我们已向他们供应大米。3名市政府里的职员加入到我们的组织里来,参与这份单独的分配支付工作。)

2. 从一开始我们就已经和红卍字会以及红十字会进行了合作并将以同样的态度来对待自治委员会。我们很乐意就一些特别的建议展开讨论以便就它有价值的地方进行合作,即如何把(救济工作)做到最好,来完成隶属于委员会的使命。

3. 经费方面一直使委员会感到非常吃紧。这些委托给我们来使用的资金,在危难时刻用我们的信誉让人们看到:将会根据这些经费的捐赠者们本来的意愿进行使用。

4. 注意有某些企图令我们来承受那些不尽如人意的的工作:即用光这些资金或者企图要求我们以合作的形式让他们控制这些资金。

5. 自治委员会同意恢复秩序和改善公共服务。但是在满足人们对食品的极度渴求,照料这些困境中的人们这方面,我们会优先考虑经费的使用。

南京,1938年1月31日

(龚洪烈 彭 敏 译)

167. 燃煤存放之备忘录, 第二号

1938 年 1 月 1 日, 自治委员会向我们通报, 日本当局已将存放在苜蓿围塘 1 号(参见原有的文件里的第四点所提到的场地)的 550 吨燃煤分配给他们。因此自治委员会说, 他们将把这批燃煤分发到位于城内各处的粥厂。他们让林查理先生来协助安排装运的车辆。

当林查理先生派出卡车来到上述场地来装运燃煤时, 他发现:

1. 几乎有 70 吨燃煤已经从大的煤堆中被人拿走, 而这个大煤堆他第一次来调查时有大约 500 吨燃煤。

2. 从我们第一次调查以来, 煤球棚已被烧掉同时堆放在棚内的燃煤和煤球也被烧光。

3. 他原来以为那 50 吨是软煤, 结果却变成非常低级别的硬煤。

4. 除了上述那些之外, 还存有 80 吨软煤, 我们目前正在取用。

结果, 一开头所说的那 550 多吨的燃煤现在仅存:

80 吨软煤	注意: 有一大堆燃煤存放在
50 吨较差的硬煤	外面, 里面存放的仅仅
70 吨较好的硬煤	是石板!

共计: 200 吨燃煤

为了满足这两个月来各处的粥厂总共需要 600 吨燃煤, 我们建议, 或者存放于汉中门外一个场地里的燃煤(据说那堆煤目前还在那里, 尽管我们没有做调查), 或者是我们原有文件里的第七点提到的存放于铁心桥(音)、大杨村口(音)和哈里公司(音)的燃煤, 分配给各处粥厂以满足它们对燃煤的需求。

(龚洪烈 彭 敏 译)

168. 《新申报》译文一则

上海,1938年1月6日

南京苏联大使馆那场损失惨重的大火 共产党的阴谋现在遭到曝光

他们自己点火烧毁那些记录有反日运动的文件。

今年1月1日上午11:00 南京苏联大使馆突然失火。浓烟和火苗一直持续到下午四点。整幢使馆的建筑全部被烧毁;此外,使馆职员住所2日下午第二次着火也全部被烧毁。有关失火的原因,根据住在附近的和沿路的居民来看,仍然不是很了解。但是我们机构的代表对苏联大使馆周边进行了彻底地打探。(苏联)大使馆的围墙异乎寻常地高大,外人是很难通过攀爬围墙入内的。从日本军队进入南京那一刻起,日本军方就立即宣布会积极地保护上述大使馆。但是这种说法遭到了苏联使馆职员的断然拒绝,并借口说,他们自己会守护好它。在失火之前的好些天里,中国人频繁地进出(那里),而在那个晚上那里出现闪亮的光芒好像类似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在发出信息。在被烧毁的废墟上发现有弹药箱。当人们把所有的事实汇集在一起,毫无疑问可以这样认为:所有进出这座大使馆的物资和人员的目的都是为了策划秘密活动。在这样的实际情况下他们感到害怕并觉得大使馆已经不再继续是一个合适的地方,因此他们放火烧了大使馆同时烧毁掉了所有的证据。这一解释是特别有效的,因为中国共产党目前的计划就是通过长期抗日来资助战争,在其中他们持续地调整改进他们的方法。这里有大量的例子,诸如:“日本人用纵火的方式来摧毁房屋(即日本人烧掉这些房子),这引起了大批无辜的民众忍饥挨饿地在大街小巷中四散逃离”。这种卑鄙低下的方式是他们玩弄的诡计多端的策略。他们还散发反对日本人的标语和传单,其目的是为了在日本和其他国家之间制造争端。因而11月中

旬,在日本军队占领南陶数天之后,共产党的一些成员开始纵火。那是他们真实的行为方式。而且,在松江、嘉兴和其他的地方都可以定期看到他们这样的行为方式。现在根据放火烧了南京苏联大使馆的这个案例与上述的那些事情结合在一起可以显现:这一行动除了为造成对日本军队不利之局面的阴谋之外,这不是由于党内成员的背叛或者其他的动机。

由贝德士匆忙翻译,新标题是:“废话中的废话”

(龚洪烈 彭 敏 译)

169. 拉贝致日军供应部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宁海路 5 号

1938 年 1 月 6 日

日军供应部

南京

亲爱的先生们：

望得到 T. 石田少佐的关注

我们因为救济方面的需求，希望得到下列食品的供应；

3 000 * 100 千克的大米

5 000 * 50 袋的面粉

我们相信你们能够帮助我们来装运这批大米并允许我们用中国货币来支付这批大米和面粉的费用。

这批大米和面粉是用来赈济难民的。我们期望立即通过其他途径做出安排，以商业买卖的形式来发送这批大米和面粉。

除了上述所需的物资之外，我们的粥厂正以每天 10 吨的用量消耗着燃煤。到 3 月 1 日之前，在冬季里的这两个月里，为了仅仅能使我们的粥厂维持运转，我们还需要 600 吨燃煤。

感谢你们对这件事情的帮助，我是

你们真诚的，

约翰·H. D. 拉贝，主席

（龚洪烈 彭 敏 译）

170. 史迈士致美国大使馆

平仓巷 3 号

南京

1938 年 1 月 7 日

美国大使馆，

南京，中国

先生们：

我在此以这样安全的方式向你们这里存放大约 18 个经过封存的包裹，标有如下的记号：

“由 W. P. 米尔士，M. S. 贝德士，和刘易斯·S. C. 史迈士存放的救济经费。”

在这些名字中，我的姓名是我自己的签名。这可以理解为：三个人中的任何一人在任何需要的时候，通过在下列已表明的包裹上签字的方式，都可以打开这些包裹。

在此我们同意不支持美国大使馆或者使馆内的官员或雇员以任何方式对存放的这批包裹负责。

感谢你们对这件事情的支持，我是

盖章：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之印
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会计组

非常尊重你们的，
刘易斯·S. C. 史迈士

448 耶魯文獻

收回包裹序号	日期	签名	收回包裹序号	日期	签名
1			10		
2			11		
3			12		
4			13		
5			14		
6			15		
7			16		
8			17		
9			18		

(龚洪烈 彭 敏 译)

171. 拉贝致日军供应部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宁海路 5 号

1938 年 1 月 6 日

日军供应部

南京

亲爱的先生们：

望得到 T. 石田少校的关注

根据今天上午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先生和你们的会谈，我们想藉此：

按每 100 千克 \$ 14.50 美金订购 3 000 袋大米；以及

按每袋 \$ 3.00 美金订购 5 000 袋面粉，

你们可以自由地交付到金陵大学我们的仓库中。在交货之后我们会以现金的方式用中国货币来支付这批货款。

感谢你们促成这桩买卖，我是

你们真诚的，

约翰·H. D. 拉贝，主席

（龚洪烈 彭 敏 译）

172. 迈克致朋友们

美国基督会

中国使团

南京,鼓楼

1938 年 1 月 7 日

亲爱的朋友们:

我试图在我的信中另外增加一行,我会努力用这封信的副本跟伊娃和保罗先生联系上,此外我很乐意将信件的内容递交给马克思和其他亲密的朋友。至于那些我想写的许多东西,只能稍等片刻再说。

12 月 12 日,当日本人进城时,南京城墙以内的区域实际上并未遭到损坏。一些地方失火,同时中国人中的抢劫案件也时有发生,但都不是大规模的。从那时起,所有的一切都遭遇到相当彻底的掠夺。我们把一个收音机连接在我们 X 射线的设备上,收听到一则消息说:南京的商店已在开门营业,商业买卖重新恢复正常。的确,商店的大门都被敞开着,日本军队的卡车开过来,装运上东西,又开走了,接着他们把这些商店用大火付之一炬。太平路上有超过百分之六十的建筑物遭到大火的焚毁,因大火带来的财产方面的损失远远超过这些建筑物本身的价值。一直到属于我们的 S. C. 房产,中华路上几乎百分之八十的建筑物都被大火烧毁,从那个地方往南还有一些零星被烧毁的建筑。同时所有的商业大街都遭遇到这样的洗劫和焚毁。尽管每天夜晚我们都小心地张望着城内有 1 至 14 处着火点,但是南京是一座大城市,我估计有百分之八十的建筑仍耸立在那里。我沿大街走着,实际上我是在计算仍耸立着的建筑物的数量,我估计保存下来的数量甚至还会更高。然而其他人告诉我,整个南京城有一半都遭到了大火的焚毁。我无法估算损失的财产所占的百分比。

在白下路 209 号我们的房子里仍卧着一具尸体,另外在我们南门女子大楼内的一楼还有一具尸体,还有在普鲁珀大楼内也有一具尸体,这

一切都是从 12 日或 13 日才开始发生的。无法得到许可去掩埋这些尸体。我已在医院的防空洞里掩埋了超过 38 具尸体,同时我还将在附近大街上收集的一些尸体,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给掩埋了,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士兵。无辜生命的丧失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无论是男子,妇女和孩子,几乎遍及所有的年龄段,哪怕只要够上微乎其微的原因、甚至是无缘无故,都会招致枪杀或被刺刀捅死。我们看到他们数以百计地被带走,随后机关枪和其他的迹象会向我们表明他们的命运。当然有许多改穿平民服装的人是前中国士兵,但绝大部分被杀的人并不是士兵,这在占领军和有关方面都能够得到证明。可是用军事途径是无法处理这些问题的,并且当单个的士兵作为原告时,法官和刽子手只能是无所作为。我们仅仅是在事情发生之后得到消息,还从那些幸存者的嘴里收集到故事。

我们感到我们已(向难民们)提供了不错的服务。我将自己大部分时间都禁闭在医院里,可发现这里的工作量非常的巨大。医院的床位处于满员状态,而我们仍另外收治了大约 100 名额外的病人。为这些病人提供饮食,从没有让他们错过一顿饭。同时在遭遇到停电和停水的情况时我们仍可以维持紧急救治。修复和供应令我们的资源降低到最少的水平,我承认为了让医院能够维持运转,有好几次和一伙人跑出去抢了一些东西。除了我们传教士之外,我们有一个全新的员工队伍。但是这些传教士仍坚守在岗位上,他们中的有一些人甚至日以继夜地工作。他们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

致以最好的问候,

迈克

(龚洪烈 彭 敏 译)

173. 新申报译文一则^①

新申报 1 月 8 日第 3 页

日本军队温和地安抚难民 南京城的和谐氛围令人欣慰地在发展中

南京的大街处于死一般的寂静之中。和煦的阳光偏爱地照射在位于城内西北方向的难民区里。为了逃命,从死人堆里成群地四处逃散的难民们,受到了日本军队温和的抚慰。他们虔诚地跪在马路边表示衷心的感谢。在日本军队入城前,他们受到了中国抗日军队的压迫。他们的手中甚至没有一粒米粟;病者无法得到医治;饥饿的人没有食物。那些普通的良民们,他们的遭遇更是无比悲惨。幸运的是,帝国军队进入了这座城池,他们将刺刀入鞘,为了诊治那些真正的良民,他们伸出仁慈的手并将善意和恩惠传播给他们。在日本大使馆的西边,数以千计般的难民们抛弃了他们当初荒谬的反日态度,在生命安全得到确保的情况下,他们紧握双手表示祝贺。无论男女老幼纷纷弯腰下跪向帝国军队,以表达他们的敬意。这样表达的方式,对于中国人来说,具有特别正式的意义,除了发自真诚的内心和表达真实的意图之外是不可能随便出现的。在难民区里,士兵们向难民们,无论是男女老幼,分发军用面包、蛋糕和香烟,所有的难民们都感到非常高兴并诉说着他们的感激之情。还有在楼梯和临时工房边,都是送来的包涵着善意的礼物,这些礼物友好地分发给那些穷人和难民们。

保健小分队开始担负起医疗救治的工作。患有严重眼疾并接近失明状态的人们,经过日本医生的治疗之后完全康复。患有哮喘咳嗽的孩子们在母亲的带领下来寻求医治,一些患有足疾并长有肿块的老年妇女

^① 贝德士翻译。

也受到了治疗。一旦他们感受到药物治疗所带来的好处,一旦他们体验到食物的美好滋味,从带着欢乐微笑的面容中可以看出,成群的难民们抑制不住他们的感恩之情。在经过医疗检查和治疗结束之后,在太阳旗和红十字旗下面,大批民众围在士兵们周围,大声地发出“万岁”的呼声,以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马路对面,一位商人正忙着开店,一名新兵微笑着走过去聊天。日本大使馆附近的鼓楼,是一块高地,可以用来向四周瞭望。在大使馆对面升起的是美国国旗,西北面升起的是英国国旗;北面升起的是法国国旗;东面莲湖里如碧玉般的水中倒映着的是苏联红旗。在这些国旗的中间,太阳旗高高耸立于日本大使馆的铁塔之上,微风中它笔直而端正地飘扬着。从高地上向下看去,是一个属于南京孩子们的操场,士兵们和中国的孩子们高兴地呆在一起,正欢快地溜冰。全世界都可以看到,现在南京城是最好的地方,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受到这样一种氛围:人们在和平安宁之中生活,快乐地工作着。

(龚洪烈 彭 敏 译)

174. 当前局势对金陵大学影响的记录

应其请求致爱利生：

1938 年,1 月 8 日

I. 日本军队所带来的直接损失：

A. 公共机构方面

一批有价值的正在饲养中的牲口。大量的门窗以及一些大门和锁被日本士兵打碎,这些士兵到处抢劫和寻找妇女。这方面的损失按当地货币粗略地计算下来共计 \$ 10 000 美金。

B. 美国职员的私人财产

他们中大部分人的住宅都遭遇过多次洗劫。由于许多人目前不在,要想精确计算很困难。但根据现有的情况来看,以一个低水平来估算:大约有 \$ 5 000 美金和两部小汽车。

C. 中国职员的私人财产

许多住处都遭到了抢劫;无法统计数字。日本方面并不关心中国人的损失。但是我们认为,以多种毫无规律的方式通过暴力手段闯进悬挂有美国国旗和墙上贴有美国方面告示的住处,加上还对我们的中国职员进行武装抢劫,因此除了在金钱上要求索赔之外,这个问题还需要我们关注。

II. 个人安全方面：

A. 美国职员

我们冒着一定的风险在战争期间呆在这里,因此也无话可说。然而,(日本人)在正常的战争风险之外的反复无常的行为,表明他们对美国人的无礼以及无视正常的礼仪。我们的成员遭到士兵和军官的殴打,他们用处于击发状态的枪对准我们,他们在我们周围鲁莽地开枪射击以及总体上粗暴地处理我们反映的问题,等等。上述案例,我们多次经历。

B. 中国职员

当这些中国职员在悬挂有美国国旗的机构中替我们服务时,他们多

次遭遇到(日本人)的殴打和威胁。在属于我们的房产中,发生过多起强奸案例(全面报道的有 100 多个案例,其他的受害者选择了隐忍),其中一些受害者是我们职员的家庭成员;还有一些中国职员的房子现在由我们的美国职员在住着。一名(中国)男职员的颈部被日本士兵用刺刀轻微划伤。

Ⅲ. 国旗:

除了上述大量的案例已简要地说明了(日本士兵)对美国国旗无礼之外,还有好几面美国国旗被(日本士兵)撕碎;被他们用武力强制降低;并且至少有一个案例是:美国国旗被那些士兵拿走。这些案例总共有 6 件。

Ⅳ. 警卫:

前中国警察遭遇到被解除武装,被解散组织,甚至通过屠杀他们中的成员,来胁迫这些前警察。金陵大学一个难民区里警卫的服务已变得毫无规律,行动迟缓,没有效率,非常麻烦。就在今天上午,日本士兵在没有任何原因和警告的情况之下突然将我们的两名守卫抓起来,并对他们进行殴打。

Ⅴ. 难民:

我们的宗教信仰和人道主义的精神促使我们去从事这项事业,以使我们能够身处于目前这场灾难之中、遭受苦难的难民们提供一些服务。仅仅是难民们对这些建筑物持续的不经意的损害,就将花费我们近 \$ 20 000 美金,更不用说那些严重的额外开销和所造成的风险。作为一个公共机构,以及作为美国人来说,我们尤为关切的是:希望在安全区的难民中恢复秩序,并且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可以开始正常的生活提供一些机会。我们目前面临的严重难题是:在我们管辖的区域里的这 30 000 人中出现疾病和犯罪等问题;看不到任何迹象会出现一支警察队伍,没有自来水供应,没有消防设施的保护,电力供应也看不到任何希望,同时还没有希望来减少火灾的风险。我们在这儿仅仅只能就所有的问题提出一些建议。

Ⅵ. 对员工和我们所开展之工作的干涉:

我们目前遭遇到的这些麻烦看来还在不断地增加;向宪兵告发并恶

意诽谤我们和我们中的成员,或者是那些中国的小人物们为了自我的利益,和日本人勾结在一起;日本人想做的就是:通过恫吓和收买将我们的人为他们所用。造成这些大量增加的重重困难的原因是,因为(日本人)将我们自身的工作人员和那些特别的自愿者混淆在一起,这些特别的自愿者,由国际委员会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之下,仓促地把他们聚在一起,以便在难民营里做一些服务类的工作。我们还在日本当局针对中国大学的宣传中,受到了情感上的伤害,特别是在日本全国总工会会刊中的一两个错误报道单独提到我们,加上他们经常将国立中央大学的罪行归结到我们的头上(日本人不正确地将国立中央大学称为“金陵大学”)。

简要的建议:

1. 尽量提高军队的纪律性,包括卫兵和宪兵的纪律。只要任何普通的士兵能够无所顾忌地行使暴力,我们就不会有一时一地的安全感,也不会缓解紧迫的难民问题给我们添加的压力。最近的改善在于(暴力)数量的减少,其他毫无进展。

2. 重新恢复正常的公用事业和通信设施,这样会给经济活动的复苏提供一个机会。有关这个主题已总结出一份单独的备忘录,我们准备将它提交给一位日本友人,同时会尽快向你提供一份。但是纪律的恢复是首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3. 应该教育那些军队里的军官和士兵们,让他们懂得去尊重他国的国旗和(贴出的告示)。这将对他们今后占领其他的城市有所裨益。

4. 利用明显的“有利条件”以取得国际社会的关注,迅速拿到所造成之损失的赔付款,以作为对第一点和第三点内容中所提到之问题的威慑和刺激。有必要立即进行评估,否则的话,日本人就会把所发生的一切都归罪于普通的中国人,他们现在正开始对没有关闭的建筑物实施抢劫。

(龚洪烈 彭 敏 译)

175. 对于搜查,抓捕和恫吓建议应采取的立场

有关这些记录我们期待着接受批评和进行讨论。我们建议所应采取的立场是根据过往的经验逐渐形成的,在这些案例中还包括那些中国人,他们在隶属于美国人的地产上,替单个的美国人、或是公共机构、或是在国际委员会里提供服务。

考虑到所签署的条约和历史上过往的案例和采取的做法,这些都赋予外国人在不受任何干涉和恐吓的情况下自由地雇佣中国人并且享受他们提供的服务的权力。最近几年,上海和其他地方的日本当局已经非常强烈地坚持维护这些原则,反对对他们自己的雇员施加压力。

I. 我们认同这样的办事程序,即对属于我们的地产,以官方授权的形式有秩序地进行搜查,特别是假如在这之前或是进行搜查的同时能够对搜查的原因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的话。

II. 我们不会试图去保护因为他们的行为而导致一定后果的那些做坏事的人,或是去干涉军方和警方对人员实行合理管制的权力。

III. 我们反对毫无规律性地没有任何解释地或是强行闯进属于我们的地产中。

IV. 我们反对针对我们的雇员和在我们的地产上由我们自己着手筹建的合法组织所开展的工作进行蛮横地干涉,这其中包括对(我们的)中国助手实行恐吓和强制性劫持。

如果后两点提议经过调查被认为是切实可行的,我们希望将它们和那些积极的建议或是要求放在一起作为理想的办事程序而能得到采纳,只要这些案例涉及到我们的地产以及我们的中国员工。

贝德士.

1937年1月12日

(龚洪烈 彭 敏 译)

176. 拉贝致福田

宁海路 5 号

南京

1938 年 1 月 14 日

福田先生，

日本大使馆，

南京

亲爱的福田先生，

12 月 21 日，外国社团的成员们呼吁日本当局关注一下当前所面临的境况：能够提供给南京平民们的食品和燃料已经达到了严重不足的地步，同时要求当局采取适当的举措以应付目前的困难境地。12 月 27 日，我已就当前的处境和福井先生商议过，特别提到了大米和燃煤的问题。福井先生回答说，军队会通过自治委员会优先处理大米的问题，而他会好心地帮助我们替粥厂搞到燃煤。然而，分配给自治委员会救济难民用的煤场，在我们第一次对进行调查时，它还存有 550 吨燃煤。但是因为期间煤场中的大部分燃煤已经被其他人拖运走，因此可以真正被粥厂使用的只有 100 吨。

同时我们就此事和福井先生协商过，军需供应部的 T. 石田少佐主动告诉施佩林先生，他会卖给我们大量的大米和面粉用来救济难民。于是克勒格尔先生和施佩林先生前往石田少佐那里商讨此事。他向我们提供 5 000 袋大米和 10 000 袋面粉。1 月 7 日，我们给他下了一份订购 3 000 袋大米和 5 000 袋面粉的订单。他还承诺卖给我们 600 吨燃煤以提供给粥厂使用。三天之后，当克勒格尔先生前去那里安排装运大米的事宜时，石田少佐说他不能将大米、面粉或者燃煤卖给我们，因为这批物资将通过自治委员会来分配。

1 月 8 日，自治委员会告诉我们，已划拨给他们 1 250 袋大米可以在安全区外自由分发，同时还划拨下 10 000 袋大米可以用于买卖。自治委

员会要我们帮助他们用卡车来运输这批大米。9 日,也就是星期天,我们对这事做了安排,星期一上午派出 5 辆卡车担负运输这批大米的任务。这期间他们已取得许可,可以将划拨来作自由分配的 1 250 袋大米用于买卖。此外可以从另外划拨下的 10 000 袋大米中抽取出相同数量来用于之后的自由分配。这 1 250 袋大米的装运工作在两天内就全部完成了,而且一运来就快速地卖掉了。12 日当负责车辆运输的人们开始去拿取那另外的 10 000 袋大米时,他们被告知已拒绝将这些物资划拨给他们来装运,而且现在只能是每三天来领取 1 000 袋大米。由于协商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耽搁了两天的时间。经过了昨天,也就是 1 月 13 日的核对,结果显示:我们 12 月 27 日向你们指出的堆放着所有燃煤的那些煤场,那儿的燃煤可供平民们使用,而现在要么是被人拖走要么燃煤已经被点火烧掉。(在 12 月 27 日,这 7 处煤场堆放有超过 2 000 吨燃煤。)

我们很乐意就如何照料这些平民和你们以及自治委员会展开合作,但现在已失去了继续维持生活的经济基础。这一点可以通过事实来证明:1 月 10 日自治委员会要求我们关掉我们的米店,同一天要我们帮助他们搬运划拨给他们的大米,可是我们的粥厂和难民营从他们那里连一袋大米都未收到过。

我们可以理解,你们登记注册了 160 000 人口,其中没有包括 10 岁以下的孩子并且有些地区还没有包括上了年纪的妇女。因此,这座城市里大约有 250 000 至 300 000 人口。为了喂养这些人口,正常的大米需求是每天 2 000 担大米(或者是每天 1 600 袋)。从数字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计划每三天提供 1 000 袋大米的决定,比需求量的三分之一还少。到目前为止,人们大部分的需求还是依赖于他们私人存储的大米,但是这些大米正以很快的速度被消耗殆尽。而且从 1 月 1 日以来,对大米购买的需求量已飞快地递增。现在应该每天至少拿出 1 000 袋大米供人们去购买,同时应尽快地提高到 1 600 袋大米。

除此而外,还需要大量的面粉供人们去购买以及作为一个月或者是两个月的供应量 2 000 吨燃煤以及其他的燃料。有必要制定一套经过深思熟虑的高效的计划来避免这个冬季造成大的灾难。

因此我在这里写信向你们询问这件事情的状况实际是怎么样,以及

为什么当初的安排又被取消。人们必须有东西吃,而当他们购买大米和烧饭用的燃煤的权利被剥夺掉时,的确他们已处于一种严酷的境况之中。允许我在这里要求你们和军事当局立即澄清这件事情以使得对于人们不断需要的大米和燃料能有一个可靠的供应。无论大米和燃料的供应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委员会还是通过自治委员会,对于我们来讲都没有多少区别。我们委员会期望的是:这些维持生命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应该对难民们做到在一定程度上的充足供应。如果能够尽可能以商业作为基础解决此事就太好了。

在这封信行将结束之际允许我再加一句话。如果你们对于如何能进一步改善我们委员会所提供的服务方面给出任何建议的话,我们将非常乐意接受。

致以最亲切的问候,同时感谢你们对这些事情的解决所给予的孜孜不倦的帮助。

非常尊重您的,
约翰·H. D. 拉贝,主席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龚洪烈 彭 敏 译)

177. 贝德士致牧师

汉口总领事馆

1938 年 1 月 15 日

下面是贝德士发给牧师的电文：

感谢史迈士传来的消息，当地的问题非常严重。除了医院之外，没有银行，不能进行普通的旅行，也没有通信联系。可以假定总体的资金还是充足的，因为外面几乎没有什么消费。在目前的情况下，工资已停止发放。选派到附中的人开展工作很困难，但并没有提出改进的建议，我对情况也不是特别清楚。他们中那几个留下来的人会继续呆在南京。附件中那边款项的支出是根据你对预算的简要说明（发放的），除非有其他的指示和资金投入。

（龚洪烈 彭 敏 译）

178. 拉贝致日本大使馆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宁海路5号

1938年1月15日

日本大使馆，

南京

亲爱的先生们：

今天上午我们收到来自上海的一份无线电报，说是他们已搞到了一大批营养食品（大约600吨），可以向南京市民供应。一旦我们能够得到南京军事当局的许可，他们就立即将这批物资装船。

我们和石田少佐讨论时，他说，日本军队没有诸如大豆、花生、菜油或是绿色蔬菜以及其他的替代品，可以通过向我们出售的方式提供给南京的市民们。假如在冬季的数周之内，大批的民众只能提供大米的话，那么对那些患病的人来说，实在是太危险了。因此我们向上海方面发了电报，（向他们寻求）资金援助和安排搞到这些营养食品。

能否请你们通知你们的军事当局尽快允许我们安排装运，卸货以及将这批物资运进城内？

感谢你们对这件事所提供的帮助，我是

尊重你们的，

约翰·H. D. 拉贝，主席

（龚洪烈 彭 敏 译）

179. 拉贝致日本大使馆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宁海路 5 号

1938 年 1 月 17 日

日本大使馆，

南京

亲爱的先生们：

望得到福井先生的关注

我们已向你们提出了三项请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任何答复：

(1) 1 月 14 日，应该通知我们，对大米和燃煤进行商业化的分配要多长时间才能重新开始。通过自治委员会来安排大米的分发工作，到明天为止，已中断快一周的时间了，而且从那时起就没有定期发放过粮食。

(2) 1 月 13 日，我们已经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购买了一批大米和小麦，应该发放给我们（通过各类关口）必要的通行证，以使得我们可以对这批大米和小麦进行运输。

(3) 1 月 15 日，应该发放（通过各类关口）必要的通行证，以使得我们可以从上海用船来运送这批食品。

为了避免出现严重的灾害，必须就上述这些事情立即采取行动。有关上述第二点，我们明天将开始用卡车来运送这批大米和小麦。有关上述第三点，我们今天将发电报给上海说，我们拿到了必要的通行证，他们可以安排船运方面的事宜。

感谢你们对这件事的帮助，我是

非常尊重你们的，

约翰·H. D. 拉贝，主席

又及：我们从今天上午开始写这封信，到中午我们获悉了有关上述提到的第一点的新进展：日本当局已划拨给自治委员会 1 000 袋大米，今天上午开始向自治委员会交货。我们相信，这个数量很快会增加到每天发放 1 000 袋大米，以更充分地满足 250 000 难民的需要。

（龚洪烈 彭 敏 译）

180. 拉贝致鲍引登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宁海路 5 号

1938 年 1 月 22 日

C. L. 鲍引登先生，
全国基督教理事会，
上海

亲爱的鲍引登先生，

你已经收到了许多由费吴生先生和我发来的简短电报和书信，但是没有关于这儿救济形势的叙述。因此附上一份关于实际情况的一些意见的说明。克勒格尔先生正前往上海并带着这封信，他能清楚地向你们阐述你们想知道的任何事情。在这过去的 6 周，我们对于日本军队有了非常深入的认识，他会帮助你们达成这样的理解。

今天费吴生先生收到一封你的来信，也收到了一封邝富灼（译者按：商务印书馆英文部主任）的来信。同时，米尔士先生收到一封日本全国劳动组合联合会转来的沃林先生的来信。他们非常感谢这一消息，我们也很感谢。沃林先生说美国顾问委员会已经分配了 25 000 美元给南京救济委员会。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帮助。

关于通过谈判来解决船运食品到南京，我知道对你来说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办成的事情。但是自从我们遭到拒绝以来，这就是当时我们所能想到的全部办法。这里所有 3 名大使馆的成员都愿意采取间接的同时可能是非官方的步骤来帮助我们，可还是没能实现这个要求。一个完整的报告今天已送交美国国务院。但是他们不可能采取官方的行动，除非问题上升到非常危险的地步——有发生暴乱的危险。我们正试图阻止局势进一步发展！我们立刻转而向日方施加压力，把更多的大米和面粉发放给自治委员会，因为他们告诉我们：如果拒绝我们的话，那么军队将承担供养这些民众的责任。

我们 1 月 21 日的电报中要求订购 1 000 磅鳕鱼肝油,是为了作为辅助食品来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特别是难民营中 10 岁以下的孩子有接近 15 000 人。我们知道这是一件执行起来非常困难的订购,可假如成功的话会带来许多的帮助。大白菜目前仍在维持供应但已是正常价格的 10 倍,而且很快就要用完了。

关于上海的难民营是如何管理鳕鱼肝油的,(哪怕是特别简短的电报)可以请您在这方面给我们一些指导吗?(1) 给谁?(2) 怎样分发?(3) 如何劝导人们来取?(4) 成功的希望在什么地方?

美国大使馆的爱利生先生仍在致力于允许医生和护士(过来替难民们看病)。今天日本人给我们派来了日本军队的医生,尽管我们总体上会在难民营和安全区内接受他们在公共卫生方面的协助,但是医院方面将拒绝他们的这种做法。爱利生先生建议,一旦他得到(军方的)许可,他们(指医生和护士)可以乘火车来这里。他认为你能够努力……

1 月 11 日、15 日、18 日、21 日,我们已经通过请求、命令试图满足你们的要求。但是我们希望明确的是,我们充分认识到你们的工作人员要获得这些成果所面临的困难。但是,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在上海以及华盛顿、柏林和伦敦的努力(有人已经通过东京将结果带回到这儿),能够找到挽救局势的办法。我们得到保证,在三到四天内通过东京的命令重组这儿的军队体系,这是通过华盛顿抗议的结果。如果我们能够实现在这个城市的其他区域恢复某种秩序以及能够使食物供应更为畅通,我们就能够着手重建工作。我们到目前为止订购的物资清单如下(个人物品除外):

100 吨中国绿豆

1 000 磅鳕鱼肝油

200 000 单位的抗白喉毒素(通过国际疾病防治部门)

200 磅外科用的脱脂纱布

抗白喉毒素通过日本全国劳动组合联合会今天装船,但是威尔逊中午的时候没有明确地汇报这件事。

这里资金方面的转换不是一个需要立即解决的难题,因为我们有充足的经费可以满足当前的需求——特别是如果我们不能够买大米的话。

可是我们采取了各种我们知道的方法去找寻可以获得更多用作救济难民的大米,面粉和小麦以及燃煤的途径。

如果在上海的 T. T. 泽德和其他的一些中国人能够贷款给这里陷入困境的家庭——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里的一部分依赖于免费大米的家庭,他们说,他们在外地的家庭成员身上有钱——或者是贷款用于重建工作,到那时资金的转账将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假如可能的话,我们宁愿在上海购买食品并把它们装船运来也不愿意像现在这样把钱装船运来。如果我们不得不将大批量的现金作为救济之用,这里才会需要更多的现金。可是直到我们单独地向你提出建议,所保存的经费依然根据我们的指令来支配,这些经费是在上海筹集的。

我们已把你的建议告诉了普里多—布龙先生,那就是我们要征得他的同意把英国方面提供的资金作为一笔贷款,但是他一直非常迫切地处于等待之中,直到事态开始恶化。因此我们给出了正式的请求直至我们更接近于直接使用这批资金。

在我们对“救济形势”的描述当中,我们提到了“拥挤”这个词。在新住宿区的私人家庭里到处都挤满了人,在安全区内的所有人家中都出现了这个情况。而在城市的其他地方则是一片荒废之相! 在一天之中有一些人会回去看看他们自己的家园以防中国人去抢劫——在日本人拿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之后,这种情况大约出现于 10 天之前。人们把这点看成是“抢救财物”。这些人晚上返回到安全区里。有一些家庭尝试着派人回去住,但是大部分人带着受日本士兵虐待的故事很快就回来了。

你大概已经注意到,我们估计给你的总人数跃升到从 200 000 人至 250 000 人之间。从没有进行过人口普查。日本人的登记册上这座城市里的全部人口只有 160 000 人。在那个登记册上并不包括 10 岁以下的孩子(正常地占人口的四分之一)或者在一些地方低于 17 岁的女孩或高于 30 岁的妇女都没有包括在内,以及许多没有统计到的人数——日本人对于这项工作只是感到了厌烦! 因此 250 000 人大概只是一个保守的估计,真正的人数也许会达到 300 000 人。

181. 目前形势记录和难民致国际委员会的信

对目前形势所做的记录

188. 今天上午两名已登记完的男子(姓马的和姓尹的)(音),返回到位于汉西门姓马的家中,去看望姓马的男子瞎了眼的母亲。一位邻居说,他的母亲已给日本士兵杀害了。他们找到了姓马的这名男子的母亲。在返回的途中,这两名男子遇到了日本士兵。士兵们要他们的衣服,然后开始用刺刀来刺他们,接着把他们拖进了防空洞里。其中一个人从洞内爬了出来。人们看到了他并且给他穿上了衣服。然后他步行返回到蚕桑系大楼。两位朋友用床将他抬到我们的总部。费吴生先生把他们送到了金大医院。(由那名受伤的男子报告给费吴生。)

按语:这个事件正好可以加到那一连串的案例中去,在这些案例中的人们很难重新返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中。

下面的内容是一封写给国际委员会的信的节选部分。

日期是:1938 年 1 月 29 日。

“最近我们收到了自治委员会的通知,要求我们登记准备回家。有一部分难民根据要求登记了,接着返回到自己的家中,希望在那里过上和平安宁的生活。但意想不到的是,当这些难民返回家中后,他们看见一群群的日本士兵(通常三五成群)走在小街上和弄堂里,到处搜寻妇女。晚间这些日本士兵来到居民的家中,随意地强暴妇女和掠夺财物。如果他们感到不满意,他们就拔出刺刀来杀死平民百姓或是让他们受重伤。近来位于土街口(音)的天民浴室(音)遭到抢劫并且有一名服务员被杀害。今天,天开始下雪,一位难民在街上被日本士兵将衣物拿走。面对这种残忍而又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做法,我们如何才能回到自己的家中去?现在我们被告知:难民营必须在 2 月 2 日之前解散。”

“很钦佩你们委员会所从事的这项崇高的工作，现在我们向你们请愿，将我们的案子递交给日本军事当局，请他们严格管制他们的军队使我们得以重返家园并且能够在家中和平安宁地生活。”

(签名)难民署的难民们

(龚洪烈 彭 敏 译)

182. 对目前形势所做的记录

1938 年 1 月 31 日.

难民们从难民营里被赶出

1 月 28 日下午开会,这个会议被称作:国际委员会分管各区住房自治委员会。南京日本军队下属之特务队的松冈先生任主席,他在会上作了以下声明:

1. 安全问题

鉴于难民们不敢回家,特此做出决定:由日本特遣队依靠以下条例来全面负责维持秩序:

(1) 设立电话报警系统,当遭遇麻烦时可以通过报警系统通知宪兵或特遣队。

(2) 一些重要街道的出口由宪兵看守,不允许士兵自由走动。

(3) 所有重要的场所和公共部门的大楼将由日本特遣队贴上通告,严禁士兵进入。

2. 采取的方式:让所有的民众都回家

要求所有的难民在 2 月 4 日之前(也就是,声明宣告之日起的 7 天之内)都必须回家。假如他们不愿意回去,难民区和难民营都将被取消,如果难民仍滞留于难民营,则由士兵将其驱逐。

3. 关于沿街叫卖的问题

各区将负责分管沿街叫卖的商贩和商人,分配他们地盘去做生意,进行登记。作为鼓励,将 100 袋大米发给那些最早回去的商贩们。目前沿难民区马路两旁商贩们搭建小棚子将被拆除。

对于那些向主席报告的问题,现做如下答复:

(1) 将那些无法谋生的贫穷难民登记下来,把他们送到由我们提供的新难民营里,在那里他们可以免费地享用籼米。

(2) 将那些无家可归的民众登记下来,把空房子分配给他们居住。

(3) 关于安全问题,这是一个相当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士兵们的情况是错综复杂的,而宪兵又太少。现在,正一点点地在增加宪兵的数量,情况当然会得到改善。

(4) 宪兵将会在每一个兵站执勤,很难确切地告知。

(5) 难民营正在筹备之中,一切很快就会准备就绪。

(6) 那些出售大米的地点,数量肯定会增加,鼓励私人商贩参与销售。

国际委员会的行动

在1月29日的会议上,国际委员会决定采取以下行动,努力帮助民众去面对这场危机:

(1) 向日本当局请愿,确保新的平民居住区的安全,延长民众回家的时间,假如正常的秩序能够得以维持,那么民众会主动返回家园。

(2) 用它所拥有的权力尽力去减轻对难民造成的苦难:(a) 由自治委员会确定政府大楼内的难民营作为新的难民营,(b) 以我们能采取的各种方式资助那些不得不返回的家庭,特别是那些房子已经被烧毁的人家。

1月30日星期天,一位警察和一名代表特务队的士兵来到了一些难民营,告诉所有的难民必须在2月4日搬出,否则他们所带的物品将在难民营里被查封,同时这些大楼也将被封。

日本士兵所造成的无秩序状况之案例

发生的这些案例说明,无论在安全区内还是在安全区外,正常的秩序还远没有恢复。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在30日发生的一些案例中,宪兵在行动中实际上将抓住的士兵们逮捕起来了。迄今通常仅仅是打一记耳光,或者是要求士兵敬礼作为惩罚。

下列这些案例仅仅是我们已获得的第一手报告:(一开头的两个案

例是在上次打印时漏掉的。)

210. 1 月 21 日晚上,两个日本士兵来到了高家酒馆 44 号,索要妇女。幸运的是,这家的女人在前一天已去了金陵大学附中。这些士兵又要香烟和钱。这户人家很穷,因此他们来到了隔壁一户人家,找到了两名妇女,当着他们丈夫的面强暴了她们。22 日这两个士兵又带着另外两名士兵来到这户人家,站在门前大笑。(宋煦伯)

211. 1 月 25 日下午,一位中国妇女来到金大医院。她和她的丈夫已搬进安全区,在圣经师资培训学校附近的茅棚里住着。12 月 13 日,她丈夫被日本士兵带走,而这名妇女被带到了城南,从那时起就一直呆在那里。她每天被强暴 7 至 10 次,通常晚间给她睡觉的机会。他们以这种最恶毒的方式,使这名妇女染上 3 种性病:梅毒、淋病和软下疳。可能是她所患疾病的原因,5 天前她被释放了,回到安全区。(威尔逊)

212. 1 月 29 日下午,一位年轻女子离开难民营去莫愁路购买面粉。她和大约 20 名女孩被日本士兵一起被拉上卡车。根据她的陈述:他们将她运到夫子庙,被分配一个军官。一位中国仆人看她不停地流泪,表示同情并告诉她一个主意。军官们吃饭时,她把手指放进喉咙里作呕,于是军官们将她赶到房外。她因此逃脱,第二天凌晨 2:00 找到了回难民营的路。(贝德士)

213. 1 月 29 日,3 名妇女在金陵大学附中正南方的安乐里遭到日本士兵的强暴。(贝德士)

214. 1 月 29 日,8 名金陵大学附中的难民在莫愁路上遭到日本士兵抢劫。(贝德士)

215. 1 月 28 日晚上 9:00,日本士兵闯进了位于中山东路土街口的天民(音)浴室(这个地方在特务队东面,是士兵们驻地),对工人们进行搜查,要钱并向其中的 3 个人开了枪,两名工人被击伤、另一名被打死。这家浴室是应日本人的要求由自治委员会开设的,它本应该受到他们特别的保护。(史迈士)

216. 1 月 30 日下午,一个日本士兵来到铜银巷 1 号和 3 号(美国人的房产:弗兰克·普里斯的家和汉德尔·李的家),到处寻找妇女。然后他从圣经师资培训学校的街上穿过并带走了一个女人。危急时候,一位

宪兵走过来,抓住那个士兵,将士兵和那个妇女带走了。(米尔士)

217. 1月30日下午4:20,在从我家到平仓巷3号教堂的路上,当我从中山路拐进汉口路时,被一群中国人挡住了去路,他们大约有50人,这些人告诉我说,司法部附近,一位中国妇女被一个日本士兵抓住带进了薛家巷4号一幢房子里。他们领着我到那个地方,我发现所有的家具都受到了洗劫,地板上堆着各种各样的废物和碎屑。第一个房间是空的,第二个房间放着一口中国人的棺材,在第三个房间,我发现那个士兵从妇女身上跳起来,那名妇女躺在那里,身上没穿什么衣服。士兵试图阻止我进这个房间,但我抓住胳膊将他拉到了大门口。当他看到等在外面的中国人和我的汽车时,他转身跑到了房子的后院,很快消失在隔壁那幢房屋的废墟中。那名妇女出来继续赶她的路。我也去了教堂。(拉贝)

218. 1月31日,麦克伦先生报告说,日本宪兵给他看了19架钢琴,他向他们指出,有3架钢琴是从中华女子学校(基督教女子学校)被偷走的;有2架是从城南中华路上的基督会被偷走的。麦克伦先生重新找到了自己的那架钢琴,他指认并把它带回了。(麦克伦)

注:他被刺刀捅伤的颈脖已经痊愈了!

219. 约翰·马吉先生讲述:12月13日、14日,城南的一户人家总共有13口人,被日本士兵杀害了11口,女人遭到奸杀。两个小孩幸存了下来,讲述了这个故事。(马吉)

食品供应状况:

1月30日,另外1000袋大米分发给了自治委员会,12月13日以来,共计下发了4200袋大米。1月31日,救济粮库存日益减少,看不到任何增加储备的迹象。全国基督教理事会昨晚从上海广播说,准备从上海启运,但受到了军事当局的阻挠。

对目前形势所做的记录,1938年2月1日

注释:下面这些是1月28日,要求难民们必须返回到自己家中的通

告宣布之时起发生的案例,这里面的大部分案例都是那些试图返回家中的难民们所遇到的事情。

220. 1月30日,一名日本士兵大约下午5:00来到金陵大学附中为了找到一名妇女。一位工作人员劝他离开这里。他从附近的一幢房子里抓到了一名妇女,可是一名宪兵走过来把他抓住。这名宪兵需要有人协助,于是又找来另一名宪兵,他们两个人把这个日本士兵绑起来并将他带走。(贝德士)

221. 1月31日,西门子公司难民营里的一位24岁的姑娘今天上午11:00回家(她的家在广州路46号),为和她住在一起的叔叔准备午餐。一名日本士兵跟随着她,在用刺刀威胁她之后将她强暴。

222. 1月30日,因为收到了要求离开难民营的命令之后,一个家庭从蚕桑系大楼里搬出来,回到了位于二条巷30—35号的一幢房屋内。那天晚上3名日本士兵弄坏了后院的栅栏,来到房屋周围去敲这栋房子的前门。在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之下,他们连续敲打大门,打开电灯,还命令这个家中的男人起床。然后还解释说,他们是“搜查队”的。3名日本士兵中的一个拿着一把剑,一个拿着一把枪,而第三个人什么武器也没拿。他们非常仔细地解释说,人们不必害怕,同时他们不会做任何伤害他们(指这个难民家庭)的事情,并让那名男子再一次躺下睡觉,这名男子照做了。他们在这个屋子里到处找钱,然后那名拿着剑的士兵强暴了一位12岁的少女,另两名士兵则强暴了一位老年妇女。这些士兵大约在午夜时分离开了那里。31日这个家庭又返回了难民营。(林查理)

223. 2月1日上午6:30,当贝德士博士离开金陵大学时,一群聚在一起妇女第二次欢送他。她们告诉贝博士,她们现在不能回家。在其他的案例中,一名妇女担心:当难民营遭到封锁之后,她会失去自己的被褥。昨天她带着两个女儿回到位于西华门的家中。昨天晚上,日本士兵来到她们的家中,并要求她们给她们机会可以强暴这两名女孩。遭到了这两名女孩反对后,士兵们拔出刺刀杀死了她们。这位妇女说,回家是没有用的。假如她们会在家中被(日本士兵)杀死,她们宁愿2月4日当士兵们试图将她们赶走时被杀死在难民营里。(贝德士)

224. 1月30日大约下午5:00,有数百名妇女过来和宋煦伯先生打

招呼,这些妇女向宋先生恳求说,2月4日她们不想回家。她们说,回家是没有用的,她们宁愿呆在难民营里被杀死也不愿呆在家中被(日本士兵)强暴,抢夺她们的财物或者杀死。她们说,“你已经救了我们一半了,如果你现在让我们离去,除非你再救我们一次,否则当初救我们有什么意义呢?”一位62岁的老年妇女回到位于汉西门的家中,晚上士兵们过来,想要强暴她。她说,她已经太老了。于是日本士兵用棍子把她吊起来。她在生还之后又返回(难民营)。

225. 1月29日,一位住在黄泥巷30日的妇女返回到自己的家中,可是她的家再一次遭到洗劫,日本士兵用刺刀威胁她,向她索要年轻的女孩,让她感到害怕。

226. 1月30日上午11:00,两名年轻的女孩回到竹丝巷(音)时遭到了两名士兵的强暴。

227. 2月1日下午大约2:30,一个孩子奔跑着来到我们的房子里,告诉福斯特先生和我:日本士兵在我们附近的华侨大厦隔壁的一户人家中寻找妇女。我们赶到那里时,那户人家承认有这么回事。他们指着一间锁着的卧室的门,当我们上前敲门,没有任何反应,我们就将门砸碎,发现两名日本士兵在里面。一位士兵斜倚在床上而另一名则坐在床上。女孩在他们和墙壁之间的床上。一名士兵立即跳起来找他的皮带和手枪,并从墙上的洞里蹿了出去。而另一名士兵的裤子脱了下来,他喝醉了不能迅速离开这里,而且因为丢下了皮带,他的裤子根本穿不起来。我们不得不帮助他穿过墙上的洞。走到马路上时,他想握手。福斯特先生跑在前面找了一位宪兵,而我则跟在士兵的后面。我们把他(指那名喝醉酒的士兵)交给了驻守在上海路和中山路交汇处的两名哨兵。我们被告知,那名女孩在我们来之前已遭到强暴。

228. 1月29日,一位42岁的妇女返回到位于通济门家中。她刚到家,就被一名日本士兵拉进了一座空房子里并加以强暴。目前她正住在蚕桑系的大楼里。

229. 1月31日,一位30岁的妇女返回到位于门里的家中。一名日本士兵向她走过来找她索要一名漂亮的女孩。

230. 1月29日,一名22岁的女子(从家中)返回(难民营)。她的丈

夫在数天前被日本士兵用刺刀捅死。她1月29日自己返回位于三牌楼2号的家中时,遭到了日本士兵的三次强暴。

231. 1月30日,一位45岁的妇女返回位于南门的家中。可是有4名日本士兵来到她的家中,进行抢劫并想找出漂亮女孩。结果,他们拿走了她的登记证,同时还殴打她。

232. 1月29日,28岁的陈王氏(音)回家。她和另一位女子正走在路上,被三位日本士兵挡住去路,这些士兵让她们两个人跟他们走。尽管她们跪下来求饶,还是被拖进了一家商店。陈夫人被强暴了3次。

233. 1月28日,37岁的张杨氏(音)返回到家中被日本士兵强暴了两次。

234. 1月31日,17岁的倪冯氏(音)返回到家中,正在池塘边淘米。一名日本士兵过来把大米给扔掉,将她拽进了一片桑树林,强暴了她。

235. 1月30日,16岁的姚彩珍(音)小姐和她的母亲一起到金大医院去看望一个人。在鼓楼附近,两名日本士兵把她拖到一片开阔的场地强暴了她。

236. 1月30日,36岁的徐秦氏(音)正和她的丈夫及邻居走在回家的路上。当他们走到常白街太平巷时,两名日本士兵把她拉进了一幢小房子里强暴了她。

237. 1月30日,27岁的江刘氏(音)和她的老公公回到了家中。1月31日晚上10:00,两名日本士兵来到家中,幸运的是,没有发现她。

238. 1月28日,45岁的魏陈氏和她的邻居回到了位于太平门附近的家中。她被日本士兵给拉走,但一名心怀善意的士兵救了她。然而她的邻居却被他们给强暴了。

239. 1月28日,24岁的高士伟(音)在特别服务机构工作了好些天。某个日本士兵从他身上拿走了5美金,同时还拿走了他的登记证。

240. 1月30日,36岁的周陈氏(音)回了位于通济门附近的家中,被两名日本士兵强暴。

241. 1月23日,22岁的秦王氏被士兵们带走,至今没有返回难民营。

242. 1月28日,27岁的毕吴氏(音)回到家中被两名日本士兵强暴。

243. 1月28日,42岁的刘尹氏(音)返回到位于门东的家中。午夜时分几个日本士兵来到她的家中,向她索要姑娘。

244. 1月29日,35岁的秦马氏(音)回到家中,在北门桥被强暴。

245. 1月28日,20岁的张魏氏(音)回到了家中被两名日本士兵强暴。

246. 1月28日,32岁的徐朱氏(音)回到了家中,在那里某个士兵强暴了她,还偷走了她丈夫的衣服。

247. 36岁的秦方氏(音),在回家的途中被两名日本士兵强暴,她的家在通济门附近,已经被烧毁了。

248. 1月29日,34岁的姚王氏(音),回家的途中被两名日本士兵强暴。

249. 1月29日,13岁的蔡家英(音)与她母亲回到了马台街的家中,遭到两名日本士兵的强暴。

250. 1月30日,40岁的朱张氏(音)回到家中被两名日本士兵强暴。(思恩新桥)(音)

251. 1月29日,19岁的吴尹氏(音)产下孩子4天后,遭到一名士兵的强暴。

252. 1月29日,当46岁的朱姚氏(音)回家路上被日本士兵挡住去路,并向她索要姑娘。

253. 1月25日,45岁的王张氏(音),在新桥家中遭到强暴,她的丈夫被日本士兵用刺刀刺死。

254. 1月31日晚上,两名日本士兵来到了天妃巷的一个黄包车车夫的家中,想让这名黄包车车夫帮助他们寻找女人。他陪同他们走到螺蛳转弯,告诉他们实在找不到女人。他们就殴打了他。

255. 一位46岁叫潘罗姿(音)的妇女从蚕桑系大楼回到了位于国府路以西的家中。日本士兵来到了她的家中向她索要年轻的女孩。她已返回了难民营里。

256. 1月30日,一名女孩正走在回家的路上,走到国府路时被两名日本士兵拖进一个空房间里并遭到了强暴。她已返回了难民营里。

257. 1月30日,一名44岁的妇女返回位于大中桥的家,路上她被

日本士兵拖进了一个空房子里强暴。她已返回到蚕桑系大楼。

258. 1月30日,一名男子回到了位于沈家巷(音)的家中。日本士兵来到那里找他索要年轻的女孩子们,因此她再次返回安全区。

259. 1月29日,44岁的许陈氏(音)回到了位于御河坊(音)的家中,遭到两名日本士兵的强暴。

260. 1月30日,欧戴氏(音)看到自治委员会的通知之后,带着她的两个女儿返回位于门西饮马巷的家中。走到家附近,她被3名日本士兵挡住去路。他们把她身上所有的总共3.20元全部抢走了。她们3人又回到了难民营。

261. 1月28日,一位名叫丁李氏(音)的妇女刚回到位于西华巷的家中,发现日本士兵强迫她70岁的母亲替他们找姑娘。她不得不重返难民营。

262. 1月28日,苏茂盛(音)想回家看看,回家路上,被日本士兵抢走了42元,但他们允许他留下30分。他的家在升州路171号,已经被烧毁。

263. 1月29日,64岁的许卢氏返回到位于国府路247号的家中。昨天上午6名日本士兵来到她的家中,强行将他们所有6个人赶到一个房间里,进行搜查,并拿走了……

264. 2月1日晚上11:00,3名日本士兵来到金陵神学院,爬过围墙,抢走一个女孩,但女孩从他们手中逃脱并大叫,叫声惊醒了整个难民营,所有的难民都起了床跟着大叫。这些日本士兵又重新爬过围墙,被赶走了。(宋煦伯)

265. 1月31日,李王氏(音)报告说,“1月28日以来的这些天里,日本兵时常来到我们位于后宰门321号的家。房东刘文龙(音)的妻子拒绝为那些士兵找姑娘被打伤。我躲在防空洞里才幸免于难。请让我们呆在难民营里”。

266. 1月29日,一位叫周必成(音)的男子在落梅巷(音)亲眼目睹了日本士兵强暴中国妇女和姑娘。这些妇女和姑娘在那里被聚集到一起,是因为日本士兵告诉她们,可以用小鸡和鸭子换大米和面粉,这是他们卑鄙下流的诡计。

267. 1月31日,在看到自治委员会的通知之后,马景仁(音)一家搬回自己家中。可是他们又不得不重返难民营,“因为每天都有日本士兵过来向我们索要钱和姑娘。”

268. 1月31日,住在安品街千章巷13号的顾吴氏(音)回家去取些米,遭到日本士兵的强暴和抢劫。她又跑回难民营。

269. 1月30日,姚先生是水西门“义顺”商店的店主,当他回店里时,碰上了一个日本士兵向他索要钱财。姚先生是一个富有的人。这件事过后,这名日本士兵还要姚的邻居带路去找姚先生,而姚先生早已返回难民营。

270. 1月29日,杨中林(音)先生在雨花路80日经营着一家茶叶铺,他的母亲杨何氏(音)和他的兄弟杨忠辉(音)被日本士兵杀害了。在难民营里听到这个消息后,他想回家看看。走到中华门时,就再次碰到日本兵,抢走了他身上所有的钱。

271. 1月29日,刘鸿泰(音)先生回到位于小王府园35号的家中整理私人物品,3个日本士兵闯进来要姑娘。这个难民回答“没有”。这几个日本士兵搜了他的身,并抢走了2.40元。

272. 1月29日,奚文秀(音)先生回到大王府巷24号的家中。一些日本士兵闯进来要姑娘。他回答说“没有”,他们抢走了6元钱和一斗米,还用刺刀戳坏了他的衣裳,幸运的是他没有受伤。

273. 1月31日,日本士兵多次闯进三茅宫罗马天主教堂的后街13号姓曹的人家,搜查女孩。

274. 1月28日,日本兵到白下路10日姓陈(音)的人家找女孩。陈的女儿藏在地板下面。但陈先生本人却被抢走200多元。

275. 1月30日,一个难民回到了山西路大方巷6号的家。今天上午4个日本士兵想强暴14岁的女孩,经她父母哀求,这个女孩幸免。

276. 1月30日,两个日本士兵闯进了上海路46号并强暴了一名寡妇,在宪兵来之前离开。

277. 1月30日下午1:30,慈悲社2号闵(音)的家,3名日本士兵赶走了房子里的男人后,强暴了同住一屋的妇女。他们恳求,推迟让他们回家的日期。

278. 1月30日,3个日本兵闯进豆菜桥30日,对男人搜身之后,强暴了我的姨妈。我的姨妈刚坐月子半个月。

279. 1月31日上午,在同仁街18号,一个日本士兵拿走了所有刚买来的新鲜蔬菜。

280. 1月29日,一位女难民回家看看,她刚到家日本兵就闯进来了。她藏在稻草堆下面。经她邻居哀求,日本兵离开了。过了3到5个小时,又来了4个日本兵,进行搜查。幸运的是没有发现她。她给出了住址:朝天宫,西街47号。

281. 1月28日,大纱帽巷1号宋家,3个日本士兵抢走了所有的衣物并强暴了一位年轻的女孩。第二天他们又来要年轻的女孩。否定的回答惹恼了他们,他们胡乱地开火。女孩已回到金陵文理学院难民营。

282. 1月29日,在内桥一家当铺对面,一位大约20岁左右的姑娘被用暴力拖进了一个小巷子。

283. 天津街384号50多岁的周寡妇受到强暴。现仍被拘押,并强迫她煮饭,2月1日报道。

284. 1月29日下午6:00,日本兵到东瓜市8号索要花姑娘。

285. 1月30日,张华福(音)根据自治委员会的命令,回到堂子街张公桥(音)22号的家……

286. 1月30日,一个日本兵来到汉口路132号索要花姑娘。得到否定回答时他很震怒。幸运的是没有人受伤。

287. 1月29日晚上8:00,5名日本士兵(3名穿制服,2名着便装)来到慈悲社11号,他们用刺刀指着马娘子(音)的胸部威胁她跟他们走。他们威胁她的丈夫,把刺刀放在他头上。他们又对马娘子的嫂嫂做了同样的事情。他们没有成功。

288. 1月30日,一个持枪的日本兵晚上7:00来到上海路115号抢走居民身上的12元。

289. 1月30日上午,4个日本兵闯进莫愁路13号杨家,他们搜遍了所有的角落。那里住着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他们看到了一张年轻女孩(杨的女儿)的照片,就向这名老年妇女索要这个女孩。老妇拒绝,他们很恼怒。但是这位老妇的冷静化解了危机。

290. 1月30日上午11:00,一位金陵文理学院的难民回朝天宫黄鹂巷19号家中。突然来了4名日本士兵,轮奸了这位只有10多岁的女孩。

291. 1月31日上午,一些日本士兵闯进了东瓜市一户人家,想拖走两名女孩。有人跑去叫宪兵,宪兵过来时这些士兵跑掉了。

292. 1月30日晚上,两名女孩在五台山的琴音里(音)被日本兵带走。

293. 1月28日晚上,两名日本士兵闯进了江苏路芦席棚找女孩。无所收获,他们用刺刀戳进一个60岁老人的左肩。

294. 1月29日晚上,在民户家里3个日本兵强暴一位妇女。

295. 1月29日晚上,在珠江路民户家里3个日本士兵强暴了一位妇女。

296. 1月29日晚上,3个日本兵在古林庙9号一户人家,强暴了一位20岁的女孩。

297. 1月29日晚上,在阴阳营71号,一名妇女遭到日本兵的强暴。

298. 1月29日晚上,为了搞到钱,强暴妇女,日本兵闯进阴阳营43号、44号、45号和46号搜索。在44号家里,4个日本士兵强暴了一位妇女并殴打她的丈夫。

299. 1月30日上午,四象桥太平旅馆里的一名妇女被日本士兵拖到门口当场杀害。

300. 1月31日,日本士兵在广州路上强暴一名妇女。

301. 1月31日,彩霞街“崔记海货店”隔壁的一条小巷子里,一位60多岁的老年妇女和一名12岁的女孩同时被日本士兵强暴。

302. 1月31日,在鼓楼二条巷,一位12岁的女被强暴。

303. 1月31日,四象桥一位60多岁的老妇被日本兵强暴后,被刺刀捅进阴道致死。

304. 1月31日,一位老人原先在金陵大学难民营粥厂里做事,后来在红十字会服务,他家在下关。28日他从亲戚那里借了个行李箱,想到下关。走到中山路和三牌楼附近的十字路口时,行李箱被日本兵抢走了。

305. 1月30日,难民李旺子(音)和李三(音)回到“新桥”家中。他

们被日本兵搜查了 10 多次,殴打了五六次,日本兵还找他们要女孩。

306. 1 月 28 日早上 8:00,日本士兵来到了卫勤里(音译)7 号,走上二楼,砸开了房间门找妇女。没有找到离开了。

307. 在三牌楼火车站,一位 60 多岁的老年妇女最近被强暴了 10 多次。

308. 2 月 1 日,两个日本士兵中午闯进珞珈路 21 号,奸邪地搜查每一个角落。人们跑到了 23 号向一名外国人求助,祈求其赶走日本兵。

注:这里所记录的案例不是很全面的。1 月 28 日之前的那些天里发生的案例不在其内,但这些案例依然能够反映整个的局势状况。这是我们不得不编辑存档的最长一份案例清单。12 月 19 日编辑的前一份记录,即案例 16—70,不仅包括了 12 月 16—19 日所发生的案例,还包括了 12 月 13 日晚上所发生的那部分案例,换句话说,是那 6 天以来所发生事情的记录。上述 88 个案例主要是 1 月 29 日、30 日、31 日这 3 天所发生的事情。

案例中没有给出一些中国人的名字,是因为我们报告人被杀害,另一名受到了严重威胁。可是他们都是我们正式的工作人员,他们也提供了自己的姓名,那些案例可以通过序号进行核查。

(以上文献号:RG10:Box 102 Folder 865)

(龚洪烈 彭 敏 译)